
获第一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
（英）阿·柯南道尔 著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下）
群众出版社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下

（英）阿·柯南道尔 著



群 众 出 版 社

二〇〇〇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上、中、下）/（英）柯南道尔（Conan Doyle，A.）著；丁钟华等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81．8（2000重印）

ISBN 7-5014-0858-0

Ⅰ．福…　Ⅱ．①柯…②丁…　Ⅲ．长篇小说：侦探小说-英国-现代　Ⅳ．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6)第12096号

封面、插图：文关旺
责任校对：杨劼恺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上、中、下）

（英）阿·柯南道尔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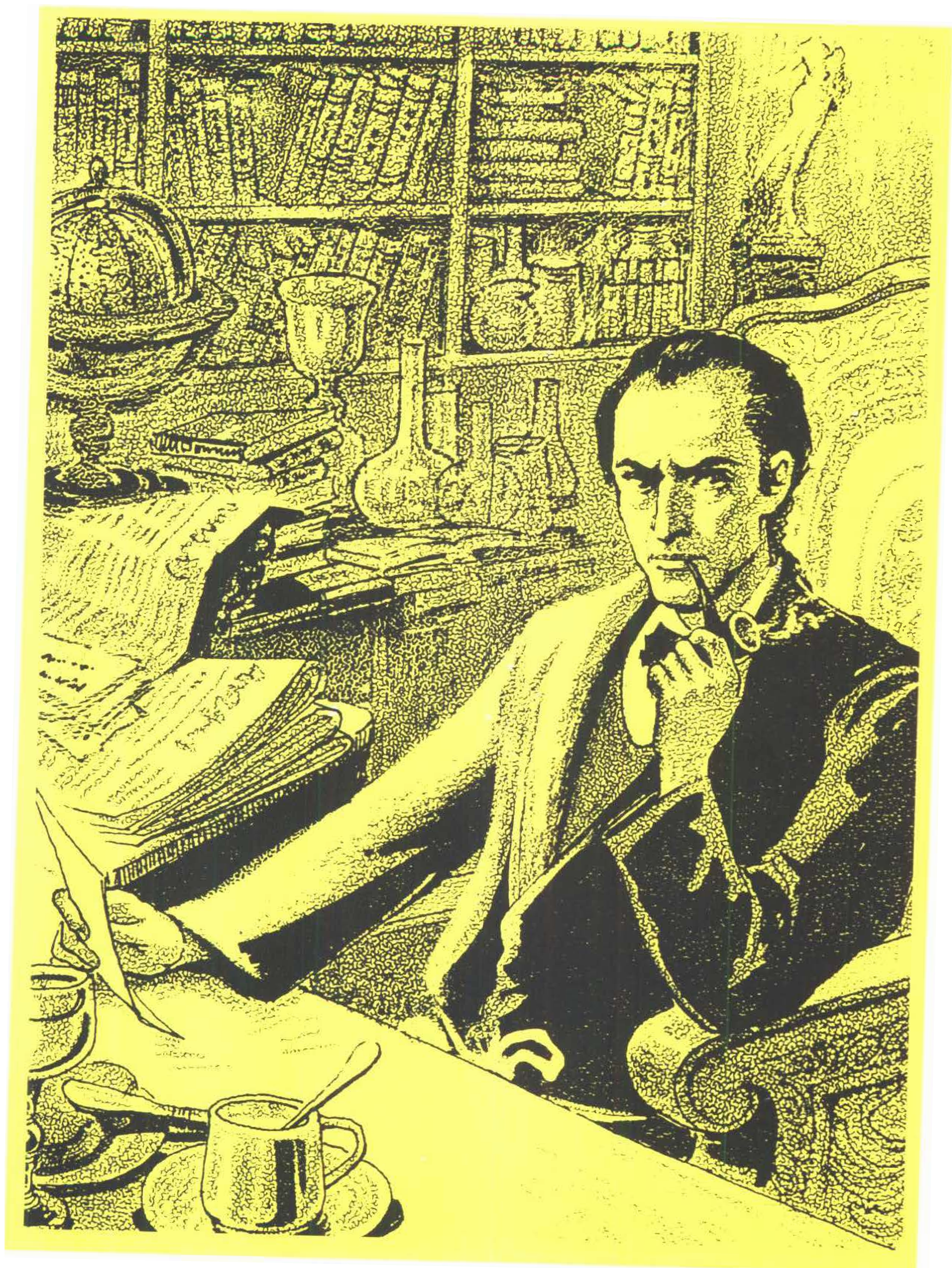
北京通天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57.625印张　1449千字　插页33

1981年8月第1版　2001年9月第17次印刷

ISBN 7-5014-0858-0/I·277　定价：（平）53.00元
定价：（精）68.00元

印数：384001—389000套



警　　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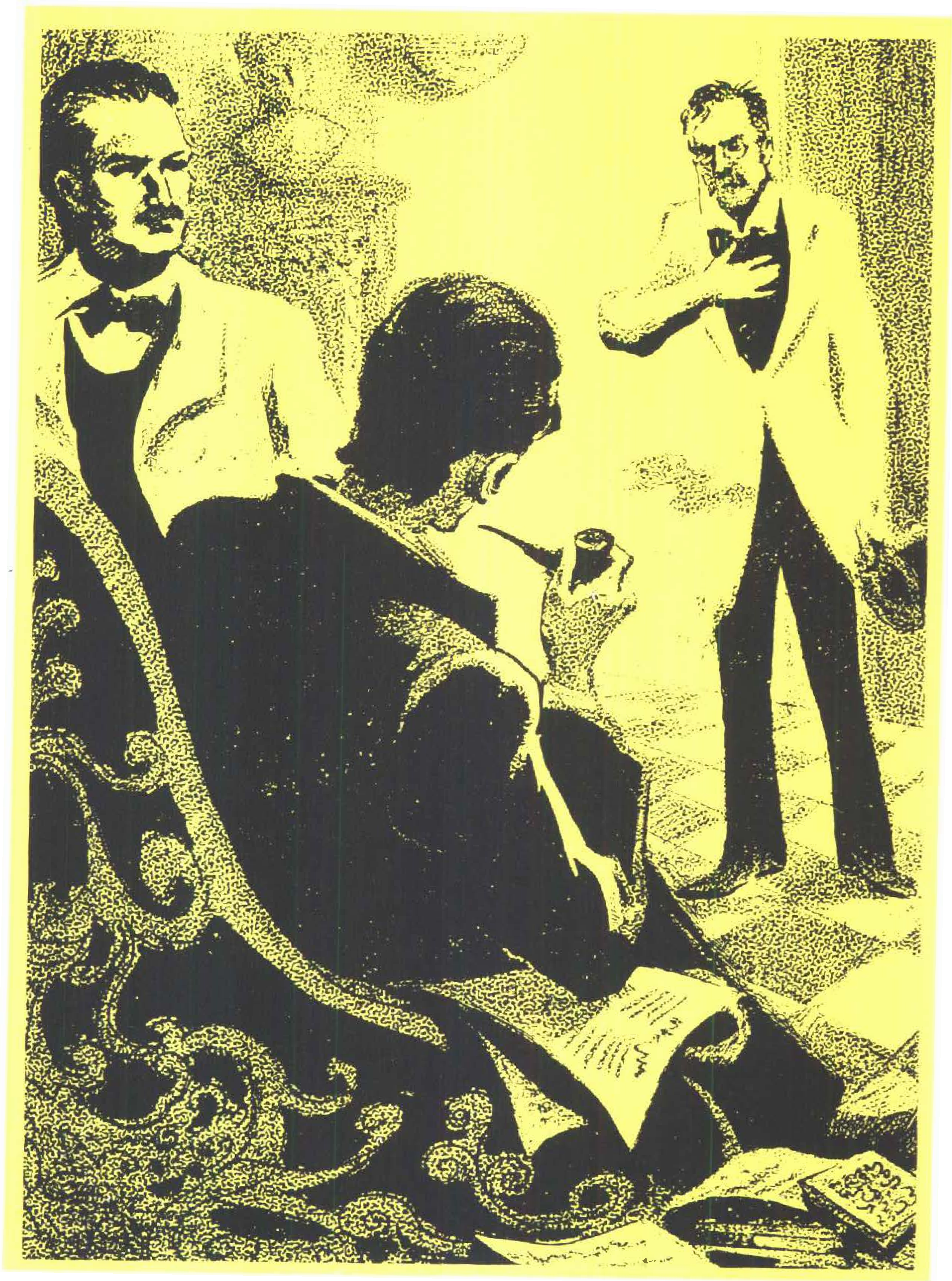
谜　　底



恐怖谷



伯尔弟·爱德华的妙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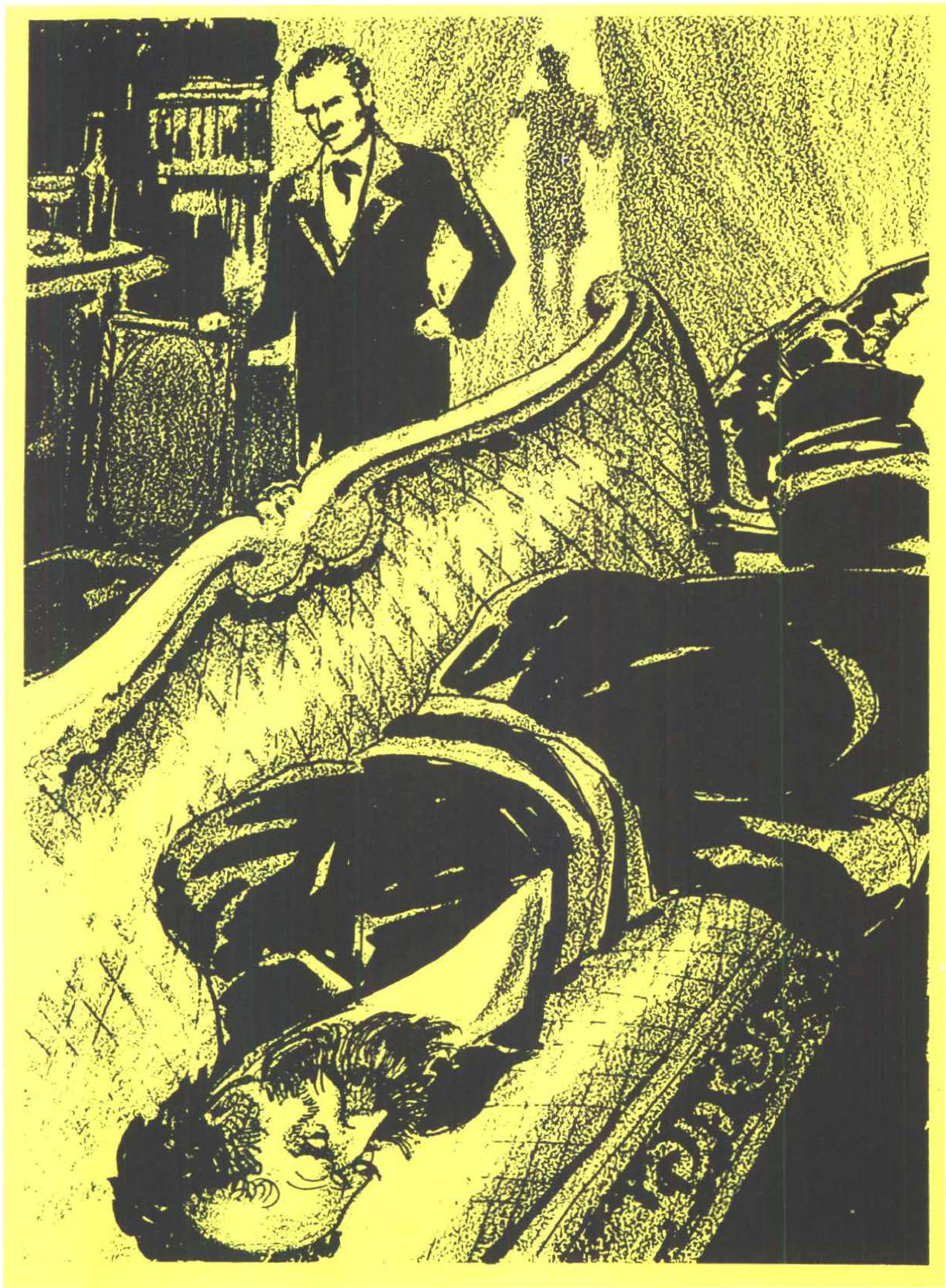
威斯特里亚寓所



布鲁斯一帕廷顿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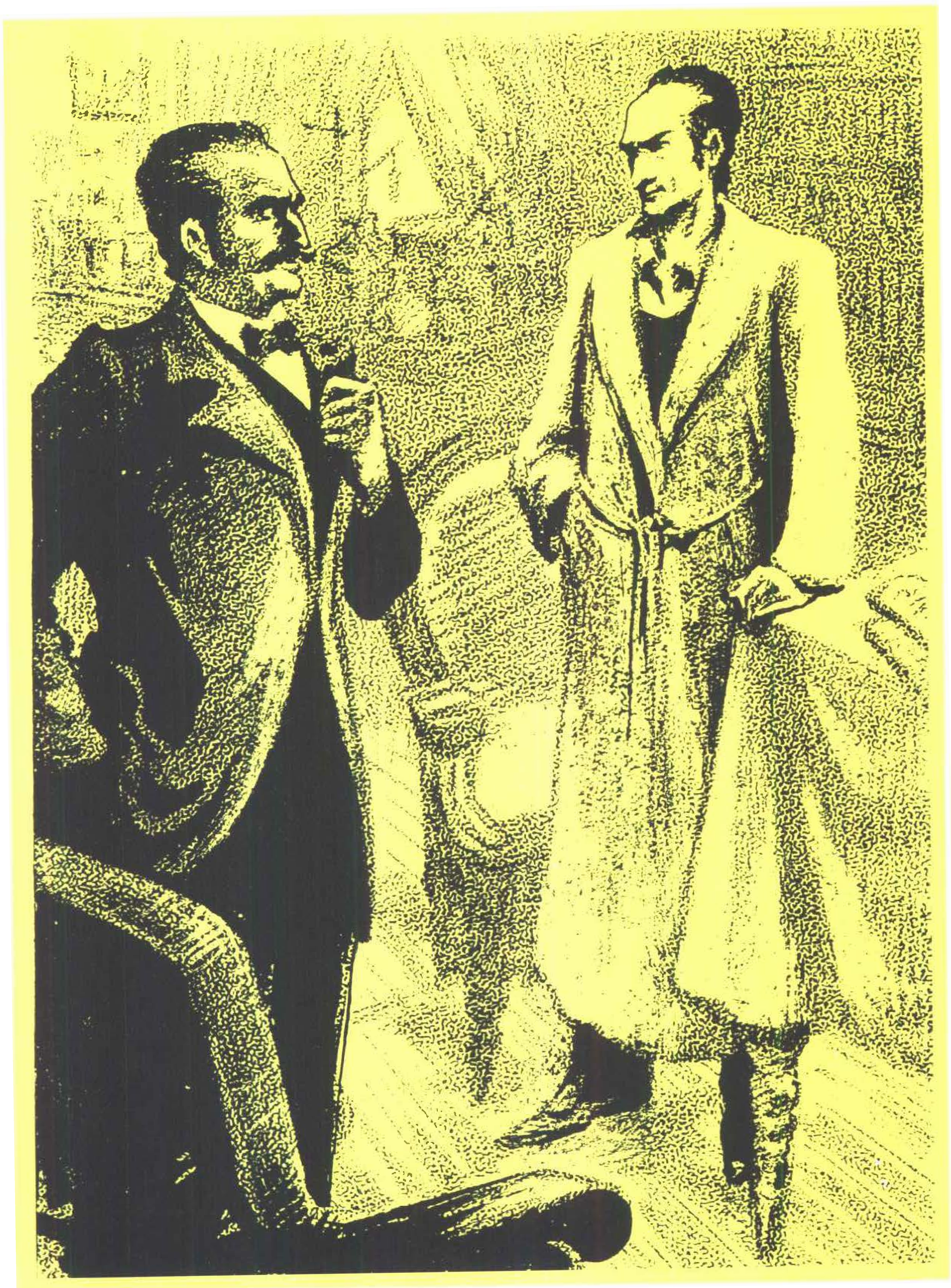
弗朗西丝·卡法克斯女士的失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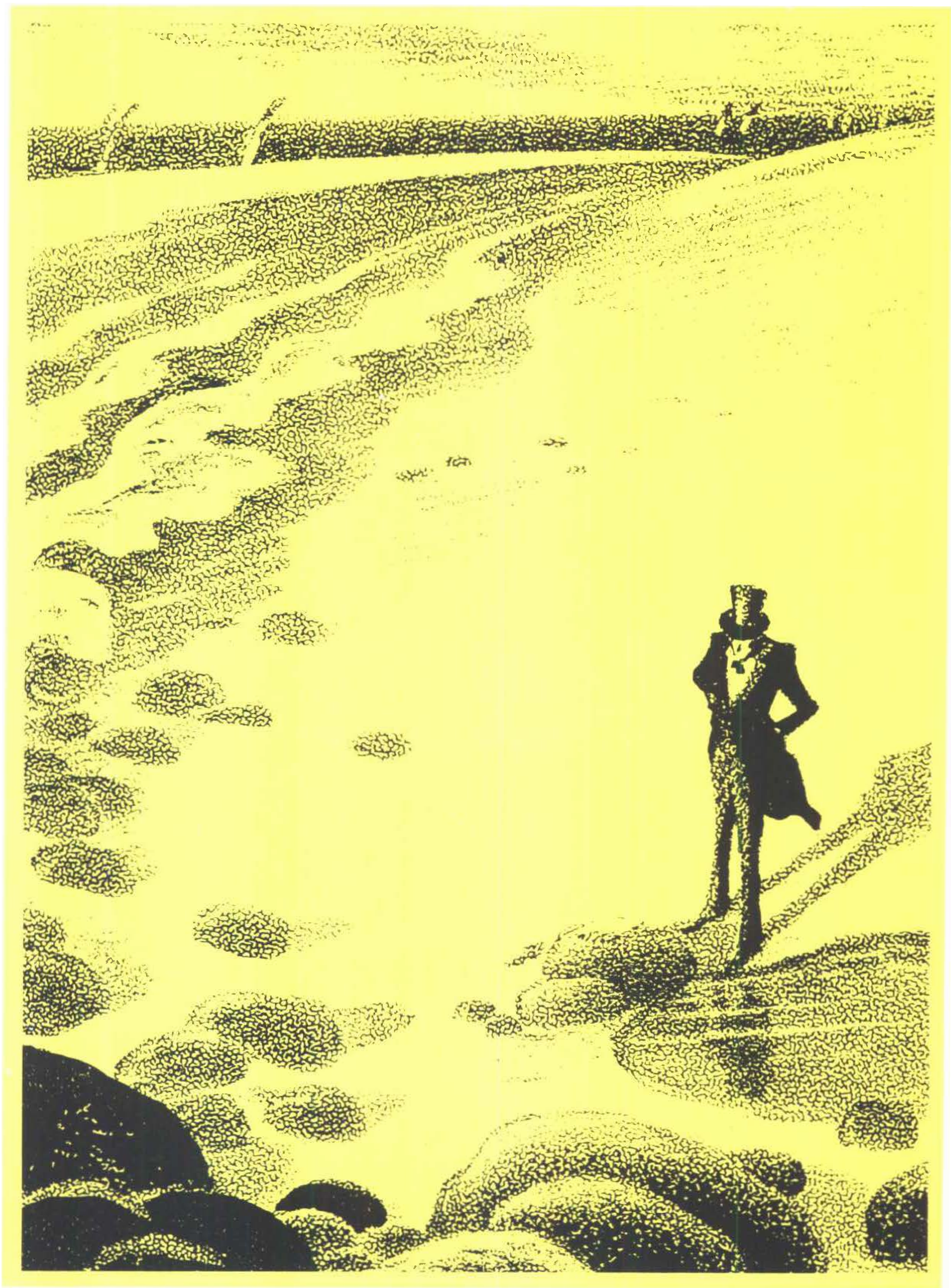
最后致意



显贵的主顾



王冠宝石案



狮鬃毛



肖斯科姆别墅

目　　录



恐 怖 谷

李家云 译

第一部　伯尔斯通的悲剧

一　警　　告

“我倒以为……”我说。

“我应当这样做，”福尔摩斯急躁地说。

我自信是一个极有耐性的人；可是，我得承认，他这样嘲笑地打断我的话，的确使我有点不快。因此我严肃地说：

“福尔摩斯，说真的，你有时真叫人有点难堪啊。”

他全神贯注地沉思，没有即刻回答我的抗议。他一只手支着头，面前放着一口未尝的早餐，两眼凝视着刚从信封中抽出来的那张纸条，然后拿起信封，举到灯前，非常仔细地研究它的外观和封口。

“这是波尔洛克的笔迹，”他若有所思地说，“尽管我以前只见过两次波尔洛克的笔迹，我也毫不怀疑这小条就是他写的。希腊字母 ε 上端写成花体，这就是它的特色。不过，这要真是波尔洛克写的，那它就一定有极为重要的事了。”

他是在自言自语，而不是对我说的，可是这番话却引起了我的兴趣，使我的不快为之烟消云散。

“那么，波尔洛克是什么人呢？”

“华生，波尔洛克是个假名，它不过是一个人的身分符号而已；可是在它背后却是一个诡计多端、难以捉摸的人物。在前一封信里，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这不是他的名字，并且公然向我

指出，要想在这大都会的茫茫人海中去追踪他是徒劳无益的。波尔洛克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他本身，而在于他所结交的那个大人物。你想想看，一条鲭鱼和一条鲨鱼，一只豺狼和一头狮子——总之，一个本身虽不是了不起的东西一旦和一个凶恶的怪物携起手来，那会怎么样呢？那怪物不仅凶恶，而且阴险至极。华生，据我看来，他就是这样一个怪物，你听说过有个莫里亚蒂教授吗？"

"那个著名的手段高超的罪犯，在贼党中的名声犹如……"

"别说外行话，华生，"福尔摩斯不赞成地嘟囔着。

"我是想说，犹如在公众中一样默默无闻。"

"妙！你真有过人的机灵！"福尔摩斯大声说道，"真没想到你说起话来也富有狡黠的幽默腔调呢。华生，这我可要小心提防着点呢。可是把莫里亚蒂叫做罪犯，从法律上讲，你却是公然诽谤——这正是奥妙之所在！他是古往今来最大的阴谋家，是一切恶行的总策划人，是黑社会的首脑，一个足以左右民族命运的智囊！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可是一般人对他却毫无怀疑，他从未受到任何指责，他的善于处世为人和厌恶自我表现的风度又是那么令人钦佩。因此，就凭你说的这几句话，他就可以把你拖上法庭，罚你一年的年金去抵偿他的名誉损失。他不就是《小行星力学》这部书的驰名作者么？这部书上升到纯数学罕有的高度，据说科学界没有人能对它提出什么批评。这样的人，是可以中伤的么？信口雌黄的医生和受人诽谤的教授——这就是你们两人将分别得到的头衔！那可真是个天才呢，华生。可是，只要那些小爪牙弄不死我，我们就总有一天会得胜的。"

"但愿能看到这一天！"我热诚地欢呼道，"可是你刚才提到波尔洛克……"

"噢，不错，这个所谓的波尔洛克是整个链条中的一环，离它连接着的那个庞然大物并不远。波尔洛克不是十分坚固的一环——这只是咱俩之间这样说罢了。就我所能测到的来说，他是

这个链条中唯一的薄弱环节。”

“可是一环薄弱，全局也不能坚固啊！”

“一点不错！我亲爱的华生。因此，波尔洛克就非常重要了。他还有点起码的正义感，我又偶尔暗地里送给他一张十镑的钞票，在这一点适当的鼓励下，他已经有一两次事先给我送来了有价值的消息，其所以很有价值，因为它能使我预见并防止某一罪行，而不是让我事后去惩办罪犯。我毫不怀疑，如果手头有密码，我们就能发现这正是我上面说过的那种信。”

福尔摩斯又把那张纸平铺在空盘子上，我站了起来，在他身后低头注视着那些稀奇古怪的文字，文字排列如下：

534 C2 13 127 36 31 4 17 21 41
DOUGLAS 109 293 5 37 BIRLSTONE
26 BIRLSTONE 9 47 171

“福尔摩斯，你从这些字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很明显，这是想用来传达秘密消息的。”

“可是没有密码本，密码信又有什么用呢？”

“在这种情况下，是完全没有用的。”

“为什么你说‘在这种情况下’呢？”

“因为有许多密码，在我读起来，就像读报纸通告栏里的山海经一样容易。那些简单的东西对人的智力来讲，只能使人感到有趣，而不感到厌倦。可是这次就不同了，它显然指的是某本书中某页上的某些词。只要不告诉我是在哪本书的哪一页上，那我就无能为力了。”

“那为什么又要道格拉斯（DOUGLAS）和伯尔斯通（BIRLSTONE）两个字呢？”

“显然是因为这本书上没有那两个字。”

“那他为什么不指出是哪本书呢?”

“亲爱的华生，你有天赋的机智、生来的狡黠，使你的朋友们都感到高兴；就凭这点机智，你也不至于把密码信和密码本放在同一信封里。因为信件一旦投递错了，那你就败露了。像现在这样，只有两封信都出了差错，才能出乱子。我们的第二封信现在已经该到了,如果未来的那封信里不给我们送来解释的文字,或者更可能的是，查阅这些符号的原书，那才使我奇怪呢。”

果然不出福尔摩斯所料,过了几分钟,小仆人毕利进来了,送来了我们所期待的那封信。

“笔迹相同,”福尔摩斯打开信封时说,“并且竟然签了名,”当他展开信笺的时候，兴高采烈地接着说,“喂，华生，咱们有进展了。”可是他看完信的内容以后，双眉又紧锁起来。

“哎呀，这可太使人失望啦！华生，恐怕我们的期待都要变成泡影了。但愿波尔洛克这个人不会遭到不幸。

‘亲爱的福尔摩斯先生：

这件事我不愿再干下去了。这太危险了,他怀疑我了。我看得出来他怀疑我了。当我写完通信地址，打算把密码索引送给你时，他完全意想不到地来了。幸亏我把它盖住了。要是他看到了的话，那对我就非常不利了。可是我从他目光里看出不信任的神色来。请你把上次寄去的密码信烧了吧，那封信现在对你没有用处了。

弗莱德·波尔洛克’”

福尔摩斯用手指搓弄着这封信，坐了一会儿，皱着眉头，凝视着壁炉。

“也许这并没有什么。也许只不过是他作贼心虚罢了。他自觉是贼党中的叛逆者，所以可能从那个人的眼光里看出了谴责的

神色。”福尔摩斯终于说道。

“那个人，我想就是莫里亚蒂教授吧。”

“一点不差！他们那一伙人，不管谁只要一提到‘他’，都知道指的是谁。他们全体只有一个发号施令的‘他’。”

“可是他又能怎么样呢？”

“哼！这倒是个大问题。当有一个欧洲第一流的智囊在与你作对，而他背后还有黑社会的一切势力，那就什么都可能发生了。不管怎么说，咱们的朋友波尔洛克显然是吓糊涂了——请你把信纸上的笔迹和信封上的比较一下看。这说明，信封上的字是那个人突然来访前写的，所以清楚而有力，可是信纸上的字就潦草得几乎看不清楚了。”

“那他何必写这封信呢？索性放下不管就算了。”

“因为他怕那样一来，我就会去追问他，给他找麻烦。”

“不错，”我说，“当然了，”我拿起原来用密码写的那封信，皱着眉头仔细看着，“明知这张纸上有重大秘密，可是又毫无办法去破译它，简直把人急疯了。”

歇洛克·福尔摩斯推开他一口没尝过的早餐，点着了索然乏味的烟斗，这是他默然沉思时的伴侣。“我很奇怪！”他把身子仰靠在椅背上，凝视着天花板，说道，“也许你那马基雅维里①的才智，漏过了一些东西。让我们靠单纯推理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吧。这个人编写密码信的蓝本是一本书。咱们就从这点出发吧。”

“相当没把握的出发点啊。”

“那末让咱们看看能不能把范围缩小一点吧。当我把思想集中到它上面的时候，这件事就似乎不是那么莫测高深了。关于这本书，我们有什么可供查清的迹象没有呢？”

“一点也没有。”

---

① 马基雅维里系意大利政治家兼历史学家。——译者注

“嗯，嗯，未必完全糟到这个地步。这封密码信，开始是一个大534，不是吗？我们可以假设，534是密码出处的页数。那么我们这本书就是一本很厚的书了。这样我们就多少有所进展了。关于这本厚书的种类，我们有些什么别的可以查明的迹象没有呢？第二个符号是C2，你看它是什么意思呢？华生。”

“当然是说第二章①了。”

“不见得是这样，华生。我相信你会同意我的理由的：既然已经指出了页码，那章数就无关紧要了。再说，假如534页还在第二章，那第一章就一定长得令人吃不消了。”

“代表第几栏②！”我喊道。

“高明，华生。今天早晨，你真是才华横溢呀。如果它不是第几栏，那我可就真是误入歧途了。所以现在你看，我们设想有一本很厚的书，每页分两栏排印，每一栏又相当长，因为在这信中，有一个词的标数是二百九十三。现在我们的推理是否到顶了呢？”

“恐怕是到顶了。”

“你太小看自己了，我亲爱的华生。让你的智慧再放一次光芒吧。再动一动脑筋看！如果这本书是一本不常见的书，他一定早已寄给我了。在他的计划遭到挫败以前，他没有把书寄给我，只是打算通过信件把线索告诉我。他在信中是这样说的。这就足以表明，这本书一定是他认为我自己不难找到的。他有这样一本，所以料想我也会有。总之，华生，这是一本很普通的书。”

“你的话听起来确实合情合理。”

“所以我们已经把探讨的范围缩小到一本厚书上了。书分两栏排印，并且是一本常用的书。”

①② 英文的章为Chapter，栏为Column，均以字母“C”开头。——译者注

“《圣经》!”我得意洋洋地大声说道。

“好，华生，好！可是，如果你不见怪的话，还不够十分好。即使我接受对我的赞扬，我也不会列举出一个莫里亚蒂党徒手边不大会有的书来。此外，《圣经》的版本那么多，很难设想两个版本页码都相同。这本书显然是版本统一的书。他知道他书上的534页肯定和我书上的534页完全相同。”

“可是符合这种条件的书却很少呢。”

“一点也不错，我们的出路恰恰就在这里。我们的查找范围又缩小到版本统一而又人人都会有的一本书了。”

“肖伯纳的著作！”

“华生，这还是有问题的。肖伯纳的文字洗炼而简洁，但词汇量有限。其词汇很难选择用来传递普通消息。我们还是把肖伯纳的著作排除吧。由于同样的理由，我看字典也不适合。那么还有什么书籍呢？”

“年鉴！”

“太好了，华生！如果你没有猜中要害，那我就大错特错了！一本年鉴！让我们来仔细考虑一下惠特克年鉴的条件吧。这是本常有的书。它有我们需要的那么多页数，分两栏排印，虽然开始词汇很简练，如果我没记错，它快到结尾时就很罗嗦了。”福尔摩斯从写字台上拿起这本书来，“这是第534页，第二栏，我看这是很长的一栏，是讨论英属印度的贸易和资源问题的。华生，请你把这些字记下来！第十三个字是‘马拉塔’，我担心这不是一个吉利的开始，第一百二十七个字是‘政府’，虽然这个字对我们和莫里亚蒂教授都有点离题，但至少还有点意义。现在我们再试试看。马拉塔政府做了些什么呢？哎呀，下一个字是‘猪鬃’。我的好华生，咱们失败了！这下子算完了！”

他说话时虽然用的是开玩笑的语气，可是颤动的浓眉却反映出了内心的失望和恼怒。我也无可奈何闷闷不乐地坐在那里，凝

视着炉火。忽然间，福尔摩斯的一声欢呼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他奔向书橱，从里面拿出第二本黄色封面的书来。

"华生，我们吃了太时新的亏了！"他大声说道，"咱们追求时髦，所以受到了应得的惩罚。今天是一月七号，我们非常及时地买了这本新年鉴。看来很可能波尔洛克是根据一本旧年鉴凑成他那封信的。毫无疑问，如果他把那封说明信写完的话，他一定会告诉我们这一点的。现在我们看看第534页都讲了些什么。第十三个字是"There'，这就有希望得多了。第一百二十七个字是'is'——'There is'（两个字连起来，是'有'的意思——译者），"福尔摩斯兴奋得两眼发光，在他数一个个字的时候，他那细长而激动的手指不住地颤抖着，"'danger'（'危险'——译者），哈！哈！好极了！华生，把它记下来。'There is danger——may——come——very——soon——one'（'有危险即将降临到某人身上'——译者），接下去是'Douglas'（'道格拉斯'——译者）这个人名，再下面是'rich——country——now——at——Birlstone——House——Birlstone —— confidence —— is—— pressin-g'。（'确信有危险即将降临到一个富绅道格拉斯身上，此人现住在伯尔斯通村伯尔斯通庄园，火急'——译者）。你看，华生！你觉得纯推理和它的成果如何？如果鲜货店有桂冠这种商品出售，我一定要叫毕利去买一顶来。"

福尔摩斯一面破译那密码，我一面在膝上把它草草记在一张大页书写纸上。我不禁全神贯注地凝视着这些奇怪的词句。

"他表达意思的方法是多么古怪而勉强啊。"我说道。

"恰恰相反，他干得简直太妙了，"福尔摩斯说道，"当你只在一栏文字里找那些用来表达你的意思的字眼时，你很难指望能找到你所需要的每个词。因此你也只好留下一些东西，让你的收信人靠他的智慧去理解了。这封信的意思，十分清楚。有些恶魔正在和一个叫道格拉斯的人作对，不管这个人是谁，信上说明他

是一个富乡绅。他确信——他找不到‘Confident’（‘确信’——译者）这个字，只能找到与它相近的字‘Confidence’（‘信任’——译者）来代替——事情已经万分紧急了。这就是我们的成果——而且是一点非常像样的分析工作呢！”

福尔摩斯好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那样，即使在他没有达到自己孜孜以求的高标准而暗自失望的时候，对于自己比较好的工作成果还是会产生一种不带个人偏见的欣喜的。当毕利推开门，把苏格兰场的警官麦克唐纳引进屋来时，福尔摩斯还在为自己的成绩而轻声发笑呢。

那还是早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时候，亚历克·麦克唐纳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名噪全国。他那时还是个青年，可是，由于他经手的案子都办得很出色，因而在侦探界已经成为深受信赖的一员了。他身材高大，体形健壮，使人一看就知道具有过人的体力；他那巨大的头盖骨和一双深陷而炯炯有神的眼睛，更清楚地说明他有敏锐的智力，这种机智就从他那两道浓眉下闪烁出来。他是一个沉默寡言、一丝不苟的人，性格倔强，带有很重的阿伯丁港的口音。

福尔摩斯已经帮他办了两起案子，均告成功。而福尔摩斯自己所得到的唯一酬劳，就是享受用智力去解决疑难的快乐。因此，这个苏格兰人对他的业余同行非常热爱和尊敬，这表现在，每逢他有什么困难，就老老实实地来向福尔摩斯求教。一个平庸的人看不到比自己高明的东西，但是一个有才能的人却能立即认出别人的天才来。麦克唐纳很有才干，他深知向福尔摩斯求援并不有辱身分，因为福尔摩斯无论在才能上和经验上，都已经是欧洲独一无二的侦探了。福尔摩斯不善交游，可是他对这个高大的苏格兰人却并不讨厌，每见麦克唐纳，他总是面带微笑。

“你真来得早，麦克先生，”福尔摩斯说，“祝你顺利，我担心又有什么案件发生了吧？”

“福尔摩斯先生，我想，如果你不说‘担心’，而是说‘希望’，倒还更近情理些。”这个警官会心地微笑着回答，“好，一小口酒就可以驱走清早阴冷的寒气。谢谢你，我不抽烟。我不得不赶路，因为一件案子发生后，最初的时刻是最珍贵的，这一点你是最清楚不过了，不过……不过……”

警官突然停下来，非常惊异地凝视着桌上的一页纸。这是我草草记下密码信的那张纸。

“道格拉斯！”他结结巴巴地说，“伯尔斯通！这是怎么回事？福尔摩斯先生。哎呀，这简直是在变魔术了！你到底从哪儿搞到这两个名字的？”

“这是华生医生和我两个人偶然从一封密码信中破译出来的。可是怎么，这两个名字出什么岔子了吗？”

警官茫然不解、目瞪口呆地看看我，看看福尔摩斯。“正是这样，”他说，“伯尔斯通庄园的道格拉斯先生今天早晨被人惨杀了！”

二　福尔摩斯的论述

这又是一个富于戏剧性的时刻，我的朋友就是为这样的时刻而生的。如果说这个惊人的消息使他吃了一惊，或者说哪怕使他有所激动，那都言过其实了。尽管在他的癖性中不存在残忍的成分，可是由于长期过度兴奋，他无疑变得冷漠起来。然而，他的感情固然淡漠了，他的理智的洞察力却极端的敏锐。这个简短的消息使我感到恐怖，可是福尔摩斯却丝毫不露声色，他的脸上显得颇为镇静而沉着，正像一个化学家看到结晶体从过饱和溶液里分离出来一样。

“意外！意外！”他说。

“看来你并不感到吃惊啊!”

“麦克先生，这只不过是引起了我的注意罢了，决不是吃惊。我为什么要吃惊呢？我从某方面接到一封匿名信并知道这封信非常重要。它警告我说危险正威胁着某个人。一小时之内，我得知这个危险已成为现实，而那个人已经死了。正像你看到的那样，它引起了我的注意，可我并不吃惊。”

他把这封信和密码的来由向那警官简单讲了一遍。麦克唐纳双手托着下巴坐着，两道淡茶色的浓眉蹙成一团。

“今天早晨我本来是要到伯尔斯通去的，”麦克唐纳说，“我来的目的就是问一下你和你的这位朋友是否愿意和我一起去。不过，从你刚才的话来看，我们在伦敦也许能办得更好些。”

“我倒不这样想。”福尔摩斯说。

“真是活见鬼了！福尔摩斯先生，”警官大声喊道，“一两天内，报上就该登满‘伯尔斯通之谜’了。可是既然在罪行还没有发生以前，已经有人在伦敦预料到了，那还算得上什么谜呢？我们只要捉住这个人，其余的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这是毫无疑问的，麦克先生。可是你打算怎样去捉住这个所谓的波尔洛克呢?”

麦克唐纳把福尔摩斯递给他的那封信翻过来说:“是从坎伯韦尔投寄的——这对我们也没有太大帮助。你说名字是假名。这当然不会有什么进展。你不是说你曾给他送过钱么?”

“送过两次。”

“怎样送给他的?”

“把钞票寄到坎伯韦尔邮局。”

“你没有设法去看看是谁取走的?”

“没有。”

警官显出吃惊的样子，而且有些诧异地说:“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我一贯守信用。他第一次写信给我时，我曾经答应不

去追查他的行踪。”

“你认为他背后有个什么人吗?”

“我当然知道有。”

“就是我曾经听你提到过的那位教授吗?”

“一点也不错!”

警官麦克唐纳微微一笑，他向我瞥了一眼，眼皮连连眨动着:“不瞒你说，福尔摩斯先生，我们民间犯罪调查部都认为你对这位教授有一点儿偏见。关于这件事，我曾经亲自去调查过。他很像是一个非常可敬的、有学问的、有才能的人啊!”

“我很高兴你们竟赏识起这位天才来了。”

“老兄，人们不能不佩服他啊!在我听到你的看法以后，我就决心去看看他。我和他就日蚀的问题闲谈了一阵。我想不起来怎么会谈到这上面去的，不过他那时拿出一个反光灯和一个地球仪来，一下子就把原理说得明明白白了。他借给了我一本书，不过不怕你笑话，尽管我在阿伯丁受过很好的教育，我还是有些看不懂。他面容瘦削，头发灰白，说话时神态严肃，完全可以当一个极好的牧师呢。在我们分手的时候，他把手放在我肩上，就像父亲在你走上冷酷凶残的社会之前为你祝福似的。”

福尔摩斯格格地笑着，一边搓着手，一边说道:“好极了!好极了!麦克唐纳，我的朋友，请你告诉我，这次兴致盎然、感人肺腑的会见，我想大概是在教授的书房里进行的吧。”

“是这样。”

“一个很精致的房间，不是吗?”

“非常精致——实在非常华丽，福尔摩斯先生。”

“你是坐在他写字台对面吗?”

“正是这样。”

“太阳照着你的眼睛，而他的脸则在暗处，对吗?”

“嗯，那是在晚上;可是我记得当时灯光照在我的脸上。”

“这是当然的了。你可曾注意到教授座位上方墙上挂着一张画吗？”

“我不会漏过什么的，福尔摩斯先生。也许这是我从你那里学来的本领。不错，我看见那张画了——是一个年轻的女子，两手托着头，斜睨着人。”

“那是让·巴普蒂斯特·格罗兹的油画。”

警官尽力显得很感兴趣。

“让·巴普蒂斯特·格罗兹，”福尔摩斯两手指尖抵着指尖，仰靠在椅背上，继续说道，“他是一位法国画家，在一七五〇年到一八〇〇年之间是显赫一时的。当然，我是指他绘画生涯说的。和格罗兹同时代的人对他评价很高，现时的评价，比那时还要高。”

警官双眼显出茫然不解的样子，说道：“我们最好还是……”

“我们正是在谈这件事情啊，”福尔摩斯打断他的话说，“我所说的这一切都与你所称之为伯尔斯通之谜的案件有非常直接和极为重要的关系。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一案件的中心呢。”

麦克唐纳用求助的眼光看着我，勉强地笑着说：“对我来讲，你的思路转动得有点太快了，福尔摩斯先生。你省略了一两个环节，可我就摸不着头脑了。到底这个已死的画家和伯尔斯通事件有什么关系呢？”

“一切知识对于侦探来说都是有用的，”福尔摩斯指出道，“一八六五年时，格罗兹一幅题名为‘牧羊少女’的画，在波梯利斯拍卖时，卖到一百二十万法郎——论英镑也在四万以上——即使这样一件琐细的小事，也可以引起你的无限深思呢。”

显然，这确实引起警官的深思，他认认真真地注意听着。

“我可以提醒你，”福尔摩斯继续说下去，“教授的薪金可以从几本可靠的参考书中判断出来，每年是七百镑。”

“那他怎能买得起……”

"完全是这样！他怎能买得起呢？"

"啊，这是值得注意的，"警官深思地说，"请你继续讲下去吧，福尔摩斯先生，我真爱听极了，简直太妙了！"

福尔摩斯笑了笑。他受到人家真诚的钦佩时总是感到温暖——这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性格。他这时问道："到伯尔斯通去的事怎么样了呢？"

"我们还有时间呢，"警官瞅了一下表说，"我有一辆马车等在门口，用不了二十分钟就可以到维多利亚车站。可是讲起这幅画来，福尔摩斯先生，我记得你曾经对我说过一次，你从来没有见到过莫里亚蒂教授啊。"

"对，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

"那你怎么能知道他房间里的情形呢？"

"啊，这可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到他房中去过三次，有两次用不同的借口等候他，在他回来之前，就离开了。还有一次，啊，我可不便对一个官方侦探讲了。那是最后一次，我擅自把他的文件匆匆检查了一下，获得了完全意外的结果。"

"你发现了什么可疑的东西吗？"

"一点也没有。这正是使我惊奇的地方。不管怎样，你现在已经看到这张画所具有的意义了。它说明莫里亚蒂是一个极为富有的人。他怎么搞到这些财富的呢？他还没有结婚。他的弟弟是英格兰西部一个车站的站长。他的教授职位每年是七百镑。而他竟拥有一张格罗兹的油画。"

"嗯？"

"这样一推论，自然就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说他有很大的收入，而这个收入是用非法的手段得来的吗？"

"一点不错，当然我还有别的理由这样想——许多蛛丝马迹，隐隐约约地通向蛛网的中心，而这个毒虫却一动也不动地在那里

潜伏着。我仅只提起一个格罗兹，因为你自己已经亲眼见到了。”

“对，福尔摩斯先生，我承认刚才你所讲的那些话是很有意思的，不只非常有意思，简直奇妙极了。不过，如果你能把它讲得再清楚一些就更好了。究竟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伪造钞票？私铸硬币？还是盗窃来的？”

“你看过关于乔纳森·怀尔德的故事吗？”

“啊，这个名字听起来倒是很熟悉的。他是一本小说里的人物吧！是不是？我对于小说里的侦探们向来是不感兴趣的。这些家伙做什么事总是不让人家知道他们是怎样做的。那只不过是灵机一动的事，算不上办案。”

“乔纳森·怀尔德不是侦探，也不是小说里的人物，他是一个罪魁，生在上一世纪——一七五〇年前后。”

“那么，他对我就没有什么用处了，我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

“麦克先生，你一生最实际的事，就是应该闭门读书三个月，每天读十二个小时犯罪史。任何事物都是往复循环的——甚至莫里亚蒂教授也是如此。乔纳森·怀尔德是伦敦罪犯们的幕后推动力，他靠他那诡谲的头脑和他的组织势力从伦敦罪犯那里收取百分之十五的佣金。旧时代的车轮在旋转，同一根轮辐还会转回来的。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将来还是要发生的。我要告诉你一两件关于莫里亚蒂的事，它会使你感兴趣的。”

“你讲的一定会使我非常感兴趣。”

“我偶然发现莫里亚蒂锁链中的第一个环节——锁链的一端是这位罪大恶极的人物，另一端则有上百个出手伤人的打手、扒手、诈骗犯和靠耍弄花招骗钱的赌棍，中间夹杂着五花八门的罪行。给他们出谋划策的是塞巴斯蒂恩·莫兰上校，而国法对这位‘参谋长’和对莫里亚蒂本人一样无能为力。你知道莫里亚蒂教授给他多少钱吗？”

“我很愿意听一听。”

“一年六千镑。这是他绞尽脑汁的代价。你知道这是美国的商业原则。我了解到这一详情，完全出于偶然。这比一个首相的收入还要多。从这一点就可以想象莫里亚蒂的收入究竟有多少，以及他所从事的活动规模有多大了。另外一点：最近我曾有意地搜集了莫里亚蒂的一些支票——只不过是一些他支付家庭用度的无嫌疑的普通支票。这些支票是从六家不同的银行支取的。这一点使你产生了什么印象呢？”

“当然，非常奇怪！可是你想从这点得出什么结论呢？”

“他不愿让人议论他的财富。谁也别想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钱。我深信他开了足有二十个银行账户。他的大部分财产很可能存在国外德意志银行或者是利翁内信贷银行。以后当你能有一两年空闲时间的时候，我请你把莫里亚蒂教授好好研究一下。”

这番谈话给麦克唐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颇感兴趣地听得出了神。现在他那种讲究实际的苏格兰人性格又使他马上转回到当前的案子上来。

“不管怎样，他当然可以存在任何一家银行的，”麦克唐纳说，“你讲这些饶有兴味的轶闻旧史，引得我都离了题，福尔摩斯先生。真正重要的是你所说的：那位教授和这件罪案是有牵连的，就是你从波尔洛克那个人那里收到的警告信上所说的那点。我们能不能为了当前的实际需要再前进一步呢？”

“我们不妨推测一下犯罪动机。我根据你原来所讲的情况来推测，这是一宗莫名其妙的、或者至少是一起难于解释的凶杀案。现在，假定犯罪的起因正像我们所怀疑的那样，可能有两种不同的动机。首先，我可以告诉你，莫里亚蒂用一种铁的手腕来统治他的党羽，他的纪律非常严。在他的法典里，只有一种惩戒形式，那就是处死。现在我们可以假定这个被害人道格拉斯以某种方式背叛过他的首领，而他那即将临头的厄运却被这个首领的某个部下知道了。继之而来的就是对他的惩戒，而且这个惩戒也就会被

所有的人都知道——其目的不过是要使部下都感到死亡的恐怖。”

“好！这是一种意见。福尔摩斯先生。”

“另一种看法就是惨案的发生是按照那种营生的常规做法由莫里亚蒂策划的了。那里遭到抢劫没有？”

“这个我没有听说。”

“当然，如果是这样，那么第一种假设可能就不符合实际，而第二种假设就较接近实际了。莫里亚蒂可能是在分得部分赃物的应许下参加策划的，不然就是别人给他很多钱叫他主持这一罪恶勾当。两种假设都有可能。可是，不管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可能，或者还有什么第三种综合性的可能，咱们也必须到伯尔斯通去找答案。我对咱们这个对象可太了解了，他决不会在这里留下任何能使咱们跟踪追击到他名下的线索。”

“那么，咱们非得到伯尔斯通去不可了！”麦克唐纳从椅子上跳起来，大声说道，“哎呀！比我想的要晚多了。先生们，我只能给你们五分钟准备时间，就这样吧。”

“对我们俩来说，这就足够了。”福尔摩斯跳起来，急忙脱下睡衣，换上外套说道，“麦克先生，等我们上了路，请你把一切情况详细地告诉我。”

“一切情况”少得令人失望，但是它却足以使我们确信，我们面临的案子是非常值得一位专家密切注意的。当福尔摩斯倾听那少得可怜但却值得注意的细节时，他面露喜色，不住搓弄两只瘦手。漫长而又百无聊赖的几个星期总算是过去了，眼下终于有了一个适合的案件来发挥那些非凡的才能了，这种非凡的才能，正像一切特殊的禀赋一样，当它毫无用武之地的时候，就变得使它们的主人感到厌倦。敏锐的头脑也会由于无所事事而变得迟钝生锈的。

歇洛克·福尔摩斯遇到了要求他解决的案子，他的两眼炯炯传神，苍白的双颊微现红晕，急于求成的面庞神采奕奕。他坐在

车上，上身前倾，聚精会神地倾听麦克唐纳讲述这个案子的简要情况。这个案子正等待着我们到苏塞克斯去解决呢。警官向我们解释说，他是根据送给他的一份草草写成的报告讲的，这份报告是清晨通过送牛奶的火车带给他的。地方官怀特·梅森是他的好朋友，在别处的人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麦克唐纳总是比苏格兰场收到通知要快得多。这是一桩无从下手的案子，这样的案子一般需要由大城市的专家去解决的。

“亲爱的麦克唐纳警官（他念给我们的信上这样说）：

这信是写给你个人的，另有公文送到警署。请打电报通知我，你坐早晨哪一班车到伯尔斯通来，以便我去迎候。如果我不能脱身，也将派人去接。这个案件不比寻常。请你火速前来，不要耽误一点时间。如果你能和福尔摩斯先生一起来，务请同行。他会发现一些完全合他心意的事。如果不是其中有一个死人，我们就会以为全部案子是戏剧性地解决了呢。哎呀，这真是个不寻常的案子啊！”

“你的朋友似乎并不愚蠢，”福尔摩斯说道。

“对，先生，如果让我评价的话，怀特·梅森是一个精力非常充沛的人。”

“好，你还有什么别的话要说吗？”

“咱们遇到他时，他会把一切详情告诉咱们的。”

“那么，你是怎么知道道格拉斯先生和他惨遭杀害的事实的？”

“那是随信附来的正式报告上说的。报告上没有用那‘惨遭’二字，这不是一个公认的正式术语，只是说死者叫约翰·道格拉斯，提到他伤在头部，是被火枪射中的；还提到案发的时间是昨晚接近午夜时分；还说这案件无疑是一桩谋杀案，不过还没

有对任何人实行拘捕。此案案件具有非常复杂和分外离奇的特点。福尔摩斯先生，这就是当前我们所知道的全部情况。”

“那么，麦克先生，你如果赞成，我们就谈到这里。根据不足过早做出判断，这对咱们的工作是极为有害的。当前我只能肯定两件事——伦敦的一个大智囊和苏塞克斯的死者。我们所要查清的正是这两者之间的联系。”

三　伯尔斯通的悲剧

现在我把无关紧要的人物暂时放在一边，先描述一下在我们到达发案地点以前所发生的事情，这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只有这样，我才能使读者了解有关人物以及决定他们命运的奇特背景。

伯尔斯通是一个小村落，在苏塞克斯郡北部边缘地区，有一片古老的半砖半木的房屋，几百年来一成不变，但近年来由于风景优美、位置优越，有些富户移居此地，他们的别墅在四周丛林中隐约可见。当地认为这些丛林是维尔德大森林的边缘，大森林伸展到北部白垩丘陵地，变得越来越稀疏了。由于人口日益增长，一些小商店也就应需开设起来，因此，它的远景已经显然可见，伯尔斯通会很快从一个古老的小村落发展成一个现代化城镇。伯尔斯通是一个相当大的农村地区的中心，因为离这里十或十二英里远近，向东延伸到肯特郡的边区，有一个离这里最近的重要城镇滕布里奇韦尔斯市。

离村镇半英里左右，有一座古老园林，以其高大的山毛榉树而闻名，这就是古旧的伯尔斯通庄园。这个历史悠久的建筑物的一部分兴建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代，当时休戈·戴·坎普司在英王赐给他的这个庄园中心建立起一座小型城堡。这座城堡在一

五四三年毁于火灾。直到詹姆士一世时代，一座砖瓦房又在这座封建城堡的废墟上修建起来，原来那座城堡四角所用的已被熏黑了的基石，也被利用上了。

庄园的建筑有许多山墙和菱形小格玻璃窗，仍像十七世纪初它的建造者所遗留下来的那种样子。原来用于卫护其富于尚武精神的先辈的两道护城河，外河已经干涸，被辟作菜园。那道内河依然存在，虽然现在只剩下几英尺深了，但宽度却还有四十英尺，环绕着整个庄园。有一条小河流经这里，蜿蜒不绝，因此，水流尽管浑浊，却从不像壕沟死水那样不卫生。庄园大楼底层的窗户离水面不到一英尺。

进入庄园必须通过一座吊桥。吊桥的铁链和绞盘早已生锈、毁坏。然而，这座庄园的新住户具有独特的精力，竟把它修复起来，这座吊桥不但可以吊起，而且实际上每天晚上都吊起来，早晨放下去。这样就恢复了旧日封建时代的习俗，一到晚上，庄园就变成了一座孤岛——这一事实是和即将轰动整个英国的这一案件有直接关系的。

这所房子已经多年没有人住了，在道格拉斯买它的时候，已有荒废坍塌成引人注目的废墟的危险。这个家庭只有两口人，就是约翰·道格拉斯和他的夫人。从性格和人品方面来说，道格拉斯是一个非凡的人。他年约五十，大下巴，面容粗犷，蓄着灰白的小胡子，一双特别敏锐的灰眼睛，瘦长而结实的体形，其健壮机敏丝毫不减当年。他总是喜气洋洋、和蔼可亲。但是在他的举止中，有点不拘礼仪，使人产生一种印象，似乎他曾体验过远远低于苏塞克斯郡社会阶层的生活。

然而，尽管那些颇有教养的邻居们以好奇而谨慎的眼光看待他，但由于他慷慨大方地捐款给当地一切福利事业，参加他们的烟火音乐会和其他盛大集会，加以他有着受人欢迎的男高音的圆润歌喉，而且常常喜欢满足大家的要求给人们唱一支优美的歌曲，

所以道格拉斯很快便在村民中大得人心。他看起来很有钱，据说是从加利福尼亚州的金矿赚来的。从他本人和他的夫人的谈话中，人们清楚地得知，道格拉斯曾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

由于道格拉斯慷慨大方，平易近人，人们对他的印象格外好，而他那临危不惧、履险如夷的精神更大大地提高了他的声望。尽管他是一个不很高明的骑手，每次狩猎集会他都应邀参加，令人吃惊地与别人较量，凭着他的决心，不仅坚持下来，而且一点也不比别人差。有一次教区牧师的住宅起火，当本地的消防队宣告无法扑救之后，他仍无所畏惧地冲进火窟，抢救财物，从而崭露头角。因此，约翰·道格拉斯虽然来到此地不过五年，却已誉满伯尔斯通了。

他的夫人也颇受相识者的爱戴。按照英国人的习惯，一个迁来本地的异乡人，如果未经介绍，拜访他的人是不会很多的。这对她来说，倒也无关紧要。因为她是一个性格孤独的人。而且，显然她非常专心致志地照顾丈夫，料理家务。相传她是一个英国女子，在伦敦和道格拉斯先生相逢，那时道格拉斯正在鳏居。她是一个美丽的女人，高高的身材，肤色较深，体态苗条，比她丈夫年轻二十岁。年龄的悬殊似乎毫未影响他们美满的家庭生活。

然而，有时那些深知内情的人说，他们的相互信任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因为道格拉斯夫人对她丈夫过去的生活与其说不愿多谈，还不如说是不完全了解。少数观察敏锐的人曾注意到并议论过：道格拉斯太太有时有些神经紧张的表现，每逢她丈夫回来得过迟的时候，她就显得极度不安。僻静的乡村总喜欢传播流言蜚语，庄园主夫人这一弱点当然也不会被人们默默地放过，而事件发生后，这件事在人们的记忆中就会变得更加重要，因此也就具有特殊的意义。

可是还有一个人，说实在的，他不过是有时在这里住一下，不过由于这件奇案发生时，他也在场，因此在人们的议论中，他的

名字就特别突出了。这个人叫塞西尔·詹姆斯·巴克，是汉普斯特德郡黑尔斯洛基市人。

塞西尔·巴克身材高大灵活，伯尔斯通村里主要大街上人人都认识他，因为他经常出入庄园，是一个在庄园颇受欢迎的客人。对道格拉斯过去的生活，人们都不了解，塞西尔·巴克是唯一了解这种往事的人。巴克本人无疑是个英国人，但是据他自己说，他初次与道格拉斯相识是在美洲，而且在那里两个人关系很密切，这一点是很清楚的。看来巴克是一个拥有大量财产的人，而且众所周知是个光棍汉。

从年龄上讲，他比道格拉斯年轻得多——最多四十五岁，身材高大笔直，膀大腰圆，脸刮得精光，脸型像一个职业拳击家，浓重的黑眉毛，一双目光逼人的黑眼睛，甚至用不着他那本领高强的双手的帮助，就能从敌阵中清出一条路来。他既不喜欢骑马，也不喜欢狩猎，但却喜欢叼着烟斗，在这古老的村子里转来转去，不然就与主人一起，主人不在时就与女主人一起，在景色优美的乡村中驾车出游，借以消遣。

"他是一个性情随和慷慨大方的绅士，"管家艾姆斯说，"不过，哎呀！我可不敢和他顶牛！"巴克与道格拉斯非常亲密，与道格拉斯夫人也一样友爱——可是这种友谊似乎不止一次地引起那位丈夫的恼怒，甚至连仆人们也察觉出道格拉斯的烦恼。这就是祸事发生时，这个家庭中的第三个人物。

至于老宅子里的另外一些居民，只要提一提艾姆斯和艾伦太太就够了——大管家艾姆斯是个拘谨、古板、文雅而又能干的人；而艾伦太太则是个健美而快乐的人，她分担了女主人一些家务管理工作。宅中其余六个仆人就和一月六日晚上的事件毫无关系了。

夜里十一点四十五分，第一次报警就传到当地这个小小的警察所了。这个警察所由来自苏塞克斯保安队的威尔逊警官主管。塞西尔·巴克非常激动地向警察所的门冲过去，拼命地敲起警钟。他

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庄园里出了惨祸，约翰·道格拉斯被人杀害了。他匆匆地赶回庄园，过了几分钟，警官也随后赶到了，他是在向郡当局紧急报告发生了严重事件以后，于十二点多一点赶到犯罪现场的。

警官到达庄园时，发现吊桥已经放下，楼窗灯火通明，全家处于非常混乱和惊慌失措的状态。面色苍白的仆人们彼此紧挨着站在大厅里，惊恐万状的管家搓着双手，站在门口，只有塞西尔·巴克看来还比较镇静，他打开离入口最近的门，招呼警官跟他进来。这时，本村活跃而有本领的开业医生伍德也到了。三个人一起走进这间不幸的房屋，惊慌失措的管家也紧随他们走了进来，随手把门关上，不让那些女仆们看到这可怖的景象。

死者四肢摊开，仰卧在屋子中央，身上只穿一件桃红色晨衣，里面穿着夜服，赤脚穿着毡拖鞋。医生跪在他旁边，把桌上的油灯拿了下来。只看受害者一眼，就足以使医生明白，毫无救活的可能了。受害者伤势惨重，胸前横着一件稀奇古怪的武器——一支火枪，枪管从扳机往前一英尺的地方锯断了。两个扳机用铁丝缚在一起，为的是同时发射，以便构成更大的杀伤力。显然，射击距离非常近，而且全部火药都射到脸上，死者的头几乎被炸得粉碎。

这样重大的责任突然降到乡村警官身上，使他困惑不安，没有勇气承担。"在长官没来之前，我们什么也不要动，"他惊惶失措地凝视着那可怕的头颅，低声说道。

"到现在为止，什么也没有动过，"塞西尔·巴克说道，"我保证，你们所看到的一切完全和我发现时一模一样。"

"这事发生在什么时间?"警官掏出笔记本来。

"当时正是十一点半。我还没有脱衣服。我听到枪声时，正坐在卧室壁炉旁取暖。枪声并不很响——好像被什么捂住了似的。我奔下楼来，跑到那间屋子时，也不过半分钟的功夫。"

“那时门是开着的吗？”

“是的，门是开着的。可怜的道格拉斯倒在地上，和你现在看见的一样。他卧室里的蜡烛仍然在桌上点着。后来过了几分钟，我才把灯点上。”

“你一个人也没看见吗？”

“没有。我听见道格拉斯太太随后走下楼来，我连忙跑过去，把她拦住，不让她看见这可怕的景象。女管家艾伦太太也来了，扶着她走开。艾姆斯来了，我们又重新回到那屋里。”

“可是我肯定听说过吊桥整夜都是吊起来的。”

“是的，在我把它放下以前，吊桥是吊起来的。”

“那么凶手怎么能逃走呢？这是不可能的！道格拉斯先生一定是自杀的。”

“我们最初也是这样想的，不过你看！”巴克把窗帘拉到一旁，让他看那已经完全打开的玻璃长窗。“你再看看这个！”他把灯拿低些，照着木窗台上的血迹，像一只长统靴底的印痕，“有人在逃出去的时候曾站在这里。”

“你认为有人蹚水逃过护城河了吗？”

“不错！”

“那么，如果你在罪案发生后不到半分钟就来到屋中，罪犯当时必然还在水里。”

“我毫不怀疑这点。那时我要是跑到窗前就好了！可是正像你刚才看见的那样，窗帘遮住了窗户。所以我没有想到这点。后来我听到道格拉斯太太的脚步声，我可不能让她走进这间屋子。那情况简直太可怕了。”

“实在太可怕了！”医生看着炸碎的头颅和它四周的可怕血迹说，“从伯尔斯通火车撞车事件以来，我还没见过这样可怕的重伤呢。”

“不过，我看，”警官说道，他那迟缓的、被那乡巴佬的常识

局限住了的思路仍然停留在洞开的窗户上面，“你说有一个人蹚水过护城河逃走，是完全对的。不过我想问你，既然吊桥已经吊起来，他又是怎么走进来的呢？”

“啊，问题就在这里啊，”巴克说道。

“吊桥是几点钟吊起来的呢？”

“将近六点钟时，”管家艾姆斯说。

“我听说，”警官说道，“吊桥通常在太阳西下的时候吊起来。那么在一年中这个季节，日落应该是在四点半左右，而不会是六点钟。”

“道格拉斯太太请客人们吃茶点，”艾姆斯说道，“客人不走我是不能吊起吊桥的。后来，桥是我亲手吊起来的。”

“这样说来，”警官说道，“如果有人从外面进来——假定是这样——那他们必须在六点钟以前通过吊桥来到，而且一直藏到十一点钟以后，直到道格拉斯先生走进屋中。”

“正是这样！道格拉斯先生每天晚上都要在庄园四周巡视一番。他上床睡觉以前最后一件事是察看烛火是否正常。这样他就来到这里，那个人正在等着他，就向他开枪了，然后丢下火枪，越过窗子逃跑了。我认为就是这样；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解释能与眼前的事实相符。”

警官从死者身旁地板上拾起一张卡片，上面用钢笔潦草地写着两个姓名开头大写字母 V. V.，下面是数目字 341。

“这是什么？”警官举起卡片问道。

巴克好奇地看着卡片。

“我以前从没注意到这个，”巴克说道，“这一定是凶手留下来的。”

“V. V. 341。我弄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警官的大手把名片来回翻着说道：

“V. V. 是什么？大约是人名的开头大写字母。医生，你找

到了什么?”

壁炉前地毯上放着一把大号铁锤,是一把坚固而精致的铁锤。

塞西尔·巴克指了指壁炉台上的铜头钉盒子说道:

“昨天道格拉斯先生换油画来着,我亲眼看见他站在椅子上把这张大画挂在上面。铁锤就是这么来的。”

“我们最好还是把铁锤放回发现它时的原地吧,”警官茫然不解,用手搔着头说道,“只有头脑极为灵敏的警探才能弄清这件事情的真相。还是请伦敦警探来清理这个案子吧。”他举起了灯,环屋慢慢地走着。

“喂!”警官兴奋地把窗帘拉向一旁,大声说道,“窗帘是几点钟拉上的呢?”

“在点起灯来的时候,”管家回答道,“四点钟刚过没多久。”

“完全可以肯定,有人藏在这里,”警官又把灯拿低了。在墙角那里,长统靴子泥污的痕迹非常明显。

“我敢肯定,巴克先生,这就完全证实了你的推测。看来,凶手是四点钟以后窗帘已经拉上,六点钟以前吊桥还没吊起来的时候溜进屋里来的。他溜进了这间屋子,因为这是他首先看到的一间。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藏身,所以就躲到这个窗帘后面。这一切看来非常明显。看样子,他主要是想盗窃室内的财物。可是道格拉斯先生正巧碰上了他,所以他就下了毒手,溜之大吉。”

“我也是这样想的,”巴克说道,“不过,我说,我们是不是在白白浪费宝贵的时间?我们为何不趁凶手还没走远,把这个村镇搜查一番呢?”

警官想了一想,说道:“早晨六点钟以前没有火车,所以他决不能乘火车逃走。假如他两腿水淋淋地在大路上步行,大约人们会注意上他的。在没有人来和我换班以前,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离开这儿。但我认为你们在水落石出以前,也是不便走开的。”

伍德医生拿起灯,仔细地检查尸体。

“这是什么记号?”他问道，“这可和案情有什么关系吗?”

死尸的右臂露在外面，直露到臂肘。大约在前臂中间的地方，有一个奇特的褐色标记——一个圆圈，里面有一个三角形，每一条痕迹都是凸起的——在灰白的皮肤上显得异常醒目。

“这不是针刺的花纹,”伍德医生的目光透过眼镜紧盯着标记说道,“我从来没见过像这样的标记。这个人曾经烙过烙印呢，就像牲口身上的烙印一样。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不过近十年间我曾多次看到他臂上的这个标记。”塞西尔·巴克说道。

“我也看到过,”管家说道，“有很多次主人挽起衣袖，我就看到那个标记。我一直不明白那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么，这和案情没有什么关系了,”警官说道,“但这是一件怪事。牵涉到这一案子的每桩事都这么怪。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管家指着死者伸出的手，惊呼起来:“他们把他的结婚戒指拿走了!”他气喘吁吁地说。

“什么?!”

“不错，真是这样!主人左手小指上总戴着纯金结婚戒指，再上面戴着带有天然块金的戒指，中指上戴着盘蛇形戒指。现在天然块金戒指和盘蛇戒指都还在，唯独结婚戒指没有了。”

“他说得不错,”巴克说道。

“你是说那只结婚戒指戴在另一只戒指下面吗?”警官问道。

“始终如此!”

“那么这凶手，或者不管他是谁吧，首先要把你说的那个天然块金戒指取下来,再取下结婚戒指,然后再把块金戒指套上去。”

“是这样。”

这位可敬的乡村警官摇起头来，他说:“依我看我们最好把这个案子交给伦敦去办吧，愈快愈好。怀特·梅森是一个精明人。当

地案件没有怀特·梅森应付不了的。过不多久他就要到这里来帮助我们了。不过我想，我们只好指望伦敦把事情办到底。不管怎么说，不怕说出来让人笑话，像我这样的人，办这样的案子，实在是力所不及呢。”

四　黑　暗

凌晨三点钟，苏塞克斯的侦探长，接到伯尔斯通警官威尔逊的急电，乘坐一辆轻便单马车从总部赶来，马被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他通过清早五点四十分的那趟火车把报告送到了苏格兰场。中午十二点钟他已在伯尔斯通车站迎候我们了。怀特·梅森先生性情文静、面容安详，穿着一件宽大的花呢外套，红润的脸刮得净光，身体微胖，两条微向里弯的腿刚劲有力，穿着带绊扣的高筒靴子益发显得精神，他看起来像个矮小的庄稼汉，像个退休的猎场看守人，或是说他像个世上的什么人都行，但就是不像地方警署典型的刑事警官。

“麦克唐纳先生，真是一件极不寻常的案子。”怀特·梅森反反复复地说，“报界的人听到这件事就会像苍蝇一样赶来的。我希望在他们来管这闲事并把一切手脚印迹弄乱之前，就把咱们的工作做完。在我的记忆中，还没有遇到过像这样的案子呢。福尔摩斯先生，有某些情况是会使你感兴趣的，要不然就是我弄错了。华生医生，还有你，因为在我们结束工作之前，医生总要发表一些意见的。你们的住房在韦斯特维尔阿姆兹旅店，再找不到其他地方了，不过我听说房子倒还不错，也挺干净。仆人会把你们的行李送去的。先生们，请随我来，好吗？”

这位苏塞克斯的侦探，是一个非常活跃而又和蔼的人。走了

十分钟，我们就到了住所，十分钟以后，我们就坐在小旅店休息室里，议论起这件案子的概况了。这些我已在上一章叙述过了。麦克唐纳有时做些记录，福尔摩斯坐在那里，带着吃惊和衷心钦佩的样子专心倾听着，就像植物学家鉴赏珍奇的花朵一样。

“奇怪！”在听了案情介绍以后，福尔摩斯说，“奇怪极了！我想不起来以前有什么比这更奇怪的案子了。”

“福尔摩斯先生，我早想到你会这样说的，”怀特·梅森非常高兴地说，“我们在苏塞克斯算是赶上时代了。到今早三四点之间我从警官威尔逊手里接过这桩案子为止的全部情况我都告诉你了。我拼着老命赶来！哎呀！结果证明，我本来用不着这么紧赶慢赶的。因为这里没有我能马上做的事。警官威尔逊已经掌握了全部情况。我查对了一下，仔细研究了一番，多少还加了几点我自己的看法。”

“你的看法是什么呢?”福尔摩斯急切地问道。

“嗯，我首先把铁锤仔细检查了一下。医生伍德也在旁帮忙。铁锤上没找到施用暴力的痕迹。我原来想，或许道格拉斯先生曾用这把锤子自卫过，他就可能在把锤子丢到地毯上以前，在上面留下印痕，可是锤子上一点痕迹也没有。”

“当然，这一点儿也证明不了什么问题，”警官麦克唐纳说道，“因为有许多使用铁锤的凶杀案，铁锤上并没有留下痕迹啊。”

“完全是这样。这并不一定能证明没有用过它。不过要果真留下一些痕迹，那对我们就有用了。但事实上却没有。后来我又检查了一下枪支。这是大号铅弹火枪。正像警官威尔逊所指出的那样，扳机缚在一起，所以只要你扣动后面一个扳机，两个枪筒就会同时发射。不管是谁做的这样的处理，肯定他是下了决心决不让他的敌手逃脱厄运。这支截断的枪最多不过二英尺长，一个人能轻而易举地把它藏在大衣里。枪上虽然没有制造者的全名，可是两支枪管间的凹槽上还刻有‘PEN’三个字母，名字的其他字

母就被锯掉了。”

“那上面是一个花体的大写字母‘P’，而‘E’和‘N’两个字母则较小，是吗?”福尔摩斯问道。

“一点也不错。”

“这是宾夕法尼亚小型武器制造公司①，是美国的一家有名的工厂。”福尔摩斯说。

怀特·梅森紧盯着我的朋友，就好像一个小小的农村开业医生望着哈利街的专家一样，这个专家一句话就可以解开使他感到困惑不解的所有疑难问题。

“福尔摩斯先生，这是很有用的。你说得一点也不错。奇怪！奇怪！难道你把世界上所有军火制造厂的名字都记住了吗?”

福尔摩斯挥挥手，岔开了这个话题。

“这支枪无疑是一支美洲火枪，”怀特·梅森继续说道，“我似乎在书上看到过记载，截短的火枪是在美洲某些地区使用的一种武器。撇开枪管上的名字不谈，我想到一个问题：有些迹象证明：进到屋里并杀死主人的是一个美国人。”

麦克唐纳摇了摇头说道：“老兄，你实在想得太远了。我还根本没有听到过什么证据，说明这所庄园里有外人进来过呢。”

“这大开的窗户、窗台上的血迹、奇怪的名片、墙角的长统靴印及这支火枪又怎么说呢?”

“那里的一切没有什么不可以伪造的。道格拉斯先生是个美国人，或者说曾长期住在美国。巴克先生也是如此。你没有必要从外边弄个美国人来为你所见到的一些美国人的作为寻求解答。”

“那个管家艾姆斯……”

“他怎么样？可靠吗?”

---

① 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美国地名，此系军火工厂名，前三个字母为“PEN”。——译者注

“他在查尔斯·钱多斯爵士那里呆过十年，非常可靠。他是在五年前道格拉斯买下这座庄园时到这里来的。他在庄园里从来没见过一杆这样的枪。”

“这枪已经被改造得便于隐藏了。枪管就是为此而截断的，任何箱子都装得进，他怎么能发誓说庄园中没有这样的枪呢？”

“啊，不管怎么说，他确实从来没有见到过啊。”

麦克唐纳摇了摇他那天生固执的苏格兰人的脑袋。

“我还不能相信有什么外人到房子里来过。我请你考虑考虑，”每当麦克唐纳辩论输了的时候，他的阿伯丁口音就变得更重了，“你假设这支枪是从外面带进来的，并且所有这些怪事是一个外来人干的。我请你考虑一下，你这样的假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啊，老兄，这简直不可思议！这也完全不合乎一般常识啊。福尔摩斯先生，我向你提出这个问题来。请根据我们所听到的一切判断一下吧。”

“好，麦克先生，讲讲你的理由吧，”福尔摩斯以一种非常公平的口气说。

“假定凶手存在的话，他决不是一个盗窃犯。那只戒指和那张卡片都说明这是出于某种私怨的预谋凶杀案。好，有一个人溜进屋中，蓄意谋杀。他懂得，假如他还懂得点事理的话，他要逃跑是很困难的，因为房子周围全是水。他要选择什么样的武器呢？你一定会说他要的是世界上声音最小的武器。这样他才能指望事成以后，很快就穿过窗户，蹚过护城河，从容不迫地逃跑。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如果他竟然带着他能选择的发声最大的武器，明知枪声一响，全庄园的人很快就能跑到出事地点，大半在他蹚过护城河以前，人们就会发现他，难道这是可以理解的吗？福尔摩斯先生，这都是可信的吗？”

“好，你的理由很充分，”我的朋友若有所思地回答道，“确实需要有大量的理由来证明。怀特·梅森先生，请问，你当时是

否立刻到护城河对岸去查过有没有人蹚水上岸的痕迹?”

“福尔摩斯先生，那里没有痕迹。不过对面是石岸，很难设想能找到什么痕迹。”

“没有一点足迹或手印吗?”

“没有。”

“哈！怀特·梅森先生，你不反对我们立即动身到庄园中去么？那里可能会有一些小的线索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的。”

“福尔摩斯先生，我本想建议去的，可是我想在我们去以前，最好让你先把一切详情了解清楚。我想，如果有什么触犯了你……”怀特·梅森犹豫不决地看着这位同行说。

“我以前和福尔摩斯先生一起办过案子，”警官麦克唐纳说道，“他一向为人光明磊落。”

福尔摩斯微笑着回答：“至少是按照我个人对这一工作的理解。我参加办案是为了有助于申张正义，帮助警方工作。如果我不与官方合作，那是因为他们首先不与我合作。我从来不想去和他们争功劳。同时，怀特·梅森先生，我要求有权利完全按我自己的思路办案，并且在我认为适当的时间交出我的成果——自始至终，而不只是在某些阶段上有这种权利。”

“我确信，你参加办案是我们的荣幸。我们一定把所知道的全部案情介绍给你，”怀特·梅森热诚地说，“华生医生，请随我来。到时候，我们都希望在您的书里能有一席之地呢。”

我们沿着古雅的乡村街道走去，大街两侧各有一行截梢的榆树。远处是一对古代石柱，已因风吹雨淋而斑驳变色，长满藓苔，石柱顶上的东西已经失去原形，那过去曾经是伯尔斯通的两个后脚立起的石狮。顺着迂回曲折的车道往前走不远，四周尽是草地和栎树，人们只有在英国农村才能看到这种景色。然后是一个急转弯，眼前看到一片长长的、低矮的詹姆士一世时期的古别墅，别墅的砖已成了暗褐色的了。还有一个老式的花园，两旁都有修剪

得整整齐齐的紫杉树。我们走到庄园跟前就看到了一座木吊桥和幽美宽阔的护城河，河中的水在寒冬的阳光下像水银一样，一平如镜，闪闪发光。

这座古老的庄园自从建成以来，时光流逝，已有三百多年了，它反映出几百年的人事沧桑、悲欢离合。奇妙的是，由于历史悠久，好像现在从这些古老的墙上可以显出犯罪的先兆来。还有那些奇怪的高耸的屋顶以及古怪的突出的山墙，更适于掩护可怖的阴谋。当我看到那些阴沉沉的窗户和前面一片暗淡的颜色和水流冲刷的景象时，我感到发生这样一件惨案，没有比这里更适当的场合了。

"这就是那扇窗户，"怀特·梅森说道，"吊桥右边的那一扇，正像昨晚发现时那样地开着。"

"要想钻过一个人去，这扇窗户可够窄的啊。"

"也许这个人并不胖。我们不需要用你的推论来告诉我们这一点，福尔摩斯先生。不过你和我完全可以挤过去。"

福尔摩斯走到护城河边，向对面望去。然后他又查验了突出的石岸和它后面的草地的边缘。

"福尔摩斯先生，我已经仔细看过了，"怀特·梅森说道，"可这里什么也没有，没有任何能说明有人上岸的痕迹。不过，他为什么一定要留下痕迹呢？"

"对啊，他为什么一定要留下痕迹呢？护城河水总是这样浑浊吗？"

"通常是这种颜色。因为河水流下来的时候，总是夹杂着泥沙的。"

"河水有多深？"

"两侧大约两英尺左右，中间有三英尺深。"

"那么，我们可以排除那个人在蹚过护城河时淹死的这种想法了。"

“不会的，就是小孩也不会淹死的。”

我们走过吊桥，一个古怪乖戾而又骨瘦如柴的人把我们迎了进去。这就是管家艾姆斯。可怜的老人受到惊吓，面色苍白，浑身微颤。乡村警官威尔逊是个身材高大、郑重其事和心情抑郁的人，仍然守在现场屋中。医生已经离开了。

“威尔逊警官，有什么新情况吗？”怀特·梅森问道。

“没有，先生。”

“那么，你可以回去了。你已经够辛苦的了。假如有需要你的地方，我们再派人去请你。管家最好在门外等着。让他通知塞西尔·巴克先生、道格拉斯太太和女管家，我们现在有些话要问他们。先生们，现在请允许我先把我的看法告诉你们，然后你们将得出自己的看法。”

这个乡镇专家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他着着实实地掌握着事实，他有冷静、清楚的头脑和丰富的常识。就凭这些，在他的本行事业里，他就应当是很有发展的。福尔摩斯专心致志地听他讲话，丝毫没有这位官方解说人经常流露出来的那种不耐烦的样子。

“我们现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案子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先生们，对吗？假如说是自杀，那么我们不得不相信，这个人开始先把结婚戒指摘下藏起来，然后他穿着睡衣，走到这里，在窗帘后面的墙角上踩上泥印，以便使人产生印象：有人曾在这里等候他，打开窗户，把血迹弄到……”

“我们决不会这样想的，”麦克唐纳说道。

“所以我想，决不会是自杀。那么必然是他杀了。我们所要决定的就是，凶手是外来人呢，还是庄园里面的人？”

“好，让我们听听你的高论。”

“这两种可能要下结论都相当困难，可是两者必居其一。我们先假定是庄园内部的一个或几个人作案。在万籁俱寂、但人们还没就寝的时候，他们在这里抓到了这个道格拉斯，然后用这种

世上最古怪而声音最响的武器去作案，以便搞得尽人皆知发生了什么事，而武器又是庄园内从没见过的。这个理由看来不是那么令人信服，对吗？”

“是啊，不会是这样的。”

“好，那么，这里的人都说，在听到枪声以后，至多不过一分钟，住宅里所有的人都到了现场。虽然塞西尔·巴克先生自称是第一个赶到的，但艾姆斯和所有的仆人也都到了。您难道能说，在那段时间，罪犯竟能做出在墙角留脚印、打开窗户、在窗台上留血迹、从死者手指上取结婚戒指等等那许多事么？这是不可能的！”

“你分析得很透彻，我倒有点同意你的见解。”福尔摩斯说道。

“好，那么，我们回过头来说，这是外来的人作案。可是我们仍然面对许多大难题。不过，无论如何，不是那么不可能的了。这个人是在四点半到六点钟之间进入庄园的，也就是说，是在黄昏和吊桥吊起之间这段时间里。曾经来过一些客人，房门是打开的，所以这个人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就溜了进来。他可能只是一般的盗窃犯，也许他和道格拉斯先生有什么私怨。既然道格拉斯先生大半生都住在美洲，而这支猎枪又像是一种美国武器，那么，看来出于私怨是最有可能的了。他溜进了这间屋子，因为他首先看到了它。他藏到窗帘后面，一直藏到夜晚十一点以后。这时，道格拉斯先生进到屋里。交谈时间很短——如果真地交谈过的话——因为道格拉斯太太说，她丈夫离开她没有几分钟，她就听到枪声了。”

“那支蜡烛，可以说明这一点。”福尔摩斯说道。

“不错，这支蜡烛是新的，烧了还不到半英寸。道格拉斯先生一定是先把蜡烛放在桌上，然后才遭到袭击的。否则，他一跌倒，蜡烛一定会掉在地上。这说明在他刚走进屋时没有遭到袭击。巴克先生到这里时，把灯点上，把蜡烛熄灭了。”

“这一点很清楚。”

“好，现在我们可以照此设想当时的情形。道格拉斯先生走进屋来，把蜡烛放下。一个人从窗帘后面走出来，手中拿着这支火枪。他向他要这只结婚戒指——天知道这是为什么，不过一定是这样。道格拉斯先生把戒指给他了。然后道格拉斯先生就被那人残忍地、或是在一场搏斗的过程中，以如此可怕的方式开枪打死了。其间，道格拉斯可能拿起过后来我们在地毯上找到的那只铁锤。事后，凶手丢下枪，大概还有这张奇怪的写着‘V. V. 341’的卡片——不管它代表什么意思——然后从这扇窗户逃出去，并在塞西尔·巴克先生发现罪案的时候，蹚过护城河逃跑了。福尔摩斯先生，这么说你看怎么样？”

“你说得非常有趣，可就是有点不能令人信服。”

“老兄，这简直是一派胡言，没有比这更不近情理的了。”麦克唐纳大声喊道，“有人杀害了道格拉斯，不管这个人是谁，我也可以向你们清楚地证明，他是用其他办法作的案。他让他逃跑的退路被那样地切断，那是什么意思啊？寂静无声是他逃跑的一个好条件，那么，他使用火枪作案，又是什么意思啊？喂，福尔摩斯先生，既然你说怀特·梅森先生的推论不能令人信服，那你就应该指点指点我们了。”

在整个漫长的讨论过程里，福尔摩斯都坐在那儿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不放过他们所说的每一个字眼儿，他那一双敏锐的眼睛东看看，西瞧瞧，双眉紧蹙，沉思不语。

“麦克先生，我想再找些事实，然后才能进行推论，”福尔摩斯跪到死尸旁边，说道，“哎呀！这伤处确实骇人啊。能不能把管家找来一下？……艾姆斯，我听说你常看到道格拉斯先生前臂上有一个奇怪的标记，一个圆圈里套着三角形的烙印，对吗？”

“先生，我经常看到。”

“你从未听说有人推测过这个烙印的意思吗？”

"没听说过，先生。"

"这一定是火烙的标记，烙的时候，一定要受很大痛苦。艾姆斯，我注意到道格拉斯先生下巴后部有一小块药膏。在他活着的时候，你注意到了吗?"

"是的，先生，他昨天早晨刮脸时刮破的。"

"以前你见过他刮破脸吗?"

"先生，很久没有见过了。"

福尔摩斯说道："这倒值得研究！当然，这也可能是巧合，然而，这也可能说明他有点紧张，说明他预知有危险存在。艾姆斯，昨天你发现主人有反常情况吗?"

"先生，我有一种感觉，他好像有点坐立不安，情绪激动。"

"哈！看来这次袭击不是完全意料不到的。我们已经有些进展了，对吗? 麦克先生，或许你还有些什么问题?"

"没有，福尔摩斯先生，你到底是个经验丰富的人。"

"好，那么我们可以研究这张写着'V. V. 341'的卡片了。这是一张粗纸硬卡片。在你们庄园里有这样的卡片吗?"

"我想没有。"

福尔摩斯走到写字台前，从每一个墨水瓶里蘸些墨水洒到吸墨纸上。

"这张卡片不是在这里写的，"福尔摩斯说道，"这是黑墨水，而那张卡片上的字却略带紫色，写时用的是粗笔尖，而这些笔尖都是细的。我认为，这是在别的地方写的。艾姆斯，你能解释这上面的字义吗?"

"不能，先生，一点也不能解释。"

"麦克先生，你的意见呢?"

"我觉得像是某种秘密团体的名称，和前臂上标记的意义一样。"

"我也是这样想的，"怀特·梅森说道。

“好，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合理的假设吧。由此出发，看一看我们的疑难究竟能解决多少。那个团体派来的一个人设法钻进庄园，守候着道格拉斯先生，用这支火枪几乎打掉了他的脑袋，然后蹚过护城河逃跑了。他所以要在死者身旁留下一张卡片，无非为了一个目的，报纸上一登出来，那个团体的其他党徒就能知道：仇已报了。这些事情都是连贯在一起的。可是，武器有的是，他为什么单单要用这种火枪呢？”

“是啊。”

“还有，丢失的戒指又是怎么回事呢？”

“对呀。”

“现在已经两点多了，为什么还没有拿获凶手呢？我认为肯定从天亮以后，方圆四十英里内，每一个警察都在搜寻一个浑身湿淋淋的外来人。”

“福尔摩斯先生，正是这样。”

“好，除非他在附近有个藏身之处，或者事先准备好一套替换的衣服，他们是不会让他溜掉的。但现在他们不是已经把他放过了吗？”福尔摩斯走到窗旁，用他的放大镜察看窗台上的血迹，说道，“很显然这是一个鞋印，很宽——大概是八字脚。真怪呀，不管是谁到这沾满泥污的墙角来察看脚印，他都会说这个鞋底式样倒不错。可是，当然了，很不清楚。旁边这桌子底下是什么呢？”

“是道格拉斯先生的哑铃，”艾姆斯说道。

“哑铃？这里只有一个。另外那个哑铃在哪儿呢？”

“我不知道，福尔摩斯先生。也可能本来就只有一只。我有好几个月没看到这东西了。”

“一只哑铃……”福尔摩斯严肃地说，可是话还没说完，就被一阵急剧的敲门声打断了。一个身材高大、晒得黝黑、外表精干、脸刮得精光的人探头看着我们。我一下子就猜出来了，这就是我听人讲过的塞西尔·巴克。他用傲慢的疑问目光迅速扫视了

大家一眼。

“对不起，打断了你们的谈话，”巴克说道，“不过，诸位应该听听最新的情况了。”

“逮着凶手了吗？”

“没有这样的好事。不过人们已经找到他的自行车了。这家伙把他的自行车扔下了。请你们来看看，放在大厅门外一百码的地方。”

我们看到三四个仆人和几个闲汉站在马车道上查看那辆自行车，车子原是藏在常青树丛里，后来才被拖出来的。这是一辆用得很旧的拉奇·惠特沃思牌的自行车。车上溅着不少泥浆，好像骑过相当远的路。车座后面有一个工具袋，里面有扳子和油壶，可是究竟车主是谁，却没有什么线索。

“如果这些东西都曾登记、编号，对警方就很有帮助了，”警官说道，“不过咱们能得到这些东西，也就应该感激不尽了。即使我们弄不清他到什么地方去了，至少我们很可能弄清他是从哪儿来的了。不过，这个家伙究竟为什么要丢下这辆车子呢？这倒是件怪事。他不骑车子，又是怎么走的呢？福尔摩斯先生，我们这件案子似乎还看不出一点眉目来呢。”

“真看不出一点眉目来吗？”我的朋友若有所思地答道，“我看不一定！”

五　剧中人

我们重新回到屋里时，怀特·梅森问道：“你们对书房要检查的地方，都检查完了吗？”

“暂时就算完了，”警官麦克唐纳回答道，福尔摩斯也点了点

头。

“那么，现在你们愿意听听庄园里一些人的证词吗？我们就利用这间餐室吧，艾姆斯，请你先来把你所知道的事情告诉我们。”

管家的叙述简单、明了，给人一种诚实可靠的印象。他还是在五年前道格拉斯先生刚到伯尔斯通时受雇的。他知道道格拉斯先生是一个很有钱的绅士，是在美洲致富的。道格拉斯先生是一位和蔼可亲、善于体贴人的主人——或许艾姆斯对这个不完全习惯，不过，一个人不能事事具备。他从来没见过道格拉斯先生有过什么惊恐的迹象，相反，道格拉斯先生是他所见过的最大胆的人。道格拉斯先生之所以叫人每晚把吊桥拉起，只是因为这是古老庄园的古老的习俗，道格拉斯先生喜欢把这种古老的习俗保持下去。道格拉斯先生很少到伦敦去，也难得离开村子，不过，在被害的头一天，曾到滕布里奇韦尔斯市去买过东西。那天，艾姆斯发现道格拉斯先生有些坐卧不安，情绪激动，看来他是一反往常，变得性情急躁，容易发火。发案那天晚上，艾姆斯还没有就寝，正在房后面的餐具室里收拾银器，忽然听到铃声大作。他没有听到枪声，因为餐具室和厨房在庄园的最后面，中间还隔着几重关着的门和一条长廊，所以确实很难听到。艾伦太太也因为听到急促的铃声，赶忙跑出来，他们就一齐跑到前厅。他们跑到楼下时，艾姆斯看到道格拉斯太太正从楼梯上走下来。不，她走得并不急，艾姆斯觉得，道格拉斯太太并不显得特别惊慌。她一到楼下，巴克先生就从书房里冲了出来，他极力阻拦道格拉斯太太，央求她回到楼上去。

“看在上帝面上，你快回自己房里去吧！”巴克先生喊道，“可怜的杰克[1]已经死了，你也无能为力了。看在上帝面上，快回去吧！”

---

① 杰克为约翰的爱称，死者的全名为约翰·道格拉斯。——译者注

巴克先生劝说了一会儿，道格拉斯太太就回到楼上去了。她既没有尖叫，也没有大喊大闹。女管家艾伦太太陪她上了楼，一起留在卧室里。艾姆斯和巴克先生回到书房，他们所看到的屋内一切情况，完全和警署来人所看到的一样。那时烛光已经熄灭了，可是油灯还点着呢。他们从窗里向外望，但那天晚上非常黑，什么东西也看不见，听不到。后来他们奔到大厅，艾姆斯在这里摇动卷扬机放下吊桥，巴克先生就匆匆地赶到警署去了。

这就是管家艾姆斯的简要证词。

女管家艾伦太太的说法，充其量也不过是进一步证实了与她共事的男管家的证词。女管家的卧室到前厅比到艾姆斯收拾银器的餐具室要近一些，她正准备睡觉，忽听一阵铃声大作。她有点儿耳聋，所以没有听到枪声，不过，无论如何，书房是离得很远的。她记得听到一种声响，她把它当作砰的一下关门声。这还是早得多的事，至少在铃响半小时以前。在艾姆斯跑到前厅时，她是同艾姆斯一起去的。她看到巴克先生从书房出来，脸色苍白，神情激动。巴克先生看到道格拉斯夫人下楼，就截住了她，劝她转回楼上。道格拉斯夫人答了话，但听不见她都说了些什么。

“扶她上去，陪着她，”巴克先生对艾伦太太说道。

所以艾伦太太把道格拉斯夫人扶到卧室，并竭力安慰她。道格拉斯夫人大受惊恐，浑身发抖，但也没有表示要再下楼去。她只是穿着睡衣，双手抱着头，坐在卧室壁炉旁边。艾伦太太几乎整晚都陪着她。至于其他仆人，都已入睡了，不曾受到惊恐，直到警察到来之前，他们才知道出了事。他们都住在庄园最后面的地方，所以多半也听不到什么声音。

至于女管家艾伦太太，她除了悲伤和吃惊以外，在盘问中一点也没有补充出什么新情况。

艾伦太太说完，塞西尔·巴克先生作为目击者，接着讲述了当时的情况。至于那晚发生的事情，除了他已经告诉警察的以外，

补充的情况非常少。他个人确信，凶手是从窗户逃走的。他的意见是，窗台上的血迹就是这一论点的确凿证据。此外，因为吊桥已经拉起来，也没有其他方法可以逃走。但他却不能解释刺客的情况是怎样的，假如自行车确实是刺客的，为什么他不骑走呢？刺客不可能淹死在护城河里，因为河水没有超过三英尺深的地方。

巴克先生认为，关于凶手，他有一种非常明确的看法。道格拉斯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对他以前的生活，有些部分他从来不曾对人讲过。他还非常年轻时，就从爱尔兰移居到美洲了。他的景况日渐富裕，巴克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和他初次相识，他们便合伙在该州一个叫做贝尼托坎营的地方经营矿业。事业很成功，不料道格拉斯突然把它变卖，动身到英国来了。那时他正在鳏居。巴克随后也把产业变卖了，迁到伦敦来住。于是他们的友谊又重新恢复起来。道格拉斯给他的印象是：总有一种迫在眉睫的危险在威胁着他。道格拉斯突然离开加利福尼亚，在英国这么僻静的地方租下房子，巴克先生一直认为都与这种危险有关。巴克先生料想一定有个什么秘密团体，或是说一个决不饶人的组织，一直在追踪道格拉斯，不把他杀死誓不罢休。尽管道格拉斯从来没讲过那是一种什么团体，也没讲过怎样得罪了他们，但道格拉斯的只言片语使巴克产生了上述想法。他仅能推测这张卡片上的字一定和那个秘密团体有些关系。

“你在加利福尼亚和道格拉斯一起住了多长时间？”警官麦克唐纳问道。

“一共五年。”

“你说，他是一个单身汉吗？”

“那时他是个鳏夫。”

“你可曾听说他前妻的来历吗？”

“没有，我只记得他说过她是德国血统，我也看到过她的像片，是一个很美丽的女子。就在我和道格拉斯结识的前一年，她

得伤寒病死去了。”

“你知不知道道格拉斯过去和美国的某一地区有密切关系?”

“我听他讲过芝加哥。他对这个城市很熟悉，并且在那里作过事。我听他讲过产煤和产铁的一些地区。他生前周游过很多地方。”

“他是政治家吗? 这个秘密团体和政治有关系吗?”

“不，他根本不关心政治。”

“你可认为他做过犯罪的事么?”

“恰恰相反，在我一生里，从来没遇到过像他这样正直的人。”

“他在加利福尼亚州时，生活上有什么古怪的地方吗?”

“他最喜欢到山里来，来我们的矿区工作。他总是尽可能不到生人多的地方去。所以我才首先想到有人在追踪他。后来，当他那么突然地离开那里到欧洲去，我愈发相信是这么回事了。我相信他曾经接到某种警告。在他走后的一星期里，曾有五六个人向我打听过他的行踪。”

“是些什么人呢?”

“嗯，是一群看来非常冷酷无情的人。他们来到矿区，打听道格拉斯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他们说，他已经到欧洲去了，我也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不难看出，他们对他不怀好意。”

“这些人是美国人，也是加利福尼亚人吧?”

“这个，对于加利福尼亚人，我不太了解。但他们确实都是美国人，不过他们不是矿工。我不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只巴不得他们快点走开。”

“那是六年以前的事吧?”

“将近七年了。”

“这么说，你们在加利福尼亚一起住了五年，所以，这桩事不是至少有十一年了么?”

“是这样。”

“其中一定有不共戴天的冤仇，隔了这么长的时间，还不能忘怀。形成冤仇的原因看来决不是小事。”

“我以为这就是道格拉斯一生中的隐患,使他永远难以忘怀。”

“不过，一个人大难临头，而且知道是怎样的危难，你想，他哪有不求警察保护的道理呢?”

“也许这种危险是别人无法保护他的。有一件事你们应当知道。他出门总是带着武器的。他的手枪从来不离开他的衣袋。但是，不幸的是，昨晚他只穿着睡衣，把手枪留在卧室里了。我猜想，他一定以为吊桥一拉起来，他就安全了。”

麦克唐纳说道:“我希望再把年代弄清楚些。道格拉斯离开加利福尼亚州整六年了。你不是在第二年就随之而来了吗?”

“是的。”

“他再婚已经有五年了。你一定是在他结婚前后那年回来的吧。”

“大约在他结婚前一个月。我还是他的男傧相呢。”

“道格拉斯夫人结婚以前，你认识她吗?”

“不，我不认识她。我离开英国已经有十年了。”

“可是从那以后，你常常和她见面吧?”

巴克严肃地望着那个侦探。

“从那时起，我常常和她见面，”巴克回答道，“至于我和她见面,那是因为你不可能去拜访一个朋友,而不认识他的妻子。假使你想象其中有什么牵连……”

“巴克先生，我什么也没有想象。凡是与这案件有关的每一件事，我都有责任查问。不过，我不打算冒犯你。”

“有些责问就是无礼的,”巴克怒气冲冲地答道。

“这只不过是我们需要了解一些事实，弄清这些事实对你和大家都有好处。你和道格拉斯夫人的友情，道格拉斯先生完全赞成吗?”

巴克脸色更加苍白，两只有力的大手痉挛似地紧握在一起。

“你没有权力问这样的问题!”他大声喊道，“这和你所调查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呢?”

“我一定要提这个问题。”

“那么，我拒绝回答。”

“你可以拒绝回答，不过你要知道，你拒绝回答本身就是回答，因为你如果没有需要隐瞒的事，你就不会拒绝回答了。”

巴克绷着脸站了一会儿，那双浓重的黑眉皱起来，苦思不已。然后他又微笑着抬起头来说道:“嗯，不管怎么说，我想诸位先生们毕竟是在执行公事。我没有权力从中阻梗。我只想请求你们不要让这件事再去烦扰道格拉斯夫人了,因为她现在已经够受的了。我可以告诉你们，可怜的道格拉斯就是有一个缺点，就是他的嫉妒心。他对我非常友爱——没有人对朋友比他对我更友爱了。他对妻子的爱情也非常专一。他愿意叫我到这里来，并且经常派人去找我来. 可是如果他的妻子和我一起谈话或是我和他妻子之间好像有些互相同情的时候，他就会大发醋劲，勃然大怒，马上说出最粗野的话来。我曾不止一次为此发誓不再到这里来。可是事后他又给我写信，向我表示忏悔，哀求我，我也只好不计较这些了。不过，先生们，你们可以听我说一句结论性的话，那就是，天下再也没有像道格拉斯夫人这样爱丈夫、忠诚于丈夫的妻子；我还敢说，天下也没有比我更忠诚的朋友了。”

话说得热情洋溢、感情真挚，然而警官麦克唐纳还是没有转移话题，他问道:“你知道死者的结婚戒指被人从手指上取走了吧?”

“看来像是这样,”巴克说道。

“你说‘看来像’是什么意思?你知道这是事实啊。”

巴克这时看来有些惊惶不安和犹豫不决。他说道:“我说‘看来像’，意思是，说不定是他自己把戒指取下来的呢。”

“事实是戒指既然已经不见了，不管是什么人取下的，任何人都会由此想到一个问题：这婚姻和这桩惨案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

巴克耸了耸他那宽阔的肩膀。

“我不能硬说它使人想起什么，”巴克答道，“可是如果你暗示：这件事不管是什么理由，可能反映出不利于道格拉斯夫人名誉的问题的话，”一瞬间，他双目燃起了怒火，然后他显然是拼命地克制住了自己的感情，“那么，你们的思路就算是引人歧途了。我要说的话就是这些。”

“我想，现在我没有什么事要问你了，”麦克唐纳冷冷地说道。

“还有一个小问题。”歇洛克·福尔摩斯提问道，“当你走进这间屋子的时候，桌上只是点着一支蜡烛，是吗?”

“对，是这样。”

“你就从烛光中看到了发生的可怕事情吗?”

“不错。”

“你就马上按铃求援了吗?”

“对。”

“他们来得非常快吗?”

“大概在一分钟之内就都来了。”

“可是他们来到的时候，看到蜡烛已经熄灭，油灯已经点上，这似乎有点奇怪吧。”

巴克又现出有些犹豫不决的样子。

“福尔摩斯先生，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奇怪的，”停了一下，他才答道，“蜡烛光很暗，我首先想到的是让屋子更亮一些。正好这灯就在桌子上，所以我就把灯点上了。”

“你把蜡烛吹灭的吗?”

“是的。”

福尔摩斯没有再提什么问题。巴克不慌不忙地看了我们每个

人一眼，转身走出去。我觉得，他的行动似乎反映着对立情绪。

警官麦克唐纳派人给道格拉斯夫人送去一张纸条，大意是说，他将到她卧室去拜访，可是她回答说，她要在餐室中会见我们。她现在走进来了，是个年方三十、身材颀长、容貌秀美的女子，沉默寡言，极为冷静沉着。我本以为她一定悲惨不安、心烦意乱，谁知却完全不是那样。她确实面色苍白而瘦削，正像一个受过极大震惊的人一样，可是她的举止却镇静自若，她那纤秀的手扶在桌上，和我的手一样，一点也没有颤抖。她那一双悲伤、哀怨的眼睛，带着异常探询的眼光扫视了我们大家一眼。她那探询的目光突然转化成出其不意的话语，问道："你们可有什么发现么?"

这难道是我的想象么?为什么她发问的时候带着惊恐，而不是希望的口气呢?

"道格拉斯夫人，我们已经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麦克唐纳说道，"你尽可放心，我们不会忽略什么的。"

"请不要吝惜金钱，"她毫无表情、心平气和地说道，"我要求你们尽一切力量去查清。"

"或许你能告诉我们有助于查清这件案子的事吧?"

"恐怕说不好，但我所知道的一切，都可以告诉你们。"

"我们听塞西尔·巴克先生说你实际上没有看到，也就是说，你并没有到发生惨案的屋子里面去，对吗?"

"没有去，巴克让我回到楼上去了。他恳求我回到我的卧室去。"

"确实是这样。你听到了枪声，而且马上就下楼了。"

"我穿上睡衣就下楼了。"

"从你听到枪声，到巴克先生在楼下阻拦你，中间隔了多少时候?"

"大约有两分钟吧，在这样的时刻是很难计算时间的。巴克先生恳求我不要前去。他说我是无能为力的。后来，女管家艾伦

太太就把我扶回楼上了。这真像是一场可怕的恶梦。”

“你能不能大体上告诉我们，你丈夫下楼多久你就听到了枪声?”

“不，我说不清楚。因为他是从更衣室下楼的，我没有听到他走出去。因为他怕失火，所以每天晚上都要在庄园里绕一圈。我只知道他唯一害怕的东西就是火灾。”

“道格拉斯夫人，这正是我想要谈到的问题。你和你丈夫是在英国才认识的，对不对?”

“对，我们已经结婚五年了。”

“你听到他讲过在美洲发生过什么危及到他的事吗?”

道格拉斯夫人认真地思索了一会儿才答道：“对，我总觉得有一种危险在时刻威胁着他，但他不肯与我商量。这并不是因为他不信任我，顺便说一句，我们夫妻一向无比恩爱，推心置腹，而是因为他不想叫我担惊受怕。他认为如果我知道了一切，就会惊惶不安。所以他就不声不响了。”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道格拉斯夫人脸上掠过一丝笑容，说道：“做丈夫的一生保守着秘密，而热爱着他的女人却一点也觉察不出，这可能吗?我是从许多方面知道的：从他避而不谈他在美洲生活的某些片段；从他采取的某些防范措施；从他偶尔流露出来的某些言语；从他注视某些不速之客的方式。我可以完全肯定，他有一些有势力的仇人，他确知他们正在追踪他，所以他总是在防备着他们。因为我深信这点，所以这几年来，只要他回来得比预料得晚，我就非常惊恐。”

“我可以问一句吗?”福尔摩斯说道，“哪些话引起你注意呢?”

“‘恐怖谷’，”夫人回答道，“这就是我追问他时，他用的词儿。他说：‘我一直身陷“恐怖谷”中，至今也无从摆脱。’‘难道我们就永远摆脱不开这“恐怖谷”了吗?’我看到他更失常时曾这

样问过他。他回答说，‘有时我想，我们永远也摆脱不了啦。’”

“你想必问过他，‘恐怖谷’是什么意思吧？”

“我问过他，可是他一听就脸色阴沉，连连摇头说：‘我们两个人中有一个处于它的魔影笼罩之下，这就够糟糕的了。’‘但愿上帝保佑，这不会落到你的头上。’这一定是有某一个真正的山谷，他曾在那里住过，而且在那里曾有一些可怕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这一点，我敢肯定——其他我就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告诉你们的了。”

“他从没有提过什么人的名字吗？”

“提到过的。三年前，他打猎时出了点意外，在发烧中，曾经说过胡话。我记得他不断说起一个名字，他说的时候，很是愤怒，而且有些恐怖。这人的名字是麦金蒂——身主麦金蒂。后来他病好了，我问他，身主麦金蒂是谁，他主管谁的身体？他哈哈一笑回答说，‘谢天谢地，他可不管我的身体。’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全部情况也就是这些了。不过，身主麦金蒂和‘恐怖谷’之间一定是有关系的。”

“还有一点，”警官麦克唐纳说道，“你是在伦敦一家公寓里和道格拉斯先生相识的，并且在那儿和他订的婚，是吗？关于你们的婚事，有什么恋爱过程，有什么秘密的或是神秘的事吗？”

“恋爱过程是有的，总是要有恋爱过程的。可是没有什么神秘的。”

“他没有情敌吗？”

“没有，那时我根本还没有男朋友。”

“你当然听说过，他的结婚戒指被人拿走了。这件事和你有什么关系吗？假定是他过去生活里的仇人追踪到这里并下了毒手，那么，把他的结婚戒指拿走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一瞬间，我敢说道格拉斯夫人唇边掠过一丝微笑。

“这我实在说不上，”她回答道，“这可实在是一件非常离奇

古怪的事。”

“好，我们不再多耽误你了，在这样的时刻来打扰你，我们很是抱歉，”麦克唐纳说道，“当然，还有一些其他问题，以后遇到时，我们再来问你吧。”

她站了起来。我看到，像刚才一样，她又用轻捷而带有疑问的眼光扫视了我们一下：“你们对我的证词有什么看法呢？”这个问题真相是她已说出来一样。然后，她鞠了一躬，裙边轻扫地面，走出了房间。

“她真是一个美丽的女人——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在她关上门以后，麦克唐纳沉思地说道，“巴克这个人一定常常到这里来的。他大概是个颇受女人青睐的男子。他承认死者是个爱吃醋的人。他可能最清楚道格拉斯的醋意何来。还有结婚戒指的事。你无法放过这些问题。对这个从死者手中夺走结婚戒指的人……福尔摩斯先生，你有什么看法？”

我的朋友坐在那里，两手托着下巴，深深地陷入沉思。这时他站起身来，拉响了传呼铃。

“艾姆斯，”当管家走进来时，福尔摩斯说道，“塞西尔·巴克先生现在在哪儿？”

“我去看看，先生。”

艾姆斯一会儿就回来了，告诉我们巴克先生在花园里。

“艾姆斯，你可记得昨晚你和巴克先生在书房时，他脚上穿的是什么？”

“记得，福尔摩斯先生。他穿的是一双拖鞋。在他要去报警时，我才把长统靴子交给他。”

“现在这双拖鞋在哪里？”

“现在还在大厅的椅子底下。”

“很好，艾姆斯，我们要知道哪些是巴克先生的脚印，哪些是外来的脚印，这当然很重要了。”

“是的，先生。我可以说我注意到了那双拖鞋上已经染有血迹了，连我的鞋子上也是一样。”

“根据当时室内情况来看，那是很自然的。很好，艾姆斯。如果我们要找你，我们会再拉铃的。”

几分钟以后，我们来到书房里。福尔摩斯已经从大厅里拿来那双毡拖鞋。果然像艾姆斯说的那样，两只鞋底上都有黑色的血迹。

“奇怪!”福尔摩斯站在窗前，就着阳光仔细察看，自言自语道，“真是非常奇怪!”

福尔摩斯像猫似地猛跳过去，俯身把一只拖鞋放在窗台的血迹上。完全吻合。他默默地朝着几个同事笑了笑。

麦克唐纳兴奋得失去体统。他用地方口音像棍棒敲在栏杆上一样喋喋不休地讲起来。他大声喊道:“老兄!这是毫无疑义的了!是巴克自己印在窗上的。这比别的靴印要宽得多。我记得你说过是一双八字脚，而答案就在这里。不过，这是玩的什么把戏呢，福尔摩斯先生，这是什么把戏呢?”

“是啊，这是什么把戏呢?”我的朋友沉思地重复着麦克唐纳的话。

怀特·梅森捂着嘴轻声地笑着，又以职业上特有的那种满意的心情搓着他那双肥大的手，满意地大声叫道:“我说过这桩案子了不起。果真一点不假啊。”

六　一线光明

这三个侦探还有许多细节要去调查，所以我就独自返回我们在乡村旅店的住所。可是在回去以前，我在这古色古香的花园里

散了散步，花园在庄园侧翼，四周环绕着一排排非常古老的紫杉，修剪得奇形怪状。园里是一片连绵的草坪，草坪中间有一个古式的日晷仪。整个园中景色雅静宜人，不禁使我的紧张神经为之松弛，顿时心旷神怡起来。在这样清雅幽静的环境里，一个人就能忘掉那间阴森森的书房和地板上那个四肢伸开、血迹斑斑的尸体，或者只把它当做一场噩梦而已。然而，正当我在园中散步，心神沉浸在鸟语花香之中时，忽然遇到了一件怪事，又使我重新想起那件惨案，并在我心中留下不祥的印象。

我刚才说过，花园四周点缀着一排排的紫杉。在距庄园楼房最远的那一头，紫杉很稠密，形成一道连绵的树篱。树篱的后面，有个长条石凳，从楼房这方向走过去是看不见的。我走近那个地方就听到有人说话，先是一个男人的喉音，随后是一个女人娇柔的笑声。我转眼来到了树篱的尽头，对方还没有发现我，我就看到了道格拉斯夫人和巴克这个大汉。她的样子使我大吃一惊。在餐室里，她那么娴静而又拘谨，而现在，她脸上一切伪装的悲哀都已烟消云散，双眼闪烁着生活欢乐的光辉，面部被同伴的妙语逗乐的笑纹未消。巴克坐在那里，向前倾着身子，两手交握在一起，双肘支在膝上，英俊的面孔答以微笑。一看到我，他俩立刻恢复了那种严肃的伪装——只不过太晚了点。他俩匆匆说了一两句话，巴克随即起身走到我身旁，说道："请原谅，先生，你可是华生医生吗?"

我冷冷地向他点了点头，我敢说，我很明显地表露出内心对他们的印象。

"我们想可能是你，因为你和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友情是尽人皆知的。你可愿意过来和道格拉斯夫人说会儿话吗?"

我脸色阴沉地随他走过去，脑海里清楚地浮现出地板上那个脑袋几乎被打碎了的尸体。惨案发生后还不到几小时，他的妻子竟在他的花园的灌木丛后面和他的至爱男友说说笑笑。我很冷淡

地向这个女人打了个招呼。在餐室时，我曾因她的不幸而感到沉痛，而现在，我对她那祈求的目光也只能漠然置之了。

“恐怕你要以为我是一个冷酷无情、铁石心肠的人了吧?”道格拉斯夫人说道。

我耸了耸双肩，说道:“这不干我的事。”

“也许有那么一天你会公平地对待我，只要你了解……”

“华生医生没有必要了解什么，”巴克急忙说道，“因为他亲口说过，这不干他的事嘛。”

“不错，”我说道，“那么，我就告辞了，我还要继续散步呢。”

“华生医生，请等一等，”妇人用恳求的声音大声喊道，“有一个问题，你的回答比世上任何人都更有权威，而这个答案对我却有重大关系。你比任何人都更了解福尔摩斯先生，了解他和警署的关系。假使有人把一件事秘密告诉他知道，他是不是绝对必须转告警探们呢?”

“对，问题就在这里，”巴克也很恳切地说道，“他是独立处理问题，还是全都要和他们一起解决?”

“我真不知道该不该谈这样一个问题。”

“我求你，我恳求你告诉我，华生医生，我相信你一定能有助于我们，只要你在这点上给我们指点一下，你对我的帮助就太大了。”

妇人的声音是那么诚恳，竟使我霎时忘掉她的一切轻浮举动，感动得只能满足她的要求。

“福尔摩斯先生是一个独立的侦探，”我说道，“一切事他都自己作主，并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处理问题。同时，他当然会忠于那些和他一同办案的官方人员，而对那些能帮助官方把罪犯缉拿归案的事情，他也绝不隐瞒他们。除此以外，我不能说别的。如果你要知道得更详细，我希望你找福尔摩斯先生本人。”

说着，我抬了一下帽子[1]就走开了，他俩仍然坐在树篱挡住的地方。我走到树篱尽头，回头看到他们仍坐在树篱后面，热烈地谈论着；因为他们的眼睛一直在盯着我，这就很明显，他们是在议论刚才和我的对话。

福尔摩斯用了整个下午的时间，和他的两个同行在庄园里商量案情，五点左右方才回来，我叫人给他端上茶点，他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当我把这件事告诉福尔摩斯时，他说道："我不希望他们告诉我什么隐秘。华生，也根本没有什么隐秘。因为如果我们以同谋和谋杀的罪名去逮捕他们的话，他们就会十分狼狈了。"

"你觉得这件事会引向这样的结果么？"

福尔摩斯兴高采烈、意趣盎然，幽默地说道："我亲爱的华生，等我消灭了这第四个鸡蛋，我就让你听到全部情况。我不敢说已经完全水落石出了——还差得远呢。不过，当我们追查到了那个丢失的哑铃的时候……"

"那个哑铃！？"

"哎呀，华生，难道你没看出来，这个案子的关键就在于那个丢失的哑铃吗？好了，好了，你也用不着垂头丧气，因为，这只是咱们两个人说说，我想不管是警官麦克，还是那个精明的当地侦探，都没有理解到这件小事的特殊重要性。只有一个哑铃！华生，想想，一个运动员只有一个哑铃的情况吧！想想那种畸形发展——很快就有造成脊椎弯曲的危险。不正常啊，华生，不正常啊！"

他坐在那里，大口吃着面包，两眼闪耀着调皮的神色，注视着我那搜索枯肠的狼狈相。

---

① 欧洲人的一种礼节，将帽子稍稍拿起一些，并稍点头，随即戴上。——译者注

福尔摩斯食欲这样旺盛，说明他已经是胸有成竹了。因为我对他那些食不甘味的日日夜夜记忆犹新，当他那困惑的头脑被疑难问题弄得焦躁不安的时候，他就会像一个苦行主义者那样全神贯注，而他那瘦削、渴望成功的面容就变得愈发枯瘦如柴了。

最后，福尔摩斯点着了烟斗，坐在这家老式乡村旅馆的炉火旁，不慌不忙地，随意地谈起这个案子来，这与其说是深思熟虑的讲述，不如说是自言自语的回忆。

“谎言，华生，是一个很大的、出奇的、不折不扣的弥天大谎，我们一开头就碰到这个谎言，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巴克所说的话完全是撒谎。不过巴克的话被道格拉斯夫人进一步证实了。所以说，道格拉斯夫人也是在撒谎。他们两个都撒谎，而且是串通一气的。所以现在我们的问题很清楚，就是查清楚他们为什么要撒谎？他们千方百计力图隐瞒的真相又是什么？华生，你我两人试试看，能不能查出这些谎言背后的真情。

“我怎么知道他们是在撒谎呢？因为他们捏造得非常笨拙，根本违背了事实。试想一想吧！照他们所说，凶手杀人后，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从死者手指上摘去这个戒指，而这个戒指上面还套着另一只戒指，然后再把这另一只戒指套回原处——这是他肯定做不到的，还把这张奇怪的卡片放在受害者身旁。我说这显然是办不到的。你也可能会争辩说，那指环也许是在他被害以前被摘下去的。可是，华生，我非常尊重你的判断能力，因此我想你是不会这么说的。蜡烛只点了很短时间，这个事实说明，死者和凶手会面的时间不会很长。我们听说道格拉斯胆量很大，他是那种稍经吓唬就自动交出结婚戒指的人吗？我们能想象他竟然会交出结婚戒指吗？不，不会的，华生，灯点着后，凶手独自一人和死者呆了一段时间。对于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不过致死的原因，很明显是枪杀。所以，开枪的时间比他们所说的要早许多。事情经过就是这样，这是决不会错的。因此，

我们面临的是一种蓄意合谋，是由两个听到枪声的人，也就是巴克这个男人和道格拉斯夫人这个女人干的。首先，当我能证明窗台上的血迹是巴克故意印上去的，目的是给警方造成假线索时，你也就会承认，这一案件的发展变得对他不利了。

“现在，我们必须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凶杀究竟是在什么时间发生的呢？直到十点半钟，仆人们还在这屋里来来往往，所以谋杀肯定不是在这之前发生的。十点四十五分，仆人们都回到了下处，只有艾姆斯还留在餐具室。你在下午离开我们以后，我曾作过一些试验，发现只要房门都关上，麦克唐纳在书房不管发出多大声音，我在餐具室里也休想听到。

“然而，女管家的卧室就不同了。这间卧室离走廊不远，当声音非常响时，我在这间卧室是可以模模糊糊地听到的。在从极近距离射击时——本案无疑是如此——火枪的枪声在某种程度上消声了，枪声不会很响，但在寂静的夜晚艾伦太太卧室是能听到的。艾伦太太告诉我们她有些耳聋，尽管如此，她还是在证词中提到过，在警报发出前半小时，她听到砰的一声像关门的声音。警报发出前半小时当然是十点四十五分。我确信她听到的就是枪声，那才是真正的行凶时间。

“假如确实如此，我们现在必须查明一个问题：假定巴克先生和道格拉斯夫人不是凶手，那么，十点四十五分他们听到枪声下楼，到十一点一刻他们拉铃叫来仆人为止，这段时间里他们俩都干了些什么。他们在干些什么呢？为什么他们不马上报警呢？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经查明，就向解决问题前进了几步。”

“我也相信，”我说道，“他们两个是串通一气的。道格拉斯夫人在丈夫死后不到几小时，竟然听见笑话就坐在那里哈哈大笑，那她一定是个毫无心肝的东西了。”

“不错。甚至当她自己讲述案情时，也不像个被害人的妻子。

华生，我不是一个崇拜女性的人，这一点你是知道的。可是我的生活经验告诉我，那种听了别人的话就不去看她丈夫尸体的妻子，很少是把丈夫放在心上的。华生，要是我娶妻的话，我一定愿意给我妻子灌输一种感情，当我的尸体躺在离她不远的地方时，她决不会随管家妇走开。他们这种安排非常拙劣，即使是最没有经验的侦探，也会因为没有出现通常会有的妇女尖声悲号的场面而感到吃惊的。即使没有其他原因，单凭这件小事也会使我认为这是预谋。”

“那么，你一定认为巴克和道格拉斯夫人就是杀人犯了?”

“你的这些问题真够直截了当的，”福尔摩斯向我挥舞着烟斗说，“就像对我射来的子弹一样。如果你认为道格拉斯夫人和巴克知道谋杀案的真情，并且合谋策划，隐瞒真相，那我打心眼里同意你，肯定他们是这样干的。不过你那击中要害的前提还不那么清楚。我们先来把妨碍我们前进的疑难问题研究一下吧。

“我们如果设想他们两个人因暧昧关系而沆瀣一气，而且他们决心除掉碍手碍脚的那个人。这只是一种大胆的设想，因为我们经过对仆人们和其他人的周密调查，从哪一方面也不能证明这一点。恰恰相反，有许多证据说明道格拉斯夫妇恩爱无比。”

“我敢说这都不是真的，”我想起花园中那张美丽含笑的面孔，说道。

“好，至少他们使人产生这种印象。然而，我们假定他们是一对诡计多端的人，在这一点上欺骗了所有的人，而且共同图谋杀害道格拉斯。碰巧道格拉斯正面临着某种危险……”

“我们只是听到他们的一面之词啊。”

福尔摩斯沉思着，说道：“我知道，华生，你概括地说明了你的意见，你的意见是，从一开始他们说的每件事都是假的。按照你的看法，根本就没有什么暗藏的危险，没有什么秘密团体，也没有什么‘恐怖谷’，没有什么叫做麦金蒂之类的大头目诸如此类

的事情。好啊，这也算是一种不错的总归纳。让我们看看它会使我们得到什么结果。他们捏造这种论点来说明犯罪原因。然后，他们配合这种说法，把这辆自行车丢在花园里，作为凶手是个外来人的物证。窗台上的血迹也是出于同一目的。尸体上的卡片也是如此，卡片可能就是在屋里写好的。所有这一切都符合你的假设，华生。可是现在，我们跟着就要碰到这样一些难于处理、颇为棘手、处处对不上碴儿的问题了。为什么他们从所有武器中单单选了一支截短了的火枪，而且又是美国火枪呢？他们怎么能肯定火枪的射击声不会把别人惊动，向他们奔来呢？像艾伦太太那样把枪声只当关门声而不出来查看，这不过是偶然现象罢了。华生，为什么你所谓的一对罪犯会这样蠢呢？”

“我承认我对这些也无法解释。”

“那么，还有，如果一个女人和她的情夫合谋杀死她的丈夫，他们会在他死后像炫耀胜利似地把结婚戒指摘走，从而让自己的罪行尽人皆知吗？华生，难道你认为这也是非常可能的吗？”

“不，这是不可能的。”

“再说，假如丢下一辆藏在外边的自行车是你想出来的主意，难道这样做真有什么价值吗？即使最蠢的侦探也必然会说，这显然是故布疑阵，因为一个亡命徒为了逃跑，首要的东西就是自行车呀。”

“我想不出怎样才能解释了。”

“然而，就人类的智力而言，对于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事件想不出解释来，这是不可能的事。我来指一条可能的思路吧，就当做是一次智力练习，且不管它对还是不对。我承认，这仅仅是一种想象，不过，想象不始终是真实之母吗？

“我们可以假定，道格拉斯这个人生活中确实有过犯罪的隐私，而且实在是可耻的隐私。这就使他遭到某人暗杀，我们设想凶手是个从外面来的仇人。出于某种我到目前还无法解释的原因，

这个仇人取走了死者的结婚戒指。这种宿怨可以认为是他第一次结婚时造成的，而正因如此，才取走他的结婚戒指。

“在这个仇人逃跑以前，巴克和死者的妻子来到屋中。凶手使他们认识到，如果企图逮捕他，那么，一件耸人听闻的丑事就会被公诸于世。于是他们就改变了主意，情愿把他放走了。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完全可能无声无息地放下吊桥，然后再拉上去。凶手逃跑时，出于某种原因，认为步行比骑自行车要安全得多。所以他把自行车丢到他安全逃走以后才可能被发现的地方。到此为止，我们只能认为这些推测是可能的，对不对?”

“对，毫无疑问，这是可能的，”我稍有保留地说。

“华生，我们一定要想到我们遇到的事无疑是极为特殊的。现在我们继续把我们想象的案情谈下去。这一对不一定是罪犯的人，在凶手逃离后，意识到自己处于一种嫌疑地位，他们既难说明自己没有动手行凶，又难证明不是纵容他人行凶。于是他们急急忙忙、笨手笨脚地应付这种情况。巴克用他沾了血迹的拖鞋在窗台上做了脚印，伪作凶手逃走的痕迹。他们显然是两个肯定听到枪声的人，所以在他们安排好了以后，才拉铃报警。不过这已经是案发后整整半个小时了。”

“你打算怎样证明所有这一切呢?”

“好，如果是一个外来人，那么他就有可能被追捕归案，这种证明当然是最有效不过了。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嗯，科学的手段是无穷无尽的。我想，要是我能单独在书房呆一晚上，那对我会有很大帮助的。”

“独自一个人呆一晚上!”

“我打算现在就去那里。我已经和那个令人尊敬的管家艾姆斯商量过了，他决不是巴克的心腹。我要坐在那间屋里，看看室中的气氛是否能给我带来一些灵感。华生，我的朋友，你笑吧。我是笃信守护神的。好，走着瞧吧。顺便问你一下，你有一把大雨

伞吧？带来了没有？”

“在这儿。”

“好，如果可以的话，我要借用一下。”

“当然可以了，不过，这是一件多么蹩脚的武器啊！如果有什么危险……”

“没什么严重问题，我亲爱的华生，不然，我就一定会请你帮忙了。可是我一定要借这把伞用一用。目前，我只是等候我的同事们从滕布里奇韦尔斯市回来，他们现在正在那里查找自行车的主人呢。”

黄昏时分，警官麦克唐纳和怀特·梅森调查回来了。他们兴高采烈，说是调查有了很大进展。

“伙计，我承认我曾经怀疑过是否果真有个外来人，”麦克唐纳说道，“不过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们已经认出了自行车，并且还查访到车主的外貌特征，所以，这一趟可是收获不小啊。”

“你们这么说，好像这案子就要了结了，”福尔摩斯说道，“我衷心地向你们二位道喜啊。”

“好，我是从这个事实人手的：道格拉斯先生曾经到过滕布里奇韦尔斯市，从那一天起，他就显得神情不安了。那么，正是在滕布里奇韦尔斯市，他意识到了有某种危险。很明显，如果一个人是骑自行车来的话，那就可以料想是从滕布里奇韦尔斯市来的了。我们把自行车随身带上，把它给各旅馆看。车马上被伊格尔商业旅馆的经理认出来了，说车主是一个叫哈格雷夫的人。他两天前在那里开过房间。这辆自行车和一个小手提箱，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他登记是从伦敦来的，可是没有写地址。手提箱是伦敦出品，里面的东西也是英国货，不过那人本身却无疑是美国人。”

“很好，很好，”福尔摩斯高兴地说道，“你们确实做了一件扎实的工作，而我却和我的朋友坐在这里编造各种推论。麦克先生，这的确是一次教训呢，是得多做些实际的工作啊。”

“当然，这话不错，福尔摩斯先生，”警官麦克唐纳满意地说道。

“可是这也完全符合你的推论啊，”我提醒说。

“那也说不定。不过，让我们听听结果如何吧，麦克先生。没有什么线索可以查清这个人吗？”

“很明显，他非常小心谨慎提防着，不让别人认出他来。既没有文件也没有书信，衣服上也没有特记。他卧室桌上有一张本郡的自行车路线图。昨天早晨，他吃过早饭，骑上自行车离开旅馆，直到我们去查问为止，也没有再听到他的情况。”

“福尔摩斯先生，这正是使我迷惑不解的，”怀特·梅森说道，“如果这个人不想叫人怀疑他，他就应当想到，他必须返回旅馆，并且像一个与事无关的游客那样呆在那里。像现在这样，他应当知道，旅馆主人会去向警察报告的，必然要把他的失踪和凶杀案联系起来。”

“人家是要这样想的。既然还没有捉到他，至少直到现在证明他还是机智的。不过他的外貌特征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麦克唐纳查看了一下笔记本。

“这里我们已经把他们所说的完全记下来了。他们似乎说得不太详细，不过那些茶房、管事的和女侍者们所说的大致相同。那人身高五英尺九英寸，五十岁左右，有点儿头发灰白，淡灰色的胡子，鹰钩鼻子和一张凶残无比、令人生畏的面孔。”

“好，别说了，这几乎是道格拉斯本人的写照了，”福尔摩斯说道，“道格拉斯正好是五十多岁，须发灰白，身高也是这样。你还得到什么情况了？”

“他穿一身厚的灰衣服和一件双排扣夹克，披一件黄色短大衣，戴一顶便帽。”

“关于那支火枪有什么情况？”

“这支火枪不到二英尺长，完全可以放到他的手提箱里。他

也可以毫不费力地把它放在大衣里，带在身上。”

“你认为这些情况同这件案子有什么关系呢?”

“噢，福尔摩斯先生，”麦克唐纳说道，“你可以相信，我听到这些情况以后，不到五分钟就发出了电报。当我们捉住这个人时，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判断了。不过，恰恰在这件案子停滞不前时，我们肯定是前进了一大步。我们知道一个自称哈格雷夫的美国人两天前来到滕布里奇韦尔斯市，随身携带一辆自行车和一个手提箱，箱子里装的是一支截短了的火枪。所以他是蓄意来进行犯罪活动的。昨天早晨他把火枪藏在大衣里，骑着自行车来到这个地方。据我们所知，谁也没看到他来。不过他到庄园大门口用不着经过村子，而且路上骑自行车的人也很多。大概他马上把他的自行车藏到月桂树丛里(人们后来就在这里找到那辆车)，也可能他自己就潜伏在这里，注视着庄园的动静，等候道格拉斯先生走出来。在咱们看来，在室内使用火枪这种武器是件怪事。不过，他本来是打算在室外使用的。火枪在室外有一个很明显的好处，因为它不会打不中，而且在英国爱好射击运动的人聚居的地方，枪声是很平常的事，不会引起人们特别注意的。”

“这一切都很清楚了!”福尔摩斯说道。

“可是，道格拉斯先生没有出来。凶手下一步怎么办呢?他丢下自行车，在黄昏时走近庄园。他发现吊桥是放下来的，附近一个人也没有。他就利用了这个机会，毫无疑问，假如有人碰到他，他可以捏造一些借口。可是他没有碰到一个人。他溜进了他首先看到的屋子，隐藏在窗帘后面。从那个地方，他看到吊桥已经拉起来，他知道，唯一的生路就是蹚过护城河。他一直等到十一点一刻，道格拉斯先生进行睡前的例行检查走进房来。他按事先预定计划向道格拉斯开枪以后就逃跑了。他知道，旅馆的人会说出他的自行车特征来，这是个对他不利的线索，所以他就把自行车丢在此地，另行设法到伦敦，或是到他预先安排好的某一安

全隐身地去。福尔摩斯先生，我说得怎么样？”

“很好，麦克先生，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你说得很好，也很清楚。这是你所说的情况发展的结局。我的结论是：犯罪时间比我听说的要早半小时；道格拉斯夫人和巴克先生两个人合谋隐瞒了一些情况；他们帮助杀人犯逃跑了，或者至少是在他们进屋以后凶手才逃走的；他们还伪造凶手从窗口逃跑的迹象，而十有八九是他们自己放下吊桥，让凶手逃走的。这是我对案子前一半情况的判断。”

这两个侦探摇了摇头。

“好，福尔摩斯先生，假如这是真的，那我们愈发弄得莫名其妙了。”这个伦敦警官说道。

“而且是更加难于理解了，”怀特·梅森补充说道，“道格拉斯夫人一生中从未到过美洲。她怎么可能和一个美洲来的凶手有瓜葛，并使她庇护这一罪犯呢？”

“我承认存在这些疑问，”福尔摩斯说道，“我打算今天晚上亲自去调查一下，也可能会发现一些有助于破案的情况。”

“福尔摩斯先生，我们能帮你的忙吗？”

“不，不用！我的需要很简单。只要天色漆黑再加上华生医生的雨伞就行了。还有艾姆斯，这个忠实的艾姆斯，毫无疑问，他会破例给我些方便的。我的一切思路始终萦绕着一个基本问题：为什么一个运动员锻炼身体要这么不合情理地使用单个哑铃？”

半夜时候，福尔摩斯才独自调查回来。我们住的屋子有两张床，这已经是这家乡村小旅馆对我们最大的优待了。那时我已人睡，他进门时才把我惊醒。

“哦，福尔摩斯，”我喃喃地说道，“你可发现什么新情况了吗？”

他手里拿着蜡烛，站在我身边，默默不语，然后他那高大而

瘦削的身影向我俯过来。

“我说，华生，”他低声说道，“你现在和一个神经失常的人，一个头脑失去控制的白痴，睡在同一个屋子里，不觉得害怕么?”

“一点也不怕。”我吃惊地回答道。

“啊，运气还不错，”他说道，这一夜他就再也没有说一句话。

七　谜　底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到当地警察局去，看见警官麦克唐纳和怀特·梅森正在警官的小会客室里密商某事。他们面前的公事桌上堆着许多书信和电报，他们正在仔细地整理和摘录，有三份已经放在一边了。

“还在追踪那个难以捉摸的骑自行车人吗?”福尔摩斯高兴地问道，“关于这个暴徒有什么最新消息?”

麦克唐纳沮丧地指了指他那一大堆信件，说道:“目前从莱斯特、诺丁汉、南安普敦、德比、东哈姆、里士满和其他十四个地方都来了关于他的报告。其中东哈姆、莱斯特和利物浦三处有对他明显不利的情况。因此，他实际上已受到注意了。不过好像全国到处都有穿黄大衣的亡命徒似的。”

“哎呀!”福尔摩斯同情地说道，“现在，麦克先生，还有你，怀特·梅森先生，我愿意向你们提出一个非常诚恳的忠告。当我和你们一起研究这件案子时，你们一定还记得，我曾经提出过条件：我不会对你们发表未经充分证实的见解；我要保留并制定出我自己的计划，直到我认为它们是正确的，而使自己满意为止。因此，眼下我还是不想告诉你们我的全部想法。另一方面，我说过我对你们一定要光明磊落，如果我眼看你们白白把精力浪费在毫

无益处的工作上，那就是我的不是了。所以今天早晨我要向你们提出忠告，我的忠告就是三个字：‘放弃它’。”

麦克唐纳和怀特·梅森惊奇地瞪着大眼望着他们这位出名的同行。

“你认为这件案子已经没法办了吗？”麦克唐纳大声说道。

“我认为你们这样办这件案子是没有希望的，但我并不认为本案不能真相大白。”

“可是骑自行车的人并不是虚构的啊。我们有他的外貌特征，他的手提箱，他的自行车。这个人一定藏在什么地方了，为什么我们不应当缉拿他呢？”

“不错，不错，毫无疑问，他藏在某个地方，而且我们一定可以捉到他。不过我不愿让你们到东哈姆或是利物浦这些地方去浪费精力，我相信我们能找到破案捷径。”

“你是对我们瞒了什么东西了。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福尔摩斯先生，”麦克唐纳生气地说。

“麦克先生，你是知道我的工作方法的。但是我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保一下密，我只不过希望设法证实一下我想到的一切细节，这很容易做到。然后我就和你们告别，回伦敦，并把我的成果完全留下为你们效劳。不这样做，我就太对不起你们了。因为在我的全部经历中，我还想不起来哪件案子比这件更新奇、更有趣。”

“我简直无法理解，福尔摩斯先生。昨晚我们从滕布里奇韦尔斯市回来看到你的时候，你大体上还同意我们的判断。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使你对本案的看法又截然不同了呢？”

“好，既然你们问我，我不妨告诉你们。正如我对你们说过的，我昨夜在庄园里消磨了几个小时。”

“那么，发生了什么事？”

“啊！现在我权且给你们一个非常一般的回答。顺便说一下，

我曾经读过一篇介绍资料，它简明而又有趣，是关于这座古老庄园的。这份资料只要花一个便士就可以在本地烟酒店买到，”福尔摩斯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本小册子，书皮上印有这座古老庄园的粗糙的版画。

他又说道：“我亲爱的麦克先生，当一个人在周围古老环境气氛中深受感染的时候，这本小册子对调查是很能增加情趣的。你们不要不耐烦，因为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即使像这样一篇简短的介绍资料，也可以使人在头脑中浮现出这座古厦的昔日情景。请允许我给你们读上一段吧。‘伯尔斯通庄园是在詹姆士一世登基后第五年，在一些古建筑物的遗址上建造的，它是残留的詹姆士一世时代有护城河的宅邸最完美的典型……’”

“福尔摩斯先生，你别捉弄我们了。”

“啧！啧！麦克先生！我已经看出你们有些不耐烦了。好，既然你们对这个问题不太感兴趣，我就不再逐字地念了。不过我告诉你们，这里有一些描写，谈到一六四四年反对查理一世的议会党人中的一个上校取得了这块宅基；谈到在英国内战期间，查理一世本人曾在这里藏了几天；最后谈到乔治二世也到过这里；你们会承认这里面有许多问题都与这座古老别墅有种种的关系。”

“我不怀疑这一点，福尔摩斯先生，不过这与我们的事毫无关系啊。”

“没有关系吗？是没有关系吗？我亲爱的麦克先生，干咱们这一行，一个最重要的基本功，就是眼界必须开阔。各种概念的相互作用以及知识的间接使用始终是非常重要的。请原谅，我虽然只是一个犯罪问题专家，但总比你岁数大些，也许经验多一些。”

“我首先承认这一点，”麦克唐纳恳切地说道，“我承认你有你的道理，可是你做起事来未免太转弯抹角了。”

“好，好，我可以把过去的历史放下不谈，回到当前的事实上来。正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昨晚我曾经到庄园去过。我既没

有见到巴克先生，也没有见到道格拉斯夫人。我认为没有必要去打扰他们，不过我很高兴地听说，这个女人并没有形容憔悴的样子，而且刚吃过一顿丰盛的晚餐。我专门去拜访了那位善良的艾姆斯先生，和他亲切地交谈了一阵，他终于答应我，让我独自在书房里呆一阵子，不让其他任何人知道。”

“什么！和这个死尸在一起！”我突然喊出来。

“不，不，现在一切正常。麦克先生，我听说，你已许可这么做了。这间屋子已恢复了原状。我在里面呆了一刻钟，很有启发。”

“你做了些什么事呢？”

“噢，我并没有把这样简单的事情神秘化，我是在寻找那只丢失了的哑铃。在我对这件案子的判断中，它始终显得很重要。我终于找到了它。”

“在哪儿找到的？”

“啊，咱们已经到了真相大白的边缘了，让我进一步做下去，再稍微前进一步，就能答应你们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和盘托出。”

“好，我们只好答应根据你自己的主张去做，”麦克唐纳说道，“不过说到你叫我们放弃这件案子……那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理由很简单，我亲爱的麦克先生，因为你们首先就没有弄清楚调查对象啊。”

“我们正在调查伯尔斯通庄园约翰·道格拉斯先生的被害案。”

“对，对，你们的话不错。可是不要劳神去搜寻那个骑自行车的神秘先生了。我向你们保证，这不会对你们有什么帮助的。”

“那么，你说我们应当怎样去做呢？”

“如果你们愿意，我就详细地告诉你们应该做些什么。”

“好，我不能不说，我总觉得你的那些古怪的作法是有道理的。我一定照你的意见去办。”

“怀特·梅森先生，你怎么样?”

这个乡镇侦探茫然地看看这个，望望那个。福尔摩斯先生和他的侦探法对他来说是够陌生的了。

“好吧，如果警官麦克唐纳认为对，那么我当然也一样，”怀特·梅森终于说道。

“好极了!”福尔摩斯说道，“好，那么我建议你们两位到乡间去畅快地散散步吧。有人对我说，从伯尔斯通小山边一直到威尔德，景色非常好。尽管我对这乡村不熟悉，不能向你们推荐一家饭馆，但我想你们一定能找到合适的饭馆吃午饭。晚上，虽然疲倦了，可是却高高兴兴……”

“先生，您这个玩笑可真是开得过火了!”麦克唐纳生气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大声叫道。

“好，好，随你们的便好了，怎么消磨这一天都可以，”福尔摩斯说道，高兴地拍拍麦克唐纳的肩膀，“你们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愿意到哪里就到哪里，不过，务必在黄昏以前到这里来见我，务必来，麦克先生。”

“这听起来还像是个头脑清醒的人说的话。”

“我所说的，都是极好的建议，可是我并不强迫你们接受。只要在我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在这里就行了。可是，现在，在我们分手以前，我需要你给巴克先生写一个便条。”

“好!”

“如果你愿意的话，那我就口述了。准备好了吗?

‘亲爱的先生，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排净护城河的水，希望我们能找到一些……’”

“这是不可能的，”麦克唐纳说道，“我已做过调查了。”

“啧，啧，我亲爱的先生!写吧，请照我所说的写好了。”

"好，接着说吧。"

"'……希望我们能找到与我们的调查有关的什么东西。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天清早工人们就来上工，把河水引走……'"

"不可能！"

"'把河水引走，所以我想最好还是预先说明一下。'

"现在签个名吧，四点钟左右，由专人送去。那时我们再在这间屋里见面。在见面以前，我们可以一切自便。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调查肯定可以暂停了。"

将近黄昏时分，我们又重新聚集在一起。福尔摩斯态度非常严肃，我怀着好奇的心理，而两个侦探显然极为不满，异常气恼。

"好吧，先生们，"我的朋友严肃地说道，"我请你们现在和我一同去把一切情况都考察一下，然后你们自己就会作出判断，我所作的观察究竟是否能说明我得出的结论有道理。夜间天气很冷，我也不知道要去多长时间，所以请你们多穿一些衣服。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在天黑以前赶到现场。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们现在立即出发。"

庄园花园四周有栏杆围着，我们顺着花园向前走，直到一个地方，那里的栏杆有一个豁口，我们穿过豁口溜进花园。在越来越暗的暮色中，我们随着福尔摩斯走到一片灌木丛附近，几乎就在正门和吊桥的对过。吊桥还没有拉起来。福尔摩斯蹲下来藏在月桂树丛后面，我们三个人照他的样子蹲下来。

"好，现在我们要干什么呢？"麦克唐纳唐突地问道。

"我们要耐心等待，尽量不要出声，"福尔摩斯答道。

“我们到底要在这儿干什么？我认为你应该对我们开诚布公一些！”

福尔摩斯笑了，他说道：“华生一再说我是现实生活中的剧作家，我怀有艺术家的情调，执拗地要作一次成功的演出。麦克唐纳先生，如果我们不能常使我们的演出效果辉煌，那我们这个营生就真的是单调而令人生厌的了。试问，直截了当的告发，一刀见血的严峻处决——这种结案法能演出什么好剧呢？但敏锐的推断，锦囊妙计，对转眼到来的事件作机智的预测，而又胜利地证实自己的推断——难道这些不说明我们的营生值得自豪、干得有理吗？在当前这一时刻，你们会感到猎人预期得手前的激动。假如像一份既定的时间表那样，还有什么可激动呢？麦克先生，我只请你们耐心一点，一切就会清楚了。”

“好哇，我倒希望在我们大家冻死以前，这种自豪、有理等等可以实现。”这个伦敦侦探无可奈何、幽默地说道。

我们几个人都颇有理由赞同这种迫切的愿望，因为我们守候得实在太久、太难忍了。暮色逐渐笼罩了这座狭长而阴森的古堡，从护城河里升起一股阴冷、潮湿的寒气，使我们感到锥心刺骨，牙齿不住打颤。大门口只有一盏灯，那间晦气的书房里有一盏固定的球形灯。四处是一片漆黑，寂静无声。

“这要呆多长时间啊？”麦克唐纳突然问道，“我们在守候什么呢？”

“我不打算像你那样计较等了多长时间，”福尔摩斯非常严厉地答道，“要是罪犯把他们的犯罪活动安排得像列车时刻表那样准时，那对我们大家当然是方便多了。至于我们在守候什……瞧，那就是我们守候的东西啊！”

他说话的时候，书房中明亮的黄色灯光，被一个来回走动的人挡得看不清了。我们隐身的月桂树丛正对着书房的窗户，相距不到一百英尺。不久，窗子吱地一声突然打开了，我们隐约地看

到一个人的头和身子探出窗外，向暗处张望。他向前方注视了片刻，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好像怕让人看到。然后他向前伏下身子，我们在这寂静中听到河水被搅动的轻微响声，这个人手里好像拿着什么东西在搅动护城河水。后来他突然像渔夫捞鱼一样，捞上某些又大又圆的东西，在把它拖进窗子时，灯光又被挡住了。

“马上！”福尔摩斯大声喊道，“快去！”

我们大家都站起来，四肢已经麻木了，摇摇晃晃地跟在福尔摩斯后面。他急速地跑过桥去，用力拉响门铃。门吱拉一声打开了，艾姆斯惊愕地站在门口，福尔摩斯一言不发地把他推到一边，我们大家也都随他一同冲进室内，我们所守候的那个人就在那里。

桌上的油灯重新放出刚才我们在窗外看到的光芒来。现在油灯正拿在塞西尔·巴克手中，我们进来时，他把灯举向我们。灯光映射在他那坚强、果敢、刮得光光的脸上，他的双眼冒出怒火。

“你们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呀？”巴克喊道，“你们在找什么？”

福尔摩斯很快地向周围扫视了一下，然后向塞在写字台底下的一个浸湿了的包袱猛扑过去。

“我就是找这个，巴克先生，这个裹着哑铃的包袱是你刚从护城河里捞起来的。”

巴克脸上现出惊奇的神色，注视着福尔摩斯问道：“你究竟是怎么知道这些情况的呢？”

“这很简单，是我把它放在水里的嘛。”

“是你放进水里的？你！”

“也许我应该说‘是我重新放进水里的’。”福尔摩斯说道，“麦克唐纳先生，你记得我提到过缺一只哑铃的事吧，我让你注意它，可是你却忙于别的事，几乎没有去考虑，而它本来是可以使你从中得出正确推论的。这屋子既然靠近河水，而且又失去一件有重量的东西，那么就不难想象，这是用来把什么别的东西加重使之沉到水中去了。这种推测至少是值得验证的。艾姆斯答应我

可以留在这屋中，所以说，我在艾姆斯的帮助下，用华生医生雨伞的伞柄，昨晚已经把这个包袱钩出来，而且检查了一番。

“然而，最首要的是，我们应当证实是谁把它放到水中去的。于是，我们便宣布要在明天抽干护城河水，当然，这就使得那个隐匿这个包袱的人一定要取回它来，而这只有在黑夜里才能去做。我们至少有四个人亲眼见到是谁趁机抢先打捞包袱。巴克先生，我想，现在该由你讲讲了。”

歇洛克·福尔摩斯把这个湿包袱放在桌上油灯旁边，打开捆着的绳索。他从里面取出一只哑铃来，放到墙角上那一只的旁边。然后他又抽出一双长统靴子。

“你们看，这是美国式的，”福尔摩斯指着鞋尖说道。他又把一柄带鞘的杀人长刀放在桌上。最后他解开一捆衣服，里面有一整套内衣裤、一双袜子、一身灰粗呢衣服，还有一件黄色短大衣。

“这些衣服，”福尔摩斯指着说，“除了这件大衣以外，都是平常的衣物，这件大衣对人很有启发。”

福尔摩斯把大衣举到灯前，用他那瘦长的手指在大衣上指点着继续说道：“你们看，这件大衣衬里里面，有做成这种式样的一个口袋，好像是为了有宽敞的地方去装那支截短了的猎枪。衣领上有成衣商的签条——美国维尔米萨镇的尼尔服饰用品店。我曾在一个修道院院长的藏书室里花了一下午的时间，增长了我的知识，了解到维尔米萨是一个繁荣的小城镇，在美国一个驰名的盛产煤铁山谷的谷口。巴克先生，我记得你同我谈起道格拉斯先生第一位夫人时，曾经谈到产煤地区的事。那么就不难由此得出推论：死者身旁的卡片上的V. V.两个字，可能是代表维尔米萨山谷（Vermissa Valley），或许就是从这个山谷中，派出了刺客，这山谷可能就是我们听说的恐怖谷。这已经完全清楚了。现在，巴克先生，我好像是有点妨碍你来说明了。”

这个伟大的侦探解说时，塞西尔·巴克脸上的表情可真是怪

相百出：忽而气恼无比，忽而惊奇不已，忽而惊恐万状，忽而犹疑不决。最后他用带挖苦味道的反话回避福尔摩斯的话语，冷笑着说：

“福尔摩斯先生，你既然知道得这么详细，最好再多给我们讲一点。”

“我当然能告诉你更多的情况了，巴克先生，不过还是你自己讲体面一些。”

“啊，你是这样想的吗？好，我只能告诉你，如果这里面有什么隐私的话，那也不是我的秘密，叫我说出来是找错人了。”

“好，巴克先生，假如你采取这种态度，”麦克唐纳冷冷地说，“那我们就要先拘留你，等拿到逮捕证再逮捕你了。”

“随你们的便好了，”巴克目中无人地说。

看来从他那里再也弄不出什么来了，因为只要望一望他那刚毅顽强的面容，就会明白，即使对他施以酷刑，也绝不会使他违背自己的心意。然而，正在这时，一个女人的话声，打破了这场僵局。原来，道格拉斯夫人正站在半开的门外听我们谈话，现在她走进屋里来了。

“你对我们已经很尽力了，塞西尔，”道格拉斯夫人说道，“不管这个事将来结局如何，反正你已经竭尽全力了。”

“不只很尽力，而且过分尽力了，”歇洛克·福尔摩斯庄重地说道，“我对你非常同情，太太，我坚决劝你要信任我们裁判的常识，并且自愿完全把警探当知心人。可能我在这方面有过失，因为你曾通过我的朋友华生医生向我转达过你有隐私要告诉我，我那时没有照你的暗示去做，不过，那时我认为你和这件犯罪行为有直接关系。现在我相信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然而，有许多问题还需要说清楚，我劝你还是请道格拉斯先生把他自己的事情给我们讲一讲。”

道格拉斯夫人听福尔摩斯这么一说，惊奇万状，不由得叫出

声来。这时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好像从墙里冒出来一样，正从阴暗的墙角出现并走过来，我和两个侦探也不由得惊叫了一声。

道格拉斯夫人转过身，立刻和他拥抱起来，巴克也抓住他伸过来的那只手。

“这样最好了，杰克，”他的妻子重复说道，“我相信这样最好了。”

“是的，确实这样最好，道格拉斯先生，”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道，“我断定你会发现这样最好。”

这个人刚从黑暗的地方走向亮处，眨着昏花的眼睛站在那里望着我们。这是一张非同寻常的面孔——一双勇敢刚毅的灰色大眼睛，剪短了的灰白色胡须，凸出的方下巴，嘴角浮现出幽默感来。他把我们大家细细打量了一番，后来，使我惊讶的是，他竟向我走来，并且递给我一个纸卷。

“久闻大名，”他说道，声音不完全像英国人，也不完全像美国人，不过却圆润悦耳，“你是这些人中的历史学家。好，华生医生，恐怕你以前从来没有得到过你手中这样的故事资料，我敢拿全部财产和你打赌。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它，不过只要你有了这些事实，你就不会使读者大众不感兴趣的。我曾隐藏了两天，用白天的时光，就是在这种困难处境中所能利用的时光，把这些事写成文字的东西。你和你的读者大众可以随意使用这些材料。这是恐怖谷的故事。”

“这是过去的事了，道格拉斯先生，”歇洛克·福尔摩斯心平气和地说道，“而我们希望听你讲讲现在的事情。”

“我会告诉你们的，先生，”道格拉斯说道，“我说话的时候，可以吸烟吗？好，谢谢你，福尔摩斯先生。假如我记得不错的话，你自己也喜欢吸烟。你想想看，要是你坐了两天，明明衣袋里有烟草，却怕吸烟时烟味把你暴露了，那是一种什么滋味啊。”

道格拉斯倚着壁炉台，抽着福尔摩斯递给他的雪茄，说道：

“我久闻你的大名，福尔摩斯先生，可从来没想到竟会和你相见。但在你还没有来得及读这些材料以前，”道格拉斯向我手中的纸卷点头示意说，“你将会说，我给你们讲的是新鲜事。”

警探麦克唐纳非常惊奇地注视着这个新来的人。

“啊，这可真把我难住了！”麦克唐纳终于大声说道，“假如你是伯尔斯通庄园的约翰·道格拉斯先生，那么，这两天来我们调查的死者是谁呢？还有，现在你又是从哪儿突然冒出来的呢？我看你像玩偶匣[①]中的玩偶一样是从地板里钻出来的。”

“唉，麦克先生，”福尔摩斯不赞成地摇晃一下食指，“你没有读过那本出色的地方志吗？上面明明写着国王查理一世避难的故事。在那年头要是没有保险的藏身之处是无法藏身的。用过的藏身之地当然还可以再用。所以我深信会在这所别墅里找到道格拉斯先生的。”

“福尔摩斯先生，你怎么捉弄我们这么长时间？”麦克唐纳生气地说道，“你让我们白白浪费了多少时间去搜索那些你本早已知道是荒谬的事情。”

“不是一下子就清楚的，我亲爱的麦克先生。对这案件的全盘见解，我也是昨夜才形成的。因为只有到今天晚上才能证实，所以我劝你和你的同事白天去休息。请问，此外我还能怎样做呢？当我从护城河里发现衣物包袱时，我立即清楚了，我们所看到的那个死尸根本就不是约翰·道格拉斯先生，而是从滕布里奇韦尔斯市来的那个骑自行车的人。不可能再有其他的结论了。所以我只有去确定约翰·道格拉斯先生本人可能在什么地方，而最可能的是，在他的妻子和朋友的帮助下，他隐藏在别墅内对一个逃亡者最适宜的地方，等待能够逃跑的最稳妥的时机。”

“好，你推断得很对，”道格拉斯先生赞许地说道，“我本来

---

① 玩偶匣——一种玩具，揭开盖子即有玩偶跳起。——译者注

想，我已经从你们英国的法律下逃脱了，因为我不相信我怎么能忍受英国法律的裁决，而且我有了一劳永逸地摆脱追踪我的那些猎狗们的机会。不过，自始至终，我没有做过亏心事，而且我做过的事也没有什么不能再做的。但是，我把我的故事讲给你们听，你们自己去裁决好了。警探先生，你不用费心警告我，我决不会在真理面前退缩的。

“我不打算从头开始。一切都在这上面写着，”道格拉斯指着我手中的纸卷说道，“你们可以看到无数怪诞无稽的奇事，这都归结为一点：有些人出于多种原因和我结怨，并且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整死我。只要我活着，他们也活着，世界上就没有我的安全容身之地。他们从芝加哥到加利福尼亚到处追逐我，终于把我赶出了美国。在我结婚并在这样一个宁静的地方安家以后，我想我可以安安稳稳地度过晚年了。

“我并没有向我的妻子讲过这些事。我何必要把她拖进去呢？如果她要知道了，那么，她就不会再有安静的时刻了，而且一定会经常惊恐不安。我想她已经知道一些情况了，因为我有时无意中总要露出一两句来。不过，直到昨天，在你们这些先生们看到她以后，她还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她把她所知道的一切情况都告诉了你们，巴克也是这样，因为发生这件案子的那天晚上，时间太仓促，来不及向他们细讲。现在她才知道这些事，我要是早告诉她我就聪明多了。不过这是一个难题啊，亲爱的，”道格拉斯握了握妻子的手，“现在我做得很好吧。”

“好，先生们，在这些事发生以前，有一天我到滕布里奇韦尔斯市去，在街上一眼瞥见一个人。虽然只一瞥，可是我对这类事目力很敏锐，并且毫不怀疑他是谁了。这正是我所有仇敌中最凶恶的一个——这些年来他一直像饿狼追驯鹿一样不放过我。我知道麻烦来了。于是我回到家里作了准备。我想我自己完全可以对付。一八七六年，有一个时期，我的运气好，在美国是人所共

知的，我毫不怀疑，好运气仍然和我同在。

“第二天一整天我都在戒备着，也没有到花园里去。这样会好一些，不然的话，在我接近他以前，他就会抢先掏出那支截短了的火枪照我射来。晚上吊桥拉起以后，我的心情平静了许多，不再想这件事了。我万没料到他会钻进屋里来守候我。可是当我穿着睡衣照我的习惯进行巡视的时候，还没走进书房，我就发觉有危险了。我想，当一个人性命有危险的时候——在我一生中就有过数不清的危险——有一种第六感官会发出警告。我很清楚地看到了这种信号，可是我说不出为什么。霎时我发现窗帘下露出一双长统靴子，我就完全清楚是怎么回事了。

“这时我手中只有一支蜡烛，但房门开着，大厅的灯光很清楚地照进来，我就放下蜡烛，跳过去把我放在壁炉台上的铁锤抓到手中。这时他扑到我面前，我只见刀光一闪，便用铁锤向他砸过去。我打中了他，因为那把刀子当啷一声掉到地上了。他像一条鳝鱼一样很快绕着桌子跑开了，过了一会，他从衣服里掏出枪来。我听到他把机头打开，但还没来得及开枪，就被我死死抓住了枪管，我们互相争夺了一分钟左右。对他来说松手丢了枪就等于丢了命。

“他没有丢下枪，但他始终让枪托朝下。也许是我碰响了扳机，也许是我们抢夺时震动了扳机，不管怎样，反正两筒枪弹都射在他脸上，我终于看出这是特德·鲍德温。我在滕布里奇韦尔斯市看出是他，在他向我扑过来时又一次看出是他，可是照我那时看到他的样子，恐怕连他的母亲也认不出他来了。我过去对大打出手已经习惯了，可是一见他这副尊容还是不免作呕。

“巴克匆忙赶来时，我正倚靠在桌边。我听到我妻子走来了，赶忙跑到门口去阻拦她，因为这种惨象决不能让一个妇女看见。我答应马上到她那里去。我对巴克只讲了一两句，他一眼就看明白了，于是我们就等着其余的人随后来到，可是没有听到来人的动

静。于是我们料定他们什么也没有听见，刚才这一切只有我们三人知道。

“这时我不由想起了一个主意，我简直为这主意的高明而感到飘飘然了。因为这个人的袖子卷着，他的臂膀上露出一个会党的标记。请瞧瞧这里。”

道格拉斯卷起他自己的衣袖，让我们看一个烙印——褐色圆圈里面套个三角形，正像我们在死者身上看到的一模一样。

“就是一见这标记才使我灵机一动，我似乎转眼就明白了一切。他的身材、头发、体形都和我自己一模一样。再没有人能认出他的面目了，可怜的恶魔！我把他这身衣服扒下来，我和巴克只用了一刻钟就把我的睡衣给死者穿好，而死者就像你们看到的那样躺在地上。我们把他的所有东西打成一个包袱，用当时仅能找到的重物使它加重，然后把它从窗户扔出去。他本来打算放在我尸体上的卡片，被我放在他自己的尸体旁边。

“我又把我的几个戒指也戴到他的手指上，不过至于结婚戒指，”道格拉斯伸出他那只肌肉发达的手来，说道，“你们自己可以看到我戴得紧极了。从我结婚时起，我就没有动过它，要想取下它除非用锉刀才行。总之我不知道当时是否想到把它锉下来，即使当时想这么做也是办不到的。所以只好让这件小事由它去了。另一方面，我拿来一小块橡皮膏贴在死者脸上，那时我自己在那个位置正贴着一块。福尔摩斯先生，这地方你却疏忽了。像你这样聪明的人，如果你当时碰巧揭开这块橡皮膏，你就会发现下面没有伤痕。

“好，这就是那时的情况。假如我能够躲藏一阵子，然后再和我的‘孀妇’妻子一同离开这里，我们自然有机会在余生中过平安生活了。只要我活在世上，这些恶魔们当然不会让我安宁；可是如果他们在报上看到鲍德温暗杀得手的消息，那么，我的一切麻烦也就结束了。我没有时间对巴克和我的妻子说明白，不过他

们很是心领神会，完全能帮助我。我很清楚别墅中的藏身之处，艾姆斯也知道，可是他万万想不到这个藏身之地会和这件事发生关系。我藏进那个密室里，其余的事就由巴克去做了。

“我想你们自己已能补充说明巴克所做的事。他打开窗户，把鞋印留在窗台上，造成凶手越窗逃跑的假象。这当然是困难的事，可是吊桥已经拉起，没有别的道路逃走了。等一切都安排就绪以后，他才拚命拉起铃来。以后发生的事，你们都知道了。就这样，先生们，你们要怎样办就怎样办吧。可是我已经把真情告诉你们了。千真万确，我把全部真情都告诉你们了。现在请问英国法律如何处理我？”

大家都默不作声，歇洛克·福尔摩斯打破了沉寂，说道：“英国的法律，基本上是公正的。你不会受冤枉的刑罚的。可是我要问你这个人怎么知道你住在这儿？他是怎样进入你屋里的，又藏在哪里想暗害你呢？”

“这我就不知道了。”

福尔摩斯的面容非常苍白而严肃。

“恐怕这件事还不算完呢，”福尔摩斯说道，“你会发现还有比英国刑罚更大的危险，甚至也比你那些从美国来的仇敌更危险。道格拉斯先生，我看你面前还有麻烦事。你要记住我的忠告，继续小心戒备才是。”

现在，请读者不要厌倦，暂时随我一起远离这苏塞克斯的伯尔斯通庄园；也远离这个叫做约翰·道格拉斯的人的怪事发生的这一年。

我希望你们在时间上退回二十年，在地点上向西方远渡几千里，作一次远游。那么，我可以摆在你们面前一件稀奇古怪、骇人听闻的故事——这故事是那样稀奇古怪，那样骇人听闻，即使是我讲给你听，即使它是确凿的事实，你还会觉得难以相信。

不要以为我在一案未了以前，又介绍另一件案子。你们读下

去就会发现并非如此。在我详细讲完这些年代久远的事件，你们解决了过去的哑谜时，我们还要在贝克街这座宅子里再一次见面，在那里，这件案子像其他许多奇异事件一样，都有它的结局。

第二部　死酷党人

一　此　　人

一八七五年二月四日，天气严寒，吉尔默敦山峡谷中积满深雪。然而，由于开动了蒸汽扫雪机，铁路依然畅通无阻，联结煤矿和铁工区这条漫长线路的夜车，迟缓地从斯塔格维尔平原，响声隆隆地爬上陡峭的斜坡，向维尔米萨谷口的中心区维尔米萨镇驶去。火车行驶到这里，向下驶去，经巴顿支路、赫尔姆代尔，到农产丰富的梅尔顿县。这是单轨铁路，不过在每条侧线上的无数列满载着煤和铁矿石的货车，说明了矿藏的丰富。这丰富的矿藏使得美国这个最荒凉的角落迁来了许多粗野的人，生活开始沸腾起来。

以前这里是荒芜的不毛之地。第一批到这里进行详细考察的开拓者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片美景如画的大草原和水草繁茂的牧场，竟是遍布黑岩石和茂密森林的荒凉土地。山坡上是黑压压几乎不见天日的密林，再往上是高耸的光秃山顶，白雪和巉岩屹立两侧，经过蜿蜒曲折的山谷，这列火车正在向上缓缓地蠕动着。

前面的客车刚刚点起了油灯，一节简陋的长车厢里坐着二三十个人，其中大多数是工人，经过在深谷底部的整天的劳累，坐火车回去休息。至少有十几个人，从他们积满尘垢的面孔以及他们携带的安全灯来看，显然是矿工。他们坐在一起吸烟，低声交

谈，偶尔瞥视车厢对面坐的两个人一眼，那两个人身穿制服，佩带徽章，说明他们是警察。

客车厢里其余的旅客，有几个劳动阶层的妇女，有一两个旅客可能是当地的小业主，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年轻人独自坐在车厢一角。因为和我们有关的正是这一位，所以值得详细交代一下。

这个年轻人气宇轩昂，中等身材，不过三十岁左右。一双富于幽默感的灰色大眼睛，不时好奇地迅速转动，透过眼镜打量着周围的人们。不难看出他是一个善于交际、性情坦率的人，热衷于和一切人交朋友。任何人都可以立即发现他那善于交际的脾气和爱说话的性格，他颇为机智而经常面带微笑。但如有人细细地进行观察，就可以从他双唇和嘴角看出刚毅果断、坚韧不拔的神色来，知道这是一个思想深沉的人，这个快活的褐色头发的年轻的爱尔兰人一定会在他进入的社会中好歹使自己出名。

这个年轻人和坐在离他最近的一个矿工搭了一两句话，但对方话语很少而又粗鲁，便因话不投机而默不作声了，抑郁不快地凝视着窗外逐渐暗淡下去的景色。

这景色不能令人高兴。天色逐渐变暗，山坡上闪着炉火的红光，矿渣和炉渣堆积如山，隐隐呈现在山坡两侧，煤矿的竖井耸立其上。沿线到处是零零落落的低矮木屋，窗口灯光闪烁，隐约现出其轮廓来。不时显现的停车站挤满了皮肤黝黑的乘客。

维尔米萨区盛产煤铁的山谷，不是有闲阶层和有文化的人们经常来往的地方。这儿到处是为生存而进行最原始搏斗的严峻痕迹，进行着原始的粗笨劳动，从事劳动的是粗野的健壮的工人。

年轻的旅客眺望着这小城镇的凄凉景象，脸上现出不快和好奇的样子，说明这地方对他还很陌生。他不时从口袋中掏出一封信来，看看它，在信的空白处潦草地写下一些字。有一次他从身后掏出一样东西，很难使人相信这是像他那样温文尔雅的人所有的。那是一支最大号的海军用左轮手枪。在他把手枪侧向灯光时，

弹轮上的铜弹闪闪发光，表明枪内装满了子弹。他很快把枪放回口袋里，但已被一个邻座的工人看到了。

“喂，老兄，”这个工人说道，“你好像有所戒备啊。”

年轻人不自然地笑了笑。

“是啊，”他说道，“在我来的那地方，有时我们需要用它。”

“那是什么地方呢？”

“我刚从芝加哥来。”

“你对此地还不熟悉吧？”

“是的。”

“你会发现在这里也用得着它，”这个工人说道。

“啊！果真么？”年轻人似乎很关心地问道。

“你没听说这附近出过事么？”

“没有听到有什么不正常的事。”

“嗨！这里出的事多极了，用不多时你就会听个够。你为啥事到这里来的？”

“我听说这里愿意干活儿的人总是找得到活儿干。”

“你是工会里的人么？”

“当然了。”

“我想，那你也会有活儿干的。你有朋友吗？”

“还没有，不过我是有办法交朋友的。”

“怎么个交法呢？”

“我是自由人会的会员，没有一个城镇没有它的分会，只要有分会我就有朋友可交。”

这一席话对对方产生了异常作用，那工人疑虑地向车上其他人扫视了一眼，看到矿工们仍在低声交谈，两个警察正在打盹。他走过来，紧挨年轻旅客坐下，伸出手来，说道：

“把手伸过来。”

两个人握了握手对暗号。

“我看出你说的是真话。不过还是要弄清楚些好。”

他举起右手，放到他的右眉边。年轻人立刻举起左手，放到左眉边。

“黑夜是不愉快的，”这个工人说道。

“对旅行的异乡人，黑夜是不愉快的，”另一个人回答说。

“太好了。我是维尔米萨山谷三四一分会的斯坎伦兄弟。很高兴在此地见到你。”

“谢谢你。我是芝加哥二十九分会的约翰·麦克默多兄弟。身主J·H·斯科特。不过我很幸运，这么快就遇到了一个弟兄。”

“好，附近我们有很多人。你会看到，在维尔米萨山谷，本会势力雄厚，这是美国任何地方也比不上的。可是我们要有许多像你这样的小伙子才成。我真不明白像你这样生气勃勃的工会会员，为什么在芝加哥找不到工作。”

“我找到过很多工作呢，”麦克默多说道。

“那你为什么离开呢?”

麦克默多向警察那面点头示意并且笑了笑，说道:“我想这些家伙知道了是会很高兴的。”

斯坎伦同情地哼了一声。“有什么麻烦事吗?”他低声问道。

“很麻烦。”

“是犯罪行为吗?”

“还有其他方面的。”

“不是杀人吧?”

“谈这样的事还太早，”麦克默多说道，现出因说过了头而吃惊的样子，“我离开芝加哥有我自己的充分理由，你就不要多管了。你是什么人? 怎么可以对这种事问个不休呢?”

麦克默多灰色的双眸透过眼镜突然露出气愤的凶光。

“好了，老兄。请不要见怪。人们不会以为你做过什么坏事的。你现在要到哪儿去?”

"到维尔米萨。"

"第三站就到了。你准备住在哪里?"

麦克默多掏出一个信封来，把它凑近昏暗的油灯旁。

"这就是地址——谢里登街，雅各布·谢夫特。这是我在芝加哥认识的一个人介绍给我的一家公寓。"

"噢，我不知道这个公寓，我对维尔米萨不太熟悉。我住在霍布森领地，现在就要到了。不过，在我们分手以前，我要奉告你一句话。如果你在维尔米萨遇到困难，你就直接到工会去找首领麦金蒂。他是维尔米萨分会的身主，在此地，没有布莱克·杰克·麦金蒂的许可，是不会出什么事的。再见，老弟，或许我们有一天晚上能够在分会里见面。不过请记住我的话：如果你一旦遇到困难，就去找首领麦金蒂。"

斯坎伦下车了，麦克默多又重新陷入沉思。现在天已完全黑了，黑暗中高炉喷出的火焰在嘶叫着、跳跃着发出闪光。在红光映照中，一些黑色的身影在随着起重机或卷扬机的动作，和着铿锵声与轰鸣声的旋律，弯腰、用力、扭动、转身。

"我想地狱一定是这个样子，"有人说道。

麦克默多转回身来，看到一个警察动了动身子，望着外面炉火映红的荒原。

"就这一点来说，"另一个警察说道，"我认为地狱一定像这个样子，我不认为，那里的魔鬼会比我们知道的更坏。年轻人，我想你刚到这地方吧?"

"嗯，我刚到这里又怎么样?"麦克默多粗暴无礼地答道。

"是这样，先生，我劝你选择朋友要小心谨慎。我要是你，我不会一开头就和迈克·斯坎伦或他那一帮人交朋友。"

"我和谁交朋友，这干你屁事!"麦克默多厉声说道。他的声音惊动了车厢内所有的人，大家都在看他们争吵，"我请你劝告我了吗？还是你认为我是个笨蛋，不听你的劝告就寸步难行？有人

跟你说话你再张口，我要是你呀，嗨！还是靠边呆会儿吧！”

他把脸冲向警察，咬牙切齿，像一只狺狺狂吠的狗。

这两个老练、温厚的警察对这种友好的表示竟遭到这么强烈的拒绝，不免都大吃一惊。

“请不要见怪！先生，”一个警察说道，“看样子，你是初到此地的。我们对你提出警告，也是为了你好嘛。”

“我虽是初到此地，可是我对你们这一类货色却并不生疏，”麦克默多无情地怒喊道，“我看你们这些人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收起你们的规劝吧，没有人需要它。”

“我们不久就要再会的，”一个警察冷笑着说道，“我要是法官的话，我敢说你可真是百里挑一的好东西了。”

“我也这样想，”另一个警察说，“我想我们后会有期的。”

“我不怕你们，你们也休想吓唬我。”麦克默多大声喊道，“我的名字叫杰克·麦克默多，知道吗？你们要找我的话，可以到维尔米萨谢里登街的雅各布·谢夫特公寓去找，我决不会躲避你们，不管白天晚上，我都敢见你们这一类家伙。你们别把这弄错了。”

新来的人这种大胆的行动引起了矿工们的同情和称赞，他们低声议论，两个警察无可奈何地耸耸肩，又互相窃窃交谈。

几分钟以后，火车开进一个灯光暗淡的车站，这里有一片旷地，因为维尔米萨是这一条铁路线上最大的城镇。麦克默多提起皮革旅行包，正准备向暗处走去，一个矿工走上前和他攀谈起来。

“哎呀，老兄，你懂得怎样对这些警察讲话，”他敬佩地说，“听你讲话，真叫人痛快。我来给你拿旅行包，给你领路。我回家路上正好经过谢夫特公寓。”

他们从月台走过来时，其他的矿工都友好地齐声向麦克默多道晚安。所以，尽管还没立足此地，麦克默多这个捣乱分子已名满维尔米萨了。

乡村是恐怖的地方，可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城镇更加令人沉闷。但在这狭长的山谷，至少有一种阴沉的壮观之感，烈焰映天，烟云变幻，而有力气和勤劳的人在这些小山上创造了当之无愧的不朽业绩，这些小山都是那些人在巨大的坑道旁堆积而成的。但城镇却显得丑陋和肮脏。来往车辆把宽阔的大街轧出许多泥泞不堪的车辙。人行道狭窄而崎岖难行，许多煤气灯仅仅照亮一排木板房，每座房屋都有临街的阳台，既杂乱又肮脏。

麦克默多和那矿工走近了市中心，一排店铺灯光明亮，那些酒馆、赌场更是灯光辉煌，矿工们则在那里大手大脚地挥霍他们用血汗挣来的钱。

“这就是工会，”这个向导指着一家高大而像旅社的酒馆说道，“杰克·麦金蒂是这里的首领。”

“他是一个怎样的人？”麦克默多问道。

“怎么！你过去没听说过首领的大名吗？”

“你知道我对此地很陌生，我怎么会听说过他呢？”

“噢，我以为工会里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呢。他的名字经常登报呢。”

“为什么呢？”

“啊，”这个矿工放低了声音，“出了些事呗。”

“什么事？”

“天哪，先生，我说句不怕你见怪的话，你可真是个怪人，在此地你只会听到一类事，这就是死酷党人的事。”

“为什么，我好像在芝加哥听说过死酷党人。是一伙杀人凶手，是不是？”

“嘘，别说了！千万别说了！”这个矿工惶惑不安地站在那里，惊讶地注视着他的同伴，大声说道，“伙计，要是你在大街上像这样乱讲话，那你在此地就活不了多久了。许多人因为比这还小的事都已经送命了。”

"好，对他们的事，我什么也不知道，这仅仅是我听说的。"

"不过，我不是说你听到的不是真事。"这个人一面说，一面忐忑不安地向四周打量了一番，紧紧盯着暗处，好像怕看到什么暗藏的危险一样，"如果是凶杀的话，那么天知道，凶杀案多着呢。不过你千万不要把这和杰克·麦金蒂的名字联在一起。因为每个小声议论都会传到他耳边，而麦金蒂又是不肯轻易放过的。好，那就是你要找的房子，就是街后的那一座。你会发现房主老雅各布·谢夫特是本镇的一个诚实人。"

"谢谢你，"麦克默多和他的新相识握手告别时说道。他提着旅行包，步履沉重地走在通往那所住宅的小路上，走到门前，用力敲门。

门马上打开了，可是开门的人却出乎他意料之外。她是一个年轻、美貌出众的德国型女子，玉肤冰肌，发色金黄，一双美丽乌黑的大眼睛，惊奇地打量着来客，白嫩的脸儿娇羞得泛出红晕。在门口明亮的街灯下，麦克默多好像觉得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美丽的丰姿；她与周围污秽阴暗的环境形成鲜明的对照，更加动人。即使在这些黑煤渣堆上生出一支紫罗兰，也不会像这女子那样令人惊奇了。他神魂颠倒、瞠目结舌地站在那里，还是这女子打破了寂静。

"我还以为是父亲呢，"她娇声说道，带点德国口音，"你是来找他的吗？他到镇上去了。我正盼他回来呢。"

麦克默多仍在满心爱慕地痴望着她，在这矜持的来访者面前，那女子心慌意乱地低下了头。

"不是，小姐，"麦克默多终于开口说道，"我不急着找他。可是有人介绍我到你家来住。我想这对我很合适，现在我更知道这是很合适的了。"

"你也决定得太快了，"女子微笑着说。

"除非是瞎子，谁都会这样决定的。"麦克默多答道。

姑娘听到赞美的话语，莞尔一笑。

“先生，请进来，”她说道，“我叫伊蒂·谢夫特小姐，是谢夫特先生的女儿。我母亲早已去世，我管理家务。你可以在前厅炉旁坐下，等我父亲回来。啊，他来了，有什么事你和他商量吧。”

一个老人从小路上慢慢走过来。麦克默多三言两语向他说明了来意。在芝加哥，一个叫墨菲的人介绍他到这里来。这个地址是另一个人告诉墨菲的。老谢夫特完全答应下来。麦克默多对房费毫不犹豫，立刻同意一切条件，显然他很有钱，预付了每周七美元的膳宿费。

于是这个公然自称逃犯的麦克默多，开始住在谢夫特家里。这最初的一步引出漫长而暗淡的无数风波，其收场则是在天涯的异国。

二　身　主

麦克默多很快就使自己出了名。无论他到哪里，周围的人立刻就知道了。不到一个星期，麦克默多已经变成谢夫特寓所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这里有十到十二个寄宿者，不过他们是诚实的工头或者是商店的普通店员，与这个年轻的爱尔兰人的脾性完全不同。晚上，他们聚在一起，麦克默多总是谈笑风生，出语不凡，而他的歌声则异常出色。他是一个天生的挚友，具有使他周围的人心情舒畅的魅力。

但是他一次又一次像他在火车上那样，显出超人的智力和突如其来的暴怒，使人敬畏。他从来不把法律和一切执法的人放在眼里，这使他的一些同宿人感到高兴，使另一些人惊恐不安。

一开始，他就做得很明显，公然赞美说，从他看到她的美貌

容颜和娴雅丰姿起，这房主人的女儿就俘获了他的心。他不是一个畏缩不前的求婚者，第二天他就向姑娘表诉衷情，从此以后，他总是翻来覆去地说爱她，完全不顾她会说些什么使他灰心丧气的话。

“还有什么人呢！”他大声说道，“好，让他倒霉吧！让他小心点吧！我能把我一生的机缘和我全部身心所向往的人让给别人吗？你可以坚持说‘不’，伊蒂！但总有一天你会说‘行’，我还年轻，完全可以等待。”

麦克默多是一个危险的求婚者，他有一张爱尔兰人能说会道的嘴巴和一套随机应变、连哄带骗的手段。他还有丰富的经验和神秘莫测的魅力，颇能博得妇女的欢心，最终得到她的爱情。他谈起他出身地莫纳根郡那些可爱的山谷，谈到引人入胜的遥远的岛屿、低矮的小山和绿油油的湖边草地，从这种到处是尘埃和积雪的地方去想象那里的景色，更仿佛使人觉得它愈发美妙无穷。

他然后把话题转到北方城市的生活，他熟悉底特律和密执安州一些伐木区新兴的市镇，最后还到过芝加哥，他在那里一家锯木厂里作工。然后就暗示地说到风流韵事，说到在那个大都会遇到的奇事，而那些奇事是那么离奇，又是那么隐秘，简直非言语所能讲述。他有时忽然若有所思地远离话题，有时话题突然中断，有时飞往一个神奇的世界，有时结局就在这沉闷而荒凉的山谷里。而伊蒂静静地听他讲述，她那一双乌黑的大眼里闪现出怜悯和同情的光彩，而这两种心情一定会那么急速、那么自然地转变成爱情。

因为麦克默多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所以他找到了一个记账员的临时工作。这就占去了他大部分的白昼时间，也就无暇去向自由人分会的头目报到。一天晚上，他在火车上认识的旅伴迈克·斯坎伦来拜访他，才提醒了麦克默多。斯坎伦个子矮小，面

容瘦削，眼睛黑黑的，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他很高兴又看到了麦克默多。喝了一两杯威士忌酒以后，斯坎伦说明了来意。

“喂，麦克默多，”斯坎伦说道，“我记得你的地址，所以我冒昧地来找你，我真奇怪，你怎么没有去向身主报到，为什么还不去拜谒首领麦金蒂呢？”

“啊，我正在找事，太忙了。”

“如果你没有别的事，你一定要找时间去看看他。天啊，伙计，你到这里以后，第一天早晨竟没有到工会去登记姓名，简直是疯了！要是你得罪了他，唉，你决不要……就说到这吧！”

麦克默多有点惊奇，说道：“斯坎伦，我入会已经两年多了，可是我从来没听到过像这样紧急的义务呢。”

“在芝加哥或许不是这样！”

“嗯，那里也是同样的社团啊。”

“是吗？”斯坎伦久久地凝视着他，眼里闪出凶光。

“不是吗？”

“这些事你以后可以在一个月的时间内给我讲清楚。我听说我下车后你和警察争吵过。”

“你怎么知道这些事的呢？”

“啊，在这地方，好事坏事都传得很快。”

“嗯，不错。我把我对这帮家伙的看法告诉了他们。”

“天哪，你一定会变成为麦金蒂的心腹人的！”

“什么？他也恨这些警察吗？”

斯坎伦迸发出一阵笑声。

“你去看他吧，我的伙计，”斯坎伦在告辞起身时对麦克默多说道，“如果你不去看他，那他就不是恨警察，而要恨你了。现在，请你接受一个朋友的规劝，马上去看他吧！”

碰巧就在这天晚上，麦克默多遇到一个更紧急的情况，使他

不得不这样去做。也许因为他对伊蒂的关心比以前更明显，也许这种关心被好心的德国房东逐渐觉察出来。但不管什么原因，反正房东把这个年轻人招呼到自己房中，毫不掩饰地谈到正题上来。

“先生，据我看来，”他说道，“你渐渐地爱上我的伊蒂了，是这样吗？还是我误会了？”

“是的，正是这样，”年轻人答道。

“好，现在我对你直说吧，这是毫无用处的。在你以前，已经有人缠上她了。”

“她也对我这么说过。”

“好，你应当相信她说的是真情。不过，她告诉你这个人是谁了吗？”

“没有，我问过她，可是她不肯告诉我。”

“我想她不会告诉你的，这个小丫头。也许她不愿意把你吓跑吧。”

“吓跑！”麦克默多一下子火冒三丈。

“啊，不错，我的朋友！你怕他，这也不算什么羞耻啊。这个人是特德·鲍德温。”

“这恶魔是什么人？”

“他是死酷党的一个首领。”

“死酷党！以前我听说过。这里也有死酷党，那里也有死酷党，而且总是窃窃私语！你们大家都怕什么呢？死酷党到底是些什么人呢？”

房东像每一个人谈起那个恐怖组织时一样，本能地放低了声音。

“死酷党，”他说道，“就是自由人会。”

年轻人大吃一惊，说道：“为什么？我自己就是一个自由人会会员。”

“你！要是我早知道，我决不会让你住在我这里——即使你

每星期给我一百美元，我也不干。”

“这个自由人会有什么不好呢？会章的宗旨是博爱和增进友谊啊。”

“有些地方可能是这样的。这里却不然！”

“它在这里是什么样的呢？”

“是一个暗杀组织，正是这样。”

麦克默多不相信地笑了笑，问道：

“你有什么证据呢？”

“证据！这里怕没有五十桩暗杀事件做证据！像米尔曼和范肖尔斯特，还有尼科尔森一家，老海厄姆先生，小比利·詹姆斯以及其他一些人不都是证据吗？还要证据！这个山谷里难道还有一个男女不了解死酷党么？”

“喂！”麦克默多诚恳地说道，“我希望你收回你说的话，或是向我道歉。你必须先做到其中一点，然后我就搬走。你替我设身处地想一想，我在这个镇子里是一个外乡人，我是一个社团成员，但我只知道这是一个纯洁的社团。你在全国范围内到处可以找到它，不过总是一个纯洁的组织。现在，正当我打算加入这里的组织时，你说它全然是一个杀人的社团，叫做‘死酷党’。我认为你该向我道歉，不然的话，就请你解释明白，谢夫特先生。”

“我只能告诉你，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先生。自由人会的首领，就是死酷党的首领。假如你得罪了这一个，那一个就要报复你。我们的证据太多了。”

“这不过是一些流言蜚语！我要的是证据！”麦克默多说道。

“假如你在这儿住长些，你自己就会找到证据的。不过我忘了你也是其中的一员了。你很快就会变得和他们一样坏。不过你可以住到别处去，先生。我不能再留你住在这里了。一个死酷党人来勾引我的伊蒂，而我不敢拒绝，这已经够糟糕了，我还能再收另一个做我的房客吗？对，真的，过了今晚，你不能再住在这

里了。”

因此，麦克默多知道，他不仅要被赶出舒适的住处，而且被迫离开他所爱的姑娘。就在这天晚上，他发现伊蒂独自一人坐在屋里，便向她倾诉了遇到的麻烦事。

“诚然，尽管你父亲已经下了逐客令，”麦克默多说道，“如果这仅仅是我的住处问题，那我就不在乎了。不过，说老实话，伊蒂，虽然我认识你仅仅一个星期，你已经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了，离开你我无法生活啊！”

“啊，别说了，麦克默多先生！别这么说！”姑娘说道，“我已经告诉过你，我没告诉过你吗？你来得太晚了。有另外一个人，即使我没有答应马上嫁给他，至少我决不能再许配其他人了。”

“伊蒂，我要是先向你求婚，那就行了吗？”

姑娘双手掩着脸，呜咽地说：“天哪，我多么愿意你是先来求婚的啊！”

麦克默多当即跪在她的面前，大声说道：

“看在上帝面上，伊蒂，那就按你刚说的那样办吧！你难道愿意为了轻轻一诺而毁灭你我一生的幸福吗？我心爱的，就照你的心意办吧！你知道你刚才说的是什么，这比你任何允诺都要可靠。”

麦克默多把伊蒂雪白的小手放在自己两只健壮有力的褐色大手中间，说道：

“说一声你是我的吧，让我们同心合力应付不测。”

“我们不留在这儿吧？”

“不，就留在这儿。”

“不，不，杰克！”麦克默多这时双手搂住她，她说道，“决不能在这儿。你能带我远走高飞吗？”

麦克默多脸上一时现出踌躇不决的样子，可是最后还是显露

出坚决果敢的神色来。

“不，还是留在这儿，”他说道，“伊蒂，我们寸步不移，我会保护你的。”

“为什么我们不一起离开呢？”

“不行，伊蒂，我不能离开这儿。”

“到底为什么呢？”

“假如我觉得我是被人赶走的，那就再也抬不起头来了。再说，这儿又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难道不是一个自由国家里的自由人吗？如果你爱我，我也爱你，谁敢来在我们中间插手呢？”

“你不了解，杰克，你来这儿的时间太短了。你还不了解这个鲍德温。你也不了解麦金蒂和他的死酷党。”

“是的，我不了解他们，可是我不怕他们，我也不相信他们！”麦克默多说道，“我在粗野的人群里混过，亲爱的，我不光是不怕他们，相反，到头来他们总是怕我——总是这样，伊蒂。乍看起来这简直是发疯！要是这些人，像你父亲说的那样，在这山谷中屡次为非作歹，大家又都知道他们的名字，那怎么没有一个人受法律制裁呢？请你回答我这个问题，伊蒂！”

“因为没有人敢出面对证。如果谁去作证，他连一个月也活不了。还因为他们的同党很多，总是出来作假证说被告和某案某案不沾边。杰克，肯定说这一切你会自己看出来的！我早知道美国的每家报纸对这方面都有报道。”

“不错，我确实也看到过一些，可我总以为这都是编造出来的。也许这些人做这种事总有些原因。也许他们受了冤屈，不得已而为之吧。”

“唉，杰克，我不爱听这种话！他也是这样说的——那个人！”

“鲍德温——他也这么说吗？是吗？”

“就因为这个，我才讨厌他。啊，杰克，我现在可以告诉你实话了，我打心眼儿里讨厌他，可是又怕他。我为我自己而怕他，

不过，主要是为我父亲，我才怕他。我知道，要是我敢向他说出真心话，那我们爷儿俩就要遭大难了。所以我才半真半假地敷衍他。其实我们爷儿俩也只剩这点儿希望了。只要你能带我远走高飞，杰克，我们可以把父亲也带上，永远摆脱这些恶人的势力。”

麦克默多脸上又显出踌躇不决的神色，后来又斩钉截铁地说：

“你不会大祸临头的，伊蒂，你父亲也一样。要说恶人，只要我俩还活着，你会发现，我比他们最凶恶的人还要凶恶呢。”

“不，不，杰克！我完全相信你。”

麦克默多苦笑道：“天啊，你对我太不了解了！亲爱的，你那纯洁的灵魂，甚至想象不出我所经历过的事。可是，喂，谁来了？”

这时门突然打开了，一个年轻的家伙以主子的架式大摇大摆地走进来。这是一个面目清秀、衣着华丽的年轻人，年龄和体形同麦克默多差不多，戴着一顶大沿黑毡帽，进门连帽子也不劳神摘掉，那张漂亮的面孔，长着一双凶狠而又盛气凌人的眼睛和弯曲的鹰钩鼻子，粗暴无礼地瞪着坐在火炉旁的这对青年男女。

伊蒂马上跳起来，不知所措，惊恐不安。

“我很高兴看到你，鲍德温先生，”她说道，“你来得比我想的要早一些。过来坐吧。”

鲍德温双手叉腰站在那里看着麦克默多。

“这是谁？”他粗率无礼地问道。

“鲍德温先生，这是我的朋友，新房客麦克默多先生，我可以把你介绍给鲍德温先生吗？”

两个年轻人相互敌视似地点点头。

“也许伊蒂小姐已经把我俩的事告诉你了？”鲍德温说道。

“我不知道你俩有什么关系。”

“你不知道吗？好，现在你该明白了。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姑娘是我的，你看今晚天气很好，散步去。”

“谢谢你，我没有心思去散步。”

“你不走吗？”那人一双暴眼气得冒出火来，“也许你有决斗的心思吧，房客先生？”

“这个我有，”麦克默多一跃而起，大声喊道，“你这话最受欢迎不过了！”

“看在上帝面上，杰克！唉，看在上帝面上！”可怜的伊蒂心慌意乱地喊道，“唉，杰克，杰克，他会杀害你的！”

“啊，叫他‘杰克’，是吗？”鲍德温咒骂道，“你们已经这样亲热了吗？是不？”

“噢，特德，理智点吧，仁慈点吧！看在我的面上，特德，假如你爱我，发发善心饶恕他吧！”

“我想，伊蒂，如果你让我们两个人单独留下来，我们可以解决这件事的，”麦克默多平静地说道，“要不然，鲍德温先生，你可以和我一起到街上去，今天夜色很好，附近街区有许多空旷的场地。”

“我甚至用不着脏了我的两只手，就可以干掉你，”他的敌手说道，“在我结果你以前，你会懊悔不该到这宅子里来的。”

“没有比现在更适合的时候了，”麦克默多喊道。

“我要选择我自己的时间，先生。你等着瞧吧。请你看看这里！”鲍德温突然挽起袖子，指了指前臂上烙出的一个怪标记：一个圆圈里面套个三角形，“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我不知道，也不屑于知道！”

“好，你会知道的，我敢担保。你也不会活得太久了。也许伊蒂小姐能够告诉你这些事。说到你，伊蒂，你要跪着来见我，听见了吗？丫头！双膝跪下！那时我会告诉你应受怎样的惩罚。你既然种了瓜，我要看你自食其果！”他狂怒地瞪了他们两个一眼，转身就走，转眼间大门砰地一声在他身后关上了。

麦克默多和姑娘一声不响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她伸开双臂紧紧地拥抱了他。

“噢，杰克，你是多么勇敢啊！可是这没有用——你一定要逃走！今天晚上走，杰克，今天晚上走！这是你唯一的希望了。他一定要害你。我从他那凶恶的眼睛里看出来了，你怎么能对付他们那么多人呢？再说，他们身后还有首领麦金蒂和分会的一切势力。”

麦克默多挣开她的双手，吻了吻她，温柔地把她扶到椅子上坐下来。

“我亲爱的，请你不要为我担惊受怕，在那里，我也是自由人会的一会员。我已经告诉你父亲了。也许我并不比他们那些人好多少，所以你也不要把我当圣人。或许你也会照样恨我的。现在我已经都告诉你了。”

“恨你？杰克！只要我活着，我永远不会恨你的。我听说除了此地，在哪儿当个自由人会会员都不妨，我怎么会因此拿你当坏人呢？可是你既然是一个自由人会会员，杰克，为什么你不去和麦金蒂交朋友呢？噢，赶快，杰克，赶快！你要先去告状，要不然，这条疯狗不会放过你的。”

“我也这样想，”麦克默多说道，“我现在就去打点一下。你可以告诉你父亲我今晚住在这里，明早我就另找别的住处。”

麦金蒂酒馆的酒吧间像往常一样挤满了人。因为这里是镇上一切无赖酒徒最喜爱的乐园。麦金蒂很受爱戴，因为他性情快活粗犷，形成了一副假面具，完全掩盖了他的真面目。不过，且不要说他的名望，不仅全镇都怕他，而且整个山谷三十英里方圆之内，以及山谷两侧山上的人没有不怕他的。就凭这个，他的酒吧间里也有人满之患了，因为谁也不敢怠慢他。

人们都知道他的手腕毒辣，除了那些秘密势力以外，麦金蒂还是一个高级政府官员，市议会议员，路政长官，这都是那些流氓地痞为了在他手下得到庇护，才把他选进政府去的。苛捐杂税愈来愈重；社会公益事业无人管理，乃至声名狼藉；到处对查账

人大加贿赂，使账目蒙混过去；正派的市民都害怕他们公开的敲诈勒索，并且都噤若寒蝉，生怕横祸临头。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首领麦金蒂的钻石别针变得愈来愈眩人眼目，他那非常豪华的背心下露出的金表链也愈来愈重，他在镇上开的酒馆也愈来愈扩大，几乎有占据市场一侧之势。

麦克默多推开了酒馆时髦的店门，走到里面的人群中。酒馆里烟雾弥漫，酒气熏天，灯火辉煌，四面墙上巨大而光耀眩目的镜子反映出并增添了鲜艳夺目的色彩。一些穿短袖衬衫的侍者十分忙碌，为那些站在宽阔的金属柜台旁的游民懒汉调配饮料。

在酒店的另一端，一个身躯高大，体格健壮的人，侧身倚在柜台旁，一支雪茄从他嘴角斜伸出来形成一个锐角，这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麦金蒂本人。他是一个黝黑的巨人，满脸络腮胡子，一头墨黑蓬乱的头发直披到他的衣领上。他的肤色像意大利人一样黝黑，他的双眼黑得惊人，轻蔑地斜视着，使外表显得格外阴险。

这个人其他的一切——他体形匀称，相貌不凡，性格坦率——都符合他所假装出来的那种快活、诚实的样子。人们会说，这是一个坦率诚实的人，他的心地忠实善良，不管他说起话来多么粗鲁。只有当他那双阴沉而残忍的乌黑眼睛对准一个人时，才使对方畏缩成一团，感到他面对着的是潜在的无限灾祸，灾祸后面还隐藏着实力、胆量和狡诈，使这种灾祸显得万分致命。

麦克默多仔细地打量了他要找的人，像平常一样，满不在乎，胆气逼人地挤上前去，推开那一小堆阿谀奉承的人，他们正在极力谄媚那个权势极大的首领，附和他说的最平淡的笑话，捧腹大笑。年轻的来客一双威武的灰色眼睛，透过眼镜无所畏惧地和那对严厉地望着他的乌黑的眼睛对视着。

“喂，年轻人。我想不起你是谁了。”

“我是新到这里的，麦金蒂先生。”

“你难道没有对一个绅士称呼他高贵头衔的习惯吗？”

“他是参议员麦金蒂先生，年轻人，”人群中一个声音说道。

“很抱歉，参议员。我不懂这地方的习惯。可是有人要我来见你。”

“噢，你是来见我的。我可是连头带脚全在这儿。你想我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哦，现在下结论还早着哩，但愿你的心胸能像你的身体一样宏伟，你的灵魂能像你的面容一样善良，那么我就别无所求了，”麦克默多说道。

“哎呀，你竟有这样一个爱尔兰人的妙舌，”这个酒馆的主人大声说道，不能完全肯定究竟是在迁就这位大胆放肆的来客呢，还是在维护自己的尊严，“那你认为我的外表完全合格了。”

“当然了，”麦克默多说道。

“有人让你来见我？”

“是的。”

“谁告诉你的？”

“是维尔米萨三百四十一分会的斯坎伦兄弟。我祝你健康，参议员先生，并为我们友好的相识而干杯。”麦克默多拿起一杯酒，翘起小拇指，把它举到嘴边，一饮而尽。

麦金蒂仔细观察着麦克默多，扬起他那浓黑的双眉。

“噢，倒很像那么回事，是吗？”麦金蒂说道，“我还要再仔细考查一下，你叫……”

“麦克默多。”

“再仔细考查一下，麦克默多先生，因为我们这儿决不靠轻信收人，也决不完全相信人家对我们说的话。请随我到酒吧间后面去一下。”

两人走进一间小屋子，周围排满了酒桶。麦金蒂小心地关上门，坐在一个酒桶上，若有所思地咬着雪茄，一双眼睛骨碌碌地

打量着对方，一言不发地坐了两分钟。

麦克默多笑眯眯地承受着麦金蒂的审视，一只手插在大衣口袋里，另一只手捻着他的褐色小胡子。麦金蒂突然弯下腰来，抽出一支样式吓人的手枪。

“喂，我的伙计，”麦金蒂说道，“假如我觉出你跟我们要什么花招，这就是你的末日了。”

麦克默多庄重地回答道:“一位自由人分会的身主这样对待一个外来弟兄，这种欢迎可真少见。”

“喂，我正是要你拿出身份证明来呢，”麦金蒂说道，“要是你办不到，那就别见怪了。你在哪里入会的。”

“芝加哥第二十九分会。”

“什么时间?”

“一八七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身主是谁?”

“詹姆斯·H·斯科特。”

“你们地区的议长是谁?”

“巴塞洛谬·威尔逊。”

“嗬！在这场考查中，你倒很能说善辩呀。你在那儿干什么?”

“像你一样，做工，不过是件穷差事罢了。”

“你回答得倒挺快啊。”

“是的，我总是对答如流的。”

“你办事也快吗?”

“认识我的人都晓得我有这个名气。”

“好，我们不久就要试试你，对于此地分会的情况，你听到了什么吗?”

“我听说它收好汉做弟兄。”

“你说的不错，麦克默多先生。你为什么离开芝加哥呢?”

“这事我不能告诉你。”

麦金蒂睁大眼睛，他从未听到过这样无礼的回答，不由感到有趣，问道：

“为什么你不愿告诉我呢？”

“因为弟兄们对自己人不说谎。”

“那么这事一定是不可告人的了。”

“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这么说。”

“喂，先生，你不能指望我，作为一个身主，接受一个不能说出自己的履历的人入会啊。”

麦克默多现出为难的样子，然后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片剪下来的旧报纸，说道：

“你不会向人泄漏吗？”

“你要是再对我说这种话，我就给你几记耳光。”麦金蒂发火地说。

“你是对的，参议员先生，”麦克默多温顺地说着，“我应当向你道歉。我是无意说出来的。好，我知道在你手下很安全。请看这剪报吧。”

麦金蒂粗略地看了一下这份报道：一八七四年一月上旬，在芝加哥市场街雷克酒店，一个叫乔纳斯·平托的被人杀害了。

“是你干的？”麦金蒂把剪报还回去，问道。

麦克默多点点头。

“你为什么杀死他？”

“我帮助山姆大叔[1]私铸金币。也许我的金币成色没有他的好，可是看起来也不错，而且铸起来便宜。这个叫平托的人帮我推销伪币……”

“做什么？”

“啊，就是说让伪币流通使用。后来他说他要告密。也许他

---

① Uncle Sam 美国政府的绰号。——译者注

真告过密，我毫不迟疑地杀死了他，就逃到这煤矿区来了。”

“为什么要逃到煤矿区来呢?”

“因为我在报上看到杀人犯在此地是不太引人注目的。”

麦金蒂笑道：

“你先是一个铸造伪币犯，后是一个杀人犯，你到这里来，因为你想在这儿会受欢迎吧。”

“大体就是这么回事，”麦克默多答道。

“好，我看你前途无量。喂，你还能铸伪币吗?”

麦克默多从衣袋里掏出六个金币来，说道：“这就不是费城铸币厂制造的。”

“不见得吧!”麦金蒂伸出猩猩爪子一样毛茸茸的大手，把金币举到灯前细看，“我真看不出什么不同来！哎呀，我看你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弟兄。麦克默多朋友，我们这伙子里没有一两个坏汉子不成，因为我们得保护自己呀。要是我们不把推我们的人猛推回去，那我们可要马上碰壁了。”

“好，我想我要和大家一起尽一份力量。”

“我看你很有胆量。在我把手枪对准你时，你却毫不畏缩。”

“那时危险的并不是我。”

“那么，是谁呢?”

“是你，参议员先生。”麦克默多从他粗呢上装口袋里掏出一支张开机头的手枪，说道，“我一直在瞄准你。我想我开起枪来是不会比你慢的。”

麦金蒂气得满脸通红，后来爆发出一阵大笑。

“哎呀!”他说道，“喂，多年没见像你这样可怕的家伙了。我想分会一定将以你为荣的……喂，你究竟要干什么？我不能单独和一位先生谈五分钟吗？为什么你非打扰我们不行呢?”

酒吧间的侍者惶惑地站在那里，报告说：“很抱歉，参议员先生。不过特德·鲍德温先生说他一定要在此刻见你。”

其实已用不着侍者通报了，因为这个人本人已经把他凶恶的面孔从仆役的肩上探进来。他一把推出侍者，把门关上。

“那么说，”他怒视了麦克默多一眼，说道，“你倒抢先到这儿来了？是不是？参议员先生，关于这个人，我有话对你说。”

“那就在这儿当着我的面说吧，”麦克默多大声说道。

“我什么时候说，怎么说，全由我。”

“啧，啧！”麦金蒂从酒桶上跳下来说道，“这样绝对不行。鲍德温，这儿来的是个新弟兄，我们不能这样欢迎他。伸出你的手来，朋友，和他讲和吧！”

“决不！”鲍德温暴怒地说道。

“假如他认为我冲撞了他，我建议和他决斗，”麦克默多说道，“可以徒手搏斗，他要不同意徒手干，随他选择什么办法都行。嗯，参议员先生，你是身主，就请你公断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为一个年轻姑娘。她有选择情人的自由。”

“她可以这样做吗？”鲍德温叫道。

“既然要选的是我们分会里的两个弟兄，我说她可以这样做，”首领说道。

“啊，这就是你的公断，是不是？”

“对，是这样，特德·鲍德温，”麦金蒂恶狠狠地盯着他说道，“你还要争论么？”

“你为了袒护一个素昧平生的人，难道要抛弃一个五年来患难与共的朋友吗？你不会一辈子都做身主的，杰克·麦金蒂，老天有眼，下一次再选举时……”

麦金蒂饿虎扑食一般扑到鲍德温身上，一只手掐住鲍德温的脖子，把他推到一只酒桶上去，要不是麦克默多阻拦，麦金蒂盛怒之下准会把鲍德温扼死的。

“慢着，参议员先生！看在上帝份上，别着急！”麦克默多把

他拉回来。

麦金蒂松开手，鲍德温吓得奄奄一息，浑身颤抖，活像一个死里逃生的人，坐在他刚才撞着的酒桶上。

“特德·鲍德温，好多天来你就在自找这个。现在你总算满意了吧，”麦金蒂呼呼地喘着，大声叫道，“也许你以为我选不上身主，你就能取代我的地位。可是只要我是这里的首领，我决不让一个人提高嗓门反对我，违抗我的公断。”

“我并没有反对你啊，”鲍德温用手抚摸着咽喉，嘟嘟哝哝地说道。

“好，那么，”麦金蒂立刻装成很高兴的样子，高声说道，“大家又都是好朋友了，这事就算完了。”

麦金蒂从架子上取下一瓶香槟酒来，打开瓶塞。

“现在，”麦金蒂把酒倒满三只高脚杯，继续说道：“让我们大家为和好而干杯。从今以后，你们明白，我们不能互相记仇。现在，我的好朋友，特德·鲍德温，我是跟你说话呢，你还生气吗？先生。”

“阴云依然笼罩着。”

“不过即将永远光辉灿烂。”

“我发誓，但愿如此。”

他们饮了酒，鲍德温和麦克默多也照样客套了一番。

麦金蒂得意地搓着双手高声喊道：“现在一切怨隙都消释了。你们以后都要遵守分会纪律。鲍德温兄弟，会中章法很严，你是知道的。麦克默多兄弟，你要是自找麻烦，那你很快就会倒霉的。”

“我担保，我不轻易去找麻烦的，”麦克默多把手向鲍德温伸过去，说道，“我很容易和人争吵，吵过就忘掉：他们说这是我们爱尔兰人容易感情冲动。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不会记在心里的。”

因为麦金蒂正目光凶狠地瞪着他，鲍德温只好和麦克默多敷衍地握握手。可是，他那闷闷不乐的面容显然说明：麦克默多刚

才说的话，丝毫也未能感动他。

麦金蒂拍了拍他们两人的肩膀。

“唉！这些姑娘啊，这些姑娘啊！”麦金蒂大声说道，“要是我们的两个弟兄之间夹着一个这样的女人，那就该倒邪霉了。好，因为这不是一个身主所能裁断的，这个问题就由这个当事的佳人去解决吧。这样做连上帝也会赞同的。咳，没有这些女人我们已经够受了。好吧，麦克默多兄弟，你可以加入第三百四十一分会。我们和芝加哥不同，有我们自己的规矩和方法。星期六晚上我们要开会，如果你来参加，那么我们就可以使你永远分享维尔米萨山谷的一切权利了。”

三　维尔米萨三百四十一分会

这天晚上发生了那么多激动人心的事件，到了第二天，麦克默多便从雅各布·谢夫特老人家里搬到镇子最尽头处寡妇麦克娜玛拉家中去住。他最早在火车上结交的朋友斯坎伦，不久也不约而同地搬到维尔米萨来了，两个人遂同住在一起。这里没有别的房客，女房东是一个很随和的爱尔兰老妇人，一点也不干涉他们的事。所以他们的言语、行动都很自由，这对于同怀隐私的这两个人可真是再好不过了。

谢夫特对麦克默多挺厚道，他高兴的时候，就请麦克默多到他家吃饭，所以，麦克默多和伊蒂的来往并没有中断。恰恰相反，一星期一星期地过去，他们的来往反而更频繁更亲密。

麦克默多觉得他的新居很安全，便把他铸伪币的模子搬到卧室中开起工来，而在保证绝不泄密的条件下，分会中的一些弟兄们就前来观看。在每个弟兄离开时，口袋里都装上一些伪币，这

些伪币铸造得那么精巧，使用出去从来毫不费难，而且绝无危险。麦克默多有了这件绝技，却还要屈身去做工，这在他的会友看来实在是不解之谜。可是麦克默多对每一个问到他的人都说明，如果自己没有任何明摆着的收入，那警察很快就会来盘查他的。

一个警察确实已经盯上了麦克默多，不过这件枝节小事，巧得很，不仅没有给这位冒险家带来丝毫损害，反而使他声誉大振。自从第一天介绍他和弟兄们相见以后，麦克默多几乎每晚都设法到麦金蒂的酒馆里去，在那里更亲近地结识“哥儿们”，谁都知道，这是对那些出没此地的一伙危险人物的尊称。麦克默多刚毅果敢的性格和无所顾忌的言谈，早就博得全体兄弟们的喜爱。有一次，麦克默多在酒吧间的一场“自由式”拳击赛中迅速而技巧熟练地打败了对手，这又赢得了这些粗野之辈极大的尊敬。然而，另一件小事，使麦克默多在众人中更加提高了声望。

一天晚上，人们正在欢呼畅饮，忽然门开了，走进一个人来，身穿一套朴素的蓝制服，头戴一顶煤铁矿警察的尖顶帽子。因为矿区内，到处是一片恐怖，不断发生有组织的暴行，面对这种情况，普通警察完全束手无策。铁路局和矿主们便招募人员组成煤铁矿警察这一特别机构，用以补充普通警察的不足。这个警察一进门，大家顿时安静下来，许多人好奇地看着他。不过在美国各州，警察和罪犯之间的关系是很特殊的，因此，麦金蒂站在柜台后面，对这个警察混在他的顾客中，毫不感到惊奇。

“今晚天气太冷了，来点纯威士忌酒，”警官说道，“参议员先生，我们以前没见过面吧？”

“你是新来的队长吗？”麦金蒂问道。

“不错，我们是来拜访你的，参议员先生，还有其他的首领，请你们协助我们在本镇维护法律。我的名字叫马文，是煤铁矿警察队长。”

“我们这里很好，用不着你们来维持，马文队长，”麦金蒂冷

冷地说道，“我们镇上有自己的警察，用不着什么进口货。你们不过是资本家花钱雇来的爪牙，除了用棍棒或枪支来对付穷苦老百姓之外，还能干什么？”

“好，好，我们不用争论这个，”警官和气地说道，“希望我们大家都各按己见同样尽自己的责任。不过我们的看法还不能完全一致。”他喝完了酒，转身要走，忽然眼光落到杰克·麦克默多的脸上，麦克默多正站在近处怒视着他。

“喂！喂！”马文队长上下打量了麦克默多一番，大声喊道，“这里有一个老相识了。”

麦克默多从他身旁走开，说道：“我生来就没有和你交过朋友，也没有和什么别的万恶的警察做过朋友。”

“一个相识往往不是一个朋友，”警察队长咧嘴笑道，“你是芝加哥的杰克·麦克默多，一点也不错，你不要抵赖。”

麦克默多耸了耸肩膀。

“我用不着抵赖，”麦克默多说道，“你以为我为自己的名字感到羞愧么？”

“不管怎样，你干了些好事！”

“你说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麦克默多握紧拳头，怒吼道。

“不，不，杰克，你不要对我这么怒气冲冲。我到这该死的煤矿以前，是芝加哥的一个警官，芝加哥的恶棍无赖，我一看就认识。”

麦克默多把脸沉下来，喝道：“用不着告诉我你是芝加哥警察总署的马文！”

“正是这同一个老特德·马文听候您的吩咐。我们还没有忘记那里发生过枪杀乔纳斯·平托的事。”

“我没有枪杀他。”

“你没有吗？那不是有确凿的证据吗？好，那人一死对你可有很大好处，不然，他们早就因使用伪币罪把你逮捕入狱了。得

了，我们可以让这些事过去吧。因为，这只有你知我知，——也许我说得过头了，说了些份外的事——他们找不到对你不利的有力事实，明天芝加哥的大门就又为你敞开了。”

“我随便住在哪儿都可以。”

“喂，我给你透露了消息，可是你却像一条发怒的狗一样，也不知道谢我一声。”

“好，我想你也许是出于好意，我真应该感谢你。”麦克默多不十分恭敬地说道。

“只要你老老实实做人，我就不声张出去，”警察队长说道，“可是，皇天在上，如果以后你不走正道，那就另当别论了！祝你晚安，也祝你晚安，参议员先生。”

马文离开了酒吧间，这事不久就使麦克默多成了当地的英雄，因为人们早就暗中议论过麦克默多在遥远的芝加哥的事迹了。麦克默多平常对人们的询问总是一笑置之，就好像怕人家硬给自己加上伟大的英名似的。可是现在这件事被正式证实了。酒吧间里那些无业游民都向麦克默多聚拢来，亲切地和他握手。从此以后，麦克默多在这帮人中便无所顾忌了。他酒量很大，而且不显酒意，可是，那晚要不是斯坎伦搀扶他回家，这位颇负盛誉的英雄就只好在酒吧间里过夜了。

星期六晚上，麦克默多被介绍入会。他以为自己是芝加哥的老会员，不需要举行什么仪式就可以通过了。可是维尔米萨却有它引以自豪的特殊仪式，而每一个申请入会的人都要经受这种仪式。集会是在工会楼里一间专供举行此种仪式的宽大房间里进行的，维尔米萨有六十多个人麇集在这里，但这决不是此地的全体会员，因为山谷中还有一些他们的分会，在山谷两边的山上也还有一些分会。在干重大营生时，便互相交换人员，所以，一些犯罪作恶的事就可以由当地不认识的人去做。总共有不下五百名会员散布在整个煤矿区。

在空旷的会议室里，人们围在一张长桌周围。旁边另一张桌子上摆满了酒瓶子和玻璃杯,一些会员已经垂涎欲滴地望着它们。麦金蒂坐在首席，蓬乱的黑发上戴着一顶平顶黑绒帽，脖子上围着一条主教举行仪式用的圣带，因此，他仿佛是一个主持恶魔仪典的祭司。麦金蒂左右两旁是会中居于高位的人，其中就有生性凶残而面貌俊秀的特德·鲍德温。他们每个人都戴着绶带或是徽章，表明他们的职位。他们大都是中年人，其余的都是十八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只要长者发出命令，他们就心甘情愿竭尽全力地去干。长者中许多人从面貌上可以看出是些生性凶残、无法无天的人。不过仅从那些普通成员来看，很难使人相信，这些热情、坦荡的年轻人确实是一伙杀人不眨眼的凶手。他们道德败坏到了极点，把干坏事的本领引以为荣，并且异常崇拜那些所谓“干得利落”的出名人物。

由于具有这种变态的性格，他们主动去杀害那些从未得罪过他们的人；在许多情况下，还有那些素不相识的人，并把这当做勇敢而又侠义的事情。而在作案之后，他们还互相争论到底是谁打得最致命，并且争相描述被害人的惨叫声和身体受痛的扭曲形状，引以为乐。

起初，在他们安排做恶事时，还有点保密，可是在他们讲这些事时，就破例把这些罪恶行径公开了。因为法律在他们身上屡次失效，这就使他们觉得，一方面，没有一个人敢于出面作证控告他们，另一方面，他们有无数随叫随到的可靠的假证人，有满仓的金银财宝可以用来聘请州内最有才干的律师作辩护人。十年来，他们为非作歹，无所顾忌，但没有一个人被定罪。而威胁着死酷党人的唯一危险，还是来自他们的受害者，因为尽管受害者寡不敌众或受到突然袭击，但他们可以而且有时确实给匪徒们以深刻的教训。

有人警告过麦克默多，说严峻考验就摆在他面前，可是没有

一个人告诉他是什么考验。现在他被两个面容严肃的弟兄引到外室。通过隔板墙，他可以模糊地听到里面与会者的七嘴八舌的声音。有一两次提到他的名字，麦克默多知道大家正在讨论他的入会问题。后来走进一个斜挎着黄绿二色肩带的内部警卫，说道："身主有令，他应当被缚住双臂，蒙住双眼领进来。"

他们三个人便将麦克默多的外衣脱下，把他右臂的衣袖卷起来，用一条绳子迅速地把他双肘捆住。然后又把一顶厚厚的黑帽子扣到他的头上，把脸的上半部也盖住了，所以麦克默多什么也看不见了。最后他被引入集会厅。

罩上帽子以后，麦克默多只觉一片漆黑，十分难耐。他只听到一片沙沙声和周围人们的低语声，后来透过他双耳上蒙着的东西，他又隐约模糊地听到麦金蒂的声音："约翰·麦克默多，你是自由人会的老会员吗？"

麦克默多点头表示同意。

"你是属于芝加哥第二十九分会吗？"

麦克默多又点了点头。

"黑夜是不愉快的，"对方说道。

"是的，对旅行的异乡人，黑夜是不愉快的，"麦克默多答道。

"阴云密布。"

"对，暴风雨即将来临。"

"众位弟兄们可满意吗？"身主问道。

传来一阵赞同的低语声。

"兄弟，根据你的暗语和对答，我们知道你确实是一个自己人，"麦金蒂说道，"不过我们要让你知道在本县和外县，我们有一定的仪式，一定的责任。你准备试一试吗？"

"我准备好了。"

"你是一个坚定勇敢的人吗？"

"对。"

“请你向前迈一大步来证明它。”

这句话说完,麦克默多感到有两个尖锐的东西直抵在双目上,因此，这就形成一种局面，如果他向前迈步，那么就有失去双目的危险。但麦克默多依然鼓起勇气坚定地向前大步走去，于是那压在眼上的东西退缩开了，传来了一阵低低的喝彩声。

“他是一个坚定勇敢的人,”那个声音说道,“你能忍受苦痛吗?”

“像其他人一样能够,”麦克默多答道。

“试试他!”

麦克默多感觉前臂一阵难以忍受的刺痛，他竭力不使自己叫出声来。这种突然的冲击几乎使他昏厥过去，但他咬紧嘴唇，握紧双手，掩盖他的极度痛苦。

“比这再厉害些我也能忍受,”麦克默多说道。

这次获得了一片高声的喝彩。一个初来的人获得如此好评,在这个分会中还是从未有过的。大家过来拍拍他的后背，接着罩在头上的帽子也摘掉了。他在弟兄们一片祝贺声中，眨眨眼微笑着站在那里。

“还有最后一句话，麦克默多兄弟,”麦金蒂说道,“你既已宣誓效忠本会并保守秘密，你当然知道，对誓言的任何违背，其惩罚都是格杀勿论啊。”

“我知道,”麦克默多说道。

“那么你在任何情况下，都接受身主的管辖么?”

“我接受。”

“那么我代表维尔米萨三百四十一分会，欢迎你入会，享有本会特权,参与本会辩论。斯坎伦兄弟,你可以把酒摆在桌上,我们要为这位名不虚传的兄弟痛饮一杯!”

人们已经把外衣拿给麦克默多,但麦克默多在穿上外衣以前,看了看自己的右臂，那时右臂仍然如针扎一样疼痛。前臂上烙有

一个圆圈，里面套个三角形，烙印深而发红，像是烙铁留下的痕迹。他身旁的一两个人卷起了袖子，让他看他们自己的分会标记。

“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标记，”一个人说道，“不过不是都像你这样勇敢地对待它的。”

“唉，没什么，”麦克默多说道，可是臂上依然火烧火燎地疼痛。

当人会仪式结束，而酒也喝光了以后，开始讨论会中事务。麦克默多习惯于芝加哥那种无聊的场合，便注意倾听，愈听愈感到惊奇。

“议事日程的第一件事是，”麦金蒂说道，“读一封从默顿县第二百四十九分会身主温德尔那里来的信。他说：

‘亲爱的先生：

有必要消灭我们邻区雷和斯特玛施煤矿的矿主安德鲁·雷。你们总记得去年秋季你们和警察发生纠葛，我们曾派两个弟兄去帮忙的事。请你们派两个得力的人前来，他们将由分会司库希金斯负责接待，你知道他的地址，希金斯会告诉他们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行事。

你的朋友　J. W. 温德尔’

“我们有事要求借用一两个人的时候，温德尔从来未拒绝过我们，照理我们也不能拒绝他，”麦金蒂停顿了一下，他那阴沉、恶毒的双眼向室内四下打量了一番，问道，“谁自愿前往？”

几个年轻人举起手来。身主看着他们，赞同地笑了。

“你可以去，老虎科马克。如果你能干得像上次那样好，那你就不会出差错。还有你，威尔逊。”

“我没有手枪，”这个十几岁的孩子说道。

“你这是第一次，是不是？好，你迟早总是要取得经验的，这

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至于手枪，你会发现，手枪是在等着你的，不然就是我弄错了。如果你们在星期一报到，时间尽够了。你们回来时，一定会受到热烈欢迎。”

“这次可有报酬吗？”科马克问道，他是一个体格结实、面孔黝黑、面貌狰狞的年轻人，由于他的凶狠残暴，使他赢得了“老虎”的绰号。

“不用担心报酬。你们仅是出于荣誉去做这件事。事成后，也许有一点零头给你们。”

“那个人究竟有什么罪呢？”年轻的威尔逊问道。

“当然，那个人究竟有什么罪，这不是像你这样的人应当问的。他们那里已经对他作出了判决，那就不关我们的事了。我们所要做的只是替他们去执行而已。他们也会照样来替我们行事的。说起这个，下星期默顿分会就有两个弟兄到我们这里来行事。”

“他们是谁呢？”一个人问道。

“你最好不要问。如果你什么也不知道，你可以作证说什么也不知道，就不会招来什么麻烦。不过他们是那些干起事来很利落的人。”

“还有！”特德·鲍德温叫道，“有些事该了结一下。就在上星期，我们的三个弟兄被工头布莱克解雇了。早就应该给他教训了，他早就应该领受这个教训了。”

“领受什么？”麦克默多低声向邻座的人问道。

“给他一颗大号子弹完事！”那人大笑起来，高声说道，“你认为我们的办法怎样？兄弟。”

麦克默多现在已经是这个无恶不作的社团中的一分子，他的灵魂似乎已被这种精神所同化。

“我很喜欢它，”麦克默多说道，“这正是英雄少年用武之地啊！”

四周听到麦克默多讲话的人大加称赞。

“怎么回事?”坐在桌子那一端的黑大汉身主问道。

“先生，我们新来的弟兄，认为我们的办法很合他的口味。”

麦克默多马上站起来说道：

“我敢说，尊敬的身主，如果有用人的地方，我当以能为本会出力为荣。”

大家都对此高声喝彩，好像一轮朝日从地平线上升起。可是对一些年长的会员来说，这种成就似乎是太快了点。

“我提议，”一个灰白胡须的老人，长得面如鹫鹰，坐在身主的旁边，这就是书记哈拉威。他说道，“麦克默多兄弟应该等待，分会是很高兴使用他的。”

“当然，我也这样想，我一定遵命。”麦克默多说。

“兄弟，不久就会用到你的，”身主说，“我们已经知道你是一个情愿出力的人，我们也深信你在这地方会干得出色。今夜有一件小事，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出一臂之力。”

“我愿等待更有价值的机会。”

“不管怎样，今夜你可以去，这可以帮助你了解我们团体主张什么。以后我还要宣布这主张。同时，”他看了看议事日程，说道，“我还有一两件事要在会上讲。第一点，我要问司库我们银行的结存情况。应该给吉姆·卡纳威的寡妻发抚恤金。卡纳威是因公殉身的，把她照顾好是我们的责任。”

“吉姆是在上个月去谋刺马利克里克的切斯特·威尔科克斯时反遭毒手的，”麦克默多邻座的人告诉他说。

“现在存款很多，”司库面前放着银行存款本，报告说，“近来这些商行很大方。马克斯·林德公司付给的五百元还没动用。沃尔克兄弟送来一百元，可是我自己作主退还给他们，要他们出五百元。假如星期三我听不到回信，他们的卷扬机传动装置就会发生故障。去年我们烧毁了他们的轧碎机，他们才变得开通一点。西部煤业公司交来了年度捐献。我们手中有足够的资金去应付一切

债务。”

“阿尔奇·斯温登怎么样?”一个弟兄问道。

“他已经卖去产业，离开本区了。这个老该死的给我们留下一张便条，上面说，他宁肯在纽约做一个自由的清道夫，也不愿处在一个敲诈勒索集团的势力下面做一个大矿主，天哪！他逃走了以后，我们才接到这张便条。我想他再也不敢在这个山谷中露面了。”

一个脸刮得干干净净的老年人，面容慈祥，长着一双浓眉，从桌子的另一端站起来。

“司库先生，”他问道，“请问，被我们赶跑的那个人的矿产，让谁买下了?”

“莫里斯兄弟，他的矿产被州里和默顿县铁路公司买下了。”

“去年托德曼和李氏的矿山是被谁买下的?”

“也是这家公司，莫里斯兄弟。”

“曼森铁矿、舒曼铁矿、范德尔铁矿以及阿特任德铁矿，最近都出让了，又是让谁家买去的?”

“这些铁矿都被西吉尔默顿矿业总公司买去了。”

“我不明白，莫里斯兄弟，”麦金蒂说道，“既然他们不能把矿产从这个地方带走，谁买走它们，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十分敬重你，尊敬的身主，但我认为这与我们有很大的关系。这种变化过程到现在已有十年之久了。我们已经逐渐把所有的小资本家赶跑了。结果怎样呢?我们发现代替他们的是像铁路公司或煤铁总公司这样的大公司，这些公司在纽约或费城有他们的董事，对我们的恫吓置之不理。我们虽然能赶走他们在本地的工头，但这只不过意味着另派别人来代替他们而已，而我们自己反而招来危险。那些小资本家对我们不能有任何危害。他们既无钱又无势。只要我们不过于苛刻地压榨他们，他们就可以在我们的势力范围内继续留下来。可是如果这些大公司发觉我们妨碍

他们和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不遗余力，不惜工本地设法摧毁我们并向法院控诉我们。”

听到这些不吉祥的话，大家静默下来，神情沮丧，脸色阴沉。他们过去具有无上的权威，从未遭到过挫折，以至他们根本不曾想到自己会得到什么报应。然而，就连他们里面最不顾一切的人，听到莫里斯的想法，也觉得扫兴。

“我劝各位，”莫里斯继续说道，“以后对小资本家不要太苛刻了。如果有朝一日他们全被逼走了，那么我们这个社团的势力也就被破坏啦。”

实话是不受欢迎的。莫里斯说完刚刚落座，就听到一些人在高声怒叱。麦金蒂双眉紧皱，阴郁不快地站起身来。

“莫里斯兄弟，”麦金蒂说道，“你总是到处报丧。只要我们会众齐心协力，在美国就没有一种力量能碰碰我们。不错，我们不是常在法庭上和人较量么？我料想那些大公司会发觉，他们若像那些小公司一样向我们付款，倒比和我们斗争容易得多。现在，弟兄们，”麦金蒂说话时，取下他的平顶绒帽和圣带，“今晚会务进行完了，只有一件小事要在散会前再提一下。现在是兄弟们举杯痛饮、尽情欢乐的时候了。”

人类的本性确实是很奇怪的。这是一些把杀人当作家常便饭的人，一而再、再而三毫无人性地残杀过一些家庭的家长，眼见其妻室悲啼，儿女失怙，绝无内疚之心、恻隐之意，然而一听到优柔凄切的音乐，也会感动得落泪。麦克默多有一副优美的男高音歌喉。如果说他以前还未获得会中弟兄的友情善意，那么在他唱“玛丽，我坐在篱垣上”和“在亚兰河两岸”时，却使他们深受感动，再也抑制不住对他的善意了。

就在这第一天夜晚，这位新会员使自己成为弟兄中最受欢迎的一员，已经象征着即将晋升和获得高位。然而，要成为一个受尊敬的自由人会会员，除了这些友情以外，还需要具有另外一些

品质，而这个晚上还没过去，麦克默多已经被说成是这些品质的典范了。已经酒过数巡，人们早已醉醺醺，蒙眬眬，这时身主又站起来向他们讲话。

“弟兄们，”麦金蒂说道，“在镇上有一个人应当剪除，你们也知道，他是应当受到处罚的。我说的是《先驱报》的詹姆士·斯坦格。你们不是已经看到他又在破口大骂我们了吗？”

这时室内迸发出一阵赞同的低语声，有些人诅咒发誓。麦金蒂从背心口袋里拿出一张报纸来读道：

“法律与秩序！

“这是斯坦格给加上的标题。

‘煤铁矿区的恐怖统治

自首次暗杀事件发生，即示明我区存在犯罪组织，现已流逝十二载。唯自斯日始，此类暴行迄未间断。时至今日，彼等已登峰造极，竟使吾人蒙受文明世界之耻。吾国当日欢纳自欧洲专制政体下逃亡之移民，何曾预想此等结果？彼等竟欲欺凌当日赖以栖身之恩主，自作暴戾，而此等恐怖暴虐、目无法纪，竟在自由之星条旗帜圣神掩盖之下确立，顿使吾人心目中引起惊恐，犹如置身于最衰朽之东方君主国中者。彼等之名，人所共知。此组织亦公开。吾人对此容忍何日方休？吾人岂能常此生活……’

“够了，这种废话我念够了！”麦金蒂把报纸扔到桌上，高声喊道，“这就是斯坦格关于我们的报道。我现在对你们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对他怎样处理？”

“杀死他！”十几个人的声音杀气腾腾地喊道。

“我反对这样做，”那个长着一双浓眉、脸刮得干干净净的莫里斯兄弟说道，“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们在这个山谷中所施的手段太狠了，他们出于自卫势必要联合起来消灭我们。詹姆士·斯坦格是一个老人。他在镇上和区里都很受敬重。他发行的报纸在这山谷中也有牢固的基础。如果这个人被我们杀害，一定会震动全国，最后结局只能是我们的毁灭。”

“他们怎么样能使我们毁灭呢？懦夫先生，”麦金蒂叫道，“用警察吗？肯定说，一半警察是受我们雇用的，另一半害怕我们。也许用法庭和法官来对付我们？我们以前不是见识过吗？结果又怎么样呢？”

“法官林奇可能来审讯这件案子的，”莫里斯兄弟说道。

大家听了，都怒喊起来。

“只要我伸出手指，”麦金蒂喊道，“我就可以派二百个人到城里把他们彻底清除出去。”然后，双眉紧皱，突然提高了声音，“喂，莫里斯兄弟，我早已注意到你了。你自己不忠心，还要让别人离心离德。莫里斯兄弟，当你自己的名字也列入我们的议事日程时，就是你的黑煞日了。我想我正应当把尊名提出来列到日程上去。”

莫里斯立刻面色苍白，双膝颤抖，瘫倒在椅子上，颤巍巍地举起酒杯，喝了一口，答道：

“尊敬的身主，假如我说了我不应该说的话，我向你和会中诸位弟兄道歉。你们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忠心的会友，刚才也是我唯恐会里招来不幸，所以说出这样忧虑的话来。可是，尊敬的身主，我绝对相信你的裁决，甚于相信我自己，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敢冒犯了。”

身主听他说得这样谦卑，脸上的怒气消失了。

“很好，莫里斯兄弟。我也不愿对你加以教训。可是，只要我在领导之位，我们分会在言和行上就要统一。现在，弟兄们，”

他看了看周围的弟兄，继续说道，“我还要再说一下，如果斯坦格得到他完全应受的惩罚，那我们就会招来更多的麻烦。一旦这些新闻记者串通起来，国内每一家报刊就都会向警察和部队呼吁了。不过我认为你可以给他一次相当严厉的警告。鲍德温兄弟，你来安排一下好吗？”

“当然了！”这个年轻人热烈地应道。

“你要带多少人去？”

“六个就够了，用两个人守门。高尔，你去；曼塞尔，还有你；斯坎伦，还有你；还有威拉比兄弟二人。”

“我允许这位新来的弟兄一同去，”麦金蒂说道。

特德·鲍德温望着麦克默多，从他的眼色可以看出，他既没有忘却前隙，也不肯宽恕。

“行，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去，”鲍德温粗暴无礼地说道，“够了。我们动手越快越好。”

这七个人有的吵嚷着，喊叫着，有的醉醺醺地哼着小调离了席。酒吧间里依然挤满欢宴的人，许多弟兄还留在那儿。这一小伙奉命执行任务的人走到街上，两三个一伙沿人行道行进，以免引人注意。这天夜晚，天气异常严寒，星光灿烂，一弦弯月高悬冷空。这些人走到一座高楼前停下来，聚集在院子里。明亮的玻璃窗户中间印着金色大字“维尔米萨先驱报社”。从里面传来印刷机的响声。

“你在这里，”鲍德温对麦克默多说道，“你可站在楼下面，守住大门，使我们退路畅通。阿瑟·威拉比和你在一起。其余的人随我来。弟兄们，不要怕，因为我们有十几个证人，可以证明我们此时是在工会的酒吧间里呢。”

这时将近午夜时分，街上除了一两个返家醉汉外，别无行人。这一伙人穿过大街，推开报社大门，鲍德温一行人冲进去，跑上对面的楼梯。麦克默多和另一个人留在楼下。从楼上的房间里传

来呼救声，然后是脚步践踏声、椅子翻倒声。过了一会儿，一个鬓发灰白的人跑到楼梯平台上来。可是没跑几步，就被抓住，他的眼镜叮当一声落在麦克默多脚旁。只听砰的响了一下，接着是一阵呻吟声。这人面朝下倒在那里，几根棍棒一齐向他身上噼噼啪啪地打来。他翻滚抽搐着，瘦长的四肢在打击下颤抖不已。别人都停手了，可是鲍德温凶残的脸依然狞笑不止，手中的棍棒向老人头上乱砍，老人徒然努力用双手护住头，但他的白发已经被血浸湿了。鲍德温还在找被害人双手护不着的地方乱打一阵。这时麦克默多跑上楼来，把他推开。

“你要把这个人打死的，”麦克默多说道，“住手！”

鲍德温惊讶地望着他。

“该死的！”鲍德温喊道，“你是谁，敢来干涉我？你这个新入会的人吗？靠后站！”他举起了棍棒，可是麦克默多从裤子后兜中抽出手枪来。

“你自己靠后站！”麦克默多高喊道，“你敢碰我一下，我就立刻开枪。身主不是有命令吩咐不要杀死这个人么，你这不是要杀死他是什么？”

“他说得不错，”其中有一个人说道。

“哎呀，你们最好快点吧！”楼下的那个人喊道，“各家窗户里都亮了灯，过不了五分钟，全镇的人都要来追捕你们了。”

这时街上果然有人喊叫，一些排字印刷工人聚集到楼下大厅里，鼓起勇气准备行动。那些罪犯便丢下这个编辑僵卧的身体，窜下楼来，飞快沿街而逃。跑到工会大厅以后，一些人混到麦金蒂酒馆的人群中，低声向首领报告，事情已经完全得手。另一些人，其中也有麦克默多，奔到街上，从偏僻的小路各回各家去了。

四　恐怖谷

第二天早晨，麦克默多一觉醒来，回忆起入会的情形。因为酒喝多了，头有些胀痛，臂膀烙伤处也肿胀起来隐隐作痛。他既有特殊的收入来源，去做工也就不定时了，所以早餐吃得很晚，而上午便留在家中给朋友写了一封长信。后来，他又翻阅了一下《每日先驱报》，只见专栏中刊载着一段报道：

先驱报社暴徒行凶——主笔受重伤

这是一段简要的报道，实际上麦克默多自己比记者知道得更清楚。报道的结尾说：

"此事现已归警署办理，然断难瞩望彼等获致优于前此诸案之效果。暴徒中数人已为人知，故可望予以判处。而暴行之源则毋庸讳言为该声名狼藉之社团，彼等奴役全区居民多年，《先驱报》与彼等展开毫无妥协之斗争。斯坦格君之众多友好当喜闻下述音信，斯坦格君虽惨遭毒打，头部受伤甚重，然尚无性命之虞。"

下面报道说，报社已由装备着温切斯特步枪之煤铁警察队守卫。

麦克默多放下报纸，点起烟斗，但手臂由于昨晚的灼伤，不觉有些颤动。此时外面有人敲门，房东太太给他送来一封便笺，说是一个小孩刚刚送到的。信上没有署名，上面写着：

“我有事要和您谈一谈，但不能到您府上来。您可在米勒山上旗杆旁找到我。如您现在肯来，我有要事相告。”

麦克默多十分惊奇地把信读了两遍，他想不出写信的人是谁，或有什么用意。如果这出于一个女人之手，他可以设想，这或许是某些奇遇的开端，他过去生活中对此也颇不生疏。可是这是一个男人的手笔，此人似乎还受过良好教育。麦克默多踌躇了一会儿，最后决定去看个明白。

米勒山是镇中心一座荒凉的公园。夏季这里是人们常游之地，但在冬季却异常荒凉。从山顶上俯瞰下去，不仅可以尽览全镇污秽零乱的情景，而且可看到蜿蜒而下的山谷；山谷两旁是疏疏落落的矿山和工厂，附近积雪已被染污了；此外还可观赏那林木茂密的山坡和白雪覆盖的山顶。

麦克默多沿着常青树丛中蜿蜒的小径，漫步走到一家冷落的饭馆前，这里在夏季是娱乐的中心。旁边是一棵光秃秃的旗杆，旗杆下有一个人，帽子戴得很低，大衣领子竖起来。这个人回过头来，麦克默多认出他是莫里斯兄弟，就是昨晚惹怒身主的那个人，两人相见，交换了会里的暗语。

“我想和你谈一谈，麦克默多先生，”老人显得进退两难，踌躇不决地说道，“难得你赏光前来。”

“你为什么信上不署名呢？”

“谁也不能不小心谨慎，先生。人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招来祸事，也不知道谁是可以信任的，谁是不可信任的。”

“当然谁也可以信任会中弟兄。”

“不，不，不一定，”莫里斯情绪激昂地大声说道，“我们说的什么，甚至想的什么，似乎都可以传到麦金蒂那里。”

“喂！”麦克默多厉声说道，“你知道，我昨晚刚刚宣誓要忠

于我们的身主。你是不是要让我背叛我的誓言?”

“如果你这样想,”莫里斯满面愁容地说道,“我只能说,我很抱歉,让你白跑一趟来和我见面了。两个自由公民不能交谈心里话,这岂不是太糟糕了么!”

麦克默多仔细地观察着对方,稍微解除了一点顾虑,说道:“当然,我说这话只是为我自己着想的。你知道,我是一个新来的人,我对这里的一切都是生疏的。就我来说,是没有发言权的,莫里斯先生。如果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讲,我将洗耳恭听。”

“然后去报告首领麦金蒂!”莫里斯悲痛地说道。

“那你可真冤枉我了,”麦克默多叫道,“从我自己来说,我对会党忠心,所以我就对你直说了。可是假如我把你对我推心置腹讲的话说给别人听,那我就是一个卑鄙的奴才了。不过,我要警告你,你不要指望得到我的帮助或同情。”

“我并不指望求得帮助或同情,”莫里斯说道,“我对你说这些话,就已经把性命放在你手心里了。不过,虽然你够坏的了——昨晚我觉得你会变成一个最坏的人,但毕竟你还是个新手,也不像他们那样的铁石心肠,这就是我想找你谈一谈的原因。”

“好,你要对我讲些什么?”

“如果你出卖了我,你就要遭到报应!”

“当然,我说过我绝不出卖你。”

“那么,我问你,你在芝加哥加入自由人会,立誓要做到忠诚、博爱时,你心里想过它会把你引向犯罪道路吗?”

“假如你把它叫做犯罪的话,”麦克默多答道。

“叫做犯罪!”莫里斯喊道,他的声音激动得颤抖起来,“你已经看到一点犯罪事实了,你还能把它叫做什么别的?!昨天晚上,一个岁数大得可以做你父亲的老人被打得血染白发,这是不是犯罪?你把这叫做犯罪,还是把它叫做什么别的呢?”

“有些人会说这是一场斗争,”麦克默多说道,“是一场两个

阶级之间的全力以赴的斗争，所以每一方尽量打击对方。”

“那么，你在芝加哥参加自由人会时，可曾想到这样的事吗？”

“没有，我担保没有想到过。”

“我在费城入会时，也没有想到过。只知道这是一个有益的会社和朋友们聚会的场所。后来我听人提到这个地方，我真恨死这个名字第一次传到我耳中的那一时刻了，我想到这里来使自己生活得好一些！天啊！使自己生活得好一些！我妻子和三个孩子随我一起来了。我在市场开了一家绸布店，颇有盈利。我是一个自由人会会员，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后来我被迫像你昨晚那样，加入当地的分会。我的胳膊上烙下了这个耻辱的标记，而心里却打上了更加丑恶的烙印。我发觉我已经受一个奸邪的恶棍指挥控制，并陷入一个犯罪网里。我可怎么办呢？我想把事情做得善良些，可是只要我一说话，他们便像昨晚一样，说我是叛逆。我在世上所有的一切，都在绸布店里，我也不能远走他方。如果我要脱离这个社团，我知道得很清楚，我一定会被谋害，上帝知道我的妻子儿女会怎么样？噢，朋友，这简直可怕，太可怕了！”他双手掩面，身体不住地颤动，抽抽噎噎地啜泣起来。

麦克默多耸了耸肩，说道：“做这种事，你心肠太软了，你不适合干这样的事。”

“我的良心和信仰还没有丧失，可是他们使我成为他们这伙罪犯中间的一个。他们选中我去做一件事，如果我退缩，我很清楚，我会遭到什么下场。也许我是一个胆小鬼，也许是我想到我那可怜的小女人和孩子们，无论怎么说，反正我是去了。我想这件事会永远压在我心里的。

“这是山那边一所孤零零的房子，离这里有二十英里。像你昨天那样，他们让我守住门口。干这种事，他们还不相信我。其他的人都进去了。他们出来时，双手都沾满了鲜血。正当我们离开时，一个小孩从房内跑出来跟在我们后面哭叫着。这是一个五

岁的孩子，亲眼看到他父亲遇害。我吓得几乎昏厥过去，可是我不得不装出勇敢的样子，摆出一副笑脸来。因为我很明白，如果我不这样，同样的事就要出在我的家里，他们下次就会双手沾满鲜血从我家里出来，我的小弗雷德就要哭叫他的父亲了。

“可是我已经是一个犯罪的人了，是一个谋杀案的胁从犯，在这个世界上永远被遗弃，在下世也难超生。我是一个善良的天主教徒。可是神父要听说我是一个死酷党人，也不会为我祈祷了，我已经背弃了宗教信仰。这就是我所经受的。我看你也正在走这条路，我问你，将来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你是准备做一个嗜血杀人犯呢，还是我们去设法阻止它呢？”

“你要怎样做呢？”麦克默多突然问道，“你不会去告密吧？”

“但愿不要发生这样的事！”莫里斯大声说道，“当然，就是这样一想，我的性命也就难保了。”

“那好，”麦克默多说道，“我想你是一个胆小的人，所以你把这件事也看得太严重了。”

“太严重！等你在这里住得时间长一些再瞧。看看这座山谷！看看这座被上百个烟囱冒出的浓烟笼罩住了的山谷！我告诉你，这杀人行凶的阴云比那笼罩在人民的头上的烟云还要低回、浓厚。这是一个恐怖谷，死亡谷。从早到晚，人们心里都惊惶不安。等着瞧吧，年轻人，你自己会弄清楚的。”

“好，等我了解得多了，我会把想法告诉你的，”麦克默多漫不经心地说道，“很清楚，你不适于住在这里，你最好早些转售你的产业，这对你会有好处的。你对我所说的话，请放心，我不会说出去。可是，皇天在上，如果我发现你是一个告密的人，那可就……”

“不，不！”莫里斯令人可怜地叫道。

“好，我们就谈到这里。我一定把你的话记在心上，也可能过几天我就给你回话。我认为你对我讲这些话是善意的。现在我

要回家去了。”

“在你走之前，我还要讲一句话，”莫里斯说道，“我们在一起讲话，难免有人看见。他们可能要打听我们说些什么。”

“啊，这一着想得很好。”

“我就说我想请你到我店里做职员。”

“我说我不答应。这就是我们到这里办的事情。好，再见，莫里斯兄弟。祝你走运。”

就在这天中午，麦克默多坐在起居室壁炉旁吸烟，正陷于沉思之中，门突然被撞开，首领麦金蒂高大的身影堵满了门框。他打过招呼，在这个年轻人对面坐了下来，冷静沉着地瞪了他好一阵子，麦克默多也照样瞪着他。

“我是不轻易出来拜访人的，麦克默多兄弟，”麦金蒂终于说道，“我总是忙于接待那些拜访我的人。可是我认为我已经破例到你家来看望你了。”

“蒙你光临，我很感荣幸，参议员先生，”麦克默多亲热地答道，从食品橱里取出一瓶威士忌酒来，“这是我喜出望外的光荣。”

“胳膊怎么样？”身主问道。

麦克默多作了一个鬼脸，答道：“啊，我不会忘记的，可是这是有价值的。”

“对于那些忠实可靠、履行仪式、帮助会务的人来说，这是有价值的。今天早晨在米勒山附近，你对莫里斯兄弟说了些什么？”

这一问题来得如此突兀，幸而麦克默多早有准备，遂放声大笑道：“莫里斯不知道我可以在家中谋生。他也根本不会知道，因为他把我这一类人的良心估计过高。不过他倒是一个好心的老家伙。他以为我没有职业，所以他要我在一家绸布店里做职员。”

“啊，原来是为这事吗？”

“是的，就是这么件事。”

“那么你回绝了吗？”

“当然了。我在自己卧室里干四个小时，不要比在他那里多挣十倍吗？”

“不错。可是要是我的话，我不会和莫里斯来往太多的。”

“为什么呢？”

“我想我不能告诉你。这里大多数人都明白。”

“也许大多数人都明白，可是我还不明白，参议员先生，”麦克默多鲁莽地说，“如果你是一个公正的人，你就会知道的。”

这个黑大汉怒目瞪着麦克默多，他那毛茸茸的手爪一下子抓住酒杯，好像要把它猛掷在对方头上，后来他反而兴高采烈、虚情假意地大笑起来。

“毫无疑问，你确实是一个怪人，”麦金蒂说道，“好，如果你一定要知道原因，那么我就告诉你。莫里斯没有向你说什么反对本会的话吗？”

“没有。”

“也没有反对我的话吗？”

“没有。”

“啊，那是因为他还不敢相信你。可是他心里已经不是一个忠心的弟兄了。我们对这一点知道得很清楚，所以对他很注意，我们就等待时机去告诫他，我想这一时刻已经不远了。因为在我们的羊圈里是没有那些下贱绵羊的栖身之地的。可是如果你同一个不忠心的人结交，我们要认为你也是一个不忠心的人。这你明白了吗？”

“因为我不喜欢这个人，我也没有机会和他结交。”麦克默多回答道，“至于说我不忠心，也就是出自你的口中，假如要是别的人，他就不会有机会第二次再对我说这种话了。”

“好，不要再说了，”麦金蒂把酒一饮而尽，说道，“我是及时来劝告你，你应当明白。”

“我很想知道你究竟是怎么知道我和莫里斯谈过话的。”

麦金蒂笑了一笑。

“在这个镇子里发生什么事，我都知道，”麦金蒂说，“我想你总该知道不论什么事都逃不过我的耳目的。好，时间不早了，我还要说……”

可是一个非常意外的情况打断了他告别的话。随着一下突然的撞击声，门打开了，三张坚决的面孔正从警帽的帽檐下怒目横眉地瞪着他们。麦克默多跳起身来，刚把手枪抽出一半，他的手臂就在半路停了下来，因为他发现两支温切斯特步枪已经对准了他的头部。一个身着警服的人走进室内，手中握着一支六响的左轮手枪。这人正是以前在芝加哥待过，现在的煤铁矿保安队队长马文。他摇摇头，皮笑肉不笑地望着麦克默多。

“芝加哥的麦克默多先生，我想你已经被捕了，”马文说道，“你是不能脱身的，戴上帽子，跟我们走！”

“我认为你要因此而付出代价的，马文队长，”麦金蒂说道。“我倒愿意知道，你是什么人，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擅自闯入人家家中，骚扰一个忠实守法的人！”

“这与你无关的，参议员先生，”警察队长说道，“我们并不是来追捕你，而是来追捕这个麦克默多的。你应当帮助我们，而不应当妨碍我们履行职责。”

“他是我的朋友，我可以对他的行为担保，”麦金蒂说道。

“无论从哪方面看，麦金蒂先生，近几天里，你只能为你自己的行为担保了，”警察队长答道，“麦克默多来这里以前早就是个无赖，现在仍然不安分守己。警士，把枪对准他，我来缴他的械。”

“这是我的手枪，”麦克默多冷冰冰地说道，“马文队长，假如你我二人单独面对面地相遇，你不会这么容易捉住我的。”

“你们的拘票呢！”麦金蒂说道，“天哪！一个人住在维尔米萨竟和住在俄国一样，像你这样的人也来领导警察局！这是资本

家的非法手段，我估计以后这种事会听得更多的。”

“你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参议员先生。我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我犯了什么罪？”麦克默多问道。

“在先驱报社殴打老主笔斯坦格一案与你有关。别人没告你杀人之罪，这并不是因为你不想杀人。”

“啊，假如你们仅是为了这件事，”麦金蒂微笑着说道，“现在住手，你们可以省很多麻烦。这个人在我酒馆里和我一起打扑克，一直打到半夜，我可以找出十几个人来作证明。”

“那是你的事，我认为明天你可以到法庭去说。走吧，麦克默多，假如我不愿意枪弹射穿你的胸膛，你就老老实实地走。麦金蒂先生，你站远点，我警告你，在我履行职责时，决不容许有任何抵抗的。”

马文队长的神色如此坚决，以至麦克默多和他的首领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在分手以前，麦金蒂借机和被捕者低声耳语道："那东西怎样……”他猛地伸出大拇指，暗示着铸币机。

“安排好了，”麦克默多低语说，他已经把它安放在地板下安全的隐秘处所。

“我祝你一路平安，”首领和麦克默多握手告别，说道，“我要去请赖利律师，并且亲自去出庭辩护。请相信我的话，他们不会扣留你的。”

“我不愿在这上面打赌。你们两个人把罪犯看好，假如他想要什么花招，就开枪射击。我要先把这屋子搜查一下然后再撤。”

马文队长搜查了一番，不过显然没有发现隐藏铸币机的痕迹。他走下楼来，和一干人把麦克默多押送到总署去。天色已经昏黑，刮起一阵强烈的暴风雪，因此街上已经很少行人，只有少数几个闲逛的人跟在他们后面，壮着胆子大声诅咒被捕者。

“处决这个该死的死酷党人！”他们高声喊道，“处决他！”在

麦克默多被推进警署时，他们嘲笑他。经过主管的警官简短的审问之后，麦克默多被投进普通牢房。他发现鲍德温和前一天晚上的其他三个罪犯也在这里，他们都是这天下午被捕的，等候明天审讯。

自由人会的手很长，甚至能伸到监牢里。天晚以后，一个狱卒带进一捆稻草来给他们铺用，他又从里面拿出两瓶威士忌酒，几个酒杯和一副纸牌来。他们就饮酒赌博，狂欢了一夜，丝毫不顾虑明早的事。

他们这样做什么麻烦也没惹出来，案件的结局就是明证。这位地方法官，根据证词不能给他们定罪。一方面，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不得不承认灯光十分模糊，他们自己也非常混乱慌张，尽管他们相信被告就是其中的人，但很难绝对保证认清行凶者的面貌。经过麦金蒂安排好的聪明的律师一番盘问以后，这些证人的证词更加含糊不清了。

被害人已经证明说，他遭受突然袭击时非常震惊，除了记得第一个动手打他的人有一撮小胡子以外，什么也说不清。他补充说，他知道这些人是死酷党党徒，因为社会上没有别的人恨他，由于他经常公开发表评论，长期以来受到该党党徒的威胁恫吓。

另一方面，有六个公民，其中包括市政官参议员麦金蒂，出席作证，他们的证词坚决、一致、清楚地说明，这些被告都在工会打扑克，一直到严重违法行为发生一个多小时以后才散场。

不用说，对被捕的人所受的烦扰，法官说了一些近于道歉的话，同时含蓄地训斥了马文队长和警察多管闲事，便把被告释放了。

这时法庭内一些旁听者大声鼓掌欢迎这一裁决，麦克默多看出其中有许多熟悉的面孔。会里的弟兄都微笑着挥手致意。可是另一些人在这伙罪犯从被告席上鱼贯而出时，坐在那里双唇紧闭，目光阴郁；其中一个小个子黑胡须面容坚毅果敢的人，在那些获

释的罪犯从他面前走过时，说出了他自己和其他人的想法。

“你们这些该死的凶手!”他喊道，“我们还要收拾你们的!”

五　最黑暗的时刻

杰克·麦克默多自从被捕和无罪释放以后,在他那一伙人中，声名大噪。一个人在入会的当夜就干了一些事，使他在法官面前受审，在这个社团是史无前例的。他已赢得很高的声望，人们认为他是一个好酒友，兴致很高的狂欢者，性情高傲，绝不肯受人侮辱，即便对具有无上权威的首领本人，他也绝不让步。可是除此之外，他还给同伙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大家认为，在全分会，没有一个人的头脑能像他那样转眼就能想出一个嗜血成性的阴谋诡计，也没有一个人的手能像他那样把阴谋诡计付诸实施。“他一定是一个手脚利落的家伙,”那些老家伙们议论道,他们等待着时机，让麦克默多开始大显身手。

麦金蒂手中已有足够的役使工具，可是他认为麦克默多是一个最有才干的人，他觉得自己好像一个主人用皮带系住一条凶残嗜血的猎犬，用一些劣种狗去做小事，但总有一天要放开这个凶兽去捕食。少数会员，其中也有鲍德温，对这个外来人升得很快深感不满，甚至怀恨在心，可是他们却回避他，因为麦克默多就像轻易笑闹一样随时可以和人决斗。

不过，假如说麦克默多在党羽中赢得了荣誉，而他却失去了另外一个、甚至是对他更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伊蒂·谢夫特的父亲从此不再和他打交道，也不许他上门。伊蒂深深沉湎于对麦克默多的爱情之中，但她善良的心性却也觉得，倘若和一个暴徒结婚，很难料想后果如何。

一天夜晚，伊蒂辗转反侧，彻夜未眠。早晨，她决心去看望麦克默多，她想或许这是最后一次和他见面了，要尽最大努力把他从那些拉他下水的恶势力下挽救出来。因为麦克默多经常求她到他家中去，她便向麦克默多家走来，径直奔向他的起居室。麦克默多正坐在桌前，背对着门口，面前放着一封信。年方十九的伊蒂，陡然闪过一个女孩子的顽皮念头。伊蒂轻轻把门推开，见麦克默多丝毫没有察觉，便蹑手蹑脚地悄悄走向前去，把手轻轻放在他的肩上。

伊蒂本想吓一吓麦克默多，这一着肯定办到了；但没有料到自己也受到惊吓。麦克默多像老虎一般反身一跃而起，把右手扼到伊蒂咽喉上。与此同时，左手把他面前放的信揉成一团。一时间他怒目横眉地站在那里。可是，定睛一看，不由惊喜交加，马上收敛起他那凶恶的面容。伊蒂已被吓得向后退缩，因为在她那娴静文雅的生活中还从未碰到过这样的事。

“原来是你呀!”麦克默多擦去额上的冷汗，说道，“没有想到是你来，我亲爱的，我差点没把你扼死。来吧，亲爱的，”麦克默多伸出双手说道，“让我来向你赔礼。”

伊蒂突然从麦克默多的表情上看出，他是因犯罪而惊恐。这使她惊魂未定。她那妇女的本能告诉自己，麦克默多决不是陡然受惊才吓成这个样子。他是犯罪——就是这个问题——是因犯罪而惊恐!

“你出了什么事？杰克，”伊蒂高声说道，“为什么我把你吓成这样？噢，杰克，假如你问心无愧的话，那你决不会这样看着我的!”

“不错，我正在想别的事情，所以你那么婀娜轻盈地走进来……”

“不，不，决不仅是这样，杰克，”伊蒂突然产生了怀疑，“让我看看你写的那封信。”

“啊，伊蒂。我不能给你看。”

伊蒂更加怀疑了。

“那是给另一个女人写的，”她叫嚷道，“我知道了！你为什么不让我看？那是给你妻子写的信吧？我怎能确定你是一个未婚男子呢？你是一个外来人，没有一个人了解你。”

“我没有结过婚，伊蒂。瞧，我现在发誓！你是世上我唯一爱的女子。我对耶稣的十字架发誓！”

麦克默多面色苍白，激动恳挚地辩白说，伊蒂只得相信他。

“好，那么，”伊蒂说道，“你为什么不愿让我看那封信呢？”

“我告诉你说，我亲爱的，”麦克默多说道，“我曾宣誓不给别人看这封信，正像我不会破坏我对你发过的誓言一样。因此，我要对接受我誓言的人守信用。这是会里的事务，即使对你也要保守秘密。当你把一只手放到我肩上时，我之所以受到惊吓，因为这可能是一只侦探的手啊，难道连这你还不明白吗？”

伊蒂觉得他说的都是实话。麦克默多把她抱在怀里亲吻，来驱散她的惊恐和怀疑。

“那么，请坐在我身旁。这是王后的奇异宝座，不过这已是你贫穷的情人所能给你的最好的东西了。我想，将来总有一天他会让你得到幸福的。现在你精神好一点了吗？”

“当我知道你是罪犯中的一员时，当我不晓得哪一天会听到法庭审理你的杀人案件时，我的精神怎么能有一时片刻的安宁呢？昨天，我们的一个房客这样称呼你，说什么‘麦克默多这个死酷党人’。这简直像一把刀子扎到我心里一样啊！”

“确实，让他们说去好了，没什么了不起。”

“可是他们说的是实话。”

“好，亲爱的，事情不是像你想得那么坏。我们不过是一些穷人，试图用我们的手段，争取我们的权力罢了。”

伊蒂双臂搂住她情人的颈项。“放弃它吧！杰克，为了我，为

了上帝，放弃它吧！今天我就是为了求你才到这儿来的。噢，杰克，看，我跪下来求求你！我跪在你面前恳求你放弃它！”

麦克默多抱起伊蒂，把她的头放在胸前，抚慰她道：“当然，我亲爱的，你不知道你的要求意味着什么。如果意味着破坏我的誓言，背离我的同伙，我怎么能放弃它呢？假如你能明白我干的是什么事，你就不会向我要求这个了。再说，即使我想这样做，我又怎能做得到呢？你不想一想，死酷党能容许一个人携带它的一切秘密随便走掉吗？”

“我想到这点了，杰克。我完全计划好了。父亲储蓄了一些钱。他早已厌倦了这个地方，在这里那些人的恐怖行为使我们的生活暗淡无光。父亲已经准备离开。我们一起逃往费城，或是去纽约，到那里我们就安全了，不必再怕他们。”

麦克默多笑了笑，说道：“这个会党手伸得很长。你以为它不能从这里伸到费城或纽约去吗？”

“好，那么，我们去西方，或是去英国，或是去德国，爸爸就是那里人。只要离开这‘恐怖谷’，到哪里都行。”

麦克默多想到了老莫里斯兄弟。

“真的，我听到这样称呼这座山谷，这已是第二次了，”麦克默多说道，“这阴霾看来确实压在你们许多人头上。”

“它无时无刻不使我们的生活惨淡无光。你想特德·鲍德温会宽恕我们吗？假如不是他怕你，你想我们的运气会怎么样？你只要看看他望着我时的那种如饥似渴的眼光就够了！”

“皇天在上！假如我再碰到他这样，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不过，小姑娘，我不能离开这里。我不能。请彻底相信我的话吧。不过只要你让我自己去想办法，我一定会找到体面的出路的。”

“干这样的事是不体面的。”

“好，好，这不过是你的看法。可是只要你给我六个月的时间，我可以做到使我离开这里时毫不愧对于人。”

姑娘高兴得笑了。

“六个月!”她大声说道，“这是你的诺言吗?”

“对，也可能七个月或八个月。可是最多不过一年，我们就可以离开这个山谷了。”

伊蒂所能得到的莫过这些了，但这些却很重要。这隐隐的一丝曙光，就把将来的一切阴霾一驱而尽。她满心轻松愉快地回到父亲家中。自从杰克·麦克默多闯入她的生活以来，她还从未有过这种心情。

也许有人以为，死酷党所作所为全都会让它的党徒知道的，可是他很快就会发现这个组织比一般简单的分会要广泛、复杂得多。即使身主麦金蒂对许多事也一无所知。因为有一个称为县代表的官员，住在离市中心很远的霍布森领地，他用出人意外而又专横的手段行使权力，统治着各个不同的分会。麦克默多仅仅看到过他一次，这是一个狡诈的人，头发有点发灰，行动鬼鬼祟祟，活像一只耗子，总是充满恶意地斜眼看人。此人名叫伊万斯·波特。甚至维尔米萨的大头目在他面前也感到有些畏惧。如同非凡的丹东①在凶险的罗伯斯比尔②面前感到软弱无力一样。

一天，麦克默多同寓的伙伴斯坎伦收到麦金蒂的一封便笺，里面附有伊万斯·波特写来的信，信上通知说，将派两名得力人员——劳勒和安德鲁斯——到邻区行事，而对他们行事的对象，就不做详细说明了。身主是否可以给他们安排适当住处？麦金蒂写

---

① 丹东 Danton (1759—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律师。他说过：“为了战胜敌人，必须勇敢，勇敢，还要勇敢。”后丹东及其附和者实质上变成了反革命政党，1794 年 4 月 5 日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译者注

② 罗伯斯比尔 Robespierre (1758—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雅各宾派专政（1793 年 6 月—1794 年 7 月）的革命政府首脑。——译者注

道，在工会里任何人都无法保守秘密，因此，他责成麦克默多和斯坎伦把这两个来人安排在他们寓所住几天。

就在当天夜晚，这两个人来了，每个人带着一个手提包。劳勒年龄较大，是一个精明人，沉默寡言，比较稳重，身着一件旧礼服大衣，戴一顶软毡帽，乱蓬蓬的灰白胡子，使人感到他是一个巡回传教士。他的伙伴安德鲁斯是一个半大的孩子，面容坦率，性情开朗，举止轻快活泼，好像一个人出来欢度假期，准备不放过一分钟地尽情欢乐似的。两个人都绝不饮酒，从各方面看都是地地道道的党徒。他们是这个杀人协会的得力工具和杀人凶手。劳勒已经干过十四次这类犯罪活动，安德鲁斯也杀过三次人了。

麦克默多发现，他们很乐意谈自己过去的作为，讲起来颇为得意，带着为社团立下过汗马功劳的骄傲神情。但对目前要执行的任务却守口如瓶。

“他们选派我们来是因为我和这个孩子都不饮酒，”劳勒解释说，“他们相信我们不会说出我们不应该说的。这是县代表的命令，我们必须服从。请你们不要见怪。”

“当然了，我们都是同党，”麦克默多的同宿人斯坎伦说道，这时四人坐下共进晚餐。

“这是实话，我们可以毫无限制地谈论如何杀死查利·威廉斯，或者如何杀死西蒙·伯德，以及过去的其他案子。可是在我们这件事未得手之前，我们什么也不能谈。”

“这里有六七个人，我要教训他们，”麦克默多咒骂道，“我猜，你们是不是追踪铁山的杰克·诺克斯？我认为他应该得到惩罚。”

“不，还不是他。”

“要不然是赫尔曼·斯特劳斯？”

“不，也不是他。”

“好，如果你们不肯说，我们也不勉强，可是我很愿意知道。”

劳勒摇头微笑。他是坚决不肯开口了。

尽管他俩缄默不言，斯坎伦和麦克默多却决定参加他们所说的“游戏”。所以，一天清晨，麦克默多听到他们蹑手蹑脚地下了楼，便把斯坎伦叫醒，急忙穿上衣服。这时房门大开，天还没亮，他们借助灯光，看到那两个人已经走到街上，麦克默多和斯坎伦便小心翼翼地尾随踏雪而行。

他们的寓所靠近镇边，那两个人很快走到镇外边十字路口。另有三人早在那里等候，劳勒和安德鲁斯与他们匆匆说了几句话，便一同走了。可想而知，一定是有重大的事情，所以要用这么多人。有几条小径通往各个矿场，这些人走上一条通往克劳山去的小路。那里的矿场掌握在一个极有魄力、精明能干的人手中，由于这个英国经理乔塞亚·邓恩精力旺盛、不惧邪恶，所以长期以来，尽管恐怖笼罩着山谷，这里却依然纪律严明，秩序井然。

天色已经大亮，工人们慢慢上路，有的独自一人，有的三五成群，沿着踩黑了的小路走去。

麦克默多和斯坎伦混在人群中慢步走去，始终保持能望到他们所尾随的人。一股浓烟升起，随着是一阵汽笛的刺耳尖叫声。这是开工信号，十分钟以后，罐笼就要降下去，劳动也就开始了。

他们来到矿井周围空旷的地方，已经有上百名矿工等在那里，因为天气严寒，他们不住跺脚，向手上呵气。这几个陌生人站在机房附近。斯坎伦和麦克默多登上一堆煤渣，可以从此处望到全景。他们看到矿务技师，这位叫做孟席斯的大胡子苏格兰人，从机房走出来，吹响哨子，指挥罐笼降下去。

这时，一个身体颀长、面容诚恳、脸刮得光光的年轻人，向矿井前走去。在他走过来时，一眼看到机房旁那伙默不作声、站着不动的人，这伙人把帽子戴得很低，竖起大衣领子遮着脸。一瞬间这个经理预感到死神把它冷酷的手抚到他的心上，但他不顾一切，只顾恪尽职责，要去驱逐这几个闯来的陌生人。

“你们是什么人？”他一面向前走，一面问道，“你们在这里游荡什么？”

没有一个人回答他，可是少年安德鲁斯走上前去，一枪射中他的肚子。这上百名等候上工的矿工一动也不动，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似乎已被吓得目瞪口呆。这个经理双手捂住伤口，弯下身子，摇摇晃晃地走向一旁，可是另一个凶手又开了枪，他便倒在地上，在一堆渣块间挣扎性命了。那个苏格兰人孟席斯见了，大吼一声，举起一根大铁扳手向凶手们打去，可是他脸上立刻中了两枪，也倒在凶手脚旁死去。

这时一阵哗乱，一些矿工涌向前来，可是两个陌生人向众人头上连发数枪，于是人群溃散开来，一些人径直跑回维尔米萨自己家中去了。

只有少数最胆大的人重新聚在一起，又返回矿山来。这伙杀人犯已经消逝在清晨的薄雾中，他们虽然当着上百名旁观者的面杀害了两条性命，却没有留下一点证据。

斯坎伦和麦克默多转回家去。斯坎伦心情懊丧，因为这还是他第一次亲眼目睹杀人行凶，而且不像人家让他相信的那样，是一种“游戏”。在他们赶回镇内时，被害经理的妻子可怕的哭叫声一直萦绕在他们耳边。麦克默多受到很大震动，一言不发，不过他看到同伴如此懦弱，却也不以为然。

“真的，这像是一场战争，”麦克默多重复说道，“我们和他们之间不是战争是什么呢？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能回击就向他们回击。”

这天夜晚，工会大楼中分会办公室里大肆狂欢，不仅庆祝刺杀克劳山煤矿经理和技师的胜利，这场胜利使该会党对被勒索和吓昏了的公司可以为所欲为；而且还庆祝分会本身多年来取得的胜利。

在县代表派五名得力人手到维尔米萨来行刺时，他要求，维

尔米萨秘密选派三个人去杀害斯特克罗亚尔市的威廉·黑尔斯作为酬谢。黑尔斯是吉尔默敦地区的一个人所共知、受人爱戴的矿产主。他深信他在世上没有敌人，因为不管从哪方面看他都是一个模范的雇主。但是，他在工作中很讲求效率，曾把一些酗酒闹事、游手好闲的雇员辞退了，而他们正是具有无上权势的死酷党的党员。即使死亡威胁着他，也不能动摇他的决心。而在一个自由文明的国家里，他却被人杀害了。

他们杀人以后，特德·鲍德温摊开四肢，半躺在身主旁边的荣誉席上，他是这一组人的头目。他那绯红的面孔以及呆滞、充满血丝的双眼说明他没有睡觉和饮酒过量。头一天他和两个同伙在山中过了一夜。他们不修边幅，疲惫不堪。可是没有哪些从敢死队回来的英雄，能像他们那样得到同伙这样热烈的欢迎。

他们兴高采烈地一遍又一遍讲说他们的杰作，伴随而来的是兴奋的叫喊声、狂笑声。他们在陡峭的山顶上隐藏起来，守候他们准备杀害的人黄昏回家，他们知道，这个人一定会让他的马在这里缓辔而行。因为天气严寒，被害者穿着毛皮衣服，以至未来得及掏出手枪。他们把他拉下马来，一连打了他好几枪。他曾高声求饶。这求饶声被死酷党人翻来覆去说着当作笑料。

“让我们再听听他怎样惨叫，”这些匪徒们叫喊道。

他们谁也不认识这个人，可是这是杀人行乐的无穷无尽的戏剧性事件，他们是为了向吉尔默敦地区的死酷党人显示，自己是可以信赖的人。

还有一个意外事件，当他们把手中枪里的子弹都倾泻到这个僵卧的尸体上时，一对夫妻正驱车来到这里。有人提议连这两个人一起干掉，可是这两个人与这矿山毫无关系，所以他们厉声命令这对夫妻不许声张，赶紧走开，以免遭到不幸。因此，那血肉模糊的尸体则被丢在那里，向那些铁硬心肠的矿主示警，而那三名杰出的复仇者则消逝在亘古未曾开拓的荒山僻壤之中。

他们得了手，在这里安全而稳妥，同党们的赞扬喝彩声不绝于耳。

这是死酷党人得意的日子，阴霾笼罩了全谷。可是正如一个足智多谋的将军选择了胜利的时机，可以加倍扩大战果，使敌军溃败后无暇整顿一样，首领麦金蒂阴险恶毒的双眼前浮现出一个作战方案，筹划新的诡计去谋害那些反对他的人。就在这天晚上，喝得半醉的党徒们走散以后，麦金蒂碰了碰麦克默多的胳臂，把他引到他们第一次见面的那间内室里。

“喂，我的伙计，”麦金蒂说道，“我终于给你找到了一件值得你干的差事。你可以亲手去完成它。”

“听到这我很感骄傲，”麦克默多答道。

“你可以带两个人和你一起去，这两个人是曼德斯和赖利。我已经吩咐过他们了。不除去切斯特·威尔科克斯，我们在这一地区就永远不能安心。假如你能把他干掉，你就能赢得产煤区每一分会的感谢。”

“无论如何，我一定尽力去做。他是谁？我在哪里可以找到他？”

麦金蒂从嘴角拿开雪茄，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来，开始画一个草图。

“他是戴克钢铁公司的总领班，是个意志刚强的人，是战时的一个老海军陆战队上士，受过许多伤，头发灰白。我们曾两次去解决他，都没有成功，而吉姆·卡纳威反而丧失了性命。现在请你接着去完成它。这就是那所房子，孤零零地在戴克钢铁公司的十字路口，正像你在这张图上所看到的一样，没有人能听得到声音。白天去是不行的，他经常戒备着，射击得既快又准，而且连问也不问就开枪。可是在夜间——对，他和妻子、三个孩子和一个佣工住在那里。你要干就全干掉，无别的抉择。如果你把一包炸药放在前门，上面用一根慢慢引着的导火线……”

"这个人干了什么事?"

"我不是对你说过他枪杀了吉姆·卡纳威吗?"

"他为什么要枪杀吉姆呢?"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呢?卡纳威夜里走到他房子附近,他就开枪打死了卡纳威。你我就谈到这里。你现在可以去把这事打点一下。"

"还有两个妇女和小孩。连他们也一起干掉吗?"

"也要干掉,不然我们怎样能干掉他呢?"

"他们并没有什么罪过,连他们一起干掉,似乎有些难以下手。"

"这话多么愚蠢?你变卦了吗?"

"慢着,参议员先生,别急!我什么时候说过或做过使你认为我不接受身主命令的事呢?不管是也好,非也好,反正由你来定就是了。"

"那么,你去完成它?"

"当然我去完成它了。"

"什么时候?"

"啊,你最好给我一两个晚上时间,我可以看看这所房子,拟定计划,然后……"

"太好了,"麦金蒂和他握手,说道,"我把这事交给你了。你把消息带回来时,我们就要很好庆祝。这正是最后的一着,使他们全都向我们屈膝。"

麦克默多突然接受这样的委托,不由久久地深思。切斯特·威尔科克斯居住的孤零零的房屋,在邻近的山谷里,离这里有五英里左右。就在这天夜晚,麦克默多独自一人去为暗杀活动做准备。他侦察完情况回来时,天色已经大亮。第二天他去看他的两个助手曼德斯和赖利,这是两个卤莽轻率的年轻人,他们兴高采烈,仿佛要去打围逐鹿一样。

两夜以后，他们在镇外相会，三个人都带了武器，其中一人带了一袋采石场用的炸药。他们来到这所孤零零的房前时，已是半夜两点钟。夜里风势迅猛，乱云急驰，半轮明月时隐时现。他们深恐有猎犬出来，十分小心地向前走去，手中的枪机头大张。可是只听疾风怒吼，别无声息，只见树枝摇曳，毫无动静。

麦克默多站在这所孤零零的房屋门外静听了一阵，里面寂静无声，便把炸药包放到门边，用小刀挖了一个小洞，点燃了导火索，和两个同伙走到远处安全地带，伏在沟里观看。炸药爆炸的轰鸣声以及房屋倒坍的低沉的隆隆声，说明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在这个社团的血腥史上还从来不曾有过这么干净利落的杰作呢。

然而，可惜他们的精心策划和大胆执行都白费了！原来切斯特·威尔科克斯听到许多人被害的消息，知道死酷党人也要来谋害自己，就在前一天把家搬到比较安全而又无人知晓的地方去了。那里还有一队警察防守。炸药所炸毁的只是一所空房子，而这位刚毅坚强的老海军陆战队上士依然严格地管理戴克钢铁厂的矿工。

"待我来收拾他，"麦克默多说道，"把他交给我，即使我等他一年，也一定结果他。"

会里的人都对他表示感激和信任，于是这件事就暂时结束了。

几星期以后，报上报道说，威尔科克斯被人暗杀。而麦克默多在继续完成他未结束的工作，这已经是人所周知的了。

这就是自由人会所用的一些手法，这就是死酷党人的所作所为。他们对这一广袤富庶的地区施行着恐怖的统治，而由于存在着死酷党人的恐怖行动，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提心吊胆地生活着。为什么用这么多罪恶的事实来玷污这些纸张呢？难道我还没有完全说清这些人和他们的手法吗？

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已经载入历史，人们可以从记载里看到详细情节。读者可以在那里看到，他们还枪杀警察亨特和伊万斯，因

为他们竟斗胆逮捕过两个死酷党徒——这两件暴行是维尔米萨分会策划的，并且残忍地杀害了两名孤立无援手无寸铁的人；读者还可以读到，拉贝太太被枪杀，因为首领麦金蒂命人将她丈夫打得半死，她紧抱着丈夫不放；老詹金斯被害，不久他弟弟也惨遭杀害；詹姆斯·默多克被弄得肢体残废；斯塔普霍斯全家被炸；斯坦德鲁斯被谋杀；惨案一件接一件地发生在这恐怖的寒冬里。

阴霾暗无天日地笼罩着恐怖谷。春天来了，溪水潺潺，草木发芽。长时间受到束缚的大自然恢复了生气；可是生活在恐怖之中的男女却依然毫无希望。他们头上的阴云从未像一八七五年初夏那样黑暗而令人绝望。

六 危 机

恐怖统治达到了顶峰。麦克默多已经被委任为会中的执事，大有希望日后继麦金蒂做身主的候选人，现在他的同伙都要征求他的意见，以致没有他的指点和协助，什么事也做不成。可是，他在自由人会中的名声愈大，当他在维尔米萨街上走过时，那些平民愈仇视他。他们不顾恐怖的威胁，决心联合起来共同反抗压迫他们的人。死酷党听到传说：先驱报社有秘密集会，并向守法的平民分发武器。但麦金蒂和他手下的人对此却毫不介意。因为他们人数众多，胆大包天，武器精良；而对手却是一盘散沙，无权无势。结果一定像过去一样，只是漫无目标的空谈，多半是无能为力的罢手而已。这就是麦金蒂、麦克默多和那些勇敢分子们的说法。

党徒们经常在星期六晚上集会。五月里，一个星期六的晚上，麦克默多正要去赴会，被称为懦夫的莫里斯兄弟前来拜访他。莫

里斯愁容满面，紧皱双眉，慈祥的面孔显得憔悴瘦长。

“我可以和你随便谈谈吗？麦克默多先生。”

“当然可以。”

“我从未忘记，有一次我曾向你说过心里话，甚至首领亲自来问你这件事，你也守口如瓶。”

“既然你信任我，我怎能不这样做呢？但这并不等于我同意你所说的话。”

“这点我是知道的。不过我只有对你才敢说心里话，而又不怕泄露。现在我有一件秘密，”他把手放在胸前，说道，“它使我心急如焚。我愿它施加于你们任何一个人身上，只希望我能幸免。假如我把它说出来，势必要出谋杀案件。如果我不说，那就可能招致我们全体覆灭。愿上帝救我，我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了！”

麦克默多恳切地望着他，只见他四肢颤抖。麦克默多倒了一杯威士忌酒给他。

“这就是对你这样的人用的药品，”麦克默多说道，“现在请你告诉我吧。”

莫里斯把酒喝了，苍白的面容恢复了红润。“我可以只用一句话就向你说清楚。”他说道，“已经有侦探追查我们了。”

麦克默多惊愕地望着他。

“怎么？伙计，你疯了！”麦克默多说道，“这地方不是经常塞满警察和侦探吗？他们对我们又有什么损害呢？”

“不，不，这并不是本地人。正像你说的，那些本地人，我们都知道，他们是干不出什么名堂的。可是你听说过平克顿的侦探吗？”

“我听说过几个人的名字。”

“好，我可以告诉你，他们追查你时，你可不要不在意。那不是一家漫不经心的政府机构，而是一个十分认真的企业中的智囊，它决心要查个水落石出，不择手段地要搞出个结果来。假如

一个平克顿的侦探要插手过问这件事，那我们就全毁了。”

“我们必须杀死他。”

“啊，你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那就一定要在会上提出来了。我不是向你说过，结果会出谋杀案件吗？”

“当然了，杀人算什么？在此地不是极普通的事吗？”

“的确，是这样，可是我并没有想叫这个人被杀啊。我心里又将永远不能平静了。可是不然的话，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是危险的。上帝啊，我怎么办呢？”他身体前后摇动，犹豫不决。

他的话使麦克默多深受感动。不难看出，麦克默多是同意莫里斯对危机的看法的，需要去应付它。麦克默多抚着莫里斯的肩膀，热情地摇摇他。

“喂，伙计，”麦克默多非常激动，几乎喊叫似地大声说道，“你坐在这儿像老太太哭丧一样是毫无用处的。我们来摆摆情况。这个人是谁？他在哪里？你怎么听说到他的？为什么你来找我？”

“我来找你，因为唯有你能指教我。我曾对你说过，在我来这里以前，我在西部地方开过一家商店。那里有我一些好朋友。有一个朋友是在电报局工作的。这就是我昨天收到的信，是他写给我的。这一页顶上就写得很清楚，你自己可以把它念一下。”

麦克默多遂读道：

“你们那里的死酷党人现在怎么样了？在报上看到许多有关他们的报道。你知我知，我希望不久就得到你的消息。听说，有五家有限公司和两处铁路局十分认真地着手处理这件事。他们既然有这种打算，那你可以确信，他们一定要到那里去的。他们正直接插手。平克顿侦探公司已经奉命进行调查，其中的佼佼者伯尔弟·爱德华正在行动，这些罪恶的事情现在完全可以得到制止了。”

“请你把附言读一读。”

“当然，我所告诉你的，是我从日常业务工作中了解到的，所以不能再进一步说清楚了。他们使用的是奇怪的密码，我不懂他们的意思。”

麦克默多手里拿着这封信，无精打采地静坐了很久，一时间一团迷雾冉冉升起，在他面前呈现出万丈深渊。

“还有别的人知道这件事吗?”麦克默多问道。

“我没有告诉别的人。”

“不过这个人，你的朋友，会写信给别的人吗?”

“啊，我敢说他还认识一两个人。”

“是会里人吗?”

“很可能。”

“我所以要问这个，因为或者他可以把伯尔弟·爱德华这个人的形状介绍一下。那么我们就可以着手追寻他的行踪了。”

“啊，这倒可以。可是我不认为他认识爱德华。他告诉我这个消息，也是从日常业务中得到的。他怎么能认识这个平克顿的侦探呢?”

麦克默多猛然跳起来。

“天哪!”他喊道，“我一定要抓住他。我连这事都不知道，该是多么愚蠢哪!不过我们还算幸运!趁他还未能造成损害，我们可以先收拾他。喂，莫里斯，你愿意把这件事交给我去办吗?”

“当然了，只要你能不连累我就行。”

“我一定办这件事，你完全可撒手让我来办。我甚至用不着提你的名字，我一人作事一人当，就当作这封信是写给我的。这可使你满意了吧?”

“这样办正合我的心意。”

"那么，就谈到这里，你要保持缄默。现在我要到分会去，我们很快就可以让这个老平克顿侦探垂头丧气了。"

"你们不会杀死这个人吧？"

"莫里斯，我的朋友，你知道得越少，你越可以问心无愧。你最好去睡大觉，不要再多问了，让这件事听其自然吧。现在我来处理它。"

莫里斯走时，忧愁地摇了摇头，叹道：

"我觉得我的双手沾满了他的鲜血。"

"无论如何，自卫不能算是谋杀，"麦克默多狞笑道，"不是我们杀死他，就是他杀死我们。如果我们让他长久呆在山谷里，我想他会把我们一网打尽的。呃，莫里斯兄弟，我们还要选你做身主呢，因为你真正救了我们整个死酷党。"

然而从他的行动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虽然这么说，可是却十分认真地思考这件新获得的消息。可能他问心有愧；可能由于平克顿组织威名显赫；可能知道这些庞大而富有的有限公司自己动手清除死酷党人，不管他出于哪种考虑，他的行动说明他是从最坏处作准备的。在他离家以前，把凡是能把他牵连进刑事案件的片纸只字都销毁了。然后他才满意地出口长气，似乎觉得安全了。可是危险还压在他心上，因为在去分会途中，他又在老谢夫特家停了下来。谢夫特已经禁止麦克默多到他家去。可是麦克默多轻轻敲了敲窗户，伊蒂便出来迎接他。她情人双目中的残暴表情消逝了，但伊蒂从他严肃的脸上看到发生了什么危险的事。

"你一定出了什么事！"伊蒂高声喊道，"噢，杰克，你一定遇到了危险！"

"不错，我亲爱的，不过这并不是很坏的事。在事情没有恶化以前，我们把家搬一搬，那就是很明智的了。"

"搬家？"

"有一次我答应你，将来我要离开这里。我想这一天终于来

到了。今晚我得到一个消息，是一个坏消息，我看麻烦事来了。”

“是警察吗？”

“对，是一个平克顿的侦探。不过，亲爱的，你不用打听到底是怎么回事，也不必知道这件事对我这样的人会怎么样。这件事与我关系太大了，但我很快就会摆脱它的。你说过，如果我离开这里，你要和我一起走。”

“啊，杰克，这会使你得救的。”

“我是一个诚实的人，伊蒂，我不会伤害你那美丽身躯的一根毫发。你仿佛坐在云端的黄金宝座上，我常常瞻望你的容颜，却决不肯从那里把你拖下一英寸来。你相信我吗？”

伊蒂默默无言地把手放在麦克默多的手掌中。

“好，那么，请你听我说，并且照我说的去做。因为这确实是我们唯一的生路。我确信，谷中将有大事发生。我们许多人都需要加以提防。无论如何，我是其中的一个。如果我离开这里，不论日夜，你都要和我一起走！”

“我一定随后就去，杰克。”

“不，不，你一定要和我一起走。如果我离开这个山谷，我就永远不能再回来，或许我要躲避警察耳目，连通信的机会也没有，我怎能把你丢下呢？你一定要和我一起走。我来的那地方有一个好女人，我把你安顿到那里，我们再结婚。你肯走吗？”

“好的，杰克，我随你走。”

“你这样相信我，上帝保佑你！如果我辜负了你的信任，那我就是一个从地狱里钻出来的魔鬼了。现在，伊蒂，请你注意，只要我带一个便笺给你，你接到它，就要抛弃一切，直接到车站候车室，在那里等候，我会来找你。”

“接到你写的便笺，不管白天晚上，我一定去，杰克。”

麦克默多作好了出走的准备工作，心情稍稍舒畅了些，便向分会走去。那里已经聚满了人。他回答了暗号，通过了戒备森严

的外围警戒和内部警卫。麦克默多一走进来，便受到热烈的欢迎。长长的房屋挤满了人，他从烟雾之中看到了身主麦金蒂那乱成一团的又长又密的黑发，鲍德温凶残而不友好的表情，书记哈拉威那鹫鹰一样的面孔，以及十几个分会中的领导人物。他很高兴，他们都在这里，可以商议一下他得来的消息。

“真的，我们看到你很高兴，兄弟!”身主麦金蒂高声喊道，“这里正有一件事需要有一个所罗门[1]作出公正的裁决呢。”

“是兰德和伊根，”麦克默多坐下来，邻座的人向他解释说，“他们两个人去枪杀斯蒂列斯镇的克雷布老人，两个人都抢着要分会的赏金，你来说说究竟是谁开枪击中的?”

麦克默多从座位上站起来，把手举起，他面上的表情，使大家都吃惊地注意着他。出现一阵死一样的寂静，等待他讲话。

“可敬的身主，”麦克默多严肃地说道，“我有紧急的事报告!”

“既然麦克默多兄弟有紧急事报告，”麦金蒂说道，“按照会中规定，自然应该优先讨论。现在，兄弟，请你说吧。”

麦克默多从衣袋里拿出信来。

“可敬的身主和诸位弟兄，”麦克默多说道，“今天，我带来一个不幸的消息。不过我们事先知道并加以讨论，总比毫无戒备就被一网打尽要好得多。我得到通知说，国内那些最有钱有势的组织联合起来准备消灭我们，有一个平克顿的侦探，一个名叫伯尔弟·爱德华的人已来到这个山谷搜集证据，以便把绞索套到我们许多人的脖子上，并把在座的各位送进重罪犯牢房。所以我说有紧急事要报告，请大家讨论。”

室中顿时鸦雀无声，最后还是身主麦金蒂打破了沉寂。

“麦克默多兄弟，你有什么证据吗?”麦金蒂问道。

---

[1] 所罗门:(Solomon)古以色列王国国王大卫之子，以智慧著称。——译者注

“我收到一封信，这些情况就在这封信里写着，”麦克默多说道。他高声把这一段话读了一遍，又说，“我要守信用，不能再把这封信的详细内容都读出来，也不能把信交到你们手里，但我敢向你们保证，信上再也没有与本会利益攸关的事了。我一接到信，立即前来向诸位报告这件事。”

“请允许我讲一讲，”一个年纪较大的弟兄说道，“我听说过伯尔弟·爱德华这个人，他是平克顿私家侦探公司里一个最有名气的侦探。”

“有人见过他吗？”

“是的，”麦克默多说道，“我见过他。”

室内顿时出现一阵惊诧的低语声。

“我相信他跑不出我们的手心，”麦克默多笑容满面，继续说道，“假如我们干得迅速而机智，很快就可以把这件事解决好。如果你们信得过我，再给我一些帮助，那我们就更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可是，我们怕什么呢？他怎么能知道我们的事呢？”

“参议员先生，如果大家都像你那样忠诚，你就可以这样说。可是这个人有那些资本家的百万资本做靠山。你难道以为我们会里就没有一个意志薄弱的弟兄可以被收买吗？他会弄到我们的秘密的——甚至可能已经把秘密弄到手了。现在只有一种可靠的对策。”

“那就是不叫他生离这山谷！”鲍德温说道。

麦克默多点点头。

“你说得好，鲍德温兄弟，”麦克默多说道，“你我过去往往意见不合，可是今晚你倒说对了。”

“那么，他在哪里呢？我们在哪里能见到他？”

“可敬的身主，”麦克默多热情洋溢地说道，“我要向你建议，这对我们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不便在会上公开讨论。我并不

是不信任在座的哪位弟兄。可是只要有只言片语传到那个侦探耳中，我们就会失掉抓到他的一切机会。我要求分会选择一些最可靠的人。假如我可以提议的话，参议员先生，你自己算一个，还有鲍德温兄弟，再找五个人。那么我就可以自由地发表我所知道的一切，也可以说一说我打算怎么做了。”

麦克默多的建议马上被采纳了。选出的人员除了麦金蒂和鲍德温以外，还有面如鸷鹰的书记哈拉威、老虎科马克、凶残的中年杀人凶手司库卡特和不顾生死的亡命徒威拉比两兄弟。

大家精神上仿佛笼罩了一片乌云，许多人头一次开始看到，在他们居住得那么久的地方，一片为被害者复仇的乌云——法律，弥漫在晴空。他们施加于他人的恐怖，过去被他们认为是远不会遭到报应的，现在却使他们大吃一惊，这种果报来得如此急迫，紧压在他们头上。所以党徒们例常的欢宴，这次却抑郁不欢，草草收场了。党徒们很早就走开了。只有他们的头领们留下议事。

“麦克默多，现在你说吧，”他们孤零零的七个人呆呆地坐在那里，麦金蒂说道。

“我刚才说过我认识伯尔弟·爱德华，”麦克默多解释说，“我用不着告诉你们，你们就可想到，他在这里用的不是这个名字。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不是一个蠢才。他诡称名叫史蒂夫·威尔逊，住在霍布森领地。”

“你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我和他讲过话。那时我没有想到这些，要不是收到这封信，我连想也不会再想这件事了。可是现在我深信这就是那个人了。星期三我有事到霍布森领地去，在车上遇到他。他说他是一个记者，那时我相信了他的话。他说他要为纽约一家报纸写稿，想知道有关死酷党人的一切情况，还要了解他所谓的‘暴行’，他向我问了各种各样问题，打算弄到一些情况。你们可以相信，我什么也没有泄露。他说，‘如果我能得到对我编辑工作有用的材料，

我愿出重金酬谢，’我拣我认为他最爱听的话说了一遍，他便付给我一张二十元纸币作酬金。他又说，‘如果你能把我所需要的一切告诉给我，那我就再加十倍酬金。’”

“那么，你告诉他些什么？”

“我可以虚构出任何材料。”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一个报馆的人呢？”

“我可以告诉你们，他在霍布森领地下了车，我也随着下了车。我走进了电报局，他刚从那里离开。

“‘喂，’在他走出去以后，报务员说道，‘这种电文，我想我们应当加倍收费才对。’我说，‘我想你们是应当加倍收的。’我们都觉得他填写的电报单像中文那么难懂。这个职员又说：‘他每天都来发一份电报。’我说，‘对，这是他报纸的特别新闻，他怕别人知道。’这就是那时候那个报务员和我所想到的。可是现在我想的却截然不同了。”

“天哪！我相信你的话是真的，”麦金蒂说道，“可是你认为我们应该怎样对付这件事呢？”

“为什么不立刻去收拾他呢？”有一个党徒提议说。

“哎，不错，愈早愈好。”

“如果我知道他住在哪里，我就立刻这样去做了，”麦克默多说道，“我只知道他在霍布森领地，可不知道他的寓所。不过，只要你们接受我的建议，我倒有一个计划。”

“好，什么计划？”

“明天早晨我就到霍布森领地去，我通过报务员去找他。我想，他能打听出这个人的住处。好，那么，我可以告诉他我自己就是一个自由人会会员。我告诉他，只要他肯出高价，我就把分会的秘密告诉他。他一定会同意。那时我就告诉他，材料在我家里。因为到处都有人，不便让他白天到我家去。他自然知道这是一种起码的常识。我让他夜晚十点钟来我家看那些材料，那时我

们一定可以抓住他了。”

“这样好吗?”

“其余的事，你们可以自己去筹划。寡妇麦克娜玛拉家是一座孤零零的住宅。她绝对可靠而且聋得像一根木桩。只有斯坎伦和我住在她寓所。假如他答应来的话，我就告诉你们，我会让你们七个人九点钟到我这里来。我们就把他搞进屋。假如他还能活着出去,嗯,那他后半辈子就可以大吹伯尔弟·爱德华的运气了。”

“这么说，平克顿侦探公司该有一个空缺了。要不，就是我弄错了,”麦金蒂说道,“就谈到这里吧，麦克默多。明天九点钟我们到你那儿去。他走进来以后，你只要把门关上，其他的事就由我们处理好了。”

七　伯尔弟·爱德华的妙计

正如麦克默多所说的那样，他所寄寓的住所孤寂无邻，正适于他们进行策划的那种犯罪活动。寓所位于镇子的最边缘，又远离大路。若是作其他案子，那些凶手只要照老办法把要杀的人叫出来，把子弹都射到他身上就行了。可是这次，他们却要弄清这人知道多少秘密，怎么知道的，给他的雇主送过多少情报。

可能他们动手太晚了,对方已把情报送走了。如果真是这样,他们至少还可以向送情报的人复仇。不过他们希望这个侦探还没弄到什么非常重要的情报，要不然，他干吗不厌其烦地记下麦克默多捏造的那些毫无价值的废话呢。然而，所有这一切，他们要让他亲口招认出来。一旦把他抓到手,他们会设法让他开口的,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处理这样的事了。

麦克默多到霍布森领地后，这天早晨警察似乎很注意他，正

当麦克默多在车站等候时，那个自称在芝加哥就和他是老相识的马文队长，竟然和他打起招呼来。麦克默多不愿和他讲话，便转身走开了，这天中午麦克默多完成任务返回之后，到工会去见麦金蒂。

“他就要来的，”麦克默多说道。

“好极了！”麦金蒂说道。这位巨人只穿着衬衫，背心下露出的表链闪闪发光，钻石别针尤其光彩夺目。既开设酒馆，又玩弄政治，使得这位首领既有权势，又非常有钱。然而，前一天晚上，他面前仿佛隐约闪现着监狱和绞刑这样可怕的东西。

“你估计他对我们的事知道得多吗？”麦金蒂焦虑地问道。

麦克默多阴郁地摇了摇头，说道：“他已经来了很长时间，至少有六个星期了。我想他还没有到我们这儿来收集他需要的东西。倘若他要利用铁路资本来做后盾，又在我们中间活动了这么长时间，我想，他早已有所收获，而且早已把它传递出去了。”

“我们分会里没有一个意志薄弱的人，”麦金蒂高声喊道，“每个人都像钢铁一样坚定可靠。不过，天哪！只有那个可恶的莫里斯。他的情况怎么样？一旦有人出卖我们，那就一定是他。我想派两个弟兄在天黑以前去教训他一顿，看看他们从他身上能得到什么情况。”

“啊，那样做倒也无妨，”麦克默多答道，“不过，我不否认，我喜欢莫里斯，并且不忍眼看他受到伤害。他曾经向我说过一两次分会里的事，尽管他对这些事的看法不像你我一样，他也绝不像是一个告密的人。不过我并不想干涉你们之间的事。”

“我一定要结果这个老鬼！”麦金蒂发誓道，“我对他留意已经有一年了。”

“好，你对这些知道得很清楚，”麦克默多答道，“不过你必须等到明天再去处理，因为在平克顿这件事解决好以前，我们必须暂停其他活动。时间有的是，何必一定要在今天去惊动警察呢。”

"你说得对，"麦金蒂说道，"我们可以在把伯尔弟·爱德华的心挖出以前，从他身上弄清他到底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消息。他会不会看穿我们设的圈套呢？"

麦克默多笑容满面。

"我想我抓住了他的弱点，"麦克默多说道，"如果他能得到死酷党人的踪迹，他甚至甘心尾随他上天入地。我已经拿到他的钱了。"麦克默多咧嘴笑了，取出一叠钞票给大家看，"他答应看到我的全部文件后，还要给更多的钱。"

"什么文件？"

"啊，根本就没有什么文件。我告诉他全体会员的登记表和章程都在我这里，他指望把一切秘密弄到手，然后再离开此地。"

"果然不错，"麦金蒂咧嘴笑道，"他没有问你为什么没把这些文件带去给他看吗？"

"我说我才不能带这些出门呢，我本来是一个受怀疑的人，况且马文队长这天又在车站上和我说过话，怎么可以呢！"

"对，我听说了，"麦金蒂说道，"我认为你能担当这一重任。我们把他杀掉以后，可以把他的尸体扔到一个旧矿井里。不过不管怎么干，我们也没法瞒过住在霍布森领地的人，况且你今天又到过那里。"

麦克默多耸了耸双肩，说道："只要我们处置得法，他们就找不出这件杀人案的证据来。天黑以后，没有人能看见他来过我的寓所中，我会安排好，不使一个人看到他。现在，参议员先生，我把我的计划向你讲一下，并且请你转告另外那几位。你们一起早一些来。他来的时间是十点钟，敲三下门，我就去给他开门，然后我在他身后把门关上。那时他就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了。"

"这倒很简单容易。"

"是的，不过下一步就需要慎重考虑了。他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家伙，而且武器精良。我把他骗来，他很可能十分戒备。他本

打算只有我一个人单独和他谈，可是我要是直接把他带到那间屋子，里面却坐着七个人。那时他一定会开枪，我们的一些人就会受伤。”

“对。”

“而且枪声会把附近镇上所有该死的警察都招引来。”

“我看你说得很对。”

“我一定能安排得很好。你们大家都坐在你和我谈过话的那间大屋子里，我给他开门以后，把他让到门旁会客室里，让他等在那里，我假装去取材料，借机告诉你们事情的进展情况。然后我拿着几张捏造的材料回到他那里。趁他读材料的时候，我就跳到他身前，紧紧抓住他双手，使他不能放枪。你们听到我喊，就立刻跑过来，越快越好，因为他也像我一样健壮，我一定竭力坚持，保证坚持到你们来到。”

“这是一条妙计，”麦金蒂说道，“我们分会不会忘记你这次的功劳，我想我不做身主时，我一定提名让你接替我。”

“参议员先生，说实话，我不过是一个新入会的弟兄，”麦克默多说道，可是他脸上的神色表明，他很愿听到这位有实力的人说出这样赞扬的话。

麦克默多回到家中，着手准备夜晚这场你死我活的格斗。麦克默多首先把他那支史密斯和威森牌左轮擦干净，上好油，装足子弹，然后检查一下这位侦探即将落入圈套的那间厅房。这间厅房很宽阔，中间放着一条长桌，旁边有一个大炉子。两旁全是窗户，窗户上没有窗板，只挂着一些浅色的窗帘。麦克默多很仔细地检查了一番。毫无疑问，这间房屋非常严密，正适于进行这样秘密的约会，而且这里离大路很远，不会引来不良后果。最后麦克默多又与他的同伙斯坎伦商议，斯坎伦虽是一个死酷党人，但却是一个于人无害的小人物，他极为软弱无能，不敢反对他那些同伙的意见，可是有时他被迫参加一些血腥的暗杀勾当，私下里

却异常惊恐厌恶。麦克默多三言两语把即将发生的事告诉了他。

“假如我要是你的话，迈克·斯坎伦，我就在今夜离开这里，落得一身清净。这里在清晨以前，一定会有流血事件发生。”

“真的，麦克，”斯坎伦答道，“我并不愿意这样，可是我缺乏勇气。在我看到离这里很远的那家煤矿的经理邓恩被害时，我几乎忍受不住了。我没有像你或麦金蒂那样的胆量。假如会里不加害于我，我就照你劝告我的那样办，你们自己去处理晚上的事好了。”

麦金蒂等人如约赶来。他们是一些外表很体面的人，衣着华丽整洁，可是一个善于观察的人可以从他们紧闭的嘴角和凶恶残忍的目光中看出，他们渴望擒获伯尔弟·爱德华。室内没有一个人的双手以前不是多次沾满鲜血的，他们杀起人来心肠铁硬，如同屠夫屠宰绵羊一般。

当然，从令人生畏的身主麦金蒂的外貌和罪恶来看，他是首要人物。书记哈拉威是一个骨瘦如柴的人，心黑手狠，长着一个皮包骨的长脖子，四肢神经痉挛，很关心分会的资金来源，却不顾得来是否公正合法。司库卡特是一个中年人，冷漠无情、死气沉沉，皮肤像羊皮纸一般黄。他是一个有才干的组织者，几乎每一次犯罪活动的细节安排都出自此人的罪恶头脑。威拉比两兄弟是实干家，个子高大，年轻力壮，手脚灵活，神色坚决果断。他们的伙伴老虎科马克是一个粗眉大眼的黑脸大汉，甚至会中的同伙对他那凶狠残暴的秉性也畏惧几分。就是这些人，准备这夜在麦克默多寓所杀害平克顿侦探。

他们的主人在桌上摆了些威士忌酒，这些人便急匆匆大吃大喝起来。鲍德温和科马克已经半醉，醉后更暴露出他们的凶狠残暴。因为这几夜依然寒冷异常，屋中生着火，科马克便把双手放到火上取暖。

“这就妥当了，”科马克发誓说道。

“喂，”鲍德温捉摸着科马克话中的含意说道，“如果我们把他捆起来，我们就能从他口中得知真相。”

“不用怕，我们一定能从他口中得知真相的，”麦克默多说道，他生就铁石心肠，尽管这样重大事情的全部重任落到他身上，他依然像平时一样沉着冷静、毫不在意。因此，大家都称赞他。

“由你来对付他，”身主麦金蒂赞许地说，“他毫不警惕地就会被你扼住喉咙。可惜你的窗户上没有窗板。”

麦克默多便走过去，把一个个窗子上的窗帘拉紧，说道：

“此时肯定没有人来探查我们的。时间也快到了。”

“也许他觉察出有危险，可能不来吧，”哈拉威说道。

“不用怕，他要来的，”麦克默多答道，“像你们急于见到他一样，他也急于到这里来。你们听！”

他们都像蜡人一样坐着不动，有几个人正把酒杯送往唇边，这时也停了下来。只听门上重重地响了三下。

“不要作声，”麦克默多举手示警，这些人欣喜欲狂，都暗暗握住手枪。

“为了你们的生命安全，不要出一点声音！”麦克默多低声说道，从室内走出去，小心翼翼地把门关上。

这些凶手都拉长了耳朵等候着。他们数着这位伙伴走向过道的脚步声，听到他打开大门，好像说了几句寒暄话，然后是一阵陌生的脚步声和一个生人的话声。过了一会儿，门砰地响了一下，接着是钥匙锁门的声音。他们的猎物已经完全陷入牢笼。老虎科马克发出一阵狞笑，于是首领麦金蒂用他的大手掩住科马克的嘴。

“别出声，你这蠢货！”麦金蒂低声说道，“你要坏我们的事了！”

邻室中传来模糊不清的低语声，谈个没完，令人难以忍耐。后来门打开了，麦克默多走进来，把手指放到唇上。

麦克默多走到桌子一头，把他们打量了一番。他的面容起了

令人捉摸不定的变化，这时他的神情似乎是一个着手办大事的人，面容坚决果敢，双目从眼镜后面射出极其激动的光彩。他显然成了一个领导人。这些人急切地望着他，可是麦克默多一言不发，依然打量着他们每一个人。

“喂！”麦金蒂终于大声喊道，“他来了吗？伯尔弟·爱德华在这里吗？”

“不错，”麦克默多不慌不忙地答道，“伯尔弟·爱德华在此。我就是伯尔弟·爱德华！”

这短短的几句话说出以后，室中顿时像空旷无人一般的寂静无声，只听到火炉上水壶的沸腾声。七个人面色惨白，十分惊恐，呆望着这位扫视他们的人。接着，随着一阵窗玻璃的破裂声，许多闪闪发亮的来复枪筒从窗口伸进来，窗帘也全被撕破了。

这时首领麦金蒂像一头受伤的熊，咆哮了一声，跳到半开的门前。一支手枪正在那里对准了他，煤矿警察队长马文两只蓝色的大眼睛正灼灼有神地向他望着。这位首领只好退后，倒在他的座位上。

“参议员先生，你在那里还是比较安全的，”他们一直把他叫做麦克默多的那个人说道，“还有你，鲍德温，如果你不把手离开你的手枪，那你就用不着刽子手了。把手拿出来，不然，我只好……放在那里，行了。这所房子已经被四十名全副武装的人包围了，你们自己可以想想你们还有什么机会逃走。马文，下掉他们的手枪！”

在这么多来复枪的威胁下，丝毫没有反抗的可能。这些人全被缴了械，他们面色阴沉、驯顺而惊讶地依然围坐在桌旁。

“在我们分别之前，我想对你们讲一句话，”这位给他们设下圈套的人说道，“我想我们不会再见面了，除非你们将来在法庭证人席上看到我。我想让你们回想一下过去和现在的一些事。你们现在知道我是谁了。我终于可以把我的名片放在桌子上了。我就

是平克顿的伯尔弟·爱德华。人们选派我来破获你们这一匪帮。我是玩着一场非常艰难而危险的把戏。没有一个人，连我最亲近的人也不知道我正冒险做着的事。只有这里的马文队长和我的几个助手知道这件事。可是今晚这件事结束了，感谢上帝，我得胜了！”

这七个人面色苍白，愣愣地望着他。他们眼中显露出抑止不住的敌意，爱德华看出他们这种威胁的神情，说道：“也许你们认为这件事还不算完。好，那我听天由命。不过，你们许多人的手不会伸得太远了，除了你们自己以外，今晚还有六十个人被捕入狱。我要告诉你们，我接受这件案子时，并不相信有像你们这样的一种社团，我还以为这是报上的无稽之谈呢。但我应当弄清楚。他们告诉我这和自由人会有关系，于是我便到芝加哥入了会。发现这个社会组织只做好事，不做坏事，那时我更加确信这些纯粹是报上的无稽之谈了。

“但我还是在继续查访。自从我来到这些产煤的山谷以后，我一到这地方，就知道我过去错了，这完全不是一些拙劣的故事传说。于是我便停留下来观察。在芝加哥我从未杀过人，我一生中也从未制造过伪币。我送给你们的那些钱币都是真的，但我从来没有把钱用得这样得当过。可是我知道怎样迎合你们的心理，所以我对你们假装说，我是犯了法逃走的。这一切都正如我想象的那样管用。

“我加入了你们那恶魔一般的分会，你们商议事情时，我尽力参加。可能人们会说我像你们一样坏，他们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只要我能抓住你们就行。可是事实怎么样？你们毒打斯坦格老人那晚我参加了。因为没有时间，我来不及事先警告他。可是，鲍德温，当你要杀死他时，我拉住了你的手。假如我曾经建议过一些事情，那就是为了在你们中间保持我的地位，而这是一些我知道我可以预防的事情。我未能拯救邓恩和孟席斯，因为我事先完全不知道，然而我会看到杀害他们的凶手被处绞刑的。我事先

警告了切斯特·威尔科克斯，所以，在我炸他居住的寓所时，他和家中人一起躲起来了。也有许多犯罪活动是我未能制止的，可是只要你们回顾一下，想一想为什么你们要害的人往往回家时走了另一条路，或是在你们寻找他时，他却留在镇上，或是你们认为他要出来时，他却深居不出，你们就可以知道这正是我做的了。”

“你这个该死的内奸！”麦金蒂咬牙切齿地咒骂道。

“喂，约翰·麦金蒂，假如这可以减轻你的伤痛，你可以这样称呼我。你和你这一类人是上帝和这些地方居民的死敌。需要有一个人到你们和受你们控制的那些可怜的男女中间去了解情况。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一种方法，于是我就采用了这种方法。你们称呼我是内奸，可是我想有成千上万的人要称呼我是救命恩人，把他们从地狱里救出来。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在当地调查全部情况，掌握每一个人的罪恶和每一件秘密。如果不是知道我的秘密已经泄露出去，那我还要再等一些时候才动手呢。因为镇里已经接到了一封信，它会给你们敲起警钟来。所以我只好行动，而且迅速行动。

“我没有别的话对你们说。我要告诉你们，在我晚年临终之日，我想到我在这山谷做的这件事，我就会安然死去。现在，马文，我不再耽搁你了。把他们拘捕起来。”

还需要再向读者多罗嗦几句。斯坎伦被派给伊蒂·谢夫特小姐送去一封蜡封的信笺，他在接受这项使命时，眨眨眼，会意地笑了。次日一大清早，一位美丽的女子和一个蒙首盖面的人，乘坐铁路公司所派的特别快车，迅速不停地离开了这个危险的地方。这是伊蒂和她的情人在这恐怖谷中最后的行踪了。十天以后，老雅各布·谢夫特做主婚，他们在芝加哥结了婚。

这些死酷党人被押解到远处去审判，他们的党徒无法去威胁那里的法律监护人，他们枉费心机去运动，花钱如流水一般地去搭救（这些钱都是从全镇敲诈、勒索、抢劫而来的），结果依然是

白费心机。控诉他们用的证词写得非常周密、明确、证据确凿。因为写这份证词的人熟知他们的生活、组织和每一犯罪活动的每一细节，以致他们的辩护人耍尽阴谋诡计，也无法挽救他们灭亡的命运。过了这么多年，死酷党人终于被击破、被粉碎了。从此，山谷永远驱散了乌云。

麦金蒂在绞架上结束了他的生命，临刑时悲泣哀号也是徒然。其他八名首犯也被处死。另有五十多名党徒被判以各种的徒刑。至此，伯尔弟·爱德华大功告成。

然而，正如爱德华所预料的，这出戏还不算结束。还有别的人要继续上演，而且一个接一个地演下去。特德·鲍德温首先逃脱了绞刑，其次是威拉比兄弟二人，还有这一伙人中其他几个凶狠残暴的人也都逃脱了绞刑。他们只被监禁了十年，终于获得释放，而爱德华深深了解这些人，他意识到仇敌出狱这一天也就是自己和平生活的结束。这些党徒立誓要为他们的同党报仇雪恨，不杀死他决不罢休！

有两次他们几乎得手，毫无疑问，第三次会接踵而至。爱德华无奈离开了芝加哥。他更名换姓从芝加哥迁至加利福尼亚。伊蒂·爱德华与世长辞，他的生活一时失去了光彩。有一次他险遭毒手，他便再次更名道格拉斯在一个人迹稀少的峡谷里和一个名叫巴克的英国人合伙经营矿业，积蓄了一大笔财富。最后，他发现那些嗜血的猎犬又追踪而来。他清楚地意识到，只有立即迁往英国才是出路。后来约翰·道格拉斯重娶了一位高贵的女子，过了五年苏塞克斯郡的绅士生活。这种生活最后所发生的奇事，前面已经介绍过了。

八 尾 声

经过警署审理，约翰·道格拉斯案转到上一级法庭。地方法庭以自卫杀人无罪，宣判释放。

“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让他离开英国，”福尔摩斯给爱德华妻子的信中写道，“这里危机四伏，甚至比他逃过的那些危难还要凶险许多。在英国，没有你丈夫安全栖身之地。”

两个月过去了，我们把这件案子渐渐淡忘了。可是一天早晨，我们的信箱里收到一封莫名其妙的信。信上只有简单的几个字：“天哪，福尔摩斯先生，天哪！”既无地址，又无署名。我看了这离奇古怪的语句，不觉好笑，可是福尔摩斯却显得异常严肃。

“这一定是坏事情，华生！”福尔摩斯说道，双眉紧锁坐在那里。

夜里已经很晚了，我们的女房东赫德森太太进来通报说，有一位绅士有要事求见福尔摩斯。紧随着通报人之后，我们在伯尔斯通庄园所结识的朋友塞西尔·巴克走了进来。巴克面色阴郁，形容憔悴。

“我带来了不幸的消息，可怕的消息，福尔摩斯先生，”巴克说道。

“我也很担忧呢，”福尔摩斯说道。

“你没有接到电报吗？”

“我收到一个人写来的信。”

“可怜的道格拉斯。他们告诉我，他的真名叫爱德华，可是对我来说，他永远是贝尼托峡谷的杰克·道格拉斯。在三星期以前，他们夫妇二人一起乘‘巴尔米拉号’轮船到南非洲去了。”

“不错。”

“昨夜这艘船已驶抵开普敦。今天上午我收到道格拉斯夫人的电报：

‘杰克于圣赫勒纳岛附近大风中不幸落海。没有人知道如何发生这样的意外事故。

艾维·道格拉斯’”

“哎呀！原来如此！”福尔摩斯若有所思地说道，“嗯，我可以肯定，这是有人在幕后周密安排与指挥的。”

“你是说，你认为这不是一次意外的事故吗？”

“世界上没有这样的意外事故的。”

“他是被人谋杀的吗？”

“当然了！”

“我也认为是这么回事。这些万恶的死酷党人，这一伙该死的复仇主义罪犯……”

“不，不，我的好先生，”福尔摩斯说道，“这里另有一个主谋的人。这不是一个使用截短了的猎枪和拙笨的六响左轮的案件。你可以说这是一个老对手干的。可是我说这是莫里亚蒂的手法。这次犯罪行动是从伦敦指挥的，不是从美国来的。”

“可是他的动机是什么呢？”

“因为下这种毒手的人是一个不甘心失败的人，这个人完全与众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所作的一切事都一定要达到目的。这样一个有才智的人和一个庞大的组织动手去消灭一个人，就如同铁锤砸胡桃，用力过度显得荒谬可笑，不过，这胡桃自然轻而易举地被砸碎了。”

“这个人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呢？”

“我只能告诉你，我们知道这些事，还是莫里亚蒂的一个助

手走漏的消息。这些美国人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他们像其他外国罪犯那样，要在英国作案，自然就与这个犯罪的巨匠合伙了。从那时起，他们要害的人的命运就注定了。最初莫里亚蒂派他的手下去寻找要谋杀的人，然后指示怎样去处理这件事。结果，当他看到鲍德温暗杀失败的报告以后，他就亲自动手了。你曾听到我在伯尔斯通庄园向贵友警告过，未来的危险比过去的要严重得多。我没说错吧?”

巴克生气地攥紧拳头敲打着自己的头部，说道:“你是说我们只能听任他们摆布吗?你是说没有一个人能敌得过这个魔王吗?”

“不，我没这么说，”福尔摩斯说道，他的双眼似乎远望着未来，“我并没有说他是不能打倒的。可是你必须给我时间——你必须给我时间!”

一时之间，我们大家沉默不语，而福尔摩斯颇有预见的炯炯双目似欲望穿云幕。



最后致意

雨 久译

前　言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朋友们将高兴地得悉，他仍然健在，虽然有时因受风湿病的侵袭而显得有点跛颠。多年来，他一直住在距伊斯特本五英里外的一处丘陵草原的农场里，以研究哲学和农艺学消磨时光。在这段休息期间，他谢绝了酬金极为优厚的各种案件，决定从此退休不干。可是由于德国要打仗，为了配合政府，他又出色地将智慧和实践结合在一起，取得了《最后致意》中所记载的这些历史性成果。原先长期放在我的公事包里的几件以前的记录，也被收入《最后致意》中，以便使之得以编辑成集。

医学博士
约翰·H·华生

威斯特里亚寓所

一　约翰·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的离奇经历

我从笔记本的记载里发现，那是一八九二年三月底之前的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我们正坐着吃午饭，福尔摩斯接到了一份电报，并随手给了回电。他一语未发，但是看来心中有事，因为他随后站在炉火前面，脸上现出沉思的神色，抽着烟斗，不时瞧着那份电报。突然他转过身来对着我，眼里显出诡秘的神色。

“华生，我想，我们必须把你看作是一位文学家，”他说。“‘怪诞’这个词你怎么解释的?”

“奇怪——异常，”我回答。

他对我的定义摇了摇头。

“肯定具有更多的含义，”他说，“实质上还含有悲惨和可怕这一层意思。如果回想一下你那些长期折磨公众的文章，你就会认识到‘怪诞’这个词的深一层的意思往往就是犯罪。想一想‘红发会’那件事吧，开头相当怪诞，结果却是铤而走险，企图抢劫。还有，‘五个橘核’的那件事，也是再怪诞不过了，结果直接引出一场命案来。所以，‘怪诞’这个词总是引起我警惕。”

“电报里也有这个词吗?”我问。

他大声地读起电文来。

“适遇极难置信而怪诞之事。可否向你求教？

斯考特·艾克尔斯

查林十字街邮局”

“男的还是女的？”我问。

“当然是男的。女的是不会拍这种先付回电费的电报的。是女的，就自己来了。”

“你见他吗？”

“亲爱的华生，自从我们关押了卡鲁塞斯上校以来，你知道我是多么厌烦。我的脑子像一部空转的引擎那样，由于没有和它所要制造的工件连接上而散成碎片。生活平淡，报纸枯燥，大胆和浪漫似乎已经永远在这个犯罪的世界上绝迹了。照此看来，你可以问我是否准备研究任何新的问题，不管它到头来是多么微不足道。不过现在，要是我没有弄错的话，我们的当事人已经来了。”

楼梯上传来有节奏的脚步声。过了一会儿，一个高大结实、胡子花白而威严可敬的人被带进了房间。他那沉痛的面容和高傲的态度说明了他的身世。从他的鞋罩到金丝眼镜，可以看出他是个保守党人，教士，好公民，道道地地的正统派和守旧派。但是，某种惊人的经历打乱了他原有的镇静，这在他竖起的头发，通红而带愠色的脸上，以及慌张而激动的神态上都留下了痕迹。他立刻开门见山地谈起他的事情。

“我遇到了一种最奇特最不愉快的事，福尔摩斯先生，”他说，“我有生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遭遇。这是最不成体统的——最无法容忍的了。我坚决要求作出些解释。”他怒气冲冲地说。

“请坐下，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福尔摩斯用安慰的声调说。“首先，我是否可以问一下，你究竟为什么要来找我？”

“唔，先生，在我看来，这件事和警察无关，而且，当你听完了这件事，你一定会同意，我不能扔下这件事不管。我对私人

侦探这一等人丝毫不感兴趣，不过，尽管如此，久仰你的大名——”

“是这样。可是，其次，你为什么不立刻就来呢?”

“这是什么意思?”

福尔摩斯看了一下表。

“现在是两点过一刻，”他说，“你的电报是在一点钟左右发的。不过，要不是看出你是在一醒来时就遇到麻烦的话，那么，谁也不会注意你这副装扮的。”

我们的当事人理了一理没有梳过的头发，摸了一下没有刮过的下巴。

“你说得对，福尔摩斯先生。我丝毫没有想到要梳洗。离开那样一座房子我真是求之不得的。在我来此之前，我四处奔跑打听。我去找房产管理员。你知道，他们说加西亚先生的房租已经付过了，说威斯特里亚寓所一切正常。”

“喂，喂，先生，”福尔摩斯笑着说道，“你真像我的朋友华生医生，他有一个坏习惯，老是一开头就没有把事情讲对头。请你把你的思路整理一下，有条有理地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使你头不梳脸不刮，礼靴和背心的钮扣都没有扣好，就跑出来寻求指导和援助了。”

我们的当事人脸带愁容，低头看了一看自己颇不寻常的外表。

“我这模样一定很不像话，福尔摩斯先生。可是我不明白，我一生之中竟会遇到这样的事。让我把这件怪事的全部经过告诉你吧。你听了之后，我敢说，你就会认为我这样是情有可原了。”

但是，他的叙述刚一开始就被打断了。外面一阵喧闹，赫德森太太打开门，带进来两个健壮的、官员模样的人。其中之一就是我们熟知的苏格兰场的葛莱森警长，他精力充沛，仪表轩昂，在他的业务圈子里算得上是一名能将。他同福尔摩斯握了握手，随后介绍了他的同事，萨里警察厅的贝尼斯警长。

“福尔摩斯先生，我们俩一块儿跟踪，结果跟到这个方向来了。”他那双大眼睛转向我们的客人。“你是里街波汉公馆的约翰·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吧？”

“我是。”

“我们今天跟了你一个上午啦。”

“毫无疑问，你们跟踪他是靠的电报，”福尔摩斯说。

“一点儿不错，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在查林十字街邮局找到了线索，一直跟到这儿。”

“你们为什么跟踪我？你们想干什么？”

“我们想得到一份供词，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了解一下与厄榭附近威斯特里亚寓所的阿洛依苏斯·加西亚先生昨天死去有关的情况。”

我们的当事人警觉起来，瞪着两眼，惊慌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

“死啦？你是说他已经死啦？”

“是的，先生，他死啦。”

“怎么死的？出了事故了吗？”

“谋杀，如果说世界上发生过谋杀的话。”

“天哪！多么可怕！你该不是说——你该不是说我被怀疑了吧？”

“在死人的口袋里发现了你的一封信，从这封信，我们知道你曾打算昨晚在他家里过夜。”

“是这样。”

“哦，你过夜了，是吗？”

他们拿出了公事记录本。

“等一下，葛莱森，”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道。“你们要的全部东西就是一份清楚的供词，对不对？”

“我有责任提醒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这份供词可以用来

控告他。”

“艾克尔斯先生正准备把这件事讲给我们听，你们就进来了。华生，我想一杯苏打白兰地对他不会有什么害处吧。先生，现在这里多了两位听众，我建议你不必介意，继续讲下去，就像没有人打断过你——像刚才要做的那样。”

我们的来客把白兰地一饮而尽，脸上恢复了血色。他用疑惑的眼光看了一下警长的记录本，随即开始了他那极不平常的叙述。

“我是个单身汉，”他说，“因为喜欢社交，结识了许多朋友。其中有一家叫麦尔维尔的，是休业的酿酒商，住在肯辛顿的阿伯玛尔大楼。几个星期之前，我在他们家吃饭时认识了一个名叫加西亚的年轻人。我知道他是西班牙血统，同大使馆有些联系。他讲得一口地道的英语，态度讨人喜欢，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漂亮的男子。

“这个年轻小伙子和我谈得十分投机。他似乎一开始就很喜欢我。在我们见面后的两天里，他到里街来看望我。这样一次又一次，最后他邀我到他家去住几天。他的家就在厄榭和奥克斯肖特之间的威斯特里亚寓所，昨天晚上我就应约前去了。

“在我去到他家之前，他曾对我谈起过他家里的情况。同他住在一起的是一个忠实的仆人，也是西班牙人，替他照料一切。这个人会说英语，为他管家。他说，还有一个出色的厨师，是个混血儿，是他在旅途上认识的，能做一手好菜。我记得他谈论过在萨里的中心找到这么一个住处是多么奇怪。我同意他的看法，虽然事实已经证明，它比我想象的不知要奇怪多少倍。

“我驱车来到那个地方——距厄榭南面约两英里。房子相当大，背朝大路而立，屋前有一条弯弯曲曲的车道，两旁介以高高的常青灌木丛。这是一所旧宅，年久失修，显得破破烂烂。当马车来到那斑驳肮脏、久经风雨侵蚀的大门前，停在杂草丛生的道上时，我曾迟疑了一下，考虑过拜访这样一个我了解甚少的人是

否明智。他亲自前来开门，极其热忱地对我表示欢迎。他把我交给一个神情忧郁、面孔黝黑的男仆。仆人替我拿着皮包，把我引到为我准备的卧室。整个屋子都使人感到郁悒。我们面对面地坐着进餐。我的主人虽然尽力殷勤款待，但是他的神情好像一直恍恍惚惚，谈话含糊凌乱，不知所云。他不停地用手指敲打着桌子，用嘴咬噬指甲。还有其他一些动作，显出他心神不安。至于那餐饭，照料得既不周到，菜也做得不好，加上那个沉默寡言的仆人的阴沉神色，实在令人难堪。我敢向你保证，那天晚上，我真想找个借口回到里街来。

“有一件事，我想起来了，也许跟你们两位先生正在进行调查的问题有牵连。当时，我一点儿也没在意。快吃完晚饭的时候，仆人送来一张便条。我注意到，我的主人看过便条后，似乎显得比刚才更加心不在焉，更加古怪了。他不再装模作样地跟我交谈，而是坐在那里不住地抽烟，呆呆地沉思着。但是便条上写的什么，他没有说。好在到十一点钟左右，我就去睡觉了。过了一会儿，加西亚在门口探头看我——当时房间是黑的——问我是不是按过铃，我说没有。他表示歉意，不该这么晚来打扰我，并且说已经快到一点钟了。后来，我睡着了，一觉睡到天明。

“现在，我要讲到故事中最惊人的部分了。当我醒来，天已大亮，一看表，快到九点钟了。我曾特别关照过，叫他们在八点钟叫醒我，我奇怪他们怎么会忘了。我从床上跳起来，按铃叫仆人，没有人答应。我又按了几下铃，还是没有人答应。我想，肯定是铃出了毛病。我憋了一肚子气，胡乱穿上衣服，赶快下楼去叫人送热水来。我一看，楼下一个人也没有，当时的惊讶是可想而知的。我在大厅里叫喊，没有回答，又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都空无一人。我的主人在头天晚上把他的卧室指给我看过，于是我去敲他的房门，但没有回答。我扭动把手进了房间，里面是空的，床上根本就没有人睡过。他同其余的人都走了。外国客

人，外国仆人，外国厨师，一夜之间都不翼而飞啦！我到威斯特里亚寓所的这次拜访就此结束。”

歇洛克·福尔摩斯一边搓着双手咯咯直笑，一边把这件怪事收进他那记载奇闻轶事的手册之中。

“你的经历真是闻所未闻，”他说，“先生，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你后来又干了些什么？”

“我气极了。开头我想我成了某种荒唐的恶作剧的受害者了。我收拾好我的东西，砰地一声关上大门，提着皮包就到厄榭去了。我去找了镇上的主要地产经纪商艾伦兄弟商号，发现那个别墅是这家商号租出的。这使我猛然想到，这件事的前前后后不可能是为了把我愚弄一番，主要目的一定是为了逃租。现在正是三月末，四季结账日快到了。可是，这也说不过去。管理人对我的提醒表示感谢，不过他告诉我，租费已经预先付清。后来，我进城走访了西班牙大使馆，大使馆不知道这个人。再往后，我又去找麦尔维尔，就是在他家里，我第一次遇见加西亚的。可是，我发现他对加西亚的了解还不如我。最后，我收到你给我的回电，就来找你了。因为我听说，你是一个善于解决难题的人。不过现在，警长先生，从你进屋时说的话来看，我知道这件事还发生什么悲剧了。这可以由你接着往下说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而且除了我已经告诉你的以外，关于这个人的死，我是绝对的一无所知。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尽一切可能为法律效劳。”

“这个我相信，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这个我相信，”葛莱森警长以友好的口气说道，“我应当说，你谈的各种情况，同我们所注意到的事实完全吻合。比如说，吃饭的时候送来一张便条。这张便条后来怎么了，你注意到没有？”

“对，我注意到了。加西亚把它揉成一团扔到火里去了。”

“对此你有什么要说吗，贝尼斯先生？”

这位乡镇侦探是一个壮实、肥胖、红皮肤的汉子。幸亏他有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才弥补了他那张大脸的不足。那双眼睛几乎隐藏在布满皱纹的面颊和额头的后面。他微微一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过和变了色的纸片。

“福尔摩斯先生，炉子外面有炉栅。他把便条扔过了炉栅。这片没有烧过的纸片是我从炉子后面找到的。”

福尔摩斯微笑着表示欣赏。

“你一定是把那房子检查得十分仔细才把这么一个小小的纸团找到的。”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我的作风就是这样。我可以把它念出来吗，葛莱森先生？”

那位伦敦佬点了点头。

“便条是写在常见的米色直纹纸上，没有水印。便条用的是一页纸的四分之一，是用短刃剪刀两下剪开的。折叠三次以上，以紫色蜡封口，用某种平整的椭圆形的东西在蜡上匆匆盖压过，是写给威斯特里亚公寓的加西亚先生的。上面写着：

‘我们自己的颜色，绿色和白色。绿色开，白色关。主楼梯，第一过道，右边第七，绿色粗呢。祝顺利。D.’

这是女人的字体，笔头尖细。可是地址却是用另外一支钢笔写的，要不然就是另外一个人写的，字体粗大得多。你看。”

“一张非常奇怪的条子，”福尔摩斯匆匆看了一下。“我真佩服你，贝尼斯先生，佩服你检查这张便条时对于细节的注意。或许还可以补充一点细节，椭圆形的封印，无疑是一颗平面的袖扣——还有什么别的东西是这种形状的呢？剪刀是折叠式指甲刀。所剪的两刀距离虽然很短，你仍然可以清楚地看见，在两处剪开的地方同样都显得有折痕。”

这位乡镇侦探嘻嘻笑了起来。

“我还以为我已经一清二楚了哩，我现在才知道，还是漏掉了一点东西，”他说，“我应当说，我并没有很重视这个条子，我只知道他们要搞点什么名堂，而这事情照例牵涉到一个女人。”

当进行这一番谈话时，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坐在那里心神不安。

“你找到这张便条，我很高兴，因为它确证了我所讲的事情经过，”他说，“可是，我要指出，加西亚先生出了什么事，他家里出了什么事，我还都不知道呢。”

“说到加西亚嘛，”葛莱森说，“容易回答。人们发现他死了。今天早晨在离他家大约一英里的奥克斯肖特空地上找到的。他的头被打成了肉酱，是用沙袋或者类似的东西打的，打得很重，不是打伤了，而是打开了花。那地方很僻静，四分之一英里之内没有人家。显然是有人从后面把他打倒的。行凶者把他打死之后还继续打了很久。这是一次狂暴的行凶。作案人没有留下任何足印和任何线索。”

“遭到抢劫了没有？”

“没有，没有抢劫的迹象。”

“这太悲惨了——悲惨而可怕，”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愤愤不平地说，“不过，这对我实在是太残酷了。我的主人深夜外出，遭到如此悲惨的结局，这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怎么会卷进了这个案件呢？”

“很简单，先生，”贝尼斯警长回答说，“从死者口袋里发现的唯一材料就是你给他的信。信上说你将在他家过夜，而他就是在那天晚上死的。有了这封信的信封，我们才知道死者的姓名和住址。我们在今天早上九点钟以后赶到他家，你不在，别的人也不在。我一面电告葛莱森先生在伦敦找寻你，一面检查威斯特里亚寓所。后来我进了城，会合葛莱森先生一同来到这儿。”

“现在我想，”葛莱森先生说着站了起来，“最好是公事公办。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你跟我到局里走一趟，把你的供词写出来。”

“当然可以，我立刻就去。可是，福尔摩斯先生，我仍然聘请你代为出力，我希望你能够不惜费用，多费苦心，弄清真相。”

我的朋友转过身去看着那位乡镇侦探。

“我同你合作，我想你不会反对吧，贝尼斯先生？”

“当然不会，先生，万分荣幸。”

“看来，你干事敏捷，有条有理。我想问一下，死者遇害的确切时间是什么时候，这有线索没有？”

“一点钟以后他一直在那里。当时下着雨。他肯定是在下雨之前死的。”

“可是，这根本不可能，贝尼斯先生，”我们的当事人叫了起来。“他的声音我不会听错。我敢起誓，就在那个时间，他正在我卧室里对我说话。”

“奇怪，但并非不可能，”福尔摩斯微笑着说道。

“你有了线索啦？”葛莱森问道。

“从表面上看，案情并不十分复杂，尽管它带有某些新奇有趣的特点。在我斗胆发表最后定见之前，我还必须进一步了解一些情况。哦，对了，贝尼斯先生，你在检查房子的时候，除了这张便条之外，还发现了别的奇怪的东西没有？”

这位侦探以奇特的神情看着我的朋友。

“有，”他说，“还有一两样非常奇怪的东西。等我在警察局办完了事，也许你会愿意对这些东西发表高见的。”

“听任吩咐，”福尔摩斯说着按了一下铃。“赫德森太太，送这几位先生出去，麻烦你把这封电报交给听差发出去。叫他先付五先令的回电费。”

来客们离去之后，我们在寂静中坐了一会儿。福尔摩斯拼命

抽着烟，那双锐利的眼睛上面双眉紧锁。他的头伸向前方，表现出他特有的那种专心致志的神情。

“唔，华生，”他突然转身问我，“你有什么看法？”

“我对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的故弄玄虚还摸不着头脑。”

“那么，罪行呢？”

“喔，从那个人的同伴都无影无踪这一点来看，应当说，他们在某一方面是合伙谋杀，然后逃之夭夭。”

“这个观点当然是可能的。不过，从表面上看，你得承认，他的两个仆人合伙谋害他，而且是在他有客人的那个晚上袭击他，这很奇怪。那一个星期，除了当天以外，其余几天，他都是独自一人，他们满可以要把他怎么样就把他怎么样。”

“他们为什么逃走呢？”

“是啊。他们为什么逃走呢？这里面大有文章。另一个重要情况就是我们的当事人斯考特·艾克尔斯的那一段离奇经历。现在，亲爱的华生，要对这两种情况作出解释，岂非超出了人的智力限度？如果能作出一种解释，也能说明那张措辞古怪的神秘便条，那么，姑且把这种解释作为一种暂时的假设也是有价值的。如果我们了解到的新情况完全与这场阴谋符合，那么我们的假设就可以逐渐成为答案了。”

“可是我们的假设是什么呢？”

福尔摩斯仰身靠在椅背上，眼睛半睁半闭。

“你必须承认，亲爱的华生，恶作剧的想法是不可能的。正如结局所示，里面的事情严重。把斯考特·艾克尔斯哄骗到威斯特里亚寓所去和这件事有些联系。”

“可能是什么联系呢？”

“让我们一环扣一环地来研究一下。从表面上看，这个年轻的西班牙人和斯考特·艾克尔斯之间突如其来的奇怪友谊是有些蹊跷的。加快友谊步伐的是那个西班牙人。就在他第一次认识艾

克尔斯的当天，他就赶到伦敦的另一头去拜访艾克尔斯，而且同他保持密切往来，最后把他请到厄榭去。那么，他要艾克尔斯干什么呢？艾克尔斯又能提供什么呢？我看不出这个人有什么魅力。他并不特别聪明——不可能同一个机智的拉丁族人气味相投。那么，加西亚为什么在他认识的人当中偏偏选中了他，是什么特别适合他的需要呢？他有什么突出的品质吗？我说他有。他正是一个传统的体面英国人，正是一个能给另外一个英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证。你已经亲眼看到，两位警长都不曾想到对他的供词提出疑问，尽管他的供述是极不平常的。”

“可是，要他见证什么呢？”

“事情既然已成这样，他见证不了什么了，不过，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况，他就可以见证一切。这就是我对这件事的看法。”

“我明白了，这样他就可以作不在现场的证明了。”

“一点儿不错，亲爱的华生，他可能是要人证明他当时不在现场。为了展开讨论，我们不妨设想威斯特里亚寓所的那一家人是在共同策划某种阴谋。不管其企图如何，我们可以假设他们是想在一点钟以前出走。他们在时钟上面耍了花招。很可能是这样：他们让艾克尔斯去睡觉的时间比艾克尔斯认为的时间要早些。不管怎么说，可能是，当加西亚走去告诉艾克尔斯是一点钟的时候，实际上还没有过十二点钟。如果加西亚能够在提到的时间内干完想干的事情并回到自己房里，那么，他显然对任何控告都能作出强有力的答辩。我们这位无可指责的英国人则可以在任何法庭上宣誓说被告一直是在屋里。这是对付最糟情况的一张保票。”

“对，对，我懂了。不过，另外几个人不见了，又怎么解释呢？”

“我还没有掌握全部事实，不过我不认为有任何不可克服的困难。然而，就凭面前这些材料来争论，那是错误的。你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在摆弄材料，自圆其说了。”

“那封信呢？”

“信上是怎么写的？‘我们自己的颜色，绿色和白色。’听起来很像赛马的事。‘绿色开，白色关。’这显然是信号。‘主楼梯，第一过道，右边第七，绿色粗呢。’这是约定地点。我们说不定会在这件事的末尾碰上一个吃醋的丈夫哩。很清楚，这显然是一次危险的探索，不然，她就不会说‘祝顺利’了。‘D’——这应当是人门指南。”

“那个人是西班牙人。我推测‘D’代表多洛蕾丝，这在西班牙是个很普通的女人的名字。”

“好，华生，很好——可是极难成立。西班牙人同西班牙人写信，会用西班牙文。写这封信的人肯定是英国人。好吧，我们只有耐心以待，等那位了不起的警长回到我们这里来再说。不过，我们可得感谢我们的好运气，是它使我们在这几个钟头里得以摆脱这种难以忍受的闲散和无聊。”

在我们的萨里警官返回之前，福尔摩斯已经接到回电。福尔摩斯看了回电，正要把它放进笔记本，他瞥见了我满带着期望的脸。他笑着将回电扔过来给我。

“我们是在贵族圈子中打转呢，”他说。

电报上开列了一些人名和住址：

哈林比爵士，住丁格尔；乔治·弗利奥特爵士，住奥克斯肖特塔楼；治安官海尼斯·海尼斯先生，住帕地普雷斯；杰姆斯·巴克·威廉斯先生，住福顿赫尔；亨德森先生，住海伊加布尔；约舒亚·斯通牧师，住内特瓦尔斯林。

“这种做法显然是要限制我们的行动范围，”福尔摩斯说。“毫无疑问，头脑清楚的贝尼斯已经采用了某种类似的计划。”

"我不太明白。"

"哦，我亲爱的伙伴，我们已经提出了结论，加西亚吃饭时收到的是一封约会或幽会的信。现在，如果这种明确的解释是对的，为了应约，这个人就得爬上那个主楼梯，到走道上去寻找第七个房门。清楚得很，房子一定很大。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这所房子离奥克斯肖特不会超过一两英里，因为加西亚是向那个方向走的。而且，按照我对这些情况的解释来看，加亚西原想及时地赶在一点钟以前回到威斯特里亚寓所，以说明他并不在现场。由于奥克斯肖特附近的大房子为数有限，我采取了明显的办法，打电报给斯考特·艾克尔斯提到过的几个经理人。他们的姓名都在这封回电里。我们这堆乱麻的另一头肯定就在他们当中。"

当我们在贝尼斯警长的陪同下来到厄榭美丽的萨里村以前，已经快六点钟了。

福尔摩斯和我在布尔吃了一些晚点，并且找到了舒适的住处。最后，我们在这位侦探的陪同下前去访问威斯特里亚寓所。那是一个又冷又黑的三月之夜，寒风细雨迎面扑来，当我们在这片荒凉的空地上穿行而过，并将走向那个悲剧的地点时，这情景真是一种十分适合的陪衬。

二 圣佩德罗之虎

走了几英里又阴冷又凄凉的路程，我们来到一扇高大的木门前。门内是一条阴暗的栗树林荫道。这条弯曲而阴森的道路把我们引向一所低矮黑暗的房屋，在蓝灰色的夜空下，它显得黑影憧憧。大门左边的窗子里露出一丝微弱的灯光。

"这是一名警察在值班，"贝尼斯说，"我来敲一下窗子。"他

走过草坪，用手轻扣窗台。透过朦胧的玻璃，我隐约看见一个人从火旁的椅子上跳起来，并且听见屋里一声尖叫。过了一会儿，一个脸色苍白、气喘吁吁的警察开了门，一支蜡烛在他发抖的手中摇晃。

“怎么啦，瓦尔特斯?”贝尼斯厉声问道。

这个人用手绢擦擦前额，长长叹了一口气，算是放了心。

“先生，您来了我真高兴。这个夜晚真长，我想我的神经不如往常那么顶用了。”

“你的神经，瓦尔特斯？我倒没有想到你身上还有神经。”

“嗯，先生，我是说这个孤寂的屋子，还有厨房里的那个奇怪的东西。您刚才敲窗子，我还以为那个东西又来了哩。”

“什么东西又来了?”

“鬼，先生，我知道。就在窗口。”

“什么在窗口？什么时候?”

“大约两个钟头之前。天刚黑，我坐在椅子上看报。不知怎么我一抬头,却看见下端的窗框外面有一张脸在向里面望着我。天啊，先生，那是怎样的一张脸啊！我做梦都会看到它。”

“啧！啧！瓦尔特斯，这可不像一名警官说的话呀。”

“我知道，先生，我知道，可是它使我害怕极啦，先生，不承认也不管用。那张脸既不黑又不白，说不上是什么颜色，一种非常奇怪的色彩，就好像泥土里溅上了牛奶。至于那个脸盘，总有您的两个脸那么大，先生。还有那副样子，两只逼人的大眼睛，眼珠突出，加上一口白牙，活像一只饿狼。我对您说，先生，我连一个指头都不敢动，也不敢出一口气，直到它突然消失不见。我跑了出去，穿过灌木林，感谢上帝，那儿什么也没有。”

“如果我不知道你是个好人，瓦尔特斯，就为这件事，我也可以给你记上一个黑点。如果真的是鬼，那么，一个值班警官也绝对不应当为他不敢用手去碰它一下而感谢上帝。这该不是一种

幻觉和神经的错觉吧？”

“至少，这一点是很容易解答的，”福尔摩斯说着，点燃了他的袖珍小灯。“是的，”他迅速地检查了草地之后说：“我认为，穿的是十二号鞋。照脚的尺寸来推断，他肯定是个大个子。”

“他怎么啦？”

“他似乎是穿过灌木林朝大路跑了。”

“好吧，”那位警长带着严肃而沉思的脸色说，“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他想干什么，现在他已经走了，我们还有更急的事情要办。福尔摩斯先生，如果你允许，我要带你巡视一下这所住宅了。”

每个卧室和起居室都经过了仔细搜查，什么都没有发现。显然，房客随身带来的东西很少，甚至什么也没有带。从全部家具到细小的物件，都是连同房子一起租用的。留下的许多衣服上都缀有高霍尔本的马克思公司的标记。电报询问的结果表明，马克思除了知道他的买主付账爽快之外，其他一无所知。还有一些零碎东西，几个烟斗，几本小说，其中有两本是西班牙文的，一支老式左轮手枪，在个人财产之中，还有一把吉他。

“这里面没有什么，”贝尼斯说，手里拿着蜡烛，高视阔步地走出这个房间，进入那个房间。“福尔摩斯先生，现在我请你注意厨房。”

厨房阴暗，天花板很高，在这所房子的背后。厨房角落里放着一个草铺，显然是厨师的床铺。桌上堆满了装有剩菜的盘子和用脏了的餐具，还有昨天晚餐留下的残菜剩饭。

“看这儿，”贝尼斯说，“你看这是什么？”

他举起蜡烛，照着橱柜背后的一件特别的东西。这件东西已揉皱干瘪，很难说它是个什么。只能说它是黑色的，皮做的，形状有点像个矮小的人。我查看的时候，起初以为是个经过干燥处理的黑种小孩；再一看，又像个扭变了形的古猴。究竟是动物还是人，我最后还是莫名其妙。它身体中部挂着两串白色贝壳。

"确实是很有趣——很有趣!"福尔摩斯说，并注视着这件邪恶的古物。"还有什么没有?"

贝尼斯一声不响，把我们带到洗涤槽前面。他把蜡烛朝前一照，只见某种白色大鸟的翅膀和躯体被撕得七零八落，上面还留着羽毛，盛满一盆。福尔摩斯指了指割下来的那只鸟头上的垂肉。

"一只白公鸡，"他说，"太有趣了！这真是一件非常离奇的案子。"

但是，贝尼斯先生把他那最不吉利的展览一直坚持到最后。他从洗涤槽下面拿出一个铝桶，桶里满装着血。他又从桌上取来一个盘子，上面放着烧焦了的碎骨头。

"杀死了一些东西，又烧了一些东西。这些都是我们从火里收集起来的。今天早上我请来一位医生，医生说这些不是人体上的东西。"

福尔摩斯微笑着搓着两手。

"我得恭贺你，警长，你处理了一件如此不同一般、如此富于教益的案件。你的才能似乎胜过你的机会，如果我这样说不至于有所冒犯的话。"

贝尼斯警长的两只小眼睛露出高兴的神色。

"你说得对，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在工作上停滞不前。像这样的案件可以给人们带来机会。我希望我能利用这种机会。你对这些骨头是怎么看的?"

"我看是一只羔羊，要不就是小山羊。"

"那么，白公鸡呢?"

"很怪，贝尼斯先生，非常奇怪。可以说从来没有见过。"

"对，先生。这房子里住的人一定很奇怪，行动一定也很奇怪。其中一个已死啦。难道是他的同伴跟在后面把他打死的？如果是这样，我们早就抓住他们了，因为所有的港口都有人监视着。不过，我本人有不同的看法。是的，先生，我本人的看法大不相

同。”

“那么你自有主张喽?”

“我要自己来进行，福尔摩斯先生。我这样做只是为了我自己的声誉。你已经成名了，我也得要成名。如果以后我能够说，我在没有你的帮助下破了案，那我就高兴了。”

福尔摩斯爽朗地笑了起来。

“好吧，好吧，警长，”他说，“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吧。我的成果可以随时供你使用，如果你愿意向我索取的话。我想，这房子里，我想看的都看过了。把时间花到别处去也许更有好处，再见啦，祝你运气好!”

我可以举出好多微妙的表情来说明福尔摩斯正在性急地追寻一条线索，这种表情，除了我以外，别人可能不会注意到。在一个不经心的观察者看来，福尔摩斯像往常一样冷淡，但是，他那双发光的眼睛和轻快的举止却显示出一种抑制着的热情和紧张的情绪，这使我确信，他是正在考虑对策。按照他的习惯，他一句话不说；照我的脾气，我什么话也不问。能和他一起参加这场游戏，为捕获罪犯而提供出我微小的帮助，又不致以不必要的插话分散他的注意力，这对我来说已是很满意的了。到时候，一切都会转向我的。

因此，我等待着——可是，我越来越失望，白等了一场。一天接着一天，我的朋友毫无动静。有一天的上午他是在城里度过的，我偶然了解到，他是去大英博物馆了。除了这次外出之外，他成天作长时间的而且常常是孤独的散步，要不就是同村里的几个碎嘴子闲聊，他力求与这些人交往和结识。

“华生，我相信在乡间住一个星期对你是很宝贵的，”他说道，“重又看见树篱上新绿的嫩芽和榛树上的花序，那是非常愉快的。带上一把小锄，一只铁盒子，和一本初级植物学读本，就可以度过一些有意思的日子了。”他自己带着这套装备四处寻觅，可是带

回来的只是寥寥几株小植物，而这是在一个黄昏就可以采到的。

在我们漫步闲谈的时候，偶尔也碰见贝尼斯警长。当他同我的同伴打招呼的时候，他那张又肥又红的脸上堆满了笑容，一对小眼睛闪闪发光。他很少谈起案情，但从他谈起的那么一点情况来看，他对事情的进展也倒不是不满意的。然而，我得承认，在案子发生五天以后，当我打开晨报看见这样的大字标题的时候，我还是不由得有些惊奇：

奥克斯肖特谜案揭破

被认为是凶犯的人已捕获

当我读着标题时，福尔摩斯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好似被什么刺了一下。

“啊！”他叫了起来。“你该不是说贝尼斯已经抓住他了吧？”

“很明显，”我说着就把以下报道念了出来。

“昨晚深夜当传闻与奥克斯肖特凶杀案有关之凶犯已被捕获时，在厄榭及其邻近地区引起极大轰动。人们记得威斯特里亚寓所的加西亚先生系被发现死于奥克斯肖特空地，身上有遭受残酷袭击的伤痕，他的仆人和厨师亦于同一晚上逃走，显然他们参与了这一罪行。有人指出但从未得到证实的是，死去的这位先生可能有贵重财物存放在寓所里，以致财物失窃，构成罪案。经负责此案的贝尼斯警长多方努力，查明了逃犯的藏匿处所。他有充足的理由证明他们没有远遁，只是潜伏在事先准备好的某一巢窟中。首先可以肯定，他们最终将被捕获，因为据曾经通过窗户见过厨师的一两个商人作证说，厨师的相貌非常特别——是一个魁梧而可怕的混血儿，具有显著的黑种人型的淡黄色的面目。自从作案以来，有人

曾见过此人，因为他竟敢贸然重返威斯特里亚寓所，以致在当晚被警官瓦尔特斯发现并追踪。贝尼斯警长认为，此人此行定有目的，因而断定可能还会再来，于是放弃寓所，另在灌木林中设下埋伏。此人进入了圈套，在昨晚经过一场搏斗后，终被捕获，警官唐宁在搏斗中遭到这个暴徒猛击。我们知道，当罪犯被带到地方法官面前时，警方将要求予以还押。捕获此人后，本案可望取得巨大进展。”

“我们真应当马上去见贝尼斯，”福尔摩斯喊道，拿起了帽子。“我们来得及在他出发之前赶到他那里。”我们急忙来到村路上，正如我们所料，警长刚刚离开他的住处。

“你看到报纸了吧，福尔摩斯先生？”他问道，一边把一份报纸递给我们。

“是呀，贝尼斯先生，看到了。如果我向你提出一点友好的忠告，望你不要见怪。”

“忠告，福尔摩斯先生？”

“我曾细心研究过这个案件，我还不敢肯定你走的路子是对的。我不愿意你这样蛮干下去，除非你有十足的把握。”

“谢谢你的好意，福尔摩斯先生。”

“我向你保证，我这是为了你好。”

我仿佛看见贝尼斯先生的两只小眼睛中的一只像眨眼睛那样抖动了一下。

“我们都同意，各走各的路，福尔摩斯先生。我正是这样做的。”

“哦，那很好，”福尔摩斯说，“请别见怪。”

“哪儿的话，先生，我相信你对我是一片好意。不过，我们都有自己的安排，福尔摩斯先生。你有你的安排，我也许有我的安排。”

“我们不要再谈这个了吧。”

“欢迎你随时使用我的情报。这个家伙是个地道的野人，结实得像一匹拖车的马，凶狠得像魔鬼。抓住他之前，他差点儿把唐宁的大拇指咬断了。他一个英文字也不会说，除了哼哼哈哈之外，从他那里什么都得不到。”

“你认为你可以证明是他杀害了他的主人？”

“我没有这样说，福尔摩斯先生，我没有这样说。我们各有各的办法。你试你的，我试我的。这是说定了的。”

福尔摩斯耸耸肩，我们就一起走开了。“我摸不透这个人。他好像是在骑着马瞎闯。好吧，就照他说的办，各人试各人的，看结果怎么样。不过，贝尼斯警长身上总有某种我不很理解的东西。”

我们回到布尔的住处时，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道：“华生，你在那个椅子上坐下。我要让你了解一下情况，因为我今天晚上可能需要你的帮助。让我把我所能了解的案情的来龙去脉讲给你听。虽然案情的主要特点是简单的，但是如何拘捕仍然存在着极大的困难。在这方面还有一些缺口，需要我们去填补。

“让我们回过头去谈谈在加西亚死去的那天晚上送给他的那封信吧。我们可以把贝尼斯的关于加西亚的仆人与此案有关这一想法搁在一边。证据是这样一个事实：正是加西亚安排斯考特·艾克尔斯到来的，这只能说明他的目的在于为他证明不在犯罪现场。那天晚上，是加西亚起了心，而且显然是起了坏心。他在干坏事的过程中送了命。我说‘坏’心，那是因为，只有当一个人心怀恶念的时候，他才想制造不在犯罪现场的假想。那么，谋害他的人又会是谁呢？当然是犯罪企图所指向的那个人。到现在为止，我看我们的根据是可靠的。

“现在，我们可以解释加西亚的仆人们失踪的原因了。他们都是同伙，都参与了这个我们还弄不清楚的罪行。如果加西亚回去时事情得手，那么，那个英国人的作证就会排除任何可能的怀

疑，一切都会顺利。但是，这一尝试是危险的。如果加西亚到了一定的时间不回去，那就可能是他送了命。因此，事情是这样安排的：遇到上述情况，他的两个下手便会躲到事先安排好的地方，逃避搜查，以便事后继续再干。这说明了全部的情况，是不是？”

整个一团乱线似乎已在我眼前理出了头绪。我奇怪，正和往常一样，何以在此之前我总是看不出来呢。

“但是，为什么有一个仆人要回来呢？”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急忙逃走的时候，他遗下了某种珍贵的东西，他舍不得丢下的东西。这一点说明了他的固执，对不对？”

“哦，那么下一步呢？”

“下一步是加西亚吃晚饭时收到的那封信。这封信表明，还有一个同伴在另一头。那么，这个另一头又在哪儿呢？我已经对你说过，它只能在某一处大住宅里，而大住宅则为数有限。到村里来的头几天，我到处游逛，进行我的植物研究，并利用空隙时间，查访了所有的大住宅，还调查了住宅主人的家世。有一家住宅，而且只有一家住宅，引起我的注意。这就是海伊加布尔有名的雅各宾老庄园，离奥克斯肖特河的那一头一英里，距发生悲剧的地点不到半英里。其他宅邸的主人都平凡而可敬，与传奇生活毫不相干。但是，海伊加布尔的亨德森先生是个十分古怪的人，稀奇古怪的事可能发生在他身上。于是，我把注意力集中在他和他一家人的身上。

“一群怪人，华生——他本人是他们中间最怪的一个。我利用了一个近乎情理的借口设法去见过他。可是，从他那双晦暗、深陷、沉思着的眼睛里我似乎看出，他对我的真正来意十分清楚。他大约五十岁，强壮而机灵，铁灰色的头发，两道浓眉联成一线，行动敏捷如鹿，风度宛如帝王——一个凶狠专横的人。在他那羊皮纸一般的面孔后面，有着一股火辣辣的精神。他要么是个外国人，

要么就是曾长期在热带居住过，因为他的皮肤黄而枯槁，但却坚韧得像马裤呢。他的朋友兼秘书卢卡斯先生无疑是个外国人，棕色的皮肤，狡猾，文雅，像只猫一样，谈吐刻薄而有礼貌。你看，华生，我们已经接触到了两伙外国人——一伙在威斯特里亚寓所，另一伙在海伊加布尔——所以，我们的两个缺口已经开始合拢了。

“这两个密友是全家的中心。不过，对于我最直接的目的来说，另外还有一个人甚至更为重要。亨德森有两个孩子——两个姑娘，一个十一岁，一个十三岁。她们的家庭女教师是伯内特小姐，英国妇女，四十岁上下。还有一个亲信男仆。这小小的一伙人组成了一个真正的家庭，因为他们一同旅行各地。亨德森先生是大旅行家，经常出去旅行。前几个星期他才从外地回到海伊加布尔来，已有一年不在家了。我还可以补充一句，他非常有钱。他想到要什么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到满足。至于别的情况，就是他家里总是有一大堆管事、听差、女仆，以及英国乡村宅邸里常有的一群吃喝多、干事少的人员。

“这些情况，一部分是从村里的闲谈中听到的，一部分是我自己观察所得。最好的人证莫过于被辞退而受尽委屈的仆人。我幸运地找到这么一个。虽说是幸运，但是，如果我不出去找，好运气也不会自己找上门来的。正如贝尼斯所说，我们都有自己的打算。按照我的打算，我找到了海伊加布尔原先的花匠约翰·瓦纳。他是在他专横的主人一怒之下卷铺盖滚蛋的。而那些在室内工作的仆人有不少和他一个鼻孔出气，他们大家既害怕又憎恨他们的主人。所以，我找到了打开这家人的秘密的钥匙。

“怪人，华生！我并不认为我已弄清全部情况，不过确是非常古怪的人。这是两边有厢房的一所住宅，仆人住一边，主人住另一边。除了亨德森本人的仆人给全家开饭之外，这两边之间没有联系。每一样东西都得拿到指定的一个门口，这就是联系。女教师和两个孩子只到花园里走走，根本不出门。亨德森从来不单

独散步。他的那个深色皮肤的秘书跟他形影不离。仆人当中有人传说，他们的主人特别害怕某种东西。‘为了钱，他把灵魂都出卖给了魔鬼，’瓦纳说，‘就等着债主来要他的命了。’他们从哪里来，他们是什么人，谁也不知道。他们是非常凶暴的。亨德森曾两次用他打狗的鞭子抽人，只是由于他那满满的钱包和巨额赔款，才使他得以免吃官司。

“华生，现在让我们根据这一新的情报来判断一下形势。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那封信是从这个古怪人家送去的，要加西亚去执行某种事先早已计划好的任务。信是谁的？是这个城堡里的某一个人写的，并且是个女的，那么，除了女教师伯内特小姐之外，还会是谁呢？我们的全部推理似乎都是指向这个方面。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设想，看它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再说一句，从伯内特小姐的年纪和性格来看，我最初认为这件事里面可能夹杂着爱情的想法肯定是不能成立的。

“如果信是她写的，那么，她总该是加西亚的朋友和同伴了吧。她一旦听到他死去的消息，她可能会干些什么呢？如果他是在进行某种非法勾当中遇害的，那么她就会守口如瓶。可是，她心里一定痛恨那些杀害他的人，她大概会尽力设法向杀害他的人报仇。能不能去见她？设法去见她？这是我最初的想法。现在我遇到的情况不太妙。自从那天晚上发生了谋杀案后，到现在还没有谁看见过伯内特小姐。从那天晚上起，她就没有影踪了。她还活着吗？也许她同她所召唤的朋友一样，在同一个晚上遭到了横祸？或者，她只不过是个犯人？这一点是我们要加以确定的。

“你会体会到这种困境的，华生。我们的材料不足，不能要求进行搜查。如果把我们的全部计划拿给地方法官看，他可能会认为是异想天开。那个女人的失踪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家庭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一个星期不见面。而目前她的生命可能处于危险中。我所能做的就是监视这所房子，把我的

代理人瓦纳留下看守着大门。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形再继续下去。如果法律无能为力，我们只好自己来冒这场风险了。”

“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知道她的房间。可以从外面一间屋的屋顶进去。我建议我们今晚就去，看能不能击中这个神秘事件的核心。”

我必须承认，前景并不十分乐观。那座弥漫着凶杀气氛的老屋，奇怪而又可怕的住户，进行探索中的不测危险，以及我们被法定地置于违反原则行事的地位，这一切合在一起，挫伤了我的热情。但是，在福尔摩斯冷静的推理中有某种东西，使得避开他提出的任何冒险而往后退缩成为不可能。我们知道，这样，而且只有这样才能找到答案。我默默地握住了他的手。事已如此，不容翻悔。

但是，我们的调查的结局竟是如此离奇，却是始料所不及的。大约在五点钟，正当三月黄昏的阴影开始降临时，一个慌慌张张的乡下佬闯进了我们的房间。

“他们走了，福尔摩斯先生。他们坐最后一趟火车走了。那位女士挣脱了。我把她安顿在楼下马车里了。”

“好极了，瓦纳!”福尔摩斯叫道，一跃而起。“华生，缺口很快合拢啦。”

马车里是一个女人，由于神经衰竭而半瘫痪了。她那瘦削而憔悴的脸上留有最近这一悲剧的痕迹。她的脑袋有气无力地垂落在胸前。当她抬起头来，用她那双迟钝的眼睛望着我们的时候，我发现她的瞳仁已经变成浅灰色虹膜中的两个小黑点。她服过鸦片了。

“我照您的吩咐守在大门口，福尔摩斯先生。”我们的使者，那位被开除了的花匠说。“马车出来以后，我一直跟到车站。她就像个梦游人，但是当他们想把她拉上火车的时候，她醒过来了，竭力挣扎，他们把她推进车厢，她又挣脱了出来。我把她拉开，送

进一辆马车，就来到这儿。我决不会忘记当我带她离开时那车厢窗子里的那张脸。要是他得逞了，我早就没命了——那个黑眼睛、怒目相视的黄鬼。”

我们把她扶上楼，让她躺在沙发上。两杯浓咖啡立刻使她的头脑从药性中清醒过来。福尔摩斯把贝尼斯请来了。看到这情况，他很快就明白了发生的事情。

“啊，先生，你把我要找的证人找到啦，”警长握住我朋友的手热情地说道。“从一开始，我就和你在找寻同一条线索。”

“什么！你也在找亨德森？”

“唔，福尔摩斯先生，当你在海伊加布尔的灌木林中缓步而行时，我正在庄园里的一棵大树上往下看着你。问题只在于看谁先获得他的证人。”

“那么，你为什么逮捕那个混血儿呢？”

贝尼斯得意地笑了起来。

“我肯定，那个自称为亨德森的人已经感到自己被怀疑了，并且只要他认为他有危险，他就会隐蔽起来，不再行动。我错抓人，是为了使他相信我们已经不注意他了。我知道，他可能会溜掉，这样就给了我们找到伯内特小姐的机会。”

福尔摩斯用手抚着警长的肩膀。

“你会高升的。你有才能，你有直觉，”他说。

贝尼斯满面笑容，十分高兴。

“一个星期来，我派了一个便衣守候在车站。海伊加布尔家的人不管上哪儿，都在便衣的监视之下。可是，当伯内特小姐挣脱的时候，便衣一定感到为难，不知如何是好。不管怎么说，你的人找到了她，一切都很顺利。没有她的证词，我们不能捉人，这是很清楚的。所以，让我们越快得到她的证词越好。”

“她在逐渐恢复，”福尔摩斯说，眼睛望着女教师。“告诉我，贝尼斯，亨德森这个人是谁？”

“亨德森，”警长说，“就是唐·默里罗，一度被称为圣佩德罗之虎的就是他。”

圣佩德罗之虎！这个人的全部历史立刻呈现在我眼前。在那些打着文明的招牌统治国家的暴君中间，他是以最荒淫残忍出名的。他身强力壮，无所畏惧，而且精力充沛。他刚愎自用，对一个胆小怕事的民族施加残暴统治长达十一二年之久。他的名字在整个中美洲是一种恐怖。那个时期的最后几年，全国爆发了反对他的全民起义。可是，他既残酷又狡猾，刚听到一点风声，就把他的财产偷偷转移到一艘由他的忠实追随者操纵的船上。起义者第二天袭击他的宫殿时，那里已经一无所有。这个独裁者带着他的两个孩子、秘书以及财物逃之夭夭。从那时起，他就从世界上消失了。他本人则成了欧洲报纸经常评论的题材。

“是的，先生，唐·默里罗就是圣佩德罗之虎，”贝尼斯说。“如果你去查一查，就会发现圣佩德罗的旗帜是绿色和白色的，同那封信上说的一样，福尔摩斯先生。他自称亨德森，但是我追溯了他的已往，由巴黎至罗马至马德里一直到巴塞罗那，他的船是在一八八六年到达巴塞罗那的。为了报仇，人们一直在找寻他。可是，直到现在，人们才开始发现他。”

“他们一年前就发现他了，”伯内特小姐说。她已经坐了起来，聚精会神地听着他们谈话。“有一次，他的性命几乎要完蛋了，可是某种邪恶的精灵却保护了他。现在，也是一样，高贵而豪侠的加西亚倒下了，而那个魔鬼却安然无恙。还会有人一个接一个地倒下，直到有朝一日正义得到伸张。这一点是肯定的，正如明天太阳将要升起一样。”她紧握着瘦小的双手，由于仇恨，她那憔悴的脸变得苍白。

“但是，伯内特小姐，你怎么会牵涉进去了呢？”福尔摩斯问道，“一位英国女士怎么会参与这么一件凶杀案呢？”

“我参与进去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伸张正

义。多年前，在圣佩德罗血流成河，英国的法律管得了吗？这个人用船装走盗窃来的财物，英国的法律管得了吗？对于你们来说，这些罪行好像发生在别的星球上。但是，我们却知道。我们在悲哀和苦难中认识了真理。对于我们来说，地狱里没有哪个魔鬼像胡安·默里罗①。只要他的受害者仍然呼喊着要报仇雪恨，那么生活就不会平静。”

“当然，”福尔摩斯说，“他是你所说的那种人。我听说他极端残暴。不过，你是怎样受到摧残的呢？”

“我全都告诉你。这个坏蛋的做法就是以这种或那种借口，把凡是有可能成为他的危险对手的人都杀掉。我的丈夫——对了，我的真名是维克多·都郎多太太——是驻伦敦的圣佩德罗公使。他是在伦敦认识我的，并且在那里结了婚。他是世上少有的极为高尚的人。不幸，默里罗知道了他的卓越品质，于是用某种借口召他回去，把他枪毙了。他预感到了他的灾难，所以没有带我一起回去。他的财物充公了，留给我的是微薄的收入和一颗破碎了的心。

“后来，这个暴君倒台了。正像你刚才说的那样，他逃走了。可是，许多人的生命被他毁了，他们的亲友在他手里受尽折磨而死去，他们不会就此罢休。他们在一起组织了一个协会。任务一天不完成，这个协会就一天不撤销。当我们发现这个改头换面的亨德森就是那个倒台的暴君之后，我的任务就是打进他的家里，以使别人了解他的行动。我要保住在他家里当女教师的位置，才能做到这一点。他没料到，每顿饭都出现在他面前的这个女人的丈夫，正是被他迫不及待地杀害了的人。我向他微笑，负责教他的孩子，等待着时机。在巴黎试过一次，失败了。我们迅速东绕西拐跑遍欧洲，甩掉追踪我们的人，最后回到这所他一到英国就买

① 即前面所说的唐·默里罗。——译者注

下来的房子。

“可是，这儿也有司法官员在等待着。加西亚是以前圣佩德罗最高神职官员的儿子。当加西亚得知默里罗要回到那里去时，加西亚带着两名地位低卑的忠实伙伴在等着他。三个人胸中都燃着报仇的火焰。加西亚在白天无法下手，因为默里罗防备严密，没有他的随员卢卡斯——此人在他得意的年代叫洛佩斯——在身边，他决不出外。可是在晚上，他是单独睡的，报仇的人有可能找到他。有一天黄昏，按照事先的安排，我给我的朋友送去最后的消息，因为这个家伙无时无刻不在警惕着，他不断地调换房间。我要注意让所有的房门都开着，同时在朝大路的那个窗口发出绿光或白光作为信号，表示一切顺利或者行动最好延期。

“可是，一切都不顺利。秘书洛佩斯对我起了疑心。我刚写完信，他就悄悄从背后向我猛扑过来。他和他的主人把我拖到我的房间，宣判我是有罪的女叛徒。如果他们有法逃避杀人后果的话，他们早就当场用刀刺死我了。最后，他们经过争论，一致认为杀死我太危险。但是，他们决定要干掉加西亚。他们把我的嘴塞住，默里罗扭住我的胳膊，直到我把地址给了他。我发誓，如果我知道这对加西亚意味着什么，那么，他们可能早把我的胳膊扭断了。洛佩斯在我的信上写上地址，用袖扣封上口，交给仆人何塞送了出去。他们是怎样杀害加西亚的，我不知道，只知道是默里罗亲手把他击倒的，因为洛佩斯被留下来看守着我。我想，他一定是在金雀花树丛里等待着。树丛中有一条弯曲的小径。等加西亚经过时就把他击倒。起初，他们想让加西亚进屋来，然后把他当作遭到追缉的夜盗杀死。但是，他们发生了争执。如果他们被卷进一场查询，他们的身份就会立即公开暴露，他们就会招来进一步的打击。加西亚一死，追踪就会停止，因为这样可以吓住别的一些人，使他们放弃自己的打算。

“如果不是因为我了解这伙人的所作所为，他们现在都会安

然无事的。我不怀疑，好几次我的生命都处在死亡的边缘。我被关在房里，受到最可怕的威胁，以残酷虐待来摧残我的精神——请看我肩上的这块刀疤和手臂上一道道的伤痕——有一次，我想在窗口喊叫，他把一件东西塞进我嘴里。这种惨无人道的关押继续了五天，吃不饱，几乎活不下去。今天下午，给我送来了一份丰盛的午餐。等我吃完，才知道吃的是毒药。我像在梦里一样，被推塞进马车，后来又被拉上火车。就在车轮快要转动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我的自由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中。我跳了出来。他们想把我拖回去。要不是这位好心人帮忙把我扶进一辆马车，我是怎么也逃脱不了的。感谢上帝，我终于逃出他们的魔掌了。”

我们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她这番不平常的叙述。还是福尔摩斯打破了沉默。

“我们的困难并没有过去，”他说着摇摇头。“我们的侦查任务已经完成，但是，我们的法律工作却开始了。”

“对，”我说，“一个能说会道的律师可以把这次谋杀说成是自卫行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可以犯上百次罪，可是，只有在这件案子上才能判罪。”

“得啦，得啦，”贝尼斯高兴地说，“我看法律还要更强一些。自卫是一回事，怀着蓄意谋杀的目的去诱骗这个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管你害怕会从他那里遭到什么样的危险。不，不，等我们在下一次的吉尔福德巡回法庭上看到海伊加布尔的那些房客时就可以证实我们都是正确的了。”

然而，这是个历史问题，圣佩德罗之虎受到惩罚，还得要有一段时间。他和他的同伙狡猾而大胆，他们溜进埃德蒙顿大街的一个寓所，然后从后门出去，到了柯松广场，就这样甩掉了追捕的人。从那天以后，他们在英国就再没有露过面了。大约半年以后，蒙塔尔法侯爵和他的秘书鲁利先生都在马德里的艾斯库里饭

店里被谋杀。有人把这桩案子归咎于无政府主义，但是谋杀者始终没有抓到。贝尼斯警长来到贝克大街看望我们，带来一张那秘书的一张黑脸的复印图像，以及一张他主人的图像：老成的面貌，富有魅力的黑眼睛和两簇浓眉。我们并不怀疑，尽管是延误了，正义毕竟还是得到了伸张。

“亲爱的华生，这是一桩混乱的案件，”福尔摩斯在黄昏中抽着烟斗说道。“不可能称心如意地把它看得那样简洁。它包括两个洲，关系到两群神秘的人，加上我们无比可敬的朋友斯考特·艾克尔斯的出现，促使案情进一步复杂化了，他的情况向我们表明，死者加西亚足智多谋，有良好的自卫本领。结果是了不起的，我们和这位可嘉的警长合作，在千头万绪的疑点中抓住了要害，终于得以沿着那条蜿蜒曲折的小路前进。你还有什么地方不明白吗？”

“那个混血儿厨师回来有什么目的？”

“我想，厨房里的那件怪东西可以解答你的疑问。这个人是圣佩德罗原始森林里的生番。那件东西是他的神物。当他和同伙逃到预定的撤退地点时——已经有人在那里，无疑是他们的同伙——他的同伴曾劝过他把这样一件易受连累的东西丢掉。可是，那是这个混血儿心爱之物。第二天，他禁不住又回来了。当他在窗口探望时，看见了正在值班的警官瓦尔特斯。他一直等了三天。出于虔诚或者说是迷信，他又尝试了一次。平时机灵的贝尼斯警长曾在我面前看轻此案，但终于也认识到了案情的重大，因而布置了圈套让那个家伙自投罗网。还有别的问题吗，华生？”

“那只撕烂了的鸟，一桶血，烧焦了的骨头，在那古怪厨房里的所有的神秘东西又怎么解释呢？”

福尔摩斯微笑着打开笔记本的一页。

“我在大英博物馆度过了一个上午，研究了这一点和其他一些问题。这是从艾克曼著的《伏都教和黑人宗教》一书中摘出来

的一段话：

‘虔诚的伏都教信徒无论干什么重要的事情，都要向他那不洁净的神奉献祭品。在极端的情况下，这些仪式采取杀人奠祭，继之以食人肉的方式。但通常的祭品则是一只活活扯成碎片的白公鸡，或者是一只黑羊，割开喉咙，将其躯体焚化。’

“所以你看，我们的野人朋友在仪式方面完全是正统的。这真是怪诞，华生，”福尔摩斯加了一句，同时慢慢地合上笔记本，“但是，从怪诞到可怕只有一步之差，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

硬纸盒子

为了选择几桩典型案子来说明我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卓越才智，我尽可能少选那些耸人听闻的事情，而只提供最能显示他的才能的案件。可是，不幸的是，又不可能把耸人听闻和犯罪截然分开。笔者真是左右为难，要么必须牺牲那些对于他的叙述必不可少的细节，从而给问题加上一种虚构的印象，要么就得使用机缘而不是选择所得的材料。说了这番简短的开场白之后，我将翻阅我的记录，看一看这一连串虽然特别可怕但却十分离奇的事件。

八月的一天，骄阳似火。贝克街像一座火炉。阳光照在大街对面房子的黄色砖墙上，刺得人们的眼睛发痛。在冬天隐约出现在朦胧迷雾之中的也是这些砖墙，真叫人难以置信。我们的百叶窗放下一半，福尔摩斯蜷缩在沙发上，拿着早班邮差送来的信一看再看。我呢，我在印度工作过，练就了一身怕冷不怕热的本领，华氏九十度的气温也受得住。晨报枯燥无味。议院已经散会。人人都出城去了，我也想去新森林或者南海海滨，但银行存款已经用完，我只得把假日推迟。至于我的同伴，乡下和海边都引不起他丝毫兴趣。他愿意呆在五百万人的中心，把他的触角伸到他们中间，锐敏地探索需要侦破的每一个谣传和疑点。他的天赋虽高，却不会欣赏自然。只有当他把注意力从城里的坏分子转向乡下的恶棍时，他才到乡间去换换空气。

看到福尔摩斯全神贯注，不想谈话，我把枯燥乏味的报纸扔在一边，靠在椅子上陷入沉思。正在这时，我同伴的声音突然打

断了我的思路。

“你是对的，华生，”他说，“它看来是一种最荒谬的解决争执的办法。”

“最荒谬！”我惊呼道，突然意识到他说出了我内心想要说的话。我在椅子上直起身来，吃惊地凝视着他。

“这是怎么一回事，福尔摩斯？”我喊道，“这真是出我意料。”

看见我迷惑不解，他爽朗地笑了。

“你记得，”他说，“不久前我给你读过爱伦·坡的一篇短文中的一段。里面有一个人把他同伴没有说出来的想法一一推论出来。你当时认为，这不过是作者的一种巧妙手法。我说我也常常有同样的推理习惯，你听后表示不相信。”

“哪里的话！”

“你嘴里也许没有这样说，亲爱的华生，但是你的眉毛肯定是这样说的。所以，当我看到你扔下报纸陷入沉思的时候，我很高兴有机会可以对此加以推论，并且终于打断你的思索，以证明我对你的关注。”

不过我还是很不满足。“你读给我听的那个例子中，”我说，“那个推论者是以观察他的同伴的举动而得出结论的。如果我没有记错，他的同伴被一堆石头绊了一跤，抬头望着星星，如此等等。可是我一直安静地坐在我的椅子里，这又能给你提供什么线索呢？”

“你这可是冤枉你自己了。脸部表情是人们用来表达感情的方式，而你的面部表情正是你的忠实仆人。”

“你是说，你从我的面部表情上看出了我的思路？”

“你的面部表情，特别是你的眼睛。你是怎样陷入沉思的，也许你自己也想不起来了吧？”

“想不起来了。”

“那么我来告诉你。你扔下报纸，这个动作引起了我对你的

注意。你毫无表情地坐了半分钟。然后你的眼光落在你最近配上镜框的戈登将军的照片上。这样，我从你脸部表情的变化上看出你开始思考了。不过想得不很远。你的眼光又转到放在你书上的那张还没有配镜框的亨利·华德·比彻的照片上面。后来，你又抬头望着墙，你的意思当然是显而易见的。你是在想，这张照片如果也装进框子，正好盖上那面墙上的空白，和那边戈登的照片相对称。”

“你对我观察得真透彻!”我惊讶地说。

“到此为止，我还没有看偏。可是，你当时的思路又回到比彻上面去了。你一直盯住他，好像在研究他的相貌特征。然后，你的眼神松弛了，不过你仍旧在望着，满面心思。你在回想比彻的战绩。我很清楚，这样你就一定会想到内战期间比彻代表北方所承担的使命，因为我记得，你认为我们的人民对他态度粗暴，对此你表示过强烈的不满。你对此事的感受是如此强烈，因此我知道，你一想到比彻就会想到这些。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你的眼光离开了照片，我猜想你的思路现在已转到内战方面。我观察到你闭着嘴唇，眼睛闪闪发光，两手紧握着，这时我断定你是在回想那场殊死搏斗中双方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但是接着，你的脸色又变得更阴暗了，你摇着头。你在思量悲惨、恐怖和无谓的牺牲。你的手伸向身上的旧伤痕，嘴角颤动着露出一丝微笑，这向我表明，你的思想已为这种可笑的解决国际问题的方法所占据。在这一点上，我同意你的看法：那是愚蠢的。我高兴地发现，我的全部推论都是正确的。”

“完全正确!”我说。“不过现在你已经解释过了，可是我承认，我还是和刚才一样不理解。”

“华生，这确实是十分肤浅的。如果不是你那天表示有些不相信，我是不会用这件事来分散你的注意力的。不过，我手里有一个小问题，要解决它，一定比我在思维解释方面的小尝试更加

困难。报上有一段报道，说克罗伊登十字大街的库辛小姐收到一只盒子，里面装的东西出人意料。你注意到没有?”

“没有。我没有见到。”

“啊！那一定是你看漏了。把报纸扔给我。在这儿，在金融栏下面。劳驾，大声念一念。”

我把他扔给我的报纸拾起来，念了他指定的那一段。标题是《一个吓人的包裹》。

“苏珊·库辛小姐住克罗伊登十字大街。她成了一次特别令人作呕的恶作剧的受害者，除非这件事另有更为险恶的用心。昨天下午二时，邮差送去一个牛皮纸包着的小包裹。包裹里是一只硬纸盒，盒内装满粗盐。库辛小姐拨开粗盐，吓了一大跳。她看见里面有两只显然是刚割下不久的人耳朵。这只包裹是头天上午从贝尔法斯特邮局寄出的。没有写明寄件人是谁。使问题更加神秘的是，库辛小姐是一位年已五十的老处女，过着隐居生活，来往友人和通信者甚少，平日难得收到邮包。但在几年前，当她卜居彭奇时，曾将几个房间出租给三个医学院学生。后因他们吵闹，生活又不规律，不得不叫他们搬走。警方认为，对库辛小姐的这一粗暴行径，可能是这三名青年所为。他们出于怨恨，将解剖室的遗物邮寄给她，以示恐吓。另亦有看法，认为这些青年中有一名是爱尔兰北部人，而据库辛小姐所知，此人是贝尔法斯特人。目前这一事件正在积极调查中。卓越侦缉官员之一雷斯垂德先生正负责处理此案。”

“《每日记事》报就谈了这么多，”当我读完报纸，福尔摩斯说。“现在来谈谈我们的朋友雷斯垂德吧。今天早晨我收到他一封信。信里说：

‘我认为你对此案极为在行。我们正在竭力查清此事，但继续工作颇感困难。我们自然已经电询贝尔法斯特邮局。但当天交寄的包裹极多，无法单一辨认或回忆寄件人姓名。这是一只半磅装甘露烟草盒子，对我们毫无帮助。医学院学生之说我看仍然最有可能，但如果你能抽出几个小时，我将非常高兴在这里见到你。我整天不在这宅子里就在警察所。’

“你看怎么样，华生？能不能不顾炎热跟我到克罗伊登走一趟，为你的记事本增加一页内容？”

“我正想干点什么哩。”

“这就有事了。请你按一下铃，叫他们把我们的靴子拿来，再去叫一辆马车。我换好衣服，把烟丝盒子装满，马上就来。”

我们上了火车之后，下了一阵雨。克罗伊登不像城里那样暑气逼人。福尔摩斯事前已经发了电报，所以雷斯垂德已在车站等候我们。他像往常一样精明强干，一副侦探派头。步行了五分钟，我们来到库辛小姐住的十字大街。

这条街很长，街旁是两层楼的砖房，清洁而整齐，屋前的石阶已被踩成白色，系着围裙的妇女三五成群地在门口闲谈。走过半条街后，雷斯垂德站下来去敲一家的大门。一个年幼女仆开了门。我们被带进前厅，看见库辛小姐正坐在那里。她是个面貌温和的妇女，一对文静的大眼睛，灰色的卷发垂落在两鬓。她的膝上搁着一只没有绣完的椅套，身边放着一个装有各色丝线的篮子。

“那可怕的东西在外屋，”当雷斯垂德走进去时，她说，“我希望你把它们都拿走。”

“是要拿走的，库辛小姐。我放在这儿，只是让我的朋友福尔摩斯先生来当着你的面看一看。”

“干吗要当着我的面，先生？”

“说不定他想提出一些问题。”

“我说，这事我一无所知，向我提问又有什么用处?”

“确实如此，太太，”福尔摩斯用安慰的语气说道，“我不怀疑，这件事已经够使你气恼的啦。”

“是啊，先生。我是个喜欢安静的女人，过着隐居的生活。看见我的名字登在报上，警察到我家里来，对我真是新鲜的事情。我不愿意让这东西放在我这儿，雷斯垂德先生。如果你要看，请到外面的屋里去看吧。”

那是一间小棚子，在屋背后的小花园里。雷斯垂德进去拿出一个黄色的硬纸盒，一张牛皮纸和一段细绳子。在小路尽头有个石凳，我们都坐在石凳上。这时，福尔摩斯把雷斯垂德递给他的东西一一察看。

“绳子特别有意思，”说着他把绳子举到亮处，用鼻子嗅了一嗅。“你看这绳子是什么做的，雷斯垂德?”

“涂过柏油。”

“一点儿不错。是涂过柏油的麻绳。无疑，你也注意到了，库辛小姐是用剪刀把绳子剪断的。这一点可以从两端的磨损看出来。这很重要。”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重要，”雷斯垂德说。

“重要就在于绳结原封未动。还有，这个绳结打得很不一般。”

“打得很精致。这一点，我已经注意到了，”雷斯垂德得意地说。

“那么，关于绳子就谈这么多吧，”福尔摩斯微笑着说，“现在来看包裹纸。牛皮纸，有一股明显的咖啡味。怎么，没有检查过?肯定没有检查过。地址的字写得很零乱：‘克罗伊登十字大街S·库辛小姐收’，是用笔头很粗的钢笔写的，也许是一支J字牌的，墨水很差。‘克罗伊登’一词原来是拼写的字母‘i’，后来被改成字母‘y’了。这个包裹是个男人寄的——字体显然是男人的

字体——此人受的教育有限，对克罗伊登镇也不熟悉。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盒子是一个半磅装甘露烟草盒子。除了盒子左下角有指印外，没有明显痕迹。里面装的是用来保存兽皮或其他粗制商品的粗盐。埋在盐里的就是这奇怪的东西。”

他一面说，一面取出两只耳朵平放在膝头上仔细观察。这时雷斯垂德和我各在一边弯下身子，一会儿望着这可怕的遗物，一会儿又望着我们同伴的那张深沉而迫切的脸。最后，他又把它们放回盒子，坐在那里沉思了一会儿。

“你们当然都看到了，”他最后说，“这两只耳朵不是一对。”

“不错，我们注意到了。可是，如果真是解剖室的学生们搞的恶作剧，那么，他们是很容易挑两只不成对的耳朵配对的。”

“很对。但这不是一个恶作剧。”

“你能肯定吗？”

“根据推测，决不可能是恶作剧。解剖室里的尸体都注射过防腐剂。这两只耳朵上没有这种痕迹，是新鲜的，是用一种很钝的工具割下来的。如果是学生干的，情况不会是这样。还有，学医的人只会用石碳酸或蒸馏酒精进行防腐，当然不会用粗盐。我再说一遍，这不是什么恶作剧，我们是在侦查一桩严重的犯罪案件。”

听了福尔摩斯的话，看着他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这段冷酷的开场白似乎投下了某种奇异而不可名状的恐怖的阴影。然而，雷斯垂德摇摇头，好像只是半信半疑。

“毫无疑问，恶作剧的提法是说不过去的，”他说，“可是另外一种说法就更加不能成立了。我们知道，这个妇女在彭奇过着一种平静而体面的生活，近二十年来一直如此。这段时间里，她几乎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家。罪犯为什么偏要把犯罪的证据送给她呢？特别是，她同我们一样，对这件事所知不多，除非她是个极其高明的女演员。”

“这就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福尔摩斯回答说，“至于我呢，我要这样着手。我认为我的论据是对的，而且这是一桩双重的谋杀案。一只耳朵是女人的，形状纤巧，穿过耳环。另一只是男人的，晒得很黑，已经变色，也穿过耳环。这两个人可能已经死去，不然我们早就会听到他们的遭遇了。今天是星期五。包裹是星期四上午寄出的。那么，这场悲剧是发生在星期三或星期二，甚至更早一些。如果这两个人已被谋杀，那么，不是谋害者把这谋杀的信号送给库辛小姐的又是谁呢？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寄包裹的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不过，他把包裹送给库辛小姐，其中必有道理。然而，道理又何在呢？一定是告诉她，事情已经办完！或者是为了使她痛心。这样，她就应该知道这个人是谁。她知道吗？我怀疑。如果她知道，又为什么报告警察？她本可以把耳朵一埋了事，谁也查不出来。她应该这样干，如果她想包庇罪犯的话。但是，如果她不想包庇他，她就会说出他的姓名。这就是症结所在，需要我们去查明的。”他说话的声音一直高而急，茫然瞪着外面的花园篱笆，可是现在，他轻快地站了起来向屋里走去。

“我想问库辛小姐几个问题，”他说。

“那么，我就告辞了，”雷斯垂德说，“我手头还有些小事要办。我想我不需要进一步向库辛小姐了解什么了。你可以在警察所找到我。”

“我们上火车的时候，会顺道去看望你的，”福尔摩斯回答说。过了一会儿，他和我走进前屋，那位缺少热情的女士仍然静静地在绣她的椅套。我们走进屋时，她把椅套放到膝上，用她那双坦率、探索的蓝眼睛看着我们。

“先生，我深信，”她说，“这件事是一个误会，包裹根本就不是想寄给我的。这一点，我已经对苏格兰场的那位先生说过多次了，可是他总是对我一笑了之。据我所知，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敌人，为什么有人要这样捉弄我呢？”

“我也这样想，库辛小姐，”福尔摩斯说，一边在她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我想更可能的是——”他停住了。我不禁吃惊，只见他紧紧地盯住这位小姐的侧面。一瞬间，他急切的脸上显出惊异和满意的神色。当她抬起头来探索他不说话的原因时，他已经恢复了原来平静而认真的神态。我仔细打量着她那光滑而灰白的头发，整洁的便帽，金色的小耳环和她那温和的面容，但是，使我的同伴那样激动的原因，我却没有看出来。

“有一两个问题——”

“啊，问题已经使我厌倦！”库辛小姐不耐烦地说。

“我想，你有两个妹妹。”

“你怎么知道？”

“进屋的那一刹那，我看见壁炉架上放着一张三位女士的合影照片。一位无疑是你本人，另外两位长得跟你极像，你们之间的关系是无须置疑的。”

“对，你说得对。她们是我的两个妹妹，萨拉和玛丽。”

“在我身子的旁边还有一张照片，是你妹妹在利物浦拍的。合影的男子，从制服来看，可能是海轮上的船员。我看，当时她还没有结婚。”

“你的观察力真敏锐。”

“这是我的职业。”

“唔，你说得很对。后来没过几天她就嫁给布朗纳先生了。拍这张照片的时候，他在南美洲航线上工作。可是他太爱她了，不肯长期离开她，于是就转到利物浦——伦敦这条航线的船上做事。”

“哦，大概是‘征服者’号吧？”

“不是。我上次听说是在‘五朔节’号。吉姆①曾经来看过我

---

① 布朗纳是姓，吉姆是名字。——译者注

一次。那是在他开戒之前。后来他一上岸就喝酒，喝一点就发酒疯。嗨！他重新拿起了酒杯之后，日子就不好过了。开始，他不跟我来往，接着跟萨拉吵嘴，现在连玛丽也不写信了，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情况怎么样了。”

显然，库辛小姐谈到一个她深有感触的话题了。像大多数过着孤独生活的人一样，刚开始时她很害臊，后来就十分健谈了。她告诉我们许多关于她那个当服务员的妹夫的情况，然后又把话题扯到了她原先的几个学医的学生房客身上，有关他们的问题谈了好半天，还告诉我们他们的姓名，在什么医院工作。福尔摩斯聚精会神地听着，一字不漏，不时提出问题。

“关于你的第二个妹妹萨拉，”他说，“既然你们两位都是未婚妇女，很奇怪你们怎么不住在一起。”

“哎呀！如果你知道萨拉的脾气，你就不会感到奇怪了。来到克罗伊登以后，我曾尝试过一起住，直到大约两个月前才不得不分手。我并不想说我的亲妹妹一句坏话，可是她老爱管闲事。这个萨拉很难伺候。”

“你说她跟你在利物浦的亲戚吵过嘴。”

“是的，可他们有一段时间是最相好的朋友。嗨，她到那儿去住本来是想亲近他们。现在可好，她对吉姆·布朗纳没有一句好话。她在这儿住的最后半年里，除了说他喝酒和爱耍各种手段外不说别的。我猜想，他发现了她爱管闲事，并且骂了她一顿，这一下事情就开了头了。”

“谢谢你，库辛小姐，”福尔摩斯说完，站起来点了点头。“我想，你刚才说你妹妹是住在瓦林顿的新街，是不是？再见。正如你所说，你被一件和你完全无关的事弄得苦恼不堪，我为此感到不安。”

我们走出门外，正好一辆马车驶过。福尔摩斯叫住了马车。

“到瓦林顿有多远？”福尔摩斯问道。

“只有半英里，先生。”

“很好。上车，华生。我们要趁热打铁。案情虽然简单，与此有关的还有一两个非常有意义的细节。车夫，到了电报局门口请停一下。”

福尔摩斯发了一封简短的电报，随后就一路靠在车座上，把帽子斜放在鼻梁儿上遮住迎面射来的阳光。车夫把马车停在一所住宅前面。这座房子和我们刚才离开的那座十分相似。我的同伴吩咐车夫等候着，他刚要举手叩门环，门就打开了。一位身穿黑衣、头戴一顶有光泽的帽子、态度严肃的年轻绅士出现在台阶上。

“库辛小姐在家吗？”福尔摩斯问。

“萨拉·库辛小姐病得很厉害，”他说。“从昨天起她得了脑病，非常严重。作为她的医药顾问，我不允许任何人前来见她。我建议你十天后再来。”他戴上手套，关上门，向街头大步走去。

“好吧，不能见就不能见。”福尔摩斯高兴地说。

“也许她不能也不会告诉你多少事情。”

“我并不指望她告诉我任何事情。我只想看看她。不过，我想我已经得到我想得到的一切。车夫，送我们到一家好饭店去。我们到那儿去吃午饭，然后再上警察所拜访我们的朋友雷斯垂德。”

我们一同吃了一顿愉快的便餐，吃的时候，福尔摩斯只谈小提琴，别的什么也不说。他兴致勃勃地叙述他是怎样买到他那把斯特拉地瓦利斯提琴的①。那把提琴至少值五百个畿尼。他花了五十五个先令就从托特纳姆宫廷路的一个犹太掮客手里买了来。他从提琴又谈到帕格尼尼②。我们在那里呆了一个钟头，一边喝着红葡萄酒，他一边对我谈起这位杰出人物的桩桩轶事。下午已经过去，灼热的阳光已经变成了柔和的晚霞，这时我们来到警察所。雷

---

① 意大利名牌提琴。——译者注

② 十八至十九世纪意大利小提琴圣手。——译者注

斯垂德站在门口等着我们。

“你的电报，福尔摩斯先生，”他说。

“哈，回电来了!”他撕开电报看了一下，然后揉成一团放进口袋。“这就对了。”他说。

“你查出什么啦?”

“一切都已查明!”

“什么?”雷斯垂德惊愕地望着他，“你在开玩笑。”

“我生平从来没有这样严肃过。这是一件惊人的案子，并且我想我现在已经弄清楚各个细节。”

“那么罪犯呢?”

福尔摩斯在他的一张名片背后随手写了几个字，扔给雷斯垂德。

“这就是姓名，”他说。“你最快也要到明天晚上才能逮捕他。说到这个案件，我倒希望你根本不要提到我的名字，因为我只想参与那些破案办法尚有困难的案子。走吧，华生。”我们迈步向车站走去，留下了雷斯垂德。雷斯垂德满脸喜悦，仍在瞧着福尔摩斯扔给他的那张纸片。

“这个案子，”那天晚上当我们在贝克街的住所里抽着雪茄聊天的时候，福尔摩斯说道，“正如你撰述的在《血字的研究》和《四签名》中所进行的侦查那样，我们被迫从结果倒过去推测起因。我已写信给雷斯垂德，要他为我们提供我们现在需要的详细情况，而这些情况只有在他捕获罪犯之后才能得到。他做这种工作是安全可靠的，虽然他毫无推理能力，但一旦知道他该干些什么，他会像一头哈巴狗那样顽强地干下去的。确实，也正是这种犟劲，使得他得以在苏格兰场身居高位。”

“这么说，你这个案件还没有完成喽?”我问。

“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我们已经知道这一罪恶事件的作案人是谁，尽管案中的一个受害者的情况我们还弄不清楚。当然，你

已经有你自己的结论了。”

“我推想，利物浦海轮的服务员吉姆·布朗纳是你怀疑的对象吧?”

“哦！岂止是怀疑。”

“可是，除了一些模糊的蛛丝马迹以外，别的我什么也看不出来。”

“正好相反，我看是再清楚不过了。让我简单地来谈一下主要的步骤。你记得，我们接触这个案子的时候，心中完全无数。这往往是一个有利条件。我们没有形成一定的看法，只是去进行观察，并从观察中作出推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什么？一位非常温和可敬的女士，她好像并不想严守什么秘密。后来就是那张告诉我们她有两个妹妹的照片。我脑子里立刻闪过一个念头：那只盒子是要寄给她们当中的一个。我把这个念头放在一边，可以推翻它，也可以肯定它，都由我们自便。然后我们到花园里去，你记得，我们看到了黄纸盒子里的非常奇怪的东西。

“绳子是海轮上缝帆工人用的那一种。我们在调查时还闻到有一股海水的气味。我看到绳结是通常水手打的那种结法；包裹是从一个港口寄出的；那只男人的耳朵穿过耳环，而穿耳环在水手中比在陆地上工作的人更为普遍。因此我坚决相信，这场悲剧中的全部男演员必须从海员中间去找寻。

“当我开始查看包裹上的地址时，我发现是寄给S·库辛小姐的。现在，三姐妹中的老大当然是库辛小姐。虽然她的缩写字母是‘S’，但同样它也可以属于另外两个妹妹当中的一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调查不得不完全从一个新的基础上开始。于是我登门拜访，想弄清这一点。当我正要向库辛小姐担保，说我相信这里面一定有误会时，你可能还记得，我突然住了口。情况是这样，正在这时我看见某种东西，它使我大为惊讶，同时又大大缩小了我们的查询范围。

“华生，你是医生，你知道，人体上任何部分都不像耳朵那样千差万别。各人的耳朵各不相同，这是常理。在去年的《人类学杂志》上，你可以看到我所写的关于这一问题的两篇短文。我以一个专家的眼光检查了纸盒里的两只耳朵，并仔细观察了这两只耳朵在解剖学上的特点。当我注视库辛小姐，看到她的耳朵同我检查过的那只女人耳朵极为相似时，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惊愕心情了。这件事决非巧合。耳翼都很短，上耳的弯曲度也都很大，内耳软骨的旋卷形状也相似。从所有特征上看，简直是同一只耳朵。

“我当然立即就知道这一发现极其重要。受害者是血缘亲属这一点是明显的，可能还是很近的关系。我开始同她谈起她的家庭，你记得吧，她立即就把一些极有价值的详细情况告诉了我们。

“首先，她的妹妹叫萨拉，她的住址不久前一直是相同的，所以，误会从何而来，包裹是寄给谁的，这就很清楚了。接着，我们又听说那个服务员娶了老三，并且得知他一度曾和萨拉小姐打得火热，所以她就去到利物浦和布朗纳一家在一起。后来一场争吵把他们分开，几个月来他们断绝了一切通信。所以，如果布朗纳要寄包裹给萨拉小姐，他当然会寄到她原来的旧址。

“现在，真相开始大白。我们已经知道有个服务员，这个人富于感情，容易冲动——你记得，他为了和妻子在一起，抛弃了一个非常优厚的差事——而且有时候嗜酒如命。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妻子已被谋害，而有一个男人——假定是一个海员——也同时被人杀害了。当然，这立刻就使人想到，这一罪行的动机就是妒忌。那么，为什么又把这次凶案的证据寄给萨拉·库辛小姐呢？也许是因为她在利物浦居住期间，曾插手了造成这一悲剧的事件。你知道，这条航线的船只在贝尔法斯特，都柏林和沃特福德等地停靠，因此，假定作案的是布朗纳，作案后立即上了‘五朔节’号，那么，贝尔法斯特则是他能够寄出他那个可怕的包裹的第一个码

头。

“在这一阶段，显然也可能有第二种答案，而且，虽然我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可是我决定在继续下去之前把它说清楚。也许有一个失恋的情人谋杀了布朗纳夫妇，那只男人的耳朵可能就是丈夫的。这一说法将会遭到许多人的坚决反对，但却是可以想象的。所以我拍了个电报给我在利物浦警界办事的朋友阿尔加，请他去查明布朗纳太太是否在家，布朗纳是否已乘‘五朔节’号走了。后来，我和你就去瓦林顿拜访萨拉小姐去了。

“首先，我急于了解，这家人的耳朵和她的耳朵相似的程度。当然，她可能告诉我们十分重要的情报，但我并不抱多大希望。她肯定在前一天已经听说过这个案子，因为克罗伊登已经满城风雨，而且只有她一个人知道这个包裹是寄给谁的。如果她愿意协助司法部门，她可能早已向警方报告。显然我们有义务去拜访她，于是我们就去了。我们发现，包裹到达的消息——此后她就病倒了——给了她那么大的影响，以致使她患了脑病。进一步搞清楚的是，她了解这件事的全部意义，但同样清楚的是，我们必须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得到她的帮助。

“然而，我们实际上并没依靠她的帮助。我们的答案正在警察所等着我们，我已叫那里的阿尔加将答案送来。没有什么比这更明确的了。布朗纳太太的屋子关闭了三天多，邻居以为她去南方看亲戚去了。从轮船办事处已经查明，布朗纳已乘‘五朔节’号出航。我估计，该轮将在明晚到达泰晤士河。等到布朗纳一到，他就会遇到迟钝但却是果断的雷斯垂德。我毫不怀疑，我们将会得悉全部详情。”

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希望没有落空。两天之后，他收到一大包信札，内装雷斯垂德探长的一封短信和一份好几大张的打字文件。

“雷斯垂德已经把他逮住啦，”福尔摩斯说，瞟了我一眼。

“听听他说些什么，或许会引起你的兴趣。

‘亲爱的福尔摩斯：

按照我们用以检验我们的主张所制订的计划（华生，这个“我们”说得很有意思，对吧?)，我于昨日下午六时前往阿伯特码头走访了“五朔节”号轮船。该轮属于利物浦、都柏林、伦敦轮船公司。经了解，船上有一服务员名叫吉姆·布朗纳，因他在航行过程中举止异常，船长不得不停止他的工作。我去到他的舱位，看见他坐在一只箱子上，两手撑着脑袋，摇来晃去。此人身材高大结实，脸刮得很干净，皮肤黝黑，有点像曾在冒牌洗衣店那件案子中帮助过我们的那个阿尔德里奇。他刚一知道我的来意，就跳了起来。我吹响警笛，唤来两名守候在角落里的水警，但是他似乎并不介意，甘愿束手就擒。我们把他连同他的箱子一起带到密室里，以为箱子里会有什么罪证，但除了大多数水手都有的一把大尖刀之外，其他一无所有。然而我们发觉，我们并不需要更多的证据，因为带到警察所一经审讯，他就要求招供。速记员照他所供作了记录，打出了三份。一份随信奉上。事实证明，不出我的预料，此案件极其简单。阁下对于我所进行的调查给予很多帮助，谨此致谢。

你的忠实朋友

G·雷斯垂德

“嗯！调查倒是很简单，”福尔摩斯说道，“不过，当他第一次邀请我们的时候，我并不认为他是那样想的。还是让我们来看吉姆·布朗纳自己是怎么说的吧。这是罪犯在谢德威尔警察所向蒙特戈默里警长所作供词的逐字逐句记录。

‘我还有什么可说的？有，我有许多话要说。我要统统说出来。你可以把我绞死，也可以不管我。你们打我一顿也可以。我告诉你，自从我干了那件事以后，我睡觉的时候都没有闭过眼睛，也不会再闭上眼睛了，老是醒着。有时候是他的脸，更经常的是她的脸。他们老在我眼前，不是他就是她。他皱着眉头，像个黑人，而她的脸上老是带着惊恐的神色。嗨，这只白色的小羔羊，当她从一张以前对她总是充满爱情的脸上看到杀气腾腾的时候，她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但那是萨拉的过错，但愿她在一个被毁了的人的诅咒下遭殃，让她的血在血管里败坏！并非我要为自己洗刷。我知道我喝了酒，就像一头野兽。但是，她会原谅我的，如果不是那个女人进了我家的门，她会和我紧密地在一起的，就像一根绳子套在一个滑轮上那样。因为萨拉·库辛爱我——这是事情的根源——她爱我，直到她知道我爱我妻子印在泥土上的脚印胜过爱她的整个肉体和灵魂时，她的全部爱情就变成了刻毒的仇恨。

‘她们是三姊妹。老大是个老实女人，老二是个魔鬼，老三是个天使。萨拉三十三岁。我结婚的时候，玛丽是二十九岁。我们在一起成了家，日子过得很幸福。整个利物浦没有一个女人比得上我的玛丽。后来，我们请萨拉来住一个星期，从一个星期住到一个月，就这样，她成了我们家里的人。

‘当时我戒了酒，存了一点钱，一切都很美满。我的天哪，谁会想到竟弄成这样？做梦也没想到啊！

‘我经常回家过周末，有时遇到船要等着装货，我一次就可以在家里住上一个星期，这样我经常见到我的姨姐萨拉。她瘦高个儿，皮肤有点黑，动作敏捷，性情暴躁，老是扬着头显得很傲慢，目光就像从火石上发出的火花。可是，只要小玛丽在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她。我发誓，上帝饶恕

我吧。

‘有时候，她好像喜欢单独和我在一起，或是哄我和她一起出去走走，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那种事。有一天晚上，我才明白了。我从船上回家，我妻子不在家，可萨拉在。“玛丽呢?”我问。“啊，她去付账去啦。”我有点不耐烦，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五分钟不见玛丽就不高兴了，吉姆?”她说，“这么一会儿你都不愿意跟我在一起，我感到太不荣幸了。”“这没什么，姑娘，”我说着，善意地把手向她伸去，她立刻用双手握住我的手。她的两手热得像在发烧。我注视着她的眼睛。从她的眼里我看出了一切，不需要她说什么，也不需要我说什么。我皱了皱眉头，把手抽开。她一言不语地在我身边站了一会儿，然后用手轻轻抚摸我的肩膀。“好一个稳重的吉姆!”她说完，发出一声嘲弄的笑声，跑到屋外去了。

‘唉，从那以后，萨拉恨透了我。她也真是一个会恨人的女人。我真傻，就这样让她跟我们住在一起，我真是个稀里糊涂的傻瓜。可是我没有向玛丽吐露一个字，因为我知道这样会使她伤心的。一切都跟往常一样。过了一些时候，我开始发现玛丽有点儿变了。她以前是那样相信人，那样天真，可现在她变得古怪，多疑，我到哪儿去过，我在干什么，我的信是谁写来的，我口袋里装的什么，以及诸如此类的莫名其妙的事，她都要问个明白。她一天比一天古怪，一天比一天容易发脾气。没有任何原因，我们却有吵不完的嘴。这真使我感到莫名其妙。现在，萨拉避开我，可是她和玛丽简直形影不离。我现在明白了，她是怎样去挑拨她，欺骗她，调唆她来和我作对。可是，我却近视得像个瞎子，当时竟没有看出来。后来我开了戒，又喝酒了，可是，如果玛丽像从前那样对待我，我是不会再喝酒的。她有理由讨厌我。我们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了。这时候又插进来一个阿利克·费拜恩，

事情就糟透了。

‘刚开始，他到我们家是来看望萨拉的，很快就是来找我们的了。这个人有一套讨人喜欢的办法，走到哪儿，哪儿就会有他的朋友。他是一个时髦傲慢的小伙子，很漂亮，长着一头鬈发。他跑遍了半个世界，见闻广而健谈。我不否认，他很有风趣。像他这样一个海员，举止那么斯文，我想他肯定在船上当过高级职员而不是一般水手。有一个月他在我们家进进出出，我从来没想到过他那温和而机智的风度里藏有恶意。有些事情终于使我产生了疑虑。从那天以后，我的平静就一去不复返了。

‘那也不过是一件小事。我偶然来到客厅，一进门时，我看见我妻子脸上露出欢迎的神色，可是等她看清来的是谁时，那神情又消失了。她带着失望的表情，转身就走了。这可是够我受的。她可能是把我的脚步声误认为是阿利克·费拜恩的了，不会是别人。如果我当时发现了他，我早把他杀了，因为我发起脾气来就像个疯子。玛丽从我眼睛里看出了魔鬼般凶恶的目光，她跑过来用两只手拉住我的衣袖。“别这样，吉姆，别这样！”她说。“萨拉呢？”我问道。“在厨房，”她说。“萨拉，”我一边说一边走进厨房，“再也不许费拜恩进我们家的门。”“为什么不许？”她说。“因为这是我的命令。”“啊！”她说，“要是我的朋友不配进你的屋，那我也不配啦。”“你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说，“不过，要是费拜恩再出现在这里，我就把他的一只耳朵留给你作纪念。”我看她是被我的脸色吓坏了，因为她什么也没有说，当天晚上就离开了我的家。

‘唔，究竟只是这个女人的魔法呢，还是她认为唆使我妻子去胡搞，就可以让我和我的妻子作对，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反正，她在离我们家两条街的地方找了个房子，租给水手宿用。费拜恩常常去那儿，玛丽绕道去同她姐姐和他一起

喝茶。玛丽多久去一次，我不知道。有一天，我跟在她后面，我闯进门去，费拜恩跳后花园的墙跑了，像只吓破了胆的臭鼬鼠。我对我妻子起誓，如果我再看见她和他在一起，我就杀死她。我把她带回家，她哭哭啼啼，浑身发抖，脸白得像一张纸。我们再也没有丝毫爱情。我看得出来，她恨我，怕我。我想到这些就喝酒，她照样鄙视我。

‘呃，萨拉眼看在利物浦住不下去，就回去了。据我所知，她到克罗伊登和她姐姐住去了。我家里的事情还是照旧这样拖下去。后来，到了上个星期，全部苦难和灾祸降临了。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的“五朔节”号在外面航行了七天。船上的一个大桶松开了，使一个横梁脱了节，我们只好进港停泊十二小时。我下船回家，心想这会使我妻子感到惊喜的，并且指望她见到我回来得这样快，也许会高兴。我这样想着，转入了我住的那条街道。正在这时候，一辆马车从旁边驶过。她就在马车里，坐在费拜恩身边。两个人有说有笑，根本没有想到我，这时我正站在人行道上注视着他们。

‘我对你们说，请你们相信，从那会儿起，我就不能控制自己了。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来，真像一场噩梦。最近，我喝酒喝得厉害。这两件事在一起搞得我晕头转向。现在，在我脑袋里有个什么东西像一把船员用的铁锤那样在敲打，可是那天上午，好像整个尼亚加拉瀑布在我耳朵里轰鸣。

‘呃，我悄悄过去追着那辆马车。我手里拿着一根沉重的橡木手杖，眼睛都气得冒出火来啦。跑的时候我也学乖了，稍微在后面离远一点，这样我能看见他们，他们却看不见我。他们很快到了火车站。售票处周围，人群熙熙攘攘，所以我离他们很近，他们也发现不了我。他们买了去新布赖顿的车票。我也买了。我坐的地方在他们后面，隔三节车厢。抵达以后，他们沿着阅兵场走去，我离他们总是不超过一百码。最

后，我看见他们租了一只船，要去划船。那天很热，他们一定认为水上要凉快些。

‘看样子，他们真像是落到我手里了。天气有点雾，几百码以外看不见人。我也租了一只船，跟在他们后面划。我可以隐隐约约地看见他们的小船，但他们的船走得和我的船差不多一样快，我要是不赶上去，他们肯定离岸一英里了。雾气像一块幕布笼罩在我们周围，这里面就只有我们三个人。我的天呀，我怎能忘掉当他们看见向他们划过去的小船里的人是谁的时候，他们两个人的脸啊！她尖叫起来，而他则发疯似地骂起来，用桨戳我，因为他一定看到我眼睛里充满了杀气。我躲过了他的桨，用手杖回敬他一下，他的脑袋就像鸡蛋一样碎裂了。尽管我已经发了疯，大概也会饶过她，可是她却一把抱住他直喊，还叫他"阿利克"。我接着又是一下，她就在他旁边倒下了。当时，我像一头嗜血成性的野兽。向上帝发誓，如果萨拉也在场，她也会得到同样的下场。我抽出刀子，并且——哎，算啦！我说够啦。每当我想到萨拉看到她多管闲事带来这样的物证会有什么感觉时，就给我一种野人般的欢乐。后来，我把两个尸体捆在船里面，打穿一块船板，直到船沉下去我才走开。我很清楚船老板一定以为他们在雾里迷失了方向，划出海去了。我整理了一下我的衣服，上岸回到我的船上，神不知鬼不觉，谁也不会猜疑出了什么事了。当天晚上，我就包好了要给萨拉·库辛的包裹，第二天从贝尔法斯特寄出去了。

‘你们已经知道了全部事实。你们可以绞死我，可以随便怎么样处置我，但是，你们不能用我已经受到过的惩罚来惩罚我。我不能闭上眼睛，一闭上眼睛就出现那两张脸盯着我——就像当我的小船穿过雾气的时候，他们盯着我的那种样子。我杀死他们是干脆痛快的，而他们杀我是慢慢腾腾的。

如果我再过一个那样的夜晚，在天亮之前，我不是疯就是死。你不会把我一个人关进牢房里吧，先生？可怜我，别这样，但愿你们现在对待我就像你们在痛苦的日子里受到的对待一样。’

“这是什么意思，华生？”福尔摩斯放下供词，严肃地说道，“这一连串的痛苦、暴力、恐惧，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一定是有某种目的的，否则，我们这个宇宙就是受偶然所支配的了，这是不可想象的。那么，是什么目的呢？是有这样一个人的理智远远无法解答的永远存在的大问题。”

红 圈 会

“啊，瓦伦太太，我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使你不安；我也不明白，我的时间如此宝贵，竟然还能干预这件事。我实在还有别的事情要办。”歇洛克·福尔摩斯这样说着，转身去看他那册巨大的剪贴簿。他把一些最近的材料剪收在里面，并且编了索引。

可是，房东太太是执拗的，还具有女性的巧妙本领。她毫不让步。

“您去年替我的一个房客办过一件事，”她说，“他就是费戴尔·霍布斯先生。”

“噢，对，对——事情很简单。”

“可他老是说个没完——说您肯帮忙，先生，说您能够把没头没尾的事查得一清二楚。当我自己产生怀疑、摸不着头脑的时候，我就想起他的话来了。我知道，只要您愿意，您是可以办到的。”

每当受到恭维时，福尔摩斯都是好说话的，并且当诚恳地对待他时，他也是尽力去主持公正的。这两股力量促使他叹了一口气来表示同意，并放下胶水刷子，拖开了椅子。

“好吧，好吧，瓦伦太太，那就说给我们听听吧。我抽烟，你不反对吧？谢谢你，华生——火柴！我知道，你的新房客呆在房间里，你看不到他，你就为这个发愁。那又怎样呢，上帝保佑你，瓦伦太太，如果我是你的房客，你会一连好几个星期都看不到我的。”

“那没错，先生，可是这回的情形不一样啊，使我害怕，福

尔摩斯先生，怕得我不能睡觉。只听见他急促的脚步从一大早到深夜走来走去，可是就没见过他的人影——这我可受不了。我丈夫和我一样神经紧张，可是他成天在外面上班，我呢，我就躲不开了。他隐瞒什么呢？他干了什么呢？除了那个小姑娘，屋子里就剩我和他了。我的神经受不了啦。”

福尔摩斯俯身向前，用他细长的手指抚着房东太太的肩膀。只要他需要，他几乎有催眠术般的安慰人的力量，她那恐惧的目光镇定了，紧张的表情也缓和下来，恢复了常态。她在福尔摩斯指的那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如果我要办，我必须了解每一个细节，”他说，“别急，想一下。最小的细节可能是最重要的东西。你是说，这个人是十天以前来的，付了你两个星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

“他问我要多少钱，先生。我说一个星期五十个先令。有一间小起居室和卧室，一切齐全，是在顶楼。”

“还有呢？”

“他说：‘我一个星期付五镑，只要我可以按我的条件行事。’我是一个穷婆子，先生，瓦伦先生挣的钱少，钱对我可是一件大事。他拿了一张十镑的钞票，当时就给了我。‘如果你能答应我的条件，你可以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半月得到同样的钱数。’他说，‘否则，我就不能将就你了。’”

“什么条件？”

“唔，先生，条件是他要掌握房子的钥匙。这没什么，房客们常常是要钥匙的。还有一个条件是，要让他完全自由自在，绝不能以任何借口去打扰他。”

“这里面当然不会有什么名堂吧？”

“从道理上说，没什么。可这又是根本没有道理的。他来住了十天，瓦伦先生、我、还有那个小姑娘都没有见过他一次。晚上、早上、中午，就听见他急促的脚步声走过去，走过来。除了

第一个晚上以外，他就没有出过房门。”

“哦，他在第一个晚上出去过？”

“是的，先生，很晚才回来——我们都睡了。他住进来之后就对我说过，他回来得晚，叫我不要闩上大门。我听见他回来时，已经过了半夜了。”

“他吃饭呢？”

“他特别关照过，等他按铃，我们才能把他的饭放在门外的一把椅子上。等他吃完了再按铃，我们再从同一把椅子上把东西收走。如果他要别的什么东西，就用铅字体写在一张纸上留下。”

“用铅字体写？”

“是的，先生，用铅笔写的铅字体，没有别的，就一个词。我带来了一张给您看看——肥皂。这是另外一张——火柴。这是他在第一个早上留下的——《每日新闻》。我每天早上把报纸和早餐一起放在那儿。”

“天哪，华生，”福尔摩斯说道，无比惊奇地看看房东太太递给他的几张大纸片，“这倒真有点反常。深居简出，我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要写铅字体呢？写铅字体可是个笨办法。为什么不随便写呢？这说明什么，华生？”

“说明他想隐瞒自己的笔迹。”

“为什么呢？房东太太看见他写的字，对他又有何妨？也可能是你说的那样。那么，还有，通知为什么这样简单呢？”

“我无法想象。”

“这样一来就耐人寻味了。写字的笔不同一般，紫色，粗笔头。你看，写好之后，纸是从这儿撕开的，所以‘肥皂’这个字里的‘S’撕去了一部分。这能说明问题，对吧，华生？”

“说明小心谨慎吗？”

“一点儿不错。显然还会有一些记号，指纹和其他一些东西可以提供线索，来查明这是个什么人。瓦伦太太，你说这个人是

中等身材，黑黑的，有胡子。大概多大年纪？”

“挺年轻的，先生，过不了三十岁。”

“唔，你再说不出更多的情况啦？”

“他的英语说得很好，先生，可是听他的口音，我看他是个外国人。”

“穿着讲究吗？”

“很讲究，先生，一副绅士派头。黑衣服——我看不出有什么特别。”

“他没说出他的名字？”

“没有，先生。”

“他没有信，也没有人来找他？”

“没有。”

“你，或者是那个小姑娘，一定在某个早上进过他的房间喽？”

“没有进去过，先生，全部都由他自己照料。”

“哦？真奇怪。行李呢？”

“他随身带着一个棕色大手提包——别的什么也没有。”

“唔，看来对我们有帮助的材料还不多。你是说什么东西也没有从他房间里带出来过——一样也没有？”

房东太太从她钱包里取出一个信封，又从信封里取出两根燃过的火柴和一个烟头放在桌上。

“今天早上这些东西放在他的盘子里。我带给你看看，因为我听说你能从小东西上看出大问题。”

福尔摩斯耸耸肩。

“这里面没有什么，”他说。“火柴当然是用来点香烟的，因为火柴棍烧得只剩这么一点儿了；点一斗烟或是一支雪茄烧去了一半。可是，唉，这个烟头倒很怪。你说过，这位先生上唇和下巴都有胡子？”

“是的，先生。”

“这我就不懂了。我觉得，只有胡子剃得光光的人才会把烟抽成这样。嘿，华生，就连你嘴上的那么一点胡子也会被烧焦的。”

“是用的烟嘴儿？”我提出我的看法。

“不，不。烟头已经衔破了。瓦伦太太，我想房间里不会有两个人吧？”

“不会，先生。他吃得很少，我老担心他吃这么一点还能不能活下去。”

“唔，我看我们还得等着多找一点儿材料。反正，你用不着抱怨什么。你收了租钱，他虽然有些不寻常，但也不是一个惹麻烦的房客。他出的钱很多，如果他要隐瞒什么，跟你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们没有理由干预别人的私事，除非我们有理由认为事关犯罪。这件事既然交给了我，我不会放下不管。有什么新情况，请告诉我；如果需要，你可以得到我的帮助。”

“这里面有几点确实有趣，华生，”房东太太离开我们之后，他说，“当然，也许是小事——个人的怪僻，但也可能比表面现象奥妙得多。我首先想到的是这样一种明显的可能性，现在住着的，可能同租房间的根本是两个人。”

“你怎么会这样想？”

“呃，除了烟头之外，这位房客租下房间之后马上出去过一次，而且就此一次，这难道不能说明什么吗？他回来的时候——或者说，某个人回来的时候——没有一个见证人在场。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回来的人就是出去的人。另外，租房间的人英语说得很好，另一个却把应当写为‘matches’的字写成了‘match’。我可以想象，这个字是从字典里找出来的。字典里只给名词，不给复数。这种简短的方式可能是为了掩盖不懂英语。对，华生，有充分理由怀疑有人顶替了我们的房客。”

“可能是什么目的？”

“啊！问题就在这里。有一个十分简易明白的调查方法。”他

取下一本大书，书中都是他平日保存下来的伦敦各家报纸的寻人广告栏。“天啊！”他翻阅着书页说道，“好一个呻吟、喊叫和废话的大合唱！好一堆怪事奇闻的大杂烩！但这肯定是提供给一个异乎寻常的学者的最宝贵的猎场！这个人孤零零的，写信给他就难免要泄露其中的机密。消息和通信又是怎样从外面传给他的呢？显然是通过报上的广告。看来没有其他的办法。幸好我只需要注意一份报纸就可以了。这是最近两个星期《每日新闻》上的摘录：‘王子滑冰俱乐部戴黑色羽毛围巾的女士’——这不去管它。‘吉米当然不会叫他母亲伤心的’——这与我们无关。‘如果这位昏倒在布里克斯顿的公共汽车上的女士’——她，我也不感兴趣。‘我的心每天都在渴望——’废话，华生——全是废话！啊，这一段有可能。你听：‘耐心些。将寻找一种可靠的通信办法。目前，仍用此栏。G.’这是瓦伦太太的房客住进来两天之后刊登的。这不是有点儿像吗？这个神秘客人可能是懂英语的，尽管他不会写。看看，我们能不能再找到线索。有了，在这儿——三天之后的。‘正做有效安排。耐心谨慎。乌云就会过去。G.’此后一个星期什么都没有。这里就说得很明确了：‘道路已清除。如有机会，当发信号，记住说定的暗号——一是A，二是B，如此类推。你很快就会听到消息。G.’这是在昨天的报纸上的。今天的报上什么也没有。这一切都很符合瓦伦太太那位房客的情况。华生，如果我们再等一等，我相信事情就会更加明白了。”

果然如此。早上，我发现我的朋友背朝炉火站在炉边的地毯上，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这个怎么样，华生？”他喊道，从桌上拿起报纸。“‘红色高房子，白石门面。三楼。左面第二个窗口。天黑之后。G.’这够明确了。我想吃完早饭我们一定得去查访一下瓦伦太太的这位邻居。啊，瓦伦太太！今天早上你给我们带来什么好消息呀？”

我们的这位委托人这样突然气冲冲地跑进来，这告诉我们，事

情有了新的重大发展。

“这事得找警察啦，福尔摩斯先生！”她嚷道，“我可再也受不了啦！让他拎着他的提包走算了。我本想直接告诉他，干脆要他走，不过我想还是先听听你们的意见好些。可是我的忍耐到头啦，老头子挨了一顿打，这时候——”

“打瓦伦先生？”

“反正对他可粗暴啦。”

“谁对他粗暴？”

“哎呀！我正想知道哩！是在今天早上，先生。瓦伦先生是托特纳姆宫廷路莫顿—威莱公司的计时员。他要在七点钟以前出门。好啦，今天早上，他出门还没走上几步路，后面跑出来两个人，用一件衣裳蒙住他的头，就捆进了路旁的马车。他们带着他跑了一个钟头，打开车门，把他拖到车外。他躺在路上，吓得魂都没了。马车是怎么一回事，他没看见。等他慢慢站了起来，才知道是在汉普斯特德荒地。他坐公共汽车回了家，这会儿还躺在沙发上。我就马上到这儿来告诉你们这件事。”

“真有意思，”福尔摩斯说，“他看见那两个人的脸没有——听见他们说话没有？”

“没有，他给吓糊涂了。他只知道，把他抬起来，把他扔下去，都像变戏法。至少有两个人，说不定是三个。”

“你把这次袭击同你的房客联系起来啦？”

“哎，我们在这儿住了十五年，从来没出过这样的事。叫他请吧。钱算不了什么。天黑以前，叫他离开我的房子。”

“等一等，瓦伦太太。别莽撞。我开始感到这件事可能要比我最初看到的情况严重得多。很清楚，有某种危险在威胁着你的房客。同样清楚的是，他的敌人躲在你房子附近在等候他。他们在朦胧的晨光中看错了，把你丈夫看成是他，后来发现弄错了，就把你丈夫放了。要不是看错了人，那他们又要干什么呢？我们只

能推测。”

“那我该怎么办，福尔摩斯先生？”

“我很想去见见你的这位房客，瓦伦太太。”

“我不知道怎么安排，除非你破门而人。每当我留下盘子下楼去的时候，就听见他开门锁的声音。”

“他要把盘子拿进屋里去。我们当然可以躲在一个地方看他拿盘子。”

房东太太想了一会儿。

“那好，先生，对面有个放箱子的小房间。我去拿一面镜子，如果你们躲在门后面也许可以——”

“好极了！”福尔摩斯说，“他什么时候吃午饭？”

“大约一点钟，先生。”

“华生和我准时去。现在嘛，瓦伦太太，再见吧。”

十二点半钟，我们来到瓦伦太太住宅的台阶上。这是一幢高大而单薄的黄色砖房，坐落在大英博物馆东北面的一条窄路奥梅大街上。它虽然靠近大街一角，从它那里一眼望下去，可以望见霍伊大街和街上更加华丽的住宅。福尔摩斯笑嘻嘻地指着一排公寓住宅的一幢房屋。房屋的设计式样逃不出他的眼睛。

“瞧，华生！”他说，“‘红色高房子，白石门面。’信号地点也对。我们知道了地点，也知道暗号，所以我的任务就简便了。那扇窗口上放着一块‘出租’的牌子。这套空着的住房里显然是那伙人进出的地方。啊，瓦伦太太，现在怎么样了？”

“我给你们都准备好啦。要是你们两位都来，就把鞋子放在楼下的楼梯平台上。我现在就带你们去。”

她安排的藏身处很好。放镜子的地方也正好，我们坐在黑暗中可以清楚地看见对面的房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安顿好，瓦伦太太刚走，就听见远处响起了这位神秘邻居叮当的按铃声。不一会儿，房东太太手里拿着盘子出现了。她把盘子放在关着的房门

旁边的一张椅子上，然后踏着重重的步子离开了。我们蹲伏在门角落里，眼睛盯着镜子。等房东太太的脚步声消失后，突然传来转动钥匙的声音，门把扭动了，两只纤细的手迅速地伸到门外，从椅子上把盘子端走。过了一会儿，又把盘子放回原处。我看见一张阴郁、美丽、惊慌的面孔在瞪视着放箱子房间的一丝门缝。然后，房门猛地关上，钥匙转动了一下，一切又都平静了。福尔摩斯拉了一下我的袖子，我们两人偷偷下了楼梯。

“我晚上再来，”福尔摩斯对房东太太说，“我想，华生，这件事我们还得回去讨论一下。”

“你看，我的推测是对的，”他坐在安乐椅里说道。“有人顶替了房客。我没有料到的是，我们发现的竟然是一个女人，不是一般的女人，华生。”

“她看见我们了。”

“嗯，她发现了使她惊慌的情况，这是肯定的。事情的脉络已经很清楚，对不对？一对夫妇在伦敦避难，想躲避非常可怕的和紧急的危险。他们的防备有多严，就说明危险有多大。男的有急事。在他办急事的时候，想让女的得到绝对的安全。问题不简单，不过他用来解决问题的办法很新颖，效果极好，就连给她送饭的房东太太也不知道她的存在。现在看来，很明白，用铅体字写条是为了不让别人从字迹上认出她是个女的。男的不能接近女的，一接近就会引来敌人。他不能直接和她联系，于是利用寻人广告栏。到现在为止，一切都很清楚了。”

“可是，根由是什么？”

“啊，对，华生——这照常是严肃的实际问题！根由是什么？瓦伦太太想入非非的问题把事情扩大化了，并且在我们进行过程中出现了更阴险的一个方面。我们完全可以说：这不是一般的爱情纠葛。你看到那个女人发现危险迹象时的脸色啦。我们也听说过房东先生遭到袭击的事，这无疑是针对这位房客的。惊恐和拼

命保守秘密都足以证明这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袭击瓦伦先生进一步表明，敌人自己，不管他们是谁，也并不知道一位女房客已经顶替了一位男房客。这件事非常离奇复杂，华生。”

“为什么你要继续干下去？你想从中得到什么？”

“是呀，为什么呢？是为艺术而艺术吧，华生。当你看病的时候，我想你只会研究病情而不会想到出诊费吧？”

“那是为了得到教育，福尔摩斯。”

“教育是没有止境的，华生。课程一门接一门，精益求精。这件案子很有启发性。里面既无现钱又无存款，但我们还是要把它查个清楚。到天黑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调查又前进一步了。”

我们回到瓦伦太太的住处，这时，伦敦冬天的黄昏更加朦胧，变成一块灰色的帷幕，只有窗户上明亮的黄色方玻璃和煤气灯昏暗的晕光打破了死沉沉的单调颜色。当我们从寓所的一间黑洞洞的起居室向外窥视的时候，昏暗中又高高亮起一束暗淡的灯光。

“那个房间里有人在走动，”福尔摩斯低声说，他那急切而瘦削的脸探向窗前。“对，我可以看见他的身影。他又出现了！手里拿着蜡烛。他在窥视四周，一定是在戒备。现在他开始晃动灯光发信号了。一下，这肯定是A。华生，你也记一下，记完我们互相核对。你记的是几下？二十。我也是二十。二十是T。AT——这真够明白的了！又一个T。这肯定是第二个字的开始。现在是——TENTA。停了。这不会是完吧，华生？ATTENTA没有意思啊。是三个字——ATTEN，TA，这也没有意思。要不然T、A分别是一个人的姓名的缩写。又开始了！是什么？ATTE——嗯，重复同样的内容。奇怪，华生，很奇怪！他又停了！AT——嗯，第三次重复，三次都是ATTENTA！他要重复多久？发完了。他离开了窗口。华生，你看这是怎么一回事？”

“是密码联系，福尔摩斯。”

我的同伴突然发出有所领悟的笑声。“并不是太晦涩难懂的密

码，华生，”他说。“对了，是意大利文！A的意思是说信号是发给一个女人的。‘当心！当心！当心！’怎么样，华生？”

“我想你说对了。”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紧急信号。重复了三次，就更急了。当心什么呢？等一等，他又到窗口来了。”

我们又看见一个蹲伏着的人的模糊侧影。当信号重新开始时，一点小火苗又在窗前来回晃动了。信号比上次打得更快——快得几乎记不下来。

“帕里科洛——Pericolo——嗯，这是什么意思，华生？是‘危险’对不对？对，真的，是一个危险信号。他又来了！PERI……啊，这到底是——”

亮光突然熄灭，发亮的方窗格消失了，第四层楼成了这幢大厦的一道黑带子，而其他各层都是明亮的窗扉。最后的危急呼叫突然中断了。怎么一回事？被谁打断的？这个想法一下同时出现在我们的脑子里。福尔摩斯从窗户旁边蹲伏着的地方一跃而起。

“事情严重，华生，”他嚷道，“要出事！信号为什么就这样停止了？这件事我得跟警察厅取得联系——可是，时间太紧，我们走不开。”

“我去行吗？”

“我们必须把情况弄得更明白一些才是。它也许能提供某种更加清楚的解释。走，华生，让我们亲自出马，看看有何办法。”

当我们走上霍伊大街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下我们刚离开的建筑物。在顶楼的窗口，我隐约看见有一个头影，一个女人的头影，紧张而呆木地望着外面的夜空，正在噤声屏息地等待着中断了的信号重新开始。在霍伊大街公寓的门道上，有一个围着围巾、穿着大衣的人靠在栏杆上。当门厅的灯光照在我们的脸上时，这个人吃了一惊。

“福尔摩斯！”他喊道。

“咦，葛莱森！”我的同伴说道，一面和这位苏格兰场的侦探握手。“这真是不是冤家不碰头哪。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啦？”

“我想，跟你一样，”葛莱森说。“我真想象不出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线有几根，头只一个。我在记录信号。”

“信号？”

“是啊，从那个窗口。信号发了一半停了。我们来了解是什么原因。既然是你在办案，万无一失，我看我们就用不着管下去了。”

“等等！”葛莱森热切地说道，“我要对你说句公道话，福尔摩斯先生，我办案子，只要有了你，没有一次不感觉踏实得多的。这座房子只有一个出口，所以他跑不了。”

“谁？”

“啊，福尔摩斯先生，这一回我们可走先一步了。这一次，你可得要让我们领先了。”他用手杖在地上重重地敲了一下，随即一个车夫手拿马鞭从街那头的一辆四轮马车旁边踱了过来。“我能把你介绍给福尔摩斯先生吗？”他对车夫说道。“这位是平克顿美国侦缉处的莱弗顿先生。”

“就是长岛山洞奇案的那位英雄吗？”福尔摩斯说，“幸会，幸会，先生。”

这个美国人是个沉静、精明的青年，尖尖的脸，胡子剃得很光。他听了福尔摩斯这番赞扬，不由得满脸通红。“我是为生活奔波，福尔摩斯先生，”他说，“如果我能抓住乔吉阿诺——”

“什么！红圈会的乔吉阿诺吗？”

“呵，他是欧洲闻名的人物，是吧？我们在美国也听到了他的事情。我们知道他是五十件谋杀案的主犯，可是我们没有法子抓住他。我从纽约跟踪着他。在伦敦的整整一个星期里我都在他

附近，就等机会亲手把他抓起来。葛莱森先生和我一直追到这个大公寓，这里只有一个大门，他逃不脱了。他进去之后，有三个人从里面出来，但是我敢断定，这三个人里面没有他。”

“福尔摩斯先生谈到信号，”葛莱森说，“我想，同往常一样，他了解许多我们所不了解的事情。”

福尔摩斯把我们遇到的情况，三言两语作了简要说明。这个美国人两手一拍，感到气恼。

“那是他发现了我们啦!”他嚷道。

“你为什么这样想呢?”

“唉，情况难道不就是这样吗?他在向他的帮凶发信号——他有一伙人在伦敦。正像你说的那样，他突然告诉他们有危险，中断了信号。他在窗口不是突然发现了我们在街上，就是有点意识到险情逼近，如果他想躲过险情，就得立刻采取行动。除了这些，还会是什么别的意思呢?你看呢，福尔摩斯先生?”

“所以我们要立即上去，亲自去查看一下。”

“但是我们没有逮捕证。”

“他是在可疑的情况下，在无人居住的屋子里，”葛莱森说，“目前，这就足够了。当我们还在盯着他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看纽约方面是否可以协助我们拘留他。而现在，我可以负责逮捕他了。”

我们的官方侦探在智力方面可能不足，但是在勇气方面决非如此。葛莱森上楼去抓那个亡命之徒了。他仍然是那样一副绝对沉着而精明的神情。也就是带着这种神情，他在苏格兰场的官场上步步高升。那个平克顿来的人曾想赶在他的前面，可是葛莱森早已坚决地把他抛在后面了。伦敦的警察对伦敦的险事享有优先权。

四楼左边房间的门半开着。葛莱森把门开大。里面阒寂漆黑。我划了一根火柴，把这位侦探的手提灯点亮。就在这时，在灯光照亮以后，我们大家都吃惊地倒抽了一口冷气。在没有铺地毯的

地板上，有一条新鲜的血迹。红脚印一直通向一间内屋。内屋的门是关着的。葛莱森把门撞开，用灯高高照着前面，我们大家都从他的肩头急切地向里面张望。

这间空屋的地板正中躺着一个身材魁梧的人，他那修整得很干净的黝黑脸膛，歪扭得奇形怪状，十分可怕；头上有一圈鲜红的血迹。尸体躺在一块白木板上的一个巨大的湿淋淋的环形物上。他的双膝弯曲，两手痛苦地摊开着。一把白柄的刀子从他又粗又黑的喉咙正中整个地刺进了他的身体。这个人身材魁梧，在他遭到这致命的一击之前，他一定像一头被斧子砍倒的牛一样已经倒下了。他的右手旁边的地板上放着一把可怕的两边开刃的牛角柄匕首，匕首旁边是一只黑色小山羊皮手套。

“哎哟！这是黑乔吉阿诺本人！”美国侦探喊道，“这一回，有人赶在我们前头了。”

“蜡烛在窗台上，福尔摩斯先生，”葛莱森说，“唉，你在干什么？”

福尔摩斯已经走过去点上了蜡烛，并且在窗前晃动着。然后他向黑暗中探望着，吹灭蜡烛，把它扔在地板上。

“我确实觉得这样做会有帮助的，”他说。他走过来，站在那里沉思。这时两位专职人员正在检查尸体。“你说，当你们在楼下等候的时候，有三个人从房子里出去，”他最后说道，“你看清楚了没有？”

“看清楚了。”

“其中有没有一个三十来岁的青年，黑胡子，皮肤很黑，中等身材？”

“有。他是最后一个走过我身边的。”

“我想，他就是你要找的人。我可以对你讲出他的样子来，我们还有他的一个很清晰的脚印。这对你应当是足够的了。”

“不很够，福尔摩斯先生，伦敦有几百万人呐。”

“也许不很够。因此，我想最好还是叫这位太太来帮助你们。”

听见这句话，我们都转过身去。只见门道上站着一个很美丽的高个子女人——布卢姆斯伯利的神秘房客。她慢慢走上前来，脸色苍白，神情非常忧郁，直瞪着两眼，惊恐的目光注视着地上的那个黑色躯体。

“你们把他杀死啦！”她喃喃地说，“啊，我的上帝，你们把他杀死啦！”接着，我听见她突然深深地倒吸了一口气，跳了起来，发出欢乐的叫声。她在房间里转着圈跳舞，拍着手，黑眼睛里显露出又惊又喜的神色，嘴里涌出了成百句优美的意大利语的感叹词句。这样一个女人见到这样一番情景之后竟然如此欢欣若狂，这是何等可怕而令人惊奇啊。她突然停下来，用一种询问的眼光看着我们。

“而你们！你们是警察吧？你们杀死了奎赛佩·乔吉阿诺，对吗？”

“我们是警察，夫人。”

她向房间里四周的暗处扫了一眼。

“那么，根纳罗呢？”她问道。“他是我的丈夫。根纳罗·卢卡。我是伊米丽亚·卢卡。我们两个都是从纽约来的。根纳罗在哪儿？刚才是他在这个窗口叫我来的，我赶快跑来了。”

“叫你来的是我，”福尔摩斯说。

“你！你怎么可能？”

“你的密码并不难懂，夫人。欢迎你的光临。我知道，我只要闪出‘Vieni’①的信号，你就一定会来的。”

这位美貌的意大利女人惶恐地看着我的同伴。

“我不明白，你怎么知道这些的，”她说，“奎赛佩·乔吉阿诺——他是怎么——”她停顿了一下，然后脸上突然露出骄傲和

---

① 意大利语“来吧”。——译者注

喜悦的神色。“我现在明白了！我的根纳罗呀！我的了不起的、漂亮的根纳罗，是他保护我没有受到伤害，是他。他用他强有力的手杀死了这个魔鬼！啊，根纳罗，你真好！有哪一个女人能配得上这样的男子。”

“唔，卢卡太太，”深感没趣的葛莱森说着，一只手拉住这位女士的衣袖，毫无感情，就好像她是诺丁希尔的女流氓似的，“你是谁，你是干什么的，我都不很清楚；不过根据你说的，情况已经很清楚了，我们要你到厅里去一趟。”

“等一等，葛莱森，”福尔摩斯说，“我倒觉得，这位女士可能正像我们急于了解情况一样地急于要把情况告诉我们。夫人，你知道，躺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人是你丈夫杀死的，为了这个，你丈夫会被逮捕审判的呀！你说的情况可以作证词。但是，如果你认为他作出此事不是出于犯法的动机，是出于他想要查明情况的动机，那么，你帮他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全部经过告诉我们。”

“既然乔吉阿诺死了，我们就不怕什么了，”这位女士说，“他是个妖魔鬼怪。世界上没有哪个法官会为我丈夫杀死了这样一个人而惩办我丈夫的。”

“既然是这样，”福尔摩斯说道，“我建议把房门锁起来，让这一切都照原样摆着。我们和这位女士一起到她的房间去。等我们听完了她要对我们说的一切之后，再作打算。”

半个钟头之后，我们四个人已在卢卡太太那间小小的起居室里坐下来，听她讲述那些奇怪的凶险事件。事件的结尾，我们碰巧已经目睹了。她的英语说得很快而流利，但不很正规。为清楚起见，我只好作些语法修改。

“我出生在那不勒斯附近的坡西利坡，”她说，“我是首席法官奥古斯托·巴雷里的女儿。我父亲曾经在当地做过议员。根纳罗在我父亲手下做事。我爱上了他。别的女人也一定会爱他的。他没有钱也没有地位——他什么也没有，只有美貌、力量和活力——

所以我父亲不准我们结婚。我们一起跑了，在巴里结了婚。变卖了首饰，用这笔钱我们到了美国。这是四年前的事。从那以后，我们一直住在纽约。

“开头，我们运气很好。根纳罗帮助了一位意大利先生——他在一个叫鲍厄里的地方把这位先生从几个暴徒中救了出来，这样就交了一个有势力的朋友。这位先生叫梯托·卡斯塔洛蒂。他是卡斯塔洛蒂－赞姆巴大公司的主要合办人。这家公司是纽约的主要水果进口商。赞姆巴先生有病，我们新结识的朋友卡斯塔洛蒂掌管公司的大权。公司雇用了三百多名职工。他在公司里给我丈夫找了个工作，而且叫他主管一个门市部，在各方面对我丈夫都很好。卡斯塔洛蒂先生是个单身汉，我相信，他觉得根纳罗好像是他的儿子，我和我丈夫敬爱他，好像把他看作我们的父亲。我们在布鲁克林买了一幢小房子，我们的整个前途看来都有了保障。这时候，忽然出现了乌云，很快就布满了我们的天空。

“有一天晚上，根纳罗下班回来，带来一个同乡，叫乔吉阿诺，也是从坡西利坡来的。这个人身材高大，你们可以验证，因为尸体你们已经见到了。他不但块头大，一切都怪，叫人害怕。他的声音在我们的小房间里像打雷。谈话的时候，屋里没有足够的地方可以让他挥动巨大的手臂。他的思想、情绪都是强烈而奇怪的，他说起话来很有劲，简直就是在吼叫，别人只能坐着乖乖地听他滔滔不绝地说。他的眼睛一看着你，你就得听他摆布。他是个可怕的怪人。感谢上帝，他已经死啦！

“他一次又一次到我家来。可是我知道，根纳罗见到他并不比我见到他更高兴些。我那可怜的丈夫坐着，脸色发白，没精打采地听我们客人的谈话。他谈的都是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所发表的无休无止的胡言乱语。根纳罗一言不发，我哩，我是了解他的。我从他脸上看得出某一种我以前不曾见过的表情。起初，我以为是讨厌。后来，我慢慢明白了，不仅仅是讨厌，是惧怕——一种深

沉的、隐蔽的、畏缩的惧怕。那天晚上——就是我看出他恐惧的那个晚上——我抱着他，以他对我的爱恳求他告诉我，以他什么事都不瞒着我的感情恳求他告诉我，为什么这个大个子竟能把他弄得这样霉头霉脑的。

“他告诉了我。我一听，我的心冷得像冰一样。我可怜的根纳罗呀，在那狂乱的日子里，整个世界都跟他过不去，不公平的生活逼得他几乎发疯。就在那些日子里，他加入了那不勒斯的一个团体，叫红圈会，和老烧炭党是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的誓约和秘密真是可怕，一旦加入进去就休想出来。我们逃到美国的时候，根纳罗以为他已经跟它永远一刀两断了。一天晚上，他在街上碰见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在那不勒斯介绍他加入那个团体的大块头乔吉阿诺。在意大利南部，人们都叫他作‘死亡’，因为他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到纽约是为躲避意大利的警察。他在新定居的地方建立了这个恐怖组织的分支机构。根纳罗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我，并且把他那天收到的一张通知给我看。通知顶头上画了一个红圈。通知告诉他要在某一天集会，他必须应命到会。

“真是糟透了。但更糟的还在后面哩。我曾经注意了一些时候，乔吉阿诺常在晚上到我们家来，来了老跟我说话。尽管他是对我丈夫说话，他的两只野兽般可怕的眼睛却老是盯着我。有一个晚上，他泄露了秘密。我对他的所谓的‘爱情’——畜生和野人的爱情——恍然大悟。他来的时候，根纳罗还没有回家。他逼进屋来，用他粗大的手抓住我，搂进他那像熊似的怀里，劈头盖脸地吻我，并且恳求我跟他走。我正在挣扎喊叫，根纳罗进来了，向他冲去。他打昏了根纳罗，逃出屋去，从此就再没有到我们家来。就是那个晚上，我们成了冤家对头。

“几天以后开了会。根纳罗开完会回来后，看他的脸色，我就知道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了。它比我们所能想象的更糟。红圈会的资金是靠讹诈有钱的意大利人筹集的，如果他们不出钱，就

以暴力威胁。看样子，已经找到我们的亲密朋友和恩人卡斯塔洛蒂的头上了。他拒不屈服于威胁，并且把信交给了警察。红圈会决定要拿他做个榜样，以防止其他受害者反抗。会上决定，用炸药把他和他的房子一起炸掉。谁去干，抽签。当根纳罗把手伸进袋子去摸签的时候,他看见我们的仇敌那张残酷的脸对他奸笑。没有疑问，事先已经作好了某种安排，因为签上的那个致命的红色圆圈，就是杀人的命令，签落到了他的手里。他要么去杀死自己最好的朋友，要么让他和我遭到他的同伙的报复。凡是他们所害怕的人，他们所恨的人，他们都要惩罚，不但伤害这些人本身，而且还要伤害这些人所爱的人。这是他们的恶魔般的规定的一部分。这种恐怖压在了我可怜的根纳罗的头上，逼得他忧虑不安，几乎都快发疯了。

“我们整夜坐在一起，互相挽着胳膊，共同防备着我们面临的苦难。动手的时间定在第二天晚上。正午前后，我丈夫和我上路来伦敦了，可是没来得及告诉我们的恩人说他有危险；也没来得及把这一情况报告警察，以保护他未来的生命安全。

“先生们，其余的，你们自己都知道了。我们知道，我们的敌人像影子般跟踪着我们。乔吉阿诺的报复自有他私下的原因，可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知道他是个多么残酷、狡猾、顽固的家伙。意大利和美国到处都在谈论他那可怕的势力。如果说他的势力在什么时候得到了证实的话，那就是现在。我亲爱的丈夫利用我们出发以来少有的几天好天气替我找了一个安身之处。在这种方式下，可使我不致遇到任何危险。至于他自己，也想摆脱他们，以便同美国和意大利的警方人员取得联系。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怎样生活。我全靠从一份报纸的寻人广告栏中得到消息。有一次我朝窗外张望，看见有两个意大利人在监视这个房子。我知道，乔吉阿诺终于找到我们的下落了。最后，根纳罗通过报纸告诉我，他会从某一窗口向我发出信号。可是信号出现时，只是警告，没有

别的，突然又中断了。现在我明白了，他知道乔吉阿诺盯住他了。感谢上帝！当这个家伙来的时候，他已有准备。先生们，现在我想请问你们，从法律观点看，我们有没有什么要害怕的，世界上有没有哪个法官会因为根纳罗所做的事情而对他定罪？”

“呃，葛莱森先生，”那位美国人说，同时扫了警官一眼，“我不知道你们英国的看法如何，不过我想，在纽约，这位太太的丈夫将会博得普遍的感激。”

“她得跟我去见局长，”葛莱森回答说，“如果她说的事情属实，我不认为她或是她的丈夫有什么可害怕的。但是，我摸不着头脑的是，福尔摩斯先生，你怎么竟然也搅到这件案子里了。”

“教育，葛莱森，教育，还想在这所老大学里学点知识。好啦，华生，你又多收集到一份悲惨而离奇的材料啦。对啦，还不到八点钟，考汶花园今晚在上演瓦格纳的歌剧呢！要是我们马上走，还能赶得上第二幕。”

布鲁斯—帕廷顿计划

一八九五年十一月的第三个星期，伦敦浓雾迷漫。我真怀疑在星期一到星期四期间，我们是否能从贝克街我们的窗口望到对面房屋的轮廓。头一天福尔摩斯是在替他那册巨大的参考书编制索引中度过的。他把第二天和第三天耐心地消磨在他最近才喜好的一个题目上——中世纪的音乐。但是到了第四天，我们吃过早饭，把椅子放回桌下后，看着那湿漉漉的雾气阵阵飘来，在窗台上凝成油状的水珠，这时我的同伙急躁活跃的性情再也忍受不了这种单调的情景了。他强忍着性子，在起居室里不停地走动，咬咬指甲，敲敲家具，对这种死气沉沉很是恼火。

“华生，报上没有什么有趣的新闻吗?”他问道。

我知道，福尔摩斯所谓的有趣的事情，就是指犯罪方面的有趣事件。报上有关于发生革命的新闻，有可能要打仗的新闻，还有即将改组政府的新闻。可是这些，我的同伴都不放在眼里。我看到的犯罪报道，没有一件不是平淡无奇的。福尔摩斯叹了口气，继续不停地来回踱步。

“伦敦的罪犯实在差劲，”他发着牢骚，好像一个在比赛中失意的运动员。“华生，你看窗外，人影隐隐约约地出现，又溶入浓雾之中。在这样的天气，盗贼和杀人犯可以在伦敦随意游逛，就像老虎在丛林里一样，谁也看不见，除非他向受害者猛扑过去。当然只有受害者才能看清楚。”

“小偷还是很多的。”我说。

福尔摩斯轻蔑地哼了一声。

“这个阴沉的大舞台是为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设置的，”他说，“我不是个罪犯，这真是这个社会的万幸。”

“真是这样！”我真心地说。

“如果我是布鲁克斯或伍德豪斯，或者是那有充分理由要我的命的五十个人当中的任何一个，在我自己的追踪下，我能幸存多久？一张传票，一次假约会，就万事大吉了。幸亏那些拉丁国家——暗杀的国家——没有起雾的日子。哈！来了，总算有事情来打破我们的单调沉闷了。”

女仆送来一封电报。福尔摩斯拆开电报，哈哈大笑起来。

“好哇，好哇！还要什么呢？”他说，“我哥哥迈克罗夫特就要来啦。”

“为什么不可以来？”我问道。

“为什么不可以来？这就简直像是在乡下一条小路上遇见了电车。迈克罗夫特有他的轨道，他得在那些轨道上奔驰。蓓尔美尔街他的寓所，第欧根尼俱乐部，白厅——那是他的活动圈子。他到这儿来过一次，只有一次。这一次又是什么事惊动他离开的呢？”

“他没有说吗？”

福尔摩斯把他哥哥的电报递给我。

为卡多甘·韦斯特事必须见你。即来。

迈克罗夫特

“卡多甘·韦斯特？我听说过这名字。”

“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不过迈克罗夫特突如其来，有些反常！星球也会脱离轨道的。对啦，你知道迈克罗夫特是干什么的吗？”

我隐约记得一点。在办理“希腊译员”一案时曾听说过。

“你对我说过，他在英国政府里做点什么小差事。”

福尔摩斯笑了起来。

“那时候，我对你还不很了解。谈起国家大事，不能不谨慎一些。你说他在英国政府工作，这是对的。如果你说他有时候就是英国政府，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也是对的。”

“亲爱的福尔摩斯！”

“我早就知道我会使你吃惊的。迈克罗夫特年薪四百五十英镑，是一个小职员，没有任何野心，既不贪名也不图利，但却是我们这个国家里最不可少的人。”

“那是怎么一回事？”

“唔，他的地位很不一般。这地位是他自己取得的。这种事以前从未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他的头脑精密，有条理，记事情的能力特别强，谁都及不了。我和他都有同样的才能，我用来侦缉破案，而他则使用到他那特殊的事务上去了。各个部门作出的结论都送到他那里，他是中心交换站，票据交换所，这些都由他加以平衡。别人都是专家，而他的专长是无所不知。假定一位部长需要有关海军、印度、加拿大以及金银复本位制问题方面的情报，他可以从不同部门分别取得互不相关的意见。可是，只有迈克罗夫特才能把这些意见汇总起来，可以即时说出各因素如何互相影响。开始，他们把他作为捷径和方便的手段加以使用；现在他已经成了不可缺少的关键人物了。在他那了不起的脑子里，样样事情都分类留存着，可以马上拿出来。他的话一次又一次地决定国家的政策。他就生活在这里面。除了我去找他，为我的一两个小问题去请教他，他才练练智力松弛一下，别的事他一概不想。可是丘比特今天从天而降。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卡多甘·韦斯特是谁？他同迈克罗夫特又有什么关系？”

“我知道，”我叫道，一下扑到沙发上的一堆报纸上。“对，对，在这儿，肯定是他！卡多甘·韦斯特是个青年。星期二早上发现他死在地下铁道上。”

福尔摩斯坐了起来，全神贯注，烟斗没有到嘴边就停住了。

“事情一定严重，华生。一个人的死亡竟使我哥哥改变了习惯，看来不同一般。到底跟他有什么相干呢？据我所知，事情还没有眉目。那个青年显然是从火车上掉下去摔死的。他并没有遭到抢劫，也没有特殊的理由可以怀疑是暴力行为。难道不是这样吗?”

“验过尸了，”我说，“发现许多新情况。再仔细一想，我敢说这是一个离奇的案件。”

“从对我哥哥的影响来判断，我看这件事一定极不寻常。”他舒适地蜷伏在他的扶手椅中。“华生，让我们来看看事情的经过。”

“这个人叫阿瑟·卡多甘·韦斯特，二十七岁，未婚，乌尔威奇兵工厂职员。”

“政府雇员。瞧，同迈克罗夫特兄长挂上钩啦!”

“他在星期一晚上突然离开乌尔威奇，最后见到他的是他的未婚妻维奥蕾特·韦斯特伯莉小姐。他在那个晚上的七点半钟于大雾之中突然地离开了她。他们之间并未发生口角，她也不知道究竟是何原因。所听到的关于他的第二件事是，一个名叫梅森的铁路工人在伦敦地下铁道的阿尔盖特站外发现了他的尸体。”

“什么时候?”

“尸体在星期二早上六时发现，躺在铁道远处靠东去方向路轨的左侧，就在离车站很近的地方，铁路在那里从隧道中穿出来。头部已碎裂，伤势很重——很可能是从火车上摔下来的缘故。身体只能是摔到铁路上的。如果要把尸体从附近某一条街抬来，一定要通过站台，而站台口总是有检查人员站在那里的。这一点似乎是绝对肯定的。”

“很好。情况够明确了。这个人，不论是死是活，不是从火车上摔下去的就是被人从车上抛下去的。这我清楚了。说下去吧。”

“从尸体近旁的铁轨驶过的火车是由西往东开行的列车，有的只是市区火车，有的来自威尔斯登和邻近的车站。可以肯定，这

个遇难的青年是在那天晚上很晚的时候乘车向这个方向去的。不过，他是在什么地点上车，还无法断定。”

“车票。看车票当然就知道了。”

“他口袋里没有车票。”

“没有车票！哎呀，华生，这就奇怪了。据我的经验，不出示车票是进不了地铁月台的。假定他有车票，那么，车票不翼而飞是为了掩盖他上车的车站吗？有可能。或许车票丢在车厢里了？也有可能。这一点很奇怪，很有意思。我想没有发现被盗的迹象吧？”

“显然没有。这里有一张他的物品清单。钱包里有两镑十五先令。还有一本首都—州郡银行乌尔威奇分行的支票。根据这些东西，可以断定他的身份。还有乌尔威奇剧院的两张特座戏票，日期是当天晚上。还有一小捆技术文件。”

福尔摩斯带着满足的声调喊道：

“华生，我们终于都有啦！英国政府——乌尔威奇，兵工厂——技术文件——迈克罗夫特兄长，环节凑全了。不过，如果我没有听错，这是他自己来说了。”

过了一会儿，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高大的身躯被引进房来。他长得结实魁梧，看上去显得并不灵活，可是在这笨重的身躯上长着的脑袋，其眉宇之间显出的是一种如此威严的神色，铁灰色的深沉的眼睛是如此机警，嘴唇显得如此果敢，表情又是如此敏锐，以致谁看过他第一眼之后，就会忘掉那粗壮的身躯，而只记住他那出类拔萃的智力。

跟在他身后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苏格兰场的雷斯垂德——又瘦又严肃。他们阴沉的面色预示着问题的严重。这位侦探在握手时一语不发。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使劲脱下外衣，在一把靠椅里坐了下来。

“这件事真伤脑筋，歇洛克，”他说，“我最不喜欢改变我的

习惯，可是当局说不行。照目前暹罗的情况来看，我离开办公室是最糟不过的了。可是，这是一个真正的危机。我从来没有见过首相这样惶惶不安。至于海军部呢，闹闹哄哄像个倒翻了的蜜蜂窝。你看到这案子了吗？”

“刚看过。技术文件是什么？”

“啊，就是这个问题！幸亏没有公开。要一公开，报界会闹得一塌糊涂。这个倒霉的青年口袋里装的文件是布鲁斯-帕廷顿潜水艇计划。”

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说这话时的严肃神情表明了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的认识。他的弟弟和我坐着等他说下去。

“你一定听说了吧？我想大家都听说了。”

“只听过这个名称。”

“它的重要性是不得了的。这是政府最严格保守的秘密。我可以告诉你们，在布鲁斯-帕廷顿的效力范围以内，根本不可能进行海战。两年前，从政府预算中偷偷拨出一大笔款项，用在这项专利发明上。采取了一切措施加以保密。这项无比复杂的计划包括三十多个单项专利，每一个单项都是整体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计划存放在和兵工厂毗邻的机密办公室内一个精心制造的保险柜里，办公室装有防盗门窗。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得把计划从办公室取走。如果海军的总技师要查阅计划，也必须到乌尔威奇办公室去。然而，我们却在伦敦的中心区，从一个死去的小职员的口袋里发现了这些计划。官方认为，这简直太可怕了。”

“不过你们已经找回来啦？”

“没有，歇洛克，没有！危险就在这儿。我们还没有找回来。从乌尔威奇取走了十份计划。卡多甘·韦斯特口袋里只有七份。最重要的三份不见了——被盗失踪了。你得把一切事情都搁下来，歇洛克。别像往常那样为那些警厅的小事动脑筋了。你必须解决的是一个重大的国际问题。卡多甘·韦斯特为什么把文件拿走？丢

失的文件在哪儿？他是怎么死的？尸体怎么会在那儿？怎样挽回这场灾祸？只要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你就是为国家尽责做了件好事。”

“你为什么不自己来解决，迈克罗夫特？我能看到的，你也能看到。”

“可能是这样，歇洛克。问题是要查明细节。只要你把细节告诉我，我就可以坐在靠椅里把一位专家的真知灼见告诉你。四处奔跑，询问路警，拿着放大镜去察看——这不是我的事情。我干不了。你是能够查清真相的。如果你想看见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下一次的光荣名册上——”

我的朋友微笑着摇摇头。

“我要干，也只是为了干而干，”他说，“不过问题确是相当有趣的，我很乐意研究一下。请你再提供一些事实吧。”

“我在这张纸上记下了一些更为重要的情况。还有几处地址，这你以后会知道是有用的。其中管理秘密文件的官员是政府的著名专家詹姆斯·瓦尔特爵士。他的荣誉和头衔，在人名录里占了两行的位置。他在职务上是个老手，是一位绅士，一位出入上流社会的受人欢迎 的客人。此外，他的爱国主义是不容置疑的。有两个人掌管保险柜的钥匙，其中一把就由他掌管。还有，在星期一的工作时间里，文件肯定是在办公室里的。詹姆斯爵士三点钟左右出发去伦敦，把钥匙也带走了，出事的整个晚上，他是在巴克莱广场的辛克莱海军上将家里。”

“这一点得到了证实没有？”

“证实了。他的弟弟法伦廷·瓦尔特上校证实他离开了乌尔威奇；辛克莱海军上将证实他在伦敦。所以詹姆斯爵士已不再是这一问题的直接因素。”

“另外一个有钥匙的人是谁呢？”

“悉得尼·约翰逊先生。他是正科员兼绘图员，四十岁，已

婚，有五个孩子。他平日沉默寡言。但总的来说，他在公事方面表现得很出色。他和同僚来往不多，但是工作努力。据他自己说，他星期一下班后整个晚上都在家里，钥匙一直挂在他的表链上，这些仅从他妻子那里得到了证实。”

“让我们谈谈卡多甘·韦斯特吧。”

“他已服务了十年，工作得很好。他一向性情急躁，容易冲动，但忠厚直率。我们对他并无意见。在办公室里，他仅次于悉得尼·约翰逊。他的工作使他每天得以个人去接触计划。再就没有别的人掌管这些计划了。”

“那天晚上是谁锁存计划的？”

“正科员悉得尼·约翰逊先生。”

“哦，既然是这样，是谁把计划拿走的就当然完全清楚了。实际上，计划是在副科员卡多甘·韦斯特身上发现的。这不就完了吗？”

“是这样，歇洛克，但还有许多情况没有得到解答。首先，他为什么要把计划拿出去？”

“我想是因为计划值钱吧？”

“那他很容易就可以得到几千镑了。”

“除了拿到伦敦去卖以外，你还能说出可能有别的什么动机吗？”

“不，我说不出来。”

“那么，我们就得把这一点看作我们的破案前提。年轻的韦斯特把文件拿走了。这要有一把仿造的钥匙才能办到——”

“要有几把仿造的钥匙才行。他得打开大楼和房门。”

“那么，他就有几把仿造的钥匙。他拿到伦敦去出卖秘密，无疑是为了在人们发现计划丢失之前，在第二天早上把计划放回保险柜里。当他在伦敦执行这一叛国使命的时候却送了命。”

“怎么呢？”

“我们假定，他是在回乌尔威奇的路上被杀而且是从车厢里扔出去的。”

“尸首是在阿尔盖特发现的。这地方离通往伦敦桥的车站已有相当距离，他可能是从这条路去乌尔威奇的。”

“我们可以设想，他过伦敦桥时的情形也许是多种多样的。比如，他在车厢里同某一个人秘密会面。话不投机动起武来，他送了命。也可能是他想离开车厢，掉到车外的铁路上而死的。那个人关上车门。雾很大，什么也看不见。”

“就我目前了解的情况看来，再不可能有更好的解释了。但是，歇洛克，你想一想，还有多少问题你还没有考虑到。作为研究，我们不妨假设这个年轻的卡多甘·韦斯特早已打定主意要把这些计划带往伦敦。他自然已经和外国特务约好了，并且设法在那个晚上不使人怀疑。可是情况不是这样，他拿了两张戏票陪同未婚妻走到半路却突然失踪了。”

“瞎猜，”雷斯垂德说。他一直在坐着听他们的谈话，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很特别的一种想法。这是说不通的第一点。说不过去的第二点是：我们假定他到了伦敦，并且见到了那个外国特务。他必须在早上以前把文件送回去，不然就会露出马脚。他取走了十份，口袋里只有七份。其余的三份呢？他丢下那三份肯定不是出于自愿。那么，他叛国得到的赏钱又在哪里呢？总应该在他口袋里发现一大笔钱吧。”

“我看事情非常清楚，”雷斯垂德说，“我对发生的事情毫无怀疑。他把文件拿去卖了。他见到了那个特务。他们没有谈好价钱，他就回去了。但特务跟着他不放，在火车上杀了他，抢走了重要文件，把他扔到车外。这不就说明一切了吗？”

“他为什么没有车票呢？”

“有车票就会暴露出特务的住处离哪个车站最近，所以他把

车票从被害者的口袋里拿走了。”

“好，雷斯垂德，很好，”福尔摩斯说，“你的理论很集中。不过，如果真是这样，这案子就完结了。一方面，叛国者已经死去；另一方面，布鲁斯-帕廷顿潜水艇计划大概也已经到了欧洲大陆。我们还有什么事可做呀？”

“采取行动，歇洛克——采取行动！”迈克罗夫特喊道，一下跳了起来。“我的本能使我不能同意这一解释。拿出你的本事来！到作案现场去！访问一下有关的人！想尽一切办法来进行吧！你的一生里，还从来没有过这样难得的机会可以为国效劳哩。”

“嗯，嗯！”福尔摩斯说着耸耸肩。“来，华生！还有你，雷斯垂德，你能不能劳驾陪我们去一两个钟头？我们从阿尔盖特车站开始调查。再见，迈克罗夫特。我将会在傍晚以前给你一份报告，不过我有话在先，你可别抱多大希望。”

一个小时之后，福尔摩斯、雷斯垂德和我，来到穿过隧道和阿尔盖特车站相交的地下铁路。一位谦恭的、脸色红润的老先生代表铁路公司接待我们。

“年轻人的尸体就躺在这儿，”他说，指着离铁轨大约三英尺的一处地方。“这不可能是从上面摔下来的，因为，你们看，这里全是没有门窗的墙。所以，只可能是从列车上来的，而这辆列车，据我们看，是在星期一午夜前后通过的。”

“车厢检查后有没有发现动过武的迹象？”

“没有，也没有发现车票。”

“也没有发现车门是开着的？”

“没有。”

“今天早上我们曾获得新的证据，”雷斯垂德说。“有一个旅客乘星期一晚上十一点四十分的普通地铁列车，驶过阿尔盖特车站。他说就在列车到站前不久，听见咚的一声，好像是人摔在铁路上的声音。雾很大，什么也看不见。他当时没有报告。咦！福

尔摩斯先生是怎么啦？”

我的朋友站在那里，脸色紧张，注视着从隧道里弯伸出来的铁轨。阿尔盖特是个枢纽站，有一个路闸网。他那急切而怀疑的两眼注视着路闸。我从他机灵而警觉的脸上看到他的嘴唇紧闭，鼻孔颤动，双眉紧锁，这些都是我熟悉的表情。

“路闸，”他喃喃说，“路闸。”

“路闸怎么啦？你是什么意思？”

“我想别的路线上不会有这么多路闸吧？”

“没有。很少。”

“还在路轨的弯曲度。路闸，弯曲度。说真的！如果仅此而已就好啦。”

“是什么，福尔摩斯？你找到线索了？”

“一个想法——一种迹象，如此而已。不过，案情更加耐人寻味了。异乎寻常，完全异乎寻常。怎么会不异乎寻常呢？我看不出路上有任何血迹。”

“没有什么血迹。”

“可是我知道伤势很重。”

“骨头摔碎了，但外伤不重。”

“应当会发现血迹的。我能不能察看一下那个在大雾中听见落地碰撞声的旅客乘坐过的那列火车？”

“恐怕不成，福尔摩斯先生。列车已经拆散，车厢已经重新分挂到各路列车上去了。”

“我敢向你保证，福尔摩斯先生，”雷斯垂德说，“每一节车厢已经仔细检查过。是我亲自察看的。”

我的朋友对于那些警觉不如他高、智力不如他强的人总是缺乏耐性，这是他最明显的弱点之一。

“很可能是这样，”他说着转身走开。“从出事的情况来看，我想察看的并不是车厢。华生，我们在这里能做的都已经做了。雷

斯垂德先生，我们不再麻烦你啦。我想现在我们必须到乌尔威奇去看一看啦。”

到了伦敦桥，福尔摩斯给他哥哥写好一封电报。发出之前，他将电报递给我。电报上写着：

> 黑暗中见到了一丝光亮，但可能熄灭。此刻请派通讯员把已知在英国的全部外国间谍或国际特务的姓名及详细住址列单送到贝克街。
>
> 歇洛克

“这应该是有帮助的，华生，”他说，这时我们已经在乌尔威奇列车的座位上了。“我的哥哥迈克罗夫特把这样一件非常希奇的案子交托给我们，我们当然应当感激他。”

他神态急切的脸上依然流露出紧张而精力充沛的表情。这向我表明，某种有启发性的新奇情况已经打开一条令人振奋的思路。请看一只猎狐犬，当它懒洋洋地躺在窝里时，它耷拉着耳朵，尾巴下垂，而现在同是这只猎犬，却目光炯炯，浑身肌肉紧绷，正跟踪着气味强烈的猎物追索前进。这就是福尔摩斯从今天上午以来发生的变化。几个小时之前，他还有气无力，闲散无聊，穿着灰色睡衣在雾气笼罩下的房间里来回踱步。对比之下，前后判若两人。

“这里有材料，有活动余地，”他说，“我真笨，就没有看出它有希望。”

“直到现在，我还是看不清楚。”

“结局我也弄不清，不过我有一个想法，它可能使我们再前进一步。那个人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死去的，他的尸体是被放在了一节车厢的顶上。”

“在车顶上！”

“奇怪吧，是不是？你想一想实情。发现尸体的地方正好是列车开过路闸时发生颠簸摇晃的地方，这是巧合吗？车顶上的东西难道不可能是在这个地方掉下来的吗？车厢里面的东西是不会受到路闸影响的。尸体要么是从车顶上掉下来，要不就是非常奇妙的巧合。现在，考虑一下血迹的问题吧。如果身体里的血流在别的什么地方了，路轨上当然就不会有血。每件事本身都是有启发性的。累积在一起，力量就大了。”

“车票也是一件喽！”我惊问道。

“当然。我们说不出没有车票的原因，这样一来就可以得到解释了。每件事情都是吻合的。”

“不过，即使是这样，我们仍然远远没有揭开他的死亡之谜。真是，事情没有变得比较简单，反而更加离奇了。”

“或许是这样，”福尔摩斯若有所思地说，“或许是这样。”他开始默默地陷入沉思之中，直到这列慢车最后抵达乌尔威奇车站。于是他叫了一辆马车，从口袋里掏出迈克罗夫特的字条。

“今天下午，我们得访问好几处地方，”他说。“我想，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詹姆斯·瓦尔特爵士吧。”

这位著名官员的住宅是一幢漂亮的别墅，绿茵茵的一片草地延伸到泰晤士河岸。我们到达的时候，雾气已在消散，射来一道微弱、带有水气的阳光。管事听见铃声，出来开门。

“詹姆斯爵士，先生！”他脸色严肃地说，“詹姆斯爵士今天早上已经去世了。”

“天哪！”福尔摩斯惊呼起来。“怎么死的？”

“先生，您也许愿意进来见见他的弟弟法伦廷上校吧？”

“好。见见最好。”

我们被带进一个光线暗淡的客厅。过了一会儿，一个五十岁的高个子来到我们面前，他外表英俊，稍微有点胡子。他就是死去的那位科学家的弟弟。从他惶惑的眼神、没有洗净的面颊和蓬

乱的头发可以看出，这家人遭到了一场突然的打击。他谈起这件事，声调不很清晰。

“这是一件可怕的丑闻，”他说，“我哥哥詹姆斯爵士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这种事他经受不住，使他伤心。他总是为他主管的那个部门的效率而自豪，这次可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我们本来以为他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帮助我们查明这件案子的。”

“我敢向你们担保，这件事对他就像对你和对我们大家一样，是一个谜。他已经把他知道的所有情况都报告警方了。当然，卡多甘·韦斯特有罪，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其余的一切都是太不可思议了。”

“你不能对这件事提出任何新的看法吗？”

“除了我已经看到的和听到的之外，我本人什么也不知道。我不想失礼，可是你可以了解，福尔摩斯先生，目前我们非常狼狈。所以，我只好请你们赶快结束这次访问。”

“真没料到这一意外的发展，”当我们重新坐上马车时，我的朋友说道。“我怀疑这是否是自然死亡，还是这个老家伙自杀啦？如果是后者，是否是因为失职而自谴的一种表示？这个问题且留到将来再说。现在让我们去找卡多甘·韦斯特一家。”

坐落在郊区的一所小巧而维护得很好的房子里住着死难者的母亲。这位老太太悲痛得神志不清了，对我们没有什么用处。不过她身边有一位脸色苍白的少妇，自称是维奥蕾特·韦斯特伯莉小姐，死者的未婚妻。她就是在他遇难的那天晚上最后见过他的人。

“我说不出什么道理来，福尔摩斯先生，”她说。“这个悲剧发生以来，我就没有闭过眼，白天想，晚上想，想呀，想呀，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阿瑟是世界上头脑最单纯、最侠义、最爱国的人。他要是会出卖交托给他严密保管的国家机密，那他早就把

自己的右手砍断了。凡是知道他的人，都认为这简直是荒谬，不可能，反常。”

“可是事实呢，韦斯特伯莉小姐？”

“对，对，我承认我无法解释。”

“他是需要钱吗？”

“不，他的需求很简单，他的薪水又很高，他积蓄了几百英镑。我们准备在新年结婚的。”

“没有什么受过精神刺激的迹象吗？哦，韦斯特伯莉小姐，对我们直说吧。”

我的同伴的敏锐眼睛已经注意到她的态度有了一些变化。她的脸色变了，犹豫不决。

“是的，”她终于说了，“我觉得他心里有什么事。”

“时间很长了吗？”

“就是最近这个星期前后。他显得忧虑、急躁。有一次我追问他，他承认是有事，那件事和他的公务有关。‘这对我来说太严重了，不能说，即使对你也不能说，’他说。别的我就什么都没有问出来。”

福尔摩斯的脸色变得沉重了。

“说下去，韦斯特伯莉小姐。即使事情可能对他不利，也说下去。会带来什么结果，我们也说不上。”

“的确，我没有什么别的可说了。有一两次，他好像想告诉我一点什么。有一天晚上，他谈到那个秘密的重要性。我还记得他说过，外国间谍无疑是会付出高价的。”

我朋友的脸色更加阴沉了。

“还有呢？”

“他说我们对这种事很马虎——叛国者要取得计划是很容易的。”

“这些话是最近才说的吗？”

"是的，就在最近。"

"现在谈谈那个最后的夜晚吧。"

"我们是上剧院去的。雾太大，以致无法乘坐马车。我们步行着，走到办公室附近时，他突然窜进雾里去了。"

"什么话也没说？"

"他惊叫了一声，就是这些。我等待着，可是他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我回家了。第二天早上办公室开门之后，他们就来查询了。十二点左右我听到可怕的消息。啊，福尔摩斯先生，你要是能够挽回他的荣誉该多好呀！荣誉对他可是件大事。"

福尔摩斯沉痛地摇摇头。

"走，华生，"他说，"到别处去想办法。我们的下一站必须是文件被盗的办公室。

"原来对这个年轻人就已经够不利的了，可是我们的查询使得情况对他更加不利了。"他说话时马车已经缓缓走动了。"即将到来的婚事使他起了犯罪的念头。他当然需要钱。既然他谈到钱，他就起了心了。他把他的打算告诉她，差一点使她也成了他叛国的同谋。真是糟透啦。"

"但是，福尔摩斯，性格肯定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吧？那么，再说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姑娘撂在街上，跑去干这一件罪行呢？"

"说得对！肯定是有些说不过去。不过，他们遇到的是难以对付的情况。"

高级办事员悉得尼·约翰逊先生在办公室里会见我们。他恭敬地接待了我们，这往往是我同伴的名片所带来的。他是个身材很瘦、粗鲁、脸上有斑点的中年人，面容憔悴。由于他总是精神紧张，两只手一直在抽搐着。

"真糟糕，福尔摩斯先生，太糟糕啦！主管人死了，你听说了吗？"

"我们刚从他家里来。"

"这地方乱糟糟的。主管人死了，卡多甘·韦斯特死了，文件被盗了。可是，星期一晚上我们关门的时候，我们的办公室是和政府部门的任何一个办公室一样有效率的。老天爷，想起来真可怕！在这些人里面，这个韦斯特竟会干出这种事来！"

"那么，你是肯定他有罪的喽？"

"我看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解脱。我是像信任我自己一样信任他的。"

"办公室是在星期一几点钟关的？"

"五点钟。"

"是你关的？"

"我总是最后一个出来。"

"计划放在哪里？"

"保险柜里。是我亲自放进去的。"

"这屋子没有看守人吗？"

"有。不过他还得看守另外几个部门。看守人是个老兵，十分诚实可靠。那天晚上，他没有发现什么。当然雾是很大的。"

"说不定卡多甘·韦斯特是想在下班以后溜进来哩，他要有三把钥匙才能拿到文件，对不对？"

"对，三把。外屋一把，办公室一把，保险柜一把。"

"只有詹姆斯·瓦尔特爵士和你才有这些钥匙吗？"

"门的钥匙我没有——我只有保险柜的。"

"詹姆斯爵士平日工作是一个有条理的人吗？"

"是的，我认为是的。这三把钥匙，就我所知，他是拴在同一个小环上的。我经常看见钥匙拴在小环上面。"

"他到伦敦去是带着这个小环去的？"

"他是这样说的。"

"你的钥匙从来没有离过手？"

"没有。"

“如果韦斯特是嫌疑犯，他一定有一把仿造的钥匙，可是在他身上并没有找到。另外一点：如果这个办公室里有一名职员存心出卖计划，复制计划难道不比像实际上所做的那样把计划原本拿走更简单些吗？”

“有效地复制计划，需要具有相当的技术知识才行。”

“不过，我想詹姆斯爵士也好，你也好，韦斯特也好，都是有这种技术知识的吧？”

“那当然，我们都懂。可是，我请你别把我往这件事上拉，福尔摩斯先生。事实上，计划原件已经在韦斯特身上发现了，我们这样东猜西想又有什么用处？”

“唔，他满可以万无一失地进行复制，这样他同样能够达到目的，他却偏要去冒险偷盗原件。真是奇怪。”

“是奇怪，这没有问题——可是他这样干了。”

“每进行一次查询，案情总是有些令人费解的地方。现在有三份文件仍然丢失在外。据我所知，这是极端重要的文件。”

“是的，是这样。”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有谁掌握了这三份文件，不需要另外七份文件就可以建造一艘布鲁斯-帕廷顿潜水艇了？”

“这一点我已向海军部作了报告。不过，我今天又翻阅了一下图纸。是不是这样，我也不能肯定。双阀门自动调节孔的图样是画在已经找回的一张文件上的。外国人是造不出这种船来的，除非他们发明出来了。当然，他们也可能很快就能克服这方面的困难。”

“丢失的三份图纸是不是最重要的？”

“当然是。”

“我想，在你的允许下，我现在要在这屋子里走一走。我本来想问的问题，现在一个也想不起来了。”

他检查了保险柜的锁、房门，最后是窗户上的铁制窗叶。当

我们来到外面的草地上时，这才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窗外有一丛月桂树。有几根树枝看上去好像曾被攀折过。他用放大镜仔细检查了树枝，接着又察看了树下地面上的几个模糊不清的记号。最后，他要那位高级办事员关上铁百叶窗。他指着叫我看，百叶窗正中间关不严实，有人在窗外是可以看得见室内情形的。

"三天的耽误，破坏了这些迹印。迹印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也许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好罢，华生，我想乌尔威奇不可能给我们进一步的帮助啦。我们的收获并不大。看能不能在伦敦干得更好一点。"

然而，在我们离开乌尔威奇车站之前，我们又得到一点收获。售票员满有把握地说，他看见过卡多甘·韦斯特——他记得他——就在星期一晚上，他是坐八点一刻开往伦敦桥的那趟车去伦敦的。他是一个人，买了一张三等单程车票。他的惊慌失措的举动当时使售票员感到吃惊。他发抖得厉害，找给他的钱都拿不住，还是售票员帮他拿的。参看时间表说明，韦斯特在七点半钟左右离开那个姑娘之后，八点一刻这趟车是他可能搭乘的第一趟车。

"让我们重新来看看，华生，"福尔摩斯沉默了半小时之后说。"我想不起在我们两人共同进行的侦查中，还有什么比这更棘手的案子。每向前走一步，就看见前面又出现一个新的障碍。不过，我们当然已经取得了某些可喜的进展。

"我们在乌尔威奇进行查询的结果，大都是对年轻的卡多甘·韦斯特不利的。可是窗下的迹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有利的假说。譬如，我们假定他跟某一外国特务接触过。对这件事可能有过誓约，不许他说出去，但在他的思想上还是有了影响，他对未婚妻说过的话就表明了这一点。很好，我们现在假定，当他同这位年轻姑娘一起去到剧院时，他在雾中突然看见那个特务向办公室方向走去。他是个性情急躁的人，决断事情很快，为了尽责任，别的都不顾了。他跟着那个特务来到窗前，看见有人盗窃

文件，就去捉贼。这样一来，对那种有人在可以复制的时候不去复制而去偷盗原件的说法，就可以解释通了。这个外来人偷走了原件。到此为止，这都是说得通的。”

“下一步呢？”

“现在我们遇到困难了。在这种情况下，按说年轻的卡多甘·韦斯特首先就得去抓住那个坏蛋，同时发出警报。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拿文件的会不会是一名上级官员？那样就可以解释韦斯特的行动了。会不会是这个主管人在雾中甩掉了韦斯特，韦斯特立刻去伦敦，赶到他住的地方去拦截他，假定韦斯特知道他的住址的话？情况一定很急，因为他撂下未婚妻就跑，让她一直站在雾里，根本没有告诉她什么。线索到这里没有了。假定的情况和放置在地铁火车顶上、口袋里放着七份文件的韦斯特的尸体这两者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现在我的直觉告诉我，应该从事情的另一头着手。如果迈克罗夫特把名单给了我们，我们也许能找出我们需要的人，这样双管齐下，而不是单线进行。”

果然，一封信在贝克街等候着我们，是一位政府通讯员加急送来的。福尔摩斯看了一眼，把它扔给了我。

> 无名小卒甚多，担当如此重任者则寥寥无几。值得一提的只有阿道尔夫·梅耶，住威斯敏斯特，乔治大街13号；路易斯·拉罗塞，住诺丁希尔，坎普敦大厦；雨果·奥伯斯坦，住肯辛顿，考菲尔德花园13号。据云，后者于星期一在城里，现已离去。欣闻已获头绪，内阁亟盼收到你的最后报告。最高当局的查询急件已到。如有需要，全国警察都是你的后盾。
>
> 迈克罗夫特

“恐怕，”福尔摩斯微笑着说，“王后的全部人马也无济于事。”他摊开伦敦大地图，俯着身躯急切地查看着。“好啦，好啦，”一

会儿他得意地呼喊道，“事情终于有点转到我们的方向来了。喔，华生，我确实相信，我们最后是会胜利的。”他突然高兴起来，拍拍我的肩膀。“我现在要出去，不过只是去侦查一番。没有我忠实的伙伴兼传记作者在我身边，我是不会去干危险的事情的。你就留在这儿吧。大概过一两个小时你就可以再见到我。万一耽搁了时间，你就拿出纸笔来，着手撰写我们是如何拯救国家的。”

他的欢乐心情在我自己的思想里引起了某种反应，因为我知道，他一反平常的严肃态度决不至于达到这种程度，除非那高兴是确实有其原由的。在十一月的这个整个漫长的黄昏我都在等待着，焦急地盼望他回来。终于，九点钟刚过，信差送来一信：

我在肯辛顿，格劳塞斯特路，哥尔多尼饭店吃饭。请速来此，并随带铁撬、提灯、凿刀、手枪等物。

歇·福·

对于一个体面的公民来说，带着这些东西穿过昏暗的、雾气笼罩的街道，真是妙不可言。我谨慎地把自己裹在大衣内通过这些街道，驱车直奔约会地点。在这家豪华的意大利饭店里，我的朋友坐在门口附近的一张小圆桌旁。

“你吃过东西没有？来和我喝杯咖啡和柑桔酒，尝一支饭店老板的雪茄。这种雪茄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有毒。工具带来了吗？”

“在这儿，在我的大衣里。”

“好极啦。让我把做过的事和根据迹象我们将要做的事，简单地和你谈一谈。华生，你现在一定已经明白了，那个青年的尸体是放在车顶上的。当我肯定尸体是从车顶上而不是从车厢里摔下去这一事实时，这就已经是清楚的了。”

“不可能是从桥上掉下去的？”

“我看不可能。如果你去察看车顶，你会发现车顶略微有点拱起，四周没有栏杆。因此，可以肯定，卡多甘·韦斯特是被放上去的。”

“怎么会放在那儿的呢？”

“这就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只有一种可能。你知道地铁在西区[①]某几处是没有隧道的。我好像记得，有一次我坐地铁，我碰巧看见外面的窗口就在我头顶上面。假定有一列火车停在这样的窗口下面，把一个人放到列车顶上会有困难吗？”

“似乎不大可能吧。”

“我们只好相信那句古老的格言了：当别的一切可能性都已告吹，剩下的一定就是真的，不管它是多么不可能。这里，别的一切可能性已经告吹。那个刚刚离开伦敦的首要国际特务就住在紧靠地铁的一个房子里，当我发现这一点的时候，我真是太高兴了，因为我居然看到你对我突如其来的轻浮举动感到有点惊讶。”

“啊，是这样吗？”

“对，是这样。住在考菲尔德花园13号的雨果·奥伯斯坦先生已经成为我的目标。我在格劳塞斯特路车站开始进行工作。站上有一位公务员对我很有帮助。他陪我沿着铁轨走去，并且使我得以搞清楚了考菲尔德花园的后楼窗户是向着铁路开的，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那里是主干线之一的交叉点，地铁列车经常要在那个地点停站几分钟。”

“了不起，福尔摩斯！你做对了！”

“只能说到目前为止——到目前为止，华生。我们前进了，但是目的地还很远。好了，查看了考菲尔德花园的后面，我又看了前面，查明那个家伙已经溜掉了。这是一座相当大的住宅，里面没有陈设，据我判断，他是住在上面一层的房间里。只有一个随

---

① 伦敦西区，富人聚居地。——译者注

从同奥伯斯坦住在一起，此人可能是他的心腹同伙。我们必须记住，奥伯斯坦是到欧洲大陆上交赃物去了，没有想逃走，因为他没有理由害怕逮捕，根本不会想到有人以业余工作者的身分去搜查他的住宅。可是，这恰恰是我们要做的事。”

“难道我们不能要一张传票，照手续来办吗？”

“根据现有证据，还不行。”

“我们还要干什么呢？”

“不知道他屋里有没有信件。”

“我不喜欢这样，福尔摩斯。”

“老兄，你在街上放哨。这件犯法的事由我来干，现在不是考虑小节的时候。想一想迈克罗夫特，想一想海军部，想一想内阁，再想一想那些在等待消息的尊贵人士吧。我们不能不去。”

作为回答，我从桌边站了起来。

“你说得对，福尔摩斯。我们是得去。”

他跳起来握住我的手。

“我早知道你最终不会退缩的，”他说。在这一瞬间，我看见他眼里闪耀着近乎温柔的目光。过了一会儿，他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老练严肃，讲究实际。

“将近半英里路，但是不用着急。让我们走着去，”他说，“可别让工具掉出来。把你当作嫌疑犯抓起来，那就闯了祸了。”

考菲尔德花园这一排房子都有扁平的柱子和门廊，坐落在伦敦西区，是维多利亚中期的出色建筑。隔壁一家，看来像是儿童在联欢，夜色中传来孩子们快乐的呼喊声和叮咚的钢琴声。四周的一片浓雾以它那友好的阴影把我们遮蔽起来。福尔摩斯点燃了提灯，让灯光照在那扇厚实的大门上。

“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他说。“当然门是锁上了，上了闩。我们到地下室空地上去要好办一些。那一头有一个拱道，以防万一闯来一位过分热心的警察。你帮我一下，华生。我也帮你。”

过了一会儿，我们两人来到地下室门道。我们刚要走向暗处，就听见雾中有警察的脚步声从我们顶上传来。等到轻轻的有节奏的脚步声远去之后，福尔摩斯开始撬地下室的门。只见他弯着腰使劲撬。咔嚓一声，门开了。我们跳进黑洞洞的过道，回身把地下室的门关上。福尔摩斯在前面引路，我跟着他东拐西弯，走上没有铺地毯的楼梯。他那盏发出黄光的小灯照向一个低矮的窗子。

"到了，华生——肯定是这一个。"他打开窗子，这时传来低沉刺耳的吱吱声，逐渐变成轰轰巨响，一列火车在黑暗中飞驰而过。福尔摩斯把灯沿着窗台照去。窗台积满了来往机车开过时留下的厚厚的一层煤灰，可是有几处的煤灰已被抹去。

"你可以看见他们放尸体的地方了吧。喂，华生！这是什么？没错，是血迹。"他指着窗框上的一片痕迹。"这儿，楼梯石上也有。证据已经完备。我们在这儿等着列车停下。"

我们没有等多久。下一趟列车像往常一样穿过隧道呼啸而来，到了隧道外面慢了下来，然后煞住车吱吱直响，正好停在我们下面。车厢离窗台不到四英尺。福尔摩斯轻轻关上窗子。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看法已被证实了，"他说。"你有什么想法，华生？"

"一件杰作。了不起的成就。"

"这一点我不能同意。我认为尸体是放在车顶的——这一想法当然并不太深奥——当我产生这一想法的时候，其余的一切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如果不是因为案情重大，关于这一点也并无多大意义。我们面前还有困难。不过，也许我们可以在这儿发现一些对我们有帮助的东西。"

我们登上厨房的楼梯，随即走进二楼的一套房间。一间是餐室，陈设简朴，没有特别引人注目的东西。第二间是卧室，里面也是空空荡荡。最后一间看来比较有希望，于是我的同伴停下来进行系统的检查。到处是书本和报纸，显然当作书房用过。福尔

摩斯迅速而有条不紊地把每个抽屉、每只小橱里的东西逐一翻查，但是看来没有成功的希望，因为他的脸依旧紧绷着。过了一个小时，他的工作仍然毫无进展。

“这个狡猾的狗东西把他的踪迹掩盖起来了，”他说，“凡是能使他落入法网的东西一件都没有留下，有关系的信件要么就是销毁了，要么就是转移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了。”

那是一个放现金的小铁匣子，放在书桌上。福尔摩斯用凿刀把它撬开。里面有几卷纸，上面是些图案和计算数字，不知所云。“水压”、“每平方英寸压力”等字眼反复出现，这说明同潜水艇可能有些关系。福尔摩斯不耐烦地将它扔在一边。匣子里剩下一个信封和几张报纸碎片。他取出来放在桌上。我一看他那急切的脸色，就立刻知道他的希望增加了。

“咦，这是什么，华生？这是什么？一张报纸登载的几则代邮。从印刷和纸张看，是《每日电讯报》的寻人广告栏，在报纸右上端的一角。没有日期——但是代邮本身自有编排。这一段一定是开头：

‘希望尽快听到消息。条件讲妥。按名片地址详告。

皮罗特’

“第二则：

‘复杂难言。需作详尽报告。交货时即给东西。

皮罗特’

接着是：

‘情况紧急。必须收回要价，除非合同已定。希函约，广告为凭。

皮罗特’

“最后一则：

‘星期一晚九时后。敲门两声。都是自己人。不必过于猜疑。交货后即付硬币。

皮罗特’

“记载很完整，华生！如果我们能从另一头找到这个人就好了！”他坐着陷入沉思，手指敲打着桌子。最后他跳了起来。

“啊，也许并不怎么困难。在这儿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华生。我想我们还是去请《每日电讯报》帮帮忙，结束我们这一天的辛苦工作吧。”

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和雷斯垂德在第二天早饭后按约前来。歇洛克·福尔摩斯把我们头一天的行动讲给他们听。这位职业警官对我们坦白的夜盗行为频频摇头。

“我们警察是不能这样做的，福尔摩斯先生，”他说，“怪不得你取得了我们无法取得的成就呢。不过往后你会走得更远，你会发现你自己和你的朋友是自找麻烦。”

“为了英国，为了家庭和美好——嗯，对吧，华生？我们甘当国家祭坛上的殉难者。可是你又是怎么看的呢，迈克罗夫特？”

“好极啦，歇洛克！令人钦佩！不过，你打算怎样加以利用呢？”

福尔摩斯把桌上的《每日电讯报》拿起来。

“你看见皮罗特今天的广告没有？”

“什么？又有广告？”

“对，在这儿：

‘今晚，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敲两下。非常重要。与你本人安全攸关。

皮罗特’”

“真的!”雷斯垂德叫了起来。“他要是回话，我们早就逮住他了!”

“开始我也是这样想的。如果你们二位方便的话，请跟我们一起到考菲尔德花园去一趟，八点钟左右，我们可能会得到进一步的解答。”

歇洛克·福尔摩斯最了不起的特点就是，他有能力使自己的脑子暂停活动，并在他认为自己的工作一时难以收效的时候，把一切心思都转移到轻松的事情上去。我记得，在那难忘的一天里，他整天在埋头撰写关于拉苏斯①的和音赞美诗的专题文章。至于我自己，我没有他那种超脱的本领，所以那一天显得简直像是没有尽头。这个问题对我们国家关系之重大，最高当局的悬念，我们准备进行的实验的直截了当的性质——都搅在一起，刺激着我的神经。直到吃了一顿轻松的饭后，我才松了一口气，终于，我们上路去探险了。雷斯垂德和迈克罗夫特按约在格劳塞斯特路车站外面等着我们。头天晚上我们已经把奥伯斯坦的地下室门撬开，但由于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不愿爬栏杆，只好由我进去打开大厅正门。九点钟左右，我们已经坐在书房里恭候我们的客人了。

过了一个钟头，又过了一个钟头。十一点敲过了，大教堂的有节奏的钟声好像在为我们所抱的期望大唱哀歌。雷斯垂德和迈克罗夫特坐在那里焦急不安，一分钟看两次表。福尔摩斯沉静地坐着，一声不响，半闭着眼睛，但十分警惕。他猛然转过头。

① Lassus (1530—1594)，比利时作曲家。——译者注

“他来了，”他说。

轻轻的脚步声走过门前，然后又走回来。我们听见外面一阵脚步声，然后门环在门上重重地敲了两下。福尔摩斯站起来，做个手势，叫我们坐在原处。厅里的煤气灯只发出一点火花。他打开外门。当一个黑影偷偷走过他身旁的时候，他关上门，又闩上了门。“这边来！”我们听见他说。过了一会儿，我们的客人站在了我们面前。福尔摩斯紧跟在他身后。当这个人一声惊叫转身要跑时，福尔摩斯一把抓住他的衣领，又把他扔进了屋里。还没有等他从惊慌中恢复过来，门已关上，福尔摩斯背靠门站着。这个人瞪眼四下张望，终于摇摇晃晃，倒在地上没有知觉了。惊慌之中，他的宽边帽从头上掉了下来，领带从他嘴边滑开，露出的是法伦廷·瓦尔特上校的长长的浅色胡子和清秀英俊的面庞。

福尔摩斯惊奇地嘘了一声。

“你们可以说我是一只蠢驴，华生，”他说，“我们要找的可不是这个家伙。”

“这是谁？”迈克罗夫特急切地问。

“潜水艇局局长、已故詹姆斯·瓦尔特爵士的弟弟。对，对，我看见底牌了。他会来的。你们最好让我来查问。”

我们把这个软瘫成一团的家伙放到沙发上。这时他坐了起来，面带惊慌的神色向四周张望，又用手摸摸自己的额头，好像不相信他自己的知觉似的。

“怎么回事？”他问道。“我是来拜访奥伯斯坦先生的。”

“一切都清楚了，瓦尔特上校，”福尔摩斯说，“一位英国上等人竟干出这种事来，真是出我意外。我们已经全部掌握了你同奥伯斯坦的交往和关系，也掌握了年轻的卡多甘·韦斯特死亡的有关情况。我劝你不要放过我们给予你的一点信任，你要坦白和悔过，因为还有某些细节，我们只能从你口里才能得悉。”

这个家伙叹了口气，两手蒙住了脸。我们等着，可是他默不

作声。

“我可以向你明说，”福尔摩斯说，“每一个重大情节都已查清。我们知道你急需钱用，你仿造了你哥哥掌管的钥匙，你与奥伯斯坦接上了关系，他通过《每日电讯报》的广告栏给你回信。我们知道你是在星期一晚上冒着大雾到办公室去的。但是，你被年轻的卡多甘·韦斯特发现，他跟踪着你。可能他对你早有怀疑。他看见你盗窃文件，但他不能报警，因为你可能是把文件拿到伦敦去给你哥哥的。他撇开了他的私事不管，正如一个好公民所做的那样，到雾中尾随在你背后，一直跟你到了这个地方。他进行了干预。瓦尔特上校，你除了叛国之外，还犯了更为可怕的谋杀之罪。”

“我没有！我没有！我向上帝发誓，我没有！”这个又可怜又可恶的罪犯嚷道。

“告诉我们，在你们把卡多甘·韦斯特放到车厢顶上之前，韦斯特是怎么遇害的？”

“我说。我发誓，我说。其余的事是我干的，我坦白。你刚才说得都对。我要还股票交易所的债。我迫切需要钱。奥伯斯坦出五千，免得我遭到毁灭。至于谋杀，我和你们一样，是清白无辜的。”

“后来呢？”

“韦斯特早有怀疑，他跟着我，就像你说的那样。我到了这个门口才知道他在后面跟着。雾很大，三码以外什么也看不见。我敲了两下，奥伯斯坦来到门口。韦斯特冲上来，问我们拿文件干什么。奥伯斯坦有一件护身武器，老放在身上。当韦斯特跟着我们冲进屋来时，奥伯斯坦猛击了他的头部。这一击要了他的命。不到五分钟他就死了。他躺在大厅里，我们不知所措。奥伯斯坦想到了停在后窗下面的列车。不过，他首先查看了我带来的文件。他说有三份重要，要我给他，‘不能给你，’我说，‘要是不送回去，

乌尔威奇会闹翻天的。’‘一定得给我，’他说，‘因为技术性很强，马上复制不可能。’我说：‘那么，今天晚上一定要全部还回去。’他想了一会儿，说有办法了。‘我拿三份，’他说。‘其余的塞进这个年轻人的口袋里。等他被人发现，这事就都算到他的帐上啦。’没有其他办法，就照他的办了。列车停下来之前，我们在窗前等了半个钟头。雾大，什么也看不见，所以把韦斯特的尸体放到车上一点也不费事。和我有关的事，就这么多。”

“你哥哥呢？”

“他没说什么。有一次我拿他的钥匙，他看见了。我想，他产生了怀疑。我从他眼神里看得出来，他产生了怀疑。正如你所知，他再也抬不起头了。”

房间里一片寂静。这寂静终于被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打破了。

“你不能想办法补救吗？可以减轻你良心的谴责，或许可以减轻对你的惩罚。”

“我怎么补救？”

“奥伯斯坦带着文件到哪儿去了？”

“不知道。”

“他没有把地址留给你？”

“他说把信寄到巴黎洛雷饭店，他就可以收到。”

“想不想补救，完全取决于你，”福尔摩斯说。

“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都愿意做。我对这个家伙并无好感。他毁了我，使我身败名裂。”

“这是笔，这是纸。坐到桌边来。我口授，你写。把地址写上。对，现在写信：

‘亲爱的先生：

关于我们的交易，你现在无疑已经发现，尚缺一重要分

图。我有一份复印图可使其完善。但此事已给我招来额外麻烦，必须再向你索取五百镑。邮汇不可靠。我只要黄金或英镑，别的不要。本想出国找你，但此刻出国会引起怀疑。故望于星期六中午来查林十字饭店吸烟室相会。只要黄金或英镑。切记。’

这很好。这一回要是抓不到我们所要的人，那才怪呢。”

果然不错！这是一段历史——一个国家的秘史。这段历史比这个国家的公开大事记不知要亲切多少，有趣多少——奥伯斯坦急于做成他毕生的这笔最大生意，被诱投入罗网，束手就擒，在英国坐牢十五年。从他的皮箱里搜出了价值无比的布鲁斯-帕廷顿计划。他曾带着计划在欧洲各海军中心公开贩卖。

瓦尔特上校在判决后的第二年年底死于狱中。至于福尔摩斯，他又兴致勃勃地着手研究拉苏斯的和音赞美诗了。他的文章出版之后，在私人圈子里流传，据专家说，它是这方面的权威作品。过了几个星期，我偶然听说我的朋友在温莎度过了一天，带回一枚非常漂亮的绿宝石领带别针。我问他是不是买的，他说是某位殷勤的贵妇送给他的礼物。他曾有幸替这位贵妇略尽绵薄。别的，他什么都没有说。不过我想，我能够猜中这位贵妇的尊姓大名，并且我毫不怀疑，这枚宝石别针将永远使我的朋友回忆起布鲁斯-帕廷顿计划的这一段惊险故事。

临终的侦探

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女房东赫德森太太，长期以来吃了不少苦头。不仅是她的二楼成天有奇异的而且往往是不受人欢迎的客人光临，就连她的那位著名的房客的生活也是怪癖而没有规律的，这就使她的耐心受到了严重的考验。他邋遢得令人难以置信：喜欢在奇怪的钟点听音乐；不时在室内练习枪法；进行古怪的时常发出恶臭的科学实验以及充满在他周围的暴力和危险的气氛，这些使他成为全伦敦最为糟糕的房客。可是，他出的房钱却很高。毫无疑问，我和福尔摩斯在一起住的那几年，他所付的租金足可以购买这座住宅了。

房东太太非常畏惧他，不论他的举动多么令人难以容忍，从来不敢去干涉他。她也喜欢他，因为他对待妇女非常温文有礼。他不喜欢也不信任女性，可是他永远是一个骑士气概的反对者。由于我知道她是真心地关心着他，所以在我婚后的第二年，当房东太太来到我家告诉我我那可怜的朋友所处的悲惨困境时，我认真地听了她讲的事。

"他快要死啦，华生医生，"她说，"他已经重病三天了，怕活不过今天啦。他不准我请医生。今天早上，我看他的两边颧骨都凸出来了，两只大眼睛看着我，我再也受不了啦。'你肯也好，不肯也好，福尔摩斯先生，我这就去叫医生来，'我说。'那就叫华生来吧，'他说。为了救他，不能浪费时间，先生，要不，在他还有一口气的时候，你就见不到他了。"

我吓了一跳。我没听说他生病的事。没再说什么，我赶忙穿

衣戴帽。一路上，我叫她把详细情况告诉我。

“要说的也不多，先生。他一直在罗塞海特研究一种什么病，是在河边一条小胡同里。他回来了，把这病也带回来了。星期三下午躺到床上后，一直就没有走动过。三天了，没吃没喝。”

“天哪！你怎么不请医生？”

“他不要，先生。他那个专横劲儿，你是知道的。我不敢不听他的。他在这世上不会长了。你一看到他，你自己就会明白的。”

他的样子确实凄惨。这是十一月，有雾，在昏暗的光线下，小小的病房阴沉沉的。但是使我的心直打寒战的，是病床上那张望着我的消瘦而干瘪的脸。因为发烧，他的眼睛发红，两颊绯红，嘴唇上结了一层黑皮。放在床单上的两只手在不停地抽搐，声音暗哑而且急切。我走进房时，他有气无力地躺着。见到我，眼里闪露着认出了我的神色。

“唉，华生，看来我们遇上了不吉利的日子啦，”他说话的声音微弱，但还是有点原有的满不在乎的味道。

“我亲爱的伙伴！”我喊道，向他走去。

“站开！快站开！”他说道。那种紧张的神态只能使我联想到危险的时刻。“你要是走近我，华生，我就命令你出去。”

“为什么？”

“因为，我要这样。这还不够吗？”

对。赫德森太太说得对。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专横。可是眼看他精疲力竭又使人怜悯。

“我只是想帮助你，”我解释道。

“对极了，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就是最好的帮助。”

“当然，福尔摩斯。”

他那严厉的态度缓和了。

“你没生气吧？”他喘着气问我。

可怜的人哪，躺在床上这么受罪，我怎么会生气呢？

“这样做是为了你本人的缘故，华生，”他声音嘶哑地说道。

“为了我？”

“我知道我是怎么了。我害了从苏门答腊传来的一种苦力病。这种病，荷兰人比我们清楚，虽然他们至今也束手无策。只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是一种致命的疾病，非常容易传染。”

他讲话有气无力，像是在发高烧，两只大手一边抽搐一边挥动着，叫我走开。

“接触了会传染的，华生——对，接触。你站远些就没事了。”

“天哪，福尔摩斯！你以为这样说就能一下子拦住我吗？即使是不认识的人也阻拦不住我。你以为这样就可以叫我对我的老朋友放弃我的职责吗？”

我又往前走去，但是他喝住了我，显然是发火了。

“如果你站住，我就对你讲。否则，你就离开这房间。”

我对福尔摩斯的崇高品质极为尊重，我总是听他的话，哪怕我并不理解。可是，现在我的职业本能激发了我。别的事，可以由他支配，在这病房里，他得受我支配。

“福尔摩斯，”我说，“你病得厉害。病人应当像孩子一样听话。我来给你看病。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我都要看看你的病状，对症下药。”

他的眼睛恶狠狠地盯着我。

“如果我非要有医生不可，那至少也得请我信得过的人，”他说。

“这么说，你信不过我？”

“你的友情，我当然信得过。但是，事实总归是事实，华生，你到底只是一名普通的医师，经验有限，资格很差。说这些本来是使人不愉快的，可是你逼得我别无他法。”

这话重重地刺伤了我。

“这话与你是不相称的，福尔摩斯。你的话清楚地表明了你

的精神状态。你要是信不过我，我也不勉强你。我去请贾斯帕·密克爵士或者彭罗斯·费舍，或者伦敦其他最好的医生。不论怎么说，你总得有个医生。如果你认为，我可以站在这儿见死不救，也不去请别的医生来帮助你，那你就把你的朋友看错啦。”

“你是一片好意，华生，”病人说话，又似呜咽，又像呻吟。“难道要我来指出你自己的无知吗？请问，你懂得打巴奴里①热病吗？你知道福摩萨②黑色败血症吗？”

“我没有听说过这两种病。”

“华生，在东方有许多疾病问题，有许多奇怪的病理学现象。”他说一句，停一下，以积聚他那微弱的力气。“我最近作过一些有关医学犯罪方面的研究，从中学到不少东西。我的病就是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得的。你是无能为力的。”

“也许是这样。不过，我正好知道爱因斯特里博士目前就在伦敦。他是现在还健在的热带病权威之一。不要再拒绝啦，福尔摩斯。我这就去请他来。”我毅然转身向门口走去。

我从来没有这么吃惊过！病人像只老虎从床上一跃而起，把我拦住。我听见钥匙在锁孔里咔嗒一响。一会儿，病人又摇摇晃晃地回到床上。他经过这一番激怒，消耗了大量体力，精疲力竭，气喘吁吁地躺在床上。

“你不会硬把钥匙从我手里夺去的，华生，我把你留住了，我的朋友。我不让你走，你就别想走。可是，我会顺你的心的。（这些话都是喘着说的，每说完一句就拼命地吸气。）你只是在为我着想，这一点我当然很了解。你可以自便，但，给我时间，让我恢复体力。现在，华生，现在不行。现在是四点钟。到六点钟，我

---

① Tapanuli，印尼地名。——译者注

② 某些外国人沿用的十六世纪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对我国台湾省的称呼。——译者注

让你走。”

“你简直疯了，福尔摩斯。”

“就两个钟头，华生。我答应让你六点钟走。愿意等吗？”

“看来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啦。”

“肯定没有，华生。谢谢你，我整理被褥不需要你帮助。请你离远一点。华生，我还有一个条件。你可以去找人来帮助我，但不是从你提到的那个人那里寻求帮助，而是从我挑选的人那里去寻求帮助。”

“当然可以。”

“从你进入房间以来，‘当然可以’这四个字才是你说出来的第一句通情达理的话，华生，那儿有书。我没有劲了。当一组电池的电都输入一个非导体，我不知道这组电池会有何感觉。六点钟，华生，我们再谈。”

但是，在六点钟远未到来之前就恢复了交谈这是肯定的，而这次的情况使我几乎和他跳到门前那一次一样大吃一惊。我曾站了一会儿，望着病床上沉默的身影。被子几乎把他的脸全部遮住了。他好像已经睡着。我无心坐下看书，于是在屋里慢慢踱步，看看贴在四周墙上的著名罪犯的照片。我没有目的的来回走着，最后来到壁炉台前。台上零乱地放着烟斗、烟丝袋、注射器、小刀、手枪子弹以及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里面有一个黑白两色的象牙小盒，盒上有一活动的小盖。这个小玩意儿很精致，我伸手去取，准备仔细看看，这时——

他突然狂叫起来——这一声喊叫在街上也能听见。这一可怕的叫声使我浑身冰凉，毛骨悚然。我回过头来，只见一张抽搐的脸和两只惊狂的眼睛。我手拿着小盒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了。

“放下！快放下，华生——叫你马上放下！”他的头躺回到枕头上。我把小盒放回壁炉台上，他才深深地松了一口气。“我讨厌别人动我的东西，华生。我讨厌，这你是知道的。你使得我无法

忍受。你这个医生——你简直要把病人赶到避难所去了。坐下，老兄，让我休息！”

这件意外的事给我留下极不愉快的印象。先是粗暴和无缘无故的激动，随着是说话这样粗野，这与他平时的和蔼态度相差多远啊。这表明他的头脑是何等混乱。在一切灾祸中，高贵的头脑被毁是最令人痛惜的。我一声不响，情绪低落，一直坐等到过了规定的时间。我一直看着钟，他似乎也一直在看着钟，因为刚过六点，他就开始说话了，同以前一样有生气。

“现在，华生，”他说，“你口袋里有零钱吗？”

“有。”

“银币呢？”

“很多。”

“半个克郎的有多少？”

“五个。”

“啊，太少啦！太少啦！多么不幸呀，华生！虽然就这么点，你还是把它放到表袋里去，其余的钱放到你左边的裤子口袋里。谢谢你。这样一来，就可以使你保持平衡。”

真是一派胡言乱语。他颤抖起来，又发出既像咳嗽又像呜咽的声音。

“你现在把煤气灯点燃起来，华生，但要小心，只能点上一半。我请求你小心，华生。谢谢。这太好了。不，你不用拉起百叶窗。劳驾把信和报纸放在这张桌子上，我够得着就行。谢谢你。再把壁炉台上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拿一点过来。好极了，华生！那上面有一个方糖夹子。请你用夹子把那个象牙小盒夹起来，放到这里的报纸里面。好！现在，你可以到下伯克大街13号去请柯弗顿·司密斯了。”

说实话，我已经不怎么想去请医生了，因为可怜的福尔摩斯神态如此昏迷，离开他怕有危险。然而，他现在却要请他所说的

那个人来看病，其心情之迫切，就像他刚才不准我去请医生的态度之固执一样。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我说。

“可能没有听说过，我的好华生。我要告诉了你，也许会使你吃惊的，治这种病的内行并不是一位医生，而是一个种植园主。柯弗顿·司密斯先生是苏门答腊的知名人士，现在正在伦敦访问。在他的种植园里，出现了一种疫病，由于得不到医药救护，他不得不自己着手进行研究，并且取得了影响很大的效果。他这个人非常讲究条理系统，我叫你六点钟之前不要去，是因为我知道你在他书房里是找不到他的。如果你能把他请来，以他治疗这种病的独一无二的经验解决我们的困难——他调查这种病已经成为他的最大嗜好——我不怀疑，他是会帮助我的。”

福尔摩斯的话是连贯的，完整的；不过我不想形容他说话时怎样不断被喘息所打断，也不想形容病痛怎样使他双手又抓又捏。在我和他相处的这几个小时里，看来他是每况愈下了：热病斑点更加明显，从深陷的黑眼窝里射出的目光更加刺人，额头上直冒冷汗。但是，他说话时的那种自在的风度依然如故。甚至到了奄奄一息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支配者。

“把你离开时我的情况详细告诉他，”他说，“你要把你心里的印象表达出来——生命垂危——生命垂危，神志昏迷。真的，我想不出，为什么整个海滩不是一整块丰产的牡蛎。啊，我迷糊啦！多奇怪，脑子要由脑子来控制！我在说什么，华生？”

“叫我去请柯弗顿·司密斯先生。”

“啊，对，我记得。我的性命全靠他了，去恳求他，华生。我和他之间彼此没有好感。他有个侄子，华生——我曾怀疑这里面有卑鄙的勾当，我让他看到了这一点。这孩子死得真惨。司密斯恨透了我。你要去说动他的心，华生。请他，求他，想尽办法把他弄来。他能救我——只有他！”

“要是这样，那我就把他拉进马车好了。”

“这可不行。你要把他说服，让他来。然后你在他之前先回到这里来。随便用什么借口都可以，不要跟他一起来。别忘了，华生。你不会使我失望的。你从来没有使我失望过。肯定有天然的敌人在限制生物的繁殖。华生，你和我都已尽了本分。那么，这个世界会不会被繁殖过多的牡蛎淹没呢？不会，不会，可怕呀！你要把心里的一切都表达出来。”

我完全听任他像个傻孩子似地胡言乱语，喋喋不休。他把钥匙交给我，我高兴极了，赶快接过钥匙，要不然他会把自己锁在屋里的。赫德森太太在过道里等待着，颤抖着，哭泣着。我走过套间，后面还传来福尔摩斯在胡叫瞎唱的尖细嗓音。到了楼下，当我正在叫马车时，一个人从雾中走过来。

“先生，福尔摩斯先生怎么样啦？”他问道。

原来是老相识，苏格兰场的莫顿警长。他身穿花呢便衣。

“他病得很厉害，”我回答。

他以一种非常奇怪的神色看着我。要不是这样想显得太恶毒，我倒觉得从车灯下看见的他竟然是满面欢欣的。

“我听到一些关于他生病的谣传，”他说。

马车走动了，我离开了他。

下伯克街原来是在诺廷希尔和肯辛顿交界的地方。这一带房子很好，界限却不清楚。马车在一座住宅前面停下。这座房子的老式铁栏杆，双扇大门以及闪亮的铜件都带有一种体面而严肃的高贵气派。一个一本正经的管事出现了，身后射来淡红色的电灯光。这里的一切和他倒很协调。

“柯弗顿·司密斯先生在里面，华生医生！很好，先生，我把你的名片交给他。”

我是无名小卒，不会引起柯弗顿·司密斯先生的注意。通过半开着的房门，我听见一个嗓门很高、暴躁刺耳的声音。

“这个人是谁？他要干什么？嗯，斯泰帕尔，我不是对你说过多少次了，在我作研究的时候不让人来打扰我吗？”

管事轻言细语地作了一番安慰性的解释。

“哦，我不见他，斯泰帕尔。我的工作不能这样中断。我不在家。就这样对他说吧。要是非见我不可，就叫他早上来。”

我想到福尔摩斯正在病床上辗转不安，一分钟一分钟地在数着，等待我去帮助他。现在不是讲客气的时候。他的生命全得靠我办事迅速及时。对主人抱歉不已的管事还没来得及传达主人的口信，我已经闯过他身边进了屋里。

一个人从火边的一把靠椅上站起来，发出愤怒的尖叫。只见一张淡黄的面孔，满脸横肉，一脸油腻；一个肥大的双下巴；毛茸茸的茶色眉毛下面一对阴沉吓人的灰眼睛盯着我；光秃秃的脑门旁的红色卷发上故作时髦地斜压着一顶天鹅绒的吸烟小帽。脑袋很大，可是当我低头一看，不觉大吃一惊，这个人的身躯又小又弱，双肩和后背弓弯，好像在小时候得过佝偻病。

“这是怎么回事？”他高声尖叫道，“这样闯进来是什么意思？我不是传话给你，叫你明天早上来吗？”

“对不起，”我说，“事情不能耽搁。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提到我朋友的名字，对这个矮小人物产生了不平常的效果。他脸上的忿怒表情顿时消失，神色变得紧张而警惕。

“你是从福尔摩斯那儿来的？”他问道。

“我刚从他那儿来。”

“福尔摩斯怎么样？他好吗？”

“他病得快死啦。我就是为这事来的。”

他指给我一把椅子，他也在自己的靠椅上坐下。就在这时候，我从壁炉墙上的一面镜子里瞥见了他的脸。我敢起誓说，他脸上露出一丝恶毒而阴险的笑容。不过我自己又想，一定是我意外地

引起了某种神经紧张，因为过了一会儿，他转过身来看着我的时候，脸上显露出真诚关怀的表情。

“听到这个消息，我很不安，”他说。“我不过是通过做几笔生意才认识福尔摩斯先生的。不过我很看重他的才华和性格。他业余研究犯罪学，我业余研究病理学。他抓坏人，我灭病菌。这就是我的监狱，”说着他用手指向一个小桌子上的一排排瓶瓶罐罐。“在这里培养的胶质中，就有世界上最凶恶的犯罪分子正在服刑哩。”

“正是因为你有特殊的知识，福尔摩斯才想见到你。他对你评价极高。他认为在伦敦，只有你才能帮助他。”

这个矮小的人物吃了一惊，那顶时髦的吸烟帽竟然滑到地上去了。

“为什么？”他问道，“为什么福尔摩斯认为我可以帮他解决困难？”

“因为你懂得东方的疾病。”

“为什么他认为他染上的病是东方疾病呢？”

“因为，在进行职业方面的调查了解中，他在码头上和中国水手一起工作过。”

柯弗顿·司密斯先生高兴地笑了，拾起了他的吸烟帽。

“哦，是这样——呃？”他说，“我想这事并不像你想的那么严重。他病了多久啦？”

“差不多三天了。”

“神志昏迷吗？”

“有时候昏迷。”

“啧！啧！这么说很严重。不答应他的要求去看他，那是不人道的。可叫我中断工作我又非常不愿意，华生医生。不过，这件事自然又当别论。我马上就跟你去。”

我想起福尔摩斯的嘱咐。

“我另外还有约会，”我说。

“很好。我一个人去。我有福尔摩斯先生的住址。你放心，我最迟在半小时内就到。”

我提心吊胆地回到福尔摩斯的卧室。我怕当我不在的时候会出什么事。这一会儿，他好多了。我放了心。他的脸色仍然惨白，但已无神志昏迷的症状。他说话的声音很虚弱，但比往常更显得清醒。

“唔，见到他了吗，华生？”

“见到了。他就来。”

“好极了，华生！好极了！你是最好的信差。”

“他想同我一起来。”

“那绝对不行，华生。那显然是办不到的。我生什么病，他问了吗？”

“我告诉他关于东区①中国人的事情。”

“对！好，华生，你已经尽了好朋友的责任。现在你可以退场了。”

“我得等，我得听听他的意见，福尔摩斯。”

“那当然。不过，如果他以为这里只剩下两个人，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他的意见会更加坦率，更有价值。我的床头后面刚巧有个地方，华生。”

“我亲爱的福尔摩斯！”

“我看没有别的办法了，华生。这地方不适于躲人，可也不容易引人生疑。就躲在那儿吧，华生，我看行。”他突然坐起，憔悴的脸上显得严肃而全神贯注。“听见车轮声了，快，华生，快呀，老兄，如果你真是我的好朋友。不要动，不管出什么事，你千万别动，听见了吗？别说话！别动！听着就行了。”转眼间，他那突

① 伦敦东区，劳动人民聚居地。——译者注

如其来的精力消失了，老练果断的话音变成神志迷糊的微弱的咕噜声。

我赶忙躲藏起来。我听到上楼的脚步声，卧室的开门声和关门声。后来，我非常惊讶：半天鸦雀无声，只听见病人急促的呼吸和喘气。我能想象，我们的来客是站在病床边观察病人。寂静终于打破了。

"福尔摩斯!"他喊道，"福尔摩斯!"声音就像叫醒睡着的人那样迫切。"我说话，你能听见吗，福尔摩斯?"传来沙沙的声音，好像他在摇晃病人的肩膀。

"是司密斯先生吗?"福尔摩斯小声问道，"我真不敢想，你会来。"

那个人笑了。

"我可不这样认为，"他说。"你看，我来了。这叫以德报怨，福尔摩斯——以德报怨啊!"

"你真好——真高尚。我欣赏你的特殊知识。"

我们的来客扑哧笑了一声。

"你是欣赏。可幸的是，你是伦敦唯一表示欣赏的人。你得的是什么病，你知道吗?"

"同样的病，"福尔摩斯说。

"啊！你认得出症状?"

"太清楚了。"

"唔，这我不会感到奇怪的，福尔摩斯。如果是同样的病，我也不会感到奇怪。如果是同样的病，你的前途就不妙了。可怜的维克托在得病的第四天就死去了——他可是个身强力壮、生龙活虎的年轻小伙子啊。正如你所说，他竟然在伦敦中心区染上了这种罕见的亚洲病，这当然使人惊奇。对于这种病，我也进行过专门研究。奇怪的巧合啊，福尔摩斯。这件事你注意到了，你真行。不过还得无情地指出，这是有其因果关系的。"

“我知道是你干的。”

“哦，你知道，是吗？可是你终究无法加以证实。你到处造我的谣言，现在你自己得了病又来求我帮助，你自己又作何感想啊？这到底是玩的什么把戏——呃？”

我听见病人急促而吃力的喘息声。“给我水！”他气喘喘地说。

“你就要完蛋了，我的朋友。不过，我得跟你把话说完再让你死。所以我把水给你。拿着，别倒出来！对。你懂得我说的话吗？”

福尔摩斯呻吟起来。

“尽力帮助我吧。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他低声说，“我一定把我的话忘掉——我起誓，我一定。只是请你把我的病治好，我就忘掉它。”

“忘掉什么？”

“哎，忘掉维克托·萨维奇是怎么死的。事实上刚才你承认了，是你干的。我一定忘掉它。”

“你忘掉也罢，记住也罢，随你的便。我是不会在证人席上见到你了。我对你把话说死，我的福尔摩斯，要见到你，也是在另外一个情况很不一样的席位上啦。就算你知道我侄子是怎么死的，又能把我怎么样。我们现在谈的不是他而是你。”

“对，对。”

“来找我的那个家伙——他的名字我忘了——对我说，你是在东区水手当中染上这病的。”

“我只能作这样的解释。”

“你以为你的脑子了不起，对不对，福尔摩斯？你以为你很高明，是不是？这一回，你遇到了比你还要高明的人。你回想一下吧，福尔摩斯，你得这个病不会另有起因吗？”

“我不能思考了。我的脑子坏了。看在上帝的份上，帮助我！”

“是的，我要帮助你。我要帮助你弄明白你现在的处境以及

你是怎样弄到这步田地的。在你死之前，我愿意让你知道。”

“给我点什么，减轻我的痛苦吧。”

“痛苦吗？是的，苦力们到快断气的时候总是要发出几声嚎叫。我看你大概是抽筋了吧。”

“是的，是的，抽筋了。”

“嗯，不过你还能听出我在说什么。现在听着！你记不记得，就在你开始出现症状的时候，你遇到过什么不平常的事情没有？”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

“再想想。”

“我病得太厉害，想不起来啦。”

“哦，那么我来帮助你。收到过什么邮件没有？”

“邮件？”

“偶然收到一个小盒子？”

“我头昏——我要死了！”

“听着，福尔摩斯！”发出一阵响声，好像是他在摇晃快要死去的病人。我只能躲在那里一声不响。“你得听我说。你一定得听我说。你记得一个盒子——一个象牙盒子吧？星期三送来的。你把它打开了——还记得不？”

“对，对，我把它打开了。里面有个很尖的弹簧。是开玩笑——”

“不是开玩笑。你上了当。你这个傻瓜，自作自受。谁叫你来惹我呢？如果你不来找我的麻烦，我也不会伤害你。”

“我记得，”福尔摩斯气喘喘地说，“那个弹簧！它刺出血来啦。这个盒子——就是桌子上这个。”

“就是这个，不错！放进口袋带走了事。你最后的一点证据也没有了。现在你明白真相了，福尔摩斯。你知道了，是我把你害死的，你可以死了。你对维克托·萨维奇的命运了如指掌，所以我让你来分享分享。你已接近死亡，福尔摩斯。我要坐在这里，

眼看着你死去。”

福尔摩斯细微的声音小得简直听不见了。

“说什么?”司密斯问,“把煤气灯扭大些?啊,夜色降临了,是吧?好。我来扭。我可以看你看得更清楚些。”他走过房间,突然灯火通明。“还有什么事要我替你效劳的吗,朋友?”

“火柴,香烟。”

我一阵惊喜,差一点叫了起来。他说话恢复了他那自然的声音——或许有点虚弱,但正是我熟悉的声音。长时间的停顿。我感到柯弗顿·司密斯是一声不响、惊讶万分地站在那里瞅着他的同伴。

“这是什么意思?”我终于听见他开口了,声音焦躁而紧张。

“扮演角色的最成功的方法就是自己充当这个角色。”福尔摩斯说道,“我对你说了,三天来,我没吃没喝,多亏你的好意,给我倒了一杯水。但是,我觉得最叫人难受的还是烟草。啊,这儿有香烟。”我听见划火柴的声音。“这就好多了。喂!喂!我是听到一位朋友的脚步声了吗?”

外面响起脚步声。门打开,莫顿警长出现了。

“一切顺当,这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福尔摩斯说。

警官发出通常的警告。

“我以你谋害维克托·萨维奇的罪名逮捕你,”他最后说。

“你可以加一条。他还试图谋害一个名叫歇洛克·福尔摩斯的人,”我的朋友笑着说道,“为了救一个病人,警长,柯弗顿·司密斯先生真够意思,他扭大了灯光,发出我们的信号。对了,犯人上衣右边口袋里有个小盒子。还是把他的外衣脱下来的好。谢谢你。如果我是你,我会小心翼翼地拿着它。放在这儿,在审讯中可能用得着它。”

突然一阵哄乱和扭打,接着是铁器相撞和一声苦叫。

“你挣扎只能是自讨苦吃,”警长说道,“站住别动,听见没

有？”手铐咔的一声锁上了。

“圈套设得真妙啊！”一阵吼声。“上被告席的是福尔摩斯，不是我。他叫我来给他治病。我为他担心，我就来了。他当然会推脱说，他编造的话是我说的，以此证明他神志不清的猜疑是真的。福尔摩斯，你爱怎么撒谎就怎么撒谎好了。我的话和你的话同样是可信的。”

“天哪！”福尔摩斯叫了起来，“我完全把他忘了。我亲爱的华生，真是抱歉万分。我竟然把你给忘啦！不用向你介绍柯弗顿·司密斯先生了，因为你们早些时候已经见过面了。外面有马车吗？我换好衣服就跟你一起走，因为我到警察局可能还有些用处。”

“这副打扮，我不再需要了，”福尔摩斯说。他在梳洗的间隙喝了一杯葡萄酒，吃了一些饼干，精神好多了。“可是你知道，我的生活习惯是不规律的，这一套对我没有什么，对别的许多人可能不行。最重要的是要使赫德森太太对我的情况信以为真，因为这得由她转告你，再由你转告他。你不见怪吧，华生？你要知道，你是没有伪装的才能的，如果让你知道了我的秘密，你决不可能心急似火地去把他找来，而这是整个计划的关键部分。我知道他要存心报复，所以我确信他肯定要来看看自己的手艺的。”

“可是你的外表，福尔摩斯——你这张惨白可怕的脸呢？”

“禁食三天是不会增加美容的，华生。至于其余的，只要一块海绵就可以解决问题。额上抹凡士林，眼睛里滴点颠茄，颧骨上涂点口红，嘴唇上涂一层蜡，可以产生绝妙的效果。装病这个题目是我有时候想写文章的内容之一。时而说说半个克郎啦，牡蛎啦，以及诸如此类的无关话题，就能产生神志昏迷的奇效。”

“既然实际上没有传染，你为什么不准我挨近你呢？”

“你问这个吗，我亲爱的华生？你以为我看不起你的医道吗？不论我这个奄奄一息的病人多么虚弱，但我的脉搏不快，温度不高，这难道逃得过你那机敏的判断吗？我和你相隔四码，才能把

你骗住。我要是做不到这一点，谁又去把司密斯带到我的掌握之中来呢？没有谁，华生。我不会碰那个盒子。当你打开盒子，从盒子旁边看时，你就会看见那个弹簧像一颗毒蛇的牙齿般伸出来。萨维奇是妨碍这个魔鬼继承财产的人，我敢说，他就是用这种诡计把可怜的萨维奇害死的。你知道，我收到的邮件是形形色色的，凡是送到我手上的包裹，我都严加提防。我很清楚，我假装他的诡计已经得逞，这样我才能攻其不备，让他招认。我是以真正艺术家的彻底精神完成这一次假病真装的。谢谢你，华生，你得帮助我穿上衣服。等我在警察局办完了事，我想到辛普森饭店去吃点营养美味是合适的吧。”

弗朗西丝·卡法克斯女士的失踪

“为什么是土耳其式的?”歇洛克·福尔摩斯问道，眼睛盯着我的靴子。这时我正躺在一把藤靠背椅上，伸出去的两只脚引起了他的极大注意。

“英国式的，”我有点惊奇地回答说，“在牛津大街拉梯默鞋店买的。”

福尔摩斯微笑着显出不耐烦的神情。

“澡堂!”他说，“澡堂！为什么去洗使人松弛而费钱的土耳其浴，而不洗个本国式的澡提提精神呢?”

“因为这几天我的风湿病犯了，感到衰老了。土耳其浴是我们所说的一种可取的疗法，一个新的起点，躯体的一种清洁剂。”

“唉，对了，福尔摩斯，”我接着说，“我不怀疑，对于周密的头脑来说，靴子和土耳其浴之间的关系是不言自明的。不过，要是你能说清楚，我将十分感激。”

“这番道理并不太深奥，华生，”福尔摩斯说，顽皮地眨一眨眼。“我要用的还是那一套推论法。我来问你，你今天早上坐车回来，有谁和你同车。”

“我并不认为一种新颖的例证就是一种解释，”我带点挖苦地说。

“好啊，华生！好一个庄严而合理的抗议。我来看，问题在哪里呢？把最后的拿到最前来说吧——马车。你看，你的左衣袖上和肩上溅有泥浆。如果你坐在车子的当中，就不会有泥浆了。如果你坐在车子当中，要有泥浆当然是两边都会有。所以，你是坐

在车子的一边，这很清楚。你有同伴，这同样也很清楚。”

“这很明显。”

“平淡无奇，是不是？”

“但是靴子和洗澡？”

“同样简单。你穿靴子有你自己的习惯穿法。我现在看到的是，靴子系的是双结，打得很仔细，这不是你平时的系法。你脱过靴子。是谁系的呢？鞋匠——要不就是澡堂的男仆。不可能是鞋匠，因为你的靴子差不多是新的。喔，还有什么呢？洗澡。太荒唐了，是不是？但是，总之洗土耳其浴是有目的的。”

“什么目的？”

“你说你已经洗过土耳其浴，因为你要换换洗法。我建议你洗一个吧。我亲爱的华生，去一趟洛桑怎么样？头等车票，一切开销都会是有气派的。”

“好！但是，为什么呢？”

福尔摩斯靠回安乐椅里，从口袋中取出笔记本。

“世界上最危险的一种人，”他说，“就是漂泊孤独的女人。她本身无害，而且往往是很有用的人，但却总是引起别人犯罪的因素。她无依无靠，到处为家。她有足够的钱供她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家旅馆到另一家旅馆。她往往失落在偏僻的公寓和寄宿栈房的迷宫里。她是迷失在狐狸世界里的一只小鸡。一旦她被吞没，也很少有人想念她。我很担心弗朗西丝·卡法克斯女士已经遇到了某种不幸。”

这样突然从抽象概括转到具体问题，使我感到欣慰。福尔摩斯在查阅他的笔记。

“弗朗西丝女士，”他接着说，“是已故拉福顿伯爵直系亲属中唯一的幸存者。你可能记得，遗产都给了儿辈，只留给她一些非常稀奇的古老西班牙银饰珍宝和精巧琢磨的钻石。她喜爱这些东西，真是爱不释手，不肯存放在银行家那里，老是随身带着。弗

朗西丝女士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物，是个美貌的女人，仍然处在精力充沛的中年，可是，由于一次意外的遭遇，却成为二十来年前还是一支庞大舰队的最后一只弃舟。”

“那么她出了什么事啦？”

“咳，弗朗西丝女士出了什么事？是活着还是死了？这就是我们要弄清楚的问题。四年来，她每隔一个星期写一封信给她的老家庭女教师杜布妮小姐。这已成习惯，从不改变。杜布妮小姐早已退休，现在住在坎伯韦尔。前来找我的就是这位杜布妮小姐。五个星期过去了，杳无音讯。最后一封信是从洛桑的国家饭店寄出的。弗朗西丝女士似乎已经离开那里，没有留下地址。一家人都很着急。他们非常有钱，如果我们能够弄清事情的真相，他们将不惜重金酬谢。”

“杜布妮小姐是唯一能提供情况的人吗？这位女士肯定也给别的人写信吧？”

“有一个通讯者是肯定的，华生，那就是银行。单身女人也得活。她们的存折就是日记的缩影。她的钱存在西尔维斯特银行。我看过她的户头。她取款的最后一张支票，只是为了付清在洛桑的账目，但是数目很大，现款可能留在她手上。从那以后只开过一张支票。”

“给谁的？开到什么地方？”

“开给玛丽·黛汶小姐。开到什么地方不清楚。不到三个星期前，这张支票在蒙彼利埃的里纳银行兑现。总数是五十镑。”

“那么这个玛丽·黛汶小姐是谁呢？”

“这个，我查出来了。玛丽·黛汶小姐过去是弗朗西丝·卡法克斯女士的女仆。为什么把这张支票给她，我们还无法断定。但是毫无疑问，你的研究工作将会很快弄清这个问题。”

“我的研究工作？”

“为此才要到洛桑去作一番恢复健康的探险呐。你知道，老

阿伯拉罕斯生怕送命，我不能离开伦敦。另外，一般情况下，我最好不到国外去。要是没有我，苏格兰场会感到寂寞的，并且也会在犯人当中引起不健康的激动。亲爱的华生，去吧。如果我的愚见每个字能值两个便士的高价，那就让它在大陆电报局的另一头日夜听候你的吩咐吧。”

两天后，我来到洛桑的国家饭店，受到那位大名鼎鼎的经理莫塞先生的殷勤接待。据他说，弗朗西丝女士在此住过几个星期。见到她的人都很喜欢她。她的年龄不超过四十岁，风韵犹存，可以想见得出她年轻时是如何一位美貌佳人。莫塞并不知道有任何珍贵珠宝。但是茶房曾说起过，那位女士卧室里的那只沉甸甸的皮箱总是小心地锁着。女仆玛丽·黛汶同她的女主人一样，与众人关系甚好。她已同饭店里的一个茶房领班订了婚，打听她的地址并不费事，那是在蒙彼利埃的特拉扬路11号。这些我都一一记下了。我觉得即使是福尔摩斯本人，收集情况的本领也不过如此罢了。

只有一处还不清楚。这位女士突然离去的原因何在，尚未探明。她在洛桑过得很愉快。有一切理由可以相信，她本想在这高踞湖滨的豪华房间里度过这个季节，但是，她却在预订之后一天就离开了，白付了一周的房金。只有女仆的情人茹勒·维巴提出一些看法。他把突然离去和一两天前一个又高又黑、留着胡子的人来拜访的事联系起来。“野蛮人——地地道道的野蛮人！”茹勒·维巴嚷道。此人住在城里某处。有人见过他在湖边的游廊上和这位女士认真交谈。随后他曾来拜访过。她拒不见他。他是英国人，但是没有留下姓名。这位女士随即离开了那地方。茹勒·维巴，以及更为重要的是茹勒·维巴的情人，都认为这次访问是因，离去是果。只有一件事，茹勒不能谈。这就是玛丽何以要离开女主人的原因。关于这一点，他不能也不愿说什么。如果我想知道，我

必须到蒙彼利埃去问她。

我查询的第一部分就此结束。第二部分要谈的是弗朗西丝·卡法克斯女士离开洛桑后要去找的那个地方。关于这一点，似乎有某种秘密使人确信，她到那个地方去是为了甩开某一个人。否则，她的行李上为什么不公开贴上去巴登的标签？她本人和她的行李都是绕道来到了莱茵河游览区的。这些情况是我从当地库克办事处经理那里收集到的。我发电报给福尔摩斯，把我进行的全部情况告诉他，并且收到他的回电。他半诙谐地赞许了我一番。然后，我就前往巴登了。

在巴登追寻线索并不困难。弗朗西丝女士在英国饭店住了半个月。她在那里认识了来自南美的传教士施莱辛格博士和他的妻子。弗朗西丝女士和大多数单身女子一样，从宗教中获得慰藉。施莱辛格博士的超凡人格，他的全心全意的献身精神，以及他在执行传教职务过程中得过病，现正在恢复健康这一事实，深深打动了她。她帮助过施莱辛格太太照料这位逐渐恢复健康的圣者。经理告诉我，博士白天在游廊的躺椅上度过，身旁一边站一个服务员。他正在绘制一幅专门说明米迪安天国圣地的地图，并在撰写一篇这方面的论文。最后，在完全康复以后，他带着妻子去了伦敦，弗朗西丝女士也和他们一同前往了。这只是三个星期以前的事情。此后，这位经理就再没有听到什么了。至于女仆玛丽，她对别的女仆说永远不再干这行了。她早先几天痛哭了一场就走了。施莱辛格博士动身之前，给他的那一帮人都付了账。

“哦，对了，”经理最后说，“事后打听弗朗西丝·卡法克斯女士的人不止你一位。个把星期之前，也有人到这儿来打听过。”

“他留下姓名没有？”我问。

“没有，不过他是英国人，虽然样子显得特别。”

“一个蛮子？”我说，照我那位大名鼎鼎的朋友的方式把我知道的事情联系起来。

“对。说他是蛮子倒很恰当。这家伙块头很大，留着胡子，皮肤晒得黝黑。看样子，他习惯住农村客栈，而不是高级饭店。这个人很凶，我可不敢惹他。”

秘密的真相开始显露，随着云雾逐渐散去，人物变得更清楚了。有一个凶险的家伙在追逐这位善良而虔诚的女士，她到一处，他追到一处。她害怕他，要不然她不会逃离洛桑的。他仍然在跟踪着。他早晚会追上她的。他是不是已经追上她了？她继续保持沉默的秘密是否就在这里？跟她作伴的那些善良的人难道竟不加以掩护，使她免遭暴力或讹诈之害？在这长途追逐的后面隐藏着什么可怕的目的，什么深奥的企图呢？这就是我要解决的问题。

我写信给福尔摩斯，告诉他我已经迅速而肯定地查到案子的根由。我收到的回电却是要我说明施莱辛格博士的左耳是什么样子。福尔摩斯的幽默想法真是奇怪，偶尔未免有些冒失。现在开玩笑也不是时候，所以我就没有加以理会。说真的，在他来电报之前，为了追上女仆玛丽，我已经到了蒙彼利埃。

寻找这位被辞退的女仆并获得她所了解的情况并不困难。她很忠诚。她之所以离开她的女主人，只是因为她确信她的主人有了可靠的人照料，同时因为她的婚期已到，早晚总得离开主人。她痛苦地承认，她们住在巴登的时候，女主人曾对她发过脾气。有一次甚至追问过她，好像女主人对她的忠诚发生了怀疑。这样分手反倒更加好办，否则就会难舍难分。弗朗西丝送给她五十镑作为结婚礼物。和我一样，玛丽也非常怀疑那个使她的女主人离开洛桑的陌生人。她亲眼看见他公然在湖滨游廊上恶狠狠地抓住这位女士的手腕。他这个人凶狠可怕。玛丽认为，弗朗西丝女士愿意和施莱辛格夫妇同去伦敦，就是因为害怕这个人。这件事，她从来没有向玛丽提过，但是许多细小的迹象都使这位女仆深信，她的女主人一直生活在精神忧虑的状态中。刚说到这里，她突然从椅子上惊跳起来，脸色惊恐。“看！”她叫喊起来，“这个恶棍悄悄

跟到这儿来啦！这就是我说的那个人。”

透过客厅里敞开着的窗子，我看见一个留着黑胡子的黑大汉缓慢地踱向街中心，急切地在查看门牌号码。显然，他和我一样在追查女仆的下落。我一时冲动，跑到街上，上前去和他搭腔。

“你是英国人，”我说。

“是又怎么样？”他反问我，怒目而视。

“我可以请问尊姓吗？”

“不，你不可以，”他断然地说。

这种处境真是尴尬。可是，最直截了当的方式常常是最好的方式。

“弗朗西丝·卡法克斯女士在什么地方？”我问道。

他惊讶地看着我。

“你把她怎么样了？你为什么追踪着她？我要你回答！”我说。

这个家伙怒吼一声，像一只老虎似地向我猛扑过来。我经历过不少格斗，都能顶得住。但是这个人两手如铁钳，疯狂得像个魔鬼。他用手卡住我的喉咙，几乎使我失去知觉。这时从对面街上的一家酒店里冲出一个满脸胡须身穿蓝色工作服的工人，手拿短棍，一棒打在向我行凶的那家伙的小臂上，使得他松了手。这家伙一时站住了，怒不可遏，不知是否应该就此罢休。然后，他怒吼一声，离开了我，走进我刚才从那里出来的那家小别墅。我转身向我的保护人致谢，他就站在路上，在我的旁边。

“嗨，华生，”他说，“你把事情搞糟啦！我看你最好还是和我坐今晚的快车一起回伦敦去吧。”

一个小时后，穿着平时的服装，恢复原来风度的歇洛克·福尔摩斯已经坐在我的饭店的房间里。他解释说，他之所以突然出现，道理极其简单，因为他认为他可以离开伦敦了，于是就决定赶到我旅程的下一站把我截住，而下一站是明显不过的。他化装成一个工人坐在酒店里等我露面。

“亲爱的华生，你做调查工作始终如一，不简单哪，”他说。“我一时还想不起你可能有什么疏忽之处。你的行动的全部效果就是到处发警报，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现。”

“就是你来干，大概也不比我强，”我委屈地回答说。

“不是‘大概’。我已经干得比你强。尊敬的菲利普·格林就在这里和你住在同一个饭店里。我们可以肯定，要进行更有成果的调查，他就是起点。”

一张名片放在托盘上送了进来。随即进来一个人，就是刚才在街上打我的那个歹徒。他看见我，吃了一惊。

“这是怎么回事，福尔摩斯先生？”他问道，“我得到你的通知，就来了。可是和这个人有什么相干？”

“这是我的老朋友兼同行华生医生。他在协助我们破案。”

这个陌生人伸出一只晒得很黑的大手，连声道歉。

“但愿没有伤着你。你指控我伤害了她，我就火了。说实在的，这几天我是不应负责任的。我的神经就像带电的电线一样。可是这种处境，我无法理解。福尔摩斯先生，我首先想要知道的就是你们到底是怎么打听到我的？”

“我和弗朗西丝女士的女家庭教师杜布妮小姐取得了联系。”

“就是戴一顶头巾式女帽的老苏姗·杜布妮吗？我记得她。”

“她也记得你。那是在前几天——当时你认为最好是到南美去。”

“啊，我的事你全都知道啦。我用不着向你隐瞒什么了。我向你发誓，福尔摩斯先生，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个男人爱女人像我爱弗朗西丝女士那样真心实意。我是个野小伙子，我知道——我并不比别的年轻人坏。但是她的心像雪一样洁白。她不能忍受丝毫粗鲁。所以，当她听说我干过的事，她就不理睬我了。但是她爱我——怪就怪在这儿——她是那样爱我，就是为了我，她在那些圣洁的年月里一直保持独身。几年过去了，我在巴伯顿发了财。

这时候，我想我或许能够找到她，感动她。我听说她还是没有结婚。我在洛桑找到她，并且尽了一切努力。我想她变得衰弱了，但是她的意志却很坚强，等我第二次去找她，她已经离开洛桑了。我又追她到了巴登，没过多久，我听说她的女仆在这里。我是一个粗野的人，刚脱离粗野的生活不久，当华生医生那样问我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控制不住了。看在上帝的份上，告诉我，弗朗西丝女士现在怎么样啦。”

“我们要进行了解，”福尔摩斯以十分严肃的声调说。“你在伦敦的住址呢，格林先生？”

“到兰姆饭店就可以找到我。”

“我劝你回到那里去，不要离开，我们万一有事可以找你，好不好？我不想让你空抱希望，但你可以相信，为了弗朗西丝女士的安全，凡是能做到的，我们一定去做，一切在所不惜。现在没有别的话要说了。我给你一张名片，以便和我们保持联系。华生，你整理一下行装，我去拍电报给赫德森太太，请她明天七点半钟为两个饥肠辘辘的旅客准备一顿美餐。”

当我们回到贝克街的住房里，已有一封电报在等着我们。福尔摩斯看了电报又惊又喜。他把电报扔给我。上面写着“有缺口或被撕裂过。”拍电报的地点是巴登。

“这是什么？”我问道。

“这是一切，”福尔摩斯回答说。“你应当记得，我问过一个似乎与本案无关的问题——那位传教士的左耳。你没有答复我。”

“我早已离开巴登，无法询问。”

“对。正因为如此，我把一封内容相同的信寄给了英国饭店的经理。这就是他的答复。”

“这能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要对付的是一个非常狡猾、非常危险的人物，亲爱的华生。牧师施莱辛格博士是南美的传教士。他就是亨利·彼

特斯，是在澳大利亚出现的最无耻的流氓之一——在这个年轻的国家里已经出现了某些道貌岸然的人物。他的拿手本领就是诱骗孤身妇女，利用她们的宗教感情。他那个所谓的妻子是个英国人，叫弗蕾塞，是他的得力帮手。我从他的做法的性质看破了他的身份，还有他身体上的特征——一八八九年在阿德莱德的一家沙龙里发生过一次格斗，他在这次格斗中被打得很厉害——证明了我的怀疑。这位可怜的女士竟落到了这一对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恶魔似的夫妻手里，华生。说她已经死了，很有可能。即使没有死，无疑也被软禁起来了，已经无法写信给杜布妮小姐和别的朋友，她根本就没有到达伦敦，这一点是可能的，要不然就是已经经过了伦敦。不过第一种可能未必能成立，因为欧洲大陆有一套登记制度，外国人对大陆警察要花招是不容易的。第二种情况也不可能，因为这帮流氓不大可能找到一个地方能轻易地把一个人扣押起来。我的直觉告诉我，她是在伦敦，不过我们目前无法说出她在什么地方，所以只好采取当前的步骤，吃我们的饭，养好我们的精力，耐心等待。晚上，我将顺便到苏格兰场去找我们的朋友雷斯垂德谈一谈。”

正规警察也好，福尔摩斯的高效率的小组也好，都不足以揭露这一秘密。在伦敦数百万茫茫人海中，我们要找的这三个人无踪无影，仿佛根本就不存在。登广告试过了，不行。线索也追过了，一无所获，对施莱辛格可能常去作案的地方也作了推断，无济于事。把他的老同伙监视起来了，可是他们不去找他。一个星期无所适从地过去了，忽然闪露出一线光亮。威斯敏斯特路的波汶顿当铺里，有人典当一个西班牙的老式银耳环。典当耳环的人个子高大，脸刮得很光，一副教士模样。据了解，他用的是假姓名和假地址。没有注意到他的耳朵，但从所说情况看，肯定是施莱辛格。

我们那个住在兰姆饭店的满脸胡子的朋友为了打听消息，来

了三次。第三次来的时候，离这一新的发现还不到一个小时。在他那魁梧的身上，衣服显得越来越肥大了。由于焦虑，他似乎逐渐在衰弱下去。他经常哀求说："是不是让我干点什么啊！"最后，福尔摩斯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

"他开始当首饰了。现在我们应当把他抓起来。"

"这是不是说弗朗西丝女士已经遭遇什么祸害了？"

福尔摩斯非常严肃地摇摇头。

"现在也许把她看管起来了。很清楚，放走了她，他们就会自取灭亡。我们要作好准备，可能会出现最坏的情况。"

"我能干点什么？"

"那些人认不出你吧？"

"认不出。"

"以后他有可能会去找别的当铺。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就又必须从头开始了。另一方面，他得到的价很公道，也没有向他问什么，所以如果他急需现钱，他或许还会转到波汶顿当铺去。我写张条子，你去交给他们，他们就会让你在店里等候。如果这个家伙来了，你就盯住他，跟到他住的地方。不能鲁莽，尤其不准动武。你要向我保证，没有我的通知和许可，不许你随意行动。"

两天来，尊敬的菲利普·格林（我得提一下，他是一位著名海军上将的儿子。这位海军上将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曾指挥过阿佐夫海舰队）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消息。第三天晚上，他冲进我们的客厅，脸色苍白，浑身发抖，有力的躯体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兴奋得直颤动。

"我们找到他了！我们找到他了！"他喊道。

他非常激动，连话都说不连贯。福尔摩斯说了几句话安慰他，把他推到椅子上坐下。

"来吧，现在从头到尾告诉我们吧，"他说。

"她是一个钟头以前来的。这一次是他的老婆，但是，她拿

来的耳环是一对耳环中的另外一只。她是个高个子，脸色苍白的女人，长着一对老鼠眼睛。”

“正是那个女的，”福尔摩斯说。

“她离开了商店。我盯住她。她向肯辛顿路走去，我跟在她后面。她一下进了一家店铺。福尔摩斯先生，这是一家承办丧殡的店铺。”

我的同伴愣住了。“是吗？”他问话的语音颤抖，表明在那冷静苍白的面孔后面掩盖着内心的焦急。

“我进去时，她正和柜台里的一个女人在说话。我仿佛听见她说‘已经晚了’或者是这类意思的话。店里的女人在解释原因。‘早就该送去的，’她回答说。‘时间得长一些，和一般的不一样。’她们停止说话，注视着我。我只好问了几句什么话就离开了商店。”

“你干得好极了。后来呢？”

“她出了商店，我躲进一个门道里。也许已经引起了她的怀疑，因为她向四周张望着。随后她叫来一辆马车坐了进去。幸亏我也叫到一辆马车跟在她后面。她在布里斯顿的波特尼广场36号下了车。我驶过门口，把车停在广场的转角里，监视着这所房子。”

“你看见谁了吗？”

“除了底层的一个窗户，其余是一片漆黑。百叶窗拉下了，看不见里面的情形。我站在那儿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时候开过来一辆有篷的货车，车里有两个人。这两个人下了车，从货车里取出一件东西抬到大门口的台阶上。福尔摩斯先生，是一口棺材。”

“啊！”

“我差点儿要冲进去。正在这时，门被打开了，让那两个人抬着棺材进去了。开门的就是那个女人。我站在那儿，她瞥了我一眼，看来已经认出了我。我看她吃了一惊，赶忙把门关上。我记起你对我的嘱咐，所以就到这儿来了。”

“你的工作干得很出色，”福尔摩斯说着在半张小纸条上信手写了几个字。“没有搜查证，我们的行动就不合法。这种事情你去做最好。你把这张便条送到警察局，去拿一份搜查证来。可能会有些困难，不过我想出售珠宝这一点就已经足够了。雷斯垂德会考虑一切细节的。”

“可是，他们现在就可能会杀害她的。要棺材干什么呢？不是给她还会是给谁准备呢？”

“我们将尽力而为，格林先生。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了。把这件事交给我们吧。现在，华生，”当我们的委托人匆匆走后，福尔摩斯接着说，“雷斯垂德将会调动正规的人员。而我们呢，和往常一样，是非正规的。我们必须采取我们自己的行动。情况紧急，迫使我不得不采取最极端的手段，即使这样也是名正言顺的。马上去波特尼广场，片刻都不能耽误。”

“让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情况，”他说，这时我们的马车正飞驰过议会大厦和威斯敏斯特大桥。“这些歹徒首先挑拨弗朗西丝女士离开她那忠实的女仆，现在已经把这位不幸的女士骗到伦敦来了。如果她写过信，也都被他们扣下了。他们通过同伙，租到一所备有家具的房子。他们一住进去就把她关了起来。而且他们已经取得了这批贵重的珠宝首饰。这是他们一开始就要骗取的东西。他们已经开始卖掉一部分。在他们看来这是够安全了，因为他们不会想到还会有人关心这位女士的命运。放了她，她当然会告发他们。所以决不会放她。不过，他们也不能永远把她关着。于是只有用谋杀的办法。”

“看来这很清楚了。”

“现在我们从另外一条线索来考虑一下。当你顺着两条各不相干的思路考虑问题的时候，华生，你会发现，这两条思路的某一会合点将会接近真实的情况。我们现在且不从这位女士入手而从棺材入手，倒过来论证一下。这件意外的事证明，我怕这位女

士无疑已经死亡，同时还说明是要按照惯例安葬的，有正式的医生证明，经过正式的批准手续。如果这位女士明显是被害死的，他们就会把她埋在后花园的坑里。但是，现在这一切都是公开而正规进行的。这是什么意思？不用说，他们是用某种别的办法把她害死，欺骗医生，伪装成是因病自然死亡——说不定是毒死的。但是，这也非常奇怪，他们怎么会让医生接近她，除非医生就是他们的同伙。不过这种假设并不可靠。”

“他们会不会伪造医生证明呢？”

“危险，华生，非常危险。不，我看他们不会这样干。车夫，停车！我们已经过了那家典当铺，这里显然就是承办丧葬的那爿店了。你能进去一下吗，华生？你出面靠得住些。问一问波特尼广场那家人的葬礼在明天几点钟举行。”

店里的女人毫不迟疑地告诉我将在早晨八点钟举行。“你瞧，华生，并不神秘，一切都是公开的！他们无疑弄到了合法表格，所以并不怕。好吧，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从正面直接进攻了。你武装好了吗？”

“我的手杖！”

“好，好，我们是够强的了。‘充分武装，斗争才能胜利。’我们绝不能等待警察，也不能让法律的框框限制我们。车夫，你可以走了。华生，我们在一起会有好运的，就像我们两人以往常常合作的那样。”

他用劲按着波特尼广场中心的一栋黑暗的大厦的门铃。门立刻打开了，一个高个子女人出现在过厅里暗淡的灯光下。

“你要干什么？”她厉声问道，眼光穿过黑暗窥视着我们。

“我要找施莱辛格博士谈谈，”福尔摩斯说。

“这儿没有这个人，”她说完就想要关门。福尔摩斯用脚将门抵住。

“我要见见住在这儿的人，不管他自称什么，”福尔摩斯坚定

地说。

她犹豫了一下，然后把门敞开。“啊，那就进来吧！”她说。“我丈夫是不怕会见世界上任何人的。”她关上身后的门，把我们带进大厅右边的一个起居室里，扭亮了煤气灯后就走了。“彼特斯先生马上就来，”她说。

她的话果然不假。我们还来不及打量这间灰尘满布、破败不堪的屋子，就发现门开了。只见一个高大的、脸刮得很光的秃了头的人轻轻地走了进来。他长着一张大红脸，腮帮子下垂，道貌岸然。但那凶残险恶的嘴巴却破坏了他这副神态。

“这里一定有点误会，先生们，”他用一种油滑的、悠然自得的声调说道，“我看你们找错地方啦。如果你们到街那头去问问或许——”

“那倒是可以，不过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我的同伴坚定地说。“你是阿德莱德的亨利·彼特斯，后来又称作巴登和南美的牧师施莱辛格博士。我敢肯定这一点，就像我肯定我的姓名叫歇洛克·福尔摩斯一样。”

我现在将要称之为彼特斯的这个人吃了一惊，死死盯住他的这个不好对付的跟踪者。“我看你的名字吓不了我，福尔摩斯先生，”他满不在乎地说，“只要一个人心平气和，你就没法叫他生气。你到我家里来有何贵干？”

“我要知道，你把弗朗西丝·卡法克斯女士怎么处置了，是你把她从巴登带到这里来的。”

“要是你能告诉我，这位女士现在何处，我倒非常高兴，”彼特斯满不在乎地回答说。“她还欠我一笔账，将近一百镑，除了一对虚有其表的耳环以外，什么也没有给我。这对耳环，商家是不屑一顾的。她在巴登跟彼特斯太太和我在一起——当时我另用姓名，这是事实——她舍不得离开我们，跟随我们来到伦敦。我替她会了账，付了车票。可是一到伦敦，她就溜之大吉，而且，留

下这些过时的首饰抵债。你能找到她，福尔摩斯先生，我感恩不尽。”

“我是想找她，”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道。“我来搜查屋子就能找到她。”

“你的搜查证呢?”

福尔摩斯从口袋里把手枪掏出一半。“在更好的搜查证没有到来之前，这就是搜查证。”

“怎么，你是一个通常的强盗。”

“你可以这样称呼我，”福尔摩斯愉快地说道，“我的伙伴也是一个危险的暴徒。我们一起要搜查你的住宅。”

我们的对手打开了门。

“去叫一个警察来，安妮!”他说。过道里响起一阵奔跑时妇女衣裙的声响，大厅的门打开了，接着又关上。

“我们的时间有限，华生，”福尔摩斯说。“如果你想阻拦我们，彼特斯，你肯定要吃苦头的。搬进来的棺材在哪儿?”

“你要棺材干什么?正用着哩。里面有尸体。”

“我必须查看尸体。”

“不得我同意，绝对不行。”

“不需要你同意。”福尔摩斯动作敏捷，一下把这个家伙推到一边，走进了大厅。一扇半开着的门近在我们眼前。我们进去了。这是餐室。棺材停放在一张桌子上，上面有一盏半亮的吊灯。福尔摩斯把灯扭大，打开棺盖。棺内深处躺着一具瘦小的尸体。头顶上的灯光射下来，照见的是一张干瘪的老年人的面孔。即使是受尽虐待、受尽饥饿和疾病的摧残，这个枯瘦不堪的人体也不可能是依然非常美丽的弗朗西丝女士。福尔摩斯显得又惊又喜。

“谢天谢地!”他说，“这是另外一个人。”

“啊，你可犯了一个大错误啦，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彼特斯说道。他已经跟随我们进屋来了。

“这个死了的女人是谁？”

“唔，如果你真想知道，她是我妻子的老保姆。她叫罗丝·斯彭德，是我们在布里克斯顿救济院附属诊所里发现的。我们把她搬到这里来，请来了费班克别墅13号的霍森医生——福尔摩斯先生，这个地址，你可听清喽——细心照料她，以尽基督教友应尽之责。第三天，她就死了——医生证明书上说是年老体衰而死——这是医生的看法，你当然更明白。我们叫肯辛顿路的斯梯姆森公司办理后事。明天早上八点钟安葬。这里面，你能挑出什么漏洞吗，福尔摩斯先生？你犯了一个可笑的错误，这一点你还是老实承认的好。你打开棺盖，本想看见弗朗西丝·卡法克斯女士，结果却发现一个九十岁的可怜的老太婆。要是把你那种目瞪口呆的惊讶神态用相机拍下来，我倒是很欣赏的。”

在他的仇敌的嘲弄下，福尔摩斯的表情像往常一样冷漠。可是他那紧握的双手表露出他的怒不可遏。

“我要搜查你的房子，”他说。

“你还要搜！”彼特斯喊道。这时，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和过道上沉重的脚步声。“我们马上就可以明白谁是谁非。请到这边来，警官们。这两个人闯进我家里。我无法叫他们离开。帮我把他们赶出去吧。”

一名警官和一名警察站在过道上。福尔摩斯出示了名片。

“这是我的姓名和地址。这是我的朋友，华生医生。”

“哎呀，先生，久仰了，”警官说，“可是没有搜查证，你不能呆在这儿。”

“当然不能。这个，我十分清楚。”

“逮捕他！”彼特斯嚷道。

“如果需要，我们是知道如何下手的，”警官威严地说，“可是你得离开这儿，福尔摩斯先生。”

“对，华生，我们是得离开这儿啦。”

过了一会儿，我们又到了街上。福尔摩斯一如既往，满不在乎，而我却又怒又恼，憋了一肚子火。警官跟在我们后面。

“对不起，福尔摩斯先生，但是，法律如此。”

“对，警长，你也没有别的办法。”

“我想你到这儿来，一定有道理。如果有什么事我可以——”

“是一位失踪的女士，警长。我们认为她就在这个房子里。我在等待搜查证，马上就到。”

“那么我来监视他们，福尔摩斯先生。有什么动静，我一定告诉你。”

这时还只有九点钟。我们立刻出发全力去追查线索。首先我们来到布里克斯顿救济院。在那里我们得悉，前几天确有一对慈善夫妇来过。他们声称一个呆头呆脑的老太婆是他们以前的仆人，并且得到允许把她领走。救济院的人听到她去了以后就死了的消息时，没有表示惊异。

第二个目标是那位医生。他曾被召请前往，发现那个女人极度衰老，并且确实看见她死去，因此在正式的诊断书上签了字。“我向你们保证，一切正常，在这件事上，是钻不了空子的，”他说。屋子里也没有什么足以使他怀疑的，只是像他们那样的人家竟然没有用人，这倒是值得注意的。医生提供的情况到此为止，再没有别的了。

最后，我们去到苏格兰场。开搜查证，手续有困难，不能不耽搁。治安官的签字要在第二天才能取到。如果福尔摩斯能在九点左右去拜访，他就可以同雷斯垂德一起去办好搜查证。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我们的那位警长朋友在快到半夜的时候却来告诉我们，他看见那座黑暗的大住宅的窗口里，忽此忽彼有灯光闪烁，但是没有人从里面出来，也没有人进去。我们则只好耐着性子等待明天的到来。

歇洛克·福尔摩斯十分急躁，不想说话，而且坐立不安，无法睡觉。我走开了。他猛吸着烟斗，紧锁双眉，神经质的修长手指在椅臂上敲打。这时，解答这一奥秘的办法可能正在他脑海里翻腾。整个晚上，我听见他在屋里徘徊。最后，在我清晨刚被叫醒时，他就冲进了我的房间。他穿着睡衣，但是他那苍白的脸色和深陷的眼睛告诉我他整夜没有睡。

“什么时间安葬？八点钟，是不是？”他急切地问道，“唔，现在七点半。天哪，华生，上帝赐给我的头脑是怎么啦？快，老兄，快！生死攸关——九死一生。要是去晚了，我永远也不会饶恕自己的，永远！”

不到五分钟，我们已经坐上马车离开贝克街飞驰而去。即使这样，我们经过毕格本钟楼时已是差二十五分八点了，及至赶到布里克斯顿路，正敲八点钟。不过，对方和我们一样，也晚了。八点过十分了，柩车仍然停靠在门边。正当我们的跑得满嘴口沫的马匹停下步来时，三个人抬着棺材出现在门口。福尔摩斯一个箭步上前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抬回去！”他命令道，一只手按在最前面抬棺材的人的胸前。“马上抬回去！”

“你他妈干什么？我再问你一回，你的搜查证在哪儿？”彼特斯气势汹汹地直嚷，那张大红脸直向着棺材的那一头瞧着。

“搜查证马上就到。棺材抬到屋里去，等搜查证来。”

福尔摩斯的威严声调对抬棺材的人起了作用，彼特斯已经突然溜进屋里去了，他们就遵从了这些新的命令。“快，华生，快！这是螺丝起子！”当棺材放到桌上时，他喊道。“老兄，这一把给你！一分钟之内打开棺盖，赏金币一镑！别问啦——快干！很好！另一个！再一个！现在一起使劲！快开了！唔，开了。”

我们一起使劲打开了棺盖。掀开棺盖时，棺内冲出一股强烈的使人昏迷的氯仿气味。棺内躺着一个躯体，头部缠着浸过麻药

的纱布。福尔摩斯取去纱布，露出一个中年妇女的脸庞，美丽而高尚，像塑像一般。他立即伸臂把她扶着坐了起来。

“她死了没有，华生？还有气息吗？我们肯定来得不算晚！”

半个小时过去了，看来我们是来得太晚了。由于窒息，由于氯仿有毒的气味，弗朗西丝女士似乎已经完全不省人事。最后，我们进行了人工呼吸，注射乙醚，用尽了各种科学办法。一丝生命的颤动，眼睑抽搐了，眼睛露出了一点微弱的光泽，这一切说明生命在慢慢恢复。一辆马车赶到了，福尔摩斯推开百叶窗向外望去。“雷斯垂德带着搜查证来了，”他说。“他会发现他要抓的人已经逃走。不过，还有一个人来了，”当过道上传来沉重而急促的脚步声时，他接着说，“这个人比我们更有权利照顾这位女士。早上好，格林先生，我看我们得把弗朗西丝女士送走，越快越好。同时葬礼可以举行了。那个仍然躺在棺材里的可怜的老太婆可以独自到她最后安息的地方去了。”

“亲爱的华生，如果你愿意把这件案子也写进你的记录本里去，”那天晚上福尔摩斯说，“也只能把它看作一个暂时受蒙蔽的例子，那是即使最善于斟酌的头脑也在所难免的。这种过失一般人都会犯，难得的是能够认识到并加以补救。对于这次已经得到挽救的声誉，我还想作些表白。那天晚上，我被一种想法纠缠住了。我想，我曾经注意到在什么地方发现过一点线索，一句奇怪的话，一种可疑的现象，可是我都轻易地放过了。后来，天刚亮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几句话来，就是格林向我报告过的丧葬店女老板说的话。她说过‘早就该送去的。时间得长一些，和一般的不一样。”她说的就是棺材。它和一般的不一样。这只能是指，棺材要按照特殊的尺寸来做。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呢？我一下想起来了：棺材那么深，装的却只是一个小小的无关的人。为什么用那么大的棺材去装那么小的尸体呢？为的是腾出地方来再放上一

具尸体。利用同一张证明书埋葬两具尸体。如果我的视野不是被蒙蔽了，这一切原都是很清楚的。八点钟就要安葬弗朗西丝女士。我们唯一的机会就是在棺材搬走之前把他们截住。

“可能会发现她还活着，这是一次渺茫的机会，但结果表明，这毕竟是一次机会。据我所知，这些人从来不干杀人的事。直到最后关头，他们也避免使用真正的暴力。他们把她葬了，可以不露出她的死因的任何痕迹。即使把她从地里挖出来，他们也还是有机会逃脱的。我希望这样的想法能使他们接受。你可以再好好回想一下当时的情景，楼上的那间小屋，你看见了，这位可怜的女士就是长期被关在这里面的。他们冲进去用氯仿捂着她的嘴，把她抬进棺材，又把氯仿倒进棺材，使她醒不了，然后钉上棺盖。这个办法倒很聪明，华生。在犯罪史上我还是头一次见到。如果我们的前任传教士朋友们从雷斯垂德手里逃脱，那么，他们日后还是会演出精彩节目的。”

魔鬼之足

在记录我和我的知心老友歇洛克·福尔摩斯一起遭遇的一桩桩奇怪的经历和有趣往事的过程中，由于他自己不愿公诸于众而往往使我感到为难。他性情郁闷，不爱俗套，厌恶人们的一切赞扬。一旦案件胜利结束，最使他感到好笑的就是把破案的报告交给官方人员，假装一副笑脸去倾听那套文不对题的齐声祝贺。就我的朋友而言，态度确实如此。当然，也并非没有一些有趣的材料促使我在以后几年里把极少数几件案情公开发表。我曾参加过他的几次冒险事件，这是我特有的条件，从而也就需要我慎重考虑，保持缄默。

这是上星期二的事情，我十分意外地收到福尔摩斯的一封电报——只要有地方打电报，从来不曾见他写过信——电文如下：

为何不将我所承办的最奇特的科尼什恐怖事件告诉读者。

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阵回忆往昔的思绪使他重新想起了这桩事，或者是一种什么样的奇怪念头促使他要我叙述此事。在他也许会发来另一封取消这一要求的电报之前，我赶紧翻出笔记。笔记上的记载提供了案件的确切内容，在此谨向读者披露如下。

那是一八九七年春。福尔摩斯日夜操劳，他那铁打的身体渐渐有些支持不住，又加上他自己平时不够注意，健康情况开始恶化。那年三月，住在哈利街的穆尔·阿加医生——关于把他介绍给福尔摩斯的戏剧性情节当改日再谈——明确命令我们这位私家

侦探放下他的所有案件，彻底休息，如果他不想完全垮掉的话。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丝毫不考虑自己的健康状况。不过，他怕以后长期不能工作，终于听从劝告，决心变变环境，换换空气。于是，就在那年初春，我们一起来到科尼什半岛尽头、波尔都海湾附近的一所小别墅里住着。

这个奇妙的地方，特别能适应我的病人的恶劣心情。我们这座刷过白粉的住宅坐落在一处绿草如茵的海岬上。从窗口往下望去，可以看见整个芒茨湾的险要的半圆形地势。这里是海船经常失事的地方，四周都是黝黑的悬崖和被海浪扑打的礁石，无数海员葬身于此。每当北风吹起，海湾平静而隐蔽，招引着遭受风浪颠簸的船只前来停歇避风。

然后突然风向猛转，西南风猛烈袭来，拖曳着的铁锚，背风的海岸，都在滔滔白浪中作最后挣扎。聪明的海员是会远远离开这个凶险的地方的。

在陆地上，我们的周围和海上一样阴沉。这一带是连绵起伏的沼泽地，孤寂阴暗，偶尔出现一个教堂的钟楼，表明这是一处古老乡村的遗址。在这些沼泽地上，到处是早已淹没消失的某一民族所留下的遗迹。作为它所遗留下来的唯一记录的就是奇异的石碑，埋有死者骨灰的零乱的土堆以及表明在史前时期用来战斗的奇怪的土制武器。这处神奇而具有魅力的地方，以及它那被人遗忘的民族的不祥气氛，对我朋友的想象都产生了感染力。他时常在沼泽地上长距离散步，独自沉思。古代的科尼什语也引起了他的注意。我记得，他曾推断科尼什语和迦勒底语相似，大都是做锡器生意的腓尼基商人传来的。他已经收到了一批语言学方面的书籍，正在安心来研究这一论题。然而，突然使我有些发愁，而他却感到由衷高兴的是，我们发觉我们自己，即使在这梦幻般的地方，也还是陷入了一个就发生在我们家门口的疑难事情之中。这件事情比把我们从伦敦赶到这里来的那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更

紧张，更吸引人，更加无比的神秘。我们简朴的生活和宁静养生的日常规律遭到严重干扰，我们被牵连进一系列不仅震惊了康沃尔，也震惊了整个英格兰西部的重大事件之中。许多读者可能还记得一点当时叫做“科尼什恐怖事件”的情况，尽管发给伦敦报界的报道是极不完整的。现在，事隔十三年，我将把这一不可思议的事情的真相公诸于世。

我曾经说过，分散的教堂钟楼表明康沃尔这一带地方有零落的村庄。其中距离最近的就是特里丹尼克·沃拉斯小村，在那里，几百户村民的小屋把一个长满青苔的古老教堂包围起来。教区牧师朗德黑先生是个考古学家。福尔摩斯就是把他当作一位考古学家同他认识的。他是个仪表堂堂、和蔼可亲的中年人，很有学问而且熟悉当地情况。他邀请我们到他的教区住宅里去喝过茶，并从而认识了莫梯墨·特雷根尼斯先生，一位自食其力的绅士。他租用牧师那座又大又分散的住宅里的几个房间，因而增补了牧师的微薄收入。这位教区牧师，作为一个单身汉，也欢迎这种安排，虽然他同这位房客很不相同。特雷根尼斯先生又瘦又黑。戴副眼镜，弯着腰，使人感到他的身体确实有些畸形。我记得，在我们那次的短暂拜访过程中，牧师喋喋不休，而他的房客却沉默得出奇，满脸愁容，坐在那里，眼睛转向一边，显然在想他自己的心事。

三月十六日，星期二，早餐过后，我和福尔摩斯正在一起抽烟，并准备着到沼泽地去作一次每天例行的游逛时，这两个人突然走进了我们小小的起居室。

“福尔摩斯先生，”牧师说，声音激动，“昨天晚上出了一件最奇怪而悲惨的事，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现在您正好在这里，我们只能把这视为天意，在整个英格兰，只有您是我们需要的人。”

我以不大友好的眼光打量着这位破门而人的牧师，但福尔摩斯从嘴边抽出烟斗，在椅子上坐起，好像一只老练的猎犬听见了

呼叫它的声音。他用手指指沙发。我们心惊肉跳的来访者和他那焦躁不安的同伴紧挨着在沙发上坐下来。莫梯墨·特雷根尼斯先生比牧师更能够控制自己一些，不过他那双瘦手不停地抽搐，黑色的眼珠炯炯发光，这表明他们二人的情绪是一样的。

“我说，还是你说？”他问牧师。

“唔，不管是什么事，看来是你发现的，牧师也是从你这里知道的。最好还是你说吧。”福尔摩斯说道。

我看着牧师，他的衣服是匆匆穿上的。他旁边坐着他的房客，衣冠端正。福尔摩斯几句简单的推论之言使他们面带惊色，我看了很觉好笑。

“还是我先说几句吧，”牧师说道，“然后您再看是不是听特雷根尼斯先生讲详细的情况，或者我们是否不急于立刻到出现这桩怪事的现场去。我来说明一下，我们的朋友昨天晚上同他的两个兄弟欧文和乔治以及妹妹布伦达在特里丹尼克瓦萨的房子里。这个房子在沼地上的一个石头十字架附近。他们在餐桌上玩牌，身体很好，兴致极高。刚过十点钟，他就离开了他们。他总是很早起床。今天早上吃早餐之前，他朝着那个方向走去。理查德医生的马车赶到了他的前面。理查德医生说刚才有人请他快到特里丹尼克瓦萨去看急诊。莫梯墨·特雷根尼斯先生自然与他同行。他到了特里丹尼克瓦萨，发现了怪事。他的两个兄弟和妹妹仍像他离开他们时一样地同坐在桌边，纸牌仍然放在他们面前，蜡烛烧到了烛架底端。妹妹僵死在椅子上，两个兄弟分坐在她的两边又是笑，又是叫，又是唱，疯疯癫癫。三个人——一个死了的女人和两个发了狂的男人——他们的脸上都呈现出一种惊恐的表情，惊厥恐怖的样子简直叫人不敢正视。除了老厨师兼管家波特太太以外，没有别人去过。波特太太说她睡得很熟，没有听到晚上有什么动静。没有东西被偷，也没有东西被翻过。是什么样的恐怖能把一个女人吓死，把两个身强力壮的男子吓疯，真是绝对地没

法解释。简单地说，情况就是这样，福尔摩斯先生，如果您能帮我们破案，那可就是干了一件大事了。”

本来我满心希望可以用某种方式把我的同伴引开，回复到我们以旅行为目的的那种平静之中，可是我一看见他满脸兴奋、双眉紧皱，就知道我的希望落空了。他默默坐了一会儿，专心在思考这一桩打破我们平静的怪事。

“让我研究一下，”他最后说道，“从表面看，这件案子的性质很不一般。你本人去过那里吗，朗德黑先生？”

“没有，福尔摩斯先生。特雷根尼斯先生回到牧师住宅说起这个情形，我就立刻和他赶到这儿来了。”

“发生这个奇怪悲剧的房屋离这里多远？”

“往内地走，大概一英里。”

“那么让我们一起步行去吧。不过在出发之前，莫梯墨·特雷根尼斯先生，我必须问你几个问题。”

特雷根尼斯一直没有说话。不过，我看出他那竭力抑制的激动情绪，甚至比牧师的莽撞情感还要强烈。他坐在那里，面色苍白，愁眉不展，不安的目光注视着福尔摩斯，两只干瘦的手痉挛地紧握在一起。当他在一旁听人叙述他的家人遇到的这一可怕经过时，他那苍白的嘴唇在颤动，黑色眼睛里似乎反映出对当时情景的某种恐惧。

“你要问什么，就问吧，福尔摩斯先生，”他热切地说，“说起来是件倒霉的事，不过我会如实回答的。”

“把昨天晚上的情况谈谈吧。”

“好吧，福尔摩斯先生。我在那里吃过晚饭，正如牧师所说的，我哥哥乔治提议玩一局惠斯特①。九点钟左右，我们坐下来打牌。我离开的时候是十点一刻。我走的时候，他们都围在桌边，兴

① 类似桥牌的一种牌戏。——译者注

高采烈。”

“谁送你出门的？”

“波特太太已经睡了，我自己开的门。我把大门关上。他们那间屋子的窗户是关着的，百叶窗没有放下来。今天早上去看，门窗照旧，没有理由认为有外人进去过。然而，他们还坐在那里，被吓疯了，布伦达被吓死了，脑袋耷拉在椅臂上。只要我活着，我永远也无法把那间屋里的景象从我头脑里消除掉。”

“你谈的情况当然是非常奇怪的，”福尔摩斯说，“我想，你本人也说不出什么能够解释这些情况的道理吧？”

“是魔鬼，福尔摩斯先生，是魔鬼！”莫梯墨·特雷根尼斯叫喊道。“这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事。有一样东西进了那个房间，扑灭了他们的理智之光。人类能有什么力量办到这一点呢？”

“我担心，”福尔摩斯说，“如果这件事是人力所不能及的，当然也是我所力不能及的。不过，在不得不信赖这种理论之前，我们必须尽力运用一切合乎自然的解释。至于你自己，特雷根尼斯先生，我看你和他们是分家了吧，既然他们住在一起，你自己却另有住处？”

“是这样，福尔摩斯先生，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已经了结。我们一家本来是锡矿矿工，住在雷德鲁斯，不过，我们把这件冒险的企业转卖给了一家公司，不干这一行了，所以手头还过得去。我不否认，为了分钱，我们在一段时间里感情有点不和，不过这都已得到了谅解，没记在心上，现在我们都是最好的朋友。”

“回想一下你们在一起度过的那个晚上吧，在你的记忆里是否留有什么足以说明这一悲剧的事情？仔细想想，特雷根尼斯先生，因为任何线索对我都是有帮助的。”

“什么也没有，先生。”

“你的亲人情绪正常吗？”

“再好不过了。”

“他们是不是有点神经质的人？有没有显示出将会有危险发生的任何忧虑情绪？”

“没有那回事。”

“你再没有什么可以帮助我的话说了吗？”

莫梯墨·特雷根尼斯认真地考虑了一会儿。

“我想起一件事，”他说，“当我们坐在桌边时，我背朝着窗户，我哥哥乔治和我是牌伴，他面向窗户。有一次我看他一个劲儿朝我背后张望，因此我也回转头去看。百叶窗没有放下，窗户是关着的。我看见草地上的树丛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移动。是人还是动物，我都说不上，反正我想那儿是有个东西。我问他在看什么，他说他也有同样的感觉。我所能说的就是这一些。”

“你没去查看一下？”

“没有，没把它当一回事。”

“后来你就离开他们了，没有任何凶兆？”

“根本没有。”

“我不明白你今天早上怎么会那么早就得到消息的。”

“我是一个早起的人，通常在早餐之前要去散步。今天早上我还没有来得及去散步，医生坐着马车就赶到了。他对我说，波特老太太叫一个小孩捎急信给他。我跳进马车，坐在他旁边，我们就上路了。到了那里，我们向那间恐怖的房间望去。蜡烛和炉火一定在几个钟头之前已经烧完。他们三个人一直坐在黑暗中，直到天亮。医生说布伦达至少已经死去六个钟头。并无暴力行动的迹象。她斜靠在椅臂上，脸上带着那副表情。乔治和欧文在断断续续地歌唱着，结结巴巴地在说什么，就像两只大猩猩。呵，看了真是可怕！我受不了。医生的脸白得像一张纸。他有些头晕，倒在椅子上，差点儿要我们去照料他。”

“奇怪——太奇怪了！”福尔摩斯说着站了起来，把帽子拿在手上。“我看，我们最好是到特里丹尼克瓦萨去一趟，不要耽搁。

我承认，一开头就出现这么奇怪的问题的案子，我还很少见到过。”

我们第一天早上的行动没有给调查带来什么进展。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刚开始调查时，就有一件意外的事在我头脑里留下最不吉利的印象。通向发生悲剧的那个地点的是一条狭窄蜿蜒的乡村小巷。正当我们往前走时，听见一辆马车嘎吱嘎吱向我们驶来，我们靠近路边站着，让它过去。马车驶过时，我从关着的车窗里瞥见一张歪扭得可怕的龇牙咧嘴的脸在窥望着我们，那瞪视的眼睛和紧咬着的牙齿从我们面前一闪而过，就像是一个可怕的幻影。

“我的兄弟们！”莫梯墨·特雷根尼斯叫道，嘴唇都发白了。“这是把他们送到赫尔斯顿去了。”

怀着恐惧的心情，我们眼看着这辆黑色马车隆隆远去。然后我们转身走向他们惨遭不幸的那座凶宅。

这是一座大而明亮的住宅，是一所小别墅而不是村屋。它带有一个很大的花园，在科尼什的气候下，这里已是春色满园了。起居室的窗子朝向花园。据莫梯墨·特雷根尼斯说，那个恶魔似的东西一定是出现在花园里，顷刻之间把兄弟两人吓成了疯子。福尔摩斯在花园里漫步沉思，又沿着小路巡视，后来我们就进了门廊。我记得，他是那么专心，以致被浇花的水壶绊了一跤。水壶的水倒翻了，打湿了我们的脚和花园小径。进了屋，我们遇见了那位由一个小姑娘协助料理家务的科尼什的老管家波特太太。她欣然回答了福尔摩斯的问题。晚上，她没有听到什么动静。她的东家近来情绪非常好，没有这样高兴过。今天早上，当她走进屋里见到三个人围着桌子的可怕的样子，她吓得晕了过去。等她醒过来后，她推开窗子，让清晨的空气进来，随即跑到外面小巷里，叫一个村童去找医生。如果我们愿意看看那个死去了的女人，她就躺在楼上的床上。找了四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才把兄弟两人放进精神病院的马车。她不想在这屋里多呆一天，当天下午就打算回圣伊弗斯去和家人团聚。

我们上楼看了尸体。布伦达·特雷根尼斯小姐虽已接近中年，仍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郎。人虽死了，那张深色清秀的脸还是很俊俏，可是脸上却遗留着某种惊恐的表情，这是她在死前最后的一丝人类的情感。离开她的卧室，我们下楼来到发生这起悲剧的起居室。隔夜的炭灰还残留在炉栅里。桌上放着四支流淌烧完的蜡烛，纸牌散满桌上。椅子已经搬回去靠着墙壁，别的一切仍是头天晚上的样子。福尔摩斯在室内轻捷地来回走动。他在那三把椅子上都坐一坐，把椅子拖动一下又放回原处。他试了一下能看见花园多大的范围，然后检查地板、天花板和壁炉。可是，每一次我都没有看见他那种两眼突然发亮、双唇紧闭的表情。而每当这种表情出现，那就是告诉我，他已在一片黑暗之中见到一丝光亮了。

“为什么生火?”有一次他问道，“在春天的夜晚，他们在这间小屋里总是生火的吗?”

莫梯墨·特雷根尼斯解释说，那天晚上又冷又潮湿，所以他来了之后就生了火。“您现在准备干什么，福尔摩斯先生?”他问道。

我的朋友微微一笑，一只手按住我的胳膊。“华生，我想我要继续研究你经常指责而且指责得很正确的烟草中毒，”他说，“先生们，如果你们允许，我们现在要回到我们的住宅，因为我并不认为这里会有什么新的因素值得我们注意。我要把情况好好考虑一下，特雷根尼斯先生。有什么事，我当然会通知你和牧师的。现在，祝你们两位早安。”

我们回到波尔湖别墅时间不长，福尔摩斯就打破了他那专一的沉默。他蜷缩在靠椅里，烟草的青烟缭绕，简直看不见他那憔悴严肃的面孔了。他深锁两道浓眉，额头紧皱，两眼茫然。终于他放下烟斗，跳了起来。

“这不行，华生!”他笑着说道，“让我们一起沿着悬崖去走

走，寻找火石箭头。比起寻找这个问题的线索来，我们宁愿去寻找火石箭头。开动脑筋而没有足够的材料，就好像让一部引擎空转，会转成碎片的。有了大海的空气，阳光，还有耐心，华生——就会有别的一切了。

“现在，让我们冷静地来确定一下我们的境况，华生，”我们一边沿着悬崖走着，他一面接着说，“我们要把我们确实了解的一点情况紧紧抓住，这样，一旦发现新的情况，我们就可以使它们对上号。首先，我认为你和我都不会承认是魔鬼惊扰了世人。我们应该把这种想法完全排斥掉，然后再来开始我们的工作。是的，三个人遭到了某种有意或无意的人类动作的严重袭击。这是有充分根据的。那么，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如果说莫梯墨·特雷根尼斯先生谈的情况属实，那么显然是在他离开房间之后不久发生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假定是在走后几分钟之内的事。桌上还放着牌，平时睡觉的时间已过，可是他们还没有改变位置，也没有把椅子推到桌子下面。我再说一遍，是在他前脚走后脚就发生的，不迟于昨晚十一点钟。

“我们下一步就是要尽量设法查一查莫梯墨·特雷根尼斯先生离开之后的行动。这方面没有困难，而且也无可怀疑。我的方法你是知道的。你当然已经意识到了我笨手笨脚地绊倒浇花水壶的计策。这样，我就得到了他的脚印，比别的办法取得的脚印清楚多了。印在潮湿的沙土小路上，真妙，你记得昨天晚上也很潮湿，有了脚印的标本，从别人的脚印中鉴别他的行踪，从而断定他的行动，这并不困难。看来，他是朝牧师住宅那个方向快步走去的。

“如果莫梯墨·特雷根尼斯不在现场，是外面的某一个人惊动了玩牌的人，那么，我们又怎样来证实这个人呢？这样一种恐怖的印象又是怎样表达的呢？波特太太可能不在此例，她显然是无辜的。是不是有人爬到花园的窗口上，用某种方式制造了可怕

的效果，把看到它的人吓疯了，有没有这方面的证据？这方面的唯一的想法是莫梯墨·特雷根尼斯本人提出来的。他说他哥哥看见花园里有动静。这非常奇怪，因为那天晚上下雨，多云，漆黑。要是有人有意要吓唬这几个人，他就不得不在别人发现他之前把他的脸紧贴在玻璃上，可是又不见脚印的痕迹。难以想象的是，外面的人怎么能使屋里的几个人产生如此可怕的印象；何况我们也没有发现这种煞费苦心的奇怪举动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你看出我们的困难了吗，华生？”

“困难是再清楚不过了，”我明确地回答说。

“但是，如果材料能再多一些，也许可以证明这些困难不是无法排除的，”福尔摩斯说，“华生，我想你也许可以在你那内容广泛的案卷中找到某些近于模糊不清的案卷吧。此刻，我们且把这个案子搁在一边，等到有了更加确切的材料再说。早上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就来追踪一下新石器时代的人吧。”

我本想谈谈我朋友聚精会神思考问题时的那股毅力，可是，在这康沃尔春天的早晨，他却整整谈了两个钟头的石凿、箭头和碎瓷片，显得轻松愉快，好像根本不存在有什么险恶的秘密在等着他去揭露似的，这使我惊奇不已。直到下午我们才回到我们的住所，发现已有一位来访者在等着我们。他立刻把我们的思路带回到我们要办的那件事上。我们两人都不需别人告诉就知道这位来访者是谁。魁梧的身材，严峻而满布皱纹的脸上的一对凶狠眼睛，鹰钩鼻子，灰白的、差不多要擦到天花板了的头发，腮边的金黄色的胡子——靠近留有烟斑的嘴唇边的胡子则是白的，所有这一切，在伦敦如同在非洲一样都是人所熟悉的，并且只会使人想到这是伟大的猎狮人兼探险家列昂·斯特戴尔博士的高大形象。

他来到这一带，我们已经听说了，有一两次也在乡路上瞥见过他那高大的身影。他没有走近我们，我们也没有想到去接近他，因为他喜欢隐居，这是尽人皆知的。在旅行间歇期间，他大都住

在布尚阿兰斯森林里的一间小平房里，在书堆里和地图堆里过着绝对孤独的生活，一心只顾满足他那简朴的欲望，从不过问左邻右舍的事情。因此，当我听见他以热情的声调询问福尔摩斯在探讨这一神秘插曲方面有无进展时，我感到很惊讶。"郡里的警察毫无路数，"他说，"不过，你经验丰富，或许已经作出某种可以想象到的解释。我只求你把我当作知己，因为我在这里常来常往，对特雷根尼斯一家很了解——说真的，我母亲是科尼什人，从我母亲那边来算，他们还是我的远亲哩。他们的不幸遭遇当然使我震惊。我可以告诉你，我本来是要去非洲，已经到了普利茅斯。今天早上得到消息，又一路赶回来帮助打听情况。"

福尔摩斯抬起头来。

"这样你就误了船期了吧？"

"我赶下一班。"

"哎唷！真是友情为重啊。"

"我刚才对你说了，我们是亲戚。"

"是这样——你母亲的远亲。你的行李上船了吧？"

"有几样行李上了船，不过主要行李还在旅馆里。"

"知道了。但是，这件事想来不至于已经上了普利茅斯晨报吧？"

"没有，先生，我收到了电报。"

"请问是谁发来的？"

这位探险家瘦削的脸上掠过一丝阴影。

"你真能够追根寻底呀，福尔摩斯先生。"

"这是我的工作。"

斯特戴尔博士定定神，恢复了镇静。

"我不妨告诉你，"他说，"是牧师朗德黑先生发电报叫我回来的。"

"谢谢你，"福尔摩斯说。"我可以这样来回答你原来的问题：

我对这一案件的主题还没有全部想清楚，但是，作出某种结论是大有希望的。作更多的说明则还为时过早。”

“如果你的怀疑已经具体有所指，那么想来你总不至于不愿意告诉我吧？”

“不，这一点很难回答。”

“那么，我是浪费了我的时间了。就此告辞啦。”这位闻名的博士走出我们的住宅，似乎大为扫兴。五分钟后，福尔摩斯盯上了他。到了晚上，才见福尔摩斯回来，拖着疲沓的步子，脸色憔悴。我知道，他的调查肯定没有取得很大进展。他把一封等着他的电报看了一眼，扔进了壁炉。

“电报是从普利茅斯的一家旅馆拍来的，华生，”他说。“我从牧师那里了解到旅馆的名字，我就拍电报去，查核列昂·斯特戴尔博士所说是否属实。看来，昨天晚上他确实是在旅馆度过的，确实曾把一部分行李送上船运到非洲去，自己则回到这里来了解情况。对这一点，你有何想法，华生？”

“事情和他利害攸关。”

“利害攸关——对。有一条线索我们还没有掌握，但它可能引导我们理清这团乱麻。振作起来，华生，全部材料还没有到手。一旦到手，我们就立即可以把困难远远丢到我们后面了。”

福尔摩斯的话多久才能实现，将为我们的调查打开一条崭新出路的新发展又是多么奇特多么险恶，这些，我都没有去想过。早晨我正在窗前剃胡子，听见了嗒嗒的蹄声。我朝外一看，只见一辆马车从那头奔驰而来。它在我们门口停下。我们的朋友——那位牧师——跳下车向花园小径跑来。福尔摩斯已经穿好衣服，于是我们赶快前去迎他。

我们的客人激动得话都说不清楚了。最后，他气喘吁吁、不停地叙述起他的可悲故事。

“我们被魔鬼缠住了，福尔摩斯先生！我这个可怜的教区也

被魔鬼缠住了!”他喊道。“是撒旦亲自施展妖法啦！我们都落入他的魔掌啦!”他指手划脚激动万分。如果不是他那张苍白的脸和恐惧的眼睛，他简直就是个滑稽人了。最后他说出了这个可怕的消息。

“莫梯墨·特雷根尼斯先生在晚上死去了，征候和那三个人一模一样。”

福尔摩斯顿时精神紧张，站了起来。

“你的马车可以把我们两个带上吗?”

“可以。”

“华生，我们不吃早餐啦。朗德黑先生，我们完全听你的吩咐。快——快，趁现场还没有被破坏。”

这位房客占用了牧师住宅的两个房间，上下各一，都在一个角落上。下面是一间大起居室，上面一间是卧室。从这两间房望出去，外面是一个打槌球的草地，一直伸到窗前。我们比医生和警察先到一步，所以现场的一切如旧，完全没有动过。这是一个三月多雾的早晨。且让我把我们见到的景象描绘一下，它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永远无法从我脑海里抹去的。

房间里，气氛恐怖而阴沉，十分闷热。首先进屋的仆人推开窗子，不然就更加令人无法忍受了，这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房正中的一张桌上还点着一盏冒烟的灯。死人就在桌旁，仰靠在椅上，稀疏的胡子竖立着，眼镜已推到前额上，又黑又瘦的脸朝着窗口。恐怖已经使他的脸歪扭得不成形了，和他死去的妹妹一样。他四肢痉挛，手指紧扭着，好似死于一阵极度恐惧之中；衣着完整，但有迹象表明他是在慌忙中穿好衣服的。我们了解到，他已经上过床。他是在凌晨惨遭不幸的。

只要你看见福尔摩斯走进那所性命攸关的住房时那一刹那所发生的突然变化，就会看出他那冷静外表里面的热烈活力了。他顿时变得紧张而警惕，眼睛炯炯有神，板起了面孔，四肢由于过

分激动而发抖。他一会儿走到外面的草地上，一会儿从窗口钻进屋里，一会儿在房间四周巡视，一会儿又回到楼上的卧室，真像一只猎狗从隐蔽处一跃而出。他迅速地在卧室里环顾一周，然后推开窗子。这似乎又使他感受到某种新的兴奋，因为他把身体探出窗外，大声欢叫。然后，他冲到楼下，从开着的窗口钻出去，躺下去把脸贴在草地上，又站起来，再一次进到屋里。精力之充沛，好似猎人寻到了猎物的踪迹。那盏灯只是普通的灯。他仔细作了检查，量了灯盘的尺寸。他用放大镜彻底查看盖在烟囱顶上的云母档板；他把附着在烟囱顶端外壳上的灰尘刮下来，装进信封，夹在他的笔记本里。最后，正当医生和警察出现时，他招手叫牧师过去。我们三人来到外面的草地上。

“我很高兴，我的调查并非毫无结果，”他说道。“我不能留下来同警官讨论此事，但是，朗德黑先生，如果你能替我向检查人员致意，并请他注意卧室的窗子和起居室的灯，我将感激不已。卧室的窗子对我们很有启发，起居室的灯也很有启发，把两者联系起来，几乎就可以得出结论。如果警方想进一步了解情况，我将乐意在我的住所和他们见面。华生，现在我想或许还是到别处去看看为好。”

可能是警察对私人侦探插手而感到不满，或者是警察自以为调查另有途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在随后的两天里没有从警察那里听到任何消息。在这段时间内，福尔摩斯呆在小别墅里抽烟、空想。更多的时间是独自在村里散步，一去就是几个钟头，回来之后也不说去过哪些地方。我们曾做过一次实验，这使我对他的调查情况有了一些眉目。他买了一盏灯，和发生悲剧的早晨在莫梯墨·特雷根尼斯房间里的那盏一模一样。他在灯里装满了牧师住宅所用的那种油，并且仔细记录灯火燃尽的时间。做的另一个实验则使人难以忍受，我永生不会忘记。

“华生，你还记得，”有一天下午他对我说，“在我们接触到

的各不相同的见闻中，只有一点共同相似之处。这一点关系到首先进入作案房间的人都感到的那种气氛。莫梯墨·特雷根尼斯描述过他最后一次到他哥哥家里去的情况。他说医生一走进屋里就倒在椅子上了。你记得吗？忘了？现在，我可以解答这个问题了。情况是这样的。你还记得女管家波特太太对我们说过，她走进屋里也昏倒了。后来打开了窗子。第二起案子——也就是莫梯墨·特雷根尼斯自己死了——你总不会忘记，我们走进屋里就感到闷得厉害，尽管仆人已经打开了窗子。经我了解后才知道，那个仆人感到身体不舒服去睡觉了。你要承认，华生，这些事实非常有启发性，证明两处作案地点都有有毒的气体，两处作案的房间里也都有东西在燃烧着——一处是炉火，另一处是灯。烧炉子是需要的，但是点灯——比较一下耗油量就清楚了——已经是在大白天了，为什么呢？点灯，闷人的气体，还有那几个不幸的人有的发疯有的死亡，这三件事当然是互相有联系的。这难道不清楚吗？"

"看来是这样。"

"我们至少可以把这一点看作一种有用的假设。然后，我们再假定，两案中所烧的某种东西放出一种气体，产生了奇特的中毒作用。很好。第一案中——特雷根尼斯家里——这种东西是放在炉子里的。窗子是关着的，炉火自然使烟雾扩散到了烟囱。这样，中毒的情况就不如第二案那样严重，因为在第二案的房间里，烟雾无处可散。看来，结果表明情况是这样的，在第一案中，只有女的死了，可能是因为女性的机体更加敏感；另外两个男的精神错乱。不论是短时间精神错乱还是永远精神错乱，显然都是因为毒药产生了初步作用。在第二案中，它则产生了充分的作用。所以，看来事实证明是由于燃烧而放出的毒气所致。

"我在脑海里进行了这一系列推断之后，当然会在莫梯墨·特雷根尼斯的房间里到处查看，找一找有没有这种残留下来的东西。明显的地方就是油灯的云母罩或者是防烟罩。果然不错，我

在这上面发现了一些灰末，在灯的边缘发现了一圈没有烧尽的褐色粉末。你当时看见了，我取了一半放入信封。”

“为什么取一半呢，福尔摩斯？”

“我亲爱的华生，我可不能妨碍官方警察的手脚。我把我发现的全部证物都留给他们。毒药还留在云母罩上，只要他们有明辨的能力去找。华生，让我们现在把灯点上，不过得打开窗子，以免两个有价值的公民过早送掉性命。请你靠近打开的窗子，坐在靠椅上，除非你像一个聪明人那样不愿参与这个实验。喔，你会参加到底的，对吧？我想我是了解我的华生的。我把这把椅子放在你对面，我们两人面对面坐着。你和我离毒药保持相同的距离。房门半开着，你能看着我、我能看着你。只要不出现危险症状，我们就把实验进行到底。清楚吗？好，我把药粉——或者说剩下的药粉——从信封里取出来，放在点燃的灯上。就这样啦！华生，我们坐下来，且看情况会怎样发展。”

不多久就发生事情了。我刚坐下就闻到一股浓浓的麝香气味，微妙而令人作呕。头一阵气味袭来，我的脑筋和想象力就不由自主了。我眼前一片浓黑的烟雾，但我心里还明白，在这种虽然是看不见的、却将向我受惊的理性猛扑过来的黑烟里，潜伏着宇宙间一切极其恐怖的、一切怪异而不可思议的邪恶东西。模糊的幽灵在浓黑的烟云中游荡，每一个幽灵都是一种威胁，预示着有什么东西就要出现。一个不知道是谁的人影来到门前，几乎要把我的心灵炸裂。一种阴冷的恐怖控制了我。我感到头发竖立起来了，眼睛鼓了出来，口张开着，舌头已经发硬，脑子里一阵翻腾，一定有什么东西折断了。我想喊叫，仿佛听见自己的声音是一阵嘶哑的呼喊，离我很遥远，不属于我自己。就在这时，我想到了跑开，于是冲出那令人绝望的烟云。我一眼看见福尔摩斯的脸由于恐怖而苍白、僵硬、呆板——我看到的是死人的模样。正是这一景象在顷刻之间使我神志清醒，给了我力量。我甩开椅子，跑过

去抱住福尔摩斯。我们两人一起歪歪倒倒地奔出了房门。过了一会儿，我们躺倒在外面的草地上，只感觉到明亮的阳光射透那股曾经围困住我们的地狱般的恐怖烟云。烟云慢慢从我们的心灵中消散，就像雾气从山水间消失一样，直到平静和理智又回到我们身上。我们坐在草地上，擦了擦我们又冷又湿的前额。两人满怀忧虑地互相看望着，端详我们经历的这场险遇所留下的最后痕迹。

"说实在话，华生！"福尔摩斯最后说，声音还在打颤，"我既要向你致谢又要向你道歉。即使是对我本人来说，这个实验也是大可非议的，对一位朋友来说，就更加有问题了。我实在非常抱歉。"

"你知道，"我激动地回答，因为我对福尔摩斯的内心从来没有像现在了解得这样深刻，"能够协助你，这使我特别高兴，格外荣幸。"

他很快就恢复了那种半幽默半挖苦的神情，这是他对周围人们的一种惯常的态度。"亲爱的华生，叫我们两个人发疯，那可是多此一举，"他说。"在我们着手如此野蛮的实验之前，诚实的观察者肯定早已料定我们是发疯了。我承认，我没有想到效果来得这样突然，这样猛烈。"他跑进屋里，又跑出屋来，手上拿着那盏还在燃着的灯，手臂伸得直直的，使灯离开他自己远一些。他把灯扔进了荆棘丛中。"一定要让屋里换换空气。华生，我想你对这几起悲剧的产生不再有丝毫怀疑了吧？"

"毫无怀疑。"

"但是，起因却依然搞不清楚。我们到这个凉亭里去一起讨论一下吧。这个可恶的东西好像还卡在我喉咙里。我们必须承认，一切都证明是莫梯墨·特雷根尼斯这个人干的。他是第一次悲剧的罪犯，虽然他是第二次悲剧的受害者。首先，我们必须记住，他们家里闹过纠纷，随后又言归于好。纠纷闹到什么程度，和好又到什么程度，我们都不得而知。当我想到莫梯墨·特雷根尼斯，他

那张狡猾的脸，镜片后面那两只阴险的小眼睛，我就不会相信他是一个性情特别厚道的人。不，他不是这样的人。而且，你记得吧，他说过花园里有动静之类的话，一下子引开了我们的注意力，放过了悲剧的真正起因。他的用心是想把我们引入歧途。最后一点，如果不是他在离开房间的时候把药粉扔进火里，那么，还会是谁呢？事情是在他刚一离开就发生的。如果另有别人进来，屋里的人当然会从桌旁站起来。此外，在这宁静的康沃尔，人们在晚上十点钟以后是不会外出做客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一切都证明莫梯墨·特雷根尼斯是嫌疑犯。”

“那么，他自己的死是自杀喽！”

“唔，华生，从表面上看，这种假设并非不可能。一个人给自己家里带来如此的灾难而自感有罪，也会因为悔恨而自我毁灭的。可是，这里有无法反驳的理由可以推翻这一假设。幸好，在英格兰有一个人了解全部情况。我已作好安排。我们今天下午就能听到他亲口说出真情。啊！他提前来了。请走这边，列昂·斯特戴尔博士。我们在室内做过一次化学实验，使我们的那间小房不适于接待你这样一位贵客。”

我听到花园的门咔嗒一响，这位高大的非洲探险家的威严身影出现在小路上。他有些吃惊，转身向我们所在的凉亭走来。

“是你请我来的，福尔摩斯先生。我大约在一个钟头之前收到你的信。我来了，虽然我确实不知道我遵命到来是为了什么。”

“我们也许可以在分手之前把事情澄清，”福尔摩斯说。“此刻，你以礼相待，愿意光临，我非常感激。室外接待很是不周，请原谅。我的朋友华生和我即将给名为《科尼什的恐怖》的文稿增添新的一章，我们目前需要清新的空气。既然我所不得不讨论的事情或许与你本人密切相关，所以我们还是在一个没有人能偷听的地方谈一谈为好。”

探险家从嘴里取出雪茄，面孔铁青，看着我的同伴。

“我不明白，先生，”他说，“你要谈的事情和我有什么密切相关。”

“莫梯墨·特雷根尼斯的死，”福尔摩斯说。

就在这一刹那，我真希望我是全副武装着的才好。斯特戴尔那副狰狞面目的脸唰地一下变得绯红，直瞪两眼，额上一节一节的青筋都鼓胀起来了。他紧握拳头冲向我的同伴。接着他又站住，竭力使自己保持一种冷酷而僵硬的平静。这种样子显得比他火冒三丈更加危险。

“我长期与野人为伴，不受法律的束缚，”他说，“因此，我自己就是法律，这已经是习以为常了。福尔摩斯先生，这一点，你最好还是不要忘记，因为我并不想加害于你。”

“我也不想加害于你，斯特戴尔博士。明证就是，尽管我知道了一切，但我还是找你而没有去找警察。”

斯特戴尔直喘气，坐下了。他畏缩了。这在他的冒险生涯中或许还是头一次吧。福尔摩斯那种镇静自若的神态具有无法抗拒的力量。我们的客人霎时间张口结舌，焦躁得两只手时而放开时而紧握。

“你是什么意思?”他终于问道，“如果你想对我进行恫吓，福尔摩斯先生，你可找错了实验对象啦。别再拐弯抹角了。你是什么意思?”

“我来告诉你，”福尔摩斯说，“我之所以要告诉你，是因为我希望以坦率换取坦率。我的下一步完全取决于你辩护的性质。”

“我的辩护?”

“是的，先生。”

“辩护什么呢?”

“对于杀害莫梯墨·特雷根尼斯的控告的辩护。”

斯特戴尔用手绢擦擦前额。“说实在的，你越逼越近了，”他说，“你的一切成就都是依靠这种惊人的虚张声势的力量吗?”

“虚张声势的是你，”福尔摩斯严肃地说，“列昂·斯特戴尔博士，而不是我。我把我的结论所依据的事实说几件给你听，借以作为佐证。关于你从普利茅斯回来，而把大部分财物运到非洲去，我只想提一点，即这首先使我了解到，你本人是构成这一戏剧性事件的重要因素之一——”

“我是回来——”

“你回来的理由，我已经听你说了，我认为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也是不充分的。这且不说。你来问我怀疑谁，我没有答复你，你就去找牧师。你在牧师家外面等了一会儿，最后回到你自己的住处去了。”

“你怎么知道？”

“我在你后面跟着。”

“我没有发现有人。”

“既然我要跟着你，当然不能让你看见。你在屋里整夜坐立不安。你拟定了一些计划，准备在第二天清晨执行。天刚破晓你就出了房门。你的门边放着一堆淡红色小石子。你拿了几粒放进口袋。”

斯特戴尔猛然一愣，惊愕地看着福尔摩斯。

“你住的地方离牧师的家有一英里。你迅速地走完了这一英里路。我注意到，你穿的就是现在你脚上的这双起棱的网球鞋。你穿过牧师住宅的花园和旁边的篱笆，出现在特雷根尼斯住处的窗下。当时天已大亮，可是屋里还没有动静。你从口袋里取出小石子，往窗台上扔。”

斯特戴尔一下站了起来。

“你干得像魔鬼一样出色！”他嚷道。

福尔摩斯对此赞扬付诸淡淡一笑。“在特雷根尼斯还没有来到窗前的时候，你扔了两把，也可能是三把小石子。你叫他下楼。他赶忙穿好衣服，下楼到了起居室。你是从窗子进去的。你们相会

的时间很短。相会时，你在屋里来回踱步。后来，你出去，关上了窗子，站在外面的草地上，抽着雪茄注视屋里发生的情况。最后，等到特雷根尼斯死了，你就又从来的路回去了。现在，斯特戴尔博士，你怎么能证明你的这种行为是正当的呢？行为的动机何在呢？如果你说假话，或者是胡诌，我向你保证，这件事就永远不会由我经手了。”

客人听了控告人的这番话，脸色苍白。他坐着沉思，两只手蒙住脸。突然一阵冲动，他从前胸口袋里取出一张照片，扔到我们面前的一张粗糙的石桌上。

“我那样做，就是为了这个，”他说。

这是一张半身像片。像片上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的面孔。福尔摩斯弯身看那张像片。

“布伦达·特雷根尼斯，”他说。

“对，布伦达·特雷根尼斯，”客人重复了一遍。“多年来，我爱她。多年来，她爱我。这就是人们所惊奇的我在科尼什隐居的秘密所在。隐居使我接近这世界上我最心爱的一件东西。我不能娶她，因为我有妻子。我妻子离开了我多年，可是根据这令人悲叹的英格兰法律，我不能同我妻子离婚。布伦达等了好些年。我也等了好些年。现在，这就是我们等待的结果。”一阵沉痛的呜咽震动着他那巨大的身躯。他用一只手捏住他那花斑胡子下面的喉咙。他又竭力控制住自己，继续往下说：

“牧师知道。他知道我们的秘密。他会告诉你，她是一个人间的天使。因此，牧师打电报告诉我，我就回来了。当我得知我的心上人遭到这样的不幸的时候，行李和非洲对我又算得了什么？在这一点上，福尔摩斯先生，你是掌握了我的行动的线索的。”

“说下去，”我的朋友说。

斯特戴尔博士从口袋里取出一个纸包，放在桌上。纸上写着“Radix pedis diaboli”几个字，下面盖有一个红色标记，表示有毒。

他把纸包推给我。“我知道你是医生，先生。这种制剂你听说过吗？”

“魔鬼脚跟！没有，从来没听说过。”

“这也不能怪你的专业知识，”他说，“只有一个标本放在布达①的实验室里，在欧洲再没有别的标本了。药典里和毒品文献上都还没有记载。这种根，长得像一只脚，一半像人脚，一半像羊脚，一位研究药材的传教士就给它取了这么一个有趣的名字。西部非洲一些地区的巫医把它当作试罪判决法②的毒物，严加保密。我是在很特殊的情况下在乌班吉专区③得到这一稀有标本的。”他边说边打开纸包。纸包里露出一堆像鼻烟一样的黄褐色药粉。

“还有呢，先生？”福尔摩斯严肃地问道。

“福尔摩斯先生，我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你都已经了解了，事情显然和我利害攸关，应当让你知道全部情况。我和特雷根尼斯一家的关系，我已经说过了。我和他们兄弟几人友好相处，是为了他们的妹妹。家里为钱发生过争吵，因而使莫梯墨与大家疏远。据说又和好了，所以后来我和他接近，就像我接近另外几个兄弟一样。他阴险狡猾，诡计多端，有好几件事使我对他产生了怀疑，但是，我没有任何和他正面争吵的理由。

“两个星期前，有一天，他到我住的地方来。我拿出一些非洲古玩给他看。我也把这种药粉给他看了，并且把它的奇效告诉了他。我告诉他，这种药会如何刺激那些支配恐惧情感的大脑中枢，并且告诉他，当非洲的一些不幸的土人受到部落祭司试罪判决法的迫害时，他们不是被吓疯就是被吓死。我还告诉他，欧洲的科学家也无法检验分析它。他是怎样拿的，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离开房间。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是在我打开橱柜，弯

① 匈牙利地名。——译者注
② 要人服用毒品，如果服者不伤或不死，便算无罪。——译者注
③ 扎伊尔地名。——译者注

身去翻箱子的时候，偷偷取走了一部分魔鬼脚跟。我记得很清楚，他接二连三地问我产生效果的用量和时间。可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问这些是心怀鬼胎的。

“这件事，我也没有放在心上。我在普利茅斯收到牧师打给我的电报，才想起这一点。这个坏蛋以为在我听到消息之前，我早已出海远去了，并且以为我一到非洲，就会几年没有音信。可是，我马上就回来了。我一听到详细情况，就肯定是使用了我的毒药。我来找你，指望你会作出某种其他的解释。可是，不可能有。我深信莫梯墨·特雷根尼斯是凶手；我深信他是谋财害命。如果家里的人都精神错乱了，他就成了共有财产的唯一监护人。他对他们使用了魔鬼脚跟，害疯了两个，害死了他的妹妹布伦达——我最心爱的人，也是最爱我的人。他犯了罪，应当怎样惩办他呢？

“我应当诉诸法律吗？我的证据呢？我知道事情是真的，可是我能使一个由老乡们组成的陪审团相信这样一段离奇古怪的故事吗？也许能，也许不能。但我不能失败。我的心灵要求我报仇。我对你说过一次，福尔摩斯先生，我的大半生没有受过法律的约束，到头来我有了自己的法律。现在正是这样。我认定了，他使别人遭到的不幸也应该降临到他自己的头上。要不然，我就亲自主持公道。眼下，在英格兰没有人比我更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了。

“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了。其余的情况是你本人提供的。正如你所说，我过了一个坐立不安的夜晚，一大早就出了家门。我预计到，很难把他叫醒，于是我从你提到的石堆里抓了一些小石子，用来往他的窗子上扔。他下楼来，让我从起居室的窗口钻进去。我当面揭露了他的罪行。我对他说，我来找他，既是法官又是死刑执行人。这个无耻之徒倒在椅上。他看见我拿着手枪，他吓瘫了。我点燃了灯，洒上药粉。我在外面的窗口边站着，如果他想逃走，我就给他一枪。不到五分钟他就死了。啊，天哪！他死啦！可是，我的心坚如铁石，因为他受的痛苦，正是我那无辜的心上人在他

之前所受的痛苦。这就是我的故事，福尔摩斯先生。如果你爱上一个女人，或许你也会这样干的。不管怎么说，我听候你的处置。你愿意采取什么步骤就采取什么步骤好了。我已经说了，没有哪一个活着的人能比我更不怕死。”

福尔摩斯默默不语，坐了一会儿。

“你有什么打算？”他最后问道。

“我原来想把自己的尸骨埋在非洲中部。我在那里的工作只进行了一半。”

“去进行剩下的一半吧，”福尔摩斯说，“至少我不愿阻止你前去。”

斯特戴尔博士伸直魁梧的身体，严肃地点头致意，离开了凉亭。福尔摩斯点燃烟斗，把烟丝袋递给我。

“没有毒的烟可以换换口味，使人愉快，”他说。“华生，我想你一定会同意，这个案件不用我们去干预了。我们作的调查是自主的，我们的行动也是自主的。你不会去告发这个人吧？”

“当然不会，”我回答说。

“华生，我从来没有恋爱过。不过，如果我恋爱过，如果我爱的女子遭此惨遇，我也许会像我们这位目无法纪的猎狮人一样干的。谁知道呢？唔，华生，有些情况非常明显，我不再说了，免得给你的思绪添麻烦。窗台上的小石子当然是进行研究的起点。在牧师住宅的花园里，小石子显得不同一般。当我的注意力集中到斯特戴尔博士和他住的村舍的时候，我才发现和小石子极其相似的东西。白天燃着的灯和留在灯罩上的药粉是这一非常明显的线索上的另外两个环节。亲爱的华生，现在，我想我们可以不去管这件事了，可以问心无愧地回去研究迦勒底语的词根了，而这些词根肯定可以从伟大的凯尔特方言的科尼什分支里去探索。”

最后致意

歇洛克·福尔摩斯的收场白

八月二日晚上九点钟——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八月。人们也许已经想到，上帝的诅咒使得这个堕落的世界显得沉闷无聊，因为在闷热的空气中,有一种令人可怕的静寂和渺茫期待的感觉。太阳早已落山，但是仍留有一道血红色的斑痕，像裂开的伤口低挂在遥远的西边天际。上空星光烁烁，下面，船只上的光亮在海湾里闪耀。两位著名的德国人伫立在花园人行道的石栏旁边。他们身后是一长排低矮沉闷的人字形房屋。他们往下眺望着白垩巨崖脚下的那一大片海滩。冯·波克本人曾像一只到处游荡的山鹰,四年前就在这处悬崖上栖息下来。他们紧挨着站在那里在低声密谈。从下面望去，那两个发出红光的烟头就像是恶魔的两只眼睛，在黑暗中窥视，在黑暗中冒着烟。

冯·波克是个卓越的人物。他在为德国皇帝效忠的谍报人员当中几乎是首屈一指的。由于他的才干，首先把他派到英国去执行一项最为重要的使命，但是，自从他接受任务以后，世界上真正了解真相的那么五六个人才算越来越明了了他的才干。其中之一就是他现在的同伴、公使馆一等秘书冯·赫林男爵。这时男爵的那辆一百马力的本茨轿车正堵塞在乡间小巷里，等着把他的主人送回伦敦去。

"据我对事件趋势的判断，你也许本周内就可以回柏林去,"秘书在说,"亲爱的冯·波克，等你到了那边，我想你会对你将受

到的欢迎感到惊奇的。这个国家的最高当局对你的工作的看法，我曾偶有所闻。”秘书的个子又高又大，口音缓慢而深沉，这一直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主要资本。

冯·波克笑了起来。

“要骗过他们并不很难，”他说道，“没有比他们更加温良而单纯的人了。”

“这一点我倒不知道，”秘书若有所思地说。“他们有一些奇怪的限制，我们必须学会遵守这些限制。正是他们表面上的这种简单，对一个陌生人才是陷阱。人们得到的第一个印象是，他们温和之极。然后，你会突然遇到非常严厉的事情，你这就会明白你已经达到限度，必须使自己适应事实。比如说，他们有他们偏执的习俗，那是必须遵守的。”

“你意思是说‘良好的礼貌’之类的东西吗？”冯·波克叹了一口气，好像一个吃过苦头的人似的。

“说的是表现出来的各种希奇古怪的英国式的偏见。就以我犯过的一次最大的错误来说吧——我是有资格谈谈我自己的错误的，因为如果充分了解我的工作，也就会知道我的成就了。那时我初次来到这里，我被邀请去参加在一位内阁大臣的别墅举行的一次周末聚会。谈话随便得简直令人吃惊。”

冯·波克点点头。“我去过那儿，”他淡漠地说。

“不用说，我自然把情报向柏林作了简要汇报。不幸，我们的那位好首相对这类事情相当大意，他在广播中发表的谈话表明他已经了解了这次所谈的内容。这样一来，当然就追到我头上了。我这次吃的亏，你可不知道。我告诉你，在这种场合，我们的英国主人们可不是温和可欺的。为了消除这次的影响，花了我两年时间。现在，像你这副运动家姿态——”

“不，不，别把它叫做姿态。姿态是人为的。我这是很自然的。我是个天生的运动家。我有此爱好。”

“好啊，那就会更有效果了。你同他们赛艇，同他们一起打猎，你打马球，你在各项运动中都同他们比一比，你的单人四马车赛在奥林匹亚是得了奖的。我还听说你甚至还同年轻的军官比过拳击。结果又怎样呢？谁也没有把你当一回事。你是个‘运动老行家’，‘一个作为德国人来说是相当体面的家伙’，一个酗酒，上夜总会，在城里到处游逛，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伙子。你这所安静的乡村住宅向来是个中心，在英国的破坏活动，有一半是在这儿进行的。而你这位爱好体育的乡绅竟然是欧洲最机智的特工人员。天才，我亲爱的冯·波克——天才呀！”

“过奖了，男爵。不过我敢说我在这个国家的四年没有虚度。我那个小小的库房还没有给您看过。您愿意进来一会儿吗？”

书房的门直通台阶。冯·波克把门推开，在前面带路。他咔嗒一声打开电灯开关，然后把门关上，那个大块头的人跟在他身后。他仔细把花格窗上厚厚的窗帘拉严密。等到这一切预防措施完毕，他才把他那张晒黑了的鹰脸转向他的客人。

“有些文件已经不在，”他说，“昨天，我妻子和家属离开这里到福勒辛去了，不很重要的文件已让他们带走。其余的一些，我当然要求使馆给以保护。”

“你的名字已经作为私人随员列入名单。对你和你的行李不会有困难。当然，我们也可以不必离开，这也同样是可能的。英国可能扔下法国不管，让法国听天由命。我们可以肯定，英法之间没有签订有约束性的条约。”

“比利时呢？”

“比利时也一样。”

冯·波克摇摇头。“我真不明白这怎么能行。明明有条约摆在那儿。比利时永远也无法从这一屈辱中恢复过来了。”

“她至少可以暂时得到和平。”

“那么她的荣誉呢？”

“嗤！亲爱的先生，我们生活在一个功利主义的时代。荣誉是中世纪的概念。此外，英国没有准备。我们的战争特别税高达五千万，我们的目的是人人都能看得出来的，就好像在《泰晤士报》头版上登广告一样，可是偏偏没有把英国人从睡梦中唤醒，这真是不可思议。到处都可以听到谈这个问题。我的任务就是寻找答案。到处也出现一股怒气，我的任务就是平息怒气。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在最关键的一些问题上——军需品的储备，准备进行潜水艇袭击，安排制造烈性炸药——都毫无准备。尤其是我们挑起了爱尔兰内战，闹得一塌糊涂，使英国自顾不暇，她怎么还能参战呢。”

“她必须为自己的前途着想。”

“啊，这是另外一回事。我想，到了将来，我们对英国将有非常明确的计划，而你的情报对我们是极为重要的。对于约翰·布尔先生①来说，不是今天就是明天的事。如果她愿意在今天，我们已作好充分的准备。如果是明天，我们的准备就更加充分了。我倒认为，英国应当放聪明一些，参加盟国作战不如不参加盟国作战。不过，这是他们自己的事。这个星期是决定他们命运的一周。不过你刚才谈到你的文件啦。”他坐在靠椅里，灯光照在他光秃的大脑袋上。他悠然自得地在咂着雪茄烟。

这个镶有橡木护墙板、四壁是书架的大房间的远处角落挂着幕帘。拉开幕帘，露出一个黄铜大保险柜。冯·波克从表链上取下一把小钥匙，在锁上经过一番拨弄，打开了沉重的柜门。

“瞧！”他说，站在一边，用手一指。

灯光把打开的保险柜的里边照得雪亮，使馆秘书聚精会神地凝视着保险柜里一排排装得满满的分类架。每一分类架上有一标签。他一眼望去，是一长串标题，如“浅滩”、“港口防御”、“飞

---

① 又译约翰牛，英国的绰号。——译者注

机”、“爱尔兰”、“埃及”、“朴次茅斯要塞”、“海峡”、“罗塞斯”以及其他等等。每一格里装满了文件和计划。

“了不起!”秘书说。他放下雪茄烟，两只肥手轻轻地拍着。

“一切都是四年里弄到的，男爵。对一个嗜饮酒爱骑马的乡绅来说，干得不坏吧。不过我收藏的珍品就要到了，已经给它备好了位置。”他指着一个空格。空格上面印着“海军信号”字样。

“可是你这里已经有了一份卷宗材料啦。”

“过时了，成了废纸了。海军部已有警觉，把密码全换了。男爵，这是一次打击——我全部战役中最严重的挫折。幸亏我有存折和好帮手阿尔塔蒙。今天晚上将一切顺利。”

男爵看看表，感到失望，发出一声带喉音的叹息。

“唉，我实在不能再等了。眼下，事情正在卡尔顿大院里进行，这一点你是可以想象的。我们必须各就各位。我本来以为可以把你获得巨大成功的消息带回去。阿尔塔蒙没有说定时间吗?”

冯·波克翻出一封电报。

今晚一定带火花塞来。

阿尔塔蒙

“火花塞，唔?”

“你知道，他装作汽车行家，我开汽车行。我们说的是汽车备件，实际上这是我们的联络暗号。如果他说散热器，指的就是战列舰；说油泵，指的就是巡洋舰，如此等等。火花塞就是指海军信号。”

“正午的时候从朴次茅斯打来的，”秘书一边说一边查看姓名地址，“对了，你打算给他什么?”

“办好这件事，给他五百镑。当然他还有工资收入。”

“贪婪的无赖。他们这些卖国贼是有用处的。不过，给他们

一笔杀人的赏钱，我不甘心。”

“给阿尔塔蒙，我什么都舍得。他是个好样儿的工作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只要我给他的钱多，他无论如何可以交货。此外，他不是卖国贼。我向你担保，和一个真正的爱尔兰血统的美国人比较起来，我们最激烈的泛日尔曼容克贵族在对待英国的感情方面只不过是一只幼鸽。”

“哦，是爱尔兰血统的美国人？”

“你要是听他谈话，你是不会怀疑这一点的。有时候我无法理解他。他好像向英王的英国人宣战了，也向英国的国王宣战了。你一定要走吗？他随时可能到这里来。”

“不等了，对不起，我已经超过停留的时间。我们明天清早等你来。等到你从约克公爵台阶的小门里取得那本信号簿，你在英国的经历就胜利结束了。哟！匈牙利葡萄酒！”他指着一个封得非常严实、沾满尘土的酒瓶。酒瓶旁边的托盘里放着两只高脚酒杯。

“在您上路之前，请您喝一杯吧？”

“不了，谢谢。看来你是要痛饮一番的样子。”

“阿尔塔蒙很爱喝酒，特别喜欢我的匈牙利葡萄酒。他是个火性子，一些小事情需要敷衍一下。我向你保证，我是不得不细察他。”他们又走到外面台阶上。台阶的那一头，男爵的司机踩动了油门，那辆大轿车隆隆地发动着并摇晃了起来。“我想，这是哈里奇的灯火吧，”秘书说着披上了风雨衣。“一切显得多么寂静太平。一个星期之内也许就会出现另外的火光，英国海岸就不是那么平静的地方啦！如果齐伯林答应我们的事成为现实①，就连天堂也不会很太平了。咦，这是谁？”

他们身后只有一个窗口露出灯光。屋里放着一盏灯。一个脸

---

① 指德国人齐伯林发明的“齐伯林飞船”。——译者注

色红润的老年妇女，头戴乡村小帽坐在桌旁。她弯着腰在织东西，不时停下来抚摩她身边凳子上的一只大黑猫。

“这是玛莎，我留下的唯一的仆人。”

秘书咯咯一笑。

“她几乎是不列颠的化身，”他说，“专心一意，悠闲自在。好了，再见，冯·波克！”他招招手，进了汽车。车头上的灯射出两道金色的光柱，穿过黑暗。秘书靠在豪华轿车的后座上，满脑子在想即将降临的欧洲悲剧。当他的汽车在乡村小街上拐来拐去的时候，迎面开过来一辆小福特汽车，他都没有注意到。

车灯的亮光消失在远处，这时冯·波克才慢慢踱向书房。当他经过时，他注意到老管家已经关灯就寝了。他那占地很广的住宅里一片寂静和黑暗，这使他有了一种新的体会，因为他的家业大，他家里的人都平安无恙。除了那个老妇人在厨房里磨蹭以外，这个地方由他一个人独占，想到这些，他又感到欣慰。书房里有许多东西需要整理，于是他动起手来，直到他那俊美的脸被烧文件的火光烤得通红。桌旁放着一个旅行提包。他开始仔细而有条理地整理贵重物件，准备放进皮包。当他刚要进行这一工作，他那灵敏的耳朵听到远处有汽车声。他顿时满意地舒了一口气。他将皮包上的皮带拴好，关上保险柜门，锁好，赶忙走向外面的台阶。来到台阶上，正好看见一辆小汽车的车灯。小汽车在门前停下，车里跳出一个人，迅速向他走来。车里的那个司机上了一点年纪，一脸灰白胡子，但身体结实。他坐在那里像是要准备整夜值班似的。

“好啊？”冯·波克急切地问道，一边向来访的人迎上去。

来人得意洋洋地举起一个黄纸小包挥动着作为回答。

“今晚你得欢迎我呀，先生，”他嚷道，“我到底是得胜而归啦。”

“信号？”

“就是我在电报里说的东西。样样都有，信号机，灯的暗码，马可尼式无线电报——不过，你听着，是复制的，可不是原件，那太危险。不过，这是真货，你可以放心。”他粗里粗气地拍拍德国人的肩膀，显得很亲热。德国人躲开了这种亲热的表示。

“进来吧，”他说，“屋里就我一个人。我等的就是这个。复制品当然比原件好。要是丢了原件，他们会全部更换的。你认为复制品靠得住吗？”

这个爱尔兰籍的美国人进了书房，舒展修长的四肢坐在靠椅上。他是一个又高又瘦的六十岁的人，面貌清癯，留着一小撮山羊胡子，真像山姆大叔的漫画像。他嘴角叼着一支抽了一半的、被唾沫浸湿了的雪茄烟。他坐下以后，划了一根火柴，把烟重新点燃。“打算搬走啦？”他一面说，一面打量四周。“喂，喂，先生，”他接着说，保险柜前面的幕帘这时是拉开的，他的目光落到了保险柜上面。“你就把文件放在这里面？”

“为什么不呢？”

“唉，放在这么一个敞开的新玩意儿里面！他们会把你当成间谍的。嗐，一个美国强盗用一把开罐头的小刀就可以把它打开了。要是我早知道我的来信都放在这样一个不保险的地方，我还写信给你才是傻瓜哩。”

“哪一个强盗也拿这个保险柜没办法，”冯·波克回答说。“随便你用什么工具都锯不断这种金属。”

“锁呢？”

“也不行。锁有两层。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吗？”

“我可不知道，”美国人说。

“你想把锁打开，首先你得知道某一个字和几个号码。”他站立起来，指着钥匙孔四周的双层圆盘。“外面一层是拨字母的，里面一层是拨数字的。”

“哦，哦，好极啦。”

“所以，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这是我四年前请人制成的。我选定字和数字的办法，你觉得怎么样？”

“我不懂。”

“哦，我选定的字是‘八月’，数字是‘1914’。你看这儿。”

美国人脸上显出惊异和赞赏的神色。

“唷，真了不起！你这玩意儿真妙。”

“是啊，当时能猜出日期的也没有几个人。现在你知道了。我明天早上就关门不干了。”

“那么，我看你也得把我安顿一下呀。我可不愿意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他妈的这个国家里。我看，一个星期，也许不到一个星期，约翰牛就要竖起后腿跳起来发火了。我倒不如过海去观望观望。”

“可你是美国公民呀？”

“那又怎么样。杰克·詹姆斯也是美国公民，还不是照样在波特兰坐牢。对英国警察说你是美国公民顶个屁用。警察会说：‘这里是英国法律和秩序管辖的地方。’对了，说起杰克·詹姆斯来，先生，我觉得你并没有尽力掩护好你手下的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冯·波克严厉地问道。

“嗯，你是他们的老板，对不对？你不能让他们失败。可是他失败了，你什么时候救过他们呢？就说詹姆斯——”

“那是詹姆斯自己的过错。这你自己也知道。他干这一行太喜欢自作主张。”

“詹姆斯是个笨蛋——我承认。还有霍里斯。”

“这个人是疯子。”

“噢，他到最后是有点糊里糊涂。他得从早到晚和一百来个想用警察的办法对待他的家伙打交道，这也够使人发狂了。不过现在是斯泰纳——”

冯·波克猛然一愣，脸色由红转白。

“斯泰纳怎么啦?”

“哼，他们逮住他啦，就是这么回事。他们昨晚抄了他的铺子，连人带文件都进了朴次茅斯监狱。你一走了事，他这个可怜虫还得吃苦头，能保住性命就算幸运了。所以，你一过海，我也要过海去。”

冯·波克是个坚强而能自我控制的人，但是显而易见，这一消息使他感到震惊。

“他们怎么会抓到斯泰纳的呢?”他喃喃地说，“这个打击真糟透啦。”

“你差点儿碰上更糟糕的事哩，因为我想，他们要抓我的日子也不会远了。”

“不至于吧!”

“没错儿。我的房东太太弗雷顿受到过查问。我一听这事，就知道我得赶紧了。不过，先生，我想知道的是，警察是怎么知道这些事儿的?自从我签字替你干事以来，斯泰纳是你损失的第五个人了。要是我不赶紧，我知道第六个人会是谁。这，你怎么解释呢?你眼看手下的人一个个失败，你不觉得惭愧吗?”

冯·波克的脸涨得通红。

“你怎么敢这样说话?”

“我要是不敢做不敢当，先生，我就不会给你干事了。不过，我把我心里想的事直截了当告诉你吧。我听说，对你们德国政客来说，每当一名谍报人员任务完成后就把他甩了，这你们是不会感到可惜的。”

冯·波克猛地站了起来。

“你竟敢说是我出卖了我自己的谍报人员!”

“我不是这个意思，先生，反正总有一只囮鸟，或是一个骗局。这得由你们去把问题查清楚。反正我不想玩命了。我这就要去小荷兰，越快越好。”

冯·波克压制住怒气。

“我们曾经长期合作,现在值此胜利的时刻不应该发生争吵,”他说,“你的工作干得很出色,冒了许多风险,这一切,我不会忘记。尽量设法到荷兰去吧,从鹿特丹再坐船去纽约。在下个星期内,别的航线都不安全。那本书我来拿着,同别的东西包在一起。”

这位美国人手里拿着那个小包,没有交出去的意思。

“钱呢?”他问道。

“什么?”

“现款。酬金。五百镑。那个枪手最后他妈的翻脸不认账了,我只好答应再给他一百镑清账,要不对你我都没有好处。他说‘没办法!’他说的也是实话。不过给了这最后的一百镑,事情就成了。从头到尾,花了我两百镑。所以,不给钞票就叫我罢休,恐怕说不过去吧。”

冯·波克苦笑一下。“看来,你对我的信誉评价不高哇,”他说,“你是要我先交钱,再给我书吧。”

“唔,先生,作交易嘛。”

“好吧。照你的办。”他在桌边坐下,从支票簿上撕下一张支票,在上面写了几笔,但是没有交给他的同伴。“你我的关系弄到这种地步,阿尔塔蒙先生,”他说,“既然你信不过我,我也没有理由信得过你了。懂吗?”他补上一句,转过头看看站在他身后的那位美国人。“支票在桌子上。在你取款之前,我有权检查你的纸包。”

美国人把纸包递过去,什么也没有说。冯·波克解开绳子,把包在外面的两张纸打开。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本蓝色小书,他暗自吃惊,坐在那里对着书呆了一会儿。书的封面上印着金字:《养蜂实用手册》。这个间谍头子对这个与谍报风马牛不相及的奇怪书名刚瞪眼看了一会儿功夫,他的后脖颈儿就被一只手死死卡住了。一块浸有氯仿的海绵放到了他那扭歪了的脸上。

“再来一杯，华生！”福尔摩斯一边说一边举起一个帝国牌葡萄酒瓶。

坐在桌旁的那个结实的司机迫不及待地把酒杯递过去。

“真是好酒，福尔摩斯。”

“美酒，华生。我们这位躺在沙发上的朋友曾对我说过，这酒肯定是从弗朗兹·约瑟夫在申布龙宫的专门酒窖里运来的。劳驾请你把窗子打开，氯仿的气味对我们的品尝可没有好处。”

保险柜半开着。福尔摩斯站在柜前，取出一本一本的卷宗，逐一查看，然后整整齐齐地放进冯·波克的提包。这个德国人躺在沙发上睡觉，鼾声如雷，一根皮带捆着他的胳膊，另一根皮带捆着他的双脚。

“不用慌，华生。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的。请你按铃，好吗？除了玛莎以外，这屋里没有别人。玛莎起的作用令人钦佩。我一开始处理这一案件，就把这里的情形告诉了她。啊，玛莎，一切顺利。你听了一定会高兴的。”

满心高兴的老太太出现在过道上。她对福尔摩斯屈膝行礼，笑了一笑，但是有些不安地看了一眼沙发上的那个人。

“没什么，玛莎，完全没有伤着他。”

“那就好，福尔摩斯先生。从他的知识程度来看，他倒是个和气的主人。他昨天要我跟他的妻子一起到德国去，那可就配合不上您的计划了，是吧，先生？”

“是配合不上，玛莎。只要有你在这里，我就放心。我们今天晚上等你的信号等了好一会儿。”

“那个秘书在这儿，先生。”

“我知道。他的汽车是从我们的汽车旁边开过去的。”

“我还以为他不走了哩。我知道，先生，他在这儿，就没法配合你的计划。”

“确是如此。我们大约等了半个钟头，就看见你屋里射出的

灯光，知道没有障碍了。玛莎，你明天去伦敦，可以在克拉瑞治饭店向我报告。"

"好的，先生。"

"我想你是准备走了。"

"是的，先生。他今天寄了七封信。我都照样记下了地址。"

"好极了，玛莎。我明天再细细查看。晚安。这些文件，"当老太太走远了，福尔摩斯接着说，"不很重要，因为文件所提供的情报当然早已到了德国政府手里。这些原件是无法安全送出这个国家的。"

"那么说，这些文件没有用了。"

"我也不能这么说，华生。文件至少可以向我们的人表明什么已经被别人知道，什么还没有被别人知道。有许多这类文件都是经过我的手送来的，不用说，根本不可靠。能够看到一艘德国巡洋舰按照我提供的布雷区的计划航行在索伦海上，将使我的晚年不胜荣耀。而你，华生——"他放下手头的工作，扶着老朋友的双肩，"我还没有看见你的真面目呢。这几年你过得怎么样？你看起来还像从前那样是个愉快的孩子。"

"我觉得年轻了二十岁，福尔摩斯。当我收到你要我开车到哈里奇和你见面的电报时，我很少那样高兴过。可是你，福尔摩斯——你也没有什么改变——除了山羊小胡子之外。"

"这是为我们的国家作出的一点牺牲，华生，"福尔摩斯说着捋一捋小胡子。"到了明天就成了不愉快的回忆了。我理过发，修整修整外表，明天再度出现在克拉瑞治饭店的时候，无疑会和我扮演美国人这一花招之前的我一模一样——在我扮演美国人这个角色之前——请你原谅，华生——我的英语似乎已经长时期不纯了。"

"可你已经退休了，福尔摩斯。我们听说你已在南部草原的一个小农场上与蜜蜂和书本为伍，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了。"

“一点不错，华生。这就是我悠闲自在生活的成果——我近年来的杰作！”他从桌上拿起一本书，念出书的全名：《养蜂实用手册，兼论隔离蜂王的研究》。“是我一个人完成的。这项成果是我日夜操劳，苦心经营取得的。我观察过这些勤劳的小小蜂群，正如我曾一度观察伦敦的罪犯世界一样。”

“那么，你怎么又开始工作了呢？”

“啊，我自己也常常感到有些奇怪。单是外交大臣一个人，我倒还能经受得住，可是首相也打算光临寒舍——是这样，华生，躺在沙发上的这位先生对我国人民可太好啦。他有一伙人。我们的好些事情都失败了，可是找不出原因。怀疑到一些谍报人员，甚至逮捕了一些。但是事实证明，存在着一支强大的秘密核心力量。加以揭露是绝对必要的。一股强大的压力迫使我感到侦查此事责无旁贷。花了我两年时间，华生，但这两年不是没有乐趣的。等我把下面的情况告诉你，你就知道事情是多么复杂了。我从芝加哥出发远游，加入了布法罗的一个爱尔兰秘密团体，给斯基巴伦的警察添了不少麻烦，最后引起冯·波克手下的谍报人员的注意。这个人认为我有出息，就推荐了我。从那时起，我取得了他们的信任。这样，使他的大部分计划巧妙地出了差错，他手下五名最精干的谍报人员都进了监狱。华生，我监视着他们，他们成熟一个，我就摘一个。唔，华生，但愿你依然如故！”

这最后一句话是说给冯·波克本人听的。他经过一阵喘息和眨眼之后，安安静静地躺着在听福尔摩斯说话。现在他狂吼起来，用德语谩骂。他的脸气得直抽搐。福尔摩斯在他的犯人诅咒时却在一边迅速地检查文件。

“德国话虽然不富于音乐性，但也是所有语言中最有表达力的一种语言，”当冯·波克骂得精疲力竭停息下来时，福尔摩斯说道。“喂！喂！”他接着说，这时他的眼睛盯着他还没有放进箱子的一张临摹图的一角。“还应该再抓一个。我不知这位主任会计是

个无赖，虽然我已长期监视着他。冯·波克先生，你得回答许多问题呀。”

俘虏在沙发上挣扎着坐了起来，他以一种惊讶和憎恨兼而有之的奇怪神情看着捕获他的人。

“阿尔塔蒙，我要跟你较量一下，”他郑重缓慢地说，“即使花去我毕生时间，我也要跟你较量一下。”

“这是你们的老调子啦，”福尔摩斯说，“过去我听得多了。这是已故的伤心的莫里亚蒂教授喜欢唱的调子。塞巴斯蒂恩·莫兰上校也唱过这种调子。然而，我活着，并且还在南部草原养蜂。”

“我诅咒你，你这个双料货的卖国贼！”德国人嚷道，使劲地拉扯他身上的皮带，狂怒的眼睛里杀气腾腾。

“不，不，还不至于那样坏，”福尔摩斯笑着说，“我来告诉你，芝加哥的阿尔塔蒙先生，实际上并无其人。我不过使用他一下，他已经消失了。”

“那，你是谁？”

“我是谁，这并不重要。既然你对此感兴趣，冯·波克先生，我告诉你，这不是我第一次和你家里的人打交道。我过去在德国做过大笔生意。我的名字，你也许并不生疏。”

“我倒愿意知道，”这个普鲁士人冷冷地说。

“当你的堂兄亨里希任帝国公使的时候，使艾琳·艾德勒和前波希米亚国王分居的是我；把你母亲的哥哥格拉劳斯坦伯爵救出虚无主义者克洛普曼的魔手的也是我。我还——”

冯·波克惊愕地坐了起来。

“原来都是同一个人，”他嚷道。

“一点不错，”福尔摩斯说。

冯·波克叹了一口气，又倒在沙发上。“那些情报，大部分是经过你的手，”他嚷道，“那值个什么？瞧，我干了些什么？把我毁啦，永远毁啦！”

“当然是有点靠不住，”福尔摩斯说，“需要加以核对，而你却没有时间去核对。你的海军上将可能会发现，新式大炮比他料想的要大些，巡洋舰也可能稍微快些。”

冯·波克绝望地一把掐住自己的喉咙。

“有许多别的细节到时候自然会水落石出。但是，冯·波克先生，你有一种德国人很少有的品质。那就是：你是位运动员。当你认识到你这位以智胜人者终于反被人以智取胜的时候，你对我并不怀恶意。不管怎么说，你为你的国家尽了最大努力，我也为我的国家尽了最大努力，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加合乎常情的呢？另外，”他的手一面放在这位屈伏着的人的肩上，一面并非不客气地接着说，“这总比倒在某些卑鄙的敌人面前要好些。华生，文件已准备好了。如果你能帮我处理一下这个犯人，我想我们立即就可以出发去伦敦了。”

搬动冯·波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身强力壮，拼命挣扎。最后，我们朋友二人分别抓住他的两只胳膊，慢慢让他走到花园的小道上。几个小时之前，当他接受那位著名外交官的祝贺时，他曾无比自豪、信心百倍地走过这条小道。经过一阵竭力的挣扎，他仍然被捆住手脚，抬起来塞进了那辆小汽车的空座上。他的贵重的旅行提包也摆在他旁边。

“只要条件许可，尽量会让你舒服一些，”一切安排妥当后，福尔摩斯说。“如果我点燃一支雪茄烟放进你嘴里，不算是放肆无礼吧？”

可是对于这个怒气冲冲的德国人来说，一切照顾都是白费的。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我想你懂得，”他说，“你们这样对待我，如果是你的政府之意，那就是战争行为。”

“那么，你的政府和这一切行为又该作何解释呢？”福尔摩斯说着，轻轻敲打手提皮包。

“你是代表你自己的，你无权拘捕我。整个程序是绝对地非

法的、粗暴的。”

“绝对地，”福尔摩斯说。

“绑架德国公民。”

“并且盗窃他的私人文件。”

“哼，你们干的什么，你们自己知道，你，还有你的同谋。等到经过村子的时候，我要是呼救——”

“亲爱的先生，你要是做出这种蠢事来，你就可能会给我们提供一块路标——‘悬吊着的普鲁士人’，由此扩大我们乡村旅店的两种有限的权利。英国人是有耐心的，可是眼下他们有点恼火，最好还是不要过分惹怒他们。冯·波克先生，别这样做。你还是放明白些，安静地跟我们到苏格兰场去。你可以从那儿遣人去请你的朋友冯·赫林男爵，尽管如此，你会发现，你已无法填补他替你在使馆随员当中保留的空缺了。至于你，华生，你还是同我们一起干你的老行当。伦敦是离不了你的。来，同我在这台阶上站一会儿。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一次宁静的交谈了。”

两个朋友亲切交谈了一阵，又一次回忆过去的那些日子。这时，他们的俘虏想挣脱出来，结果还是徒劳。当他们两人向汽车走去的时候，福尔摩斯指着身后月光下的大海，深有所思地摇了摇头。

“要刮东风了，华生。”

“我看不会，福尔摩斯，很暖和嘛。”

“华生老兄！你真是多变的时代里固定不变的时刻。会刮东风的。这种风在英国还从来没有刮过。这股风会很冷，很厉害，华生。这阵风刮来，我们好多人可能就会凋谢。但这依然是上帝的风。风暴过去后，更加纯洁、更加美好、更加强大的国土将屹立在阳光之下。华生，开车，该是我们上路的时候了。我还有一张五百镑的支票要赶快去兑现，因为开票人要是能停付的话，他是会停付的。”



新 探 案

刘 绯译

序　　言

我担心福尔摩斯先生也会变得像那些时髦的男高音歌手一样，在人老艺衰之后，还要频频地向宽厚的观众举行告别演出。是该收场了，不管是真人还是虚构的，福尔摩斯不可不退场。有人认为最好是能够有那么一个专门为虚构的人物而设的奇异的阴间——一个奇妙的、不可能存在的地方，在那里，菲尔丁的花花公子仍然可以向理查逊的美貌女郎求爱，司各特的英雄们仍然可以耀武扬威，狄更斯的欢乐的伦敦佬仍然在插科打诨，萨克雷的市侩们则照旧胡作非为。说不定就在这样一个神殿的某一偏僻的角落里，福尔摩斯和他的华生医生也许暂时可以找到一席之地，而把他们原先占据的舞台出让给某一个更精明的侦探和某一个更缺心眼儿的伙伴。

福尔摩斯的事业已经有不少个年头儿了，这样说可能是夸张了一些。要是一些老先生们跑来对我说，他们儿童时代的读物就是福尔摩斯侦探案的话，那是不会得到我的恭维的。谁也不乐意把关乎个人年纪的事情这样地叫人任意编排。冷酷的事实是，福尔摩斯是在《血字的研究》和《四签名》里初露头角的，那是一八八七年和一八八九年之间出版的两本小书。此后问世的一系列短篇故事，头一篇叫做《波希米亚丑闻》，一八九一年发表在《海滨杂志》上。书出之后，似乎颇受欢迎，索求日增。于是自那以后，三十九年来断断续续所写的故事，迄今已不下于五十六篇，编集为《冒险史》、《回忆录》、《归来记》和《最后致意》。其中近几年出版的最后这十二篇，现在收编为《新探案》。福尔摩斯开始他

的探案生涯是在维多利亚王朝晚期的中叶，中经短促的爱德华时期。即使在那个狂风暴雨的多事之秋，他也不曾中断他自己的事业。因此之故，要是我们说，当初阅读这些小说的青年现在又看到他们的成年子女在同一杂志上阅读同一侦探的故事,也不为过。于此也就可见不列颠公众的耐心与忠实之一斑了。

在写完《回忆录》之后我下定决心结束福尔摩斯的生命，因为我感到不能使我的文学生涯完全纳入一条单轨。这位面颊苍白严峻、四肢懒散的人物，把我的想象力占去了不应有的比例。于是我就这么结果了他。幸亏没有验尸官来检验他的尸体,所以,在事隔颇久以后，我还能不太费力地响应读者的要求，把我当初的鲁莽行为一推了事。对于重修旧业我倒并不后悔，因为在实际上我并没有发现写这些轻松故事妨碍了我钻研历史、诗歌、历史小说、心理学以及戏剧等等多样的文学形式，并在这些钻研之中认识到我的才力之有限。要是福尔摩斯压根儿就没存在过的话，我也未必能有更大的成就，只不过他的存在可能有点妨碍人家看到我其他严肃的文学著作而已。

所以，读者们，还是让福尔摩斯与诸位告别吧！我对诸君以往给我的信任无限感激，在此谨希望我赠给的消遣良法可以报答诸君，因为小说幻境乃是避世消愁的唯一途径。

阿瑟·柯南道尔谨启

显贵的主顾

“现在不碍事了，”这就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回答。十年以来，当我第十次要求披露以下这段故事时，他这样地答复了我。于是我终于得到许可，把我的朋友一生中这段紧要的经历公诸于世。

福尔摩斯和我都有土耳其浴的癖好。在蒸汽弥漫的更衣室里那舒坦懒散的气氛中，我总觉得他比在别的地方更近人情、更爱聊天一些。在北安普敦街浴室的楼上，有一个十分清静的角落，并排放着两只躺椅，而我的记事就从我们躺在这个地方开始，那是一九〇二年九月三日。我问他可有什么令人感兴趣的案子没有。作为回答，他突然从裹着身子的被单里伸出他那瘦长而灵敏的胳臂，从挂在身旁的上衣内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来。

“这也许是个大惊小怪、妄自尊大的蠢货，但也许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他一边说着一边把纸条递给我。“我所知道的也就是信上说的这么一点。”

信是头天晚上从卡尔顿俱乐部发出的。上面写道：

詹姆斯·戴默雷爵士谨向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致意：兹定于明日下午四时半登门造访，将有十分棘手的要事相商，务祈拨冗指教。如蒙俯允，请打电话至卡尔顿俱乐部示知。

“华生，不用说我已经同他约好了，”当我把信递回去时福尔

摩斯说道，“你知道关于戴默雷这个人的情况吗?”

“只知道这个名字在社交界是无人不晓的。”

“好吧，我可以再多告诉你一点。他向以善于处理那些不宜于在报上刊登的棘手问题而出名。你大概还记得在办理哈默福特遗嘱案时他与刘易士爵士的谈判吧。他是一个老于世故的、具有外交本领的人。所以，我敢说这回大概不会是虚张声势，他是真正需要我们的帮助啦。”

“我们的?”

“是啊，华生，如果你肯帮忙的话。”

“我感到很荣幸。”

“那么记住时间是四点半。在此之前，我们且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吧。”

那时我是在安后街的寓所里住，但在约定的时间之前，我已经赶到贝克街了。四点半整，詹姆斯爵士来了。大概用不着去描述他，因为许多人都记得他那开朗率直的性格，宽阔而剃刮得很干净的面颊，尤其是他那快活圆润的声调。他那灰色的爱尔兰眼睛流露着诚恳与坦率。他那富于表情的微笑着的嘴唇含有机智的幽默感。他那发亮的礼帽，深黑的燕尾服，总之，他身上每一处，从黑缎领带上的镶珠别针到光亮的皮鞋上的淡紫色鞋罩，无一不显示出他那出名的讲究衣着的习惯。这位高大雍容的贵族完全支配了这个小房间。

“当然，我是准备在这儿见到华生医生的，”他彬彬有礼地鞠了一个躬说道，“他的合作可能是必要的，福尔摩斯先生，因为这回我们要对付的是一个惯于使用暴力、根本无所顾忌的人。我可以说，他是全欧洲最危险的人物。”

“我过去的几位对手都曾享有过这个尊称，”福尔摩斯微笑着说，“你不吸烟?那就请允许我点燃起烟斗吧。要是你说的这个人比已故的莫里亚蒂教授，或现在还活着的塞巴斯蒂恩·莫兰上校

还要危险的话，那他倒真是值得会一会的。敢问他的大名？”

“你可听说过格鲁纳男爵？”

“你是说那个奥地利的凶杀犯吗？”

戴默雷上校举起戴着羔皮手套的双手，大笑起来。“真有你的！什么事都瞒不过你，福尔摩斯先生！这么说，你已经把他确定为凶杀犯啦？”

“关注大陆上的犯罪案件是我的业务。凡是读过布拉格事件报道的人，谁会怀疑这个人的罪行呢！只是由于一条纯技术的法律条款和一位见证人不明不白的死亡，他才得以逃脱惩罚！当史普卢根峡谷刚一发生那个所谓‘事故’时，我就肯定是他杀害了他的妻子，我如同亲眼看见一样。我也知道他已来英国，而且预感到早晚他会给我找点工作做的。那么，格鲁纳男爵现在怎么啦？我想这次该不会是这个旧悲剧的重演吧？”

“不是，这回更严重。惩罚犯罪虽说重要，但事先预防尤其重要。福尔摩斯先生，眼看着一个可怖的事件，一种残酷的情景在你眼前酝酿起来，明明知道它要导致什么后果而又无法去制止，这真是可怕。一个活人还有比处在这样的地位更难受的吗？”

“是啊。”

“那你就会同情这位主顾了，我是代表他前来的。”

“我没料到你只是一个中间人。委托人是谁？”

“福尔摩斯先生，我不得不请你不要追问这个问题。我必须要做到使他的姓名不致牵连到这个案子里去。他的动机是绝对高尚而纯正的，但他不肯披露姓名。当然你的酬金是绝对不成问题的，而且你可以完全自由行动。我想，主顾的实际姓名是无关紧要的吧？”

“很抱歉，”福尔摩斯说，“我只习惯于案子的一端是谜，如果两头都是谜，那就太迷糊了。詹姆斯爵士，我只能谢绝这个案子了。”

客人慌了。他那开朗、敏感的面孔由于激动和失望而变得阴沉起来。

“福尔摩斯先生，你不知道你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他说道，“你太使我左右为难了。我敢说要是我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你就会认为承办这个案子实在值得骄傲。可是我的诺言又不允许我和盘托出。至少，让我把能说的都说出来好不好？”

“好吧，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说清楚，就是我并没有应许你什么。”

“同意。首先，你一定听说过德·梅尔维尔将军吧？”

“在开伯尔战役出名的梅尔维尔吗？是的，我听说过。”

“他有个女儿，叫维奥莱特·德·梅尔维尔，年轻，有钱，美貌，多才，从各方面说都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女人。我们要设法从魔掌之中营救出来的正是这个女儿，这位可爱而天真的姑娘。”

“就是说，格鲁纳男爵大概把她控制住了？”

“是对女人来说最强有力的控制——爱的控制。这个家伙，你也许听说过，极其漂亮，举止迷人，声调温柔，又富有那种妇女所爱好的浪漫而神秘的神态。据说女人都甘心听他摆布，他也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

“但是像他这样的人，怎么能够遇见维奥莱特小姐这样有身分的女郎呢？”

“那是一次在地中海乘游艇旅行时的事情。当时对游客虽有限制，可都是自己负担旅费的。显然举办者不大知道这位男爵的品行，等知道已经晚了。这个坏蛋缠住了这位小姐，而结果是，他完全地、绝对地赢得了她的心。只是说她爱上了他是不够的，她对他一片痴情；她被他迷住了，仿佛世界上除了他就没有别人了。她根本不许别人说他的坏话。我们想尽方法去治疗她的疯狂，但没有用。简单说吧，她打算下个月跟他结婚。由于她已经到了法定年龄，而且意志如钢，我们实在不知道怎样才能阻止住她。”

“她听说过那个奥地利事件没有?”

“这个狡猾的魔鬼已经把他过去的每一件社会丑闻都告诉她了，但总是把他自己说成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她完全相信了他的说法，别人的话根本听不进去。”

“天哪!可是你肯定无意中已泄露了你那主顾的名字了吧?一定就是梅尔维尔将军了。”

客人坐立不安起来。

“我本来可以顺着你的话来瞒过你，但这不是真实情况。梅尔维尔已经一蹶不振了。这位坚强的军人已经被这件事弄得意气消沉。他那久经战火考验的勇气已经丧失，一下变成了一个蹒跚衰弱的老头儿，再也没有精力去和这个漂亮强壮的奥国恶棍较量了。不过我的主顾是一位和这个将军熟识多年的老朋友，从将军女儿的童年时起就像父亲般地关怀着她。他不能眼看着这个悲剧发生而不设法去阻止它。对这样的事，苏格兰场又无法插手。请你承办这个案子，是他亲自提议的，但是，正如我刚才说过的，他特别提出一个条件，就是不能把他牵扯到这个案子里去。我也知道，福尔摩斯先生，以你的力量，你很容易通过我找出我的主顾是谁；不过我请求你以名誉作担保，千万不要这样做，不要打破这个隐姓微行的谜。”

福尔摩斯异样地微微一笑。

“这我可以担保，”他说道。“我还可以对你说，你的案子使我颇感兴趣，我准备着手进行。但怎么跟你保持联系呢?”

“可以在卡尔顿俱乐部找到我。万一有紧急情况，有一个秘密的电话号码：‘××·31’。”

福尔摩斯把号码记了下来，仍然微笑着，把打开的通讯录放在膝上坐在那里问道：

“请问男爵现在的住址是——”

“金斯敦附近的弗尔诺宅邸。是个大宅子。这家伙不知搞了

什么投机的勾当，走运发了财，这自然使他成了更危险的对手了。”

“他目前在家居住吗？”

“是的。”

“除此以外，你能不能提供一点别的有关这个人的情况？”

“他有一些费钱的嗜好。他喜欢养马。一度他经常在赫林汉打马球，后来他那个布拉格事件传扬开来了，他不得不离开。他还收藏书籍和名画。这个人对于艺术颇为爱好。据我所知，他是一个公认的中国陶瓷权威，还在这方面写了一部著作。”

“复杂的才能，”福尔摩斯说，“有名的犯罪分子都有这种才能。我的老相识查理·皮斯是一个小提琴演奏家，文莱特也是个不寻常的艺术家，此外还有不少人。好吧，詹姆斯爵士，请你通知你的主顾，说我就会着手研究格鲁纳男爵。目前我能说的就是这些。我个人还有自己的一些情报来源，我相信我们总会找到一些办法来打开局面的。”

客人走了以后，福尔摩斯坐在那里久久地陷入沉思之中，仿佛已经忘记了我的在场。终于，他突然醒转过来。

“怎么样，华生，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你最好去会见一下这位小姐本人。”

“我说亲爱的华生，你想想，要是她那可怜的碎了心的老父亲都打动不了她，我一个陌生人能行吗？当然，如果别无他法，这个建议还是值得试一试的。不过我想，我们得从另一个角度着手。我倒觉得欣韦尔·约翰逊可能会有点帮助。”

在我的福尔摩斯回忆录里，我还没有提到过欣韦尔·约翰逊这个人，因为我很少从我朋友晚期的经历中来取材。约翰逊是在本世纪初成为福尔摩斯的有用助手的。起初，约翰逊是作为一个非常危险的恶棍出了名，并在巴克赫斯特监狱两度服刑。后来他悔过自新，投效福尔摩斯，在伦敦黑社会里充当他的耳目，他提供的情报往往被证明是极其重要的。如果约翰逊当了警方的“探

子”的话，那他早就暴露了，不过他参加的案子从来不直接上法庭，所以他的活动一直没有被同伙识破。由于他有过两次判刑的名声，他可以随便出入伦敦的每一家夜总会、小客栈和赌场，加之观察锐敏、头脑灵活，他便成为一个收集情报的理想密探。现在福尔摩斯要找的就是他。

我不可能及时地了解我朋友当时采取的步骤，因为我还有我自己的业务急需处理。不过有一天晚上我遵嘱在辛普森餐馆与他会了面。坐在临街窗前的小桌旁，俯瞰斯特兰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他给我讲述了最近的一些情况。

“约翰逊正在四处活动，”他说。“说不定在黑社会的阴暗角落里他能打听到一点消息，因为只有在这种罪犯的大本营里，我们才能探听到这个人的秘密。”

“不过，既然这位小姐连现有的事实都不信，那么不管你有什么新发现，又怎么能使她回心转意呢？”

“谁敢说呢，华生？女人的心理对男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谜。杀人罪也许可以得到宽宥或辩解，但小小的冒犯也许会刺到痛处，格鲁纳男爵对我说——”

“他对你说话了？！”

“噢，对啦，我还没告诉你我的计划。是啊，华生，我喜欢跟我的对手紧扭在一起。我喜欢面对面地观察一番他到底是个什么货色。在我对欣韦尔作了指示之后，我就上了一辆马车直奔金斯教，见到了这位心情愉快的男爵。”

“他认出你是谁了吗？”

“这并不难，因为我递了我的名片了。他是一个出色的敌手，冷静如冰，声调温柔，和顺得就像是你的一位上等社会的顾问医师，而阴险毒辣却有如眼镜蛇。他是有教养的，是个真正的犯罪贵族，在浅薄的一层社交礼仪下面，覆盖着坟墓般的阴森可怕。是的，我确实很高兴有人找我来对付格鲁纳男爵。”

“你刚才说他很随和健谈?”

“就像一只逮住了耗子的猫在满足的呜呜叫。某些人的和蔼健谈比气质粗糙者的残暴更可怕得多。他的寒暄是独特的。‘福尔摩斯先生，我早料到迟早会见到你的。’他说，‘你大概是梅尔维尔将军请来阻止我和他女儿结婚的，对吧?’

“我没有否认。

“‘先生,’他说，‘这样做你将毁了自己的鼎鼎大名，本来你是名不虚传的，但是这个案子你绝无成功的指望。你会白费周折，更不必说会招致危险。我劝你还是及早抽身吧。’

“‘巧得很,’我说，‘这恰恰是我本来想对你说的劝告。男爵先生，我很尊重你的才智，今日得见你本人，这种尊重也丝毫没有减少。请允许我不客气地说吧。谁也不愿意把你过去的事抖出来弄得你不自在。过去的已经过去，你现在是一帆风顺，但是如果你坚持这门亲事的话，你就会树立一大群劲敌，他们决不会善罢甘休，非弄得英国容不下你不可。这值得吗?要说上策，还是放开手的好。如果把你过去的事情传到她耳朵里，那对你来说将会是不愉快的。’

“这位男爵的鼻子底下有两撮油黑的胡须，活像昆虫的触角，在他听着上边那番话的时候，这触角消遣似地颤动着，终于他轻轻地笑出声来了。

“‘请原谅我的笑声，福尔摩斯先生,’他说，‘但是看着你手里没牌而硬要赌钱，实在令人好笑。我知道没人会把它做得更好，但都一样，那毕竟是可怜的。老实说，福尔摩斯先生，你连一张花牌也没有，只有小之又小的牌。’

“‘你以为如此。’

“‘我知道如此。我明说了吧，因为我的牌好极了，告诉人也无妨。我幸运地得到了这位小姐的全部深情，尽管我已经把我过去的每一件不幸事件都清清楚楚告诉了她。我还告诉她可能有

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我希望你有自知之明——会来向她告密，我已预先告诫了她怎样去对付这种人。你大概听说过催眠术暗示吧，福尔摩斯先生？那么，你会看到这种暗示会起怎样的作用，对于一个有个性的人可以使用催眠术而不必去采取那些庸俗手段和无聊的作法。所以她对你是有准备的，毫无疑问，她也会接见你的，因为她对父亲的意志十分顺从——除了那一件小事之外。'

“你看，华生，这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所以我就尽可能泰然严肃地告辞了，但是，在我的手刚放在门把上时，他叫住了我。

“‘对了，福尔摩斯先生，’他说，‘你认识勒布伦吗，那个法国侦探？’

“‘知道。’

“‘你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吗？’

“‘听说他在蒙马特区被流氓打伤，成了终身残废。’

“‘正是这样。说来也巧，在那一周之前他曾侦查我的案子来着。福尔摩斯先生，不要插手这件事，这是个倒霉的差事，好几个人都已经自讨苦头了。我对你的最后忠告是：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两不相干。再见！’

“你瞧，华生，就是这些情况，现在你已经知道事态的发展了。”

“看来这家伙很危险。”

“非常危险。我倒不怕他吓唬人，不过他这种人倒是巽言危行一流人物。”

“你不能不管这事儿吗？他娶不娶这个女孩子真有多大关系吗？”

“既然他确实谋杀了他的前妻，我看这事儿还是关系重大的。而且，这是个多么不平常的主顾呵！好了，好了，不谈这个了。喝完咖啡，你最好能随我回家，因为欣韦尔在家等着向我汇报呢。”

我们果然见到他了，这是一个魁梧、粗鲁、红面、患坏血病

的人，只有那双有生气的黑眼睛是他那内在的狡猾头脑的唯一表征。看来他好像刚刚跳进过他那特有的世界，又带出来一个人物，就是那位坐在他身边的苗条的、急躁如火的年轻女人，她的脸色苍白而紧张，她虽很年轻，但却显露出颓废和忧愁所造成的憔悴，使人一眼就看出可怕的岁月在她脸上留下的残痕。

“这是吉蒂·温德小姐，”欣韦尔把胖手一摆，算是介绍。“没有她不知道的——好，还是她自己来说吧。接到你的条子不到一小时，我就把她给抓来了。”

“我是容易被找到的，”那个年轻女人说，“我总是在伦敦的地狱。胖欣韦尔也是这个地址。我们是老伙伴了，胖子。可是，他妈的！有那么一个人应该下十九层地狱，要是世界上还有半点儿公道的话！他就是你要对付的那个人，福尔摩斯先生。”

福尔摩斯微微一笑。“我看你是同情我们喽，温德小姐。”

“要是我能协助叫他得到应有的下场，那我服服贴贴跟你走，”这位女客人咬牙切齿地说道。在她那苍白急切的面孔上和火一样的眼睛里有一种极端强烈的仇恨，那是男人永远达不到、只有极少数女人才能达到的仇恨。“福尔摩斯先生，你用不着打听我的过去，那是不相干的。但是我现在的这副样子完全是格鲁纳给我造成的。我真希望我能把他拉下马呀！”她两手发疯般地向空中抓着。“天哪，要是我能把他拉到那个他往里推下了多少人的深渊去该多好哇！”

“你知道目前情况吧？”

“胖子已经告诉我了。这回那个家伙是要对另一个傻子下手，还要跟她结婚。你是要阻止这件事。你当然很了解这个坏蛋，绝不能让任何一个精神正常的清白女孩子跟他接触。”

“但是她并不是精神正常的。她发疯地爱上他了。有关他的一切情况都跟她说过了，但她什么也不在乎。”

“知道那个谋杀事件了？”

“知道。”

“我的天，她可真有胆子！”

“她认为这都是诽谤。”

“你为什么不把证据摆在这个傻子的鼻子底下让她瞧瞧？”

“就是说呢，你能帮助我们这样做么？”

“我不就是活证据吗？要是我站在她眼前告诉她那个人是怎样对待我的——”

“你肯这样做吗？”

“为什么不肯！”

“也好，这倒可以试试。不过，他已经自己向她忏悔过他的罪恶了，并且已经得到她的饶恕，我看她是不会再来谈这个问题的。”

“我敢打赌，他绝不会把什么都告诉她，”温德小姐说，“除了那件轰动社会的谋杀案之外，我还听到过一点他的另一两件谋杀。他总是以他那种惯用的柔和腔调谈到某某人，然后直视着我的眼睛说：‘在一个月之内他就死了。’这些并不是空话。但是我什么也不在意——你瞧，我那个时候也是爱上他了。那时他的行为对我来说就像对目前这个可怜的傻瓜一样！但是有那么一件事震动了我。是的。我的天，要不是仗着他那张狡猾甜蜜的嘴皮子拼命解释和安慰我，我当天夜里就离开他了。那是一个日记本子——一个带锁的黄皮本子，外面有他的金质的家徽。照我看那天夜里他八成儿是喝醉了，要不然他绝不会给我看那个东西。”

“到底是什么？”

“我告诉你吧，福尔摩斯先生，这家伙收集女人，而且以此而自豪，就像有人收集蝴蝶标本一样。他把什么都收在那个本子里头了，像片，姓名，细节，关于这些女人所有的事。这是一本极下流的兽性行为的记录，凡是人——即便是来自贫民窟的人，也绝干不出这样的事情来。但尽管如此，阿德尔伯特·格鲁纳却有

这样的记录本子。'我所毁坏的灵魂'，他完全可以在本子皮上题这样的话，只要他愿意这么做。不过，这都是题外的话，因为这个本子对你也没用，即使有用你也得不到它。"

"它在什么地方?"

"我怎么能告诉你现在它在什么地方呢?我离开他已经一年多了。我只知道当时是在什么地方放着。他在许多方面都像是一只整洁精细的猫，所以也许它现在仍然被放在内书房一个旧柜橱的格子里头。你知道他的住宅吗?"

"我到过他的书房。"

"真的?既然你是今天早晨才开始这个工作的，那么你的进展可真够快的。我看这回格鲁纳是遇见对手了。外书房是摆着中国瓷器的那间房——在两个窗子之间有一个大玻璃柜子。在他的书案后面有一个门直通内书房，那是一间他放文件一类东西的小房间。"

"他不怕失盗吗?"

"他不是一个胆小的人。连最恨他的敌人也不会这样说他。他有能力自卫。晚上有防盗警铃。再说，又有什么可偷的呢，除非偷走没用的瓷器?"

"确实没用，"欣韦尔以一个专家的口气武断地说道。"收买赃物的人谁也不肯要这种既不能融化又不能出卖的货物。"

"不错，"福尔摩斯说。"好吧，温德小姐，如果明天下午五点钟你能来这里一趟，我将考虑是否按照你的建议安排你和这位小姐见面。我对你的合作非常感谢。不用说，我的主顾当然会大方地考虑……"

"用不着，福尔摩斯先生，"这个年轻女人大声说道，"我不是为钱来的。只要让我亲眼看见这个人掉在狗屎堆里，我就得到最好的报酬了——掉在狗屎堆里由我的脚踏在他的脸上。这就是我的工资。只要你在追踪他，我明天或者任何一天都可以来。胖

子可以告诉你我在什么地方。”

直到第二天晚上我们再次在斯特兰大街的餐馆里吃饭时我才又见到了福尔摩斯。我问他会见的情况如何，他耸了耸肩膀。然后他把经过告诉了我，我就记录在下面。他的叙述有点生硬简单，需要稍加编辑一番才能显出生活的本来面貌。

“安排会见的事倒没有遇到什么阻碍，”福尔摩斯说，“因为这位小姐为了弥补在终身大事上不从父命，就竭力想在次要事情上表现出对她父亲的服从。将军打电话来说一切就绪，火爆的温德小姐也按时来到了，于是在下午五点半一辆马车就把我们送到了老将军的住所——贝克莱广场104号。那是一座比教堂都显得庄重的、令人生畏的灰色伦敦古堡。仆人把我引进一间很大的、挂着黄色窗帘的会客室，小姐在那儿等着我们，她庄严，苍白，镇定，就像山里的一座雪人那样冷然不可逼视。

“华生，我感到很难对你形容她的样子，也许在这个案子结束以前你可以见到她，那你就可以运用你的词汇了。她是美的，但那是一个心里想着上界的疯狂的信徒所特有的仙女之美。我在中世纪大师的画上看见过这样的脸。我真无法想象出一个畜生般的流氓是怎么把他的爪子放到这样一个属于上界的人身上的。你大概早就发现相反的两个极端互相吸引的现象了吧，比如精神对肉体的吸引，野蛮人对天使的吸引。但你绝不会看到比目前这件事的情况更糟的了。

“她当然已经知道我们的来意了——那个流氓早已给她打过预防针了。温德小姐的前来似乎有点使她吃惊，但是她还是挥手叫我们坐下，就像可敬的女修道院长在接见两个要饭的。华生，要是你的脑袋想要膨胀的话，可得好好向维奥莱特·德·梅尔维尔小姐学习学习。

“‘先生，’她以一种仿佛来自冰山的声音说，‘你的大名我很熟悉。照我理解，你是来离间我和我的未婚夫格鲁纳男爵的。我

仅仅是遵从父命才接见你的，我有言在先，你能够说出的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对我发生丝毫影响。’

“华生，我真替她难过。当时我对她的感觉就像是对我自己女儿的感觉。我并不是一个善于辞令的人。我所运用的是头脑，不是感情。但是那天我真是对她使用了发自我内心的一切动听的话语。我给她描述了一个在婚后才发觉男人真相的女人是处在多么可怕的境地，她不得不屈服于沾血的双手的拥抱。我对她什么也没隐讳——将来的羞辱，恐怖，痛苦，绝望等等都说了。但是我的所有热切话语都没能使她那象牙般的脸颊上增添一丝血色，没能使她那呆呆的目光中出现一丝感情。我想起那个流氓说的催眠状态。她那样子真叫人感到她是生活在远离尘嚣的狂热的梦中。但是她的回答是果断的。

“‘福尔摩斯先生，我是耐心地听你讲完了，’她说，‘但对我的效果完全与预期的一样。我知道我的未婚夫阿德尔伯特一生遭遇波折，引起了某些强烈的仇恨和不公平的诽谤。有一连串的人曾来这里进行诽谤，你是最后一名诽谤者。也许你是好意，不过我听说你是一个受雇用的侦探，反对男爵和受雇于男爵对你来说是一样的。但不管怎么样，我希望你仅这一次就搞清楚：我爱他，他爱我，全世界的意见对我来说都是耳旁风。如果说他的高贵品质万一偶有一点偏差，我可能就是上帝特意派来扶助他恢复真正的高尚水平的。不过，’讲到这里她的眼光落到我同伴的身上，‘我不知道这位小姐是谁？’

“我刚要回答，不料这个女孩子像旋风一样开了腔。如果你要想看看冰和火面对面是什么样子，那就请看这两位女子。

“‘我来告诉你我是谁吧，’她一下子从椅子上跳起来，气得嘴都歪了，‘我是他最后一个情妇。我是那上百个被他引诱、受用、糟踏、抛弃到垃圾堆上的人之一，就像他正要对你做的那样。你个人的归宿很可能是坟墓，也许那还算是最好的。我告诉你，蠢

女人，如果你嫁给这个男人，他就会致你于死地。或许使你心碎，或许使你丧命，他带给你的不是这条路就是那条路。我不是出于对你的感情才说这个话的，你死不死我根本不在乎。我纯粹是出于对他的仇恨，是为报仇，他怎么治我我怎么治他。但是横竖一个样，而你也不用这么瞪着我，我的大小姐，过不了三天半你也许会变得比我更不值钱。'

"'我认为没有必要谈下去了，'德·梅尔维尔小姐冷冷地说。'我最后的一句话是，我知道我未婚夫一生中有三次曾被诡诈的女人纠缠，我确信他即使做过什么错事也早已衷心悔改了。'

"'三次！'我的同伴尖声嚷道，'你这个傻瓜！双料儿的蠢货！'

"'福尔摩斯先生，'那冰冷的声音说，'我请求你结束这次会晤。我是遵从父命来接见你的，但我不是来听疯叫的。'

"温德小姐嘴里骂着猛然窜上前去，要不是我抢上去抓住她的手腕，她早已揪住那位使人恼火的女子的头发了。我把她拉到门口，总算万幸，没有经历一番大吵大闹就把她拉上了马车。实对你说吧，华生，虽然表面冷静，但我也是很气愤的，因为在这个我们想拯救的女人的极端自信和冷静里面实在是有一种令人反感的东西。以上就是经过情况，现在你都明白了。看来我非得另想办法不可了，因为第一招已经失策。我会和你保持联系的，华生，说不定还会用上你呢。不过也许下一步是由他们走而不是我们走。"

确是如此。他们的打击来了——应该说他的打击，因为我始终不相信那位小姐参与了这件事。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我是站在便道的哪一块方砖上，就在那里我的目光落在一个广告牌上，一阵恐怖流过我的心。那地点是在大旅馆与查林十字街车站之间，一个单腿售报人正在那里陈列他的晚报。日期正是上次晤谈以后两天。黄底黑字写着那可怕的大标题：

福尔摩斯受到谋害

我记得我呆若木鸡地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然后我记得我慌乱地抓了一张报纸，忘记了付钱，还被售报人申斥了几句，最后我站在一家药店门口找到了那一段可怖的电文，写的是：

> 我们遗憾地获悉著名私人侦探福尔摩斯先生今天上午受到谋害性攻击，情况危急。迄未获得详细报道，据传事件于十二时左右发生在里金大街罗亚尔咖啡馆门外。福尔摩斯先生受到两名持棍者的攻击，头部及身上被击，据医生诊断伤势十分严重。他当即被送进查林十字街医院，随后由于本人坚持，被送回了贝克街他的住宅。攻击者看来穿着讲究，肇事后从人群中穿过罗亚尔咖啡馆向葛拉斯豪斯街逸去。估计凶手属于常受福尔摩斯精明侦查而屡遭破获的犯罪集团。

不用说，我只是匆匆溜了一眼新闻就跳上一辆马车直奔贝克街而去。在门厅我遇见著名外科医生莱斯利·奥克肖特爵士，门外停着他的马车。

“没有直接危险，”这是他的回答，“有两处头皮裂伤和几处严重青肿。已经缝过几针，打过吗啡，应该安静休息，但是几分钟的谈话没有太大关系。”

于是我就轻轻走进黑暗的卧室。病人完全醒着，我听到一个微弱的哑声在叫我的名字。窗帘拉下了四分之三，但是有一线斜阳射进来照在裹着绷带的头上。一片殷红的血迹浸透了白色的纱布。我在他旁边坐下，垂着脑袋。

“好了，华生，不要这样害怕，”他的声音很弱，“情况并不像表面这么严重。”

“谢天谢地！但愿如此！”

“你知道，我是棍击运动家。我满可以对付那家伙。第二个人上来我才招架不住了。”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福尔摩斯？当然是那个坏家伙唆使他们干的。只要有你的话，我立刻就去揭了他的皮！”

“好华生，我的老伙计！咱们可不能那样干，只能由警察抓他们。但是他们早就准备好逃脱法网了，我们可以肯定这一点。瞧着吧，我有我的打算。首先要尽量夸张我的伤势。他们会到你那里打听消息的，你要大吹特吹。什么能活一周就算万幸啦，脑震荡啦，昏迷不醒啦——随你的便！说的越严重越好。”

“但是莱斯利·奥克肖特爵士怎么办？”

“他那里好办。他将会看到我最严重的情况，我会想办法的。”

“我还要做别的么？”

“要的。告诉欣韦尔·约翰逊叫那个女孩子躲一躲，那些家伙就要找她的麻烦了。他们当然知道她在这个案子里是我的助手。既然他们敢动我，看来也不会忽略她。这件事很急，今晚就要办。”

“我立刻就去。还有什么事儿？”

“把我的烟斗放在桌上——还有盛烟叶的拖鞋。好！每天上午来这里，咱们将讨论作战计划。”

那天晚上我和约翰逊当即安排把温德小姐送往偏僻的郊区暂避风声。

六天以来公众都以为福尔摩斯已经濒临死亡。病情报告书说得十分严重，报纸上刊载了一些不祥的报道。但是我每天的连续访问使我确信情况并不是那样糟。他那结实的身体和坚强的意志正在创造奇迹。他恢复得很快，有的时候我猜想他实际感到的恢复速度比他对我装出来的还要快。这个人有一种爱保密的脾气，时常引起戏剧性的效果，但是往往弄得连最知己的朋友也不得不去猜测他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他把这个格言执行到了极端的地步：

只有独自策划的人才是安全的策划者。我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接近他，但我还是时常感到与他之间有一种隔膜。

到第七天伤口已经拆线，但报纸上却报道说他得了丹毒。在同一天的晚报上有一条消息是我非去告诉他不可的，不管他是真病假病。这条消息简单地报道说，在本星期五由利物浦开出的丘纳德轮船“卢里塔尼亚”号的旅客名单中有阿德尔伯特·格鲁纳男爵，他将前往美国料理重要财产事宜，归来再行举办与维奥莱特·德·梅尔维尔小姐——这个独生女——的结婚典礼等等。在我念这段消息的时候，福尔摩斯那苍白的脸上显出一种冷冷的、全神贯注的样子，我知道他受到了打击。

“星期五?!”他大声说道。“只剩下整三天了。我认为这恶棍是想躲过危险。但是他跑不了，华生！我保管他跑不了！现在，华生，请你替我办点事。”

“我就是为你办事才来的，福尔摩斯。”

“那好，就请你从现在起花二十四小时的功夫全心全意钻研中国瓷器。”

他没有作任何解释，我也没问什么问题。长期的经验使我学会了服从。但在我离开他的房间走到贝克街上的时候，我的脑子开始盘算，我究竟怎样去执行这样离奇的一道命令。于是我就坐车跑到圣詹姆斯广场的伦敦图书馆，把这个问题交给我的朋友洛马克斯副管理员，后来我就挟着一本相当大部头的书回到我的住所了。

据说那种仔细记下案情而能在星期一就质问证人的律师，不到星期六就把他勉强学来的知识忘光了。当然喽，我不敢自称已经是陶瓷学权威了，但是那天整整一个晚上，加上整整一夜（除了中间的短暂休息），以及第二天整整一个上午，我确实是在勤学强记大批的名词儿。在那儿我记住了著名烧陶艺术家的印章，神秘的甲子纪年法，洪武和永乐的标志，唐寅的书法，以及宋元初

期的鼎盛历史等等。第二天晚上我来看福尔摩斯的时候，我的脑子里装满了这一切知识。他已经下地走动了，虽然从报纸的报道中你是不可能猜出这种情况的。他用手托着他那裹满了绷带的脑袋，深深坐在他惯坐的安乐椅里。

"喝，福尔摩斯，"我说，"要是相信报纸上说的话，你正在咽气呢。"

"那个么，"他说道，"那正是我要造成的印象。怎么样，你的学习成果如何？"

"至少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那很好。你大概能就这个问题进行内行的谈话了？"

"我想是可以的。"

"那请你把壁炉架上那个小匣子拿给我。"

他打开匣盖，拿出一个用东方丝绸严密包裹着的小物件。他又启开包裹，露出一个极为精致的、深蓝色的小茶碟。

"这玩意儿必须小心翼翼地用手拿。这是个真正的明朝雕花瓷器，就是在克里斯蒂市场[1]上也没有一件比这好的了，一整套可价值连城——但实际上除北京紫禁城之外还有没有一整套是很难说的。真正的收藏家见到这玩意儿没有不眼红的。"

"我拿它干什么呢？"

福尔摩斯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印着："希尔·巴顿医生，半月街369号。"

"这是你今天晚上的姓名，华生。你将去拜访格鲁纳男爵。我知道一点他的生活习惯，大概在晚上八点他是有空闲的。事先可以给他写一封信告诉他你要来访并和他说你将带给他一件稀有的明朝瓷器。最好还是自称医生，这个角色你可以真实地演好。就说你是收藏家，碰巧得到这套宝物。你曾耳闻男爵在这方面颇有

① 克里斯蒂市场是当时伦敦卖艺术品的一个市场。——译者注

爱好，而且你也不反对高价出售这批瓷器。”

“什么价钱呢？”

“问得好，华生。要是你不知道你自己货物的价钱，那就会大大失败了。这个碟子是詹姆斯爵士给我拿来的，是他主顾的收藏品。如果说它是举世无双的，也不为过分。”

“我可以提议由专家来估价。”

“真高！华生，你今天真有灵感。可以提出克里斯蒂什么的。不好自己提出价钱。”

“如果他不肯见我呢？”

“会的，他会见你的，他的收藏狂热已到了极强烈的地步，尤其是在这一方面，在这方面他是一个公认的权威。你坐下，华生，我来念信的内容，无需要求回信，只要说明你要来访，并且说清来访的原因。”

这封信写得十分得体，简短，有礼，而又能打动收藏者的好奇心。立刻就派一个街道送信人给送去了。当天晚上，手持珍贵茶碟，怀揣巴顿医生名片，我就冒险前去了。

住宅庭园的华美确实说明格鲁纳相当富有，正如詹姆斯爵士所言。一条曲折的甬道，两旁栽种着珍贵的灌木，直通饰有雕像的花园。这座宅子原是一个南非金矿大王在其全盛时期修建的，那带角楼的长形的低房子，在建筑艺术上虽说像噩梦一样的阴沉，但就其规模和坚固性看却很可观。一个仪表不俗、可以赐予主教之席的男管家，把我让到大厅转交给一个身穿华丽长毛绒衣服的男仆，他再把我带到男爵面前。

他正站在位于两座窗子之间的一个敞着的大柜橱前面，里面摆着他的部分中国陶瓷。我进屋时，他手里拿着一个棕色花瓶转过身来。

“医生，请坐，”他说，“我正在翻检我自己的珍藏，不知是不是还出得起高价来增添珍品。你瞧，这个小花瓶是唐朝出品，七

世纪的古物，你也许有些兴趣。我相信这是最精的手工和最美的瓷釉。你说的那个明朝碟子带来了吗？”

我小心地打开包裹，把它递给他。他在书桌前坐下来，把灯拉近，因为天色越来越黑了，他开始细心鉴赏。这时黄色灯光照在他脸上，我可以从容地端详他的相貌。

他确实是一个十分漂亮的男人。他在欧洲享有美男子的盛名也确实不是虚传。他不过中等身材，但体态优雅而灵活。他的脸色黝黑，近似东方人，有着黑亮、疲倦的大眼睛，颇具异性诱惑力。他的鬓发乌黑，须短而形尖，油饰整洁。他的五官端正而悦目，只有平薄的嘴唇有些例外。假使我看到过一个杀人犯的嘴的话，就是在这儿——它是脸上的一道冷酷凶残的切口，口角紧绷，冷漠无情，令人生畏。他把须角向上留起而露出嘴角，这是不明智的，因为这成了天然的危险警告，使受难者警觉。他声调文雅，举止倜傥。论年纪，我看他不过三十出头，而事后知道他已经四十二岁。

“好得很——实在好得很！”他终于开腔了，“你是说你有六个一套。奇怪的是我居然没有耳闻过这样卓绝的珍品。我知道在英国只有一个能配上它，但那绝不会到市场上的。如不见怪，巴顿医生，敢问你是怎么得到它的呢？”

“那个关系不大吧？”我以一种我所能做出的最无所谓的口气说道。“反正你看得出它是真品，而价钱方面，我听专家的。”

“这太神秘了，”他的乌黑大眼睛里闪着怀疑。“在这样的珍贵物品方面做交易，我当然想知道它所有的具体情况。它确实是真货，对这一点我毫不怀疑。不过——我必须估计到一切可能的情况——要是事后证明你没权出卖它可怎么办呢？”

“我保证不会有这种事。”

“这自然又引出另一个问题，就是你的保证究竟有什么价值。”

“我的信用银行对此负责。”

"那自然。但这笔交易还是令我觉得太稀奇古怪了。"

"成不成交悉从尊便,"我满不在乎地说,"我首先考虑你,是因为我知道你是有名的鉴赏家,但我在别处也不会有成交困难的。"

"谁告诉你我是鉴赏家的?"

"我知道你在这方面写过一本著述。"

"你读过那本书吗?"

"没有。"

"好家伙,这可叫我越来越摸不着头脑了!你自称是一个鉴赏家和罕见珍品的收藏家,而你却不愿费事去查阅一下唯一能告诉你自己的珍品价值的著作,这你怎么解释呢?"

"我是一个忙人,我是开业医生。"

"这是答非所问。一个人要是真有癖好,他总会找时间钻研的,不管他有什么别的业务。而你在信里说你是鉴赏家。"

"我就是鉴赏家。"

"我能不能问你几个问题来试试你?我不得不对你实说,医生——如果你真是医生的话——情况越来越可疑了。请问,你知道圣武天皇以及他和奈良附近的正仓院的关系吗?怎么,你感到茫然吗?那么请你讲一讲北魏在陶瓷史上的地位。"

我装做发怒地跳了起来。

"先生,这太过分了,"我说,"我来这里是给你面子,而不是当小孩子被你考试的。我的陶瓷知识也许仅次于你,但我不能回答如此无礼的提问。"

他瞪着我。他眼中的慵懒全然不见了。他的目光突然锋利起来,凶残的嘴唇之间闪现出牙齿。

"你搞的什么名堂?你是奸细。你是福尔摩斯的探子。你是在愚弄我。听说这家伙正在咽气,于是他就派奸细来摸我的底。你私自闯进了我的住宅。好哇!你进来容易,出去难!"

他从椅子上跳起来，我退了一步准备他冲上来，因为他已勃然大怒。也许他一开头就怀疑我了，也许是提问使我露了马脚，总之不可能再骗他是明摆着的了。他把手伸到一个小抽屉里去疯狂地乱翻着。这时，有点什么动静传到他的耳朵里，他站在那里侧耳倾听着。

“好哇！”他喊道，“好哇！”他一下子窜进身后那间小屋。

我一个箭步跳到门口。那景象是我一辈子也不会忘的。通往花园的大窗敞开着，在窗前，福尔摩斯像鬼影一般地站着，他头上裹着血迹斑斑的绷带，脸色煞白。一转眼他已不见，我听见了他身子擦过树叶的声音。宅子的主人大吼一声也冲到窗口。

说时迟那时快，我看得分明，突然有一只手臂——一只女人的手臂——从树丛中伸出一扬。与此同时，只听男爵发出一声可怕的惨叫——这一叫声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他两手紧捂住脸满屋乱跑，头在墙壁上砰砰乱撞。接着他倒在地毯上乱滚乱翻，一声声的尖叫在屋内回响。

“水！看在上帝的面上，拿水来啊！”他叫着。

我从茶几上抄起一个水瓶朝他奔去。这时男管家和几个男仆也赶来了。当我跪下一条腿把受伤者的脸转向灯光时，有一个仆人昏了过去。硫酸已经腐蚀了整个面孔，从耳朵和下巴往下滴着。一只眼已经蒙上白翳，另一只红肿起来。几分钟以前我还在赞赏的五官，如今已像一幅美妙的油画被画家用粗海绵抹乱。它们已模糊、变色、失去人形、异常可怖。

我简短地解释了一下刚才发生的投洒硫酸的情况。有几个仆人爬上窗口，有的已经冲到草地上去，但是天色已黑，又下起雨来。受伤人在嗥叫之余痛骂着那个洒硫酸的复仇者。“她就是那个女魔温德！”他大叫着，“这个魔鬼，她跑不了！跑不了！我的天哪，疼死我了。”

我用油敷了他的脸，给他包扎，打了一针吗啡。在这场灾祸

面前，他对我的怀疑全然消释了，他紧紧拉着我的手，仿佛我能有力量把他那死鱼般的眼睛救转过来似的。要不是我想起他那咎由自取的罪恶一生，我也许会对这样的美貌被毁之事洒下同情之泪的。而此时我对他那发烫的手心感到的是厌恶，所以当他的家庭医生和会诊专家前来接替我的时候，我感到松了一口气。另外还来了一个警察巡官，我把自己的真实名片递给了他。不这样做不仅是愚蠢的，而且也没有用，因为苏格兰场对我的面貌几乎和对福尔摩斯同样熟悉。然后我就离开了这座阴森可怕的住宅。不到一小时我就到达了贝克街。

福尔摩斯正坐在日常坐的安乐椅中，面色苍白、筋疲力尽。不仅是由于他的伤情，就连他那钢铁般的神经也被今晚的事件震惊了，他悚然地听我叙述男爵的变形。

“这就是罪恶的代价，华生，纯粹是罪恶的代价！”他说道。“早晚是这个结局。天晓得，这个人是恶贯满盈的，”他又说。随后他从桌上拿起一个黄色的本子。“这就是那个女人说的本子。要是这个本子不能打消这场婚事的话，那世界上恐怕什么也无能为力了。但是这个本子是能够达到目的的，一定能达到。这是任何一个有点自尊心的女人都不能容忍的。”

“这是他的恋爱日记吗？”

“或者称做他的淫乱日记，随你怎么叫都可以。那个女人第一次提到这本日记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它是一个有力的武器，只要我们能拿到它。当时我没有说什么，因为这个女人可能会走露风声。但我一直在盘算着它。后来他们把我打伤，使我有机会让男爵认为没有必要防备我。这都是有利的。本来我打算多等几天，但他的访美加速了我的行动。他绝不会把这么富有暴露性的文件留在家里。所以我们必须立即行动。夜间去偷它是不可能的，他防范很严。但是如果在晚上能把他的注意力吸引住，那是一个好机会。这里就用上你和你的蓝色茶碟儿了。但我必须搞清楚这个

本子到底放在什么地方。我知道我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去行动，因为我的时间是受你的陶瓷知识的限制的。所以，在最后一刻我还是找来了这个女孩子。我怎么会知道她偷偷地藏在怀里的小包儿是什么呢？我还以为她是为我的任务而来的，谁料想她还有自己的特殊任务。”

“他已猜到我是你派来的了。”

“就怕这个。但是你缠住他的时间已足够让我拿到日记，只是还不够让我安全逃走。——詹姆斯爵士，欢迎，欢迎！”

这位彬彬有礼的客人已经应邀而来了。他刚才一直在那里全神贯注地倾听福尔摩斯叙述事情的经过。

“你真是创造了奇迹，不折不扣的奇迹！”他听完之后说道。“不过如果伤势真像华生医生说的那样严重，我们不用日记也足能打消这场婚姻了。”

福尔摩斯摇了摇头。

“像德·梅尔维尔这类的女人是不会这样行事的。她只会把他当做一个毁了形的殉道者而更加爱他。不，绝不是他的外形，而是他的道德，那才是我们要摧毁的对象。这本日记会使她醒悟过来，我看它是世界上唯一能使她冷静的东西。这是他亲笔写的日记，她怎么也会相信的。”

詹姆斯爵士把日记和珍贵茶碟都拿走了。由于我还有自己的事要办，就同他一起出来到了街上。一辆马车在等候。他跳上车，对戴帽徽的车夫匆忙地发了一句话，就急急驶去了。他把大衣的半边挂在窗口用来遮住车厢上的家徽，但我早已借着一扇气窗射来的灯光看分明了。我大吃一惊，转身就跑上楼回到福尔摩斯的房间。

“我发现咱们的主顾是谁了，”我兴冲冲地大声报告我的新消息。“你当是谁，原来就是——”

“是一个忠实的朋友和慷慨的绅士，”福尔摩斯抬手止住了我。

“不必多说了。”

我不知道这本暴露罪恶的日记是怎样被利用的。可能是詹姆斯爵士办的，更可能是把这个不大好处理的事儿交给小姐的父亲去办了。总而言之，效果十分圆满。三天之后，晨报上登出一条消息说阿德尔伯特·格鲁纳男爵与维奥莱特·德·梅尔维尔小姐的婚礼已经取消。同一家报纸也刊载了刑事法庭对吉蒂·温德小姐的第一次开庭，她受到的严重指控是投洒硫酸。但是在审讯过程中摘出了情有可原的种种经过，结果只判了此类犯罪的最轻徒刑。歇洛克·福尔摩斯本来受到盗窃指控的威胁，但是既然目的是好的而主顾又是显赫的，于是连铁面无私的英国法庭也变得灵活机动和富有人情味儿了。他始终没被传讯。

皮肤变白的军人

我朋友华生的某些想法虽然为数有限，却是执拗得出奇。很久以来他就一直在撺掇我自己写一篇办案记录。这也许是我自找的，因为我总是借机会对他指出他的描述是多么肤浅，并且指责他不严格遵守事实和数据，而是去迁就世俗的趣味。“你自己来试试吧！”这就是他的反驳。而轮到我提起笔来的时候，我也不得不承认，内容确乎是必须以一种吸引读者的方式来加以表达。下面记录的这件案子看来必然会吸引读者，因为它是我手里最稀奇的一件案子，而碰巧华生在他的集子里没有收进它。谈到我的老朋友和传记作者华生，我要在此说明，我之所以在我微不足道的研究工作中不嫌麻烦地添一个同伴，那不是出于感情用事和异想天开，而是因为华生确有其独到之处，但出于本身的谦虚以及对我工作的过高评价，他忽略了自己的特色。一个能预见你的结论和行动发展的合作者总是有危险性的，但如果每一步发展总是使他惊讶不止而未来总是使他迷糊，那倒确实是一个理想的伙伴。

根据我笔记本上的记载，那是在一九〇三年一月，即布尔战争刚刚结束之际，詹姆斯·M·多德先生来找的我。他是一个魁梧挺拔、精神饱满、皮肤晒黑的英国公民。当时，忠实的华生由于结婚而离开了我，这是在我们交往过程中我所知道的他唯一的自私行为。当时我是一个人。

我的习惯是背靠窗子坐，而请来访者坐在我对面，让光线充分对着他们。詹姆斯·M·多德先生似乎不知道怎样开场。我也无意引导他，因为他的缄默给我更多的时间去观察他。我觉得使主

顾感到我的力量是有好处的，于是我就把我观察的结论告诉了他一些。

“先生，看来你是从南非回来的。”

“不错，不错，”他惊讶地回答道。

“义勇骑兵部队，对不对？”

“正是。”

“一定是米德尔塞克斯军团。”

“完全正确。福尔摩斯先生，你真是魔术师。”

我对他的惊讶微微一笑。

“如果一位健壮的绅士进我屋来，肤色晒得黑的超过了英国气候所能达到的程度，手帕放在袖口里而不是放在衣袋里，那就不难决定他是从哪儿来的。你留着短须，说明你不是正规军。你的体态是骑手的体态。至于米德尔塞克斯么，你的名片上说你是思罗格莫顿街的股票商，你还能属于别的军团吗？”

“你真是洞察一切。”

“我和你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只是我锻炼出来了，对所见到的加以注意而已。不过，你当然不是来跟我讨论观察术的。不知在图克斯伯里旧园林那儿出了什么事？”

“福尔摩斯先生！你——”

“没什么奇怪的，先生。你信上的邮戳是那里的，既然你约我见面是如此急迫，那显然是出了什么关系重大的事儿了。”

“不错，确实是这样，不过信是下午写的，从那会儿以来又发生了许多事情。要不是埃姆斯沃斯上校把我给踢出来的话——”

“踢出来！”

“哎，差不多。这是个硬心肠的人，这个埃姆斯沃斯上校。他当年是个最厉害的军纪官,而且那是一个流行骂人粗话的时代。要不是看在戈弗雷的面子上，我绝不会容忍老上校的无礼。”

我点燃烟斗，往椅背上一靠。

“你能否解释一下你说的话。”

我的主顾讽刺似地笑了。

“我已经习惯地认为不用说明你就已什么都知道了，”他说道。“我还是把事实情况都摆出来吧，我真希望你能告诉我这些事情到底说明什么问题。我整整一夜没合眼在拼命想这事儿，却越想越觉得莫名其妙。

“我一九〇一年一月参军的时候——那是整整两年以前——戈弗雷·埃姆斯沃斯也参加了我们中队。他是埃姆斯沃斯上校的独生子，上校是克里米亚战争中维多利亚勋章获得者，儿子有着战士的血液，所以参加了义勇骑兵。在整个军团里也找不出比他强的小伙子了。我们成了好朋友，那种友谊只有在同甘共苦之中才能形成。他是我的伙伴——这在军队中是不寻常的友谊。在一年的艰苦战斗生活中我们同生死共患难。后来在比勒陀利亚界外的戴蒙德山谷附近的一次战斗中，他中了大号猎枪的子弹。我接到从开普敦医院发出的一封信，还有从南安普敦寄的一封信。后来就没有下文了，音信全无，福尔摩斯先生，六个多月没有一封信，而他是我最知己的朋友。

“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大家都回来了，我给他父亲写了一封信问戈弗雷在什么地方。没有回音。我等了一阵子，又写了一封信。这回收到了回信，又短又干，说是戈弗雷航海周游世界去了，一年也回不来。就是这么几句话。

“福尔摩斯先生，这没法儿让我安心。这事儿透着稀奇。他是一个够朋友的小伙子，绝不会就这么随便把知心朋友给忘了。这不象他的行为。碰巧我又听说他是一大笔遗产的继承人，他和他父亲的关系又不是那么总合得来。有时候这位老头儿有点压人，而戈弗雷的火气又有点大。我不能相信那封回信。我非得问个水落石出不可。谁知不巧我自己的事儿由于两年不在家也得清理一下，

所以直到上星期我才开始办戈弗雷这档子事儿。不过，既然我要办这个事儿，我就把别的事一股脑儿都给放下了，非办完它不可。”

詹姆斯·M·多德先生似乎是那种人，你最好跟他做朋友而不要跟他做对头。他的蓝眼睛直盯着人，方形下巴绷得很紧。

“那么，你采取了什么步骤？”我问他。

“我的第一步是到他家——图克斯伯里旧庄园——去亲自看看到底是怎么个情况。于是我先给他母亲写了一封信——因为我对他父亲那个丧气老头子不耐烦了——而且来了一个正面攻击：我说戈弗雷是我的好朋友，我可以告诉她许多我们共同生活的有趣情况，我路过附近，能否顺路拜访一下？诸如此类等等。我收到一封相当热情的回信，说可以留我过夜。于是我星期一就去了。

“图克斯伯里旧庄园是个偏僻地方，无论在什么车站下车都还有五英里的距离。车站又没有马车，我只得步行，还拿着手提箱，所以傍晚才走到那里。那是一座曲曲折折的大宅子，在一个相当大的园子里头。我看这宅子是各个时代、各种建筑的大杂烩，从伊丽莎白时期半木结构的地基开始，一直到维多利亚的廊子，什么都有。屋里都是嵌板、壁毯和褪色的古画，是一座十足的阴森神秘的古屋。有一个老管家拉尔夫，年龄仿佛和屋子一样古老，还有他老婆，更古老。她原先是戈弗雷的奶母，我曾听他谈起她，犹如仅次于母亲，所以尽管她模样古怪，我还是对她有好感。我也喜欢他母亲——她是一个极其温柔的、小白鼠似的妇女。只有上校令我瞧着别扭。

“一见面我们就干了一场架。本来我立刻就想回车站，要不是我觉得这等于帮了他的忙，我早就走了。我被径直带到他的书房。我发现他坐在乱七八糟的书桌后面，体格高大，背部弯曲，肤色烟黑，胡子蓬乱。带红筋的鼻子像鹰嘴般突出，两只灰色的凶眼睛从浓密的眉毛底下瞪着我。一见之下我才理解，为什么戈弗雷难得提起他爸爸。

“‘先生，’他以一种刺耳的声音说，‘我倒是有点想知道你这次来访的真正意图是什么？’

“我说我已经在给他妻子的信中说清楚了。

“‘不错，不错，你说你在非洲认识戈弗雷。当然，我们只是听你那么一说。’

“‘我口袋里有他写给我的信件。’

“‘请让我看一看。’

“他把我递给他的两封信看了一遍，随手又扔给了我。

“‘好吧，那又怎样？’

“‘先生，我和你儿子戈弗雷是好朋友，共同经历的许多回忆把我们团结在一起，但他突然不给我音信了，我能不奇怪吗？我希望打听他的情况不是很自然吗？’

“‘先生，我记得我已经跟你通过信，已经告诉你他的情况。他航海周游世界去了。他从非洲回来，健康情况不好，他母亲和我都认为他应该彻底休养，换换环境。请你把这个情况转告给一切关心这事儿的朋友们。’

“‘一定照办，’我说。‘不过请你费神把轮船和航线的名称告诉我，还有启航的日期。说不定我可以设法给他寄一封信去。’

“我的这个请求似乎使主人又为难又生气。他的浓眉毛低落到他的双眼上面，他不耐烦地用手指敲着桌子。他终于抬起头来，那神气颇像一个下棋的人发现对手走了威胁性的一步棋而他已决定怎样去应付。

“‘多德先生，’他说，‘你的固执会使许多人都感到无礼，并且会认为你已经达到无理取闹的地步。’

“‘请你务必原谅我，这都是出于对你儿子的友情。’

“‘当然。我已经充分考虑到这一点。不过我必须请你放弃这些请求。家家都有自己的内情，无法向外人说清，不管是多么善意的外人。我妻子非常想听听你讲戈弗雷过去的事，但我请求

你不必管现在和将来的事，这种打听没有益处，只会使我们处境为难。’

“你看，福尔摩斯先生，我碰了钉子，毫无办法绕过它。我只好装做同意他的意见，但我心里暗自发誓不查清我朋友的下落绝不善罢甘休。那天晚上十分沉闷。我们三个人在一间阴暗的老屋子里默默无言地进餐。女主人倒是热切地向我询问有关她儿子的事情，但老头子满脸不高兴的样子。我对整个这件事感到十分不快，因此在礼貌允许的最早时刻我就辞别主人回到自己的客房。那是楼下一间宽敞空荡的屋子，像宅内别的房间一样。但是在南非草原生活一年之后谁也不会十分讲究居住条件了。我打开窗帘，朝园子望去，发现外面竟是晴朗之夜，那半圆的月亮在空中照着。之后我坐在熊熊的炉火旁边，身旁桌上放着台灯，我打算读小说来分散一下我的心思。可是我被老管家拉尔夫打断了，他拿来一些备用煤。

“‘先生，我怕你夜间需要加煤。天气挺冷，这间屋子又不保暖。’

“他没有立刻走出去，却在屋内稍事停留，当我回头看他的时候，他正站在那里瞧着我，仿佛心里有事的样子。

“‘对不起，先生，我禁不住听了你在餐桌上谈论戈弗雷少爷的事儿。你知道，我妻子当过他的奶母，所以我差不多可以说是他的养父，当然很关心他。你是说他表现很好吗，先生?’

“‘他是全军团里最勇敢的人之一。有一次他把我从布尔人的枪林之中拖了出来，不然我今天也许就不在这儿了。’

“老管家兴奋地搓着他的瘦手。

“‘就是，先生，正是那样，戈弗雷少爷就是那个样子。他打小就有勇气。庄园的每一棵树他都爬过。他什么也不害怕。他曾是一个好孩子，是的，他曾是一个棒小伙子。’

“我一下子跳起来。

“‘嗨！’我大声说，‘你说他曾是棒小伙子。你的口气仿佛他不在世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戈弗雷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抓住老头儿的肩膀，但他退缩开来。

“‘先生，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请你问主人吧，他知道。我不能多管闲事。’

“他刚要走出去，我拉住了他的胳臂。

“‘听着，’我说，‘你非得回答我一个问题才能走，要不我就拉住你一夜不放。戈弗雷是死了吗？’

“他不敢直视我的眼睛。他像是被施了催眠术。他的回答是勉强从嘴里硬挤出来的，那是一个可怕的、出人意料的回答。

“‘我宁愿他是死了的好！’他喊道。说着他使劲一扯，就跑出屋去了。

“福尔摩斯先生，你当然可以想象，我回到我原来坐的椅子上，心情是好不了的。老头儿刚才说的话对我来说只有一种解释。显然我的朋友是牵涉到什么犯罪事件，或者至少是什么不名誉的事儿，关乎家庭的荣誉了。严厉的父亲于是就把儿子送走，把他藏了起来，以免丑闻外扬。戈弗雷是一个不管不顾的冒失鬼。他往往受周围的人影响。显然他是落入了坏人之手并被引向犯罪了。如果真是这样，那是非常可惜的，但即使如此我也有责任把他找出来设法帮助他。我正在这样焦急地思索着，猛一抬头，只见戈弗雷就站在我面前。”

我的主顾讲到这里沉思地停了下来。

“请你讲下去吧。”我说。“你的案子很有一点特别的地方。”

“福尔摩斯先生，他是站在窗外，脸贴着玻璃。我刚才跟你说过我曾向窗外看夜色来着，窗帘一直半开着。他的身影就在帘子打开的地方。那是落地大窗，所以我可以看见他整个的身形，但使我吃惊的是他的脸。他面色惨白，我从没见他这样苍白过。我猜想鬼魂大概就是那个样子。但是他的眼睛对上了我的眼睛，我

看见那是活人的眼睛。他一发现我看着他，就往后一跳，消失在黑夜里了。

“这个人的样子有一种十分令人吃惊的东西。倒不仅是那惨白如纸的面孔，而是一种更微妙的东西——一种见不得人的、罪责感的东西——这种东西非常不像我所熟知的坦率痛快的小伙子。我感到恐怖。

“但是一个人要是当了两年兵，成天和布尔人打交道，他的胆子是吓不坏的，遇见变故就会立即行动起来。戈弗雷刚一躲开，我就跳到窗前。窗子的开关不灵了，我花了一点时间才把它打开。随后我就钻跃出去，飞快地跑到花园小路上，朝着我认为他逃走的方向追去。

“这条小路很长，光线又有点暗，但是我总觉得前面有东西在跑。我向前冲上去，叫着他的名字，但是没有用。我跑到小径的尽头，这里有好几条岔路通向几个小屋。我犹豫了一下，这时我清楚地听见一扇门关上的声音。这声音不是来自我背后的屋子，而是从前方黑暗处传来的。福尔摩斯先生，这就足以证明我方才看见的不是幻影。戈弗雷确实从我眼前逃走了，并且关上了一扇门。这一点是肯定的。

“我没有什么办法可想了。这一夜我过得非常不安宁，心里一直在盘算这个问题，打算找到一种理论来解释这些现象。第二天我觉得老上校多少缓和了一些。既然女主人声称附近有几个好玩的去处，我就趁机会问道，我再停留一晚有否不便。老头子勉强默认了，这就给我争取到一整天的时间去进行观察。我已经十分肯定地知道戈弗雷就在附近的什么地方藏着，但具体的地点以及原因还有待于解决。

“这座楼房又大又曲折，在里边藏上一个军团也没人知道。如果人是藏在楼房内部，那我是很难找到他的。但是我听见的门响不是在楼内。我只有到园子里去寻找这个秘密。这倒不难做到，因

为那几个老人在忙着自己的事情，这就使我能去施行我的计划了。

“园子里有几个小屋，但是在园子尽头有一座稍具规模的建筑——足够园丁或护林人居住的了。难道是从这里发出的关门声响吗？我装做不经心的、仿佛随便散步的样子朝它走了过去。这当儿有一个矮小利落、蓄着胡须、身穿黑衣、头戴圆礼帽的男子从那屋门里走了出来——一点也不像园丁的样子。不料他出来后就把门倒锁上，把钥匙放在口袋里了。他一回身，发现了我，脸上顿时现出吃惊的神色。

“‘你是本宅的客人吗？’他问我。

“我说是的，并且说我是戈弗雷的朋友。

“‘真可惜他旅行去了，否则他会非常愿意见到我的，’我又这么解释着。

“‘不错，不错，’他仿佛做了亏心事似地说着。‘改个时间再来吧，’他说着就走开了。但当我回头看时，他却正躲在园子那头的桂树后面，站在那里观察着我。

“我一路走过去，仔细地看这座小房子，但窗子被严密地遮挡着，这使人看来它似乎是空的。如果我过分大胆窥探，可能会因小失大，甚至被轰出去，因为我知道我在受人监视着。因此我就回到楼内，等着晚上再继续侦查。到天色大黑，人声寂静之后，我就从我的窗口溜了出去，悄悄地朝那神秘的住所走去。

“我刚才说这屋子被严密地遮挡着，现在我发现它还关着百叶窗。不过，有一扇窗子却透出了灯光，因此我就集中注意力从这儿往里瞧。算我走运，这里帘子并没有完全拉上，我可以看见屋里的情景。里面相当明亮洁净，壁火熊熊，灯光照耀。在我对面坐着我早上碰见的矮个男子，他吸着烟斗在读报纸。”

“什么报纸？”我问道。

我的主顾似乎不大高兴我打断了他的话。

“有关系么？”他反问道。

“关系重大。”

“我还真没留意。”

“也许你看出那是大张的报纸还是小本的周刊一类了吧?”

“对了，经你这么一提，我想起不是大张。也许可能是《观察家》杂志。不过说实在的，我当时真顾不上这类小事儿了，因为屋里还有一个人背对窗子坐着，我敢说他就是戈弗雷。当然我看不见他的正脸，但我熟悉他的肩膀的形状。他用手支着头，形容十分忧郁，身子朝着壁火。我刚要设法行动，突然有人重重地在我肩上拍了一下，原来上校就站在我身旁。

“‘到这边来，先生!’他压低了声音说。他一言不发地走到楼内，我一直跟着他走到我的住房。他在门厅里拿起一张火车时刻表。

“‘八点半有一班火车开往伦敦，’他说。‘马车八点钟在大门外。’

“他脸都气白了。而我呢，我感到自己的处境太尴尬了，我只能结结巴巴说几句前言不搭后语的道歉话，力求用对我朋友的担心来给自己解释。

“‘这个问题用不着再谈，’他斩钉截铁地说道，‘你无耻地侵犯了我们家庭的权利。你到这儿来是作为客人，但你成了暗探。先生，我只有一句话说，就是我不要再看见你。’

“这下子我也火儿了，我说了些不客气的话。

“‘我看见你儿子了，我认为你是为了个人目的不让他见人的。我不知道你把他关起来的动机是什么，但我敢肯定他已失去行动自由。我告诉你，上校，除非我确知我朋友是安全和健康的，否则我绝不会停止我的努力来弄清真相，我也绝不会被你的任何恐吓所吓倒。’

“这个老家伙面色变得像魔鬼一样凶，我真以为他可能动手。我方才说过他是一个瘦削的、狂暴的高大老头子，虽说我不是弱

者，我也很难对付他。但是他在狂怒地瞪了我半天之后转过身就走出去了。我呢，我早上按时乘火车走了，我的意图就是立即来找你听取你的意见并求得你的帮助，这就是我写信与你约会的缘故。”

以上就是我的来访者摆在我面前的问题。大概精明的读者已经看出来，这个案子并不难解决，因为只有极有限的选择答案就可以解释问题的根源。但是尽管简单，这个案子却有着新奇有趣的地方，所以我才冒昧地把它记录下来。现在我就用我常用的逻辑分析方法来缩小可能的答案范围。

“仆人们，”我问，“一共有几个人?”

“照我尽量估计，只有老管家和他的妻子。他家生活看来十分简单。”

“那么在花园小屋内没有仆人了?”

“没有，除非留胡须的那个矮男人当仆人。但他看来身份要高得多。”

“这一点很有启发。你看到过从一所房子往另一所房子送食物的迹象吗?”

“你这么一提，我倒记起来曾看见老拉尔夫提着一个篮子朝着平房的方向往园里走去。当时我并没往食物上想。”

“你在当地进行访问打听了没有?”

“是的。我和火车站站长以及村内旅馆主人攀谈过。我只是简单地问他们是不是知道我的伙伴戈弗雷的情况。他们两人都说他航海周游世界去了。他曾回过家，但紧接着就外出了。看来关于他旅行的说法已经被大家接受。”

“你没有向他们提到你的猜疑吗?”

“一点没提。”

“这很明智。这件事是要调查的。我要跟你一起到图克斯伯里旧庄园去一趟。”

“今天？”

可巧当时我正在了结一桩案子，就是我朋友华生叙述过的修道院公学案。我还受到土耳其苏丹的委托要办一个案子，如果延误将会发生极严重的政治后果。所以，直到了下周初（照我日记的记载）我才由詹姆斯·M·多德先生陪同踏上去贝德福郡的旅程。在我们驱车路过伊斯顿区的时候，我把一位严肃寡言、肤色黝黑的绅士也接到车上，我是事先跟他约订好的。

“这是我的一位老朋友，”我向多德说，“请他在场也许一点用也没有，但是也许起决定作用。目前不必细谈这一点，到时候就知道了。”

凡是读过华生写的记录的读者，想来已经熟悉我的做法，就是在侦查一件案子的过程中我是不多说话、不泄露想法的。多德似乎有点摸不着头脑，但没有说什么，我们三个人就一同继续赶路了。在火车上我又问了多德一个问题，故意让我们那个同伴听见。

“你说你从窗户里清晰地看见你朋友的脸，所以敢肯定那是他本人，是吗？”

“关于这点没有问题。他的鼻子贴住玻璃，灯光正照在他脸上。”

“不会是另一个长得像他的人吗？”

“不可能，确实是他。”

“但是你又说他的样子变了？”

“只是颜色变了。他的脸色是——怎么说呢？——那是鱼肚白色，他的皮肤变白了。”

“是整个脸都苍白吗？”

“我想不是。我看的最清楚、最白的是他的前额，因为额头贴着玻璃。”

“你叫他的名字了没有？”

“我当时又惊又怕，没有叫。后来我就追他，我已经告诉过你，没追上。”

我的侦查已经基本完成了，只再需要一个小情况就可以全部完成。后来经过一番旅行之后，我们终于到达了多德描述的这座奇怪而散漫的庄园。开门的是老管家拉尔夫。我已经把马车全天租下来了，就请我的老朋友先坐在车上等着，我们请他时再下车。拉尔夫是一个矮身材、多皱纹的老头儿，穿着传统的黑上衣和灰点裤子，只有一点很特别，他戴着黄皮手套，一看见我们他就甩下手套放在门厅桌子上了。我这个人，正如我朋友华生说的，有着出奇灵敏的感官。当时屋里有一种不明显的、但是带有刺激性的气味。它似乎就是从门厅桌子上发出来的。我一转身，把帽子放在桌上，又顺手把它弄到地上，然后弯下腰去拾帽子，趁机使我的鼻子挨近手套不到一英尺。不错，这股类似柏油的怪味儿确是从手套上发出来的。侦查已经完成。我进入书房。唉，我自己写记录就这么露骨，实在不高明！华生笔下是那样引人入胜，不正是靠隐去这些环节么。

上校不在房里，但是一听拉尔夫的通报立刻就来了。我们听见他那急促沉重的脚步声从楼道走来。他猛一推门就冲了进来，胡须奓起，眉眼也都立起来了，确是一个少见的凶狠老头子。他手里拿着我们的名片，用力一撕，扔在地上，用脚就踏。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你这个多管闲事的混蛋，我不准你登我的门！我绝不许你再来，如果你胆敢不经我允许再上这儿来，我就有权使用暴力，我枪毙了你！我坚决枪毙你！至于你，先生，”他转向我说，“我给你同样的警告。我知道你的可耻职业，你可以上别处去显示你的本事，我这里用不着你。”

“我不能走，”我的主顾坚决地说，“除非戈弗雷亲口告诉我他的自由没受限制。”

我们的这位不情愿的主人按了一下铃。

“拉尔夫，”他命令道，“给本地警察局打电话叫他们派两名警察来。就说有贼。”

“等一等，”我连忙说，“多德先生，你应该知道，埃姆斯沃斯上校是有权利的，我们无权进入他的住宅。另一方面，他也应该知道你的行动完全是出于对他儿子的关注。我冒昧地说，如果允许我和埃姆斯沃斯上校谈五分钟，我可以使他改变他对这件事儿的看法。”

“我没那么容易改变，”老上校说。“拉尔夫，执行命令。你还等什么？快打电话！”

“不行，”我说着往门上一靠。“警察一干涉就恰恰会导致你所惧怕的结局。”我掏出笔记本在一张撕下的纸页上匆匆写了一个字。我把纸递给上校说：“这就是我们前来的原因。”

他凝视着纸条，脸上除了吃惊以外什么表情都消失了。

“你怎么知道的？”他无力地说着，沉重地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我的职业就是把事情弄清。这是我的业务。”

他沉思地坐在那里，瘦削的手摸着蓬乱的胡须。终于，他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

“好吧，要是你们非要见戈弗雷，就见吧。这事儿我不负责，是你们迫使我做的。拉尔夫，去告诉戈弗雷先生和肯特先生，我们过五分钟就到。”

五分钟之后我们已经走过了花园小径，来到神秘小屋前面。一位蓄胡须的矮男子站在门口，脸上露出十分诧异的神情。

“这太突然了，上校，”他说道，“这完全打乱了咱们的计划。”

“我实在没办法，肯特先生，人家迫使咱们这样做。戈弗雷先生在吗？”

“是的，他在里边，”他说着转身领我们走进一间宽敞而陈设简单的屋子。有一个人背朝着壁炉站在那里。一见那人，我的主顾立刻跳上前去伸出手来。

"嗨！戈弗雷，见到你太好了！"

但是对方挥手叫他后退。

"不要碰我，吉米。不要走近我。是的，你非常惊讶！我已不像那个骑兵中队的棒小伙子、一等兵埃姆斯沃斯了，是吧？"

他的面容确实是异常的。可以看出他本来是一个五官端正、皮肤被非洲阳光晒黑的漂亮男子，但是如今夹杂在黝黑皮肤之间有一些怪样的白斑片，这使他的皮肤变白了。

"这就是我不见访客的缘故，"他说道，"你我倒不在乎，但用不着你的同伴。我知道你的意思是好的，但这么一来对我不利。"

"我只是想确知你是安全无恙的，戈弗雷。那天夜里你往我窗里瞧的时候我看见了你，后来我就不放心，非把情况弄清不可。"

"老拉尔夫跟我说你来了，我禁不住要瞧瞧你。我希望你没看见我才好，后来我听见开窗子的响声，我只好跑回小屋。"

"到底是怎么搞的，何必这样？"

"这个事儿倒也不难说清楚，"他说着点燃一支香烟，"你记得那天早上在布弗斯普鲁的战斗吗，就在比勒陀利亚外边的铁路西线上？你听说我受伤了吗？"

"我听说了，但不知道详细情况。"

"我们有三个人被切断了和本部的联系。地势很不平坦。有辛普森——就是外号叫秃头辛普森的那个人——有安德森，还有我。我们正在追击布尔人，但是他们埋伏起来，把我们三人包围了。他们两人被打死了，我肩上中了像猎枪的子弹。但是我拼命趴在马上，跑了几里路我才昏过去掉下马来。

"等我苏醒过来，天已黑了，我挣扎着站起来，感觉异常虚弱。使我吃惊的是近处就有一座房子，相当大，有南非式的游廊和许多窗子。天气很冷。你知道那种夜晚袭来的令人发僵的寒冷，那是一种令人厌恶的、难以忍受的死冷，和爽利明快的霜冻很不一样。简单说吧，我感到彻骨的寒冷，唯一的希望就是设法达到

那座房子。我拼死力站立起来，一步一步拖着，几乎已经没有知觉。我只依稀记得爬上台阶，走进一个大敞着的门，进入一间摆着几个床位的大屋子，倒在一张床上，嘴里满意地哼了一声。床上被子已摊开，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把被子往我颤抖的身上一拉就睡熟了。

“我醒来已是早晨，我不但没有进入一个健康的世界，反而仿佛来到一个噩梦的世界。非洲的阳光从宽大无帘的窗子射进来，使这间刷成白色的大而空敞的宿舍显得特别明亮。我面前站着一个矮如侏儒的人，脑袋硕大如鳞茎球，口中急切地说着荷兰话，挥动着一双海绵般的变形而怕人的手。他身后站着的一群人仿佛都觉得眼下这情况很有意思，但我看到他们却不禁打了一个寒噤。没有一个正常的人形。每一个人不是歪七扭八就是臃肿变形。这些丑八怪的笑声比什么都难听。

“看来他们全都不会讲英语，但是情况非得说清不可，因为大脑袋越说气越大，后来一边怪叫着一边用他那变形的手揪住我就往下拉，而不管殷红的血液从我伤口直流。这个小怪物力大如牛，要不是有一个年长的负责人听见这屋的嘈杂声走过来，真不知他会把我整成什么样子。他用荷兰语责备了几句，揪我的人就躲开了。然后他转向我，睁大惊讶的眼睛看着我。

“‘你怎么会跑到这儿来的?’他诧异地问道。‘别动！我知道你已疲惫不堪，你肩上的伤口需要处理。我是医生，我马上找人给你包扎。不过，小伙子！你在这里比在战场上更要危险。你是在麻风病院里，你在麻风病人的床上过了一夜。’

“吉米，我还用说别的吗？看来，由于战火迫近，这些病人在头天都疏散走了。第二天，由于英军开来，他们又被这位医务总监送回医院。他说，尽管他自以为有免疫力，他也绝不敢像我那样在麻风病人的床上睡一夜。后来他把我放在一间单独病房内，细心地护理我，过了大约一个星期我就被送往比勒陀利亚总医院。

“你看，这就是我的悲剧。我希望能侥幸，但是等我回到家里，我脸上出现的这些可怕症状终于宣布了我未能逃脱感染的命运。怎么办呢？我是住在一座僻静无邻的房子里。我们有两个可以绝对信任的仆人。这是个可以居住的地方。肯特先生是一位外科医生，在保证绝不泄密的条件下他愿意陪我同住。这样处理是十分简单的。而另一条路则是极其可怕的：和不认识的人在一起被终身隔离，永远不得释放。但是必须绝对保密，否则即使是在这个穷乡僻壤也会引起群众哗然，早晚会把我扭送麻风病院的。吉米，就连你也不能告诉。今天我父亲怎么会让步的，我真不明白。”

上校指了指我。

“是这位先生迫使我让步的，”说着他打开了我递给他的纸条，上面写着“麻风”字样。“既然他已经知道这么多了，那最安全的办法还是全告诉他。”

“确实如此，”我说道，“谁敢说这样做没有好处呢？看来只有肯特先生一个人诊视过病人。请允许我，敢问先生是不是这种病的专门医生呢？因为，据我理解，这是一种热带病或亚热带病。”

“我有合格医生的正常知识，”他有点板起面孔地说。

“先生，我深信你是有能力的，但我觉得在这一病例上听听会诊意见也是有价值的。据我理解，你避免会诊只是怕发生压力而使你交出病人。”

“正是这样，”上校说。

“我预料到这一点了，”我解释说，“今天我带来一个朋友，他的谨慎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以前我曾替他出过力，因此他愿意作为一个朋友而不是作为专家来提供他的意见。他的名字是詹姆斯·桑德斯爵士。”

听我这么一说，肯特先生脸上流露出的那种惊喜之状，简直就像新提升的下级军官要会见首相似的。

“我将感到骄傲，”他低声地说道。

“那我就请詹姆斯爵士到这里来。他现在正等在门外的马车里。至于我们，上校，咱们可以到你书房去，我来做些解释。”

在这种关键时刻就显出我是多么需要我的华生了。他善于运用得体的提问和种种惊叹词来夸张我的侦查艺术，把我那种本来只是系统常识的侦察术给夸大成奇迹。现在我自己来叙述，就没有人来捧场了。我只好照实叙述，就像那天在上校书房里我对着几个听众所说的，其中还包括戈弗雷的母亲。

“我的方法，”我说道，“就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上面：当你把一切不可能的结论都排除之后，那剩下的，不管多么离奇，也必然是事实。也可能剩下的是几种解释，如果这样，那就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证实，直到最后只剩下一种具有足够根据来支持的解释。现在我们就用这个方法来研究一下当前这个案子。起初，提到我面前的有三种可能的解释，可以说明为什么这位先生在他父亲庄园的小屋里被隔离或禁锢起来。可以认为他是由于犯罪而逃避，或者是由于精神失常而不愿住疯人院，最后是因为有某种疾病而需要隔离。我想不出其他解释。那么，就需要把这几个结论加以对比和甄别。

“犯罪之说是不能成立的。本地区并没有尚未破案的犯罪报告，这我十分清楚。如果说是尚未暴露出来的犯罪，那从家族利益来说应该是把他弄走或是送出国外，而不是藏在家里。我看不出这条思路有什么可能成立的地方。

“精神失常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小屋里有的第二个人可能是看守人。他走出来以后把门倒锁上，这就加强了上述假设，说明可能是强行禁闭。但另一方面，强制不可能是很严的，否则这个青年就不会跑出来去看一眼他的朋友了。多德先生，你记得我曾探索论据，比如问你肯特先生读的是什么报纸。如果是《柳叶刀》或《英国医学杂志》，那会帮助我思索。但是，只要有医生陪同并上报当局，把疯人留在家里是合法的事。为什么这样拼命保

密呢？因此精神失常的设想也不能成立。

“剩下的第三个可能，看来虽然稀奇，却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麻风在南非是常见病。由于特殊的机遇，这位青年可能受到感染。这样一来，他的家属处境就十分困难了，因为他们不愿把他交给麻风隔离病院。为了不露风声、不受当局干涉，必须严守秘密。如果给以适当报酬，不难找到一位忠实的医生来照顾病人。也没有理由在晚上不让病人出来。肤色变白是这种病的普通症状。这个假设的论据是十分充足的，以致使我决心把它当做已被证实了那样来行动。当我初到这里，发现给小屋送饭的拉尔夫戴着浸了消毒水的手套，这时候我连最后的疑点也消除了。先生，我只写了一个词，就告诉你秘密已被发现了，我之所以写而没有说出来，是为了向你证明可以信任我的谨慎。”

我正在这样结束我的小小分析时，门开了，那位庄严的著名皮肤病学家被引进来了。但是破例地，他那狮身人面像般严肃的脸今天解冻了，眼中流露出人情味儿的温暖。他迈步朝上校走过去同他握了手。

“我往往给人带来坏消息，”他说。“但今天的消息不那么坏。不是麻风。”

“什么？”

“典型的类麻风，也就是鱼鳞癣。是一种鳞状的皮肤疾病，影响仪容，非常顽固，但有治愈的可能，绝无传染性。不错，福尔摩斯先生，确是非常的巧合。但能说完全是巧合么？难道没有一些未知的因素在起作用么？或许这位青年在接触病人以后的恐惧心理产生了一种生理作用，模拟了它所恐惧的东西？不管怎么说，我可以用我的职业荣誉来担保——呵！夫人休克了！我建议由肯特先生护理她，直到她从这次惊喜性休克中复原为止。”

王冠宝石案

华生医生很高兴又回到了贝克街二层的这间杂乱无章的房间，许多有名的冒险都是从这里开始的。他环顾室内，墙上贴着科学图表，屋里摆着被强酸烧坏的药品架子，屋角里立着小提琴盒子，煤斗里依然放着烟斗和烟草。最后他的眼光落到毕利的含笑而有神的脸上。这是一个小听差，年纪虽轻却很聪明懂事，有他在身边，可以抵消一点这位著名侦探的阴郁身影所造成的孤独寡合之感。

“一切都是老样子，毕利。你也没变。他也是老样子吧?”

毕利有点担心地瞧了瞧那关着的卧室门。

“我想他大概是上床睡着了,”毕利说。

当时正是一个明媚夏日的下午七点钟。但是华生已经十分熟悉他朋友的不规律生活，不会感到现在睡觉有什么奇怪。

“就是说，目前正在办一件案子喽?”

“是的，先生。他现在十分紧张。我很担心他的健康状况。他越来越苍白消瘦，还吃不下饭。赫德森太太总是问他:‘福尔摩斯先生，您几点钟用饭?’而他总是说:‘后天七点半。’您是知道他专心办案的时候是怎么过日子的。”

“是的，毕利，我很清楚。”

“目前他正在盯着个什么人。昨天他化装成一个找工作的工人，今天他成了一个老太太。差点儿把我也骗了，可我现在应该算是熟悉他的习惯了。”毕利一边笑着一边用手指了指立在沙发上的一把很皱的阳伞。“这是老太婆的道具之一。”

"这都是干什么呢?"

毕利放低了声音,仿佛谈论国家大事似的。"跟您说倒没关系,但不能外传。就是办那个王冠宝石的案子。"

"什么——就是那桩十万英镑的盗窃案吗?"

"是的,先生。他们决心要找回宝石。嘿,那天首相和内务大臣亲自来了,就坐在那个沙发上。福尔摩斯先生对他们态度挺好,他没说几句话就使他们放心了,他答应一定尽全力去办。然而那个坎特米尔勋爵——"

"噢,他呀!"

"正是他,先生。您明白那是怎么回事儿。要让我说的话,他是一具活僵尸。我可以跟首相谈得来,我也不讨厌内务大臣,他是一个有礼貌、好说话的人。但是我可受不了这位勋爵大人。福尔摩斯也受不了他。您瞧,他根本不相信福尔摩斯先生,根本反对请他办案。他反倒巴不得他办案失败。"

"福尔摩斯先生知道这个吗?"

"福尔摩斯先生当然什么都知道。"

"那就让咱们希望他办案成功,让坎特米尔勋爵见鬼去吧。嘿,毕利,窗子前边那个帘子是干什么的?"

"三天以前福尔摩斯先生让挂上的,那背后有一个好玩的东西。"

毕利走过去把遮在凸肚窗的凹处的帘子一拉。

华生医生不觉惊叹地叫了一声。那是他朋友的蜡像,穿着睡衣什么的,一应俱全,脸偏向窗子,微微下垂,仿佛在读一本书,身体深深地坐在安乐椅里。毕利把头摘下来举在空中。

"我们把头摆成各种不同角度,为的是更像真人。要不是放着窗帘,我是不敢摸它的。打开窗帘,马路对过也可以看得见它。"

"以前有一次我和福尔摩斯也使用过蜡人。"

"那时候我还没来呢,"毕利说。他随手拉开帘子朝街上张望

着。“有人在那边监视着我们。我现在就看得见那边窗口有一个家伙。您过来瞧瞧。”

华生刚迈了一步，突然卧室的门开了，露出福尔摩斯的瘦高身材，他面色苍白而紧张，但步伐和体态像往常一样地矫健。他一个箭步跳到窗口，立刻把窗帘拉上了。

“不要再动了，毕利，”他说道。“刚才你有生命危险，而我目前还用得着你。华生，很高兴又在老地方见到你了。你来的正是时候，关键时刻。”

“我猜也是这样。”

“毕利，你可以走开了。这孩子是个问题。能有多少道理证明我让他冒危险是说得通的呢？”

“什么危险，福尔摩斯？”

“暴死的危险。我估计今晚会有事。”

“什么事？”

“被暗杀，华生。”

“别开玩笑了，福尔摩斯！”

“连我的有限的幽默感也不致开这样的玩笑。但是不管怎么说，眼前还是先娱乐一下吧，对不对？允许我喝酒吗？煤气炉和雪茄都在老地方。依我看你还是坐你原来的安乐椅吧。你大概还不会讨厌我的烟斗和我的糟糕烟草吧？最近它们代替了我的三餐。”

“为什么不吃饭呢？”

“因为饥饿可以改善人体的机能。作为一个医生你当然会承认，消化过程得到的供血量等于脑力所损失的供血量。而我就只是头脑，华生。除此以外我的身体只是一个附件儿。所以，我首先应该考虑脑的需要。”

“不过，这个危险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了，趁着还没出事的时候，你把凶手的姓名地址记在脑

子里说不定也有好处。你可以把它交给苏格兰场，连同我的问候和临终祝福。名字是西尔维亚斯——内格雷托·西尔维亚斯伯爵。写下来，伙计，写下来！莫尔赛花园街 136 号。记下了吗?”

华生那忠厚的脸急得都发颤了。他很明白福尔摩斯冒的危险是多么大，也很知道他刚才说的话与其说是夸张不如说是缩小。华生一向是个行动家，这时他当机立断。

“算我一个，福尔摩斯。我这两天没什么事做。”

“我说华生，你的人格可没见长进，还又添了说谎的毛病。你明明是一个忙不过来的医生，每个小时都有人来看病的。”

“那都不是什么要紧的症候。你为什么不叫人逮捕这个家伙呢?”

“我确实可以这么做。这也正是使他焦躁的缘故。”

“那你为什么不下手呢?”

“因为我还不知道宝石藏在什么地方。”

“对了！毕利跟我说过——是王冠宝石。”

“不错，就是那颗硕大的发黄光的蓝宝石。我已经撒下网了，也逮住鱼了，就是没拿到宝石，那样抓起他们来又有什么用呢?当然可以为社会除一害。但这不是我的目的。我要的是宝石。”

“这个西尔维亚斯伯爵是你的鱼之一吗?”

“不错，而且是鲨鱼。他是咬人的。另一个是塞姆·莫尔顿，搞拳击的。塞姆倒是一个不坏的家伙，可惜被伯爵利用了。塞姆不是鲨鱼。他是一条大个的长着大头的傻鮈鱼。不过他也同样在我的网里扑腾呢。”

“这个西尔维亚斯在什么地方呢?”

“今天一上午我都是在他身边。你以前也看见过我化装成老太婆，华生。但今天最逼真。有一次他还真替我拾起了我的阳伞。‘对不起，夫人，’他说。他有一半意大利血统，在他高兴的时候很有一点南方的礼貌风度，但不对劲儿的时候是个魔鬼的化身。人

生真是无奇不有，华生。”

“人生也可以变成悲剧。”

“是的，也许可能。后来我一直跟着他到了米诺里斯的老斯特劳本齐商店。这个店是做汽枪的，做得相当精巧，我看现在就有一支在对过的窗口。你看见蜡人没有？当然，毕利给你看过了。蜡人的脑袋随时可能被子弹打穿。什么事儿，毕利？”

小听差手里拿着一个托盘，上面有一张名片。福尔摩斯看了它一眼就抬起了眉梢，脸上浮出打趣的微笑。

“这家伙来了。这一着我倒没料到。华生，拉网吧！这家伙是个有胆量的人。你大概听说过他作为一个大型比赛中的射手的名声吧。要是他能把我也收在他的成功的运动记录上头，那倒是一个胜利的结尾。这说明他已经感觉到我在收网了。”

“叫警察！”

“恐怕得叫，但不是马上。华生，你能不能从窗口看一下，街上是不是有一个人在溜达？”

华生小心地从帘子边上望了望。

“不错，有一个彪形大汉在门口晃荡。”

“那就是莫尔顿——忠心而低能的塞姆。毕利，来访的那个先生在什么地方？”

“在会客室。”

“等我一按铃，你就带他上来。”

“是，先生。”

“要是我不在屋，你也让他一个人进屋。”

“是，先生。”

华生等毕利出去一关上门，就立刻对福尔摩斯严肃地说：

“我说，福尔摩斯，这可不行。这个人是个亡命徒，是个不管不顾的人，他可能是来谋杀你的。”

“我并不感到奇怪。”

“我不走，我跟你一起。”

“你只会碍事。”

“碍他的事？”

“不，我的伙伴，是碍我的事。”

“那我也不能离开你。”

“华生，你走没关系，你会走的，因为你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我相信你会这样做到底的。这个人虽说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来，倒反而能为我的目的服务。”说着他掏出日记本，匆匆写了几行字。“你把这个送到苏格兰场交给侦查处的尤格尔。然后你跟警察一起来。那就可以逮捕这家伙了。”

“我会高高兴兴照办的。”

“在你到来之前我刚好有时间找回宝石。”说着他按了一下铃。“咱们最好从卧室门走出去。这个旁门非常有用。我想在一边看看我的老鲨鱼，你知道我有特殊的办法。”

于是，一分钟以后，毕利把西尔维亚斯伯爵让到空屋子里来了。这位有名的猎兽家、运动员兼花花公子是一个魁梧、黝黑的男子，留着威武的黑胡须，盖着下面凶残的薄嘴唇，上面伸着一个鹰嘴似的长而弯的鼻子。他服饰考究，但是花色领结以及闪闪发光的别针和戒指给人一种浮华的感觉。当他身后的门关上之后，他用凶恶而惊愕的目光到处乱看了一遍，仿佛每走一步都唯恐有陷阱似的。当他突然发现窗前安乐椅上方的头和睡衣领子时，他猛然吃了一惊。起初他的表情纯是惊奇，接着在他凶残的黑眼睛里闪现出一种可怕的希冀的光。他向四周看了一下，见确实没有人在场作证，他就举起粗手杖、踮起脚尖朝无声的人形走过去。当他正蜷身准备猛跳过去一击时，突然从卧室门口有一个冷静而讥讽的声音向他说道：

“不要打坏它，伯爵！不要打破！”

凶手吓得一缩，痉挛的脸上充满惊恐之色。霎时间他又半举

起那根加铅的手杖，仿佛又要对真人行凶似的，但是福尔摩斯那镇静的灰眼睛和讥讽的微笑使他的手又放了下来。

“这个玩意儿不错，”福尔摩斯说着朝人形踱过去。“是法国塑像家塔韦尼埃做的。他做蜡像的技巧不下于你的朋友斯特劳本齐做汽枪。”

“什么汽枪！你说的是什么？”

“请把帽子手杖放在茶几上。好！请坐。你愿意把手枪摘下来吗？好吧，你愿带着坐也随你的便。你的来访非常巧，因为我本来也很想找你稍微聊一聊。”

伯爵把粗眉毛一拧。

“我么，也是想跟你谈谈，所以才来的，福尔摩斯。我不否认刚才我是想揍你。”

福尔摩斯动了一下靠着桌边的腿。

“我看出来你有这种想法了，”他说。“不过，对我本人的关怀是怎么来的呢？”

“因为你专门跟我捣乱。因为你派出你的爪牙跟踪我。”

“什么？我的爪牙！没那回事！”

“别装蒜！我叫人跟着他们来着。两方面都可以干这个，福尔摩斯。”

“这倒没什么，西尔维亚斯伯爵，不过请你叫我名字的时候要加称呼。你应该知道，我干的这一行，只有流氓才像熟人那样直呼我的名字，你也会同意我的看法，不遵守正常礼貌是不利的。”

“好吧，那就福尔摩斯先生吧。”

“很好！我告诉你吧，你说我派人跟踪你的话是不对的。”

伯爵轻蔑地笑了。

“别人也会像你一样跟踪。昨天有一个闲散老头子。今天又是一个老太婆。他们盯了我一整天。”

“说实在的，先生，你可真恭维我了。昨天道森老男爵还打

赌说，我这个人，干了法律，亏了戏剧界了。怎么你今天也来抬举我的小小化装技术了？”

“那难道——是你本人么？”

福尔摩斯耸了耸肩。“你看墙角那把阳伞，就是你开始怀疑我以前在敏诺里替我拾起来的。”

“要是我晓得是你，你就甭打算——”

“再回到这个寒舍了。我很明白这一点。你我都悔不该错过了好机会。既然你当时不知道是我，所以咱们又碰头了。”

伯爵的眉毛拧得更紧了。“你这么一说更严重了。不是你的探子而是你本人化装，你这个没事找事的！你承认你跟踪我。为什么跟踪？”

“得了，伯爵，你过去在阿尔及利亚打过狮子的。”

“那又怎么样？”

“为什么打猎？”

“为什么？为了玩——为了刺激——为了冒险。”

“也为了给国家除一害吧？”

“正是。”

“这也正是我的理由！”

伯爵一下跳起来，手不由自主地朝后裤袋摸去。

“坐下，先生，坐下！还有一个更实际的理由，我要那颗发黄光的宝石。”

伯爵往椅背上一靠，脸上露出狰狞的笑。

“原来如此！”他说道。

“你明知道我是为这个盯着你的。你今晚来的目的就是摸清我到底掌握你多少情况，消灭我有多大必要。好吧。我告诉你，从你的角度来说那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我一切都知道，只除了一点，这是你即将告诉我的。”

“好哇！请问，你要知道的这点是什么呢？”

“宝石现在什么地方。”

伯爵警觉地看了他一眼。“这么说，你是想知道那个喽？但我怎么能告诉你它在什么地方呢?”

“你能的，你一定会这样做。”

“嗬!”

“你骗不了我，伯爵。”福尔摩斯两眼盯着他，越盯越亮，最后成了两个有威力的钢点一般。“你是一块玻璃砖。我能看穿你的脑袋。”

“那你当然能看出宝石在什么地方了。”

福尔摩斯高兴地把手一拍，然后伸出一个指头嘲弄道：“这么说你确实知道了，你已经承认了。”

“我什么也没承认。”

“我说，伯爵，你要是放明白些，咱们可以打打交道。否则，对你不利。”

伯爵把头一仰，眼瞧着天花板。“你还说我诈你呢!”他说道。

福尔摩斯出神地看着他，如同一位下棋能手在思考着关键的一着。然后他拉开抽屉取出一本厚厚的日记本。

“你知道这里面是什么吗?”

“不知道，先生。”

“是你!”

“我!”

“正是你!你的全部经历——每一件罪恶的冒险勾当。”

“他妈的，福尔摩斯!”伯爵两眼冒火地喊道，“我的耐性是有限度的!”

“全都在这儿，伯爵。比如哈罗德老太太的死亡真相，她把布莱默产业留给了你，而你立刻就赌光了。”

“你在说梦话吧!”

“以及瓦伦黛小姐的全部生平事迹。”

“嗐！那你捞不到什么！”

“还有的是。这里是一八九二年二月十三日在里维埃拉头等火车上抢劫的记录。这个是同一年在里昂的银行的伪造支票案。”

“这个你说的不对。”

“这么说别的都对了！嗨，伯爵，你是一个会打牌的人。在对手掌握了全部王牌的时候，交出你的牌是最省时间的了。”

“你说这些和你刚才讲的宝石有什么关系？”

“慢一点，伯爵。不要着急！让我来照我的简单平常的方式把话说明白。我掌握着这些针对你的情况，但在这一切之上的，我还完全掌握着你和你那个打手在王冠宝石案中的情况。”

“嗬！当真？”

“我掌握着送你到白金汉宫的马车夫，带你离开的马车夫。我掌握在出事地点看见过你的看门人。我掌握艾奇·桑德斯的情况，他不肯给你破开宝石。艾奇已经自首了。你的事暴露了。”

伯爵头上的青筋全胀起来了。他那多毛的大手紧张地绞在一起。他似乎要说话，但吐不出字来。

“这就是我的牌，”福尔摩斯说。“现在我都摊出来。但是缺一张牌，是那张方块K。我不知道宝石在哪里。”

“你不会知道了。”

“真的吗？伯爵，放明白点，你权衡一下轻重。你将被关押二十年。塞姆也一样。那你要宝石有什么用呢？毫无用处。而如果你把宝石交出来——那我就搞一个不起诉。我们需要的不是抓住你或塞姆。我们要的是宝石。交出宝石，那么，只要你将来老老实实，我个人意见是放你自由。如果你再出乱子——那就下不为例。这次我的任务是拿到宝石，而不是抓住你。”

“如果我不干呢？”

“那个么，很遗憾，那只有抓你而不取宝石。”

这时毕利听到铃响走来。

“伯爵，我觉得不如也把你的朋友塞姆找来一起商量。不管怎么说，他的利益使他也应该有发言权。毕利，大门外有一个块头挺大、挺难看的先生。请他上楼来。”

“如果他不来呢，先生?”

“不要强迫。不要跟他动武。只要你告诉他西尔维亚斯伯爵找他，他当然会来的。”

“你打算怎么办?”毕利一走，伯爵就问道。

“方才我的朋友华生也在这里。我对他说，我网里捉到一条鲨鱼和一条鮈鱼；现在我要拉网了，它们就会一起浮起来了。”

伯爵站了起来，一只手伸到背后。福尔摩斯握住睡衣口袋里的一样鼓起的东西。

“你得不了善终，福尔摩斯。”

“我也时常有这个念头。这有多大关系吗?说实在的，伯爵，你自己的退场倒是躺着比立着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是忧虑未来是病态的。为什么不让自己尽情享受当前呢?”

突然从这位犯罪界能手的凶狠的黑眼睛里闪出一股野兽般的凶光。当他变得紧张和戒备时，福尔摩斯显得更高大了。

“朋友，动手枪是没有用的，”福尔摩斯镇静自若地说。“你自己也知道，就算我给你时间去拿枪，你也不敢用枪。手枪是噪音很大的玩意儿，伯爵。还是用汽枪好。噢，来了，我听见你可敬的合伙人的脚步声了。你好，莫尔顿先生。在街上怪闷的吧，是吗?”

这位拳击运动员是一个体格十分壮实的小伙子，长着一张愚蠢、任性的扁平脸。他不自然地站在门口，困惑地四下张望。福尔摩斯这种欣然亲切的态度对他来说是没有见过的新鲜事儿，虽然他模糊地意识到这是一种敌意，他却不知道怎样对付它。于是他就向他那位更狡黠的伙伴求救了。

“我说伯爵，现在唱的是什么戏?这个家伙想干什么?到底

出了什么事儿?”他的嗓子低沉而沙哑。

伯爵端了端肩膀，倒是福尔摩斯答了话。

“莫尔顿先生，要是允许我用一句话来总括一下情况的话，那叫做全露出来啦。”

拳击运动员还是对他的同伙讲话。

“这小子是在说笑话呢，还是怎么的?我可没有心思取笑儿。”

“我看也是，”福尔摩斯说道，“我看我可以担保你今天晚上会越来越不想笑。嗨，伯爵先生，我是一个忙人，我不能浪费时间。现在我进那间卧室去。我不在屋，请你们务必不要拘束客气。你可以不必拘着我的面子，把目前情况跟你的伙伴说清楚。我去练我的小提琴，拉一支《威尼斯船夫曲》。五分钟以后我再回这屋来听你的最后答复。我想你是听明白我才说的最后选择了吧?我们是得到你，还是得到宝石?”

说完福尔摩斯就走了，顺手从墙角拿走了小提琴。不一会儿，就从那闭着房门的卧室里传来了幽怨连绵的曲调。

“到底是怎么回事?”莫尔顿没等他朋友来得及开口就着急地问道。“莫非他知道宝石的底细啦?”

“他掌握的实在他妈的太多了。我不敢保险他是不是全都知道了。”

“我的老天爷!”这位拳击运动员的灰黄色的脸更苍白了。

“艾奇把咱们给卖了。”

“真的?真的吗?我非宰了他不可，我豁出上绞架了!”

“那也不顶事。咱们得赶紧决定怎么办。”

“等一等，”拳击运动员怀疑地朝卧室望了望。“这小子是个精明鬼，得防他一手，他是不是在偷听?”

“他正在奏琴怎么能偷听呢?”

“倒也是。但也许有人藏在帘子后面偷听呢。这屋的挂帘也实在多。”说着他向四周望了望。这时他第一次发现了福尔摩斯的

蜡像，吃惊得伸出手来指着它，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嗐，那是蜡像！”伯爵说。

“假的？好家伙，吓坏了我啦。谁也看不出是假的。跟他一模一样，还穿着睡衣哪。但是，伯爵，你看这些帘子！”

“别管什么帘子不帘子了！咱们正在耽误时间，没多少时间了。他马上就可能为宝石的事儿把咱们给押起来。”

“他妈的这小子！”

“但是只要咱们告诉他宝石藏在什么地方，他就放开手不管了。”

“怎么！交出宝石！交出十万镑？”

“两条道儿挑一条。”

莫尔顿用手去抓自己的短头发的脑袋。

“他是一个人在这儿。咱们把他干掉吧。要是这家伙闭上了眼，咱们就没的怕了。”

伯爵摇了摇头。

“他是有枪有准备的。要是咱们开枪打死他，在这么个热闹地方也很难逃走。再说，很可能警察已经知道他掌握的证据。嘿！什么声儿？”

似乎从窗口发出一声模糊不清的声响。两个人立即转过身来，但什么也没有。除了那个怪像坐在那里之外，房间是空的。

“是街上的响声，”莫尔顿说，“我说，掌柜的，你是有脑子的人。你当然能想出办法来。要是动武不行，那我听你的。”

“比他更强的人我也骗过，”伯爵答道，“宝石就在我的暗口袋里。我不能冒险把它乱放在别处。今晚就能将它送出英国，在星期天以前就可以在阿姆斯特丹把它切成四块了。他不知道范·塞达尔这个人。”

“我还当塞达尔是下周才走呢。”

“本来是的。但现在他必须立即动身。你我必须有一个人带

着宝石溜到莱姆街去告诉他。”

“但是假底座还没做好呢。”

“那他也得就这么带走，冒险去办。一分钟也不能耽误了。”他再一次像一个运动员本能地感到危险时那样，狠狠地看了看窗口。不错，刚才的声响确实是来自街上的。

“至于福尔摩斯么，”他接着说道，“我们可以很容易地骗他。知道吗，这个笨蛋只要能拿到宝石就不逮捕咱们。那好吧，咱们答应给他宝石。咱们告诉他错误线索，不等他发现上当咱们就到荷兰了。”

“这主意我赞成！”莫尔顿一边咧嘴笑一边喊道。

“你去告诉荷兰人赶紧行动起来。我来对付这个傻瓜，假装检讨一番。我就说宝石在利物浦放着哪。妈的，这音乐真烦人！等他发现宝石不在利物浦的时候，宝石已经切成四块啦，咱们也在大海上啦。过来，躲开门上的钥匙孔。给你宝石。”

“你可真敢把它带在身上。”

“这儿不是最保险的地方吗？既然咱们能把它拿出白金汉宫，别人也能把它从我住所拿走。”

“让我仔细参观参观它。”

伯爵不以为然地瞅了一眼他的同伴，没理那伸过来的脏手。

“怎么着？你当我会抢你吗？妈的，你跟我来这一套我可受不了！”

“行了，行了，别动火，塞姆。咱们现在可千万不能吵架。到这边窗口来才看得清楚。拿它对着光线，给你！”

“多谢！”

福尔摩斯从蜡像的椅子上一跃而起，一把就抢过宝石。他一只手攥着宝石，另一只手用手枪指着伯爵的脑袋。这两个流氓完全不知所措，吃惊得倒退了几步。他们惊魂未定，福尔摩斯已经按了电铃。

“不要动武，先生们，我求你们不要动武，看在一屋子家具的面上！你们应当知道反抗对你们是不合适的，警察就在楼下。”

伯爵的困惑超过了他的愤怒和恐惧。

“你是从什么地方——？”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着。

“你的惊讶是可以理解的。你没注意到，我的卧室还有一个门直通这帘子后边。我本来想当我搬走蜡像的时候你一定听见声响了，但我很幸运。这样就使我有机会来聆听你们的生动谈话，要是你们觉察我在场，那谈话就没这么自然了。”

伯爵做了一个绝望无奈的表情。

“真有你的，福尔摩斯。我相信你就是魔鬼撒旦本人。”

“至少离他不远吧，”福尔摩斯谦虚地笑道。

塞姆·莫尔顿的迟钝头脑半天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直到楼梯上响起沉重的脚步声了，他才开了腔。

“没的说！”他说道，“不过，这个拉琴声是怎么来的？现在还响呢！”

“不错，”福尔摩斯答道。“你想的很对。让它继续放吧！如今这唱机确是一种了不起的新发明。”

警察蜂拥而入，手铐响过之后犯人就给带到门口的马车上去了。华生留了下来，祝贺福尔摩斯在他的探案史上又添了光辉的一页。说话之间，不动声色的毕利又拿着盛名片的托盘进来了。

“坎特米尔勋爵驾到。”

“请他上来吧，毕利。这就是那位代表最高阶层的贵族名士，”福尔摩斯说道，“他是一个出色的忠实的人物，但是有些迂腐。要不要稍稍捉弄他一下？冒昧地开他一个玩笑如何？照理说，他当然还不知道刚才发生的情况。”

门开了，进来一位清瘦庄严的人，清瘦的面孔上垂着维多利亚中期式的光亮黑颊须，这与他的拱肩弱步颇觉不相称。福尔摩斯热情地迎上前去握住那漠然缺乏反应的手。

“坎特米尔勋爵，您好！今年天气够冷的，不过屋里还够热，我帮您脱脱大衣好吗？”

“不必，谢谢。我不想脱。”

但福尔摩斯硬是拉住袖子不放手。

“请不必客气，让我帮您脱吧！我朋友华生医生可以担保，如今气温的变化非常有害健康。”

这位爵爷不耐烦地挣开他的手。

“我这样很舒服，先生！我坐不住。我只是进来打听一下你自愿张罗的案子进行得如何了。”

“非常棘手——非常棘手。”

“我早就知道如此。”

在这位老大臣的语调之中有一种明显的讥讽之意。

“人人都是有其局限性的，福尔摩斯先生，但是这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治疗我们的自鸣得意的毛病。”

“不错，不错，我确实相当着急。”

“那自然。”

“尤其是关于一点。也许您能帮我一点忙？”

“你求我帮忙有点为时太晚了。我还以为你有十足的办法呢。不过，我还是愿意帮忙。”

“说起来，我们对于实际盗窃者是可以起诉无疑了。”

“那要在你捉住他们之后。”

“当然。但问题是——对于收赃者我们将如何起诉呢？”

“你提这个问题不是有点为时过早吗？”

“计划周密点好。那么，照您看来对收赃者采取行动的确凿证据是什么？”

“实际占有宝石。”

“据此您会逮捕他吗？”

“毫无疑问。”

福尔摩斯从来不笑出声来，这次却是他老朋友华生记忆中几乎近于笑出声的一次。

“那么，先生，我将不得不建议逮捕您。”

坎特米尔勋爵非常生气。他那苍白的面颊也被老年人的火气加深了颜色。

“你太放肆了，福尔摩斯先生。在五十年的公职生活中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事体。先生，我是一个公务繁忙、职责重大的人，我没有这种时间和趣味来开这种无聊的玩笑。我可以坦白地对你讲，我从来没有相信过你的能力，我一向认为把这案子交给正式警察去办要安全得多。你刚才的行为证实了我的判断。先生，再见。”

福尔摩斯立刻转身站到门前。

“等一等，先生，”他说，“把宝石带走比暂时占有它将构成更严重的罪状。”

“这太不像话了！让我过去！”

“请您摸一下大衣右手口袋。”

“你是什么意思，先生？”

“别急，别急，照我的话做。”

几秒钟之后这位不胜惊讶的勋爵站在那里，目瞪口呆，颤抖的手掌上放着那颗硕大的发黄光的宝石。

“呵！呵！这是怎么回事，福尔摩斯先生？”

“真抱歉，勋爵，真抱歉！”福尔摩斯大声说道，“我的这位老朋友可以告诉您我这个人有一种爱搞恶作剧的坏毛病。还有，我酷爱戏剧性效果。我冒昧地——非常冒昧地——在您刚进来的时候把宝石放在您口袋里了。”

老勋爵看看宝石又看看福尔摩斯的笑脸。

“先生，我确实困惑不解。不过——这倒真是王冠宝石。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对你不胜感激之至。你的幽默感么，正如你自己所称，确乎有点怪癖，而且表现的又特别不是时机，但不管怎

么说我收回我刚才所说有关你的专业才能的评语。但是你到底是怎么——”

“案子才办了一半，细节暂可不谈。坎特米尔勋爵，您现在回去向上边报告好消息，这总可以稍稍弥补我的恶作剧了吧。毕利，送客。还有，告诉赫德森太太尽快开两个人的饭来。”

三角墙山庄

我与福尔摩斯所经历过的冒险，再没有比这次更突然、更富戏剧性的了。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见到他了，也不知道他近来活动的方向是什么。但是这天早上他谈兴不错，他刚让我坐在壁炉一边的旧沙发上，而他本人衔着烟斗坐在对面，就有人来了。如果我说来的是一头发狂的公牛，也许更能说明我的意思。

呼的一声门被冲开，闯进一个巨大的黑人。要不是面目狰狞，他将会给人一种滑稽之感，因为他穿着一身鲜艳的灰格西装，飘垂着一条橙红领带。他那宽脸庞和扁鼻子使劲伸向前方，两只阴沉的黑眼睛冒着抑制不住的怒火，并轮流打量着我们两人。

“你们两位谁叫福尔摩斯？”他问道。

福尔摩斯懒洋洋地把烟斗举了一下。

“哈，原来就是你吗？”这位来访者说着，以一种令人不快的鬼祟轻步绕过桌子。“你听着，福尔摩斯先生，请你不要多管闲事，让人们各管各的事。你听懂了吗？”

“说下去，”福尔摩斯说道，“很有意思。”

“哈，你觉得有意思，是吧？”这个蛮汉咆哮道，“等我收拾你一顿，你就不觉得有意思了。我对付过你这种人，收拾过之后他们就老实了。你看这个，福尔摩斯先生！”

他伸出一只硕大无朋的拳头在福尔摩斯鼻子底下晃。福尔摩斯满有兴致地细看着他的拳头。“你是生来就这样儿的吗？”他问道：“还是慢慢练出来的呢？”

不知是由于我朋友那冰冷的镇静，还是由于我抄起了拨火棒

的缘故，总而言之这位访客的态度变得不那么神气活现了。

“反正我已经警告你了，”他说。“我有个朋友对哈罗那边的事有兴趣——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他用不着你多管闲事。明白吗？你不是法律，我也不是法律，要是你管闲事，我就不客气。记住没错儿。”

“我早就想见见你了，”福尔摩斯说。“我不让你坐了，因为我不喜欢你身上的气味。你不就是斯蒂夫·迪克西，那个搞拳击的吗？”

“这正是我的名字，你要是说话不客气我就收拾你。”

“那你倒用不着，”福尔摩斯使劲盯着这位客人的其丑无比的嘴巴说。“不过你在荷尔本酒吧外头杀死小伙子珀金斯的事——怎么着！你怎么要走哇？”

这个黑人一下退缩了回去，面色铁灰。“少跟我说这些没用的话。”他说道。“我跟什么珀金斯有什么相干？这小子出事的时候我正在伯明翰斗牛场进行训练。”

“不错，你可以对法官这么讲，斯蒂夫，”福尔摩斯说。“我一直在注意你跟巴内·斯托克代尔的勾当——”

“我的老天！福尔摩斯先生——”

“行了。这个就算了。等我需要你的时候再说。”

“那再见吧，福尔摩斯先生。我希望你不计较今天我上这儿来的事儿吧？”

“那除非你告诉我是谁叫你来的。”

“那你还用问吗，福尔摩斯先生。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人。”

“是谁指使他的呢？”

“老天，我可不知道，福尔摩斯先生。他就跟我说：‘斯蒂夫，你去找福尔摩斯先生，就说要是他上哈罗去就有生命危险。’就是这么回事，都是实话。”没等再问他别的，这位客人就一溜烟跑出去了，走得跟来得一般快。福尔摩斯一面暗笑，一面磕去烟斗里

的灰。

“华生，幸亏你没有敲破他那结实的脑袋。我看见你拿拨火棒的动作了。其实他倒是一个不碍事的，别看浑身是肌肉，倒是个愚蠢的、放空炮的小孩子，很容易把他镇住，就像刚才那样。他是斯宾塞·约翰流氓集团的成员，最近参加了一些卑鄙的勾当，等我腾下手来再处理他们。他的顶头上司巴内，倒是一个狡猾的家伙。他们专干袭击、威胁之类的勾当。我所要知道的是，在这次事件里，他们背后是什么人？”

“但他们为什么要威胁你呢？”

“就是这个哈罗森林案件。他们这一来，倒使我决心侦查这个案子了，既然有这么多人大动干戈，那必是有点来头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刚才我刚要对你讲这个事儿，就发生了这场闹剧。这是麦伯利太太的来信。如果你同意跟我走一趟的话，咱们就给她拍一个电报，立刻动身。”

我看信上写的是：

福尔摩斯先生：

我最近遇到一连串怪事，都与我的住宅有关，甚望得到您的帮助。如蒙明日前来，我将全天在家。本宅即在哈罗车站附近。我已故的丈夫莫提梅·麦伯利是您的早期顾客之一。

玛丽·麦伯利谨启

住址是：三角墙山庄，哈罗森林。

“你瞧，就是这么回事，”福尔摩斯说。“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咱们就可以上路了。”

经过一段短途的火车和马车旅程之后，我们到达了这所住宅。这是一座砖瓦木料的别墅，周围有一英亩天然草原的园地。上层

窗子上面有三小垛尖形的山墙，算是“三角墙山庄”这个名称的证据。屋后有一丛半大的郁郁松树，这地方总的印象是不景气和不畅快。但是室内的家具是颇考究的，而接待我们的也是一位颇有风度的上了年纪的夫人，谈吐举止无不显示出有教养与文化。

“我对您丈夫的印象还很清楚，”福尔摩斯说，“虽然那只是多年以前我替他办过一件小事。”

“也许你对我儿子道格拉斯的名字更为熟悉。”

福尔摩斯十分有兴趣地注视着她。

“怎么！您就是道格拉斯·麦伯利的母亲么？我跟他有一面之交。当然啦，伦敦谁不认识他呢。那时节他可真是一位健美的男子呵！现在他在什么地方呢？”

“死了，福尔摩斯先生，死了！他是驻罗马的参赞，上个月患肺炎死在罗马了。”

“太可惜了。谁也没法儿把他这样一个人和死联系在一起。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他那样精力充沛的人。他的生命力是顽强的，真正顽强的！”

“顽强得太过了，福尔摩斯先生，正是那毁了他。你印象里他总是潇洒倜傥的样子，但你没见过他变成一个抑郁寡言的人的情形。他的心被伤透了。简直就在一个月之间我就眼看着我的雍容大方的孩子变成一个疲惫的愤世之徒了。”

“是恋爱——为了一个女人吗？”

“一个魔鬼。好了，我请你来不是为了谈我的儿子，福尔摩斯先生。”

“华生和我都在听您的吩咐，请说吧。”

“近来发生了一些极其古怪的事情。我搬到这座房子里已经一年多了，由于我想闭门谢客，过清静日子，因此一直与邻居不大来往。三天之前我见了一个自称是房产经营商人的来访者。他说这所宅子被他的一个主顾看中了，如果我愿意脱手，价钱不成

问题。我觉得奇怪，因为附近有几所同样条件的房产都在出售，但是自然我对他的提议还是感兴趣的。于是我提出一个价钱，比我买房的价钱高出五百镑。这事立刻就成交了，但是他又说他主顾也要买家具，问我能否也要一个价钱。这儿有些家具是我从老家带来的，你可以看出那是极上等的家具，于是我就要了一个相当合算的高价。他也立刻同意了。我本来就打算到国外走一走，而这次交易是非常赚钱的，看来我往后的日子是满富裕，不会成问题了。

"昨天这个人把写好的合同带来了。幸亏我把合同给我的律师苏特罗先生过了目，他也在哈罗居住。他对我讲：'这是一个非常古怪的合同。你注意到没有，如果你签了字，你就没有合法权利把房子里的任何东西拿走——包括你的私人用品。'当天晚上那个人来的时候，我指出了这一点，我告诉他我只卖家具。

"'不，不是家具，而是一切，'他说。

"'那我的衣服，我的首饰怎么办？'

"'当然，当然会照顾到你的私人用品。但是一切物品不经检查不得携出房外。我的主顾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人，但是他有他的爱好和特殊习惯。对他来说，要不就全买，要不就不买。'

"'既然如此，那就别买。'我说。这件事就这么给搁下了。但是这个事儿实在稀奇古怪，我恐怕——"

说到这里出了一件意外的干扰。

福尔摩斯举起手来止住了谈话，然后他大步抢到房间另一端，呼地把门一开，揪进一个又高又瘦的女人，他抓着她的肩膀。这女人死命挣扎着被揪进了屋，就像一只被抓出鸡笼的小鸡一样扯着嗓子乱叫。

"放开我！你要干吗？"她尖叫着。

"是苏珊，你这是怎么回事？"

"太太，我正要进来问客人是不是留下用饭，这个人就扑上

来了。”

“我已经听见她躲在门外有五分钟了，但我没有打断您的有趣叙述。苏珊，你有点气喘，对不对？你干这种工作有点困难。”

苏珊愤愤地但是吃惊地转向捉住她的那个人。“你是谁？你有什么权利这样揪住我？”

“我只是想当你的面问一个问题。麦伯利太太，您对什么人说过要给我写信和找我帮忙了吗？”

“没有，福尔摩斯先生。”

“谁发的信？”

“苏珊。”

“这就是了。苏珊。你给谁写信或捎信儿说你女主人要找我了？”

“你瞎说。我没报信。”

“苏珊，气喘的人可能会短命的，说谎是没有好结果的。你到底对谁讲了？”

“苏珊！”她的女主人大声说道，“我看你是一个狡猾的坏女人。我想起来了，你曾在篱边对一个男人说话来着。”

“那是我的私事，”苏珊生气地回嘴。

“要是我告诉你，跟你说话的那个人是巴内，怎么样？”

“既然你知道，还问什么？”

“我本来不能肯定，但现在我肯定了。好吧，苏珊，要是你告诉我巴内背后是什么人，那是值得给你十英镑的。”

“那是一个经常用千镑顶你的十镑的人。”

“这么说，是一个富有的男人？不对，你笑了，必是一个富有的女人。到此为止我们已知道这么多了，你还不如说出名字来挣这现成儿的十镑。”

“我宁可先看你下地狱！”

“什么话！苏珊！”麦伯利太太喊道。

“我不干了。我对你们都够了。我将叫人明天来取我的箱子。”说着她径直走出门去。

“再见，苏珊。别忘了用樟脑阿片酊……那么，”福尔摩斯等门一关上立刻从打趣转入严肃，“这个集团是认真要干一桩案子的。你看他们行动多么紧张。你给我的信上是上午十点的邮戳。苏珊立即向巴内报信。巴内毫不耽搁时间就去找他的主子请示；而他，或她——我倾向于女主子，因为刚才苏珊认为我说错时笑过——制订了行动计划。黑人斯蒂夫被找了来，到次日上午十一点时我已受到警告。您看，这是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

“但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正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您以前是谁住这所房子？”

“一位退休的海军上校，姓弗格森。”

“这个人有什么特异之点么？”

“没听说。”

“本来我怀疑是不是他埋了什么。当然喽，如今人们埋金子都是埋在邮政银行里头，但是世界上总是有那么一些疯癫的怪人。要是没有这种人，世界岂不是太单调了吗。起先我确是设想过埋珍宝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们要您的家具干什么呢？您总不会有什么拉斐尔原作或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而自己不知道吧？”

“没有，除了一套王室德比茶具之外，再也没有比它更值钱的珍品了。”

“这种茶具是不值得这一大套神秘行动的。另外，他们为什么不公开说明所要的东西呢？如果他们要您的茶具，他们直接出高价买茶具就是了，何必买您的全部东西，连锅盆碗柜都不放过？不对，照我看，您家里是有点什么您自己还不知道的东西，而要是知道的话您决不会放手的。”

“这也是我的想法，”我说道。

“华生都同意了，那就准是了。”

“那么，福尔摩斯先生，到底是什么呢？”

“来，咱们来看一看光用逻辑分析能不能把它定在一个最小范围。您在这里住了一年了。”

“快两年了。”

“那更好。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没有人向您要什么东西。突然，在这三四天之内，你遇到了急迫的需求者。您看这说明什么呢？”

“那只能说明，”我说道，“不管被需求的东西是什么，它是刚刚进入住宅的。”

“这又准是了，”福尔摩斯说。“那么，麦伯利太太，最近新来了什么东西没有？”

“没有，今年我什么新东西也没买。”

“是吗！那可是真怪了。好吧，我想还是观察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以便取得足够的资料。您的律师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吗？”

“苏特罗先生能力很强。”

“您还有一个女仆吗？刚才摔门的苏珊是唯一的女仆吗？”

“我还有一个年轻的女仆。”

“您需要请苏特罗在本宅留宿一两夜。您可能需要保护。”

“危险从何处来呢？”

“谁敢说呢。这个案子确实是不明朗。既然我搞不清他们想要的是什么，我必须从另一头人手，找到主谋。这个自称房产经纪商的人留下住址没有？”

“只留下名片和职业。海恩斯—约翰逊，拍卖商兼估价商。”

“看样子在电话簿上是找不到他的。正常的商人绝不隐瞒营业的地址。好吧，如果发生新的情况，请通知我。我已经接办您的案子，我就一定把它办成功。”

我们经过门厅的时候，福尔摩斯那无所不见的目光落在角落

里堆着的几个箱子上面。上面贴的海关标签五光十色。

“‘米兰’。‘卢塞恩’。这是从意大利来的。”

“这都是我可怜的儿子道格拉斯的东西。”

“还没打过包吗？到达多久了？”

“上周到的。”

“但是您刚才却说——嗐，这很可能就是线索。谁知道里面有没有珍贵东西呢？”

“不可能的，福尔摩斯先生，可怜的道格拉斯只有工资和一小笔年金。他能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福尔摩斯沉思起来。

“赶紧，麦伯利太太，”最后他说道。“立刻叫人把这些抬到您卧室去。尽快检查箱内，看看到底有什么东西。明天我来听您检查的结果。”

显然，三角墙山庄是被严密监视着，因为我们拐过路角高篱笆的时候，只见黑人拳击家正站在那里。我们是突然遇上他的，在这个偏僻的地方更显出他的狰狞逼人的形象。福尔摩斯用手去摸衣袋。

“摸手枪吗，福尔摩斯先生？”

“不，摸鼻烟盒，斯蒂夫。”

“你真逗，福尔摩斯先生。”

“要是我跟踪你，你就不觉得逗了。今天早上我对你有言在先了。”

“是这么着，福尔摩斯先生，我考虑过你今天早上的话了，我不愿意再有人提起珀金斯那桩事了。如果我能为你效力，你发话好了。”

“那么，告诉我在这个案子里你的主子是谁？”

“我的天哪！我跟你说的是实话，福尔摩斯先生，我真不知道。我的上司巴内给我命令，就是这些。”

“好吧，你记住，斯蒂夫，这座宅子里的太太，以及房子里的一切东西，都是受我保护的。别忘了。”

“好，福尔摩斯先生，我记住了。”

“华生，看来他为了自己保命是真给我吓住了，”我们往前走着的时候福尔摩斯这么说。“要是他真知道他的主顾是谁，我看他是会出卖他的。幸亏我掌握一点约翰集团的情况，而斯蒂夫是其成员。华生，看来这个案子用得着兰代尔·派克，现在我去找他。等我回来时可能会对这件事更清楚一些。”

后来我一直没再看见福尔摩斯，但是我可以想象他是怎么过的这半天。兰代尔·派克是有关一切社会传闻方面福尔摩斯的活参考书。这位古怪懒散的人物在他全部醒着的时间内都呆在圣詹姆斯大街一家俱乐部的凸肚窗内，在这里接收并转发全首都的小道新闻。据说，他那四位数字的收入全靠给小报投稿，这种报纸是专供好事之徒消遣的读物。在伦敦社会的混泥浊水之中，只要稍起一点波澜漩涡，就会被这架人情记录器自动而准确地记载下来。福尔摩斯总是谨慎地帮助兰代尔获得知识，有时候也接受他的帮助。

次日清早我到福尔摩斯房间，从他的态度上看，我就知道情况良好，但谁知有一个意外在等着我们，那就是下面这封电报：

请立即前来。住宅被盗。警察在场。

苏特罗

福尔摩斯吹了声口哨。“戏剧到了高潮，而且比我预料的还快。华生，在这案子背后是有一股强大势力的，对此我不会有什么惊讶的，因为昨天我听到了一点消息。这个苏特罗当然是她的律师喽。昨天没有请你留在那里守卫，我算是失策了。看来这个苏特罗是个软骨头。没法子，还是到哈罗走一趟吧。”

这回三角墙山庄跟昨天那井井有条的样子可大不一样了。花

园门口站着几个看热闹的闲杂人，另外有两个警察在检查窗口和种植着天竺葵的花床。进到屋内，我们遇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绅士，他自称是律师，旁边还有一位满面红光、忙忙叨叨的警官，上来就以老熟人的资格跟福尔摩斯周旋起来。

“嗨，福尔摩斯先生，这回可没你插手的事儿，纯粹是一件普通盗窃案，低级警察就满可以应付得了，用不着专家过问。”

“当然，案子是在有能力的警察手里呢，”福尔摩斯说，“你是说，只是普通盗窃案吗？”

“没错儿。我们很知道作案的是什么人以及到什么地方去找他们。就是那个巴内集团，还有那个黑人——有人在附近瞧见过他们。”

“很高明！请问他们偷了什么东西？”

“这个吗，看来他们没有十分得手，麦伯利太太被麻醉了，住宅被——好，女主人来了。”

昨天接待我们的这位女主人，面色苍白、十分虚弱，由一个小女仆搀扶着进来了。

“福尔摩斯先生，昨天你给了我十分正确的建议，”她苦笑着说，“真该死，我却没有照办。我不愿麻烦苏特罗先生，结果毫无戒备。”

“我今天早上才听说，”律师说道。

“昨天福尔摩斯先生劝我请人留宿戒备，我没有照办，结果吃了亏。”

“您看来很虚弱，”福尔摩斯说，“大概您的体力支持不了叙述事件的经过吧。”

“事件不是明摆着的吗，”警官指着他的日记本说。

“不过，如果夫人体力允许的话——”

“其实经过倒也不多。我看那个可恶的苏珊是给他们开过路了。他们一定对这房子十分熟悉了。有一会儿时间我感觉到了按

在我嘴上的氯仿纱布，但是我不清楚我失去知觉有多长时间。我醒过来的时候，有一个人在床边，另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卷纸刚从我儿子的行李堆里站起来，那行李打开了一部分，弄得满地是东西。在他还没来得及逃走之前，我跳起来揪住了他。”

“你太冒险了，”警官说。

“我揪住他，但他摔开了我，另一个人可能打了我，因为我什么也不记得了。女仆玛丽听见响声，对着窗外大叫起来，警察就来了，但流氓已经逃走。”

“他们拿走了什么？”

“我认为，没有丢什么值钱的东西。我知道我儿子的箱子里没有什么。”

“他们没留下什么痕迹吗？”

“有一张纸可能是我从那人手里夺下来的，它留在地板上，皱得很厉害，是我儿子的手迹。”

“既是他的手迹，说明这纸是没有用处的，”警官说。“要是犯人的——”

“高明，”福尔摩斯说，“常识健全！但是，我还是好奇地想看一看这张纸。”

警官从他的笔记本里拿出一张大页书写纸。

“我从来不放过任何细微的东西，”他郑重其事地说。“这也是我对你的忠告，福尔摩斯先生。干了二十年工作，我是学会了一些东西，总是有可能发现指纹什么的。”

福尔摩斯检查了这张纸。

“警官先生，你的意见如何？”

“照我看来，很像是一本古怪小说的结尾。”

“它可能就是一个古怪故事的结局，”福尔摩斯说，“你看见上方的页数了吧。二百四十五页。那二百四十四页哪里去了呢？”

“我看是犯人拿走了。这对他们有什么用处！”

“侵入住宅偷这样的东西是非常莫名其妙的事。你觉得这说明什么问题?”

“是的，这说明在慌乱之间他们抓到什么就是什么。我希望他们为所得到的东西高兴。”

“为什么偏偏去翻我儿子的东西呢?”麦伯利太太问道。

“这个么，他们在楼下没找到值钱的东西，于是就跑到楼上去了。这是我的分析。你的意见如何，福尔摩斯先生?”

“我得仔细考虑一下。华生，你到窗前来。”我们站在那里，他把那张纸读了一遍。开头是半截句子，写的是:

“……脸上的刀伤和击伤淌着许多血，但是当他看到那张他愿为之牺牲生命的脸，那脸在漠然望着他的悲痛和屈辱的时候，这时他脸上淌的血比起他心底里淌的血又算得什么啊。他抬起头来看她，她竟笑了，她竟然笑了!就像没有人性的魔鬼那样笑了!在这一刹那，爱灭亡了，恨产生了。人总是得为什么目的而生活的。小姐，如果不是为了拥抱你，那我就为了毁灭你和复仇而生活吧。”

“真是奇怪的文法!”福尔摩斯笑着把纸还给了警官。“你注意到‘他’突然变成‘我’了没有?作者过于激动了，在关键时刻他把自己幻想成主角了。”

“文章实在不怎么样,”警官一面把纸放回本子里，一面说道。“怎么，你就走了吗，福尔摩斯先生?”

“既然有能手处理这个案子，我在这里也没有用了。对了，麦伯利太太，您好像说过有出国游历的想法是吗?”

“那一直是我的梦想，福尔摩斯先生。”

“您打算到什么地方，开罗?马德拉群岛?利维埃拉?”

“哎，要是有钱，我是要周游世界的。”

“不错，周游世界。好吧。再见吧。我下午可能给您一封信。”经过窗口的时候，我瞅见警官在微笑摇头。他的笑容仿佛在说，“这种聪明人多少都有点疯病。”

“好，华生，咱们的旅程总算告一段落了，”当我们又回到喧嚣的伦敦市中心的时候，福尔摩斯这样说着。“我想还是马上办完这件事的好。你最好能跟我一起来，因为和伊莎多拉·克莱因这样一位女士打交道，还是有一个见证人较为安全。”

我们雇了一辆马车，朝着格罗斯汶诺广场的某一地址疾驰而去。福尔摩斯本来一直沉思不语，但突然对我讲起话来。

“我说，华生，你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吧？”

“还不敢说。我只知道咱们要去会见那位幕后的女士。”

“一点不错！但是伊莎多拉·克莱因这个名字你没有印象吗？当然，她就是那位著名的美女。从来没有别的女人能够比得上她的美貌。她是纯西班牙血统，就是南美征服者的血统，她的家族已在巴西伯南布哥当了几代领袖了。她嫁给了年老的德国糖业大王克莱因，不久以后就成为世界上最美丽而且也最富有的寡妇。接着的是一个为所欲为的时期。她有好几个情人，而道格拉斯·麦伯利这位伦敦最不平凡的人物之一，也是其情人中的一个。从总的报道来看，他并不是一时的追求。他不是一个交际场上的浮华公子，而是一个坚强骄傲的人，他交出了自己的一切，也期望得到一切。而她呢，则是一位浪漫小说中的belle dame sans merci（法文：冷酷无情的美女）。她的要求满足之后，就一刀两断了，要是对方不接受她的意见，她就会不择手段地想法达到目的。”

“这么说，那是他自己的故事喽——”

“对！现在你把情节串起来了！听说她即将嫁给年轻的洛蒙公爵，他的年龄差不多够做她的儿子了。公爵的母亲也许可以不介意她的年龄，但要是传出一件严重的丑闻，那就不一样了，所以有必要——啊，我们到了。”

这是伦敦西区最考究的住宅之一。有一个行动机械的仆人把我们的名片送了上去并又回来说女主人不在家。福尔摩斯毫不扫兴地说："那我们就等她回来。"

"机器人"慌了。

"不在家就是对你们不在家，"仆人说。

"也好，"福尔摩斯说。"那我们也就不用恭候了。请你把这个条子交给你的女主人。"

说着他在日记本的一页纸上匆匆写了三四个字，折好递给了仆人。

"你怎么说的？"我问道。

"我简单地写了：'那么交警察办？'我相信这条子可以放我们进去。"

果然——快得出奇。一分钟之后我们就进入了一间天方夜谭式的客厅，大而精美，半明半暗，衬托在某种特殊场合所具有的粉红色的电灯光之下。我觉得女主人已经到了某种年纪，到了这种时候就连最艳丽的美人也会更喜欢暗些的光线了。我们一进屋，她从靠椅上站起来，修长，端庄，身材绝美，面如塑像，两只俊美的西班牙眼睛对我们冒出凶光。

"为什么干涉我——还有这个侮辱人的字条儿？"她手里举着纸条儿说道。

"夫人，我用不着解释。因为我信任你的智力——虽然我不得不承认你的智力近来不大灵敏。"

"为什么，先生？"

"因为你居然认为雇来的流氓可以吓得我不敢工作。要不是受冒险的吸引谁也不会选择我的职业。是你迫使我去研究青年麦伯利的案件的。"

"我不明白你说的都是些什么。我与雇用流氓有什么关系？"

福尔摩斯不耐烦地转身就走。

“是的，我确实低估了你的智力。好，再见。”

“等一等！你到哪儿去？”

“我去苏格兰场。”

还没等我们走到屋门口，她就追过来并拉住他的胳臂。她一下子从钢铁变成了天鹅绒。

“请坐下，先生们。让我们好好谈一谈。福尔摩斯先生，我觉得我可以对你说真心话。你有绅士的情操。女人的本能对这个是多么敏感啊。我可以把你当朋友那样对待。”

“我不能担保那样对待你，夫人。我固然不是法律，但在我的微薄能力范围内我是代表公理的。我愿倾听你的意见，然后我告诉你我将如何行动。”

“毫无疑问，威胁你这么一个勇敢的人是我的愚蠢。”

“愚蠢的是你把自己交给一群可能敲诈或出卖你的流氓。”

“不对！我没那么简单。既然我答应说实话，我可以坦白讲，除了巴内和他老婆苏珊之外，谁也不知道他们的主顾是谁。至于他们两个么，这已不是第一次——”她笑了，俏皮地点点头。

“原来是这样。你考验过他们。”

“他们是不走风声的猎犬。”

“这种猎犬早晚会咬伤喂它们的手。他们将为这次盗窃被捕。警察已经跟上他们了。”

“他们会逆来顺受。这是他们受雇的条件。我不会露面儿。”

“除非我叫你露面儿。”

“不，你不会的，因为你是一个有尊严的绅士。你不会揭发一个女人的秘密。”

“首先，你必须归还手稿。”

她发出一串轻快的笑声，朝壁炉走过去。她用拨火棍拨起一堆烧焦的东西。“要我归还这个吗？”她问道。她挑战地对我们笑着，那神气是如此地无赖而又乖巧，我觉得在福尔摩斯的所有罪

犯当中她可能是他最难应付的一位了。然而福尔摩斯却是无动于衷。

“这就决定了你的命运，”他冷冷地说，“你手脚很快，夫人，但这次你做的过分了。”

她啪的一下扔下了拨火棍。

“你真冷酷啊！”她大声说道，“要不要我把全部经过讲给你听？”

“我觉得我倒可以讲给你听。”

“但是你必须用我的眼光来看这件事，福尔摩斯先生。你必须看到，这是眼看着自己一生的野心就要被毁掉的一个女人的行动。这样的一个女人保护自己有什么罪吗？”

“原罪是你的。”

“当然，当然，我承认。道格拉斯是一个可爱的孩子，但是命运就是这样，他不适合我的计划。他要求结婚——结婚，福尔摩斯先生——跟一个不名一文的平民结婚。他非要这样不可，其他一概不行。后来他变得蛮不讲理了。由于我曾给与，他就认为我必须永远给与，而且只给他一个人。这是不能容忍的。最后我不得不使他认识现实。”

“雇流氓在你的窗子外面殴打他。”

“看来你确实是什么都知道了。是的。巴内和小伙子们把他轰走了，我承认做得有点粗暴。但他后来的做法呢？我怎么会相信一个有自尊的绅士会干出这种事来呢？他写了一本书来描绘自己的身世。我当然被写成狼，而他是羔羊。情节都写在里边了，当然是用了假名字，但是伦敦全城谁还看不出来呢？你认为这种行为怎么样，福尔摩斯先生？”

“我么，我看他是没有越出合法权利范围。”

“仿佛意大利气候注入了他的血液，同时也注入了古老的意大利残忍精神。他写信给我，寄给了我一部副本，为的是叫我备

受折磨。他说共有两部稿本——一部给我、另一部给他的出版商。”

“你怎么知道出版商还没收到稿子?”

“我早就知道他的出版商是谁。这不是他唯一的小说。我发现出版商尚未收到意大利来信。后来传来了道格拉斯突然夭折的消息。只要那一部稿本还在世间，那就没有我的安全。稿子一定是在他的遗物之中，而遗物必然交给他母亲。我就叫流氓集团行动起来，有一个打入住宅当了女仆。我本来是想用正当合法的手段，我是真心这样做的。我愿把住宅和里面的一切东西都买下来，我愿出任何高价。只是在一切办法都失败了以后，我才使用了别的手段。你瞧，福尔摩斯先生，就算我对道格拉斯狠心——天知道我是多么后悔！——但在我全部前程千钧一发的时刻我有什么别的抉择呢?”

福尔摩斯耸了耸肩。

“好吧，好吧,”他说道,“看来我又得像往常那样搞一个赔偿而不起诉吧。按上等方式周游世界需要多少钱?”

女主人瞪大眼睛莫名其妙地瞧着他。

“五千镑够吗?”

“是的，我看够可以的了!”

“很好。我看你可以签给我一张支票，我负责转交麦伯利太太。你有责任帮她换换环境。另外，小姐,”他举起一根指头警告说:“你要小心！要小心！你绝不会多次玩火而总不烧坏你那双嫩手的。”

吸 血 鬼

福尔摩斯仔细地读了一封刚收到的来信，然后，漠然无声地一笑——这是他最近乎于要大笑的一种态度——就把信抛给了我。

“作为现代与中古、实际与异想的混合物，这封信算是到家了，”他说道。“你觉得怎么样，华生?”

我读道：

旧裘瑞路46号　　十一月十九日

有关吸血鬼事由

敬启者：

敝店顾客——敏兴大街弗格森-米尔黑德茶叶经销公司的罗伯特·弗格森先生，今日来函询问有关吸血鬼事宜。因敝店专管机械估价业务，此项不属本店经营范围，故特介绍弗格森先生造访台端以解疑难。足下承办马蒂尔达·布里格斯案件曾获成功，故予介绍。

莫里森，莫里森-道得公司谨启

经手人E. J. C.

“马蒂尔达不是少女的名字，”福尔摩斯回忆说，“那是一只船，与苏门答腊的巨型老鼠有关，那个故事是会使公众吃惊的。但是咱们跟吸血鬼有什么相干?那是咱们的业务范围吗?当然喽，不管什么案子也比闲着没事儿强。但这回咱们一下子进入格林童话了。华生，抬抬手，查查字母V看有什么说法。”

我回过身去把那本大索引取下来拿给他去翻。福尔摩斯把书摆在腿上，两眼缓慢而高兴地查阅着那些古案记录，其中夹杂着毕生积累的知识。

“‘格洛里亚斯科特号’的航程，”他念道，“这个案子相当糟糕。我记得你作了些记录，但结局却欠佳。造伪钞者维克多·林奇。毒蜥蜴。这是个了不起的案子。女马戏演员维特利亚。范德比尔特与窃贼。毒蛇。奇异锻工维格尔。哈！我的老索引。真有你的，无所不包。华生，你听这个。匈牙利吸血鬼妖术。还有，特兰西瓦尼亚的吸血鬼案。”他热心地翻阅了半天，然后失望地哼了一声，把本子扔在桌上。

“胡扯，华生，这都是胡扯！那种非得用夹板钉在坟墓里才不出来走动的僵尸，跟咱们有什么相干？纯粹是精神失常。”

“不过，”我说道，“吸血鬼也许不一定是死人？活人也可以有吸血的习惯。比方我在书上就读到有的老人吸年轻人的血以葆青春。”

“你说得很对，这本索引里就提到这种传说了。但是咱们能信这种事吗？这位经纪人是两脚站在地球上的，那就不能离开地球。这个世界对咱们来说是够大的了，用不着介入鬼域。照我看不能太信弗格森的话。下面这封信可能是他写的，也许能稍稍说明使他苦恼的到底是什么问题。”

说着他从桌上拿起另一封信，这封信在他专心研究第一封信时没有受到注意。他开始含笑读这封信，读着读着笑容就变成专心紧张的表情了。看完之后他靠在椅子上沉思起来，手指之间还夹着那信纸。后来他一惊，才从深思中醒了过来。

“兰伯利，奇斯曼庄园。华生，兰伯利在什么地方？”

“在苏塞克斯郡，就在霍尔舍姆南边。”

“不算很远吧？那么奇斯曼庄园呢？”

“我倒比较熟悉那一带乡间。那里有许多古老的住宅，都是

以几个世纪之前的原房主的姓氏来命名的，什么奥德利庄园，哈维庄园，凯立顿庄园等等——那些家族早就被人遗忘了，但他们的姓氏还通过房子保留下来了。”

“不错，”福尔摩斯冷冷地说。他那骄傲而富于自制的气质有一个特点，就是尽管他往往不声不响地、准确地把一切新知识都装入头脑，却很少对知识的提供者表示谢意。“我觉得不久我们就会对奇斯曼庄园有更多的了解了。这封信是弗格森本人写来的，正如我预料的那样。对了，他还自称认识你呢。”

“什么，认识我？！”

“你自己看信吧。”

说着他把信递过来。信首写的就是刚才他念的那个地址。我读道：

福尔摩斯先生：

我的律师介绍我同你联系，但我的问题实在过于敏感，不知从何谈起才好。我是代表一个朋友来谈他的事儿的。这位绅士在五年前和一位秘鲁小姐结了婚，她是一位秘鲁商业家的女儿，我的朋友在经营进口硝酸的过程中认识了她。她长得很美，但是国籍和宗教的不同总是在夫妇之间造成感情上和实际上的隔膜。结果，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对她的感情可能冷淡下来了，他可能认为这次结婚是一个错误。他感到在她的性格中有某些东西是他永远无法捉摸和理解的。这是特别痛苦的，因为她真是一个少有的温存可爱的妻子——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绝对忠实地爱着丈夫的。

现在我来谈主要问题，详情还要与你面谈。这封信只是先谈一个轮廓，以便请你确定是否有意承办此事。不久前这位女士开始表现出某些颇与她的温柔本性不相称的怪毛病。这位绅士结过两次婚，他有一个前妻生的儿子。这孩子十五

岁了，他是一个非常讨人喜欢而且重感情的孩子，可惜小时候受过外伤。有两次，有人发现后母无缘无故地痛打这个可怜的男孩子。一次是用手杖打他，在胳臂上留下一大块青痕。

这还不算，她对自己亲生的不到一周岁的小儿子的行为就更严重多了。大约一个月之前，有一次保姆离开婴儿几分钟去干别的事。突然婴儿嚎哭起来，保姆赶紧跑回来，一进屋就看见女主人弯着身子好像在咬小儿的脖子。脖子上有一个小伤口，往外淌着血。保姆吓坏了，立刻要去叫男主人，但是女主人求她不要去，还给了她五镑钱要她保密。女主人没有做任何解释，事情就这么搁下了。

但是这件事在保姆心里留下了可怕的印象，从此以后她就严密注意女主人的行动，并且更加着意护卫婴儿，因为她是真心爱这个孩子的。可是她觉得，正如她监视母亲一样，母亲也在监视着她，只要她稍一离开婴儿，母亲就抢到小儿面前去。保姆日夜地保卫婴儿，而母亲也日夜地不声不响地像狼等羊一样盯着婴儿。这对你来说必是难以置信的事，但我请求你严肃地对待我的叙述，因为事关一个婴儿的生死，也可能造成一个男子的精神失常。

终于有一天事实瞒不过丈夫了。保姆的神经支持不住了，她向男主人坦白了一切。对他来说，这简直是异想天开，就像你现在的感觉一样。他深知他的妻子是爱他的，而且除了那次痛打继子之外也一向是疼爱继子的。她怎么会伤害自己亲生的孩子呢？因此他对保姆说这都是她的幻觉，这种多疑是不正常的，她对女主人的诽谤是令人无法容忍的。正在他们谈话之间，突然听到婴儿痛嚎起来。保姆和男主人一起跑向婴儿室。只见他妻子刚刚从摇篮旁站起身来，婴儿的脖子上流着血，床单也染上了血。请你想象他的心情吧，福尔摩斯先生。当他把妻子的脸转向亮处，发现她嘴唇周围都是鲜

血时，他恐怖得叫出声来了。原来是她——这回是没有疑问了——是她吸了可怜的婴儿的血。

这就是实际情况。她现在关在屋里不见人。没有作任何解释。丈夫已经处于半疯狂状态。他以及我除了只听说过吸血鬼这个名称以外，对这种事可以说一无所知。我们原本以为那是外国的一种奇谈，谁知就在英国苏塞克斯——罢了，还是明晨与你面谈罢。你能接待我吗？你能不吝帮助一个濒于失常的人吗？如蒙不弃，请电兰伯利，奇斯曼庄园，弗格森。我将于上午十点到你住所。

罗伯特·弗格森

又及：我记得你的朋友华生曾经是布莱克希斯橄榄球队的队员，而我当时是李奇蒙队的中卫。在私人交往方面，这是我可提出的唯一自我介绍。

"不错，我记得这个人，"我一边放下信一边说道。"大个子鲍勃·弗格森，他是李奇蒙队最棒的中卫。他是一个厚道的人。现在他对朋友的事又是如此关怀，这个人的脾气就是这么热心肠。"

福尔摩斯深思地看着我，摇了摇头。

"华生，我总是摸不透你的想法，"他说。"你总是有些使我惊讶的想法。好吧，请你去拍一封电报，电文是：'同意承办你的案件'。"

"你的案件！"

"咱们不能让他认为这是一家缺乏智能的侦探。这当然是他本人的案子。请你把电报发了，到明天早上就自有分晓了。"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弗格森准时地大踏步走进我们的房间。在我记忆中，他是一个身材细长、四肢灵活的人，他行动神速，善于绕过对方后卫的拦截。大概在人生的路途中，没有比这更难过的事了，那就是重见一位在其全盛时期你曾认识的健壮运动员，现

在已成了一把骨头。这个弗格森的大骨骼已经坍陷了，两肩低垂，淡黄的头发也稀疏无几了。我恐怕我留给他的印象也是类似的吧。

“嗨，华生，你好，”他说道。他的声调倒还是那么深沉热情。“我说，你可不是当初我把你隔着绳子抛到人群里那时节的身子骨儿啦。我大约也有点变了样儿了。就是最近这些天我才见老的。福尔摩斯先生，从你的电报中我可以看出，我是不能再装作别人的代理人了。”

“实话实说更好办些，”福尔摩斯说道。

“自然是这样。但请你想一想，谈论一个你必须维护的女人的事儿，是多么为难啊。我又能怎么办呢？难道我去找警察说这件事吗？而我又必须顾及孩子们的安全。福尔摩斯先生，请告诉我，那是精神病吗？是血统中遗传的吗？你经历过类似的案子没有？看在上帝的面上，求你帮帮我，我是没了主见了。”

“这是很可以理解的，弗格森先生。请你坐下，定一定神，清楚地回答我几个问题。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并没有对你的案情束手无策，我自信可以找到答案。首先，请你告诉我，你采取了什么步骤，你妻子还与孩子们接触吗？”

“我和她大吵了一场。福尔摩斯先生，她是一个极其温柔深情的女子。她是真正全心全意地爱着我。见我发现了这个可怖的、难以置信的秘密，她伤心到了极点。她连话也不说了，根本不回答我的责备，只是含着惊狂绝望的神色瞅着我，瞅着我，然后转身跑回自己的房间，把门锁上。从那以后，她再也不肯见我。她有一个陪嫁的侍女，叫做多罗雷思，与其说是一个仆人不如说是一个朋友。由她给我妻子送饭。”

“那么说，孩子目前没有危险吗？”

“保姆梅森太太发誓日夜不再离开婴儿。我倒是更不放心可怜的小杰克，因为他曾两次被痛打，正如我告诉你的那样。”

“没受过伤？”

“没有。她打得相当狠。尤其是，他是一个可怜的跛足孩子。”当弗格森谈到他儿子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变得温柔了。“这个孩子的缺陷谁看了也会心软的。小时候摔坏了脊椎，但是他的心灵是最可爱、最疼人的。”

这时候福尔摩斯又从桌上拿起昨天的信，反复读着。“弗格森先生，你宅里还有什么人？”

“有两个新来不久的仆人。还有一个马夫，叫迈克尔，也住在宅子里。另外就是我妻子，我自己，我儿子杰克，婴儿，多罗雷思，梅森太太。就是这些。”

“我想你在结婚时还对你妻子不甚了解吧？”

“那时我认识她才几个星期。”

“侍女多罗雷思跟她有多久了？”

“有些年了。”

“那么她对你妻子的性格应该比你更了解了？”

“是的，可以这么说。”

福尔摩斯记了下来。

“我觉得，”他说道，“我在兰伯利比在这里更有用些。这个案子需要亲身调查。既然女主人不出卧室，我们在庄园也不会打扰她。当然我们是住在旅馆里。”

弗格森显出松了一口气的样子。

“福尔摩斯先生，这正是我原本希望的。如你能来，恰好两点钟有一次舒适的列车从维多利亚车站出发。”

“自然要来的。目前我刚好有空闲。我可以全力办你的案件。华生当然也同我们一起去。不过，在出发之前，有一两个问题我必须弄得十分确切。照我理解，这位不幸的女主人看来对两个孩子都动武了，包括你的小儿子和她亲生的婴儿，对吗？”

“对的。”

“但是动武的方式不同，是吗？她是殴打你的小儿子。”

"一次是用手杖，另一次是用手狠打。"

"她一直没有解释为什么打他吗?"

"没有，只是说恨他。她一再地这样说。"

"这在继母也是常有的。大概可以叫做对死者的妒嫉吧。她天性是爱妒嫉的吗?"

"是的，她很妒嫉，她是用她那热带的深情来妒嫉的。"

"你的儿子——他十五岁了，既然他的身体活动受健康限制，大概他的智力是较早发展的吧。难道他没有向你解释被殴打的原因吗?"

"没有，他坚持说那是毫无缘故的。"

"以前他和继母关系好吗?"

"他们之间从来没有爱的感情。"

"但是你说他是一个会疼人的孩子?"

"世界上再也不会有像他那样忠心的儿子了。我就是他的生命。他对我的一言一行都是关切的。"

福尔摩斯又记了下来。他出了一会儿神。

"再婚之前，你肯定和你儿子是感情很深的。你们经常在一起，对吧?"

"朝夕相处。"

"既然这个孩子很重感情，那当然对已故的母亲是深爱的了?"

"十分深爱。"

"看来他一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孩子。还有一个关于殴打的问题。对你儿子的殴打和对婴儿的神秘攻击是同时发生的吗?"

"第一次是这样。就好像她突然中了什么魔，对两个孩子都发泄。第二次只是杰克挨了打，保姆并没说婴儿出了什么事。"

"这倒有点复杂。"

"我不大懂你的意思，福尔摩斯先生。"

"可能。我是作出了一些假设，有待时间或新的资料去一一

驳倒它们。这是一个坏习惯，弗格森先生，但人总是有弱点的。我恐怕你的老朋友华生把我的科学方法描述得有点夸张了。不管怎么说，目前我只能告诉你，我认为你的案件并非难以解决的，今天两点钟我们准时到维多利亚车站。”

这是一个阴沉多雾的十一月的黄昏。我们把行李放在兰伯利的切克斯旅馆，就驱车穿过一条弯曲多泥的苏塞克斯马路，来到弗格森那座偏僻而古老的庄园。那是一座庞大连绵的建筑，中心部分非常古老，而两翼又很新，有图德式的高耸烟囱和长了苔藓的高坡度的霍尔舍姆石板瓦。门阶已经凹陷，廊子墙壁的古瓦上刻有圆形的原房主的图像。房内的天花板由沉重的橡木柱子支撑着，不平的地板显出很深的凹线。这座摇摇欲坠的房子散发出一股陈年的腐气。

弗格森把我们让进一间很宽敞的中央大厅。有一座很大的、罩着铁屏的旧式壁炉，上面刻有“1670”年的字样，里边用上等木块生着熊熊的壁火。

我环顾四周，只见这屋子在时代和地域上都是一个大杂烩。半截镶木墙很可能是十七世纪原农庄主搞的。在墙的下半部挂着一排富有审美趣味的现代水彩画。而上半部却挂着一排南美的器皿和武器，显然是楼上那位秘鲁太太带来的东西。福尔摩斯站起来，以他那无所不观的锐敏的好奇感，仔细研究了这些东西。他看过之后，眼中充满沉思地又坐下了。

“嘿！”他突然喊起来，“你看！”

一只狮子狗本来在屋角的筐里卧着，这时慢慢朝主人爬过去，行动很吃力。它的后腿拖拉着，尾巴拖在地上。它去舔主人的手。

“怎么回事，福尔摩斯先生？”

“这狗。它有什么毛病？”

“兽医也搞不清是什么病。是一种麻痹，他说可能是脑脊髓膜炎。但这病症正在消退。它不久就会好了——是不是，我的卡

尔罗？”

这狗的尾巴轻轻颤了一下以示赞同。它那悲戚的眼睛看看这个人，又看看那个人。它很明白我们在谈论它的病。

“这病是突然发生的么？”

“一夜之间。”

“多久以前？”

“可能有四个月了吧。”

“很奇怪。很有启发。”

“你觉得这病说明什么问题么，福尔摩斯先生？”

“它证实了我的一种设想。”

“什么，你到底在说什么呀？这对你也许是猜谜游戏，但对我却是生死关头！我妻子可能是杀人犯，我儿子时刻在危险中！福尔摩斯先生，千万不要跟我开玩笑，这一切太可怕了。”

这个大个子中卫，从头到脚发起抖来。福尔摩斯把手放在他胳臂上安慰他说：

“不管结论是什么，恐怕对你也是难免痛苦的。我一定尽力减轻你的痛苦。目前我还不能多说什么，但在我离开你家之前我可能给你明确的答复。”

“但愿如此才好！请二位原谅，我要到楼上去看看我妻子的情况有无变化。”

他去了几分钟，福尔摩斯再度去研究墙上挂的器物。主人回来了，从那阴沉的脸色看来，他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他带来一位细高黄脸的侍女。

“多罗雷思，茶点已备好了，”弗格森说，“请你照顾女主人得到她想要的东西。”

“她病很重，”侍女大声说道，两眼怒视着主人，“她不要吃。她病很重。她要医生。没有医生，我一个人和她呆在一起感到害怕。”

弗格森眼带疑问地看着我。

“如有需要，我愿尽力。”

“你女主人愿意见华生医生吗?”

“我带他去。我不要征得同意。她需要医生。”

“那我马上同你去吧。”

侍女激动得微微颤栗着，我随她走上楼梯，走进一条古老的走廊。在尽头有一座很厚实的铁骨门。我瞧着这门心里说，要是弗格森想闯进妻子的房间可不那么容易呢。侍女从口袋里掏出钥匙，那沉重的橡木门板在合叶上吱吱地打开了。我走进去，她立即跟进来，回手把门锁上。

床上躺着一个女子，显然在发高烧。她神智半清醒，但我一进来，她立即抬起一双惊恐而柔美的眼睛，害怕地瞪着我。一见是生人，她反而放心地松了一口气躺在枕头上了。我走上前去安慰了两句，她就安静地躺在那里让我诊脉量体温了。脉搏很快，体温也很高，但临床印象却是神经性的，而不是感染性的热病。

“她这样一天、两天地躺着。我怕她死去，”侍女说。

女主人把她那烧红的俊美的脸朝我转过来。

“我丈夫在哪儿?”

“在楼下，他想见你。”

“我不要见他，我不要见他。”后来她似乎神智开始不清了。“恶毒啊，恶毒啊！我对这个恶魔怎么办啊!”

“我能以任何方式帮你忙吗?”

“不。旁人没办法。完了。全完了。不管我怎么办，也全都完了。”

女主人一定是在说胡话。我实在看不出，诚实的弗格森怎么会是恶毒或恶魔式的人物。

“弗格森太太，”我说道，“你丈夫是深深爱你的。他对这事儿非常痛苦。”

她再一次把她那美丽的眼睛朝我转过来。

"他是爱我，不错。但我难道不爱他吗？难道我不是爱他到了宁愿牺牲自己也不愿伤他心的地步了吗？我就是这样爱他的呵。而他居然会这样想我——这样说我。"

"他极其痛苦，可他不理解。"

"他是不能理解。但他应该信任。"

"你不愿见一见他吗？"

"不，不，我忘不了他说的那些话，也忘不了他那脸上的神色。我不要见他。请你走吧。你帮不了我。请你告诉他一句话，我要我的孩子。我有权利要自己的孩子。这是我要对他说的唯一的话。"她又把脸朝墙转过去，不肯再说话了。

我回到楼下，弗格森和福尔摩斯还坐在壁炉边。弗格森忧郁地听我叙述会见的情景。

"我怎么能把婴儿交给她呢？"他说道。"我怎么能知道她会不会再有奇怪的冲动呢？我怎么能忘记那次她从婴儿身旁站起来时嘴唇上都是孩子的血的情形呢？"他打了一个冷战。"婴儿在保姆那里是安全的，他必须留在保姆那里。"

一个俏皮的女仆端了茶点进来，她是这座庄园内唯一时髦的人物。在她开门的工夫，一个少年走进屋来。他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孩子，肤色白皙，头发浅黄，一双易于激动的浅蓝色眼睛，一看见父亲就闪现出一种意外的激动而喜悦的光芒。他冲过去两手搂着他的脖子像热情的女孩子那样抱住父亲。

"爸爸，"他叫道，"我不知道你已经来了，要不我早就在这儿等你了。我真想你！"

弗格森多少有点不好意思地轻轻拉开儿子的手。

"好孩子，"他一边轻抚着浅黄色的头发一边说道，"我回来的早是因为我的朋友福尔摩斯先生和华生先生肯跟我来消磨一个晚上。"

"那是侦探福尔摩斯先生吗?"

"是的。"

这个孩子用一种很有洞察力、但在我看来是不友好的眼光看着我们。

"弗格森先生，你的那个小儿子在哪里?"福尔摩斯说道。"我们能不能看看他?"

"叫梅森太太把小孩抱来，"弗格森说。这个孩子以一种奇怪的、蹒跚的步伐走了，照我做医生的眼光看来，他是患有脊椎软骨症的。不大工夫他就回来了，后面跟来一个又高又瘦的女人，怀中抱着一个秀美的婴儿，黑眼睛，金黄色头发，是撒克逊和拉丁血统的绝妙融合。弗格森显然很疼爱他，一见面就把他抱到自己怀里非常亲切地爱抚着。

"真不明白怎么会有人忍心伤害他，"他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着，一边低头去看那天使般白嫩的脖子上的小红皱痕。

就在这一刹那，我的眼光碰巧落在福尔摩斯身上，我发现他的表情特别专心。他的脸像牙雕一般纹风不动，他的眼在看了一下父亲和儿子之后又极其好奇地盯在对面的什么东西上。我顺着他的眼光望去，却只能猜想他是在望着窗外那使人抑郁的、湿淋淋的园子。而实际上百叶窗是半关着的，什么也看不见，但他的眼光显然是在盯着窗子。然后微微一笑，他的眼光又回到婴儿身上。婴儿的脖子上有一块小伤痕。福尔摩斯不发一言地仔细观察伤口。最后他握了握婴儿在空中摇晃着的小拳头。

"再见，乖乖。你生活的起点是奇特的。保姆，我跟你说一句话。"

他和保姆走到一边去认真地谈了几分钟。我只听见最后一句是:"你的顾虑马上就会解除了。"保姆似乎是一个脾气有点倔、不大多说话的人，她抱着婴儿走了。

"梅森太太是个什么样的人?"福尔摩斯问道。

"表面虽然不使人有什么好感，但是心地非常善良，而且疼爱这个婴儿。"

"杰克，你喜欢保姆吗？"福尔摩斯突然对大孩子说。孩子那富于表情的灵活多变的脸庞阴沉起来，他摇了摇头。

"杰克这孩子有着强烈的喜欢与不喜欢，"弗格森用手搂着孩子说。"幸亏我是他喜欢的人。"

杰克哼哼着把头扎到爸爸怀里。弗格森轻轻拉开他。

"去玩去吧，好乖，"他说着，一直用爱抚的眼光看着他出去，然后继续对福尔摩斯说，"福尔摩斯先生，我真觉得让你白跑了一趟，因为你除了表示同情之外又能做些什么呢？从你的角度来看，这一定是一个特别复杂和敏感的案子。"

"敏感确乎是敏感的，"福尔摩斯觉得有点好笑地说，"但我倒还没发现有多么复杂。本来是一个推理过程，但当原先的推理一步一步地被客观事实给证实了以后，那主观就变成客观了，我们就可以自信地说达到了目的。其实，在离开贝克街之前我已得出结论，剩下的只是观察和证实而已。"

弗格森用大手按住布满皱纹的额头。

"看在上帝的面上，福尔摩斯先生，"他急得嗓子都哑了，"如果你看出这事的真相，千万不要再让我挂虑了。我的处境究竟是什么？我应该怎么办？我不管你怎么发现的事实，只要是事实就行。"

"当然我应该对你解释，我马上就要把问题说明。但是你总该允许我用自己的方式处理问题吧？华生，女主人的健康情况可以会见我们吗？"

"她病得够重的，但完全清醒。"

"那好。我们只有当着她的面才能澄清事实。我们上楼去见她吧。"

"但她不肯见我，"弗格森大声说道。

“她会的，”福尔摩斯说。他在纸上匆匆写了几行字。“华生，至少你有进门权，就劳驾你把这条子交给女主人吧。”

我走上楼去，多罗雷思警惕地把门打开了，我把条子递给她。一分钟以后我听到屋内高呼了一声，那是惊喜的呼声。多罗雷思探出头来。

“她愿见他们，她愿意听，”她说。

我把弗格森和福尔摩斯叫上楼来。一进门，弗格森就朝着床头抢了两步，但是他妻子半坐起来用手止住了他。他颓然坐在一张沙发椅里。福尔摩斯鞠了一躬坐在他旁边。女主人睁大了惊奇的眼看着福尔摩斯。

“我想这里用不着多罗雷思了吧，”福尔摩斯说，“噢，好的，太太，如果您愿她留下我也不反对。好，弗格森先生，我是一个忙人，事务繁多，我的方式必须是简短扼要的。手术越快，痛苦越少。我首先要说那使你放心的事情。你的妻子是一个非常善良、非常温存和爱你、但却受了非常大的冤屈的人。”

弗格森欢呼一声挺起腰来。

“福尔摩斯先生，只要你证实这个，我一辈子都感激你。”

“我是要证实，但这么做我将在另一方面使你伤心。”

“只要你洗清我妻子，别的我都不在乎。世界上一切别的都是次要的。”

“那就让我把我在家里形成的推理假设告诉你。吸血鬼的说法在我看来是荒诞不经的。这种事在英国犯罪史中没有发生过。而你的观察是正确的。你看见女主人在婴儿床边站起来，嘴唇上都是血。”

“我看见过。”

“但你难道没有想到过，吸吮淌血的伤口除了吸血之外还有别的用处吗？在英国历史上不是有过一位女王用嘴吸吮伤口里的毒吗？”

“毒！”

“一个南美家族。在我亲眼看见你墙上挂的这些武器之前，我已本能地感到它们的存在了。也可能是别的毒，但我首先想到的是南美毒箭。当我看见了那架小鸟弓旁边的空箭匣时，我一点不觉得奇怪，这正是我期待着看到的东西。如果婴儿被这种蘸了马钱子的毒箭扎伤，要是不立即把毒吸吮出来是会致命的。

“还有那条狗！如果一个人决心使用毒药，他不是要先试试以求万无一失吗？本来我倒没有预见到这条狗，但是至少一见之下我就明白了，而这条狗的情况完全符合我的推理。

“这回你清楚了吧？你妻子在害怕这种伤害。她亲眼看见它发生了，她救了婴儿的生命，但她却避免告诉你真情实况，因为她知道你是多么爱你那个儿子，她怕伤你的心。”

“原来是杰克！”

“刚才你抚弄婴儿的时候我观察了杰克。他的脸清楚地映在了窗子的玻璃上，因为外面有百叶窗做底衬。在他脸上我看到了如此强烈的妒嫉和冷酷的仇恨心理，那是很少见的。”

“我的杰克！”

“你必须面对现实，弗格森先生。这是特别痛苦的，正因为它是出于被歪曲了的爱，一种夸张的病态的对你的爱，还可能有对他死去的母亲的爱，正是这种爱构成了他行动的动机。他的整个心灵充满了对这个婴儿的恨，婴儿的健美恰恰衬出了他的残疾和缺陷。”

“我的天！这不可能！”

“太太，我说得对吗？”

女主人正在哭泣，头埋在枕头里。这时她抬起头来望着她丈夫。

“当时我怎么能对你讲呢，鲍勃？我能感受到你可能受到的精神打击。我不如等待，等着由别人来对你讲。当这位先生的条

子上说他全知道的时候，我真高兴哟，他仿佛有神奇的力量呢。”

“我看远航一年对小杰克来说是有益健康的，这是我的处方，”福尔摩斯说。他站了起来。“只有一件事还不清楚，太太。我们可以理解你为什么打杰克。母亲的容忍也不能是无限度的。但是这两天你怎么敢离开婴儿呢？”

“我跟梅森太太说实话了，她全明白。”

“原来如此，我猜也是这样。”

这时弗格森已经站到床前，伸着颤抖的两手，泣不成声了。

“现在，我想，是咱们下场的时刻了，华生，”福尔摩斯在我耳边这样轻声说道。“你搀着忠实的多罗雷思的那只手，我搀这只。好了，”关上门之后他又说，“让他们俩自己解决其余的问题吧。”

关于这个案子，我只有一句话要补充了，那就是福尔摩斯给本篇开头的那封来函的回信，全文如下：

贝克街　　十一月二十一日

有关吸血鬼事由

敬启者：

接十九日来函后我已调查了贵店顾客——敏兴大街，弗格森-米尔黑德茶叶经销公司的罗伯特·弗格森所提的案件，结果圆满。因承贵店介绍，特此致谢。

歇洛克·福尔摩斯谨启

三个同姓人

这个故事也许是喜剧，也许是悲剧。它使一个人精神失了常，使我负了伤，使另一个人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这里面还是有喜剧的味道。好吧，让读者自己判断吧。

这个日期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是在福尔摩斯拒绝了爵士封号的同一个月里发生的事，他要被封爵是因为立了功，这功劳将来也许有一天我还要写出来。我只是顺便提及封爵的事，因为作为合作者我应该谨慎从事，避免一切冒失的行为。然而这件事却使我记牢了上述的日期，那是一九〇二年六月底，就在南非战争结束后不久。福尔摩斯在床上一连躺了几天，这正是他不时表现出的行为，但有一天早晨他却从床上起来了，手里提着一份大页书写纸的文件，严峻的灰眼睛里闪着讽刺的笑意。

“华生老兄，现在有一个使你发财的好机会，”他说道。“你听说过加里德布这个姓吗？”

我承认没有听说过。

“要是你能抓住一个加里德布，就能赚一笔钱。”

“为什么？”

“那就说来话长了——而且有点异想天开。我认为在咱们所研究过的复杂的人类问题里头，还没有过这么新鲜的事儿呢。这个家伙马上就要来接受咱们的提问了，所以在他到来之前我暂且不多谈，但这个姓氏是咱们需要查一查的。”

电话簿就在我旁边的桌子上。我不抱希望地打开簿子翻阅着。但使我感到诧异的是在应该排列它的位置上还真有这个奇怪的姓

氏。我得意地喊了一声。

“在这儿！福尔摩斯，就在这儿！”

他把簿子接过去。

“N·加里德布，”他念道，“西区小赖德街136号。抱歉，华生，这可能使你失望，这是写信者本人。咱们需要再找一个加里德布来配他。”

正说着，赫德森太太拿着托盘走了进来，上面有一个名片。我把片子接过来看了一眼。

“有了，在这儿！”我惊奇地喊道，“这是一个不同名字的开头字母。约翰·加里德布，律师，美国堪萨斯州穆尔维尔。”

福尔摩斯一看名片就笑了。“我看你还得再找一个出来才行，华生，”他说道，“这位也是计划之内的，不过我倒没想到他今天早上会来。但不管怎么说，他能告诉咱们许多我需要知道的东西。”

不大会儿，他就进来了。律师约翰·加里德布先生是一个身材不高、强壮有力的人，一张圆圆的、气色很好的、修面整洁的脸，就像许多美国事务家所具有的特征那样。他总的形象是丰满和相当孩子气的，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笑容可掬的青年。他的眼睛是引人注目的，我很少见到过一双如此反映内心生活的眼睛，那么亮，那么机警，那么迅速地反映出每一点思想变化。他的口音是美国腔调，但并不怪。

“哪位是福尔摩斯先生？”他在我们俩之间来回打量着。“不错，你的像片是很像你的，福尔摩斯先生，恕我冒昧。据我所知，我的同姓者给你写了一封信，对吗？”

“请坐下谈，”福尔摩斯说。“我觉得跟你有不少可讨论的问题。”他拿起那叠书写纸。“你就是这份文件中提到的约翰·加里德布先生喽。但你到英国已有相当长时间了吧？”

“你这是什么意思，福尔摩斯先生？”

我似乎在他那富于表情的眼中看到了突然的狐疑。

“你的服装全是英国的。”

加里德布勉强一笑。“我在书上读到过你的技巧，福尔摩斯先生，但我没料到我会成为研究的对象。你怎么看出来的？”

“你上衣的肩式，你靴子的足尖部——谁能看不出呢？”

“噢，我倒没想到我是这么明显的英国人模样。我是好些日子以前因事务来到英国的，所以，正如你说的，装束几乎都伦敦化了。不过，我想你的时间是宝贵的吧，我们见面也不是来谈袜子式样的。谈谈你手里拿着的文件好吗？”

福尔摩斯在某方面触怒了来访者，他那孩子气的面孔变得远没有那么随和了。

“不要着急，加里德布先生！”我的朋友安慰他说，“华生医生可以告诉你，我的这些小插曲有时候是很解决问题的。不过，内森·加里德布先生怎么没同你一起来呢？”

“我就是不明白他把你拉进来干什么！”客人突然发起火来，“这事儿与你什么相干？本来是两个绅士之间的一点事务，而其中一个人突然找来一个侦探！今早我见到他，他告诉我干了这件蠢事，所以我才来这儿了。我觉得真倒霉！”

“这对你并不算丢脸的事，加里德布先生。这纯粹是他过于热心地想要达到你的目的——照我理解，这个目的对你们两人同样关系重大。他知道我有获得情报的办法，因此，他很自然地找到了我。”

客人脸上的怒气这才渐渐消了。

“既然这样，倒也没什么关系，”他说，“今早我一见他，他就告诉我找了侦探，我立即要了你的住址赶来。我用不着警察乱插手私人事务。但是如果你只是帮我们找出这个需要的人，那倒没有什么坏处。”

“正是这么回事，”福尔摩斯说，“先生，既然你来了，我们最好听你亲口谈谈情况。我的这位朋友对详情还不知道。”

加里德布先生以一种并不十分友好的眼光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

“他有必要了解吗?”他问道。

“我们经常合作。”

“好吧，也没有什么必要保守秘密。我尽量简短地把基本事实告诉你。如果你是堪萨斯人，不用说你也会晓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加里德布是什么人。他是真正靠庄园起家的，后来又在芝加哥搞小麦仓库发了财，但他把钱都买成了大片土地，在道奇堡以西的堪萨斯河流域，足有你们一个县那么大片儿的土地，牧场、森林、耕地、矿区，无所不包，这些都是给他赚钱的地产。

“他没有亲属后代——至少我没有听说过有。但他对自己的稀有姓氏十分自豪。这就是使他和我相识的缘故。我在托皮卡搞法律方面的业务，有一天这个老头突然找上门来。由于又认识了一个姓加里德布的人，他乐得合不上嘴。他有一种怪癖，他想要认真地找一找，世界上还有没有别的加里德布了。‘再给我找一个姓加里德布的!’他说。我对他讲，我是一个忙人，没有工夫整天到处乱跑去找加里德布们。‘不管怎么说，’他说道，‘要是情况按我的布置发展，你不想找也得去找。’我当他是开玩笑，谁知不久以后我就发现，他的话是非常有分量的。

“因为他说这话还不到一年就死了，留下一个遗嘱。这真是堪萨斯州有史以来最古怪的一张遗嘱了。他要求把财产平分三份，我可以得其中一份，条件是我再找到两个姓加里德布的人分享那两份遗产。每份遗产是不多不少五百万美元，但非得有我们三个人一起来，否则分文不得动用。

“这是个重大的机会，我干脆就把法律业务放在一边，出发去找加里德布们。在美国一个也没有。我走遍了美国，先生，用细梳子把美国刮了一遍，但一个加里德布也没抓到。后来我就来到旧日的祖国碰运气。在伦敦电话簿上真的就有他的姓氏。两天

之前我找到他，向他说明了情况。但他也是孤独一人，跟我一样，有几个女亲属，却没有男子。遗嘱里规定是三个成年男子。所以，你看，还缺一个人，要是你能帮我们再找出一个来，我们立刻给你报酬。"

"你瞧，华生，"福尔摩斯含笑说，"我说什么来着，不是有点胡思乱想吗？不过，先生，我觉得最简单的办法是在报纸上登启事。"

"我早登过了，没有人应征。"

"哎呀！这可真是一个古怪的小问题呀。好吧，我在业余时间可以留心一下。对了，你是托皮卡人倒也凑巧，我以前有一个通讯朋友，就是已故的莱桑德·斯塔尔博士，他在一八九〇年是托皮卡市长。"

"老斯塔尔博士么！"客人说道，"他的名字至今受人敬重。好吧，福尔摩斯先生，我看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向你报告事情的进展情况。一两天内你听我的信儿吧。"说完，这位美国人鞠了一躬就走了。

福尔摩斯已经点燃烟斗，他脸上含着古怪的笑容坐了半天。

"你看怎么样？"我终于问他了。

"我感到奇怪，华生，我很奇怪！"

"奇怪什么？"

"我一直在奇怪，这个人跟咱们讲了这么一大堆谎话到底是什么目的。我差点脱口这样直接问他——因为有时候单刀直入最有效——但我还是采取了另一策略，让他自以为骗过了咱们。一个人跑来，身着穿了一年以上的磨了边儿的英国上衣和弯了膝的英国裤子，而在信上和他本人口述都说自己是一个刚到英国的美国外省人。寻人栏根本没登过他的启事，你知道我是从不放过那上面的任何东西的。那个地方是我喜欢的惊弓之鸟的隐蔽所，难道我连这样的一只野鸡都忽略了吗？我从来不知道托皮卡有个什

么斯塔尔博士。到处都是破绽。我看他倒真是个美国人，只不过在伦敦多年未改变口音而已。那么他搞的到底是什么名堂，假装找加里德布的动机是什么呢？这是值得咱们注意的，因为，如果他是恶棍，那也是一个心理复杂、诡计多端的家伙。现在咱们需要搞清楚，另一位也是假的吗？给他挂个电话，华生。”

我挂了电话，听到电话另一端一个细弱发颤的声音说道：

“不错，不错，我是内森·加里德布先生。福尔摩斯先生在吗？我很希望跟他谈一谈。”

我的朋友把电话接过去，而我像往常那样听着他那断断续续的对话。

“是的，他来过。我知道你不认识他……多久了？……才两天哪！……当然，这是非常吸引人的一件事。你今晚在家吗？你的同姓人今晚不会在你家吧？……那我们就来，我希望不当着他的面谈一谈。……华生医生跟我一起来……听说你是深居简出的……好，我们六点左右到你家。不用对美国律师讲……好，再见。”

这是一个可爱的暮春的黄昏，连狭小的赖德街在晚霞斜照之中也呈现出金黄动人的色泽。这条街只是艾奇沃路的一个小分支，离开那个在我们记忆中不祥的泰伯恩地方只有一箭之遥。我们走访的这座房子是旧式宽敞的早期乔治朝建筑，正面是平砖墙，只在一层楼有两座凸窗。我们的主顾就住在一层，这两个窗子就在他日间活动的那间大屋的正面。福尔摩斯指了指刻有那个怪姓氏的小铜牌。

“这牌子钉上有些年了，”他指点着褪了色的牌面说道。“至少这是他的真姓氏，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点。”

这座房子有一个公用的楼梯，门厅内标着一些住户的姓名，有的是办公室，有的是私人住室。这不是一座成套的居民楼，而是生活不规律的单身汉的居住之处。我们的主顾亲自出来开门，他道歉说女工役四点下班走了。内森·加里德布先生是一个身材颇

高、肌肉松弛、肩背微弯的人，瘦削而秃顶，有六十出头的年纪。他脸色苍白如尸，皮肤暗无血色，正如一个从来没有运动过的人那样。大圆眼镜，山羊胡子，加上他那微弯的肩背，显出一种窥视的好奇表情。但总的印象是和蔼的，虽说有点怪癖。

屋子也是同样的古怪，像个小博物馆。房间又深又广，四周摆满了各式柜橱，其中堆满了地质学和解剖学的标本。屋门两边排着装蝴蝶和蛾子的箱匣。屋子中间一张大桌上都是七零八碎的各种物件，一台铜制大型显微镜高高地立在中央。环顾四周，我被这个人的兴趣之广泛给惊住了。这儿是一箱古钱币。那儿是一橱古石器。房子中间的那张桌子后边是一大架的古化石，上边陈列着一排石膏头骨，刻有"尼安德特人"、"海德堡人"、"克罗玛宁人"等字样。这个人显然是多种学科的爱好者。这时他站在我们面前，手里拿着一块小羊皮正在擦一枚古钱。

"锡拉丘兹古币——属于最盛时期的，"他举起古钱解释道。"晚期大为退化了。我认为它们是其全盛时期的最佳古币，虽然有些人更推崇亚历山大钱。这儿有一把椅子，福尔摩斯先生。请允许我把骨头挪开。这位先生——对，华生医生——请你把那个日本花瓶挪开。你们瞧，这都是我的小嗜好。我的医生总是说我不出去活动，但既然这里有这么多东西吸引着我，我为什么要出去呢？我敢说，把一个柜橱的内容给搞上一个像样儿的目录也要花我整整三个月时间。"

福尔摩斯好奇地东张西望着。

"你告诉我你从来都不出去的吧？"他问道。

"有时候我乘车到撒斯比商店或克利斯蒂商店去。除此以外我极少出门。我身体不太好，而我的研究又非常占时间。但是福尔摩斯先生，你可以想象，当我听说了这个无比的好运气的时候，这对我是多么惊人——令人兴奋但是骇人听闻——的意外啊。只要再有一个加里德布就行了，我们肯定能找到一个的。我有过一

个兄弟，但已去世，而女性亲属不符条件。但是世界上总会有其他姓加里德布的人。我听说你专门处理奇异案件，所以把你请来了。当然那位美国先生说得也对，我应事先征求他的意见，其实我是好意。”

“我认为你这样做是极其明智的，”福尔摩斯说。“不过，难道你真的想继承美国庄园吗？”

“当然不。任何东西也不能使我离开我的收藏。但是那位美国先生担保说，一等事情办成他就买下我的地产。五百万美元是他出的价钱。目前市场上有十多种在我的收藏中所缺的标本，但我手头没有这几百镑就买不了。你想想我要是有了几百万美元该有多大潜力呀。老实讲，我有一个国家博物馆的基础，我可以成为当代的汉斯·斯隆。”

他的眼睛在大眼镜后面闪闪发亮了。看来他会不顾一切地去找同姓人的。

“我们来访只是见见面，没有必要打扰你的研究，”福尔摩斯说。“我习惯于和业务主顾直接接触。我没有多少问题要问你了，因为你把情况清楚地写在我口袋里这封信上了，那位美国先生的来访又补充了情况。据我了解，在本星期之前你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

“是这样。他是上星期二来找我的。”

“他把会见我的情况告诉你了吗？”

“是的，他立刻回到我这里，他本来很生气。”

“为什么生气？”

“他似乎认为那是有损他的人格。但他从你那儿回来以后又满高兴了。”

“他提出什么行动计划了吗？”

“没有。”

“他向你要过或得到过金钱吗？”

“没有，从来没有!”

“你看不出他可能有什么目的吗?”

“没有，除了他说的那件事。”

“你告诉他我们的电话约会了吗?”

“我告诉他了。”

福尔摩斯深思起来。我看得出他的困惑。

“你的收藏里有特别值钱的东西吗?”

“没有。我不是一个有钱的人。虽是很好的收藏品，但不值钱。”

“你不怕失盗吗?”

“一点不怕。”

“你住这屋子有多久了?”

“快五年了。”

福尔摩斯的问话被很响的敲门声打断了。主人刚一拉开门闩，美国人就兴奋地蹦了进来。

“来了!”他摇着一张报纸大声叫道。“我想我该及时来找你。内森·加里德布先生，祝贺你!你发财了，先生。咱们的事务圆满结束了，一切顺利。至于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只能对你说，白麻烦你一趟，太对不起了。”

说着他把报纸递给主人。主人站在那里瞪大眼睛看报上的大字广告。福尔摩斯和我也伸着脖子从他身后看，上面登的是：

霍华德·加里德布农机制造商

经营捆扎机、收割机、蒸气犁及手犁、播种机、松土机、农用大车、四轮弹簧座马车及各种设备　承包自流井工程

地址：阿斯顿，格罗斯温纳建筑区

“好极了!”主人激动地说。“这回三个人都齐了。”

“我曾在伯明翰展开过调查，”美国人说，“我的代理人把一份地方报纸上的这个广告寄给了我。咱们得赶紧行动起来把事办完。我已经给这个人写信告诉他你将于明天下午四点钟到他办公室洽谈。”

“你是想让我去看他？”

“你看怎么样，福尔摩斯先生？你不觉得这样安排更明智一点吗？我是一个旅行的美国人，我讲出一个动人的故事，人家凭什么相信我的话呢？而你是一个有着扎实社会关系的英国人，他不可能不重视你的话。如你愿意，我本可以同你一起去，但我明天却非常忙，你在那边要是发生什么困难，我会随时听从你的召唤的。”

“可是，我已多年没做这么远的旅行了。”

“这没有什么，加里德布先生，我已经替你算好了。你十二点动身，下午两点可以到达，当天晚上可以回来。你所需要做的只不过是见一见这个人，说明情况，搞一张法律宣誓书来证明有他这么一个人。我的天！”他十分激动地说，“我是不远千里从美国中部来这里的，你走这么一点路去把事办完算得了什么呢！”

“不错，”福尔摩斯说，“这位先生说的很对。”

内森·加里德布先生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说，“好吧，要是你一定要我去我就去。既然你给我的生活带来这么巨大的希望，我实在很难拒绝你的要求。”

“那就一言为定了，”福尔摩斯说，“请你尽快把情况报告我。”

“我一定报告给你，”美国人说，“哎呀，我得走了。内森先生，我明天上午来，送你上伯明翰的火车。福尔摩斯先生，你和我同路走吗？那么，再见吧，明天晚上听我们的好消息吧。”

美国人走了，我注意到福尔摩斯脸上的困惑已消失，神色明朗了。

“加里德布先生，我想参观一下你的收藏品，”他说。“对我

的职业来说，各种生僻知识有一天都会有用处的，你的这间屋子真是这类知识的宝库。”

我们的主人非常高兴，大眼镜后面的两眼闪着光亮。

“我一向听说你是一个有才智的人，”他说，“如果你有时间，我现在就带你观看一遍。”

“不巧我现在没有时间。不过这些标本都有标签，也分了类，不用你亲自讲解也可以。如果我明天能抽出时间来，我想把它们看上一遍没什么妨碍吧？”

“毫无妨碍，非常欢迎。当然明天门是关了，但是四点以前桑德尔太太在地下室，她可以让你进来。”

“也好，我碰巧明天下午有时间，如果你能给桑德尔太太留个话，那就不成问题了。对了，你的房产经纪人是谁？”

主人对这个突然的问题颇感奇怪。

“霍洛韦一斯蒂尔经纪商，在艾奇沃路。不过你为什么问这个？”

“关于房屋建筑我也有点考古学的嗜好，”福尔摩斯笑道，“我刚才在猜这座建筑是安妮女王朝的还是乔治朝的。”

“肯定是乔治朝的。”

“是的。但我觉得年代还要早一些。没关系，这是很容易问清楚的。好吧，再见吧，加里德布先生，祝你伯明翰之行成功。”

房产经纪商就在附近，但已下班，我们就回贝克街了。晚饭后福尔摩斯才又回到这个话题上来。

“咱们这个小问题结束了，”他说。“你自然已经在脑中形成解决方案喽。”

“我还摸不着头脑。”

“脑袋是很清楚了，尾巴得等明天再看。你没有注意到广告的特别吗？”

“我注意到‘犁’这个字的拼法错了。”

“你也看见啦？华生，你是有长进了。那个拼法在英国是错的，但在美国是对的。排字工人是照排的。还有‘四轮弹簧座马车’，那也是美国玩意儿。自流井在美国比在英国普遍得多。总之，这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广告，却自称是英国公司。你看是什么缘故？”

“我的结论只能是：那个美国人自己登的广告。他的目的是什么我却不能理解。”

“那倒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不管怎么说，他首先是想把这位老古董弄到伯明翰去。这是没有疑问的。我本来想告诉老头儿不要白跑这一趟了，但仔细一想还是让他去，腾出地方来好。明天，华生，明天便见分晓。”

福尔摩斯一大早就出去了。中午他回来时，我见他脸色相当阴沉。

“这个案子比我原先设想的要严重，华生，”他说道。“我应该对你实说，虽然我明知道告诉你以后你更是要去冒危险了。这么多年相处，我当然了解你的脾气了。但是必须告诉你，此行颇有危险。”

“这也不是我第一次与你共冒危险了，福尔摩斯。我希望这次不是最后一次。请告诉我，这次的具体危险是什么？”

“咱们遇到一个棘手的案子。我已经验明了约翰·加里德布律师先生的真正身分。他原来就是‘杀人能手’伊万斯，颇有阴险凶恶的名声。”

“我还是不明白怎么回事。”

“当然，你的专业用不着整天去背诵新门监狱的大事记。我刚才去拜访了警察厅的雷斯垂德老伙计。那个地方尽管有时缺乏想象力，但是在严格的技术方面他们还是领先的。我想在他们的档案记录里可能会找到咱们这位美国朋友的线索。果然，我在罪犯照片馆发现了他那张天真的胖笑脸。‘詹姆斯·温特，又名莫尔克罗夫特，外号杀人能手伊万斯’，这是照片上的姓名。”福尔摩

斯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又说："我从他的档案里抄了一些要点：年龄四十四岁。原籍芝加哥。据悉在美国枪杀过三个人。通过有政治影响的人而逃出监狱。一八九三年抵伦敦。一八九五年一月在滑铁卢路的一家夜总会内因赌牌枪杀一人致死。伊万斯被证明是争吵中先动手者。死者验明为罗杰·普莱斯考特，原为芝加哥有名的伪币制造者。伊万斯于一九〇一年获释，自那时起一直受警方监视，但无越轨行为。危险人物，常携武器并易于动武。你瞧，华生，这就是咱们的对手——一个活跃的对手，这是无法否认的。"

"但他搞的是什么名堂呢?"

"正在明朗化。我刚才到房产经纪人那里去了。他们说，咱们这个主顾住在那里已经五年。在此之前那间房曾有一年未出租。再往前，房客是一个无职业的先生，叫沃尔德伦，他的容貌房产商还记得很清楚。他突然不见了，再也没有消息。他是一个高身材、蓄胡须、面色黧黑的人。而普莱斯考特，就是被伊万斯枪杀的那个人，据警察局讲也是一个高个子、有胡须、面色黧黑的人。可以这样设想，美国罪犯普莱斯考特原来就住在我们这位天真朋友目前当做博物馆的这间屋子里。你瞧，总算有了一点线索。"

"下一步呢?"

"我们这就去搞清楚它。"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把手枪递给我。

"我身上带着我那把常用的旧枪。要是咱们这位西部朋友照他的绰号行动，咱们就得防备他。我给你一小时休息时间，然后咱们就往赖德街办事。"

我们到达内森·加里德布的古怪住处时，刚好四点钟。看屋人桑德尔太太刚要回家，但她立即让我们进去了，门上装的是弹簧锁，福尔摩斯答应走时把门锁好。接着，大门关上了，她戴着帽子从窗外走过去，我们知道这楼下就剩下我们俩人了。福尔摩

斯迅速检查了现场。屋角有一个柜橱离开墙有一点空隙。我们就躲在背面，福尔摩斯小声讲出了他的意图。

“他是想把这位老实的朋友诱出屋去，但是由于他深居简出，所以颇费手脚。编出的这一整套加里德布谎言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我得承认，这里面是有一点鬼聪明的，尽管房客的怪姓氏确实给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开端。他编造的谎言是相当狡猾的。”

“但他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这就是咱们要寻求的。就我观察所及，反正与咱们的主顾无关。这事和他枪杀的那个人有关系，那人可能曾是他的同谋犯。总之这间屋里有什么罪恶的秘密。这是我的看法。起先我想咱们的主顾在他的收藏中可能有他未知的值钱东西。但是罪犯普莱斯考特住过这间房，就不这么简单了。好吧，华生，咱们只有耐住性子静观变化。”

时间过得很快。当听见大门开阖的声响时，我们就在柜后躲得更深了一点。接着有金属钥匙声，美国人进来了。他轻轻关上门，警觉回顾，甩掉大衣，直奔中间的大桌子走去，行动准确迅速，很是胸有成竹。他把桌子推到一旁，扯起桌下的一方地毯，卷起来，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撬棍，猛撬地板。只听木板滑开声，立刻就在地板上出现了一个方洞。杀人能手伊万斯擦燃一根火柴，点亮了一个蜡烛头，就消失在地平面之下了。

我们的机会来了。福尔摩斯碰一下我的手腕，我们就一起蹑足潜往洞口。尽管我们动作很轻，但我们脚下的老地板准是发出了响声，因为美国人的脑袋突然伸出洞口来担心地张望着。他的脸含怒地转向我们，但却渐渐转为一种惭笑，因为他发现两支手枪指着他的脑袋。

“好，好，”他一面冷静地爬上来一面说，“你们比我多一个人啊，福尔摩斯先生。我想，一起头你就看穿了我的把戏的，把我当傻瓜耍了。好，我算服了，你赢了我——”

说时迟那时快，他抽出一支手枪就放了两枪。我觉得大腿上一热，就像烧红的烙铁贴在肉上一样。接着只听咔嚓一响，福尔摩斯用手枪砸中他的脑袋，我见他脸上淌着血趴在地上，福尔摩斯搜去他身上的武器。然后我朋友的结实的胳臂伸过来搂住我，扶我坐到椅上。

“没伤着吧，华生？我的上帝，你没伤着吧？”

当我知道在这表面冷冰的脸后面是有着多么深的忠实和友爱时，我觉得受一次伤，甚至受多次伤也是值得的。他那明亮坚强的眼睛有点湿润了，那坚定的嘴唇有点颤抖。这是仅有的一次机会，使我看见他不仅有伟大的头脑，而且有伟大的心灵。我这么多年的微末而忠心的服务，有这一点感受也就知足了。

“没事儿，福尔摩斯。擦了一点皮。”

他用小刀割开我的裤子。

“你说得很对，”他放心地喊了一声，“是表皮受伤。”他把铁石般的脸转向俘虏，那犯人正茫然地坐起来。“算你走运。要是你伤害了华生，你不用打算活着离开这间屋子。你还有什么说的？”

他没什么说的，只是躺在地上瞪眼而已。福尔摩斯搀着我，一起往那已经揭去了暗盖的小地窖里看。伊万斯点燃的蜡烛还在洞内。我们看见了一堆生锈的机器，大捆的纸张，一排瓶子，还有在小桌上整整齐齐放着的许多小包儿。

“印刷机——造假钞者的全副装备，”福尔摩斯说道。

“是的，先生，”俘虏说着挣扎起来颓然坐在椅子上。“他是伦敦最大的伪钞制造者。这是普莱斯考特的机器，桌上的小包是两千张百镑的伪钞，各地流通，没有破绽。先生们，请你们取用吧。咱们公平交易，让我走人吧。”

福尔摩斯大笑起来。

“伊万斯先生，这不是我们办事的方式。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你的藏身之处。是你杀死的普莱斯考特，对不对？”

“是的，先生，而且判了五年，虽说是他先抽枪的。判了五年，而我应该得的是一个盘子大的奖章。谁也看不出普莱斯考特的伪钞与英国银行钞票的区别，要不是我除去了他，他会使伪钞充斥市场。我是唯一知道他在什么地方造伪钞的人。我到这儿来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当我发现这个收藏破烂儿的怪姓氏的人蹲在这儿死不出去时，我只好设法叫他挪开，这有什么可怪的呢？也许我除掉他倒更明智一些，那很容易。但我是一个软心肠的人，除了对方也有枪，我从来不开枪打人。你说吧，福尔摩斯先生，我有什么错儿？我没动这个机器。我没伤这个老古董。你抓得住我什么错儿？”

“只是蓄意杀人而已，”福尔摩斯说，“但这不是我们的业务，下一步有人办理。我们要的主要是你这个善辩的人身。华生，挂警察局。他们有准备的。”

以上就是有关杀人能手伊万斯以及他编造的三同姓的事实梗概。后来我们听说那个老主顾经受不住梦想破灭的刺激而精神失常了，最后进了布利斯克顿的疗养院。查出了普莱斯考特印钞设备，这对警察局来说是值得庆祝的事儿，因为他们尽管知道有这套设备，但在他死后却始终无法发现它。伊万斯确实立了功，使好几个情报人员可以安心睡觉了，因为这个造伪钞者是一个对社会有特殊危害的高明罪犯。他们几位是颇愿替伊万斯申请那个盘子大的奖章的，可惜法庭不那么欣赏他，于是这位杀人能手就又回到了他刚被放出来的那个地方。

雷神桥之谜

在查林十字街的考克斯有限公司的银行保管库里，有一个久经搬运、陈旧不堪的锡质文件箱，上面刻有我的姓名：约翰·华生，医学博士，原隶印度部队。里面塞满了纸张，几乎都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在不同时期所侦查过的案情记录。其中有些颇饶兴味的案件却是未曾侦查成功的，这些案子无法加以叙述，因为没有结局。没有结局的疑难问题对于研究者也许是有意思的，但对于一般读者则难免枯燥乏味。比方，詹姆斯·菲利莫尔案，就是这一类，这位先生回过头走进自己的家去取雨伞，就从此在世界上消失了。还有一个案子，是小汽艇阿丽西亚号，它在一个春天的早晨驶入一小团雾气之中，就从此不见了，船上的人再也没有消息。再有就是伊萨多拉·伯桑诺案，他是一个有名的记者和决斗者，有一天突然精神完全失常，两眼瞪着一个火柴盒，里面装有一个奇怪的无名的肉虫。除此以外还有一些牵涉某些家族隐私的案件，如果公开出版的话则会引起上流社会许多人的恐慌。我绝不会干那种走漏秘密的事，这是不必说的。由于我的朋友目前有时间置身于这个问题，现在就可以把这些旧记录清理出来和加以销毁了。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案卷，有不同程度的兴味，是我本来可以编辑出版的，但我考虑到，过量的读物可能会影响我特别尊重的那个人的名誉，因而未曾整理。这些案子，有的我曾参加办案，能够以目击证人的身分发言；有的我未曾参与，或仅稍稍过问，故只能以第三者的身分叙述。下面这个故事是我的亲身经历。

那是十月的一个狂风大作的早晨。起床穿衣时我看到狂风是如何将后院里挺然立着的那棵法国梧桐的仅余的树叶卷去的。我下楼去吃早餐，心想我朋友必是抑郁寡欢，因为，正如所有的伟大艺术家那样，他的心境是易受环境左右的。然而出乎意料之外，他几乎已经吃完了早餐，心情异常欢快，而且具有他高兴时特有的那种有点不祥的雀跃之情。

“手里有案子了吧，福尔摩斯?”我问了一句。

“推论法是有传染性的，华生，”他回答道，“你也用推论来研究我的秘密了。不错，是有案子了。经历了一个月的鸡虫琐事和停滞无为，车轮又转动了。”

“我能参加吗?”

“没有多少行动可参加，但是咱们可以一起讨论，等你先吃掉新厨子给咱们煮老了的鸡蛋再说。鸡蛋的火候和我昨天在前厅桌上看见的那本《家庭杂志》不无关系。连煮鸡蛋这类小事情也要求诸如计算时间这样的注意力，而这是与那本优良杂志上的恋爱故事互相冲突的。”

一刻钟以后桌子撤了，我们面对面坐在那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

“你听说过金矿大王奈尔·吉布森这个人吧?”他问道。

“你是说那个美国参议员吗?”

“不错，他一度曾是西部某州的参议员，但是更多的人知道他是世界上最大的金矿巨头。”

“我听说过这个人。他在英国不是也住了不少日子了么。他的姓名是大家熟悉的。”

“可不是，他五年前在汉普郡买了一个不小的农庄。大概你已经听说他妻子的惨死了吧?”

“我想起来了。这是他成为新闻人物的原因。但我不知道细节。”

“我也没想到这个案子会找到我头上，否则我早就把摘要弄好了，”他朝着椅子上的一叠纸挥了挥手。“实际上，尽管这个案子轰动一时，但情节却是简单清楚的。被告的性格虽说动人，也遮不住证据的确实性。这是验尸陪审团的观点，也是警察法庭起诉的观点。现该案已移交温切斯特巡回法庭审理。我怕办这个案子费力不讨好。我能发现事实，但不能改变事实。除非找到全新的、意外的事实，否则我的主顾没有什么希望。”

“你的主顾？”

“哎，我忘了告诉你了。华生，我也染上你那种倒叙的糊涂习惯了。你先看看这封信。”

他递给我一封笔迹粗犷的手札，写的是：

克拉里奇饭店　　十月三日

福尔摩斯先生大鉴：

我不能眼看着世界上最善良的女人走向死亡而不尽最大力量去援救她。我不能做任何解释，也不企图解释，但我确知邓巴小姐无罪。你知道事实经过——谁会不知道呢？此事已成全国的新闻。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她说话！正是这种不公，几乎使我发疯。这个女人心地之善，连一个苍蝇也不忍去杀。我将于明日十一时来访，不知你能在黑暗中找到光明否。也许我晓得什么线索而自己未曾意识到它。但不管怎样，我所知道的一切，我所有的一切，我的全部生命，都可以为你所用，只要你能救她。把你生平所有的能力，都用来办这个案子吧。

奈尔·吉布森谨启

“你看，就是这封信，”福尔摩斯把他早餐后抽完的一斗烟灰敲了出来，又慢慢装上一斗烟丝。“这就是我正在等候的那位先生。

至于情节，你没有时间立刻掌握这么多报纸，如你对这个案子在逻辑方面有兴趣的话，我最好简短地对你说明一下。这个人，照我看，是世界上最有势力的金融巨头，同时也是最暴躁和最令人生畏的人物。他娶了一个妻子，就是这次悲剧的牺牲者，关于她我只知道她已过壮年，而由于家中有一位年轻可爱的教养两个孩子的家庭女教师，女主人的色衰就更是不利于她了。这三个人是主角，地点是一所古老的庄园宅邸，那原是英国政治历史的中心。悲剧经过：人们发现女主人在离宅子近半英里的园地上被一颗手枪子弹打穿了大脑，时为夜晚，她身穿夜礼服，戴着披肩。附近没有发现武器，现场没有任何谋杀的线索。身边无武器，注意这一点，华生。谋杀似在夜晚进行的，尸体于十一点钟被护林人发现，在抬回家之前受过警察和医生检验。这么说也许太简短了，你能听明白吗？"

"情况很清楚。但为什么怀疑女教师？"

"首先，有明确的证据。在她衣橱的底板上面发现一支放过一弹的手枪，口径与尸体内子弹相同。"这时他两眼直视，拉长了字音重复道："在她衣橱的底板上。"然后他又沉默不语了。我看出他脑中有一条思绪在活跃起来，打断他是卤莽的。突然，他又醒转过来。"是的，华生，手枪被发现了。确能定罪了，是吗？两个陪审团都这样认为的。另外，死者身上有一个纸条，约她就在桥头见面，署名者是女教师。怎么样？这回说明了动机。吉布森参议员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男子。如果他妻子死了，除了这位根据各种材料来看早已得到主人急切青睐的年轻女士，还有谁会更有希望继承她呢？爱情，财产，地位，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中年女人的死。恶毒，真恶毒！"

"确实如此，福尔摩斯。"

"另外，她提不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反之，她不得不承认在出事时间前不久她到过雷神桥——就是悲剧发生的地点。她

无法否认，因为过路的村人看见她在那个地方了。”

“这样看来是可以定案了。”

“然而，华生，然而！这座桥是一座宽石桥，有石栏杆，它横跨一湾又深又长、岸边有芦苇的池塘的最狭部。这叫雷神湖。在桥头躺着尸体。这就是基本事实。不过，我看是咱们的主顾来了，来得比约定时间早许多。”

毕利已经开了门，但他通报的姓名却是意外的。马洛·贝茨先生这个人我们都不认识。他是一个瘦削的、神经质的人，眼神惊恐，举止急促而犹疑——以我做医生的眼来看，是一个处在神经崩溃边缘的人。

“你太激动了，贝茨先生，”福尔摩斯说。“请坐下谈。我只能跟你稍谈一会儿，因为我在十一点钟有约会。”

“我知道，”来访者喘着说，他像喘不过气来的人那样迸出短短的句子。“吉布森先生快来了。他是我的雇主。我是他农庄的经理。福尔摩斯先生，他是一个恶霸，一个大恶霸。”

“你语气过强了，贝茨先生。”

“我不得不加强语气，时间有限。我绝不能让他发现我在这儿。他眼看就到了。但我没有条件早来。他的秘书，弗格森先生，今天早上才告诉我他约你谈话的事。”

“而你是他的经理？”

“我已提出辞职。再过一两个星期我就摆脱他的奴役了。他是一个冷酷的人，对谁都冷酷。他对慈善事业的捐款只是为了掩饰他的罪恶勾当。但他的妻子是主要牺牲品。他对她很残酷，很残酷！她是怎么死的我不知道，但我敢说他使她生活悲惨绝望。她是热带人，巴西人，你当然知道的。”

“我没有听说这点。”

“热带出生，热带性格。炎热之女，激情之女。她就是以这种热情爱他的，但当她身上的魅力退去之后——我听说她本来非

常美——她就再也得不到他的宠幸。我们大家都喜欢她，同情她，恨他对她的恶劣态度。但他能说会道，十分狡猾。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不要听他的花言巧语，他肚子里有更坏的东西。我走了。不！不要留我！他就来了。”

客人恐惧地看了一眼钟表，就撒腿朝门外跑出去了。

“你瞧这个事儿！这个事儿！”福尔摩斯停了一会儿说道，“吉布森先生看来有一个很忠诚的家庭，但是警告还是有用的。现在就等本人来了。”

整十一点，我们听见楼梯上有沉重的脚步响，这位名噪一时的百万富翁被让进屋来。一见之下，我不但理解了他的经理对他的恐怖和憎恶，而且明白了他的无数企业对手对他的诅咒。如果我是一个雕塑家而想塑一个典型的成功企业家，一个具有钢铁意志和冷石心肠的人物，那我一定选择奈尔·吉布森先生做我的模特儿。他那高大瘦削、嶙峋如石的身影，给人一种饥餐贪婪之感。把亚伯拉罕·林肯之像的高贵之处用卑下来替换，则有几分像他了。他的脸似乎是用花岗石雕成的巉岩不平、冷酷无情的头像，皱纹深折，伤痕累然，表现出生平的危难。他那冰冷的灰眼睛，精明地在浓眉下面闪亮，来回地看着我们俩人。当福尔摩斯介绍我的名字时，他微做鞠躬之状，然后以威严镇定的神色拉过一把椅子直对着我的朋友坐过去，四膝几乎相接。

“福尔摩斯先生，我直截了当地说吧，”他张口便说，“办这个案子我绝不计较费用。你可以用钞票当火把去烧，如你需要照亮真理的话。这个女子是无辜的，这个女子必须得到洗刷，这是你的责任。你提费用吧！”

“我的业务报酬有固定数额，”福尔摩斯冷冷地说，“我绝不加以变更，除了有时免费。”

“那么，如果金钱对你是无所谓的，请你考虑成名之望吧。如你办成这个案子，全英国和全美国的报纸都会把你捧上天。你会

成为两大洲的新闻人物。"

"多谢，吉布森先生，但我不需要捧。你也许感到奇怪，我宁愿不露姓名地工作。我感兴趣的是问题本身。谈这些浪费时间。讲事实经过吧。"

"据我看报纸上已经把要点都讲了。我恐怕也提不出什么新的东西来帮你的忙。不过，要是有什么你要求阐明的情况，我在此负责解答。"

"那么，只有一点。"

"是什么？"

"你和邓巴小姐的实际关系是什么？"

黄金大王惊跳了一下，从椅子上半站起来。接着又恢复了他的极为镇定的态度。

"我想你问这样的问题是在你的权利之内的——甚至是在执行职责的，福尔摩斯先生。"

"我同意你这个想法。"

"那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的关系完全是雇主对一个只有当着孩子的面才与她谈过话的年轻女教师的关系。"

福尔摩斯从椅子上站起来。

"我很忙，吉布森先生，"他说，"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兴味进行不着边际的谈话。再见吧。"

客人也站了起来，他那硕大松弛的身体居高临下地对着福尔摩斯。他那毛茸茸的眉毛下面闪着一股怒火，灰黄色的两颊微泛红晕。

"你是什么意思，福尔摩斯先生？你是拒绝我的案子吗？"

"这个么，至少我拒绝你本人。我相信我的话已说清楚。"

"很清楚，但言外之意是什么？提高价钱？怕难？还是别的？我有权要求解释。"

"你也许有权，"福尔摩斯说，"我可以给你解释。这个案子

着手去办已经够复杂了，不能再加上错误报告事实这样的困难。”

“你是说我说谎。”

“我已经尽量委婉地表达了我的意思，如你坚持要用那个动词来表达，我也不反对。”

我立刻跳起来，因为这个富翁脸上显示出一种无比凶残的表情并举起了他那巨大的拳头。福尔摩斯懒洋洋地微笑着去拿烟斗。

“不要吵，吉布森先生。我认为早餐后即使小有口角也是有碍消化的。我想，到外面散散步，安静地思考一下，对你是有好处的。”

黄金大王费了很大力气才控制住了他的怒火。我不得不赞赏他的自制力，转眼之间他的盛怒之焰已转为冷漠的表情。

“好吧，随你尊便吧。你知道怎样处理自己的业务。我不能勉强你办这个案子。但你今天所做的对你没有好处。福尔摩斯先生，我击败过比你强大的人。跟我作对的人没有好下场。”

“多少人对我说过这种话，而我还是依然故我，”福尔摩斯微笑着说，“好，再见，吉布森先生。你需要学的东西还很多。”

客人砰然走了出去。福尔摩斯却无动于衷地安然吸烟，出神地望着天花板。

“有看法吗，华生?”他终于问道。

“这个么，老实讲，考虑到他是一个无情地扫除一切自己路上障碍物的人，而他的妻子可能就是他的障碍物和不喜欢的人，就如刚才贝茨先生直截了当地告诉咱们的，那么——”

“不错，我也这样看。”

“但他和女教师的关系是怎么回事，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诈一诈他，华生，诈！我考虑他那封信的调子是激烈的、不正常的，和他那不动声色的自制之态不成比例，显然他是动了感情的，而且是为了被告而不是为了死者。要想了解真相，非得明白三个人的关系不可。你看到我刚才用单刀直人法向他进攻，他

是多么镇定地应战。后来我诈他，给他一种印象，仿佛我绝对肯定地知道，而其实我只是十分怀疑。”

“大概他还会回来吧？”

“肯定会回来。一定回来。他不会这么放手。听！不是门铃响了吗？他的脚步声。啊，吉布森先生，刚才我还对华生说你该来了。”

黄金大王这回来的神色比走时安静多了。在他忿然的眼睛里还有着受了伤的骄傲，但常识和理智告诉他，要想达到目的只好让步。

“我又考虑过了，福尔摩斯先生，我觉得刚才误会你的意思是卤莽的。你有理由了解事实真相，不管事实是什么，我很尊重你这一点。但是我可以老实地说，我与邓巴小姐的关系与这个案子没有关系。”

“这要由我决定，对不对？”

“是的，我想是这样。你好比一个外科医生，你要求知道一切症状，然后才下诊断。”

“完全正确。恰恰如此。一个病人如果对医生隐瞒病情，那说明他是别有目的。”

“也许是这样，但是你得承认，福尔摩斯先生，大多数人在人家不客气地要他回答与某女人的关系如何时，总是会有戒心的吧——尤其是有真正的感情。谁在自己心灵深处也有一些私人的保留，不愿外人闯进来。而你突然冲进来。但你的目的是好的，可以原谅你，你是要拯救她。既然墙已推倒，内藏的东西已经露出，你就观察吧。你想问什么？”

“事实。”

黄金大王稍事迟疑，正如人在整理思绪时表现的那样。他那冷酷而布满深纹的脸变得更忧郁阴沉了。

“我可以简短地告诉你，”他终于说道，“有些事情说起来既

痛苦又难言。我只拣必要的说。我是在巴西淘金的时期遇见我妻子的。玛丽亚·品脱是一个马诺斯官员的女儿，长得很美。那时我是一个热烈的青年，但即使今天冷眼回顾，我也觉得她当时是一个稀有的美人。她的性格也是深沉丰富的，热情奔放、坚贞一意、易于冲动的热带气质，这与我所熟悉的美国妇女全然不同。长话短说吧，我爱上了她，娶了她。直到浪漫的诗意过去了——这经历了几年的时间——我才认识到我们没有共同的东西，完全没有。我的爱冷却下来。如果她的爱也冷淡了，那就好办了。但是你知道女人的奇迹啊！不管我怎么样，也影响不了她对我的感情。我之所以对她冷淡，甚至如某些人说的那样对她残酷，是因为我知道如能破坏她的爱或使它变成恨，那对我们都有好处。但毫无办法。她还是深爱着我，在英国森林中还如二十年前在亚马逊河岸时一个样。不管我用什么办法，她仍旧同样地崇拜我。

“后来出来一个邓巴小姐。她应招聘广告，成为我们孩子的家庭教师。你大概在报纸上见过她的照片。大家也公认她是一个很美的女人。我不想装得比别人高尚，我承认与这样一个女子在一座房子里生活、经常接触，我就不可能不对她发生强烈的亲切之情。你责怪我吗，福尔摩斯先生？”

“我不怪你这样想，但如果你这样向她表白，那我就责怪你，因为可以说她是在你的保护之下的。”

“也许是这样，”这位富翁说，但责备暂时又使他的眼睛闪出了原来的怒火。“我不装做比我自己更高尚。我恐怕我这一辈子都是一个要什么就伸手去取什么的人，而我最需要的就是爱这个女人，占有她。我就这样告诉她了。”

“哼，你做了，不是吗？”

福尔摩斯一旦动了感情，那样子是怕人的。

“我告诉她，如能娶她，我一定娶她，但这不取决于我。我说我不在乎钱，所有我能使她快乐舒适的事我都肯干。”

"很慷慨，"福尔摩斯讥讽地说。

"看你，福尔摩斯先生，我是来找你请教探案问题的，而不是请教道德问题。我没有征求你的批评。"

"我只不过是看在这位年轻女士的份上才管这个案子的，"福尔摩斯厉声说。"我认为她被指控的罪状绝不比你所承认干了的事更糟，你企图毁坏一个寄你篱下的无告女子。你们这种有钱人就应该受点教训，叫你们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被你们收买来宽恕你们的罪过的。"

我真没料到，黄金大王竟然老老实实地接受了这个训斥。

"如今我自己也觉得是这样。我感谢上帝，我的计谋没有如愿以偿。她坚决不从，她本来当即就要辞职回家的。"

"为什么没走呢？"

"这个，首先还有别人靠她养活，放弃职业，不管他们，这在她是极不忍心的事情。由于我赌咒发誓绝不再骚扰她的安宁，她才答应留下来。还有一个理由。她知道她对我的影响，并且这比世界上任何别的影响更有力的多。她要利用这个影响力来做好事。"

"做什么？"

"这个，她知道一些我的事业。福尔摩斯先生，那是非常庞大的事业——其庞大不是一般人所能设想的。我可以兴建也可以破坏——而一般我总是破坏。不仅毁个人，还毁集团，城市，乃至国家。企业是一种残酷的斗争，弱者败北。我是全力以赴的。我绝不叫痛，也绝不在乎别人叫痛。但她有不同的看法，我想她是对的。她深信一个人的额外财富不应该建立在一千个人破产饥饿的基础上。这是她的观点，我相信她能超越金钱看到更长久的东西。她认为我肯听她的话，她相信通过影响我的行为可以为公众做点好事。于是她留下来没走。后来就发生了这件事。"

"你能解释这个事儿吗？"

黄金大王停顿片刻，两手捧颐，沉思不语。

“这对她是极其不利的，我不能否认这点。女人也确是有自己的内心生活，超过男人的理解。起先，刚一出事，我太吃惊了，我简直认为她是由于过分激动而完全违反了本性。我脑子里有一个解释，现在我如实告诉你，不管它是真是假。显然我妻子是一个极端妒嫉的女人。世界上有那么一种对精神关系的妒嫉，它比对肉体关系的妒嫉更可怕。尽管我妻子没有理由妒嫉我和女教师的关系——这个我看她也知道——她确实觉得这位英国姑娘对我的思想和行动有一种她自己从来没有过的影响力。虽然这是一种好的影响，但也无济于事。她恨她恨得发疯，她血管里始终有着亚马逊悍妇的血液。她可能企图谋杀邓巴小姐——或者可以说是用枪威胁她叫她离开我们。可能发生扭打，枪走了火，反而打死了持枪的人。”

“这种可能我早已想到过了，”福尔摩斯说。“可以说，这是唯一可以代替蓄意谋杀的解释。”

“但她完全否认发生过这种情况。”

“否认并不是证据，对不对？人们可以理解，一个处境如此可怕的女人可能会迷迷糊糊地回了家，手里还拿着枪。她甚至可能把它和衣服扔在一起，自己还不知道，当枪被查出来时她可能矢口否认以图了事，因为怎么解释也是讲不清的。你用什么来推翻这个假设呢？”

“邓巴本人。”

“也许吧。”

福尔摩斯看了看表。“我相信我们今天上午可以获得必要的许可证，并可乘晚车到达温切斯特。很有可能等我见过这位年轻女士以后，我会在这件事情上对你发挥更大的作用，虽然我不能担保达到你预想的结论。”

在取得官方许可的问题上有点耽搁，结果当天没有去成温切斯

特，而往在汉普郡的奈尔·吉布森先生的庄园雷神湖地区去了。他本人并未陪同，但他给了我们萨金特·科文特里警官的地址，他是最初查验现场的地方警察。这是一个又高又瘦、肤色苍白的人，神态有点诡秘，给人的印象仿佛是他知道许多不敢说出的情况。他还有一个突然把声音放低仿佛事关重大的毛病，而实际上都是平平常常的话。但在这些表面的毛病背后，他很快就显示出他是一个正派诚实的人，并没有傲慢到不肯承认能力有限而需要帮助的程度。

“不管怎样，我宁愿你来，不愿苏格兰场来人，福尔摩斯先生，”他说，“警场一插手，地方警察即使成功也没有荣誉，失败则大受埋怨。而我听说你是公平的。”

“我根本不署名，”福尔摩斯对大为放心了的忧郁的警官说，“即使我解决了疑难，我也不要求提我的名字。”

“肯定地说，你很大度。你的朋友华生先生也很诚实，我知道的。那么，福尔摩斯先生，咱们一边往那地方走着，我一边提一个问题。我只对你一个人讲。”他向四面张望着，仿佛不敢说似的。“你不觉得这案子可能不利于吉布森先生本人么?”

“我考虑过这点了。”

“你没有见过邓巴小姐。她在各方面都是一个极好的女人。他很可能嫌他妻子碍事。而这些美国人比咱们英国人更容易动用手枪。那是他的手枪。”

“这一点证实了吗?”

“是的，那是一对手枪中的一支。”

“一对中的一支吗？另一支在哪里?”

“他有许多各式各样的武器。我们没有找到与这支完全一样的，但枪匣是装一对枪的。”

“要真是一对中的一支，总应该能找到另一支的吧。”

“我们把枪都摆在他家里了，你可以去看一看。”

“以后再说吧。咱们还是一起去看看现场。”

以上对话是在警官的小屋里进行的，这屋已成为地方警察站了。从这里走半英里路，或者说穿过了秋风瑟瑟的、遍地是金黄色凋落了的羊齿植物的草原，我们就到了一个通往雷神湖的篱笆门。顺着雉鸡禁猎地的一条小路来到一块空地上，我们就看见土丘顶上那座曲折的、半木结构的住宅了，它一半是都德朝风格，一半是乔治朝建筑。我们侧面有一个狭长而生满芦苇的小湖，中心部分最狭。马车路沿着一个石桥穿过湖面，而湖的两翼形成一些小池沼。警官在桥头停下来，指着地面说：

"这里是吉布森太太尸体躺着的地点。"

"你是在尸体移动之前到达这里的吗？"

"是的，他们当即把我找来了。"

"谁去找你的？"

"吉布森先生本人。在有人大呼出事的时候，他和别人一起从宅子里跑下来，他坚持在警察到达之前不许移动任何东西。"

"这是明智的。我从报纸上得知枪是在近旁打的。"

"是的，非常近。"

"离右太阳穴很近吗？"

"枪口就在太阳穴边。"

"尸体是怎么倒下的？"

"仰面。没有角斗挣扎的痕迹。毫无痕迹。没有武器。她左手里还攥着邓巴小姐给她的便条。"

"你是说手里攥着？"

"是的，我们很难弄开她的手指。"

"这一点十分重要。这排除了死后有人放条子做假证据的可能性。还有呢！我记得条子很简短，写的是：

'我将于九时到雷神桥。

格·邓巴'

是这样吗?”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

“邓巴小姐承认是她写的条子吗?”

“是的，承认。”

“她怎么解释这件事的?”

“她准备到巡回法庭上进行辩护。她现在什么也不说。”

“这个案子确实是耐人寻味。便条的用意非常含糊不清。”

“不过，”警官说，“如果允许我发表意见的话，我认为在整个案情中便条的含意是唯一清楚的。”

福尔摩斯摇了摇头。

“现在假设条子真正是她写的，它当然是在一两个小时以前被收到的。那么，为什么死者还用手攥着条子呢?她在会见中总用不着去看条子吧?这不是很奇怪吗?”

“经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确实有点奇怪。”

“我需要坐下来静静地想一想，”说完他就坐在石栏杆上。我看出他那警觉的灰眼睛到处瞧着。突然，他一跃而起，跑到对面栏杆跟前，掏出放大镜细看石头。

“怪事，”他说道。

“是的，我们也看见栏杆上的凿痕了。我想可能是过路人凿的。”

石头是灰色的，但缺口却是白色的，只有六便士硬币那么大。细看的话，可以看出似是猛击的痕迹。

“这需要很猛的撞击才能凿成这样，”福尔摩斯沉思地说。他用手杖使劲敲了石栏几下，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果然是猛击的结果，而且是凿在一个奇怪的地方，是在栏杆下方，而不是靠上手。”

“但这里离尸体至少有十五英尺。”

“不错，是有十五英尺。说不定与本案毫无关系，但还是值得注意。好吧，这个地方也没什么可看的了。你是说，附近没有脚印吗？”

“地面像铁板一样的硬，福尔摩斯先生。根本没有任何痕迹。”

“那我们去吧。可以先到宅子里去看看你说的那些武器。然后到温切斯特去，我想先见见邓巴小姐再说。”

吉布森先生还没有回来，我们在他家见到了上午来访问过我们的那位神经质的贝茨先生。他带着一种邪恶的意味给我们看了他雇主的那些可怕地排列着的各式各型的武器，这些都是主人冒险的一生中积累的东西。

“吉布森先生树敌不少，这个，凡是了解他的性格和作风的人都不会奇怪的，”他说。“他每天睡觉时床头抽斗里总是放着一支子弹上膛的手枪。他是一个狂暴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怕他。那位去世的夫人时常被他吓坏。”

“你看见过他对她动手吗？”

“那我倒不敢说。但我听见他说过几乎同样恶劣的话，不在动手以下，那是残酷和侮辱的言词，甚至是当着用人的面儿说的。”

“这位黄金大王在私人生活方面似乎是不大高明，”当我们朝车站走着的时候，福尔摩斯这样说。“你看，华生，咱们掌握了不少事实，有些还是新发现的，但我还是下不了结论。尽管贝茨先生明显地不喜欢他的东家，我从他那儿得到的情况却是：发现出事的时候主人无疑是在书房里。晚餐是八点半结束的，到那时为止一切都很正常。当然发现出事的时间是在夜里，但事件是在条子上写的那个时刻发生的。没有任何吉布森先生自下午五时从城里归来以后曾到户外去过的证据。反之，邓巴小姐承认曾约定在桥边和吉布森太太见面。除此以外她什么也不肯说，因为她的律师劝她保留自己的辩护等待开庭。我有几个极重要的问题需要问她，非得见到她我才能放心。我不得不承认，这个案子对她是非

常不利的，只除了一点。”

“是什么，福尔摩斯？”

“就是在她衣橱里发现手枪。”

“什么！”我吃惊地说，“我还以为这是最不利的证据呢！”

“不对。我第一次刚读到这点的时候已经感到古怪，现在熟悉案情之后我觉得这是唯一站得住脚的依据。我们需要的是不自相矛盾。凡是自相矛盾的地方都是有毛病的。”

“我不大懂你的意思。”

“那好，华生，就设想你是一个预谋要除掉一个情敌的女人。你已经计划好了。写了一个条子。对方来了。你拿起手枪。你做了案。一切都干得很利落。难道你在做了这么巧的案之后竟会干出如此不像一个伶俐凶手的蠢事，你不把手枪扔到身边的苇塘里去灭迹，反而小心翼翼地把枪带回家去放到自己的衣橱里，明知那是头一个将受到搜查的地方？我说，华生，了解你的人大概不会说你是一个有心眼儿的人，但即使你这么个人也不会干那么蠢的事吧。”

“也许一时感情冲动——”

“不会，不会，我不相信有那种可能。如果犯罪是事先策划好的，消赃灭迹也必是事先策划好的。所以，我认为咱们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错觉。”

“但你的观点还需要解决大量的疑问。”

“不错，我们就是要解决它。一旦你的观点转变过来，原来最不利的证据也就变成引向真相的线索。拿手枪来说吧，邓巴小姐说她根本不知道手枪。照咱们的设想来推论，她这样说是说的实话。因此，手枪是被放到她衣橱里的。是谁放的呢？是那个给她栽赃的人。那个人不就是犯罪的人吗？你瞧，咱们一下就找到一条大有希望的线索了。”

那天晚上，我们不得不在温切斯特过夜，因为手续还没有办

好。第二天早晨，在那位崭露头角的承担辩护的律师乔埃斯·卡明斯先生陪同下，我们获准到监狱里看邓巴小姐。听了那么多关于她的传闻，我是有准备去见一位美人的，但她给我的印象仍然是难以忘怀的。难怪那位令人生畏的黄金大王也在她身上看到了比他自己更强有力的东西——能够制约和指导他的东西。当你注目于她那强而有力的、眉目清晰却极其敏感的脸时，你会觉得，尽管她也会做出一时冲动的事情，但她的素质中有一种内在的高贵性，总会使她对人产生好的影响。她肤色浅黑，身材修长，体态超俗而神情端庄。然而她那双黑眼睛里却有一种无助而哀婉的表情，犹如被逐之兽感到四面已布下罗网而无处逃生了。当她得知前来看她和帮助她的是有名的福尔摩斯时，她那苍白的双颊泛起了一丝血色，她那朝我们投来的目光也有了一丝希望的光彩。

“大概奈尔·吉布森先生已经对您讲过我们之间的一些情况了?”她低声激动地问道。

“是的，”福尔摩斯答道，“你不必再讲那些不好说的情况了。见到你之后，我相信吉布森先生说的是实情，不论是关于你对他的影响还是你们的纯洁关系。不过，这些情况为什么没有在法庭上说清呢?”

“本来我认为指控不可能成立。我本来想，只要我们耐心等一等，一切都会澄清，用不着我们去讲那些难以启齿的家庭内部细节。现在才知道，不但没有澄清反而更严重了。”

“我的小姐，”福尔摩斯急得大声说道，“我请你对这点千万不要抱什么幻想，卡明斯先生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全部情况都是对我们不利的，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才能取胜。如果硬说你不是处在极大危险中，那才是严重的自欺之谈。请你拿出最大的努力来帮我搞清真相吧。”

“我绝不掩饰任何情况。”

“那请你讲讲和吉布森太太的关系。”

“她是恨我的，福尔摩斯先生。她用她那热带性格的全部狂热恨我。她是一个做事彻底的人，她对她丈夫爱到什么程度，也就对我恨到什么程度。也可能她曲解了我和他的关系。我不愿说对她不公平的话，但我认为她那强烈的爱是在肉体意义上的，因此她无法理解那种在理智上、乃至精神上把她丈夫和我联系在一起的关系，她也无法设想我仅仅是为了能对他的强大力量施加好的影响才留下来的。现在我算是看出自己的错误来了，我没有资格留下来，既然我引起了别人的不快乐，尽管可以肯定地说，即使我离开，这种不快乐也不会消失。”

“邓巴小姐，”福尔摩斯说，“请你确切告诉我那天事件的经过。”

“我可以就我所知把真相告诉你，但我没有办法证实这个真相，另外有些情况——而且是最重要的情况——我既不能解释也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去解释。”

“只要你能把事实真相说清楚，也许别人可以解释。”

“好吧，关于我那天晚上去雷神桥的问题，那是由于上午我收到吉布森太太一个条子。条子放在我给孩子上课那屋的桌子上，可能是她亲手放在那里的。条子上说，她要求我晚饭后在桥头等她，她有重要的事跟我说，并让我把回信放在花园日晷上，因为她不希望任何人知道。我不明白为什么要保密，但我还是照她说的做了，接受了约会。她还让我烧了她的条子，于是我就在课室的壁炉里把它烧了。她是非常害怕她丈夫的，他时常粗暴地对待她，我常为这事批评他，所以我只是以为她这样做是为了不让他知道这次会见。”

“但她却小心地留着你的条子？”

“是的。我奇怪的是，听说她死的时候手里还拿着那个条子。”

“后来呢？”

“后来我按时去雷神桥了。我到那里时，她已经在等我。直

到这一刻，我才知道这个可怜的人是多么痛恨我。她就像发疯了一样——我觉得她真是疯子，有着精神病患者常有的那种虚幻自欺的特异才能。不然的话，她怎么会每天对我淡然处之而心里却又对我如此之仇恨呢？我不想重复她所说的话。她用最怕人最疯狂的语言倾泻了她全部的狂怒仇恨。我连一个字也没回答，我说不出话。她那样子叫人没法儿看下去。我用手堵着耳朵回身就跑。我离开她的时候她还站在那里对我狂呼乱骂，就在桥头。”

“就是后来发现她的地点吗？”

“在那几米之内。”

“但是，假设在你离开不久她就死了，你没有听见枪声吗？”

“没有。不过，说实在的，福尔摩斯先生，我被她的叫骂弄得精神上厌烦透了，我一径逃回自己的屋里，我根本不可能注意到发生的事情。”

“你是说你回到了屋里。在次日早晨之前你又离开过屋子吗？”

“是的，出事的消息传来之后，我和别人一起跑出去看了。”

“那时你看见吉布森先生了吗？”

“看见了，我看见他刚从桥头回来。他叫人去请医生和警察。”

“你觉得他精神震动了吗？”

“吉布森先生是一个强有力、能自制的人。我认为他是不会喜怒皆形于色的。但是作为一个非常了解他的人，我看得出他是深深地动了感情。”

“现在谈谈最要紧的一点，就是在你屋内发现的手枪。你以前看见过它吗？”

“从没看见过，我发誓。”

“什么时候发现它的？”

“次日早晨，当警察进行检查时。”

“在你的衣服里？”

“是的，在我的衣橱底板上，即在我衣服下面。”

“你不能猜想它放在那里有多长时间了吗？”

“头天早晨以前它还没在那儿。”

“你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我头天早上整理过衣橱。”

“这就是可靠的依据了。就是说，曾有人进你屋内把枪放在那里，为的是栽赃。”

“准是这么回事。”

“在什么时间干的呢？”

“只能是在吃饭时间，要不然就是当我在课室给孩子上课的时候。”

“也就是当你收到条子的时候？”

“是的，从那时起以及整个上午。”

“好，谢谢你，邓巴小姐。你看还有什么有助于我侦查的要点么？”

“我想不出了。”

“在桥的石栏杆上有猛击的痕迹——就在尸体对面栏杆上有新击的痕迹。你能提出什么说明吗？”

“我想是巧合。”

“但很古怪，邓巴小姐，非常古怪。为什么偏偏在出事的时间，偏偏在出事的地点出现痕迹呢？”

“但怎么会凿成那样的呢？只有很猛的力量才会凿成那样。”

福尔摩斯没有回答。他的苍白而专心致志的面孔突然现出那种紧张而迷惘的表情，我的经验告诉我这总是他的天才迸发的时刻。他头脑中千钧一发的时刻表现得如此明显，我们大家都不敢说话了。我们大家——律师、拘留犯和我，都默默而紧张地守着他，一言不发。突然，他从椅子上跳起身来，他浑身由于紧张和急需行动而微颤起来。

“来，华生，来！”他喊道。

“怎么了，福尔摩斯先生?”

“不要担心，小姐。卡明斯先生，你就等着听我的信儿好了。托了正义之神的福，我要破一个管叫全英国欢呼的案子。邓巴小姐，明天你就会得到消息了，目前请你相信我吧，乌云正在驱散，真相大白的光明前景即将到来，我对此充满信心。”

从温切斯特到雷神湖本不算远，但对我来说，由于着急而显得很远，而对于福尔摩斯来说简直是无限长了。因为，由于神经极度兴奋，他根本坐不住，不是在车厢里来回踱步就是用他那敏感的长手指敲着身边的垫子。突然，在快到目的地的时候，他在我对面坐下来——我们单独占着一节头等车厢——他把两手分别放在我膝上，以一种特别顽皮的眼光（这是他淘气时的典型表现）直视我的眼睛。

“华生，”他说，“我想起来了，你一般同我外出办案总是带武器的。”

我带武器对他是有好处的，因为每当他全力思考问题时根本不顾安全，所以有好几次我的手枪都救了急。我把这个告诉了他。

“是的，是的，我在这种事情上有点心不在焉。但是你现在身上带着手枪吗?”

我从后裤袋里把枪取出来，那是一件短小、灵便但是非常得手的小武器。他接过枪，打开保险扣，倒出子弹，仔细观看。

“够沉的——分量够沉的，”他说。

“是的，很结实。”

他拿着枪想了一会儿。

“你知道吗，华生，”他说，“我相信你这支枪将和咱们侦查的秘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你在开玩笑吧。”

“不是，我说的是真话。咱们要作一个实验。如果实验成功，真相就大白了。实验全靠这支小枪的表现了。拿出一枚子弹，把

其余的装好，扣上保险，好！这就增加了重量，更好试验了。”

我一点也不知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他也没有帮我弄明白，而只是出神地坐在那里，后来我们在汉普郡小车站下了车。我们雇了一辆破马车，一刻钟之后就到达我们那位推心置腹的友人警官家里了。

“有线索了，福尔摩斯先生？什么线索？”

“那全靠华生医生的手枪的表现了，”我的朋友说，“这就是手枪。警官先生，你能给我十码绳子吗？”

于是从本村商店买了一球结实的细绳。

“这个足够用了，”福尔摩斯说。“好，如你们方便的话，咱们就可以开始最后一段旅程了。”

太阳正在西沉，把一片连绵的汉普郡旷野照成一幅奇妙的秋色图景。警官勉强陪着我们走着，不时对我的朋友投以批评和怀疑的目光，仿佛对他的精神是否正常颇有疑虑。走近现场时，我可以看出，我的朋友虽然貌似镇静，其实是非常激动的。

“是的，”他回答我的疑问说，“以前你也看见我失败过，华生。尽管对这类事情我具有一种本能，但本能有时还是叫我上当。刚才在温切斯特监狱内我初次在脑中闪过这个想法时，我相信它是确定不移的了，但是灵活的头脑总是有一个弱点，那就是一个人总能想出不同的可供选择的答案而把我们引入歧途。不过，话又说回来——好吧，咱们只有一试便知了。”

一边走着他把绳子的一端牢牢地拴在手枪柄上。于是我们到达了出事的现场。在警官帮助下，福尔摩斯非常仔细地画出尸体躺的地点。然后他就到灌木丛里去寻找，最后找到一块相当大的石头。他把石头拴在绳子的另一端，再把石头由石栏上往下垂，吊在水面之上。然后他站在出事地点，手里举着手枪，枪与石头之间的绳子已经绷直了。

“现在开始！”他喊道。

说着他把手枪举到头部，把手一松。手枪被石头下降的重量一下子就拖跑了，啪的一声撞在石栏上，然后就越过石栏沉入水中去了。福尔摩斯紧跟着就跑过去跪在石栏旁。他欢呼了一声，这说明他找到了他期待的东西。

“还有比这更确切的证明吗？”他喊道，“快来瞧，华生，你的手枪解决了全部问题！”他用手指着第二块凿痕，其形状大小与第一块凿痕一模一样。

“今晚我们住在旅店，”他站起身来对惊讶不止的警官说。“你可以找一具打捞绳钩，你可以不费力气地捞起我朋友的手枪。你还可以在近旁捞到那位志在报复的女士所使用的手枪和绳子、石头，这都是她用来掩盖她的罪过并把谋杀罪嫁祸于无辜者的用具。请你告诉吉布森先生我明天上午要见他，以便办理释放邓巴小姐的事宜。”

那天夜里，当我们在本村旅店里吸着烟斗的时候，福尔摩斯简短地回顾了事情的经过。

“华生呵，”他说道，“我看你把这个雷神桥案件记录到你的故事里，恐怕也增加不了我的名誉。我的脑子有点迟缓，我缺乏那种把想象力和现实感综合起来的能力，这种综合是我的艺术的基础。我承认，石栏上的凿痕已经是解决问题所需的足够线索，但我没有能更快地找到答案。

“咱们得承认，这个不幸女人的思考力是很深沉很精细的，所以揭示她的阴谋不那么容易。我看，在咱们办过的案子里还没有比这更奇特的例子来表明变态的爱是多么可怕。在她眼里，不管邓巴小姐究竟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是她的情敌，都是同样不可饶恕的。显然她把她丈夫用来斥退她表现感情的那些粗暴的举动言词都归咎于那个无辜的女士了。她下的第一个决心是结束自己的生命。第二个决心是想方设法使她的对手遭到比立刻死亡更可怕的命运。

“咱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她所采取的各个步骤，这表明一个相当精细的头脑。她很聪明地从邓巴小姐那儿弄到一个条子，使人看来仿佛是后者选择了犯罪的地点。由于急于使人容易发现条子，她做得过分了，到死手里还拿着条子。单这一点就应该更早地引起我的怀疑。

“然后她拿了她丈夫的一支手枪——在宅子里是有个武器陈列室的——留给自己用，而把相同的一支手枪在当天早上放掉一颗子弹之后塞进邓巴小姐的衣橱，在树林里放一枪是不会引起注意的。然后她到桥头，设计好这个极其精巧的消灭武器的办法。当邓巴小姐来赴约时，她就竭尽最后的力气把对她的仇恨倾腔喷出，等邓巴走远之后她就完成了这个可怕的任务。现在每一个环节都清楚了，锁链是完整的，报纸也许会问为什么开头不去到湖里打捞，但是事后讲漂亮话总是容易的，再说这么大的苇塘也无从打捞，除非你明确地知道要打捞什么和在哪里打捞。得了，华生，咱们总算帮了一个不平凡的女人的忙，也帮助了一个强有力的男人。要是将来他们联合起来，看来这并非不可能的，那么金融界会发现，吉布森先生是在那个教授人间经验的伤心课堂里学到了一些东西的。”

爬 行 人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一直主张我发表有关普莱斯伯利教授的异闻，这样做至少可以消除谣言，因为在二十来年以前这种谣言曾经震动大学并传到伦敦的学术界。然而总是有些障碍使我未能发表它，结果事情的真相一直埋藏在我那个装满福尔摩斯案情记录的铅盒子里。直到今天我们才被获准发表这个在福尔摩斯退休之前不久办理的案子。即使在今天，也还是需要谨慎从事，不可孟浪多言。

那是一九〇三年九月，在一个星期天晚上，我收到一个福尔摩斯惯用的那种语焉不详的条子：

如有时间请立即前来——如无时间亦来。

S. H.

在他晚年我们的关系是特别的。他是一个受习惯支配的人，他有一些狭隘而根深蒂固的习惯，而我已经成了他的习惯之一。作为一种习惯，我好比他的提琴，板烟丝，陈年老烟斗，旧案索引，以及其他一些不那么体面的习惯。每当他遇到吃力的案子，需要一个在勇气方面他多少可以依靠的同伴时，我的用处就显出来了。但除此以外我还有别的用途。对于他的脑子，我好比是一块磨刀石。我可以刺激他的思维。他愿意在我面前大声整理他的思想。他的话也很难说就是对我讲的，大抵对墙壁讲也是同样可行的，但不管怎么说，一旦养成了对我讲话的习惯，我的表情以及我发出

的感叹词之类对他的思考还是有些帮助的。如果说，我头脑的那种一贯的迟钝有时会使他不耐烦，这种烦躁反倒使他的灵感更欢快地迸发出来。在我们的友谊中，这就是我的微不足道的用处。

我来到贝克街，只见他缩着身子坐在沙发上，两膝高拱，口衔烟斗，眉头深皱而若有所思。看来他正在苦思一个烦人的问题。他指了指我惯坐的沙发，但此外没有表示他注意到我的在场。这样过了半小时。后来他突然从默想中醒转过来，用他惯常的古怪笑容欢迎我回到老家。

"请你原谅我的出神，华生，"他说。"在已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有人向我反映了一些极其古怪的情况，它引起我思考了一些更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我真的打算写一篇小小的论文，来讨论侦查工作中狗的用途。"

"不过，福尔摩斯，这别人早讨论过了，"我说。"比方像猎犬，警犬——"

"不是这个，华生，这方面的问题当然是谁都知道了。但问题还有更微妙的一面。你大概记得那个案子，就是你用你那种耸人听闻的方式处理铜山毛榉案的那回，我曾经通过观察小儿头脑活动的方法，来推论那个自负体面的父亲的犯罪习惯，你记得吧。"

"当然，我记得很清楚。"

"我对于狗的想法大抵相同。狗能反映一个家庭的生活。谁见过阴沉的家庭里有欢快的狗，或者快乐的家庭里有忧郁的狗呢？残忍的人必有残忍的狗，危险人物必有危险的狗。狗的情绪也可能反映人的情绪。"

我不禁摇了摇头。"这个，恐怕有点牵强吧，"我说道。

他刚把烟斗重新装满，又坐下了，根本没有理会我的评语。

"刚才我说的那种理论，在实施方面，与我目前研究的这个问题很有关系。这是一团乱麻，我正在找一个头绪。有一个头绪可能是：为什么普莱斯伯利教授的狼狗罗依会咬他呢？"

我失望地往椅背上一靠。难道就是为了这么无聊的一个小问题把我从繁忙的工作中召来的吗？福尔摩斯朝我扫了一眼。

“华生还是老样子！”他说。“你总是不能学会，最重大的问题往往取决于最琐屑的小事情。但是这件事即使从表面看上去不是也很古怪吗？你大概听说过剑津大学的著名生理学教授普莱斯伯利，像他这样一位资望俱重的老学者，他一向珍爱的狼狗怎么会一再咬起他来了呢？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狗生病了。”

“这个可能性当然需要考虑。但这狗不咬别人，另外它只是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咬主人，平时并不捣乱。华生，很古怪，非常古怪。这是铃声，看来年轻的伯内特先生比约定时间来得要早一点。我本来希望在他来之前多跟你谈一会儿的。”

楼梯上脚步声甚急，敲门声也很急促，接着这位新主顾就进来了。他是一个身材修长、仪容俊秀的青年，大约三十岁，穿着考究而大方，举止之间有一种学者的温婉而没有交际场上那种自负不凡。他和福尔摩斯握了握手，仿佛对我的在场有些惊讶。

“福尔摩斯先生，我的事情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他说道。“请你考虑到我和教授在私人和工作上的关系都很密切，我实在没有理由在第三者面前讲述我的情况。”

“不要担心，伯内特先生。华生医生是最谨慎的人，另外说实在的，这个案子我很可能需要一个助手来帮忙。”

“好吧，悉从尊便吧。请不要介意我的慎重态度。”

“华生，伯内特先生是那位著名教授的助教，就住在教授家里，而且是教授女儿的未婚夫。咱们当然同意，他有义务替教授保密，对教授忠实。但表示忠实的最好方式是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澄清这个古怪的谜。”

“我也希望这样，福尔摩斯先生。这是我唯一的目的。请问华生医生知道基本情况了吗？”

“我刚才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他。”

“那么我最好还是先把情况再讲一遍，然后再解释最近的新情况。”

“还是由我来重述吧，”福尔摩斯说，“这样可以试试我掌握的基本事实。华生，教授是一个在全欧洲有名望的人。他生平过着学院生活，从来没有过一丝流言蜚语。他是一个鳏夫，有一个女儿，叫易迪丝。他的性格是刚强、果断的，差不多可以说是好斗的。这就是一般情况，直到数月之前都是如此。

“后来他的生活常规被打破了。他今年六十一岁，但他和他的同行——解剖学教授莫尔非的女儿订了婚。照我理解，这次订婚不是那种上年纪人的理智的求婚，倒是像年轻人那种狂热的求爱，因为他表现得十分热烈。女方爱丽丝·莫尔非是一位心身俱佳的少女，所以教授的痴情也是不足为奇的。然而，在他自己的亲属方面，教授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同情。”

“我们认为他这样做太过分了。”

“是的。过分，过激，而且违反自然。但教授是富有的，女孩的父亲并不反对。然而女儿的看法却不这样。她另外还有几个追求者。这些人在财产地位方面虽说不那么可取，但在年龄上却是与她相当的。这个姑娘似乎并不在乎教授的怪脾气，她还是喜欢他的。唯一的障碍就是年龄。

“就在这时候，教授的正常生活突然被一个谜笼罩住了。他做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他离家外出，不说去向。他走了两个礼拜，疲惫而归。至于上哪儿去了，他一字不提，而平时他是最坦率的人。碰巧，咱们这位主顾伯内特先生，收到一个同学自布拉格寄来的信，说他有幸在布拉格见到教授但没能跟他说话。这样，教授的亲属才知道他的去向。

“现在讲关键问题。就从教授回来以后，他发生了奇异的变化。他变成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四周的熟人都觉得他不再是原先

他们了解的那个人了，有一个阴影罩住了他的高级本性。他的智能未受影响，他的讲课还是那么才气横溢。但在他身上总是表现出一种新的东西，一种意外而不祥的东西。他的女儿一向是忠心耿耿地爱父亲的，她多次试图回到以前那种亲密无间的父女关系中去，试图打破父亲的面具。而你，伯内特先生，也做了同样的努力——但一切都白费力气。现在，伯内特先生，请你亲自讲讲信件的问题吧。”

“华生医生，请你了解，教授一向对我是没有秘密的，即使我是他的儿子或弟弟，也不会得到更多的信任。作为他的秘书，一切他的信件都由我经手，也是由我拆开他的信件并加以分类。但从这次他回来后这一点就被改变了，他告诉我，可能有一些自伦敦寄来的信件，在邮票下面画有十字，这些信要放在一边，由他亲自来拆看。后来经我手收到的果然有这么几封信，上有伦敦东区的邮戳，信上是没有文化的人写的笔迹。如果教授写过回信的话，他的回信不是由我办的，也没有把回信放在我们发信的邮筐内。”

“还有小匣子的情况，”福尔摩斯说。

“是的，小匣子。教授旅行回来时，带回一个小木匣子。这个东西是唯一表明他到大陆去旅行过的物品，那是一个雕刻精巧的木匣，一般人认为是德国手工艺品。他把木匣放在工具橱内。有一次我去找插管，无意中拿起这个匣子来看。不料教授大发雷霆，用十分野蛮的话来斥责我，而我只是出于普通的好奇心罢了。这样的事还是头一次发生，我的自尊心大受伤害。我极力解释，我只是偶然地拿起匣子而已，而那天整个一个晚上我都觉得他狠狠地瞪着我，他对这事儿是耿耿于怀的。”说到这里，伯内特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日记本。“这件事发生在七月二日，”他补充说。

“你真是一个理想的见证人，”福尔摩斯说。“你记的这些日期对我可能是有用的。”

“系统方法也是我向这位著名老师学来的知识之一。自从我发现他的行为变态以来，我就感到有责任研究他的病历。所以，我这里记下了，就是在七月二日这一天，当他从书房走到门厅的时候，罗依咬了他。后来，在七月十一日，发生了类似事件。我又记下了在七月二十日发生的同一情况。后来我们只好把罗依关到马厩里去了。罗依是一条听话懂事的好狗——我这样说大概使你厌倦了吧。”

伯内特的口气是不大高兴的，因为福尔摩斯显然在独自出神，不是在听他讲话。福尔摩斯绷着脸，两眼瞪着天花板出神。后来，他用力醒转过来。

“怪事，真是怪事！”他喃喃地说道，“这种事我还没听说过呢，伯内特先生。原有的情况咱们已经重述的差不多了吧，对不对？你刚才说事态又有了新的发展。”

说到这里，客人那爽直活泼的脸顿时阴沉下来，那是由于他想起了可憎的事情。“现在我要讲的事发生在前天夜里，”他说道，“大约在夜里两点钟，我醒了，躺在床上，这时我听见一种沉闷不清的响声自楼道里移动过来。我打开屋门往外张望。教授是住在楼道另一端——”

“日期是——”福尔摩斯插了一句。

客人对这个不相干的问题表现出明显的不耐烦。

“我刚才说了，是在前天晚上，就是九月四日。”

福尔摩斯点头微笑。

“请往下讲吧，”他说。

“他住在楼道另一端，必须经过我的门口才能到达楼梯。那天我看见的情景实在太骇人了，福尔摩斯先生。我认为我的神经绝不比一般人弱，但那天的情景把我吓坏了。楼道整个是黑暗的，只有中间的一个窗子透过一道光线。我看见有个东西从楼道那边移动过来，是个黑乎乎的在地上爬的东西。它突然爬到光亮的地

方，我一看却是教授。他在地上爬着，福尔摩斯先生，在地上爬！倒不是用膝和手在爬，而是用脚和手在爬，脑袋向下垂着。但他的样子似乎很轻松省力。我都吓糊涂了，直到他爬到我的门口，我才走上去问他，要不要我扶起他来。他的回答是极其特别的。他一跃而起，骂了一句最可怕的骂街话，立刻从我面前走过去，下楼去了。我等了约莫一个钟头，他也没回来。他大约直到天亮才回屋。”

“华生，你的看法如何？”福尔摩斯的口气就仿佛是一个病理学家，拿一个稀有的病例来问我。

“可能是风湿性腰痛。我见过一个严重的病人，就是这样走路的，而且这个病比什么都令人心烦，容易发脾气。”

“你真行，华生！你总是言之成理，脚踏实地。不过风湿性腰痛是讲不通的，因为他当即一跃而起。”

“他的身体棒极了，”伯内特说，“说实在的，这些年来我还没见他像现在这么棒过。但还是发生了这些事实。这不是一个可以找警场去解决的案件，而我们又实实在在一筹莫展，不知怎么办，我们模糊地感到灾祸即将发生。易迪丝，就是普莱斯伯利小姐，同我都感到不能再这样束手等待下去了。”

“这确实是一个极其奇特和引人深思的案子。华生，你的意见呢？”

“从医生的角度来讲，”我说道，“我觉得这是一个应由精神病学家来处理的病例。老教授的脑神经受了恋爱的刺激。他到外国去旅行，是为的解脱情网。他的信件和木匣可能与其他私人事务有关——比如借款，或者股票证券，是放在匣子里的。”

“而狼狗反对他的证券交易。不对，华生，这里面还有文章。目前我只能提示——”

福尔摩斯的提示谁也不会知道了，因为门突然打开，一位小姐被引进屋来。伯内特登时跳起来，伸开两手跑过去，拉住了她

也伸过来的手。

“易迪丝，我亲爱的！没出事吧？”

“我觉得非来找你不可了，杰克，我吓坏了！我不敢一个人呆在那里。”

“福尔摩斯先生，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位小姐，我的未婚妻。”

“怎么样，先生，刚才咱们不正是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吗？”福尔摩斯笑着说。“普莱斯伯利小姐，大概你是想告诉我们事态又有发展吧？”

我们的新客人是一个传统英国型的漂亮姑娘，她微笑着向福尔摩斯招呼了一下，就坐在伯内特身边。

“我发现伯内特先生不在旅馆，我想他可能在这里。自然他早已告诉过我他要请你帮忙。福尔摩斯先生，你能不能帮帮我那可怜的父亲啊？”

“有希望解决，普莱斯伯利小姐，但是案情还不够明朗。说不定你带来的新情况可以阐明一些问题。”

“这是昨晚发生的事，福尔摩斯先生。昨天一天他的样子都很古怪。我相信有的时候他对自己做过的事情并不记得。他好像在做梦似的。昨天就是那样。他不像是我父亲。他的外壳还是老样子，但实际上不是他了。”

“请你把昨天发生的情况告诉我。”

“夜里我被狗的狂叫声吵醒了。可怜的罗依，它现在是被锁在马厩旁边。我总是把屋门锁上才睡觉，杰克——伯内特先生会告诉你的，我们都有一种不祥之感。我的卧室在楼上。碰巧昨晚我的窗帘是打开的，而外面有很好的月光。我正躺在床上两眼盯着白色的窗口，耳朵倾听狗的狂吠，突然看见我父亲的脸在窗外看我。我几乎吓昏过去。他的脸贴在玻璃上，一只手举起来，仿佛扶着窗框。如果窗子被他打开的话，我非疯了不可。那不是幻觉，福尔摩斯先生，不要以为是幻觉。我肯定，约莫有二十秒钟

的时间，我就那样瘫在床上看着他的脸。后来就不见了，但我动不了，不能下床到窗口去看他上哪儿去了。我躺在床上，一身冷汗，直到天亮。早餐时他的态度很粗暴，没有提到夜里的事。我也没说什么，只是撒了个谎就进城了——我就上这儿来了。”

福尔摩斯似乎对小姐的叙述十分惊讶。

“小姐，你说你的卧室是在楼上。园子里有高梯子吗？”

“没有，这正是令人害怕的缘故，根本没有够得着窗子的办法，而他偏在窗口出现了。”

“日期是九月五日，”福尔摩斯说。“这就更复杂了。”

这回轮到小姐表示惊讶了。

“福尔摩斯先生，这是你第二次提到日期问题了，”伯内特说。“难道日期对这个案子有重大关系吗？”

“可能——很可能——但我还没有掌握充足的资料。”

“是不是你在考虑精神失常与月球运转有关？”

“不，不是。我的思路与此无关。也许你能把日记本留给我，我来核对一下日期。华生，我看咱们的行动计划可以定下来了。小姐已经告诉咱们——而我对她的直觉是十分信任的——她父亲在某些日期对自己干过的事并不记得。所以，咱们将在这种日期去拜访他，假装是他约咱们去的。他大概会以为是自己记不清了。这样咱们就可以从近处观察他，作为侦查的起点。”

“这样很好，”伯内特说，“不过，我得提醒你，教授有时候脾气很大，行为粗暴。”

福尔摩斯微微一笑。“我们有理由尽快去见他，可以说有十足的理由马上就去，如果我的设想符合实际的话。伯内特先生，这样吧，明天我们一定到剑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里有一个切克旅馆，供应的葡萄酒超过中常水平，而床单的清洁度超过挨骂的水平。先生，咱们未来几天的命运说不定会落到比这更糟的地方去呢。”

星期一早晨我们就在通往著名大学镇的路上了——这对福尔摩斯是件容易事儿，因为他没家没业，但对我来说却需要拼命安排和乱忙一通，因为现在我的业务范围已经不算小了。一路上他没有提起案情的事儿，直到我们把衣箱在他说的那家旅馆内存好之后，他才开腔。

“华生，我看咱们可以在午饭之前找到教授。他在十一点讲课，中午应该在家休息。”

“给访问找个什么借口呢？”

福尔摩斯匆匆看了一下日记本。

“在八月二十六日有过一段躁狂时期。咱们可以假设，他在这种时候脑子不大清楚。如果咱们硬说是有人约咱们来的，他大概不敢否认。你能不能厚着脸皮干一下？”

“只好试试。”

“有你的，华生！既是勤勤恳恳，又是精益求精。只好试试——这是意志坚定者的格言。找个本地人带咱们去吧。”

一名本地人，赶着一辆漂亮的双轮马车，把我们带过一排古老的学院建筑，拐进一条三股的马车道，在一座悦目的住宅门前停下了。这个宅子四周是种满紫藤的草坪。看来教授不仅生活舒适，而且环境奢侈。马车靠近时，我们就发现一个花白的人头在前窗露出来，浓眉下面，一双戴着玳瑁眼镜的锐利眼睛在打量着我们。一分钟以后，我们就真的置身于他的私邸之中了，教授站在我们面前，而正是他的古怪行为把我们从伦敦召来的。在他的外貌和举止之中是没有任何古怪之处的，他是一个举止庄重、五官端正、体格高大、身穿礼服的男子，有着大学教授应有的尊严。他五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眼睛，犀利而锐敏，聪明到了近于狡猾的程度。

他看了我们的名片。“请坐，先生们。不知有何见教？”

福尔摩斯和气地微笑着说：

“教授，这正是我要问你的问题。”

“问我？”

“也许发生了错误。我听另外一个人说，剑津大学的普莱斯伯利教授需要我的效劳。”

“原来是这样！”我觉得在他那尖锐的灰色眼睛里有一股恶毒的光芒。“你听说的，是吗？请问告诉你的那个人姓什么？”

“抱歉，教授，这有些不便。要是发生了错误，也没什么关系，我只好道歉。”

“不必。我要搞清楚这回事。我很感兴趣。你有什么条子、信件或电报之类，可以说明你的来意吗？”

“没有。”

“你是不是有意说，是我请你来的？”

“我不好回答这个问题。”

“当然不好回答，”教授厉声说，“不过，这个问题可以不用你帮助而容易地得到回答。”

他走到电铃旁边。我们在伦敦认识的那位伯内特先生应着铃声走来。

“进来，伯内特先生。这两位先生从伦敦来，说是有人约他们来的。你处理我的全部信件，你登记过寄给一个叫做福尔摩斯的人的信件吗？”

“没有，先生，”伯内特脸上一红。

“这就肯定了，”教授忿忿地瞪着我的同伴。“先生，”他用两手按着桌子把身子往前一探，“我认为你的身分是可疑的。”

福尔摩斯把肩一耸。

“我只能再说一遍，我们白打扰你了一趟。”

“没那么简单，福尔摩斯先生！”这个老头儿尖声地叫道，脸上表情特别的恶毒。他一边说着一边站到门前拦住我们的去路，狂暴地用两手向我们威胁着。“想走没那么容易！”他忿恨得脸上的

肌肉都抽搐起来了，咧着嘴向我们乱嚷。要不是伯内特先生出来干预，我们只好一路开打才能离开屋子。

“亲爱的教授，”他喊道，“请你考虑你的身分！请你考虑传到学院里去会发生什么影响！福尔摩斯先生是一个著名的人。你不能这样无礼地对待他。”

于是我们的主人——如果我能这样称呼他的话——无可奈何地让开了门口的路。我们庆幸地离开住宅，来到外面恬静的马车道上。福尔摩斯似乎颇觉得这件事好玩。

“咱们这位博学的朋友，神经有点毛病，”他说。“咱们冒昧拜访也许有点生硬，但我还是达到了亲身接触的目的。好家伙，华生，他一定是在跟踪咱们，这家伙出来找咱们来了。”

我们身后是有跑步的声音，但是，我放心地发现，那不是骇人的教授，却是他的助手，在马车道的拐角出现了。他喘着气向我们走来。

“真对不起，福尔摩斯先生，我应该道歉。”

“不必，不必，伯内特先生。这是职业上不可避免的情况。”

“我从没见过他像今天这样蛮不讲理。他越来越凶恶了。这你就明白为什么他女儿和我是这样害怕出事了。但他的脑子是完全清醒的。”

“太清醒了！”福尔摩斯说，“这是我的失策。显然他的记忆力比我估计的要好得多。对了，在我们走之前，能不能看一下普莱斯伯利小姐房间的窗子？”

伯内特拨开灌木往前走，我们看见了楼的侧面。

“在那儿，左手第二个窗子。”

“好家伙，这么高。不过，你看窗子下面有藤子，上面有水管，可以攀登。”

“连我都爬不上去，”伯内特说。

“是的。对任何正常的人来说，这都是很危险的运动。”

“我还有件事要告诉你，福尔摩斯先生。我搞到了跟教授通信的那个伦敦人的地址。教授今天早上似乎给他写了信，我从他的吸墨纸上发现了地址。机要秘书干这种事是可耻的，但我有什么办法呢？”

福尔摩斯看了一眼那张纸头，就放进衣袋里。

“多拉克——是一个怪姓氏，我想大概是斯拉夫人。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伯内特先生，我们今天下午回伦敦，我看留在这儿没什么用处。我们不能逮捕教授，因为他没犯罪。也不能限制他的行动，因为不能证明他神经失常。目前不能采取任何行动。”

“那我们到底怎么办呢？”

“耐心一点，伯内特先生。情况马上就会有发展。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下星期二可能是一个危机时刻。我们到时一定前来。这段等待时期是很不愉快的，如果普莱斯伯利小姐能延长她在伦敦的停留——”

“这不难。”

“那就让她留在伦敦，等我们通知她危险已过再说。目前让他任意行动，不要逆着他。只要他顺心就好。”

“他来了！”伯内特惊恐地小声说。从树枝间隙里我们看见那个挺拔的高个子从前厅走出来，四面张望着。他向前欠着身子，两手下垂摇摆着，脑袋左顾右盼。秘书向我们摆手告别，就潜入树丛溜走了。不大会儿，我们见他站到教授身旁，两个人仿佛一边激烈地谈论着，一边走进屋内。

“我看老教授是猜出咱们的行动来了，”福尔摩斯一边跟我往旅馆走一边说。“虽然只见过短短一面，我觉得他有着特别清晰和有逻辑的头脑。性情火爆是真的，不过从他的立场来看，他的火爆也不是没有缘故，因为侦探来跟踪他而他猜出这是他自己的家庭要求这样干的。我看伯内特是有点日子不好过呢。”

福尔摩斯在邮局停下来发了一封电报。当天晚上来了回电。他把电报扔给我看。

已走访商务路，见到多拉克。和蔼，波希米亚人，略上年纪。开一家大杂货商店。

麦希尔

“麦希尔是在你走之后才来的，”福尔摩斯说，“他是我的照管日常事务的杂务工。有必要了解一下教授秘密通信的对象，他的国籍和布拉格之行是有联系的。”

“谢天谢地，总算有一件事和另一件事联系上了，”我说，“目前咱们仿佛面临一大堆无法解释的彼此无关的事件。比方说，狼狗咬人和波希米亚之行有什么联系？它们又和夜里在楼道爬行有什么联系？至于你的日期，那是最神秘莫测的了。”

福尔摩斯一边微笑一边搓手。我们是坐在古老旅馆里的陈旧起坐间里，桌上摆着一瓶他提到过的著名葡萄酒。

“那好，咱们先来研究一下日期吧，”他说。他把五指并在一起，就像是在班上讲课似的。“这位有才干的青年的日记本表明，七月二日出了事，从那以后仿佛九天出一次事，就我所记得的而言，只有一次例外。所以最后一次是在九月三日即星期五，也符合九天的规律，八月二十六日也是如此。这绝不是巧合。”

我不得不同意。

“因此，我们可以姑且假设，教授每九天用一种烈性药物，其药效短暂但毒性较大。他本身暴烈的性格被药性刺激得更暴烈了。他是在布拉格学会使用这种药物的，目前由伦敦的一个波希米亚经销商供应他药品。这些都是互相联系的，华生！”

“那怎么解释狗咬，窗口的脸，楼道里爬行这些事呢？”

“不管怎么说，咱们总算开了头。要等到下星期二才会有新

的发展。目前咱们只能和伯内特保持联系，以及享受这个动人城市的宜人景色。”

次日早晨伯内特溜来向我们报告最新的消息。正像福尔摩斯所说，伯内特的日子不好过。教授虽未明确指责是他把我们找来的，却是态度极其粗暴，显然有所抱怨。但今天早晨他又恢复了原状，他照例给满堂学生做了富有才华的演讲。“撇开他的异常发作不谈，”伯内特说，“他确实比以前精力更充沛了，脑子也更清晰了。但他变了一个人，再也不是我们记忆中的那个人了。”

“照我看至少在一个星期之内你没有什么可怕的，”福尔摩斯回答说。“我是一个忙人，华生医生还有许多病人。咱们约好下星期二的这个时间在这里碰头，如果在我们下次离开你之前仍不能对问题作出解释的话——即使不能消除它——那将太使我感到意外了。在下星期二以前，请你把发生的情况写信告诉我。”

后来，一连几天我也没再见到我的朋友福尔摩斯。星期一晚上我收到他一张简短的便条，叫我在火车站等他。前往剑津的路上，他告诉我，一切都不错，教授家庭的安静没有受到干扰，他本人的行为也很正常。当天晚上我们在老地方切克旅馆安顿下来后，伯内特来对我们讲的情况也是这样。“今天他收到伦敦的来信，有一封信和一个小包裹，上面都有十字叫我不要拆开。没有其他情况。”

“这些大概也就足够了，”福尔摩斯不祥地说。“伯内特先生，我看今天晚上可以见个分晓。如果我的推论正确的话，今晚事情会搞出个结果。要达到目的，须得把教授置于观察之下。我建议你不要睡觉，要警觉观察。要是你听见他经过你的门口，不要惊动他，要悄悄地跟踪他。华生医生和我将在附近隐蔽。对了，你说的那个小匣子的钥匙在什么地方？”

“在他的表链上。”

“我觉得咱们的研究必须针对匣子。要是出现不得已的情况，

那锁不至于太结实。宅子里还有强壮的男人没有?”

“有一个马车夫，叫麦克菲。”

“他在什么地方睡?”

“在马厩楼上。”

“可能用得着他。现在只能做这些，只好等着事态发展。再见吧——不过我相信在早晨之前会再见到你。”

接近午夜时分,我们在教授家前厅正对面的树丛里埋伏好了。夜色清朗，但气温颇低，幸亏我们穿着大衣。此时刮着小风，白云在空中驰过，不时遮住半圆的月亮。在这里守望本来是很沉闷的，幸亏期待的兴奋心情鼓舞着我们，加上我朋友打气说眼瞧就接近这个怪案的结局了。

“如果九天周期是真的,今夜教授一定大发作,”福尔摩斯说。“以下几件事都指向同一结果:他的怪症状是自布拉格回来以后发生的，他与伦敦的一个波希米亚商人秘密通信，这个商人可能代表布拉格的某个人，就在今天他收到商人寄来的包裹。他使用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用药，咱们还不知道，但那总是由布拉格来的则不成问题了。他是按照严格规定用药的,这就是九天周期法,这是最初引起我注意的一点。但他的症状非常古怪。你注意他的指关节了吗?”

我不得不承认未曾注意。

“关节又大又有老茧，是我没见过的。华生，看人先看手。然后看袖口,裤膝和鞋。他的古怪的指关节只有在某些职业——”说到这里福尔摩斯突然用手一按脑门。“呵，华生，华生，我怎么那么笨哪！看来是难以置信的，但必然是那么回事。一切要点都说明同一结果。我居然没有看出这些概念的联系来!那样的指关节，我怎么会没看出来呢?还有狗！还有藤子！我真该退到我梦中的农庄里去了。快瞧，华生！他来了！现在咱们可以亲眼看看了。”

前厅的门慢慢打开了,映着灯光,我们看见教授的高身材。他

穿着睡衣，站在门口，虽是直立着，却向前欠身，两手垂在身前，就像我们上次看见他那样子。

他走到马车路上时，突然发生了一种奇特的变化，他弯下身去用手和脚爬起来，不时跳跃一下，就仿佛精力过剩似的。他沿着房子向前爬到头就拐过屋角去了。这时伯内特溜出房门，悄悄地跟着他拐过去。

“快来，华生！”福尔摩斯叫道，于是我们蹑手蹑脚地在树丛中转移到一个能看到房子侧面的地点，那是有月光的一面。教授清晰可见，他在长满常春藤的墙脚下趴着，他突然以意外矫捷的动作向墙上爬去。他从一根藤向一根藤爬去，抓得十分牢稳，显然是无目的地为了发泄精力而游戏着。他的睡衣敞开了，在两边拍打着，他看起来活像一只贴在他屋子墙壁上的巨大的蝙蝠，在月光照射的墙上形成了一个大黑方块。过了一会儿，他玩厌了，又一根藤一根藤地降下来，爬着向马厩去了，依旧是那副怪姿势。狼狗已经出来并狂吠着，一看见它的主人就叫得更凶了。它把锁链拉得绷直，狂怒得发起抖来。教授故意趴在狗刚刚够不上他的地方，用各种办法激怒狼狗。他抓起一把石子朝狗的脸上摔过去，抄起一根棍子去捅狗，用手在狗张着的嘴前面晃来晃去，千方百计地逗得狗更加疯狂地乱吠。在我们生平的探险经历中，还没有见过如此奇特的景象，一个不动感情而十分尊严的人物竟然像蛤蟆一般趴在地上，去激怒一只狂怒的狼狗，用各种精巧而故意的残忍方式，弄得狗跳起前脚对他疯狂地扑叫。

突然事情发生了！倒不是锁链挣断，而是狗脖子滑出了皮圈，因为那皮套是给粗脖子狗制做的。只听铁链落地的声响，接着只见人狗滚在一团，狗在狂吼，人在异样地尖声惊叫。教授几乎丧命。狼狗正咬住他的咽喉，牙齿切入很深，我们赶上去把他们分开时，他已失去知觉。这对我们本来是危险的，幸亏伯内特赶来，他的吆喝声立刻使狗恢复了理智。叫喊声把睡意朦胧的马车夫从

马厩楼上的房间里给引了下来。“我就知道会这样，”他摇头说道，“我看见过他这样逗狗。我知道狗早晚会咬到他。”

把狗拴上后，我们一起把教授抬到了他的卧室。伯内特有医学学位，他帮我处理咬破的喉咙。犬齿差点切断颈动脉，但出血严重。半小时以后，危险过去了。我给病人注射了吗啡，他陷入沉睡。直到这时，我们大家才喘了一口气，面面相视，开始估量形势。

“我觉得应该找一位外科权威来给他看病，”我说。

“不行！”伯内特大声说，“现在丑闻还只限于家庭内部。咱们是靠得住的。一旦传出家门，那就无边无际了。请考虑他在大学里的地位，他在欧洲的名誉，还有他女儿的感情吧。”

“确实是这样，”福尔摩斯说，“我觉得可以由咱们保密，不再外传，另外，既然我们现在有了行动自由，也应该防止事态再发生。伯内特先生，把表链上的钥匙拿过来。麦克菲看守病人，如有变化立即报告我们。让我们去看看教授的神秘匣子里到底有什么东西。”

东西不多，但足够说明问题了——一个小空瓶，另一瓶还几乎满着；一个注射器；几封字迹歪歪斜斜由外国人写的信。信封上的记号表明这些信正是扰乱了秘书常规工作的那几封，每封都有商务路的发信地址，并有“多拉克”的签字。内容只是邮寄新药瓶的清单，或货款的收据。但另外还有一封信，是有文化者的手迹，上有奥地利邮票和布拉格邮戳。“这回可有了根据了！”福尔摩斯一边掏出信纸一边喊道。上面写的是：

尊敬的同行：

自从尊趾过舍下以来，我再三考虑足下情况，虽有特殊需要治疗的理由，但我仍然主张谨慎从事，盖以往治疗效果表明该药具有相当的危险后果。

类人猿血清或可有较好效果。但如我所说，我使用者为黑面猿，因适有此类标本。黑面猿为爬行及攀登类，而类人猿为直立类，故更接近人类。

我谨请足下慎重从事，切勿在不成熟阶段将此疗法外传。我在英国还有另一主顾，皆由多拉克做我的经纪人。

请每周按时报告疗效。此致

崇高的敬礼

H·洛文斯坦

原来是洛文斯坦！这个名字使我回想起报纸上一段摘录，讲到过一位不知名的科学家正在以一种奇特的方法研究返老还童术和长生不老药。这就是布拉格的洛文斯坦！他有一种强壮血清，是医学界禁用的，因为他拒绝公布处方。我把这个情况简短地说明了一下。伯内特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动物学手册，读道："'黑面猿，喜马拉雅山麓大型黑面的猿猴，是最大型类人的爬行猿。'这里还记载着许多细节呢。啊，福尔摩斯先生，亏了你的帮助，这下咱们找到根源了。"

"但真正的根源，"福尔摩斯说，"实际是教授的不适时的恋爱，这使得急躁的教授认为非得恢复青春才能达到目的。一个人要是想超过自然，他就会堕落到自然以下。最高等的人，一旦脱离了人类命运的康庄大道，就会变成动物。"他手里拿着小瓶，坐在那里沉思了一会儿，两眼凝视着透明的液体。"等我给这个人写封信，告诉他我认为流传这种毒药是犯罪行为，我们的这件事情将会了结。但同类事情还会发生。别人会想出更高明的办法。但总是有危险性的，这对人类是一种现实的威胁。华生，请想，那些追求物质、官能和世俗享受的人都延长了他们无价值的生命，而追求精神价值的人则不愿违背更高的召唤。结果是最不适者的生存，这样一来，世界岂不变成了污水池吗？"突然，幻想家不见了，

行动家的福尔摩斯从椅子上一跃而起。“伯内特先生，我看情况已经清楚了。各个细节都得到了说明。狗当然比人更早地发现了变化。教授的气味逃不过狗的鼻子。罗依咬的不是教授，而是猿猴，正如逗狗的是猿猴一样。攀缘对猿来说是一种本能的游戏，他探头到女儿窗口纯粹是偶然的。华生，早晨有开往伦敦的火车，不过咱们还是先到旅馆喝杯茶再赶路吧。”

狮 鬃 毛

居然有一个奇怪难解的案子，其难度不下于我生平所办的任何案件，在我退休以后落到我身上，而且可以说是找上我门来的。事情发生在我退居苏塞克斯小别墅以后，那时我已经全心全意地过起恬静的田园生活，这正是我多年生活在阴沉的伦敦时所时常渴望的生活。自从退休以来，华生几乎完全从我生活中消失了。偶尔来度过一个周末，这也就是我和他的全部交往了。因此，我只有亲自来记录案情。要是他在场的话，他会怎样地去大事渲染故事的紧张开端以及我终于克服了困难的胜利啊！然而他毕竟不在场，所以我只好用我的方式来平铺直叙，把我的探索狮鬃之谜的困难道路上的每一个步骤，用我自己的话表现出来。

我的别墅坐落在苏塞克斯丘陵的南麓，面对着辽阔的海峡。在这个海角，整个海岸都是白垩的峭壁，要下到海边去，只有通过唯一的一条长而崎岖、陡峭易滑的小径。在小路的尽头，即使在涨潮的时候，也有一百米的布满卵石的海滩。但到处都有弯曲的凹陷的地点，形成天然的良好游泳池，每次涨潮都重新充满了水。在这样一条向两边伸延数英里的海岸上，只有一个小海湾即伏尔沃斯村打断了这条直线。

我的别墅是孤零零的。我，老管家，以及我的蜜蜂，就是这座房子的全部居民。半英里以外，则是哈罗德·斯泰赫斯特的著名私人学校，三角墙学校。那是一座颇大的房子，有几十名为不同职业进行着训练的青年学生，还有几名教师。斯泰赫斯特在年轻时代是一个有名的剑桥大学的划船运动员，也是全能的优秀学

生。自从我移居海滨以来，他和我的关系一直良好，也是我唯一的可以不经邀请就互相在晚上访问的熟朋友。

在一九〇七年七月底，刮了一次大海风，自海峡向海岸，把海水冲积到峭壁底，在潮退以后留下了一个大咸水湖。早晨风已平静，海滨被冲洗过后，异常清新。在这样的良辰，呆在家里工作是太不可能了，我就于早餐之前出来散步，领略新鲜空气。我沿着峭壁通向海滩的小路散步。我听见背后有人在喊，原来是斯泰赫斯特在挥手欢叫。

“多好的早晨，福尔摩斯先生！我就知道会看见你出来的。”

“去游泳，对吧。”

“又来你那套推论了，”他笑了，用手指着鼓鼓的衣袋。“是的，麦菲逊一早就出来了，我可能找到他。”

弗茨罗伊·麦菲逊是教科学的教员，是一个健美的青年，他的生命力被患有风湿热之后而得的心脏病削弱了。但无论如何他是一个天生的运动员，在各种不太激烈的运动中都是杰出的。不分冬夏，他坚持游泳，由于我也爱游泳，所以时常遇上他。

就在这时我们看见了他。他的头在小路尽头的峭壁边缘上露了出来，接着他的身影出现在崖上，像醉了一样摇晃着。突然他把两手往头上一举，痛叫一声，向前扑倒。斯泰赫斯特和我赶紧跑过去——相距有五十来米——扶他仰过身来。他显然是不行了。那失神下陷的眼睛和发青怕人的两颊只能是死亡的征兆。刹那间，一线生命回到他脸上，他以认真警告的神情发出两三个字。那声音是连绵含糊的，但我听见他由嘴唇迸出来的最后两个字是“狮鬃毛”。它的含义是不着边际、无法理解的，但我实在不能把它读作别的字音。说完之后，他半抬起身子，两手一伸，侧着倒下了。他死了。

我的同伴被这情景吓得不知所措。而我，正如大家想象的那样，每一根神经都警觉起来。这是必要的，因为事态很快就表明

了，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案子。他只穿着柏帛丽雨衣、裤子和没系鞋带的帆布鞋。栽倒的时候，他那匆匆围在肩上的柏帛丽雨衣滑落下来，露出他的躯干。我们大吃一惊。他的背上有许多暗红色的条纹，仿佛他被人用极细的鞭子猛抽过。那造成创伤的鞭子一定是富有弹性的，因为绕着他的肩部和肋部整个都是炎肿的长长的鞭痕。他的嘴边往下滴着血，因为他在极度痛苦中咬破了下唇。他那痉挛变态的脸说明了他是多么痛苦。

我正跪在死者身旁，而斯泰赫斯特站在旁边时，有一个影子罩过来，原来是伊恩·默多克来到我们身旁。他是数学教员，是一个瘦高而肤色黝黑的人，由于沉默寡言和性情孤僻，很难说有什么朋友。他似乎是生活在高超抽象的圆锥曲线和不尽根的世界里，与日常生活了无牵涉。他被学生当做怪物，本来可能成为他们嘲弄的对象，然而这个人身上有些异乡的气质，这不仅表现在那墨黑色的眼睛和黝黑的皮肤上，还表现在偶尔发作的脾气上，那是只能用狂暴二字来形容的。有一次，他被麦菲逊的小狗弄烦了，他抄起狗来就从玻璃窗上扔出去了。要不是因为他是一位优秀教师的话，就凭这件事，斯泰赫斯特早就请他走了。就是这位复杂的怪人来到我们身边。看来他是真诚地被死者的景象惊呆了，尽管小狗事件表明在死者与他之间是缺乏好感的。

“可怜的人！可怜的人！我能做些什么？我能帮忙吗？”

“刚才你跟他在一起吗？你能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情况吗？”

“不在一起，今天我出来晚了。我还没到海滨去呢。我刚从学校出来。我能做些什么呢？”

“你可以赶紧到伏尔沃斯分驻所去，立即报案。”

他没说二话，掉头就以最高速度跑着去了。我把办这个案子的任务主动承担起来，而吓呆了的斯泰赫斯特，还呆在死者旁边。我采取的第一个步骤自然是记下来谁在海滨。从小径的顶端我可以望见整个海滨，绝无人影，只有远远的三两个人影向伏尔沃斯

移动着。搞清这一点之后，我步下小径。白垩的土质中混杂着粘土和灰泥岩，我见小径上有同一个人的上行和下行的脚印。今天早晨没有别人沿这条路到海滨去过。有一个地方，我看到了手指按在斜坡上手掌的痕迹，这只能说明可怜的麦菲逊在上坡时跌倒过。还有圆形的小坑，说明他不止一次地跪下来过。在小径下端，是退潮留下来的咸水湖。麦菲逊曾在湖边脱衣，因为在一块岩石上放着他的毛巾。毛巾是叠好和干燥的，看来他没有下过水。当我在硬卵石之间搜寻的时候，有一两次我发现了他的帆布鞋印和赤足脚印。这说明他已准备下水，虽然干燥的毛巾又表明他实际尚未下水。

问题已经清晰地呈现出来了——可以说是我生平所遇见的最怪异的问题之一。当事人来到海滨顶多不过一刻钟。斯泰赫斯特是从学校随后跟来的，因此这一点毫无疑问。他去游泳，已经脱了衣服，这由赤足脚印可以说明。然后他突然披上衣服——全是凌乱未扣好的——未曾下水或至少未曾擦干就回来了。他改变主意的原因是他受到残酷的鞭打，被折磨到咬破嘴唇的程度，他只剩下最后一点力气爬离开那块地方就死了。那么是谁干的这个残酷的事儿呢？不错，在峭壁基部是有些小洞穴，但是初升的太阳直照在洞内，根本没有隐蔽之处。还有远处海滨的几个人影，但他们离得太远，不可能和案子联系起来，再说还隔着麦菲逊要游泳的咸水湖，湖水一直冲到峭壁。在海上，有两三只渔船离得不太远。等有时间可以查问一下船里的人。目前有那么几条线索可资调查，但是没有一条是明确的。

当我终于回到死者身旁时，已经有几个人在围观。斯泰赫斯特自然还在那里，默多克刚把安德森——就是村里的警察——给找了来。后者是一个高大、黄髭、迟钝、结实的苏塞克斯类型的人——这种人往往在笨重无声的外表下掩盖着明智的头脑。他不声不响地倾听着，把我们说的要点都记下来，最后把我拉到一边

说：

“福尔摩斯先生，我需要你的教导。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大案子，如果我出了差错，我的上级刘易斯就会说话。”

我建议他立即把他们顶头上司找来，另外找一个医生，在他们到来之前，不要移动现场的任何东西，新的脚印越少越好。趁着这时，我搜查了死者的口袋。里面有一块手帕，一把大折刀，一个折叠式的名片夹子，里边露出一角纸。我把它打开交给警察。上面是女性的潦草手迹：

我一定来，请你放心。

莫德

看来是情人的约会，但时间和地点未详。警察把纸放回名片夹，连同别的东西一起又放进柏帛丽雨衣的口袋。由于没有旁的情况，在建议彻底搜查峭壁基部之后，我就回家去用早餐了。

一两小时以后，斯泰赫斯特走来告诉我尸体已移到学校，将在那里进行验尸。他还带来一些重要而明确的消息。正如我预料的，壁底的搜查一无所获。但他检查了麦菲逊的书桌，发现了几封关系密切的信，通信者是伏尔沃斯村的莫德·贝拉密小姐。这样我们就找出了他身上那张条子的笔者。

“信被警察拿走了，”他解释说，“我没法把信拿来。但可以肯定这是严肃认真的谈恋爱。不过，我看不出这个事儿跟那个横祸有什么关系，除了那个姑娘跟他订过一个约会。”

“但总不会在一个你们大家常去的游泳场吧，”我说。

“今天只是由于偶然的情况那几个学生才没跟麦菲逊一起去。”

“真是偶然的吗？”

斯泰赫斯特皱起眉头沉思起来。

“默多克把学生留下了，”他说道，“他坚持要在早餐前讲解代数。这个人，他对今天的惨事非常难过。”

“但我听说他们两人并不大对头。”

“有一个时期是不对头。但是一年以来，默多克和麦菲逊可以说非常接近，默多克从来没有和别人那么接近过，他的性情不大随和。”

“原来是这样。我仿佛记得你对我谈起过关于苛待狗的吵架。”

“那件事早过去了。”

“也许留下怨恨。”

“不可能，不可能，我相信他们是真正的好朋友。”

“那咱们得调查那个姑娘的情况。你认识她吗？”

“谁都认识她。她是本地的美人，而且是真正的美人，无论到了什么地方她都会受到注意的。我知道麦菲逊追求她，但没料到已经发展到信上的那种程度。”

“她是什么人呢？”

“她是老汤姆·贝拉密的女儿。伏尔沃斯的渔船和游泳场更衣室都是他的财产。他本来是个渔民，现在已经相当殷实了。他和他儿子威廉共同经营企业。”

“咱们要不要到伏尔沃斯走一趟，去见见他们？”

“有什么借口呢？”

“借口总是能找到的。不管怎么说，死者总不是自己虐待至死的吧。总是有人手拿着鞭子柄，如果真是鞭子造成创伤的话。在这个偏僻的地方，他交往的人是有限的。如果咱们查遍了每一角落，总能够发现某种动机，而动机又会引出罪犯。”

要不是心情被亲眼看见的悲剧毒化了的话，在这飘着麝香草的芳香的草原上散步本来是愉快的事情。伏尔沃斯村坐落在海湾周围的半圆地带。在旧式的小村后面，依坡盖了几座现代的房子。斯泰赫斯特领着我朝这样的一幢房子走去。

“这就是贝拉密所谓的‘港口山庄’，就是有角楼和青石瓦的这座房子。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人来说这就不算坏了——嘿，你看！”

山庄的花园门开了，走出一个人来。那瘦高、嶙峋、懒散的身材不是别人，正是数学家默多克。一分钟以后我们在路上和他打了个照面。

“喂！”斯泰赫斯特招呼他。他点了点头，用他那古怪的黑眼睛瞟了我们一眼就要过去。但校长把他拉住了。

“你上那儿干什么去了？”校长问他。

默多克气得涨红了脸。“先生，我在学校里是你的下属，但我不懂我有什么义务向你报告我的私人行动。”

斯泰赫斯特的神经在经历了这一天的紧张之后已经变得容易激怒了，否则他会有耐心的。但这时他完全控制不住脾气了。

“默多克先生，你这样的回答纯属放肆。”

“你自己的提问也属于同一范畴。”

“你已经一再表现出这样的放肆无礼。我不能再容忍了。请你尽快地另找高就！”

“我已经想走了。今天我失去了那个唯一使我愿意住在你学校里的人。”

说罢他就大踏步走他的路去了，斯泰赫斯特忿恨地瞪着他。“你见过这么不像话的人吗？”他气愤地喊道。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却是，默多克抓住了第一个使他离开这个犯罪现场的机会。这时在我脑子里开始形成一种模糊的怀疑。也许访问贝拉密家可以进一步搞清这个问题，斯泰赫斯特打起精神来，我们就进入住宅。

贝拉密先生是一个中年人，留着通红的大胡子。他似乎正在生气，不大工夫脸也变得通红了。

“不，先生，我不想知道什么细节。我儿子，”他指了指屋子

角落里的一个强壮、脸色阴沉的小伙子，“和我都认为麦菲逊先生对莫德的追求是一种侮辱。先生，结婚的话头从来他也没有提出过，但是通信、约会一大堆，还有许多我们都不赞成的做法。她没有母亲，我们是她仅有的保护人。我们决心——”

但是小姐进来了，他便没有说下去。不可否认，她走到世上任何场合都会带来光彩的。谁能想象，这样一朵鲜花竟会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和这样的家庭中呢？对我这个人来说，女性从来不是一种吸引力，因为我的头脑总是控制着心灵，但是当我看到她那充满草原上那种新鲜血色的、形象完美而清晰的脸时，我相信任何一个青年在她面前都会做她的俘虏。就是这样一个姑娘推门走进来，睁着紧张的大眼睛，站到斯泰赫斯特面前。

“我已经知道弗茨罗伊死了，”她说。“请不要顾虑，把详情告诉我。”

“是另外那位先生把消息告诉我们的，”她父亲解释说。

“没有必要把我妹妹牵扯到这件事里去！”小伙子咆哮道。

妹妹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这是我的事，威廉。请你让我按自己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事。从情况看来，是有人犯了罪。如果我能帮助找出犯罪的人，这就是我能为死者略尽的最微小的心意。”

她听我的同伴简短地讲述了情况。她那镇静而专心的神色使我感到她不仅有特殊的美貌，而且有坚强的性格。莫德·贝拉密在我的记忆中将永远是一个完美而杰出的女性。看来她已经认识我的外貌，因为她终于对我说：

“福尔摩斯先生，请把这些罪犯找出来受法律制裁吧。不管他们是谁，你都会得到我的同情和协助。”我仿佛觉得她一边说着一边挑战地向她父亲和哥哥瞟了一眼。

“谢谢你，”我说，“我重视一个女人在这些事情上的直觉。你刚才说‘他们’，你是否认为牵涉到不止一个人？”

“因为我很了解麦菲逊先生，他是一个勇敢而强有力的人，单

独一个人欺侮不了他。”

“我能不能单独与你谈谈?”

“莫德,”她父亲生气地喊道,“我告诉你不要牵涉到这件事里去。”

她无可奈何地看着我。“我能做什么呢?”

“整个社会很快就会知道事实了,所以我在这儿讨论一下也没坏处,”我说,“我本来是想单独谈谈,但如果你父亲不允许,他只好参加讨论。”然后我谈到死者衣袋里发现的条子。“这个条子在验尸的时候必然会公布。你能不能作些解释?”

“这没有什么可保密的,”她答道,“我们是订了婚约的。之所以没有宣布,仅仅是由于弗茨罗伊的年老将死的叔叔可能会取消他的继承权,如果他不按叔叔的愿望结婚的话。没有任何别的理由。”

“你应该早告诉我们,”贝拉密先生咆哮道。

“爸爸,如果你表现出一点同情,我早就告诉你了。”

“我不赞成我女儿跟社会地位不相当的人打交道。”

“正是你对他的偏见才使我们不能告诉你的。至于那次约会——”她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团了的条子,“那是我给这条子写的回信。”

亲爱的(那条子写道):

星期二太阳一落时在海滨老地方。这是我唯一可以抽身出来的时间。

F. M.

“星期二就是今天。本来今晚我是要去见他的。”

我翻过来看条子。“这不是邮寄来的。你怎么拿到它的呢?”

“我不愿回答这个问题。这实在和你侦查的案情毫无关系。一

切有关的问题我保证充分回答。”

她确实这样做了。但没有什么有用的情况。她并不认为她的未婚夫有暗藏的敌人，但她承认她有几个热烈的追求者。

“我能否问你，默多克先生是其中之一吗?”

她脸红了，而且显出慌乱的样子。

“曾有一个时期我认为他是。但当他知道弗茨罗伊和我的关系以后，情况就全改变了。”

再一次，关于这个怪人的疑团变得更肯定了。必须调查他的档案。他的房间必须私下搜查一番。斯泰赫斯特是一个自愿协助我的人，因为在他脑子里也形成了怀疑。这样，我们就从港口山庄回来了，并觉得这团乱麻至少有一端头绪已经掌握在我们手中。

一个星期过去了。验尸没有提出什么线索，只好暂停审理，寻求新的证据。斯泰赫斯特对他的下属进行了谨慎的调查，也简单地查看了一下他的房间，但都没有结果。我本人又把整个现场仔细检查了一遍，也没有新的结论。读者会看到在我们的探案记录上从来没有一个案子像这样地使我无能为力。连我的想象力也无法设想出一个解决方案。后来发生了狗的事件。

这还是我的管家首先从那个奇妙的无线电里听到的，人们就是通过它来收集乡村新闻的。

“先生，惨消息，麦菲逊先生的狗，”一天晚上她忽然说道。

一般我是不鼓励这种谈话的，但麦菲逊的名字引起了我的注意。

“麦菲逊的狗怎么了?”

“死了，先生，由于对主人的悲痛而死了。”

“谁告诉你的?”

“大家都在谈这事儿。那狗激动异常，一个礼拜没吃东西。今天三角墙学校的两个学生发现它死了——而且是在海滨，就在它主人死的那个地方。”

“就在那地方。”这几个字在我记忆中非常突出。我脑子里有一个模糊的感觉，这必是重要的问题。狗死了，这倒也合乎狗的善良忠实的本性。但在原地点！为什么这个荒凉的海滨对狗有危险？难道它也是仇人的牺牲品？难道——？是的，感觉还模糊，但在我脑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想法。几分钟以后我就往学校去了，我在斯泰赫斯特的书房里找到了他。应我的要求，他把那两个发现狗的学生——撒德伯利和布朗特——给找了来。

“是的，那狗就躺在湖边上，”一个学生说。“它一定是寻着主人的足迹去的。”

后来我去看了那条忠实的小狗，是艾尔戴尔猎犬，它躺在大厅里的席子上。尸体僵硬，两眼凸出，四肢痉挛，处处都是痛苦的表现。

从学校我径自走到游泳湖。太阳已经下山，峭壁的黑影笼罩着湖面，那湖水闪着暗光，犹如一块铅板。这里阒无一人，唯有两只水鸟在上空盘旋鸣叫。在渐暗的光线中，我依稀看得出印在沙滩上的小狗的足迹，就在它主人放毛巾的那块石头周围。四面的暗影越来越黑下来了，我站在那里沉思良久。我头脑中思绪万千。任何人都经验过那种噩梦式的苦思，你明知你所搜寻的是关键的东西，你也明知它就在你脑子里，但你偏偏想不出来。这就是那天晚上我独自立在那个死亡之地时的精神状态。后来我转身缓缓走回家去。

我走到小径顶端的时候，突然想起来了。如闪电一般，我一下子记起了那个我苦思苦想的东西。读者都知道，如果华生没有白白描写我的话，我这个人头脑中装了一大堆生僻的知识，而毫无科学系统性，但这些知识对我的业务是有用的。我的脑子就像一间贮藏室，里面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包裹，数量之多，使我本人对它们也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了。我一直知道我脑子里有那么一样东西对目前这个案子是有重大意义的。它还是模糊不清的，但

我晓得我有方法使它明朗化。它是离奇的，难以置信的，但始终是可能的。我要作一个彻底的实验。

我家里有一个顶阁，装满了图书。我回家就钻进了这间房，翻腾了一个小时。后来我捧着一本咖啡色印着银字的书走了出来。我焦急地找到了我依稀记得的那一章。果然，那是一个不着边际和不大可能的想法，但我非得弄清楚它确是如此，否则我安不下心来。我睡得极晚，迫切地期待着明天的实验。

但是工作遇到了烦人的干扰。我刚刚匆忙地咽下我的早茶，要起身到海滨去，苏塞克斯郡警察局的巴德尔警官就来了。那是一个沉着、稳健、迟钝而有着深思的眼睛的人，他现在非常困惑地看着我说：

"先生，我知道你经验十分丰富。今天我来，是非正式的拜访，也用不着多说什么。但是我对这个麦菲逊案确实是没有办法了。问题是，我是应该进行逮捕呢，还是不应该呢？"

"你是指默多克先生吗？"

"是的。想来想去，确实没有别人。这是地处偏僻的优点。我们把可疑人物的圈子缩得极小。如果不是他，又有谁呢？"

"你有什么证据控告他？"

他搜集情况的路线与我原来的设想相同。首先是默多克的性格以及他这个人的神秘性，他那偶发的就如在小狗事件上表现出来的火爆脾气，还有他过去和麦菲逊吵过架的事实，以及他可能怨恨麦菲逊对贝拉密小姐的追求。他掌握我原有的全部要点，但没有新东西，除了一点，即默多克似乎正在准备离去。

"既然有这一切不利于他的证据，如果我放他走了，会把我置于什么处境呢？"

这位粗壮迟钝的警官确实很苦恼。

"请想一想，"我说道，"你的设想有一些重要的漏洞。在出事的那天早晨，他可以提出不在现场的证据。他和学生在一起，一

直到最后一刻。在麦菲逊出现以后几分钟他就从后面那条路走来碰见了我们。另外不要忘记，他不可能单独一人对一个和他一样强壮的人行凶。最后，还有行凶所用的器具这个问题。”

“除了软鞭子还能有什么?”

“你研究伤痕了吗?”

“我看见了，医生也看见了。”

“但是我用镜头非常仔细地观察过了。很有特别的地方。”

“什么特点，福尔摩斯先生?”

我走到桌前取出一张放大的照片。“这是我处理这类案情的方法，”我解释说。

“福尔摩斯先生，你做事确实很彻底。”

“否则我也就不成其为侦探了。咱们来研究一下这条围着右肩的伤痕。你看出特别之点了吗?”

“我看不出。”

“显然这条伤痕的深度不是平均的。这儿一个渗血点，那儿一个渗血点。这里的一条伤痕也是这样。你说这提示了什么?”

“我想不出。你认为呢?”

“我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不久我也许能做出更明确的答案。凡是能澄清渗血点的证据都能大大有助于找出凶手。”

“我有一个滑稽的比方，”警官说，“如果把一个烧红的网放在背上，血点就表示网线交叉的地方。”

“这是一个很妙的比方。或者我们可以更恰当地说，是那种有九根皮条的鞭子，上面有许多硬疙瘩?”

“对极了，福尔摩斯先生，你猜得很对。”

“但是也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致创原因，巴德尔先生。不管怎么说，你逮捕的证据很不足。另外，还有死者临终的话——‘狮鬃毛’呢。”

“我曾猜想‘狮’是不是‘伊恩’——”

“我也考虑过了。但是第二个字一点也不像‘默多克’。他是尖声喊出来的，我肯定那是‘狮鬃毛’。”

“你有别的设想吗，福尔摩斯先生？”

“有一点。但是在找到更牢靠的依据以前我不打算讨论它。”

“那什么时候找到依据呢？”

“一小时以后——也许还用不了。”

警官摸着下巴，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

“我真希望能理解你脑子里的想法，福尔摩斯先生。也许是那些渔船。”

“不对，那些船离得太远了。”

“那，是不是贝拉密和他那个粗壮的儿子？他们对麦菲逊可一点好感也没有。他们会不会整他一下？”

“不，在我准备就绪之前我什么也不说，”我含笑说道。“警官先生，咱们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做，如果你中午来这里——”

讲到这里我们受到了重大干扰，这也是本案终结的起点。

我外屋的门突然被冲开，接着走道里响起了趺趺撞撞的脚步声，伊恩·默多克踉踉跄跄闯进屋来，面无人色，头发松散，衣服零乱，用瘦削的手抓住桌子勉强直立在地上。“白兰地！拿白兰地来！”他喘着说，说完就呻吟着倒在沙发上了。

他不是单独一个人。身后进来的是斯泰赫斯特，没戴帽子，几乎像默多克一样衣服不整。

“快拿白兰地来！”他也喊道，“他已经奄奄一息了。我是尽了最大力气把他弄到这儿来的，在路上他昏过去两次。”

半杯烈酒入肚之后，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他一手支撑着，抬起身子，把上衣甩了下来。“快，拿油来，吗啡，吗啡！”他喊道，“什么都行，快治治这不是人能忍受的痛苦呵！”

一看见他背上的伤，警官和我异口同声地喊了起来。在这个人的肩膀上，纵横交错地全是同样的红肿网状的伤痕，正如麦菲

逊的致死创伤一样。

那痛苦显然是非常可怖的，而且绝不是局部症状，因为他的呼吸不时停止，脸色转青，两手抓着胸口喘气，额上冒出大颗汗珠。他随时可能死亡。不断地给他灌下了白兰地，每次灌酒都使他重新复苏。用棉花蘸菜油涂了伤口，这似乎减轻了他的疼痛。最后他的头沉重地倒在垫子上。当生命的机能极度疲惫之时，就躲在睡眠这个生命之库里休息。他处在半睡眠半昏迷的状态中，但至少解除了痛苦。

问他话是不可能的，情况稍定之后斯泰赫斯特就对我说：

“天啊！这是怎么回事，福尔摩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在什么地方发现他的？”

“在海滨。就在麦菲逊死的地方。如果他的心脏也像麦菲逊那样弱，他早就死了。在路上有两次我都觉得他不行了。到学校去太远，所以上你这儿来了。”

“你看见他在海滨吗？”

“当听见他的叫声时，我正走在峭壁的小径上。他站在水边上，摇晃得像一个醉人。我立即跑下去，给他披上衣服，就扶他上来了。啊，福尔摩斯，看在上帝的面上，请你使用一些办法给这一方除了害吧，这地方简直没法儿居住了。难道你这么有名望的人一点办法也没有吗？”

“我想我还是有办法的，斯泰赫斯特。跟我来！还有你，警官，都来！我倒要看我能不能捉住凶手。”

把昏迷的病人交给管家去照顾，我们三人来到致命的咸水湖。在石头上有一小堆毛巾和衣服。我缓缓地绕着水边走着，两个人顺次跟着我走。湖的大部分地方很浅，但在峭壁下面海岸弯进去的地方有四五英尺深。这是游泳者自然要来的地方，这里绿波清莹如同水晶。在峭壁基部有一排石头，我沿着石头走去，细看下面水的深处。就在水的最深最静的地方，我的眼睛终于找到了我

搜寻的东西，我胜利地大叫起来。

“氰水母!”我喊道，“氰水母！快来看狮鬃毛!”

这怪东西确实像是从狮鬃上扯下来的一团毛。它栖在水下三英尺的一个礁石上面，是一个随波漂动的怪动物，在黄色毛束下面有许多银色的条条。它缓慢而沉重地收张运动着。

“这东西造够了孽，该结果它了!”我喊道。“斯泰赫斯特，帮我一把，结果了这个凶手!”

礁石上方正好有一块大石头，我们用力去推，哗的一声它落入水中。等水波澄清以后，我们看见大石正压在礁石上，边上露出黄色粘膜，说明水母被压在下面了。一股浓浓的油质粘液从石头下面挤了出来，把水染了一片，慢慢升到水面。

“嘿，这东西算是把我难住了!”警官喊道。“福尔摩斯先生，这到底是什么？我是在这一带长大的，但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这不是苏塞克斯本地的产物。”

“没有它更好，”我说道。“也许是西南风把它吹来的。请二位跟我回家，我给你们读一个人的可怕经历，他永远也忘不了在海上遇见的这样一次危险。”

回到书房，我们发现默多克已经恢复到可以坐起来的程度。他感到头晕目眩，并一阵阵疼痛得痉挛。他断断续续地说，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晓得突然感到浑身极度疼痛，拼了最大力气才上了岸。

“这里有一本书，”我说，“第一次阐明了这个也许会永远搞不清的问题。书名是《户外》，作者是有名的自然观测者 J. G. 伍德。有一次，他碰上这种动物，几乎致死，所以他运用丰富的知识详细阐述了它。这种为害的动物毒性不下于眼镜蛇，而造成的痛苦更大得多。我来读一点摘要：

‘当游泳者看到一团蓬松圆形的褐色粘膜和纤维，如同

一大把狮鬃毛和银纸，那要非常警惕，这就是可怕的螫刺动物氰水母。'

你看，这描述得还能再清楚吗？

“下面他讲了有一次在肯特海滨游泳时碰上一个这种动物的经验。他发现，这动物伸出一种几乎看不见的丝状体，长达五十英尺，凡是触到丝状体的人都有死亡危险。尽管在远处触及，伍德也几乎丧命。

'无数的丝状体使皮肤发生红条纹，细看则是细斑或小疱，每一斑点犹如有一烧红的细针扎向神经。'

“他解释说，局部疼痛只是整个难言痛苦中最轻微的那一部分。

'剧痛向整个胸部放射，使我像中了枪弹那样仆倒。心搏突然停止，继之以六七次狂跳，犹如心脏要冲出胸腔。'

“他几乎死亡，尽管他只是在波动的大海中触及毒丝，还不是在静止有限的游泳湖中。他说，中毒后他连自己也认不出自己的面目了，他的面色异常苍白、布满皱纹、憔悴失形。他猛喝白兰地，吞下一整瓶，似乎由此得以生还。警官先生，我把这本书交给你，它已经充分描述了麦菲逊的悲剧。”

“而且同时洗刷了我的嫌疑，”默多克插了嘴，脸上带着讥讽的微笑。“警官先生，我不怪你，也不怪你，福尔摩斯先生，因为你们的怀疑是可以理解的。我觉得，我只是由于分享了我可怜朋友的命运，才在被捕的前夕洗刷了自己的嫌疑。”

“不对，默多克先生。我已经着手破这个案子了。如果我按

预期计划早一点到海滨去，我可能免除了你的这场灾难。”

“但你是怎么知道的呢，福尔摩斯先生?”

“我是一个乱读杂书的人，脑子里什么杂七杂八的知识都记得住。‘狮鬃毛’这几个字始终在我脑子里盘旋，我知道我在什么古怪的记录上读到过它。你们都看见了，这几个字确实能描述那个怪动物。我相信，麦菲逊看见它的时候，它必是在水面浮着，而这几个字是他能想出的唯一名称，来警告咱们。”

“那么，至少我是得到澄清了，”默多克说着慢慢站了起来。“不过我还有两句话要解释一下，因为我知道你们侦查过我的什么事儿。我确实是爱过这个姑娘，但自从她选择了我的朋友麦菲逊那天起，我唯一的心愿就是帮助她获得幸福。我甘心躲到一边做他们的联系人。我经常给他们送信。因为我是他们的知心朋友，因为对我来说她是最亲近的人，我才匆匆赶去向她报告我朋友的死亡，我唯恐别人抢在我前边用突然和冷酷的方式把灾难通知她。她不肯把我们的关系告诉你，是怕你责备我而使我吃亏。好，请原谅，我必须回学校去了，我需要躺在床上。”

斯泰赫斯特向他伸出手说:“前两天咱们的神经都紧张得过度了，默多克，请你不要记住过去的误会。将来咱们会更好地彼此了解。”说完他们两人友好地拉着手走了出去。警官没有走，睁大了牛样的眼睛瞧着我。

“哎呀，你可真行啊!”最后他喊道，“我以前读过你的事迹，但我从来不相信。你可真行啊!”

我只好摇摇头，如果接受这种恭维，那等于降低我的标准。

“开头我很迟钝——可以说是有罪地迟钝。如果尸体是在水里发现，我会立刻破案。毛巾蒙蔽了我，可怜的麦菲逊顾不上擦干身上的水，所以我就以为他没下过水。真的，这正是我犯错误的地方。哈哈，警官先生，过去我时常打趣你们警察厅的先生们，这回氰水母几乎给警察厅报了仇。”

戴面纱的房客

如果考虑到福尔摩斯先生的业务活动已达二十三年之久，而在十七年当中我一直是他的合作者和案情记录者，那就会清楚地明了我手中掌握着数量庞大的资料。对我来说，问题总是如何选择，而不是如何找材料。在书架上有一长排逐年记录的文件，还有许多塞满了材料的文件递送箱，这一切不仅对于研究犯罪的人来说，即使对于研究维多利亚晚期社会及官方丑闻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完整的资料库。关于后者我可以说，凡是那些写过焦虑的信来要求给他们的家庭荣誉和著名祖先保守秘密的人，都是大可放心的。我朋友福尔摩斯特有的谨慎态度和高度职业感，在我选择材料时仍然起着作用，我绝不会滥用别人对我们的信托。然而，对于近来有人妄图攫取和销毁这些文件的行为，我是坚决反对的。此次事件的指使者是谁，我们早已知道，我代表福尔摩斯先生宣布，如再发生类似行为，一切有关某政客、某灯塔以及某驯养的鸬鹚的全部秘密将公之于世。对此，至少有一个读者心里明白。

再者，也没有理由认为在每一案件中福尔摩斯都有机会显示他那特异的洞察力和观察分析的天才，这些我在回忆录中曾经不遗余力地描述过。有的时候他不得不费很大力气去摘果实，但有时果实自动掉在他怀里。而往往那最骇异的人间悲剧却是那些最不给他显示个人才能以机会的案件，现在我要叙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案子。我稍稍改换了姓名和地点，除此而外，都是真实故事。

有一天上午——那是在一八九六年末——我收到福尔摩斯一张匆匆写就的条子，要我立即前去。赶到之后，我见他坐在香烟

缭绕的屋里，在他对面的椅子里坐着一位略上年纪的、婆婆妈妈的、房东太太型的胖妇女。

“这是南布利克斯顿区的麦利娄太太，”我朋友抬手说道，“麦利娄太太不反对吸烟，华生，你可以尽情享受你的肮脏嗜好。麦利娄太太要讲一个有趣的事儿，它可能有所发展，那么你的在场将是有用的。”

“如果我能帮忙的话——”

“麦利娄太太，如果我去访问郎德尔太太的话，我希望有个见证人在场。请你回去先对她说明这一点。”

“上帝保佑你，福尔摩斯先生，”客人说，“她是非常急于见你的，就是你把全教区的人都带上她也不在乎。”

“那我们今天下午早一点去。在出发之前，我们得保证把事实掌握正确。咱们再来叙述一遍，那样可以帮助华生医生掌握情况。你刚才说，郎德尔太太住你的房子已经七年，而你只看见她的脸一次。”

“我对上帝发誓，我宁愿一次也没看见过！”麦利娄太太说。

“她的脸是伤得非常骇人的，对吧。”

“福尔摩斯先生，那简直不是人的脸。就是那么怕人。有一次送牛奶的人看见她在楼上窗口张望，送奶人吓得连奶桶都扔了，弄得前面花园满地都是牛奶。这就是她那脸。有一次冷不防我看见了她的脸，她立刻就盖上面纱了，然后她说：‘麦利娄太太，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总不摘面纱了吧。’”

“你知道她的过去吗？”

“一点不知道。”

“她刚来居住的时候有什么介绍信吗？”

“没有，但她有的是现钱。预交的一季度房租立刻就放在了桌上，而且也不讲价钱。这个年头儿，像我这么一个无依无靠的人怎么能拒绝这样的客人呢？”

“她选中你的房子讲出什么理由了吗？”

“我的房子离马路远，比大多数别的出租房子更僻静。另外，我只收一个房客，我自己也没有家眷。我猜想她大概试过别的房子，而我的房子她最中意。她要求的是僻静，她不怕花钱。”

“你说她来了以后压根儿没有露出过脸，除了那次冷不防。这倒是一个奇特的事儿，非常奇特。难怪你要求调查了。”

“不是我要求，福尔摩斯先生。对我来说，只要我拿到房租，我就知足了。没有比她更安静、更省事的房客了。”

“那又怎么成为问题的呢？”

“她的健康情况，福尔摩斯先生。她好像要死了，而且她心里有可怕的负担。有时候她喊‘救命，救命啊！’有一次我听她喊‘你这个残忍的畜生！你是魔鬼！’那次是在夜里，但是喊声全宅子里都听得见，我浑身都起鸡皮疙瘩了。第二天一早上我就找她去了。‘郎德尔太太，’我说，‘要是你心里有什么说不出的负担，你可以找牧师，还有警察，他们总可以帮助你。’‘哎呀，我可不要警察！’她说，‘牧师也改变不了以往的事儿。但是，要是有人在我死之前知道我心里的事，我也可以松心一些。’‘哎，’我说，‘要是你不愿找正式警察，还有一个报上登的当侦探的那个人’——对不起，福尔摩斯先生。她呀，一听就同意啦。‘对啦，这个人正合适，’她说，‘真是的，我怎么没想起来呢。麦利娄太太，快把他请来。要是他不肯来，你就说我是马戏团的郎德尔的妻子。你就这么说，再给他一个地名：阿巴斯·巴尔哇。’这个字条儿就是她写的，阿巴斯·巴尔哇。她说，如果他就是我知道的那个人，见了地名他一定来。”

“是要来的，”福尔摩斯说。“好吧，麦利娄太太。我先跟华生医生谈一谈，这要进行到午饭时间。大约一点钟我们可以到你家。”

我们的客人刚刚像鸭子那样扭出去——没有别的动词可以形

容她的行动方式——歇洛克·福尔摩斯就一跃而起钻入到屋角里那一大堆摘录册中去翻找了。在几分钟之内只听得见翻纸页的嗖嗖声，后来又听见他满意地咕哝了一声，原来是找到了。他兴奋极了，都顾不上站起来，而是像一尊怪佛一样坐在地板上，两腿交叉，四周围堆着大本子，膝上还放着一本。

“这个案子当时就弄得我很头疼，华生。这里的旁注可作证明。我承认我解决不了这个案子，但我又深信验尸官是错误的。你不记得那个阿巴斯·巴尔哇悲剧了吗？”

“一点不记得，福尔摩斯。”

“而你当时是与我一起去的。不过我个人的印象也很浅了。因为没有什么明确的结论，另外当事人也没有请我帮忙。你愿意看记录吗？”

“你讲讲要点好吗？”

“那倒不难。也许听我一说你就会想起来当时的情景。郎德尔这个姓是家喻户晓的。他是沃姆韦尔和桑格的竞争者，而桑格是当年最大的马戏班子。不过，在出事的那时候，郎德尔已经成了酒鬼，他本人和他的马戏团都在走下坡路了。他的班子在伯克郡的一个小村子阿巴斯·巴尔哇过夜的时候发生了这个悲剧。他们是在前往温布尔顿的半路上，走的是陆路，当时只是宿营，而不是演出，因为村子太小，不值得表演。

“他们带有一只雄壮的北非狮子，名叫撒哈拉王。郎德尔和他妻子的习惯是在笼子内表演。这里有一张正在演出的照片，可以看出朗德尔是一个魁梧的、野猪型的人，而他妻子是一个十分体面的女人。在验尸时有人宣誓作证说，当时狮子已表现出危险的征兆，但人们总是由于天天接触而产生轻视心理，根本没有理会这些征兆。

“一般总是由郎德尔或他妻子在夜晚喂狮子。有时一人去，有时两人同去，但从来不让别人去喂，因为他们认为，只要他们是

喂食者，狮子就会把他们当恩人而不伤害他们。七年以前的那天夜里，他们两人一起去了，并且发生了惨剧，其详细情况从来没有弄清楚过。

“在接近午夜时分，整个营地的人都被狮子的吼声和女人的尖叫声惊醒了。马夫和工人纷纷从各自的帐篷里拿着灯笼跑出来，举灯一瞧，看见可怕的情景。郎德尔趴在离笼子十来米的地方，后脑向内塌陷，上面有深深的爪印。笼门已打开，而就在门外，郎德尔太太仰卧在地，狮子蹲在她身上吼叫着。她的脸被撕扯得乱七八糟，谁也没想到她能生还。在大力士雷奥纳多和小丑格里格斯的带领下，几个马戏演员用长竿将狮子赶走，它一下跳回笼子。大家立刻把门关上了。但狮子是怎么出来的，却是一个谜。一般猜想，两个人打算进笼内，但刚一开门狮子就跳出来扑倒了他们。在证据中唯一有启发性的一点，就是那女人在被抬回过夜的篷车后，在昏迷中总是喊‘胆小鬼！胆小鬼！’她直到六个月以后才恢复到能作证的程度，但验尸早已照常举行了，理所当然的判决就是事故性死亡。”

“难道有别的可能吗？”我说。

“你这样说也是有理由的。但是有那么一两点情况，总是使伯克郡警察局年轻的埃德蒙不满意。真是个聪明的小伙子！后来他被派往阿拉哈巴德去了。我介入这个事儿，就是由于他来访问我，边抽烟边谈了这个案子。”

“他是一个瘦瘦的、黄头发的人吗？”

“正是。我就知道你会记起来的。”

“他担心的是什么呢？”

“他和我都是不放心的。问题在于，怎么也难于想象事件发生的全部过程。你从狮子的角度来设想吧。它被放出。它干什么呢？它向前跳了五六步，到郎德尔面前。他转身逃跑——爪印是在后脑——但狮子把他抓倒。然后，不向前逃走，它反而转身向

女人奔去。她在笼边，狮子把她扑倒，咬了她的脸。她在昏迷中的叫喊好像是说她丈夫背弃了她。但是那时他还能帮她吗？你看出破绽了吧？”

“是的。”

“还有一点。我想起来了。有证据指出，就在狮子吼和女人叫的同时，还有一个男人恐怖的叫声。”

“当然是郎德尔了。”

“如果他的头骨已经内陷，大概很难再听见他的叫声。至少有两个证人谈到有男人的叫喊声混在女人的尖叫声中。”

“我认为到了那时全营地的人都在叫喊了，至于其他疑点，我倒有一种解释。”

“我愿意倾听。”

“他们两个人是在一起的，当狮子出来时，他们离笼子十米远。女人想冲入笼子关上笼门，那是她唯一的避难地。她朝笼子奔去，刚要到门口，狮子跳过去把她扑倒。她恨丈夫转身逃走而刺激的狮子更加狂暴，如果他们和狮子针锋相对，也许会吓退它。所以她喊‘胆小鬼！’”

“很巧妙，华生！但有一点白璧微瑕。”

“有什么漏洞？”

“如果两人都在十米处，狮子怎么出来的呢？”

“会不会是仇人给放出来的？”

“那为什么狮子平时跟他们一起玩耍，跟他们在笼内表演技巧，这次却扑向他们了呢？”

“也许那个仇人故意激惹了狮子。”

福尔摩斯沉思起来，有几分钟没说话。

“华生，有一点对你的理论有利。郎德尔有不少仇人。埃德蒙对我说，他喝酒之后狂暴不堪。他是一个魁梧的暴徒，逢人就胡骂乱抽。我想，刚才客人说的郎德尔太太夜里喊魔鬼，就是梦

见死去的亲人了。但不管怎么说，在获得事实以前咱们的猜测都是没用的。好吧，华生，食橱里有冷盘山鸡，还有一瓶勃艮地白葡萄酒。让咱们在走访之前先补充一下精力吧。”

当我们的马车停在麦利娄太太家前面时，我们看见她的胖身体正堵在门口，那是一座简单而僻静的房子。显然她的主要用意是怕失去一位宝贵的房客，所以她在带我们上去之前先嘱咐我们千万不要说或做什么可以使她失去这位房客的事。我们答应了她，就随她走上一个铺着破地毯的直式楼梯，然后被引进了神秘房客的房间。

那是一间沉闷、有霉味、通风不良的房子，这也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主人从不出去。这个女人，由于奇怪的命运，从一个惯于把动物关在笼子里的人变成一个关在笼子里的动物了。她坐在阴暗屋角里的一张破沙发上。多年不活动，使她的身材变粗了，但那身子当初肯定是美的，现在也还丰满动人。她头上戴着一个深颜色的厚面纱，但剪裁颇短，露出一张优美的嘴和圆润的下巴。我可以想象，她以前是一位丰姿不凡的女人。她的音色也很抑扬好听。

“福尔摩斯先生，我的姓氏对你并不陌生，”她说。“我知道你会来的。”

“是的，太太，不过我不知道你怎么会认为我对你的情况感兴趣。”

“我恢复健康以后，当地侦探埃德蒙先生曾找我谈话，我听他说的。我对他没说实话。也许说实话更聪明一些。”

“一般地说，讲实话是最聪明的。但是你为什么对他说谎呢？”

“因为另一个人的命运与我的话有关。我明知他是一个无价值的人，但我还是不愿由于毁了他而良心不安。我们的关系曾经是这么接近——这么接近！”

“现在这个障碍消除了吗？”

“是的，这个人已经死了。”

“那你为什么不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警察当局呢?”

“因为另外还有一个人需要考虑。这个人就是我自己。我受不了警察法庭审讯所带来的流言蜚语。我活不了多久了，但我要死个清静。我还是想找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来，把我的可怕经历告诉他，这样我去世以后也会真相大白。”

“太太，我很不敢当。同时我也是一个负有社会责任的人，我不能应允你当你说完以后我一定不会报告警方。”

“我同意你的想法，福尔摩斯先生。我是很了解你的人格和你的工作方式的，因为这些年来我都在拜读你的事迹。命运所留给我的唯一快乐就是阅读，因此社会上发生的事情我很少遗漏不读。不管怎么说吧，我愿意碰碰运气，任凭你怎么利用我的悲剧都可以。说出来我就松心了。”

“那我和我的朋友是愿意听你讲的。”

那妇人站起来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男人的照片。他显然是一个职业的杂技演员，一个身体健美的人，照像时两只粗壮的胳臂交叉在凸起的胸肌之前，在浓胡须下面嘴唇微笑地张开着——这是一个多次征服异性者的自满的笑。

“这是雷奥纳多，”她说。

“就是作证的那个大力士吗?”

“正是。再瞧这张——这是我丈夫。”

这是一个丑陋的脸——一个人形猪猡，或者不如说是人形野猪，因为在野性上它还有强大可怕的一面。人们可以想象这张丑恶的嘴在盛怒的时候喷着口水一张一合地大叫，也可以想象这双凶狠的小眼睛对人射出纯是恶毒的目光。无赖，恶霸，野蛮——这些都清楚地写在这张大下巴的脸上了。

“先生们，这两张照片可以帮助你们了解我的经历。我是一个在锯末上长大的贫穷的马戏演员，十岁以前已经表演跳圈了。还

在我成长时，这个男人就爱上我了，如果他那种情欲可以叫做爱的话。在一个不幸的时刻，我成了他的妻子。从那一刻起，我就生活在地狱里，他就是折磨我的魔鬼。马戏班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他对我的虐待。他背弃我去找别的女人。我一抱怨，他就把我捆起来用马鞭子抽打。大家都同情我，也都厌恨他，但他们有什么法子呢？他们都怕他，全都怕他。他在任何时候都是可怕的，喝醉时就像一个凶狠的杀人犯。一次又一次，他因打人和虐待动物而受传讯，但他有的是钱，不怕罚款。好的演员都离开我们了，马戏班开始走下坡路。全靠雷奥纳多和我，加上小格里格斯那个丑角，才把班子勉强维持下来。格里格斯这个可怜虫，他没有多少可乐的事儿，但他还是尽量维持局面。

“后来雷奥纳多越来越接近我。你们看见他的外表了，现在我算是知道在这个优美的身躯里有着多么卑怯的精神，但是与我丈夫相比，他简直是天使。他可怜我，帮助我，后来我们的亲近变成了爱情——是很深很深的热烈爱情，这是我梦寐以求而不敢奢望的爱情。我丈夫怀疑我们了，但我觉得他不仅是恶霸而且还是胆小鬼，而雷奥纳多是他唯一惧怕的人。他用他特有的方式报复，就是折磨我比以前更厉害了。有一天夜里我喊叫得太惨了，雷奥纳多在我们篷车门口出现了。那天我们几乎发生惨案，过后我的情人和我都认为早晚会出惨祸。我丈夫不配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得想办法叫他死。

“雷奥纳多有着聪明巧妙的头脑。是他想出的办法。我不是往他身上推，因为我情愿步步跟着他走。但我一辈子也想不出这样的主意。我们做了一个棒子——是雷奥纳多做的——在铅头上他安了五根长的钢钉，尖端朝外，正好像狮子爪的形状。用这棒子打死我丈夫，再放出狮子来，造成狮子杀死他的证据。

“那天我跟我丈夫照例去喂狮子的时候，天色一片漆黑。我们用锌桶装着生肉。雷奥纳多隐蔽在我们必经的大篷车的拐角上。

他动作太慢，我们已经走过去了，他还没下手。但他轻轻跟在了我们背后，我听见棒子击裂我丈夫头骨的声音了。一听见这声音，我的心欢快地跳起来。我往前一冲，就把关着狮子的门闩打开了。

“接着就发生了可怕的事儿。你们大概听说过野兽特别善于嗅出人血的味道，人血对它们有极大的引诱力。由于某种奇异本能，那狮子立刻就知道有活人被杀死了。我刚一打开门闩它就跳出来，立刻扑到我身上。雷奥纳多本来有可能救我。如果他跑上来用那棒子猛击狮子，也许会把它吓退。但他丧了胆。我听见他吓得大叫，后来我看见他转身逃走。这时狮子的牙齿在我脸上咬了下去。它那又热又臭的呼吸气息已经麻痹了我，不知道疼痛了。我用手掌拼命想推开那个蒸气腾腾、沾满血迹的巨大嘴巴，同时尖声呼救。我觉得营地的人惊动起来，后来我只知道有几个人，雷奥纳多、格里格斯，还有别人，把我从狮子爪下拉走。这就是我最后的记忆，福尔摩斯先生，我一直过了沉重的几个月才好转过来。当我恢复了知觉，在镜子里看见我的模样时，我是多么诅咒那个狮子啊！——不是因为它夺走了我的美貌，而是因为它没有夺走我的生命！福尔摩斯先生，这时我只剩下一个愿望，我也有足够的钱去实现它。那就是用纱遮上我的脸使人看不见它，住在一个没有熟人能找到我的地方去。这是我所能做的唯一事情，我也就这样做了。一只可怜的受伤的动物爬到它的洞里去结束生命——这就是尤金尼亚·郎德尔的归宿。”

听完这位不幸的妇女讲述她的生平，我们默默无言地坐了一会儿。福尔摩斯伸出他那长长的胳臂拍了拍她的手，表现出在他来说已是罕见的深深的同情。

“可怜的姑娘！”他说道，“可怜的人！命运真是难以捉摸啊。如果来世没有报应，那这个世界就是一场残酷的玩笑。但雷奥纳多这个人后来怎么样了？”

“我后来没有再看见或听说过他。也许我这样恨他是错的。他

还不如去爱一个狮口余生的畸形儿呢，那是我们用来表演的东西之一。但一个女人的爱不是那样容易摆脱的。当我在狮子爪下时，他背弃了我，在困苦中他离开了我，但我还是下不了狠心送他上绞架。就我自己来说，我不在乎对我有什么后果，因为世界上还有比我现存的生命更可怕的吗？但我顾及了他的命运。”

“他死了吗？”

“上个月当他在马加特附近游泳时淹死了。我在报纸上看见的。”

“后来他把那个五爪棒怎样处理了？这个棒子是你叙述中最独特、最巧妙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福尔摩斯先生。营地附近有一个白垩矿坑，底部是一个很深的绿色水潭。也许是扔在那个潭里了。”

“说实在的，关系也不大了，这个案子已经结案。”

“是的，”那女人说，“已经结案了。”

我们这时已经站起来要走，但那女人的声调中有一种东西引起了福尔摩斯的注意。他立刻转过身去对她说：

“你的生命不属于你自己，”他说。“你没有权利对自己下手。”

“难道它对别人还有任何用处吗？”

“你怎么知道没有用呢？对于一个缺乏耐心的世界来说，坚韧而耐心地受苦，这本身就是最可宝贵的榜样。”

那女人的回答是骇人的。她把面纱扯掉，走到有光线的地方来。

“你能受得了吗？”她说。

那是异常可怖的景象。脸已经被毁掉，没有语言能够形容它。在那已经烂掉的脸底，两只活泼而美丽的黄眼睛悲哀地向外望着，这就更显得可怕了。福尔摩斯怜悯而不平地举起一只手来。我们一起离开了这间屋子。

两天以后，我来到我朋友的住所，他自豪地用手指了指壁炉架上的一个蓝色小瓶。瓶上有一张红签，写着剧毒字样。我打开瓶盖，有一股杏仁甜味儿。

“氢氰酸?”我说。

“正是。是邮寄来的。条子上写着：‘我把引诱我的东西寄给你。我听从你的劝导。’华生，咱们可以猜出寄信的勇敢女人的名字。”

肖斯科姆别墅

歇洛克·福尔摩斯弯着腰在一个低倍显微镜上面看了许久，现在他直起身来，胜利地看着我。

“华生，这是胶，”他说，“毫无疑问是胶。看看这些散在四周的东西！”

我俯身到目镜前对好焦距。

“这些纤维是花呢上衣的。这些不规则的灰色团块是灰尘。左边还有上皮鳞层。中间这些褐色的粘团无疑是胶。”

“好吧，”我笑着说，“我准备接受你的意见。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吗？”

“这是个很好的证据，”他答道。“你也许记得圣潘克莱斯案中的警察尸体旁发现的那顶帽子吧。被控人否认那是他的。但他是一个经常用胶的画框商。”

“这是你办的案子吗？”

“不是，这是我的朋友，警场的梅里维尔要我帮忙的一个案子。自从我在被告的袖缝中找到了锌和铜屑，因此推断他是伪币制造者以来，他们就认识到显微镜的重要性了。”他不耐烦地看了看表。“我有个新主顾要来，时间已经过了。对了，华生，你懂赛马吗？”

“照理说应该懂一点。我的负伤抚恤金有一半都耗在这上面了。”

“那我可要把你当作我的‘赛马指南’了。你知道罗伯特·诺伯顿吗？你记得这个名字吗？”

“当然记得。他住在肖斯科姆别墅，那儿我很熟悉，我在那里呆过一个夏天。有一次诺伯顿几乎进入你的业务领域。”

“怎么回事?”

“他在纽马克特用马鞭差点把萨姆·布鲁尔打死，此人是科尔曾街的一个放债人。”

“嗬，他真有意思！他常那么干吗?”

“是的，他是有名的危险人物。他差不多是英国最胆大妄为的骑手了——几年以前利物浦障碍赛马的第二名。他是那种不属于自己生活时代的人。要是在摄政时期，他本该是个公子哥儿——拳击家、运动家、拼命的骑手、追求美女的人，并且一旦走了下坡路就再也回不来了。”

“了不起，华生！你的介绍非常扼要，我就好像见到他本人了。你能告诉我一些肖斯科姆别墅的情况吗?”

“我就只知道它在肖斯科姆公园的中央，著名的肖斯科姆种马饲养场和训练场也在那儿。”

“教练官是约翰·马森，”福尔摩斯说，“不要表示惊讶，华生，我打开的这封信就是他寄来的。咱们还是再谈谈肖斯科姆吧。我像是遇上了丰富的矿藏。”

“那儿有肖斯科姆长毛垂耳狗，”我说。“在所有的狗市上它们都是大名鼎鼎的。这是英国最佳种的狗。它们是肖斯科姆女主人的骄傲。”

“女主人是罗伯特·诺伯顿爵士的妻子喽?”

“罗伯特爵士没有结过婚。考虑到他的前景，这也是好事。他和他守寡的姐姐比特丽斯·福尔德夫人住在一起。”

“你是说她住在他家里?”

“不，不。这个宅子属于她的前夫詹姆斯。诺伯顿先生在这儿没有任何产权。在夫人生前，产业的利钱归她，在她死后房产则还给她丈夫的弟弟。她只是每年收租子。”

“我想这些租钱就由罗伯特花了吧?”

“差不多。他是一个不管不顾的家伙，一定使她过得很不安宁。但我还是听说她对他很好。那么，肖斯科姆出了什么岔子呢?”

“啊，这正是我想知道的。我想能告诉我们此事的人来了。”

门已经打开，从过道里走来一个高个子、脸修得很干净的人，他那种坚决、严厉的表情说明他是教管马或男孩子的那类人。马森先生这两行都干，而且看来同样胜任。他镇定自若地鞠了躬，在福尔摩斯指给他的椅子上坐下。

“福尔摩斯先生，你接到我的信了?”

“是的，可是你的信没有作什么解释。”

“这件事十分敏感，不好一一写在纸上，而且也太复杂。我只能和你面谈。”

“好吧，我们就听你谈。”

“首先，福尔摩斯先生，我觉得我的主人疯了。”

福尔摩斯扬起眉毛。“这是贝克街，不是哈利街，”他说，“你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吗?”

“先生，一个人干一两件古怪的事情还可以理解，可如果他干的事情都那么稀奇古怪，那你就会疑心了。我觉得肖斯科姆王子和赛马大会把他给弄得神经失常了。”

“是你驯的一头小马吗?”

“是全英国最好的马，福尔摩斯先生，这我是有把握的。现在我可以跟你坦率地讲，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位正直的绅士，此事也不会传出去。罗伯特爵士在这次赛马中，只能胜不能败。他已经全力以赴、孤注一掷了。他把他所能搞到和借到的钱都押在这匹马上了，而且赌注的比值也悬殊。一比四十已经够了，但他押的是接近一比一百。”

“如果马真是那么好，为什么要这样呢?”

“但是别人并不知道它有这么好。罗伯特爵士可没让马探子

套出情报去。他把王子的同父异母兄弟拉出去兜风，谁也分辨不出它们。可一奔驰起来，跑上二百米它们之间就会拉开距离。他一心只想着马和赛马的事，整个生命都放在这上面了。他暂时还可以把高利贷主应付住，但如果王子失败了，他也就破产了。”

“真是一场不顾一切的赌博，可是从什么地方看出来他疯了呢？”

“首先，你只要看他一眼就知道了。我根本不相信他晚上睡过觉，他整天呆在马圈里。他两眼发狂，神经已经承受不住了。还有他对比特丽斯夫人的行为！”

“啊！怎么回事？”

“他们一直感情很好。他们趣味相同，她也像他一样爱马。她每天准时驱车来看马——她最宠爱的是王子。一听到石子路上的车轮声，它就耸起耳朵，每天早晨它都要小跑着到车前去吃它那块糖，可现在一切都完了。”

“为什么？”

“她对马似乎已经完全丧失了兴趣。一个星期以来她每天驱车路过马圈时连个招呼也不打！”

“你认为他们吵架了？”

“而且吵得很厉害、粗鲁、彼此深怀恶意。不然，他为什么要把她当作儿子一样宠爱的狗送人呢？几天以前他把狗送给了老巴恩斯，他是三英里外克伦达尔青龙旅店的掌柜。”

“确实有点怪。”

“她心脏不好、又浮肿，当然不能跟他出去跑，他一向每天晚上在她屋里呆两个小时。他现在完全可以照旧那样做，因为她是他少有的好朋友。可现在这一切都完了，他再也不走近她了。她也很伤心。她变得心情抑郁、沉闷，喝起酒来，福尔摩斯先生，简直是狂饮无度了。”

“在疏远以前她喝酒吗？”

“她也喝一杯，可现在她一晚上就喝一瓶。这是管家斯蒂芬斯告诉我的。一切都变了样，福尔摩斯先生，简直一塌糊涂。还有，主人深夜到老教堂的地穴里去干吗？在那儿等他的那个人又是谁？”

福尔摩斯搓起手来。

“讲下去，马森先生，你的话越来越有意思了。”

“管家看见他夜里十二点冒着大雨去的。于是第二天晚上我就来到住宅，果然，他又出去了。我和斯蒂芬斯跟着他，这可真叫紧张，如果让他看见可够我们受的。谁要是惊动了他，那他的拳头可不饶人，他也不管是谁。所以我们不敢跟得太紧，但我们一直盯着他。他去的就是那个常闹鬼的地穴，那儿还有人在等他。”

“这个地穴是在什么地方？”

“先生，在花园里有一个教堂废墟，古旧得已没人知道它的年代了。它下面有一个地穴，是本地有名的闹鬼地方。白天那地穴又黑又潮，荒凉可怖，晚上更没有几个人敢走近它。但我们的主人不怕。他一辈子没有怕过任何事情。可是他夜晚到那儿去干什么呢？”

“等一下！”福尔摩斯说。“你说那儿还有一个人。他必定是你们那儿的马夫、或家里的什么人！你一定认出了他，向他发问了吧？”

“不是我认识的人。”

“你怎么能确定呢？”

“因为我看见他了，福尔摩斯先生。那是在第二个晚上。罗伯特爵士转个弯儿从我们身边走过去了，我和斯蒂芬斯则像一对兔子似的在灌木丛中发抖，因为那天晚上有一点月光。可是我们听见还有一个人在后面走着。我们并不怕他。所以罗伯特先生过去后我们就直起身来，装着在月光下散步，漫不经心似地直闯到他跟前。‘你好，伙计！你是谁？’我说道。他八成儿没听见我们

走近的脚步声，所以他回过头来看见我们时，就像是见了从地狱里出来的鬼一样。他大叫一声，撒腿就跑。他还真能跑——要叫我说的话，一分钟之后就听不见、也看不见他的踪影了，他是谁、是干什么的我们就不知道了。”

“在月光下你看清他了吗？”

“是的，我记住了他的那张黄脸——是个下等人。他能和罗伯特爵士有什么关系呢？”

福尔摩斯沉思地坐了好一会儿。

“谁陪伴比特丽斯·福尔德夫人呢？”他终于问道。

“她的侍女卡里·埃文斯。五年来她一直跟着夫人。”

“不用说很忠心啦？”

马森先生不安起来。

“她是够忠心的，”他终于说，“但我不能说她对谁忠心。”

“啊！”福尔摩斯说。

“我不能揭人隐私。”

“我非常理解，马森先生。当然情况已经很清楚了。从华生医生对罗伯特爵士的描述中，我已经晓得，他对任何女人都是危险的。你不认为这可能是他们兄妹争吵的原因吗？”

“这个流言早已是众人皆知了。”

“她过去也许没看见。让我们假设她突然发现了。她想辞退这个女人，但她弟弟不准。这个弱者由于有心脏病，又不能走动，没法实现自己的意愿。她怀恨的侍女仍然打发不走。于是她跟谁也不讲话，一个人生闷气，借酒浇愁。罗伯特爵士恼怒之下夺走了她宠爱的小狗。这些不是都能串起来吗？”

“是的，到此为止还能串起来。”

“对极了！到此为止。但这一切与夜晚去地穴有什么联系呢？我们不能解释。”

“确实不能，先生，而且还有别的我也不能解释。罗伯特爵

士为什么要去挖一具死尸呢？”

福尔摩斯霍地站了起来。

“这个我们昨天才发现——在我写信给你以后。昨天罗伯特爵士到伦敦去了，所以我和斯蒂芬斯下了地穴。别的都照旧，只是在一个角落里有一小堆人的尸骨。”

“你报告警察了吗？”

我们的来访者冷冷地笑了。

“先生，他们不会感兴趣的。发现的只是一具干尸的头和几根骨头。它很可能是千年以前的古尸。但它原先不在那儿，这我可以发誓，斯蒂芬斯也可以发誓。它被堆在一个角落里用木板盖着，而那个角落以前总是空着的。”

“你们怎么办了？”

“我们没管它。”

“这样做是明智的。你说罗伯特爵士昨天走了，他回来了吗？”

“今天应该回来。”

“罗伯特爵士什么时候把他姐姐的狗送人的？”

“上星期的今天。小狗在老库房外嚎叫，而那天早晨罗伯特爵士正在大发脾气。他把狗抓了起来，我以为他要把它杀了。但他把狗交给了骑师桑迪·贝恩，叫他去送给青龙旅店的老巴恩斯，他不愿再看到这条狗。”

福尔摩斯沉思地坐了好一会儿。他刚刚点燃了他那个最老、烟油最多的烟斗。

“我现在还不清楚你要我为此事做些什么，马森先生，”他最后说。“你能不能讲得明确一些。”

“这个也许能说明问题吧，福尔摩斯先生。”客人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包，细心地打开，露出一根烧焦的碎骨头。

福尔摩斯感兴趣地查看起来。

“你从哪儿搞来的？”

“在比特丽斯夫人房间底下的地下室里有一个暖气锅炉，已经许久未用了，罗伯特爵士抱怨说天冷，又把它烧起来了。哈维负责烧这个锅炉——他是我的一个伙计。就在今天早晨他拿着这个来找我，他是在掏锅炉灰的时候发现骨头的。他对炉子里有骨头很不以为然。”

“我也不以为然，”福尔摩斯说。“你能认出这是什么吗，华生？”

骨头已经烧成黑色的焦块了，但它的解剖学特点还能分辨出来。

“这是人大腿的上髁，”我回答说。

“不错！”福尔摩斯变得非常严肃。“这个伙计什么时候去烧炉子？”

“他每天晚上烧起来后就走。”

“那么说任何人晚上都可以去了？”

“是的，先生。”

“你从外面能进去吗？”

“外面只有一个门，里边还有一个门顺着楼梯可通比特丽斯夫人房间的过道。”

“这个案子不简单，马森先生，而且有血腥味道。你是说昨晚罗伯特爵士不在家？”

“不在，先生。”

“那么烧骨头的不是他，而是别的什么人？”

“对极了，先生。”

“你刚才说的那个旅店叫什么名字？”

“青龙旅店。”

“在旅店那一带有个不错的钓鱼点吧？”这位诚实的驯马师露出莫名其妙的神情，仿佛他确信在他多难的一生中又碰到了一个疯子。

“这个，我听说在河沟里有鳟鱼，霍尔湖里有狗鱼。”

“那太好了。华生和我是有名的钓鱼爱好者——对不对，华生？你有信可以送到青龙旅店去。我们今晚就去那儿。你不要到那儿去找我们，有事给我们写个条子，如有需要，我可以找到你。等我们对此事有一定了解之后，我会告诉你一个成熟的意见。”

于是，在一个晴朗的五月之夜，我和福尔摩斯单独坐在一等车厢里，向一个称为“招呼停车站”的小站——肖斯科姆驶去。我们头上的行李架被显眼地堆满了钓鱼竿、鱼线和鱼筐之类。到达目的地后又坐了一段马车来到一个旧式的小旅店，在那儿好动的店主乔赛亚·巴恩斯热切地参加了我们讨论消灭附近鱼类的计划。

“怎么样，在霍尔湖钓狗鱼有希望吗？”福尔摩斯说。

店主的脸沉了下来。

“别打那个主意了，先生。没等你钓到鱼，你就掉到水里了。”

“怎么回事？”

“那是因为罗伯特爵士，先生。他特别不喜欢别人动他的鳟鱼。你们两位陌生人要是走近他的训练场，他决不会放过你们的，罗伯特爵士一点不马虎的！”

“我听说他有了一匹马参加比赛，是吗？”

“是的，而且是非常好的马。我们大家都把钱赌在它身上了，罗伯特先生所有的钱也都押上了。对了，”他出神地望着我们，“你们别是马探子吧？”

“哪儿的话！我们只不过是两个渴望伯克郡新鲜空气的疲倦的伦敦人罢了。”

“那你们可找着地方了。这儿有的是新鲜空气。但是请记住我说的有关罗伯特爵士的话。他是那种先斩后奏的人。离公园远点。”

“当然，巴恩斯先生！我们会的。你瞧，大厅里叫唤的那只

狗长得可真漂亮。”

“一点不错。那是真正的肖斯科姆种。全英国没有比它再美的啦。”

“我也是个养狗迷，”福尔摩斯说。“不知这样问是否恰当，请问这条狗值多少钱呢？”

“我可买不起，先生。这条狗是罗伯特爵士亲自给我的，所以我就把它拴起来了。我要是把它放开，它一眨眼就会跑到别墅里去。”

“华生，咱们手里现在有几张牌了。”店主离开后福尔摩斯说道，“这个牌不好打，不过再过一两天咱们总能搞清楚。我听说罗伯特爵士还在伦敦。或许今晚咱们到那个禁地去一趟还用不着怕挨打。有两点情况我需要证实一下。”

“你有什么假设吗，福尔摩斯？”

“只有一点，华生：一个来星期以前发生了一件事，它对肖斯科姆家庭生活的影响极深。究竟是什么事呢？我们只能从它的效果来猜测。效果似乎是某种因素的奇怪的混合物，但肯定有助于我们的侦查。只有那种平淡无奇的案子才是没办法的。

“让我们看看已经掌握的情况：弟弟不再去看望亲爱的病弱的姐姐了；他把她宠爱的小狗送人了。送走她的狗，华生！你还看不出问题吗？”

“我只看出弟弟的无情。”

“也许是这样。或者——好吧，这儿还有一种可能。让我们继续看看自争吵以后发生的事儿，如果真有过一场争吵的话。夫人闭门不出，改变了她的生活习惯，除了和女仆乘车出外就不再露面，拒绝在马房停车去看她宠爱的马，而且显然喝起酒来。都包括进来了吧？”

“还有地穴里的事。”

“那是另外一条思路。这是两回事，我请你不要把它们混为

一谈。第一条线索是有关比特丽斯夫人的，是不是有点犯罪的味道？”

“我看不出来。”

“现在让我们看看第二条线索，这是有关罗伯特爵士的。他着魔般地一心只想着赛马的胜利。他落到了放高利贷人的手里，他随时可能破产、使家产遭到拍卖，那么他的赛马就会落到债主手里。他是一个胆大妄为的人，目前又是狗急跳墙。他的收入全靠他姐姐。他姐姐的女仆又是他的忠实奴仆。这几点咱们是有把握的吧？”

“可是那个地穴？”

“啊，是的，还有地穴！华生，让我们假设——这当然是一个诽谤性的推测，是为了辩解的目的提出的一个前提——罗伯特爵士杀害了他的姐姐。”

“老兄，这是不可能的。”

“非常可能，华生。罗伯特爵士是出身高贵，不过鹰群里偶尔也出乌鸦。咱们先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非到发了财，他绝不会离开这个地方，而发这笔财全靠肖斯科姆王子这次的大获全胜。他现在还不得不坚守阵地，所以他就必须把受害者的尸体处理掉，而且还得找一个能够模仿她的替身。既然女仆是他的心腹，这样做并不是不可能的。这具女尸可能运到了很少有人去的地穴，也可能深夜偷偷地在炉里销毁了，留下的证据我们已经看到了。你觉得如何，华生？”

“要是首先肯定那可怕的前提，那还有什么不可能的。”

“华生，为了弄清事实，我觉得明天咱们可以作一个小试验。至于今天，为了保持咱们的身分，我建议用我们主人自己的酒来招待他一下，跟他大谈一通鳗鱼和鲤鱼，这可能是引他高兴的最好办法。谈话之间我们或许能听到一些有用的本地新闻。”

第二天早晨，福尔摩斯发现我们忘记了带钓鳟鱼的诱饵，这

倒也免得去钓鱼了。大约十一点钟我们出去散步，他还获准带着小黑狗和我们一道前往。

“就是这儿，”当我们来到竖着鹰头狮身徽章的高高的公园大门前，福尔摩斯说道，“巴恩斯先生告诉我老夫人在中午的时候要乘车出来兜风，开门时马车会放慢速度的。华生，等车刚进大门没驶起来的时候，请你叫住车夫提个问题。不要管我，我将站在这个冬青树丛后面观察。”

守候的时间并不长。十五分钟以后我们就看见从远处的路上驶来一辆黄色的敞篷四轮马车，由两匹漂亮、矫捷的灰色马驾驶着。福尔摩斯带着狗蹲到树丛后面，我则若无其事地站在路中间挥舞着一根手杖。一个看门人跑出来把大门打开了。

马车放慢了速度，所以我能仔细地观看乘车的人。左边坐着一个面色红润的年轻女人，头发亚麻色，有着一双不知害羞的眼睛。她右边坐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圆背的人，脸和肩上围着一大圈披肩，说明她体弱多病。在马车驶上大道时我庄严地举起了手，车夫勒住了马，于是我就上前打听罗伯特爵士是否在别墅里。

这时福尔摩斯走出来，放开了狗。那狗欢腾地叫了一声，冲向马车，跳到踏板上。但转眼间它那热切的迎接竟变成了狂怒，朝着上面的黑衣裙连吠带咬。

“快走！快走!”一个粗嗓门的人拼命叫着，车夫鞭打着马驶走了，于是剩下我们俩站在大路上。

“华生，已经证实了，”福尔摩斯一边往兴奋的狗脖子上套链子一边说。“狗认为她是女主人，却发现是个陌生人。狗是不会弄错的。”

“那是个男人的声音!”我叫道。

“对极了！咱们又多了一张牌，华生，但还是得认真地打。”

我的伙伴那天似乎没有什么别的计划了，于是我们真的在河沟里用带来的鱼具钓起鱼来，结果是给我们的晚餐添了一道鳟鱼。

饭后福尔摩斯才又显得精力充沛起来。我们再一次像早晨那样来到通向公园大门的路上。一个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人正在等着我们。他就是我们在伦敦的那个老相识，驯马师约翰·马森先生。

“晚上好，先生们，”他说，“我接到了你的便条，福尔摩斯先生。罗伯特爵士现在还没有回来。不过我听说他今晚要回来。”

“这个地穴离寓所有多远？”福尔摩斯问。

“足足四分之一英里。”

“那我们可以不去管罗伯特。”

“我可不能同去，福尔摩斯先生。他一到家就会把我叫去问肖斯科姆王子的最近情况。”

“懂了！那么说我们只好独立工作啦，马森先生。你可以把我们带到地穴后再走。”

天色漆黑，没有月光，马森一直领着我们穿过牧场，后来有一块黑黝黝的影子呈现在我们面前，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古老的教堂。我们从旧日门廊的缺口走了进去，我们的向导跌跌撞撞地在一堆碎石中寻路走到教堂的一角，那儿有一条陡斜的楼梯通到地穴里。他擦着火柴照亮了这阴森可怖的地方——古旧的粗凿石墙的残垣，一叠叠的棺材散发着霉味，这些棺材有些是铅制的，有些是石制的，靠着一边墙高高叠放，直达拱门和隐在上方阴影中的屋顶。福尔摩斯点着了灯笼，一缕颤动的黄光照亮了这阴森的地方。棺材上的铜牌反射着灯光，大多数的牌子都是用这个古老家族的鹰头狮身的徽章装饰的，它甚至在死亡门前仍保持着尊严。

“你说过这儿有些骨头，马森先生。你能带我们去看看再走吗？”

“就在这个角落里。”驯马师走过去，然而我们的灯光照过去时，他却惊呆了。“没有了，”他说。

“我料到了，”福尔摩斯说，轻声笑着。“我想就是现在也还

可以在炉子里找到骨灰和未烧尽的骨头。”

“我不懂，为什么竟有人要烧千年前死人的尸骨呢?”约翰·马森问道。

“我们到这儿来就是要找答案的，”福尔摩斯说。“这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我们就不耽搁你了。我想天亮以前我们会找到答案的。”

约翰·马森离开后，福尔摩斯就开始仔细地查看墓碑，从中央的一个看来是属于撒克逊时代的开始，接着是一长串诺尔曼时代雨果们和奥多们的墓碑，直到我们看见了十八世纪威廉·丹尼斯和费勒的墓碑。一个多小时后，福尔摩斯来到了拱顶进口边上的一具铅制棺材前。我听到他满意的叫声，从他迅速而准确的动作中可以看出他已经找到了目标。他热切地用放大镜查看那又厚又重的棺盖的边缘。随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开箱子用的撬棍，将它塞进棺盖缝里，把看起来仅由两个夹子固定着的整个棺盖撬了起来。棺盖被撬开时发出刺耳的响声，就在它还没完全撬开、仅露出里面的一部分东西时，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打断了我们。

有人在上面的教堂里走着。这是一个来意明确、对自己行走的地方很熟悉的人的坚定、急促的脚步声。一束灯光从楼梯上射了下来，随即持灯人就在哥特式的拱门里出现了。他是一个身材高大、举止狂暴的可怕人物。他手里提着个大号马灯，灯光衬托出他那胡须浓密的脸和一对狂怒的眼睛，他的眼光扫着地穴里的每个角落，最后恶狠狠地盯住我的同伴和我。

“你们是什么人?”他大声吼着，“到我的地产上来干什么?”见福尔摩斯不做声，他又向前走了两步，并举起一根随身携带的沉重的手杖。“听见没有?”他大叫道，“你们是谁?到这儿来干什么?”他挥舞着手杖。

福尔摩斯非但没有退缩，反而迎上前去。

“罗伯特爵士，我也有个问题要问你，”他异常严厉地说。

“这是谁？这儿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转过身去，揭开身后的棺盖。借着马灯的光亮，我看见一具从头到脚裹在布里的尸体。这是一具可怕的女尸，凸出的鼻子和下巴扭向一边，毫无血色、歪曲的脸上露着一双昏暗、滞固的眼睛。

男爵大叫一声蹒跚地退了回去，靠在一个石头棺材上。

“你怎么知道的？”他叫着，转眼间又有点恢复了他凶猛的常态，“你是干什么的？”

“我叫歇洛克·福尔摩斯，”我的伙伴说。“也许你很熟悉吧？不管怎么说我的职责和其他正直的公民一样——维护法律。我以为有很多事情你必须加以解释。”

罗伯特爵士敌意地注视了一会儿，不过福尔摩斯平静的声音和他镇定、自信的态度产生了效果。

“福尔摩斯先生，我可以向上帝发誓，我没干什么坏事，”他说。“我承认此事从表面上看确实对我不利，但我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

“我希望事实真是这样，不过我恐怕你必须到警察局去解释。”

罗伯特爵士耸了耸他那宽阔的肩膀。

“好吧，既然如此，那就这样吧。你可以到庄园里亲自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十五分钟以后，我们来到一个房间，从玻璃罩后面陈列的一排排擦得很亮的枪管可以看出，这是老宅子里的一间武器陈列室。屋子布置得很舒适，在这儿罗伯特爵士离开了我们一会儿。回来时他带了两个人来，一个是我们曾看见坐在马车里的那个脸色红润的年轻女人；另一个是长着一张老鼠脸、举止鬼鬼祟祟令人讨厌的矮个男人。这两个人满脸惊疑，说明男爵还没有来得及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

“他们，”罗伯特爵士用手一指，“是诺莱特夫妇。诺莱特太

太娘家姓埃文斯，她做了我姐姐多年的心腹女仆。我之所以带他们来，是因为我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你，他们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可以为我做证的人。”

“罗伯特爵士，这有必要吗？你想过你在做什么吗？”那个女人喊道。

“至于我，我拒绝负任何责任，”她的丈夫说。

罗伯特爵士轻蔑地瞥了他一眼。“我负全部责任，”他说。“福尔摩斯先生，请听听事实的简单经过吧。

“你显然对我的事情已经插手得很深了，否则我不会在那儿碰到你。所以你很可能已经知道，我为了参加赛马大会驯养了一匹黑马，而所有的一切都取决于我是否能胜利。如果我赢了，那么一切顺利。如果我输了——啊，我真不敢想象。”

“我明白你的处境，”福尔摩斯说。

“我的一切都依靠我的姐姐比特丽斯夫人，但是众所周知她的地产收入仅够她自己的生活所用。我一向知道只要我的姐姐一死，我的债权人就会像一群秃鹰一样涌到我的地产上，拿走一切东西——我的马厩、我的马——所有的东西。福尔摩斯先生，我的姐姐就在一个星期以前去世了。”

“而且你没有告诉任何人！”

“我能怎么办呢？我面临着全面的破产。我如果能把此事掩盖三个星期，那么一切就都好办。她女仆的丈夫——就是这个人——是个演员。于是我们想到——我就想到——在那个短短的时期内他可以扮装我的姐姐。除了每天坐着马车露个面外并不需要做别的事情，因为除了她的女仆外不会有人进她的房间。这并不难处理。我姐姐死于长久以来就折磨她的水肿。”

“那应该由验尸官来确定。”

“她的医生能证实，几个月前她的病症就预示着这个结局了。”

“那么你做了些什么？”

“尸体不能留在这儿。她死后的第一个晚上我和诺莱特就把她运到老库房去了，那个库房早就没人使用了。可是她的小狗跟着我们，在门口不停地狂吠，所以我想找个更安全的地方。我把狗送走了，我们又把尸体移到教堂的地穴里。福尔摩斯先生，丝毫没有侮辱和不恭的意思。我深信没做什么对不起死者的事。”

“我认为你的行动是不可原谅的，罗伯特爵士。”

男爵不耐烦地摇了摇头。“说起来容易，”他说，“如果你处在我的地位，你或许就不这么认为了。一个人不可能眼看着他的全部希望，他的全部计划在最后一刻要被毁灭而不竭力挽救。我认为把她暂时放在她丈夫祖先的棺材里作为安息之处并没有什么不当，何况那棺材停放的地方现在仍是庄严神圣的地方。我们打开了一个这样的棺材，移走了里面的东西，像你看到的那样安置了她。至于里面移出的遗骸，我们不能把它们留在地穴的地面上。于是我和诺莱特移走了它们，他又在夜晚下到锅炉房里把它们烧了。福尔摩斯先生，这就是我的叙述，尽管我已不得不把它讲了出来，但我却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方法迫使我这样讲的。”

福尔摩斯陷入了沉思。

“你的叙述有一点纰漏，罗伯特爵士，”他最后终于说，“既然你把赌注放在赛马上，那么就是你的债权人夺走了你的财产，也不会影响你的前途。”

“这匹马也是财产的一部分。难道他们会关心我的马吗？他们也许根本就不让它跑。非常不幸的是，我主要的债权人，也就是我最痛恨的敌人——萨姆·布鲁尔是个无耻之徒，在纽马克特我曾不得已抽过他一回。你想他会挽救我吗？”

“就这样吧，罗伯特爵士，”福尔摩斯说着站了起来，“这件事必须交给警察去办。我的责任是发现事实，而且也就此为止了。至于你的行为的道德或尊严问题，我无权发表意见。快到午夜了，华生，我们该回咱们那个简陋的住所去了。”

现在大家都已知道，此案的结局比罗伯特爵士的行为所应得的要好得多。肖斯科姆王子比赛获了胜，马主净赚了八万英镑，债权人在比赛结束前也没有提出付债的要求，所以付清了债务以后，罗伯特爵士还有足够的钱来重建优裕的生活。警察和验尸官对于此事的处理也都采取了宽容的态度，除了在拖延死亡注册一事上遭到并不严厉的责难外，幸运的马主靠此投机事业干净地脱了身，现在此事已被遗忘，他的晚年也将体面地度过。

退休的颜料商

那天早晨福尔摩斯心情抑郁，陷入沉思。他那机警而实际的性格往往受这种心情的影响。

“你看见他了?”他问道。

“你是说刚走的那个老头?”

“就是他。”

“是的，我在门口碰到了他。”

“你觉得他怎么样?”

“一个可怜、无所作为、潦倒的家伙。”

“对极了，华生。可怜和无所作为。但难道整个人生不就是可怜和无所作为的吗?他的故事不就是整个人类的一个缩影吗?我们追求，我们想抓住。可最后我们手中剩下什么东西呢?一个幻影，或者比幻影更糟——痛苦。”

“他是你的一个主顾吗?”

“是的，我想应该这样称呼他。他是警场打发来的。就像医生把他们治不了的病人转给江湖医生一样。他们说自己已无能为力，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病人的情况也不可能比现状再坏的了。”

“怎么回事?”

福尔摩斯从桌上拿起一张油腻的名片。“乔赛亚·安伯利。他说自己是布里克福尔和安伯利公司的股东，他们是颜料商，在油料盒上你能看到他们的名字。他积蓄了一点钱，六十一岁时退了休，在刘易萨姆买了一所房子，忙碌了一辈子之后歇了下来。人们认为他的未来算是有保障了。”

“确是这样。”

福尔摩斯瞥了瞥他在信封背面草草写下的记录。

“华生，他是一八九六年退休的。一八九七年和一个比自己年轻二十岁的女人结了婚，如果像片不夸张的话，那还是个漂亮的女人。生活优裕，又有妻子，又有闲暇——在他面前似乎是一条平坦的大道。可正像你看见的，两年之内他已经变成世界上最潦倒、悲惨的家伙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是老一套，华生。一个背信弃义的朋友和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安伯利好像有一个嗜好，就是象棋。在刘易萨姆离他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个年轻的医生，也是一个好下棋的人。我记下他的名字叫雷·欧内斯特。他经常到安伯利家里去，他和安伯利太太之间的关系很自然地密切起来，因为咱们这位倒霉的主顾在外表上没有什么引人之处，不管他有什么内在的美德。上星期那一对私奔了——不知去向。更有甚者，不忠的妻子把老头的文件箱作为自己的私产也带走了，里面有他一生大部分的积蓄。我们能找到那位夫人吗？能找回钱财吗？到目前为止这还是个普通的问题，但对安伯利却是极端重要的大事。”

“你准备怎么办？”

“亲爱的华生，那要看你准备怎么办——如果你理解我的话。你知道我已在着手处理两位科普特主教的案子，今天将是此案最紧要的关头。我实在抽不出身去刘易萨姆，而现场的证据又挺重要。老头一再坚持要我去，我说明了自己的难处，他才同意我派个代表。”

“好吧，”我应道，“我承认，我并不自信能够胜任，但我愿尽力而为。”于是，在一个夏日的午后我出发去刘易萨姆，丝毫没有想到我正在参与的案子一周之内会成为全国热烈讨论的话题。

那天夜里我回到贝克街汇报情况时已经很晚了。福尔摩斯伸

开瘦削的肢体躺在深陷的沙发里，从烟斗里缓缓吐出辛辣的烟草的烟圈。他睡眼惺忪，如果不是在我叙述中停顿或有疑问时，他半睁开那双灰色、明亮、锐利的眼睛，用探索的目光注视着我的话，我一定会认为他睡着了。

“乔赛亚·安伯利先生的寓所名叫黑文，”我解释道，“我想你会感兴趣的，福尔摩斯，它就像一个沦落到下层社会的穷贵族。你知道那种地方的，单调的砖路和令人厌倦的郊区公路。就在它们中间有一个具有古代文化的、舒适的孤岛，那就是他的家。四周环绕着晒得发硬的、长着苔藓的高墙，这种墙——”

“别作诗了，华生，”福尔摩斯严厉地说。“我看那是一座高的砖墙。”

“是的。”如果不是问了一个在街头抽烟的闲人，我真找不到黑文。我应该提一下这个闲人。他是一个高个、黑皮肤、大胡子、军人模样的人。他对我的问询点了点头，而且用一种奇特的疑问目光瞥了我一眼，这使我事后又回想起了他的目光。

“我还没有进门就看见安伯利先生走下车道。今天早晨我只是匆匆看了他一眼，就已经觉得他是一个奇特的人，现在在日光下他的面貌就显得更加反常了。”

“这我研究过了，不过我还是愿意听听你的印象，”福尔摩斯说。

“我觉得他弯着的腰真正像是被生活的忧愁压弯的。他并不像我一开始想象的那么体弱，因为尽管他的两腿细长，肩膀和胸脯的骨架却非常阔大。”

“左脚的鞋皱折，而右脚平直。”

“我没注意那个。”

“你不会的。我发觉他用了假腿。但请继续讲吧。”

“他那从旧草帽底下钻出的灰白色的头发，以及他那残酷的表情和布满深深皱纹的脸给我印象很深。”

“好极了，华生。他说什么了?”

“他开始大诉其苦。我们一起从车道走过，当然我仔细地看了看四周。我从没见到过如此荒乱的地方。花园里杂草丛生，我觉得这里的草木与其说是经过修整的,不如说是任其自由发展。我真不知道一个体面的妇女怎么能忍受这种情况。房屋也是同样的破旧不堪，这个倒霉的人自己似乎也感到了这点，他正试图进行修整，大厅中央放着一桶绿色油漆，他左手拿着一把大刷子，正在油漆室内的木建部分呢。

“他把我领进黑暗的书房，我们长谈了一阵。你本人没能来使他感到失望。‘我不敢奢望，’他说，‘像我这样卑微的一个人，特别是在我惨重的经济损失之后，能赢得像福尔摩斯先生这样著名人物的注意。’

“我告诉他这与经济无关。‘当然，这对他来讲是为了艺术而艺术,’他说，‘但就是从犯罪艺术的角度来考虑，这儿的事也是值得研究的。华生医生，人类的天性——最恶劣的就是忘恩负义了！我何尝拒绝过她的任何一个要求呢？有哪个女人比她更受溺爱？还有那个年轻人——我简直是把他当作自己的亲儿子一样看待。他可以随意出入我的家。看看他们现在是怎样背叛我的！哦，华生医生，这真是一个可怕，可怕的世界啊!’

“这就是他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主题。看起来他从未怀疑过他们私通。除了一个每日白天来、晚上六点钟离去的女仆外，他们独自居住。就在出事的当天晚上，老安伯利为了使妻子开心，还特意在干草市剧院二楼定了两个座位。临行前她抱怨说头痛而推辞不去，他只好独自去了。这看来是真话，他还掏出了为妻子买的那张未用过的票。”

“这是值得注意的——非常重要,”福尔摩斯说道，这些话似乎引起了福尔摩斯对此案的兴趣。“华生，请继续讲。你的叙述很吸引人。你亲自查看那张票了吗？也许你没有记住号码吧?”

“我恰好记住了，”我稍微有点骄傲地答道，“三十一号，恰巧和我的学号相同，所以我记牢了。”

“太好了，华生！那么说他本人的位子不是三十就是三十二号了？”

“是的，”我有点迷惑不解地答道，“而且是第二排。”

“太令人满意了。他还说了些什么？”

“他让我看了他称之为保险库的房间，这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保险库，像银行一样有着铁门和铁窗，他说这是为了防盗的。然而这个女人好像有一把复制的钥匙，他们俩一共拿走了价值七千英镑的现金和债券。”

“债券！他们怎么处理呢？”

“他说，他已经交给警察局一张清单，希望使这些债券无法出售。午夜他从剧院回到家里，发现被盗，门窗打开，犯人也跑了。没有留下信或消息，此后他也没听到一点音讯。他立刻报了警。”

福尔摩斯盘算了几分钟。

“你说他正在刷油漆，他油漆什么呢？”

“他正在油漆过道。我提到的这间房子的门和木建部分都已经漆过了。”

“你不觉得在这种时候干这活计有些奇怪吗？”

“‘为了避免心中的痛苦，人总得做点什么。’他自己是这样解释的。当然这是有点反常，但明摆着他本来就是个反常的怪人。他当着我的面撕毁了妻子的一张照片——是盛怒之下撕的。‘我再也不愿看见她那张可恶的脸了。’他尖叫道。”

“还有什么吗，华生？”

“是的，还有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我驱车到布莱希思车站并赶上了火车，就在火车开动的当儿，我看见一个人冲进了我隔壁的车厢。福尔摩斯，你知道我辨别人脸的能力。他就是那个

高个、黑皮肤、在街上和我讲话的人。在伦敦桥我又看见他一回，后来他消失在人群中了。但我确信他在跟踪我。”

“没错！没错！”福尔摩斯说。“一个高个、黑皮肤、大胡子的人。你说，他是不是戴着一副灰色的墨镜？”

“福尔摩斯，你真神了。我并没有说过，但他确实是戴着一副灰色的墨镜。”

“还别着共济会的领带扣针？”

“你真行！福尔摩斯！”

“这非常简单，亲爱的华生。我们还是谈谈实际吧。我必须承认，原来我认为简单可笑而不值一顾的案子，已在很快地显示出它不同寻常的一面了。尽管在执行任务时你忽略了所有重要的东西，然而这些引起你注意的事儿也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我忽略了什么？”

“不要伤心，朋友。你知道我并非特指你一个人。没人能比你做得更好了，有些人或许还不如你。但你明显地忽略了一些极为重要的东西。邻居对安伯利和他妻子的看法如何？这显然是重要的。欧内斯特医生为人如何？人们会相信他是那种放荡的登徒子吗？华生，凭着你天生的便利条件，所有的女人都会成为你的帮手和同谋。邮政局的姑娘或者蔬菜水果商的太太怎么想呢？我可以想象出你在布卢安克和女士们轻声地谈着温柔的废话，而从中得到一些可靠消息的情景。可这一切你都没有做。”

“这还是可以做的。”

“已经做了。感谢警场的电话和帮助，我常常用不着离开这间屋子就能得到最基本的情报。事实上我的情报证实了这个人的叙述。当地人认为他是一个十分吝啬、同时又极其粗暴而苛求的丈夫。也正是那个年轻的欧内斯特医生，一个未婚的人，来和安伯利下棋，或许还和他的妻子闹着玩。所有这些看起来都很简单，人们会觉得这些已经够了——然而！——然而！”

“困难在哪儿?”

“也许是因为我的想象。好，不去管它吧，华生。让我们听听音乐来摆脱这繁重的工作吧。卡琳娜今晚在艾伯特音乐厅演唱，我们还有时间换衣服，吃饭，听音乐会。”

清晨我准时起了床，但一些面包屑和两个空蛋壳说明我的伙伴比我更早。我在桌上找到一个便条。

亲爱的华生：

我有一两件事要和安伯利商谈，此后我们再决定是否着手办理此案。请你在三点钟以前做好准备，那时我将需要你的帮助。

S. H.

我一整天未见到福尔摩斯，但在约定的时间他回来了，严肃、出神，一言不发。这种时候还是不要打扰他的好。

“安伯利来了吗?”

“没有。”

“啊！我在等他呢。”

他并未失望，不久老头儿就来了，严峻的脸上带着非常焦虑、困惑的表情。

“福尔摩斯先生，我收到一封电报，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递过信，福尔摩斯大声念起来：

“请立即前来。可提供有关你最近损失的消息。

埃尔曼，牧师住宅

“两点十分自小帕林顿发出，”福尔摩斯说，“小帕林顿在埃塞克斯，我相信离弗林顿不远。你应该立即行动。这显然是一个

值得信赖的人发的，是当地的牧师。我的名人录在哪儿？啊，在这儿：'J·C·埃尔曼，文学硕士，主持莫斯莫尔和小帕林顿教区。'看看火车表，华生。"

"五点二十分有一趟自利物浦街发出的火车。"

"好极了，华生，你最好和他一道去。他会需要帮助和劝告的。显然我们已接近此案最紧急的关头了。"

然而我们的主顾似乎并不急于出发。

"福尔摩斯先生，这简直太荒唐了，"他说。"这个人怎么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呢？此行只能浪费时间和钱财。"

"不掌握一点情况他是不会打电报给你的。立刻发电说你就去。"

"我不想去。"

福尔摩斯变得严厉起来。

"安伯利先生，如果你拒绝追查一个如此明显的线索，那只能给警场和我本人留下最坏的印象。我们将认为你对这个调查并不认真。"

这么一说我们的主顾慌了。

"好吧，既然你那么看，我当然要去，"他说，"从表面看，此人不可能知道什么，但如果你认为——"

"我是这样认为的，"福尔摩斯加重语气地说，于是我们出发了。我们离开房间之前，福尔摩斯把我叫到一旁叮嘱一番，可见他认为此行事关重大。"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一定要设法把他弄去，"他说。"如果他逃走或回来，到最近的电话局给我个信，简单地说声'跑了'就行。我会把这边安排好，不论怎样都会把电话拨给我的。"

小帕林顿处在支线上，交通不便。这趟旅行并没有给我留下好印象。天气炎热，火车又慢，而我的同路又闷闷不乐地沉默着，除了偶然对我们无益的旅行挖苦几句外几乎一言不发。最后我们

终于到达了小车站，去牧师住宅又坐了两英里马车。一个身材高大、仪态严肃、自命不凡的牧师在他的书房里接待了我们。他面前摆着我们拍给他的电报。

“你们好，先生，”他招呼道，“请问有何见教？”

“我们来，”我解释说，“是为了你的电报。”

“我的电报！我根本没拍什么电报。”

“我是说你拍给乔赛亚·安伯利先生关于他妻子和钱财的那封电报。”

“先生，如果这是开玩笑的话，那太可疑了，”牧师气愤地说。“我根本不认识你提到的那位先生，而且我也没给任何人拍过电报。”

我和我们的主顾惊讶地面面相觑。

“或许搞错了，”我说，“也许这儿有两个牧师住宅？这儿是电报，上面写着埃尔曼发自牧师住宅。”

“此地只有一个牧师住宅，也只有一名牧师，这封电报是可耻的伪造，此电的由来必须请警察调查清楚，同时，我认为没必要再谈下去了。”

于是我和安伯利先生来到村庄的路旁，它就好像是英格兰最原始的村落。我们走到电报局，它已经关门了。多亏小路警站有一部电话，我才得以和福尔摩斯取得联系。对于我们旅行的结果他同样感到惊奇。

“非常蹊跷！”远处的声音说道，“真莫名其妙！亲爱的华生，我最担心的是今夜没有往回开的车了。没想到害得你在一个乡下的旅店过夜。然而，大自然总是和你在一起的，华生——大自然和乔赛亚·安伯利——他们可以和你作伴。”挂电话的当儿，我听到了他笑的声音。

不久我就发现我的旅伴真是名不虚传的吝啬鬼。他对旅行的花费大发牢骚，又坚持要坐三等车厢，后又因不满旅店的账单而

大发牢骚。第二天早晨我们终于到达伦敦时，已经很难说我们俩谁的心情更糟了。

“你最好顺便到贝克街来一下，”我说，“福尔摩斯先生也许会有新的见教。”

“如果不比上一个更有价值的话，我是不会采用的，”安伯利恶狠狠地说。但他依然同我一道去了。我已用电报通知了福尔摩斯我们到达的时间，到了那儿却看见一张便条，上面说他到刘易萨姆去了，希望我们能去。这真叫人吃惊，但更叫人吃惊的是他并不是独自在我们主顾的起居室里。他旁边坐着一个面容严厉、冷冰冰的男人。黑皮肤、戴着灰色的眼镜，领带上显眼地别着一枚共济会的大别针。

“这是我的朋友巴克先生，”福尔摩斯说。“他本人对你的事也很感兴趣，乔赛亚·安伯利先生，尽管我们都在各自进行调查，但却有个共同的问题要问你。”

安伯利先生沉重地坐了下来。从他那紧张的眼睛和抽搐的五官上，我看出他已经意识到了迫近的危险。

“什么问题，福尔摩斯先生？”

“只有一个问题：你把尸体怎么处理了？”

他声嘶力竭地大叫一声跳了起来，枯瘦的手在空中抓着。他张着嘴巴，刹那间他的样子就像是落在网中的鹰隼。在这一瞬间我们瞥见了乔赛亚·安伯利的真面目，他的灵魂像他的肢体一样丑陋不堪。他向后往椅子上靠的当儿，用手掩着嘴唇，像是在抑制咳嗽。福尔摩斯像只老虎一样扑上去掐住他的喉咙，把他的脸按向地面。于是从他那紧喘的双唇中间吐出了一粒白色的药丸。

“没那么简单，乔赛亚·安伯利，事情得照规矩办。巴克，你看怎么样？”

“我的马车就在门口，”我们沉默寡言的同伴说。

“这儿离车站仅有几百码远，我们可以一道去。华生，你在

这儿等着，我半小时之内就回来。”

老颜料商强壮的身体有着狮子般的气力，但落在两个经验丰富的擒拿专家手中，也是毫无办法。他被连拉带扯地拖进等候着的马车，我则留下来独自看守这可怕的住宅。福尔摩斯在预定的时间之前就回来了，同来的还有一个年轻精明的警官。

“我让巴克去处理那些手续，”福尔摩斯说，“华生，你可不知道巴克这个人，他是我在萨里海滨最可恨的对手。所以当你提到那个高个、黑皮肤的人时，我很容易地就把你未提及的东西说出来。他办了几桩漂亮案子，是不是，警官？”

“他当然插手过一些，”警官带有保留地答道。

“无疑，他的方法和我同样不规律。你知道，不规律有时候是有用的。拿你来说吧，你不得不警告说无论他讲什么都会被用来反对他自己，可这并不能迫使这个流氓招认。”

“也许不能。但我们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福尔摩斯先生。不要以为我们对此案没有自己的见解，如果那样我们就不插手了。当你用一种我们不能使用的方法插进来，夺走我们的荣誉时，你应当原谅我们的恼火。”

“你放心，不会夺你的荣誉，麦金农。我向你保证今后我将不再出面。至于巴克，除了我吩咐他的之外，他什么也没有做。”

警官似乎大松了一口气。

“福尔摩斯先生，你真慷慨大度。赞扬或谴责对你影响并不大，可我们，只要报纸一提出问题来就难办了。”

“的确如此。不过他们肯定要提问题的，所以最好还是准备好答案。比如，当机智、能干的记者问起到底是哪一点引起了你的怀疑，最后又使你确认这就是事实时，你如何回答呢？”

这位警官看起来感到困惑不解了。

“福尔摩斯先生，我们目前似乎并未抓住任何事实。你说那个罪犯当着三个证人的面想自杀，因为他谋杀了他的妻子和她的

情人。此外你还拿得出什么事实吗？"

"你打算搜查吗？"

"有三名警察马上就到。"

"那你很快就会弄清的。尸体不会离得太远，到地窖和花园里找找看。在这几个可疑的地方挖，不会花多长时间的。这所房子比自来水管还古老，一定有个废弃不用的旧水井，试试你的运气吧。"

"你怎么会知道？犯案经过又是怎样的呢？"

"我先告诉你这是怎么干的，然后再给你解释，对我那一直辛劳、贡献很大的老朋友就更该多解释一番。首先我得让你们知道这个人的心理。这个人很奇特——所以我认为他的归宿与其说是绞架，不如说是精神病犯罪拘留所。说得再进一步，他的天性是属于意大利中世纪的，而不属于现代英国。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守财奴，他的妻子因不能忍受他的吝啬，随时可能跟任何骗子走。这正好在这个好下棋的医生身上实现了。安伯利善于下棋——华生，这说明他的智力类型是喜用计谋的。他和所有的守财奴一样，是个好嫉妒的人，嫉妒又使他发了狂。不管是真是假，他一直疑心妻子私通，于是他决定要报复，并用魔鬼般的狡诈做好了计划。到这儿来！"

福尔摩斯领着我们走过通道，十分自信，就好像他曾在这所房里住过似的。他在保险库敞开的门前停住了。

"喝！多难闻的油漆味！"警官叫道。

"这是我们的第一条线索，"福尔摩斯说，"这你得感谢华生的观察，尽管他没能就此追究下去，但却使我有了追踪的线索。为什么此人要在此刻使屋里充满这种强烈的气味呢？他当然是想借此盖住另一种他想掩饰的气味——一种引人疑心的臭味。然后就是这个有着铁门和栅栏的房间——一个完全密封的房间。把这两个事实联系到一块能得到什么结论呢？我只能下决心亲自检查一

下这所房子。当我检查了干草市剧院票房的售票表——华生医生的又一功劳——查明那天晚上包厢的第二排三十号和三十二号都空着时，我就感到此案的严重性了。安伯利没有到剧院去，他那个不在场的证据站不住了。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让我精明的朋友看清了为妻子买的票的座号。现在的问题就是我怎样才能检查这所房子。我派了一个助手到我所能想到的与此案最无关的村庄，在他根本不可能回来的时间把他召去。为了避免失误，我让华生跟着他。那个牧师的名字当然是从我的名人录里找出来的。我都讲清楚了吗？”

“真高，”警察敬畏地说。

“不必担心有人打扰，我闯进了这所房子。如果要改变职业的话，我会选择夜间行盗这一行的，而且肯定能成为专业的能手。注意我发现了什么。看看这沿着壁脚板的煤气管。它顺着墙角往上走，在角落有一个龙头。这个管子伸进保险库，终端在天花板中央的圆花窗里，完全被花窗盖住，但口是大开着的。任何时候只要拧开外面的开关，屋子里就会充满煤气。在门窗紧闭、开关大开的情况下，被关在小屋里的任何人两分钟后都不可能保持清醒。我不知道他是用什么卑鄙方法把他们骗进小屋的，可一进了这门他们就得听他摆布了。”

警官有兴趣地检查了管子。“我们的一个办事员提到过煤气味，”他说，“当然那会儿门和窗子都已经打开了，油漆——或者说一部分油漆——已经涂在墙上了。据他说，他在出事的前一天就已开始油漆了。福尔摩斯先生，下一步呢？”

“噢，后来发生了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情。清晨当我从餐具室的窗户爬出来时，我觉得一只手抓住了我的领子，一个声音说道：‘流氓，你在这儿干什么呢？’我挣扎着扭过头，看见了我的朋友和对头，戴着墨镜的巴克先生。这次奇妙的遇合把我们俩都逗笑了。他好像是受雷·欧内斯特医生家之聘进行调查的，同样

得出了事出谋害的结论。他已经监视这所房子好几天了，还把华生医生当做来过这儿的可疑分子跟踪了。他无法拘捕华生，但当他看见一个人从餐具室里往外爬时，他就忍不住了。于是我把当时的情况告诉了他，我们就一同办这个案子。”

“为什么同他、而不同我们呢？”

“因为那时我已准备进行这个结果如此完满的试验。我怕你们不肯那样干。”

警官微笑了。

“是的，大概不能。福尔摩斯先生，照我理解，你现在是想撒手不管此案，而把你已经获得的结果转交给我们。”

“当然，这是我的习惯。”

“好吧，我以警察的名义感谢你。照你这么说此案是再清楚不过了，而且找到尸体也不会有什么困难。”

“我再让你看一点铁的事实，”福尔摩斯说，“我相信这点连安伯利先生本人也没有察觉。警官，在探索结论的时候你应当设身处地地想想，如果你是当事人你会怎么干。这样做需要一定的想象力，但是很有效果。我们假设你被关在这间小房子里面，已没有两分钟的时间好活了，你想和外界取得联系、甚至想向门外或许正在嘲弄你的魔鬼报复，这时候你怎么办呢？”

“写个条子。”

“对极了。你想告诉人们你是怎么死的。不能写在纸上，那样会被看到。你如果写在墙上将会引起人们的注意。现在看这儿！就在壁脚板的上方有紫铅笔划过的痕迹：‘我们是——’至此无下文了。”

“你怎么解释这个呢？”

“这再清楚不过了。这是可怜的人躺在地板上要死的时候写的。没等写完他就失去了知觉。”

“他是在写‘我们是被谋杀的。’”

“我也这样想。如果你在尸体上发现紫铅笔——”

“放心吧，我们一定仔细找。但是那些证券又怎么样呢？很明显根本没发生过盗窃。但他确实有这些证券，我们已经证实过了。”

“他肯定是把证券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了。当整个私奔事件被人遗忘后，他会突然找到这些财产，并宣布那罪恶的一对良心发现把赃物寄回了，或者说被他们掉在地上了。”

“看来你确实解决了所有的疑难，”警官说。“他来找我们是理所当然的，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去找你呢？”

“纯粹是卖弄！”福尔摩斯答道。“他觉得自己很聪明，自信得不得了，他认为没人能把他怎么样。他可以对任何怀疑他的邻居说：‘看看我采取了什么措施吧，我不仅找了警察，我甚至还请教了福尔摩斯呢。’”

警官笑了。

“我们必须原谅你的‘甚至’二字，福尔摩斯先生，”他说，“这是我所知道的最独具匠心的一个案子。”

两天之后我的朋友扔给我一份《北萨里观察家》双周刊杂志。在一连串以“凶宅”开头，以“警察局卓越的探案”结尾的夸张大标题下，有满满一栏报道初次叙述了此案的经过。文章结尾的一段足见一斑。它这样写道：

> “麦金农警官凭其非凡敏锐的观察力从油漆的气味中推断出可能掩饰的另一种气味，譬如煤气；并大胆地推论出保险库就是行凶处；随后在一口被巧妙地以狗窝掩饰起来的废井中发现了尸体；这一切将作为我们职业侦探卓越才智的典范载入犯罪学历史。”

“好，好，麦金农真是好样的，”福尔摩斯宽容地笑着说。

“华生，你可以把它写进我们自己的档案。总有一天人们会知道真相。”